

南京大屠杀 史料集

⑥④ 民国出版物中记载的日军暴行

马振犊 林宇梅 邢 烨 编
郭必强 陈江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出版物中记载的日军暴行 / 马振犊等编.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 11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ISBN 978-7-214-06541-4

I. ①民… II. ①马… III. ①南京大屠杀—史料
IV. ①K265.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17206 号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张宪文 主编

第 64 册 民国出版物中记载的日军暴行

马振犊 林宇梅 等编

责任编辑 花 蕾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1304 毫米 1/32

印 张 17.125 插页 4

字 数 50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6541-4

定 价 48.00 元(精装)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名 誉 顾 问 李源潮 梁保华

顾 问 孙志军 洪银兴

学术指导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尹玉兰 叶 皓 朱步楼 刘健屏
孙宅巍 杨永建 李恩涵 步 平
吴 源 张异宾 张伯兴 张海鹏
周世康 荣维木 章开沅 笠原十九司[日本]
蒋晓星 谭汝谦

编 纂 委 员 会

主 编 张宪文

副 主 编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振犊 王 正 王 崑 王卫星
杨夏鸣 张 生 张连红 陈沈张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菡 杨 斌 吴 斌 吴 静
余 翔 张建宁 陈宝珠 陈谦平
林伯耀 松冈环 彼萨洛夫[俄国]

周 红 孟国祥 经盛鸿 胡菊蓉
 姜良芹 段月萍 夏 蓓 高晓星
 郭必强 曹大臣 曹必宏
 萨马拉尼[意大利] 潘 涛

翻 译 委 员 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叶 琳 刘 军 吴世民 吴立新
 何慈毅 谷肖梅 陈世华 罗萃萃
 郑寿康 侯 锐 秦文华 雷国山

主 要 编 译 者

张宪文	南京大学教授
吴世民	南京大学教授
叶 琳	南京大学教授
张 生	南京大学教授
陈谦平	南京大学教授
刘金源	南京大学教授
何慈毅	南京大学教授
郑寿康	南京大学教授
姜良芹	南京大学副教授
曹大臣	南京大学副教授
雷国山	南京大学副教授
舒建中	南京大学副教授
郑安光	南京大学副教授
龚洪烈	南京大学副教授
张 红	南京大学副教授
李茉莉	南京大学副教授
王弈红	南京大学副教授

- | | |
|-----|----------------|
| 汪 平 | 南京大学副教授 |
| 李 斌 | 南京大学讲师 |
| 汪丽影 | 南京大学讲师 |
| 仇蓓玲 | 南京大学讲师 |
| 朱 适 | 南京大学讲师 |
| 沈 琳 | 南京大学讲师 |
| 吕 斌 | 南京大学讲师 |
| 朱圆圆 | 南京大学讲师 |
| 庄 倩 | 南京大学讲师 |
| 吕 晶 | 南京大学讲师 |
| 张连红 |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
| 经盛鸿 |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
| 秦文华 | 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
| 季爱琴 | 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
| 刘 灿 | 南京师范大学讲师 |
| 罗 锋 | 南京师范大学讲师 |
| 马振揆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
| 胡菊蓉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
| 曹必宏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
| 郭必强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
| 杨 斌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
| 张开森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
| 林宇梅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
| 陈宝珠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
| 文俊雄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
| 王 正 |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 |

心研究员

- 孙宅巍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王卫星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崔巍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杨夏鸣 江苏省行政学院教授
 章开沅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萨马拉尼 意大利威尼斯大学教授
 彼萨洛夫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教授
 张建宁 南京市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夏蓓 南京市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周红 南京市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高晓星 南京海军指挥学院教授
 王述坤 东南大学教授
 谷肖梅 东南大学副教授
 罗萃萃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
 王鹏飞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
 魏高修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讲师
 侯锐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副教授
 孙继强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副教授
 吴立新 南京工业大学教授
 陈世华 南京工业大学副教授
 刘军 上海海洋大学副教授
 李红 南京农业大学副教授
 严楨 南京农业大学讲师
 朱敏 南京农业大学讲师
 丁晓伟 南京工程学院讲师

- 潘秋风 南京财经大学副教授
沈 俊 三江学院讲师
钱彩琴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费仲兴 解放军炮兵学院南京分院教授
罗文文 连云港市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张志刚 江苏亚欧区域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谈礼英 爱德基金会前秘书长助理
戴袁支 《中国青年报》主任记者

总 论

张宪文

一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东北沈阳地区挑起事变,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这场战争由局部地区蔓延到全国,先后经历了14年。中国人民虽然经过艰苦卓绝的武装反抗斗争,取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但是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它不仅对中国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延缓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也给广大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各地制造了许多大规模暴行,其中以南京大屠杀最为严重、最为残酷,它与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法西斯大屠杀、广岛原子弹爆炸,同为世界近代历史上著名的三大惨案。

1937年11月12日,日本侵略军在攻占中国上海之后,迅速沿京沪铁路、京杭公路,向中国首都南京推进,并计划绕行高淳、芜湖一线,以截断南京守军退路。中国军队由于沪战新败,在苏南地区未能组织有效抵抗,故南京保卫战处于军事上极端不利的地位,未能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在南京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活动。在差不多六个星期的时间中,古城南京遭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主要表现在:

说明:2007年10月,《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29—55册出版时,“总论”内容作了部分修改。2010年11月,第56—72册出版时,再次作了订正。

第一,日军大量屠杀南京的和平居民及放下武器的或被俘的中国军人。他们采取集体屠杀和分散屠杀的形式,在南京城区和近郊制造了许多大规模屠杀活动。其中,最惨烈的有燕子矶、草鞋峡、煤炭港、鱼雷营和宝塔桥、中山码头、江东门、凤台乡、花神庙、汉中门等处的屠杀。这些屠杀行动,多者杀害数万人,少者也有两三千人。更多的是到处滥杀无辜。屠杀的对象,不仅有青壮年,连老人、学生、儿童、妇女,也不放过。屠杀的方式也是形形色色,有枪杀、砍杀、刺杀、活埋、焚烧、溺水等,甚至进行杀人比赛、杀人取乐。当时,南京的许多慈善机构留下了大量的埋尸记录。日军官兵的日记和西方媒体,都有大量记载和报道。

第二,日本侵略者采用各种方式奸淫中国妇女。被其强暴的中国妇女,不仅数量多,而且连古稀妇女、未成年的少女和孕妇,也惨遭污辱。日军还在南京设立多处慰安所,强征中国妇女,供其蹂躏。

第三,对南京城市的破坏和财产的抢劫。日军占领南京后,到处焚烧、掠夺,市民的房屋、家具、粮食、牲畜等财产,受到重大的损失。全城满目断壁残垣、瓦砾废墟,一片凄惨景象。

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制造的这一大规模屠杀事件,给南京人民造成了长期的心灵创伤,受到中国人民、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也包括日本人民的强烈谴责。

二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菲律宾等 11 个国家,在东京组织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东条英机等重要战犯进行了审理。同时,在南京也组织了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谷寿夫等人进行了审讯。这些审判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大的国际事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深远的政治影响。这些审判都以大量的、确凿无疑的犯罪事实为依据,对日本战争罪犯作出了正义的判决。如东京审判,自 1946 年 5 月 3 日至 1948 年 11 月 12 日,历时两年半。开庭 818 次,419 名证人出庭作证,779 人作了书面证言,受理证据 4336 件,英文审判记录共 48412 页,判决书长达 1213 页。

东京和南京两个法庭,严格地依照国际法,对日本战犯的战争罪及违反人道罪作出了正义的判决,受到了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热烈称赞。日本政府作为战争挑起者,理应深刻地反省战争罪行,总结教训,以史为鉴,与曾被其侵略践踏过的国家开创新的国家关系,共同面向未来,维护世界尤其是东亚地区的和平。

可是,战后六十多年来,日本政府在对待战争性质和战争责任问题上,基本采取暧昧或含糊其词或躲躲闪闪的态度,助长了右翼势力的发展。他们否认自19世纪以来侵略中国的历史,否认对华战争的侵略性质,美化侵略战争,美化殖民统治,散布歪曲南京大屠杀的言论,把南京大屠杀说成是中国人“虚构”的,是“谎言”、“捏造”。他们对战争不反省,对被侵略国家不道歉。每年的8月15日,都有许多官员包括内阁大臣等,去靖国神社参拜。前任首相小泉纯一郎,更是连续几年坚持参拜活动,而那里除了供奉着一般战死者的亡灵外,还供奉着东条英机等战争罪犯的亡灵,这无疑严重地伤害了亚洲被侵害国家人民的感情。1996年8月,日本公开出版了《大东亚战争的总结》这部书。说什么要对“大东亚战争”进行总结,实际上是对侵略战争包括南京大屠杀全面翻案。该书是日本自民党及与靖国神社有关的三个协议会(“回报英灵的议员协议会”、“遗族议员协议会”、“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协议会”)组织的“历史研究委员会”,对国会议员所作的20次报告的记录。出席报告会的议员达到1116人次。这些报告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全面翻案。

日本右翼的活动越来越频繁。2005年5月,日本厚生劳动省政务官森冈正宏更进一步妄称“甲级战犯在日本国内已经不是罪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任意以反和平罪和反人道罪进行单方面审判的”。这种为战争罪犯正名,否定东京审判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美化侵略战争,更是为日本政府官员继续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制造根据。日方一连串的翻案言行,导致中日关系、日本与亚洲各国的关系日趋紧张。

为什么战后日本某些人始终坚持侵略史观,我们认为有极其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

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美国执行新的远东政策,导致日本

一些人不能正确对待战争责任,更不肯承认战争罪行。

战后,美国的主要目标是对付前苏联和共产主义。美国从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格局出发,极力扶植日本,企图利用日本的力量对付共产主义,为此采取独占日本的政策,不认真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侵华战争的重要罪犯冈村宁次,逃脱了法律的制裁;1950年11月,在美国操纵下,重光葵刑期未滿即被非法释放,并再次担任了日本外相。美国更错误地赦免了侵略战争的主要责任者天皇裕仁的罪行,不仅未给予批判,而且使天皇制度继续保存下来。这是导致日本不能深刻反省的重要国际因素。

第二,日本不能正确对待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日本军国主义者所犯罪行的宽容政策。

14年的日本侵华战争,使中国人民蒙受惨重灾难,中国人民完全有权利、有理由向日本讨回战争损失。中国政府和人民为了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以无比宽大的胸怀,主动放弃了日本对华的战争赔偿。可是,日本的某些人却“以怨报德”,不能正确认识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沉重灾难,反而将自己打扮成战争的受害者。民意调查显示,相当多的日本普通民众认为日本是战争的受害者。一年一度的广岛原子弹爆炸事件纪念活动也给日本民众造成了错觉。同时,中国海峡两岸国共两党早年对抗日战争的认识差异和对日本政策的分歧,也增加了日本政府认罪的难度。当今,台湾民进党执政当局,试图利用日本牵制中国,也使中日关系增加了变数。

第三,被日本传统文化扭曲的道德观念,成为日本不能承认侵略罪行的精神枷锁。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宪法规定天皇是日本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是创造日本国家的天照大神之子孙,是神权之化身。日本人民长期受皇道主义、国家主义教育,培养了一种盲目服从的观念意识。日本广泛鼓吹武士道精神,主张献身。20世纪20年代以后,这种精神与法西斯主义结合,成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并誓死效忠天皇的精神支柱。在这种观念的诱导下,许多年轻的日本军人以能为军国主义牺牲生命、入靖国神社成为“护国神”而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那些曾因发动侵

略战争而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处死的战争罪犯,都被美化为“护国神”,并在战后被某些人视为民族英雄。基于这种认识,日本右翼势力不肯承认战争罪行,亦不可能批判军国主义的危害。

日本历史上甚少与外界沟通和往来,形成了单一的大和民族结构,存在着狭隘的民族观念,他们不能以宽大的胸怀面对世界,面对各国人民。日本国土狭小,资源匮乏,人口众多,因而一些人认为,要生存就必须向海外扩张,并把发动对外战争视为国家发展的关键。日本根深蒂固的扩张主义观念,是其不愿意承认侵略战争的思想根源。

第四,日本不愿采取明确、深刻的认罪态度,还有复杂的现实原因。

日本是世界经济大国,虽然近十年来经济不景气,但其经济实力仍居世界第二位。日本不仅要以经济大国身份,影响亚洲乃至世界经济,而且在积极谋求成为世界军事大国、政治大国,并想获取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日本的兵力不足,但有强大的军事装备。它通过提升军事自卫队的地位,谋求向海外发展军事力量。日本担心中国的发展和强大,对中国的军事潜力极为忧虑,认为中国在未来是它的最大的竞争对手。在对华政策上,日本政界存在明显分歧,有人友好,有人敌视,也有人怀疑。在对华贷款问题上,日本政界有人提出不能再给中国以支持,否则将使中国“如虎添翼”。在对台湾问题上,日本为了遏制中国的发展,不仅将日美安保条约的范围扩大到台湾,而且把对台湾关系的表态,限定在1972年中日建交声明的框架内,不明确表示不支持或反对台独。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日关系的复杂性。同日本右翼的分歧在短期内是难以逆转的,要日本右翼和某些官方人士转变侵略史观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三

由于日本政府的政策误导和不恰当宣传,使日本一些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对中日历史问题漠然无知,甚至有人对日方曾经有过的反省也采取不理解的态度,对历史问题的解决产生抵触情绪。故加强中日关系史的宣传和密切两国友好往来,使广大日本人民了解历史真相,正确认识历史,理解受害者中国和亚洲人民的感情是十分重要的。

战后,许多中西方人士开始关注南京大屠杀这一残暴的历史惨案。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学者已经开始从事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他们从大量的历史事实出发,坚持正义立场,写出了一批有说服力的著作。一些当年曾参加南京战役并直接屠杀南京人民的日本老兵,在多年后公布了他们的日记或回顾了那段惨痛的历史,如《东史郎日记》等。许多欧美传教士、新闻记者、学者、医生,曾亲眼目睹日军在南京的各种残暴行为,他们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日记、新闻报道,如《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等。但是,更多的南京大屠杀史料散落在海内外各地的档案馆、图书馆及一些文化部门,也还有些材料保存在私人手中。为了加强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研究,严正驳斥日本右翼否定或歪曲南京大屠杀的谬论,把大量的有关史料搜集、整理、汇集起来,是一项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工作。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提出课题,建议并支持南京地区历史学界的专家、教授,联合海内外的学者、朋友,合作编辑一部《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十年来,本课题编委会成员曾分赴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意大利、俄罗斯及台湾等地档案馆、图书馆和有关史料保存机构,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档案和各种历史文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和设在台北县新店市的国史馆,都提供了一批未曾公布过的史料。我们先后从海内外搜集到近四千万字的原始材料。如此浩繁的史料将为历史研究工作提供更多的科学根据,也强有力地印证南京大屠杀是一个否认不了的历史大惨案和人类悲剧。日本右翼千方百计地抹煞它的存在终将是徒劳的。正义的、爱好和平的日本人民完全可以从中做出正确的判断。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分若干专题,汇集了来自各方面的史料。

本史料集收集了日军连续不断轰炸南京和中国军队为保卫首都南京与来犯日军进行顽强作战的档案材料。其中,包括中方有关作战计划、战斗方案、作战命令及执行情况,蒋介石与南京战役指挥官唐生智等人的往来文电,各参战部队的战斗详报、战况报告、战斗序列,中方参战部队的撤退与损失情况报告、战役总结,以及参战人员的回忆资料等。

本史料集收集了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尸体掩埋情况的大批资料。其中,集中了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中国、日本及西方国家有关南京大屠

杀中尸体掩埋和处理的原始档案和回忆资料；集中了各慈善团体、市民团体、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伪政权掩埋尸体的资料，以及日军处理遇难者尸体的材料。我们还发现了一些新的慈善团体和伪政权机构埋尸的原始档案。埋尸记录材料是日军实施南京大屠杀最有力的证据。

本史料集收集了大量的侵华日军官兵的日记、书信、回忆和证言。作为加害者，日军华中方面军所属部队的官兵是南京攻击战和南京大屠杀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人。战争期间，他们中间的一些官兵曾将自己在战场上的亲身经历、所作所为、内心感受以及某些见闻，以日记形式记载下来，或在书信中较多地流露出来。战后，这些日记、书信陆续被披露或出版。它是日军在南京实施暴行的真实记录。

本史料集收集了一大批西方人士和美英德外交机构及驻华使领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字史料。众所周知，日军攻陷南京后，一批英、美、德等国的新闻记者、传教士、教师、医生、企业机构和使领馆人员，以其中立的身份，得以留在南京。他们是日军在南京实施各种暴行和破坏活动的目睹者，亲历了古城南京的这场浩劫。新闻记者以其良知真实地报道了南京屠城的情景，众多的报道发表在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及前苏联、意大利、中国等国的报刊上。在南京的外国传教士、教师等，在积极建立国际安全区救助受难南京市民的同时，写下了许多日记、书信和各种文字材料，详尽、真实地记载了南京人民的那段苦难历程。大批第三者的亲历史料是日本右翼无法推翻的铁证。

本史料集收集了一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其中，重要的如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所负责人程瑞芳女士的日记，她逐日记载了日军的暴行。也还有幸存者在南京事件后撰写的大量回忆，如《陷京血泪录》、《陷京三月记》等。本史料集还收录了一批幸存官兵、幸存难民的回忆等。这些材料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本史料集收集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史料。其中选录了东京审判的相关法律文件。在有关南京大屠杀起诉证据方面，首次翻译出版了大量经法庭确认的有关证据，如审问松井石根记录、审问武藤章记录及证人的书面证词等。也完整地介绍了东京审判的过程，介绍了控辩双方对证人的质证等，读者阅后完全可以对

日军的罪行作出正确的判断。1953年,中国曾翻译出版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再次就英文原件作了新的翻译,希望译文更准确、更符合原意。本史料集还介绍了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有关审判战犯的国际法、中国刑法等法律依据,介绍了法庭的组成、审判条例、量刑标准及审判的全过程。

本史料集收集了战后国民政府所做的大量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调查统计材料。国民政府还都后,从1945年底到1947年初,首都警察厅、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和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先后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南京大屠杀案进行过较为深入的社会调查。前期调查内容的重点为战争损失和民众受害情形,后期重点则为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暴行事实。其中由南京市临时参议会所主持的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是为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而成立的,其调查表对被害人、证人和调查者均有较为详细的记录,调查方法具有相当的专业性质。其调查程序、表格设计、证人证词等均具有法律意义。1946年11月9日,国民政府内政部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改称行政院赔偿委员会。本史料集主要收录其存档中大批关于南京沦陷初期的人口伤亡与财产损失的统计材料。这些都是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珍贵史料。

本史料集还编纂了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名录,这是一项困难细致的工作。经过努力,我们从大量原始档案中,并通过向幸存者调查,搜集到大批遇难者名单及其受害简况。这批名单,均注明资料来源和原始出处,它为研究者提供科学依据。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是一项大型学术工程,史料的搜集、整理及英、日、德、意、俄等文献的翻译和编辑出版,是十分复杂艰巨的工作,因而只能分批陆续出版。相近的史料内容,安排在不同卷次先后出版,也是迫不得已的,敬请读者原谅。我们希望这套史料集能为海内外广大的历史研究者和众多读者提供尽可能多的、内容丰富全面的历史资料。但是,由于材料来源广泛,有加害方、受害方、第三方的亲身经历、亲见亲闻材料,也有回忆材料、各种档案文献材料、报刊材料等,其对南京大屠杀的记述有不一致的地方,甚至受记述者立场、观察角度或认识上的局限,记

述有矛盾之处,也有一些错误的或不正确的观点,这并不奇怪。对这么一件震惊世界的大惨案,声音不可能完全一致。保存史料原貌,是历史工作者应具有的职业道德和学术规范。因此,我们对史料均照原样收录,不加任何更动,提供给历史研究者,由他们在使用时加以考辨、解析,得出符合历史事实的科学结论。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南京大屠杀这段惨痛的历史已经过去 70 余年,我们期盼正义的日本人民与中国人民一道,深刻地总结历史教训,为维护东亚和世界和平,为两国人民世代代的友好而共同奋斗。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续编 第 56—72 册说明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张宪文教授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 1—55 册,于 2005 年至 2007 年先后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和凤凰出版社顺利出版。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 1—55 册,共约 3000 万字。它的资料,来源于国内外档案馆、图书馆和有关史料机构。它涵盖着加害方日本、受害方中国和第三方欧美国家的大批重要历史文献、亲历者的原始记录和口述回忆等;绝大部分是原始文本、第一手的历史资料,在海内外首次公开出版或第一次译成中文出版。它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在学术上是一项重要的文化工程。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所收录的史料,从不同的角度厘清了历史事实,揭示了历史真相,最详细、最全面地鉴证了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制造的反人类文明和基本道义的惨剧,使日本右翼散布的种种谬论和谎言不攻自破。它对于教育广大青少年,促进人类的理性反思,实现和坚持中日友好,维护世界和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而它也是一项重要的政治工程。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出版后,受到了海内外各方面的关注,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国内外各类媒体做了大量报道,反响强烈。

鉴于仍有一些南京大屠杀的原始材料散落在海内外有关部门,近几年编委会成员再次赴海外深入搜集资料。除英文、日文等方面史料外,还在意大利、俄罗斯学者的帮助下,获得了当年日军南京大屠杀在意大利、前苏联一些重要报刊上的报道材料,从而进一步佐证了日军在南京

的大屠杀罪行。

我们将这批新获得的英文、日文、俄文、意大利文的原始资料，经过认真的整理、翻译、检阅，编辑成《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56—72册，继续交付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批史料，有美国政府外交文件、耶律大学收藏的欧美在华传教士日记和书信、日本侵华军军事文献、日军军官日记及回忆录、日本媒体报道、东京审判检方和辩护方资料，以及一批中方档案如南京市民向伪政府的呈文和当年中方出版物对日军暴行的报道等。这些材料都进一步佐证了南京大屠杀是日军制造的惨无人道的大惨案。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56—72册的编撰工作，仍由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主持。参加这项工作的有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苏省行政学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等单位的学者。南京大学历史系、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及南京师范大学、东南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财经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上海海洋大学、南京三江学院以及台湾淡江大学的学者，承担了日语、英语、俄语、意大利语的翻译和校阅工作。

这批史料的搜集、编纂、出版等工作，得到了有关方面、海内外朋友及江苏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深切敬意及感谢。

出版凡例

一、本史料集按不同专题分册出版,一般情况下,一个专题一册,亦有少数为两个或三个专题一册,或一个专题因内容太多而分成数册。

二、史料集所选中文资料,个别行文有人名、地名、别字、错字及用词不规范者,为尊重历史、保存原貌,均原文照录。但在别字、错字后面注明正字。原文文字不清之处,以“□”表示。其中内容重复或与主题无关部分,编者则略加删节。史料集所编译外文史料中原有对中国人民的污蔑之词和对日本侵华的溢美之词,不作改动。

三、所选史料一般以一件为一题,凡同属一事彼此间又有直接联系的成组材料,以一事为一题。

四、所选史料一般不作注解。如确有需要时,则在页下作注。

五、所选史料均在文后注明史料来源。如外文史料属首次翻译刊出,则注明译校者。

六、由于收录的资料形成时间不一,因此,不同时期所涉及的人名翻译差异较大,有的外国人的译名甚至多达五六种,为了保持史料的完整性,我们一般未作改动,而是在相关册里附加外国人名(包括简称、别名、中国名等)译名对照表。

本 册 说 明

在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研究中,有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即在南京大屠杀发生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国方面有没有对于此次日军旷世暴行的具体而及时的报道、文字记载和做出相应的评论反应?由于这方面的资料比较分散,过去史学界也未能深入广泛搜集,后便成为日本右翼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论据之一。这种观点以田中正明的《南京大屠杀的虚构》以及《南京事件之总结——否定屠杀的十五个论据》两本书为代表。田中正明在他的所谓“十五个论据”中,曾提出两点他认为是“强有力”的证据,即中国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参谋总长何应钦在1938年的“军事报告”中没有有关记载和“中国共产党也没有记录”^①两条,他试图通过两个“未提及”南京大屠杀的文献来否定日军暴行的存在。后来他的所谓“中国方面并没有及时的报道”的观点便扩展成为日本右翼“南京大屠杀否定论”的“强有力”的“证据”。

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

在《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大型丛书中,我们选编翻译了大量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中外史料,凿凿铁证,使侵华日军灭绝人性的罪恶成为不可抵赖的历史。针对日本右翼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这一“证据”,我们也做了认真的调查搜集工作,其结果甚为圆满。

正如一切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实一样,在南京大屠杀暴行发生后不久,中国方面就有了见诸报刊的报道和许多从沦陷后的南京死里逃生的中国军人、记者、学生和其他人士所撰写的关于这场浩劫的亲历见闻,陆

^① 在这里,田中正明仅转引了高木所指出的一个孤证,即《抗战中的中国军事》一书中没有提及南京大屠杀,从而来证明中共方面“也没有记录”。

2 民国出版物中记载的日军暴行

续发表在抗战后方的媒体上,其内容涉及南京保卫战的经过、日军在南京城内烧杀奸淫劫虐的真实见闻、日军暴行的规模与残暴程度记述、南京城陷落后的惨状等。此外还有中国军民所受的迫害、公私财产损失、南京军民的反抗、中方游击部队的抗日活动以及南京城内汉奸和伪政权活动等记录,这些都是研究南京大屠杀和南京保卫战历史的第一手材料。此外,在1938—1940年代出版的许多关于抗战初期中国军事、政治、社会情况报道与研究著述中,也有南京大屠杀的明确记载,这些资料在大屠杀发生后次年中到40年代末的十年间陆续问世,从未间断过,统计其数量之多,出乎我们的预计。

在南京大屠杀发生之后,虽然日方极为严格地封锁消息,但中国方面依然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到了发生在南京的暴行,并利用艰难获取的部分资料,进行了揭露和痛斥;各类身份的南京大屠杀亲历者揭露日军暴行的文章书籍也在暴行发生后数月内刊布出版,并在社会上传播开来;文化出版界人士也通过编辑和著述对日军暴行进行了深刻揭露和痛斥。当时中方从军政要员到前线士官,以及国共两党、社会各界,都曾采用不同方式对这场暴行进行了生动的记录和愤怒的谴责。这些当年刊布的反映沦陷后南京真实情况的资料,不仅有力地批驳了日本右派的谬论,而且从一个新的角度上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增添了史证。

本专题汇编为《民国出版物中记载的日军暴行》,为《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64册。所搜集的材料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民国图书、期刊为主要来源,加上部分馆藏档案资料中当时的有关出版物汇编。其主要内容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藏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档案中关于抗战时期敌军暴行的汇编资料。这是战后国民政府当局为调查清算日军战争暴行而派专人从各平面媒体和出版物中搜集的资料,由孙良仁编辑,内容为侵华日军在中国各地战争暴行汇集,形式为剪报和其他注明出处的手抄资料。过去有许多中外学者曾经查阅利用过这部分档案资料,但本书将其中南京大屠杀的内容集中出版,实为首次。这些资料,出自当时,具有较强的史证性,其价值似同档案,不言自明。

二、1938年至1940年代中国出版的侵华日军暴行书籍报道中有关

南京大屠杀部分的摘录,如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编辑出版的《日寇暴行录(抗战第一期)》、长江编著《战时小丛书之五十——名城要塞陷落记》、中央日报丛书《三年抗战之经过》、独立出版社编《日寇燃犀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编《日寇暴行实录》、国民党中执会编《中日战争与世界舆论》、正义出版社编《日军暴行实录》等书,其中都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第一手资料,本书将其集中载录刊布,以利研究参考。

三、当时中方为控诉日军罪恶搜集证据翻译出版的有关日方资料,包括日方作为“战功”宣传的报道和日军士兵的系列作战日记,这些资料为南京大屠杀提供了更加有力的证据。如林植夫等译《敌军士兵日记》、邱振河译《日寇在南京的暴行》等等。这些当年在中国出版的日军士兵日记,与近十年来陆续公布的记录南京大屠杀的《东史郎日记》等,作者身份及内容记载同类,但时间上更早几十年,因此更有史证价值。

四、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民国图书中有关南京大屠杀记述的专辑单行本,如白芜所著的《今日之南京》一书,于1938年11月25日由重庆《南京晚报》出版社出版,当时共印了15000册,售价每册三角。作者白芜是一名来自南京的会计师,他将其在《南京晚报》上连载的有关南京大屠杀及陷落后的南京城状况报道共85篇汇集成书,这些连载的1938年南京报道当时就在山城重庆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书中资料具体生动真实,全是出自于从南京脱险回来的人们的亲身述说,包括日军在南京持续不断的屠杀、奸淫、抢掠、纵火、毒化、酷刑折磨等暴行、对中国文化的大破坏;南京民众对日军暴行的反抗与抗争;夫子庙、鼓楼等处名建筑被破坏现状;铁蹄下妇女儿童惨况;中国军队在城郊的抗日作战;在南京外国人对市民的保护;敌军士兵的厌战反战行为;日伪政权在南京的严酷统治等等,内容生动而翔实,这些来自1938年南京城内的见闻,足以证明日军在南京暴行的确凿。该书现在存世很少,目前发现仅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南京图书馆各存一本,北京国家图书馆存缩微胶片一份。研究者们对此有所耳闻,但多数未见其详。

同类的著述文金著《特教丛刊第五种——敌人的暴行》等等,这些都是难得一见的在那个年代披露的集中揭露南京大屠杀史实的资料。

本专辑汇编的文献资料出版品共有30余种,基本保存在中国第二

4 民国出版物中记载的日军暴行

历史档案馆,因编辑、出版年代过久,目前存世数量很少。这些出版资料虽不是档案,但其因是当事人的耳闻目睹,具有第一手的实证价值,因此也可视为研究抗日战争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直接史料,对这段历史极具佐证作用。

本册的编辑目的是为了让读者明了,在1938年中期直到40年代末期,中国方面就已出版了相当数量的见证南京大屠杀的出版品,对这段历史有直接的生动的记录。这些记录证明在南京大屠杀发生之后不久,中国方面就有明确的记载和反映,有力地驳斥了日本右翼的无耻谬论。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民国时期出版物中因时代背景之故,文章行文断句与今日有较多差异,或显不顺;其用词中也有不少通假字,异体字,为保持原状,我们编辑时未予改正;对于一些明显的错别字且有可能影响阅读的,则在其后加[]用正字标出,请读者注意辨别。

因为条件所限,本专辑所搜集的出版物史料仅限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藏书,相信在国内保存的其他为数巨大的民国出版物中还有更多的有关史料尚未被发现,但仅此几十篇出版品,就能够以充分的史料,用铁的事实证明南京大屠杀的巨大规模与残暴程度是不容否定的。

本册编者: 马振犊 林宇梅 邢 烨 郭必强 陈江涛

审 阅 者: 郭必强

目 录

本册说明	1
一、章雅声编 《抗日外记》(1937 年 11 月 10 日)	1
南京首次空战目睹记	1
日机轰炸玄武湖之经过	4
大轰炸中京沪线旅行记	6
二、长江主编 胡兰畦等著 《淞沪火线上》(1938 年 2 月)	10
次霄 英勇的铁鸟	10
三、郑光昭编 《抗战丛刊》(第二辑)(1938 年 3 月)	19
导言	19
陶镜寰 首都空袭中的形形色色(1937 年 10 月 19 日)	21
一国防部记者 中国空军威力底一瞥(1937 年 9 月 20 日)	23
一新闻记者 南京的防空设备(1937 年 9 月 27 日)	25
徐志麟译 南京在空袭下(1937 年 10 月 23 日)	27
一外国人 目击日机袭京(1937 年 9 月 26 日)	29
四、陆佳编 《沦亡区域同胞的惨状》(第一辑)	
(1938 年 3 月)	30
一位从南京逃出的战士 受难同胞的惨状	30

2 民国出版物中记载的日军暴行

中央社记者 南京暴敌之酷行	32
珠光日报 荣华京都被敌摧毁殆尽	34
珠光日报 南京已成盗匪世界	36
五、正义出版社编 《日军暴行实录》	38
一目击者 震撼世界惨无人道的日军兽性暴露 ——南京大屠杀目击记详	38
六、汪馥泉编 《兽军兽行》(1938年4月30日)	42
国军俘虏营——日军残虐的另一面	42
邱振河译 日寇在南京的兽行	45
七、方秋苇著 《中日战争的回忆》(1938年7月1日)	47
保卫我们的南京(1938年1月28日)	47
八、王叔明编 《抗战第一年》(上册)	50
李孟达译 南京之战 ——中国的战争经验(1938年2月21日)	50
字林西报 南京敌军之残暴	55
一记者 陷后南京惨象	58
九、长江等著 《名城要塞陷落记》(1938年)	63
佚名 中山陵前血战追记	63
佚名 南京陷落以后	66
长江 感慨过金陵	69
十、 杨振欧等著 《逃遍了半个中国》(1938年)	74
杨振欧著 逃遍了半个中国	74

十一、独立出版社编 《日寇燃犀录》(1938 年 5 月)	84
序言	84
暴敌兽行世界彰闻	86
地狱中的南京	90
虎口余生话兽行	91
紫金山下杀人竞赛	92
十二、战时出版社编 《全面血战记》(1938 年 3 月)	93
庆安 首都重阳空战记	93
十三、交通部总务司编 《抗战与交通》(第六期)	
(1938 年 6 月 1 日)	96
黄布衣 从南京到武汉	96
十四、交通部总务司编 《抗战与交通》(第十一期)	
(1938 年 9 月 16 日)	103
陈履夷 首都留守事实记略	103
十五、白芜著 《今日之南京》(1938 年 11 月 25 日)	108
序“今日之南京”	108
前记	110
附志	111
一具化过妆的血淋淋的艳尸	112
煞气蕴在那些大建筑里	113
走私货搬进了海盗窟了	115
圣殿成为兽圪了——夫子庙的现况	116
这些焦土里可有你熟悉的房子?	117
下关燹余只剩千分之一二	118
多少女同胞的灵魂在受寸剜	119

4 民国出版物中记载的日军暴行

这里找得出你家的东西么？	120
你要吃便宜饭吗？要你的命！	121
一脸喜泪中耳语台儿庄大捷讯	123
在覆巢下不死能苟安么	124
女同胞不被奸也得受辱	125
麻醉宣传画的效果是使人眦裂	126
汉奸秦墨晒办“新南京报”	127
载鬼一车白昼横行到几时呢	128
谁说南京无正义的呼声	129
高丽人台湾人白俄在南京	130
大批孩子失踪被运往日本去	131
女教员被摸脸男教员罚跪	132
奴颜婢膝还是不免一死	133
我们给敌人留下了许多医生汽车夫理发匠	134
敌畏时疫有胜于虎	135
一日数惊的奴隶和敌人	137
烟雾中的行尸走肉	138
一位英国人对毒化政策的报告	140
数百国军如天外飞来	141
“疯兽”决不是一个抽象的形容	142
只有疯子才敢打敌人么？	144
说日本人放火者杀以灭口	145
一家十五口变成千万条蛆	146
一口沫涎毒死十多个敌兵	147
棺材里出假僵尸来	148
敌国和尚的捣鬼	149
一个有侠气的西洋人	150
这是什么世界饿死也不干了	151
一漂母的惨遭遇	152
孩子们总是有良心的	153

看热闹者祸及本身	154
卅字旗有无限权威	155
中国人杀得完吗	156
敌兵确有思家自刎者	157
去南京城十五里十二山巅飘着反帝之纛	158
敌兵一听到铁人来了就溜	159
好一个悲壮严肃场面可供苦无剧材者抓取	160
天夺其魄者寝食不安	161
审计部被焚之夜敌人又自相惊扰	162
在敌人脑子里跳跃的恐怖影子	163
吓破敌胆的青天白日旗缝的被褥	164
得一不实的情报便张惶失措	165
埋在地下的军火接济了游击队	166
一身受酷刑者的自述	167
从保甲连坐制反映的我游击队战士的强大	168
“欢迎皇军”的白幡如云中透出一声“救中国”的怒吼	169
老牌奴隶中不乏有心人	170
两个敌人临刑大呼日本万岁中国万岁	171
通衢僻巷时有反日标语发现	172
无名烈士切齿挥旗	173
一妇人裹着炸弹去撞火车	174
今之荆轲锄奸成功了	175
两个与寇皆亡的渡客	176
软硬两工的汉奸们	177
义形于色地诱杀两千同胞	178
但当汉奸却不能保妻女不受辱	179
黄晟以外的通敌附逆者	180
流氓成了一时代之宠儿	181
以身事敌的女汉奸	182
大快人心的媚敌者的下场	183

6 民国出版物中记载的日军暴行

有志卖祖国者垂老强舌习日语	184
告密邀功领到一顿毒打的赏	185
挂总理遗像者捕而杀之	186
敌设女间谍[谍]之阱	187
中山路改称为松井路	188
大悲剧中一段小喜剧	189
以如此的美音作如此的丑语,以如此的谄媚受如此的惩罚	190
为仇称觞斑衣戏采	191
汉奸集团的大名会	192
怎样逃出了魔掌的指缝	193
中国人到沪每天限八十	194
一个中了七八刀的警士自述	195
扮成了卖油条的跑了出来	197
文化遗产——损失的一篇账	199
不要女人只要书的又一种敌人	202
一美籍牧师之言	203
阍君目击两事	204
一美人的最新鲜的报告	205
一些新近的琐事报告	206

十六、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编 《中日战争与世界舆论》(1939年2月1日)

E. C. C 南京陷落以后	207
----------------------	-----

十七、何应钦著 《三年抗战之经过》(1940年8月1日) ...

南京放弃	209
------------	-----

十八、文金著 《敌人的暴行》(1940年3月)

前言	210
沦陷后的南京	212

天堂成了地狱	214
七年来的东北	216
屠杀成了本性	218
卑劣的掳掠	220
焚烧的惨剧	222
妇女的厄运	224
辱人丧德的兽行	226
怎样对付敌人暴行	228
我们的出路	230
十九、朱民威等著 《战区通信》(第一辑)(1940年4月).....	231
申报 不堪回首话江南	231
二十、翻译倭寇陆军恤兵部发行 支那事变战绩之刊——	
华中之部(中卷)	242
序	242
南京攻略战	
——自前哨战至包围	243
南京总攻击	
——由包围至陷落	248
二十一、林植夫等译 《敌军士兵日记》(1940年5月)	257
袁国平 序敌兵日记	257
谢镇军译 竹枰英雄的从军日记	260
陈子谷译 笠安雄的日记	263
谢镇军译 近藤正利的日记	264
李隆译 福山孝雄的日记(一九三九年二月)	267
段洛夫 陈子谷译 松户铁的军队日记	271
林植夫译 桐村定男的阵中日记	288
陈辛人译 中村义夫(伍长)的阵中日记	304

8 民国出版物中记载的日军暴行

林植夫译 甲某氏的日记	323
程震文译 乙某氏的野战日记	326
林植夫译 丙某氏的日记	330

二十二、防空学校编 《抗战中地上防空部队之战绩》

(第一辑)(1940年8月13日)	333
-------------------------	-----

黄镇球 序言	333
铁魂 保护首都“我们来试第一炮”	336

二十三、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二分校 《抗战第一期之

日寇暴行录》(1940年10月)	340
------------------------	-----

南京失陷时惨毒情形	340
断绝难民粮食	345
南京两个月来共杀八万余人	346
日寇暴行美人摄成电影	347

二十四、管雪齐 《抗敌日志》(1941年)

348

二十五、冯石竹主编 《中国战场——从七七事变起到平

津受降止》(1946年1月)	357
----------------------	-----

王克 南京放弃	357
---------------	-----

二十六、孙徕仁编 《沦陷区惨状记》(第三册)

(1937年12月2日—12月31日)	358
---------------------------	-----

首都五百壮士遭惨杀(1937年12月13日)	358
寇占南京城之第一日(1937年12月14日)	359
寇兵奸淫妇女枪杀其夫(1937年12月15日)	360
寇在南京任意烧杀(1937年12月16日)	361
奸淫妇女惨杀婴孩 (1937年12月17日)	362
惨杀幼孩(1937年12月18日)	364

南京陷无政府状态(1937年12月19日)	366
南邨 呜咽秦淮水不流(1937年12月19日)	368
残杀我夫役士兵二三百人(1937年12月20日)	369
字林西报 痛斥敌军兽行(1937年12月21日)	374
一战士 敌人灭绝理性的残暴	375
中央通信社 南京伪组织丑态	376
亚明 电讯数则	
——日军之暴行(1937年12月22日)	377
东京日日新闻 南京紫金山下	380
慎武君 沦陷后之南京	381
新新新闻 敌在京兽行	384
梅拉菲著 咏平君译 南京的大悲剧	386
上海英文大美晚报 鬼离的日军在南京奸淫掳掠	
(1937年12月23日)	390
李克痕 沦陷后之南京	392
林娜 血泪话金陵	393
张君 悲惨的故事	394
某记者 南京失陷时情景	
——访江阴要塞司令部政训处长廖新栅君	396
祝成 铁蹄下的南京	398
某记者 南京脱险	
——访江防司令一伙夫	401
沙溯因 如此江南	402

二十七、孙良仁编 《沦陷区惨状记》(第四册)

(1938年1月1日—2月10日)	403
来自南京之一外国人 首都沦陷以后之惨状(1938年1月8日)	
.....	403
密勒氏评论报 性欲狂乱症与敌军在华暴行	405

二十八、孙俚仁编 《沦陷区惨状记》(第五册)

(1938年2月12日—4月29日) 409

刘柔远 寇陷南京后之暴行(1938年4月1日) 409

青 萍 南京沦陷以后敌人兽行暴露(1938年) 415

英《每日电讯报》 暴敌在南京杭州一带残暴行为之详细报告
(1938年) 419

二十九、孙俚仁编 《沦陷区惨状记》(第六册)

(1938年5月5日—6月29日) 420

沪讯 沦陷后的首都(1938年6月6日) 420

一女同胞 令人发指之事实(1938年) 422

三十、孙俚仁编 《沦陷区惨状》(第七册)

(1938年7月3日—10月19日) 425

沪讯 金陵城兽欲横流(1938年7月3日) 425

沪讯 寇荼毒南京统计(1938年8月15日) 426

斯密士 毒化长江下游(1938年8月19日) 428

三十一、孙俚仁编 《沦陷区惨状记》(第八册)

(1938年10月20日—12月29日) 432

某记者 南京成毒化区域(1938年10月30日) 432

沪讯 江南陷后情况(1938年11月9日) 433

美籍医师尼兹 南京公开售毒(1938年11月27日) 437

佚名 沦陷后的南京 438

三个读者 倭寇铁蹄下京杭锡 440

寇毒化南京纪实(1938年12月20日讯) 443

南京人民生活凄惨(1938年12月29日) 446

三十二、孙俔仁编 《沦陷区惨状》(第九册)

(1939 年 1 月 2 日—1939 年 5 月 30 日) 447

南京人民非人生活(1939 年 1 月 25 日) 447

三十三、孙俔仁编 《沦陷区惨状》(第十册)

(1939 年 6 月 1 日—1939 年 12 月 29 日) 449

裴滋 南京居民之生活(1939 年 7 月 6 日) 449

南京魔窟实录(1939 年 10 月 1 日) 455

南京居民大半成烟鬼(1939 年 12 月 8 日) 461

三十四、孙俔仁编 《敌机肆虐》(第一册)

(1937 年 7 月 11 日—1937 年 8 月 31 日) 463

敌机十六架袭南京被我击落六架(1937 年 8 月 15 日) 463

敌机飞安徽广德南京杭州嘉兴肆虐被我击落两架

(1937 年 8 月 15 日) 469

敌机偷袭展开空中大战(1937 年 8 月 15 日) 470

火光空中飞舞敌机惨败(1937 年 8 月 15 日) 471

夜袭失败更使我们振奋(1937 年 8 月 15 日) 472

来得越多战利品也越多(1937 年 8 月 15 日) 473

敌机袭首都被击落二架(1937 年 8 月 24 日) 474

敌机袭京被我击落两架(1937 年 8 月 26 日) 477

三十五、孙俔仁编 《敌机肆虐》(第二册)

(1937 年 9 月 1 日—9 月 30 日) 480

敌机四十六架侵京空(1937 年 9 月 19 日) 480

敌机五十架袭京被击落两架(1937 年 9 月 20 日) 483

敌机九十六架一日五袭首都我击落敌机五架

(1937 年 9 月 25 日) 484

三十六、孙佺仁编 《敌机肆虐》(第三册)

(1937 年 10 月 1 日—12 月 31 日)	490
敌机十五架窥京空败北(1937 年 10 月 12 日)	490
两敌机江阴交绥阵亡(1937 年 10 月 12 日)	492
敌机二十余架袭京(1937 年 11 月 15 日)	493
敌机一日三袭南京被我击落一架(1937 年 11 月 22 日)	494
敌机炸南京贫民区惨状(1937 年 12 月 5 日)	495
敌机一日三袭京(1937 年 12 月 6 日)	496

附录

燕萍《敌军暴行终于暴露无遗》	497
本·提里特关于编印出版南京大屠杀史料致中国驻英国大使 郭泰祺函两件	500
郭沫若 为田伯烈《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所写的序 (1938 年 6 月)	508

一、《抗日外记》

(1937年11月10日)

章雅声 编

南京首次空战目睹记

九一八之后，中央政府对于暴日已经下了个武力抵抗的决心，这是无可讳言的，既然是决心抵抗，后方军事上一切设备，是无日无夜不在工作着，尤其是我国的首都——南京，在这五年中，已经把他[它]建筑坚固成了铁桶般的，这里除掉秘密炮位安置之外，还有最新式的防空设备，和各种科学化的防守工程，这些准备战争的工作，只有极少数的主要人员参予[与]其事的，当然，敌人的间谍和汉奸们，更无法知道这工程的所在地而向他们的狗主人报告了。于是，我们的敌人，他就开始小视南京，甚至小视南京是座空城，所以有八月十五的事件而使敌人丧心落胆，这故然是敌人太渺[藐]视了别人家，同时也是间谍和汉奸们太饭桶，事先未详细的调查报告上去。

关于军事方面，我们丢开不谈，单就南京市民对于防空的组织 and 量的上面说，已经是蔚然大观了。京中百万市民，除去老幼残废之外，都曾受严格的军事训练的，他们脑海中对于战时常识贯满了一脑子，防火，防毒，警卫，救护，尤其是防护专员及新生活战时服务专员热心工作，沉着果毅的精神，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敌人只知道中国人是一般[盘]散沙，殊不知散沙一经土敏土的黏合那是同金石一般坚硬的。

八一三事件未发生之前，南京就预备日机光临了，在那个时，人民对于防护工作就一天紧张一天。八一三之后，大有枕戈待旦之势，大家不

2 民国出版物中记载的日军暴行

但没有丝毫畏惧,反而觉得日机真来时,我们正好拿他来实地的防空演习一次,如果有这机会的话,那多么的耐人寻味。

终于在八月十五那一天,这机会到来了,静寥的古城突然传出了有史以来的防空警报,声音是那样的清澈又那样的刺耳。即刻,全城电流都停了,江南公共汽车整个的出动,满载着宪警及民众组成的防护团员,分向各条街巷里遣送,武装警备和维持秩序的事,是整个搁在他们肩上的,他们开始指导人民走向避难室,停止一切车辆的活动,即是一个人喧哗和穿着白色衣服的,也立刻的叫他改换掉。军事上防空设备物,都准备大开口,目光炯炯的炮手们,不断的摩拳擦掌。消防队员们,把放水管抓在手里,遥阔的街道没有行人,一切都现出十分之十的紧张,这座古城,像一座雄狮,两眼布上了火,就差一声狂吼。

八一五那天没有太阳,灰色的云层,布满了京市上空,各式巨大的建筑物,矗立在清冷的空气中,古城实在静寥得像个空谷。静候光临,预备了飞机高射炮做了羊羔美酒,以款待司马懿似的日机到来也。果然,警报放出后不到二十分钟,那一种刺耳的声音,从空气中播传到这座古城,接着十六架飞机在京市上空出现。带有太阳标识的黄色铁鸟,他们以为只要这一举即可炸平南京而征服支那了,于是那骄傲的木更津的队员们,向这古城投下了蔑视的眼光,低飞,向支那人的总发动机上低飞,显出皇军的这神威,施展木更津的武力来炸毁这座总发动机。

低飞的程度,差不多及到各个大建筑物的颠顶上了,你只要跑上四层楼,木更津队员们的骄傲的脸都可以看得见,他们轰炸的目标,是中央大学,飞机场,俄大使馆,中央党部,军官学校,军事委员会,电厂,无线报台,兵工厂,中央医院,新街口银行区及各部院,他们迅速的投下了炸弹,于是,这古城像潜伏在海洋里的飓风样,忽然爆发而狂吼了,高射炮,密结如雨点,全城都在发动,这一下,可把木更津的队员们弄发了慌,向上升,升到云层里去,东北面一机碰上了高射炮弹,翅膀一歪,像殒[陨]星般的向孝陵卫荒野里掉落了,此外又有二机着了火,带着一股浓烟,向古城的边境投降了。

中国的飞行武士,他们等得心痒难熬,当他们得到一个出发包围日机的命令之后,他们敏捷的举动像天神样的穿云入雾,在京市郊外,遇到

惊魂未定的敌机，恶鬼遇魔王，双方杀得天昏地暗，木更津队员们无力招架了，相继又掉下来三架机，余机在半饶求的当中，抱头鼠窜而去了。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空战大胜利，我机驱逐敌机走后，又搜索天空一遍，然后安然的降落下来。

日机轰炸玄武湖之经过

自从八月十五日日本飞机第一次开始轰炸南京到目前为止,毫无军事设备而纯粹风景区之南京城外玄武湖,居然也先后赐下炸弹十余颗,如果说,日本飞机师不会销[消]耗本国弹药的话,那我真是不相信。

到过玄武湖的该知道,它的面积是怎样的小,几片湖沼,稀疏的芦苇,巴掌大的几块土地,穷得无可奈何的湖民,湿腻的地面,松散的土质,加以是南京城外一片低洼之处。请问,在事实上能够设军备吗?在八一三之前,城内的居民,很多搬到湖上来居住倒是事实,或者日本人正以为湖上有居民,大可轰炸一下子,于是轰炸矣炸矣,轰炸非战事人员有干国际间之禁例,在日本,因为要向中国人示威,所以轰炸徒手人民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玄武湖第一次遭受敌人炸弹的,是局部地区处一隅的非洲,日期是八月十七,非洲这地面除掉一座留东同学会的房子及一家茶棚外,别无所所有,然而日机在这些地方示威当然毫无顾忌。第一颗弹落在茶棚附近,鬼也没有炸伤一个,再来第二个,不幸又落到湖里去,于是日机幌一幌身到环洲,描[瞄]准了诺那活佛的纪念塔再来一个弹,可是这颗弹,又与湖上的鱼虾为了伍。至此,那威风凛凛的木更津队颓然的遁去了。

“不可一世的木更津队,向湖里投炸弹,哈哈!”解除警报之后,湖上居民三五个一团这样说笑着。

玄武湖居民以环洲为最密,诺那活佛纪念堂一带人烟尤杂,落在纪念堂附近湖面的炸弹没有炸,因之有一班愚民都以为这是活佛活佛保佑的,于是大家跑去行跪拜礼,纷纷向该办事处索活佛纪念小铜牌,居民们,几乎每人身上挂一面。在这铜牌上,一面是梵文六字真言,一面是诺那的像,庙内的喇嘛向人说,挂上这块牌,可以消灾除劫的。

第二次在距离通到燕子矶的大道附近湖面上轰炸了,可是连放几个炸弹,都落到湖边的芦苇里,湖上居民,更加渺[藐]视日机的无能了。

第三次轰炸玄武湖是在夜里十时左右,第一颗弹落在城墙垛子上,

把城墙炸缺了一个口，第二第三两颗落在城外直通到公园的马路上，窟窿到有两大个，连狗也没炸伤一条，可惜炸毁了我们两株美丽的杨柳树和一段自来水管，第二天的中午，被炸毁的地方，即填补竣事了，湖上居民们，还是划着船，唱着救亡歌。日方宣布出日机大举轰炸南京之后，除掉把美国大使吓慌了跑上军舰之外，南京并没有另外减少人，反之，驻沪外国记者七八人正于大轰炸之期跑到南京去，敬谒我们的领袖蒋委员会，究竟日方大轰炸利害到什么地方，除掉炸死一些平民及机关不重要部份之外，并没有把南京化成焦土。

玄武湖这地方，或者也是日机大轰炸期中目标之一，在城墙附近放下两个大炸弹，人到没有炸伤一个，可见却震倒一座避难室，压死十余人，在日本或许也称谓这是大轰炸期中，胜利的一部份。

日机投弹玄武湖是什么用意，示威吗？练习吗？减轻飞机重量吗？这只有天晓得。

大轰炸中京沪线旅行记

一、暮色苍茫中之梵王渡

秋风搜护着落日，向西方坠去，每当暮色苍茫的时候，梵王渡这个地方，现在空前的纷乱和紧张，小小的车站，挤满了客人。难民，一批又一批的，向这月台上泉涌着，悲痛的愤怒，含着热泪来离开这儿。小孩子满呈现着莫名其妙的惊悸，眼睛望着即将别去的上海。铁路上的人员，是那樣的沉着，紧张，好像这是他们最末一次执行任务似的。

一瞬时每辆车厢里，都挤满了人，难民们仍是成群结队的望[往]上爬，晚风中，有扶杖的老翁，畏缩在一角里哭泣，朴素的乡村妇人的嗟叹，有何用，车厢里外都是人，都在看着灰色的天幕，有人在想，不知这一别，何时能够回来。还有人想，这或许是梵王渡的末次车。

铁路人员手上飘起了绿旗，车，蠕动着，车厢里的人，望着站台外的难民群，秋风里，大家一律是愁眉苦脸，满着愤怒之火的眸子的互视。“妈的，谁害得我们离乡别井。”这怨声充满了小小的西站。

车上没有灯光，车子在昏黑的原野里摸索着前进，缓慢的像一条半死的蛇的移动。“轻声”“不准吸烟”护车的军警，常向全车的客人，发出了这样的警告，原因是声和光都是敌机轰炸的目标，为着顾全这条车子和大众的生命，警士不断的发出警告。

二、一个永久的创痕

不放弃，也看不见灯光，车子悄然的停靠在松江车站上，一群难民拥上来，爬窗子，哭喊和叫嚣，爬不上去的，呆望着这列车，车子走了，完了。

出松江车站不远，那座铁桥是被日机炸毁掉的，车子不能经过，难民们，纷纷爬下车，在乌黑的夜里，携箱提笼纷纷踏上这座破桥，激流的水，击着铁的桥柱，发出淙淙的声音，来去的旅客人，大家都很少言语，每个人心里，对于这座坏桥，都刻划着一条伤痕，这创痕在我们心版上永久不会消减的。

说是京沪特别快车,可是比四等慢车还要慢,几乎每个小站都要停,都有难民群的拥上,车到嘉兴,一部分去杭州一带的换车了,可是嘉兴站上,立刻又有一群难民蜂拥上来,车厢仍是水泄不通,甚至于火车里厨房间,也是人山人海,我也挤在这里面,背靠着烧水用的大炉子,一动也不能动。

车子虽则分着一二三等,可是事实已经不能分开。免得在三等车厢里挤成了肉酱,当然有一部人溃串到头等车厢里去,这并不是侵略也不是不守规则,事实要使大家这样做。

三、伤兵列车

从嘉兴到苏州,沿途风景是很美丽的,虽则是在夜里,看,吴江城堡是那样的刻划在天幕下,城外河道上的如织橈艇,屹立在冷露中,远远的湖沼,有渔火星星的闪动。公路像帛带似的横铺在大野里,一切都带有一点模糊,正因为看不清爽,凸现出她的美,如果车中有明亮的灯光的话,这苏嘉线美美的夜景,是很难看到的。

玉带桥,一衣带水的静卧在寒涛里,远远处看到那座苏州城堡,苏州,多么好,温的山,软的水,甜蜜的卖花女郎,可是,现在不同了,苏州,他已经武装起来。

人,泉涌了一阵子之后,渐渐寂静了下来。

一列车子从我们后面爬来靠近我们车子,我们即刻发觉这列车是从昆山开来的。昆山,我们脑海中幻想到前线抗战的景幕。

“唉[唉]唷”“痛死我了”“妈的”,惨烈的叫,沉重的呻吟,从邻车里发出来了,即刻,我们全车厢的人,停止了几秒钟的呼吸,大家眼睛互注视着,“伤兵车”,大家纷纷将头探到车外去。

每个车厢里都睡满了抗战受伤的英勇将士,有的已经沉沉入睡,有的在惨叫,有的拖着受伤了的胳膊或腿。纱布,药味,血渍的衣,充满红丝的眼,在昏黄的灯光里闪动。

看到这车上伤兵痛苦的形状,每个人的血都腾沸了起来,大家默默无言,咬紧了牙齿,捏紧了拳头,有的人眼上甚至浮上了热泪。

我们这列车蠕蠕开动了,轻伤的士兵,伏在窗上看我们,我们向他挥着手,“再见”。我们的脑海里,永久忘不了这抗战的一群。

四、一兵谈宝山失守情形

三点钟时候,车子到了无锡,倾盆大雨下降,上下的客人并不多,站上每条铁轨上,挤满了列车。

我们邻车,是伤兵与难民的混合车,一个士兵在谈到宝山的战况了,这士兵是参予[与]宝山之役而受伤的。以下是某士兵的谈话:

宝山是个极难守的地方,日本军舰随时可以开跑威胁,而步兵对于这威胁,是无法抵抗的,原因陆地的步兵无法使海面上军舰受到伤害,除掉以大炮还之以大炮之外。毫无别的方法来抵抗那种巨大威胁的。

守宝山只有一营人,被日军包围了的时候,仍是死命的抵抗,日军虽有陆军数千人,直无法夺取宝山城,最后,日步兵增至一个师团以上的人数,加以军舰上的大炮,飞机的威胁,全营将士皆战死而城始亡。

我军得悉宝山失后,曾数度努力反攻,结果因日军在城外工事之坚固,一时未能夺回宝山,此次宝山的血肉战,双方均有空前的牺牲,而最可凄痛者,宝山十八万民众中之壮丁,多半被敌人强迫做苦工做奴隶,其余皆遭杀害,尤以十余岁的小孩子,被刺腹而死的遍城乡皆是,他们以为这些半大的孩子,都是本来的抗敌的生力军,故实有杀毙的必要。

五、伟大的同情心

车到镇江,是次日上午十一点左右,数列兵车停在站上,是准备向前方开去的××师。

我们该未忘记,当革命军奠定南京之后,那戴着大盆似的笠帽的,死守龙潭直将孙传芳十万渡江金甲士,打得个片甲不存的第七军吧?在这站上,我们又看到那勇士们的面像了。

站台上,横竖睡卧着的伤兵很多,有几个已经不能动颤了,医生们,忙个不停,小工们,忙着抬架,洗濯,蹲在地下一口一口的违[喂]馒头给伤兵吃,乘客们,也有把梨子之类的水果,削好了皮之后,亲送给伤兵的。这里,没有丝毫虚伪,充分的热情的泛滥,伟大的同情,是要产生在伟大的局面里的,凡是一种热忱的表现,是从血脉里自然的透溢出来的,在这次抗战中,中国人民,已经充分的得到这种精神上的团结。

六、二三小时的旅程

在龙潭我们又等了两个钟头的车,饥饿与疲困,大家总觉得这没有

抱怨谁，大战中后方人民，受到这些的小痛小苦，并不算回事。

火车上，连个茶房影子也看不见。没有水吃是个大问题，自从上海动身，没有带热水瓶的，都干得喉咙里冒青烟，多亏龙潭站上的工人自动出钱到站外挑几大担开水来，乘客们，像得到甘露似的一杯一碗在狂饮着，一共挑七担水，还是不够吃，当时有个工人向另一工人说：“喂，你新近生了儿子，应该做点好事，赶快去买几担水来给大家吃。”这工人笑着，毫不犹豫的拿起了水桶，一担又一担的挑来，这次不是白开水了，水里还浮起了茶叶，叶子虽则是粗粗的，可是粗茶的味道也不错，他们不但供给我们茶水，还给我们许多茶碗。附近小饭店，特意用鸡蛋炒了许多饭来，另外配上麻油汤，大碗饭，大碗汤，只卖一角五分钱，据说饭馆老板，并不想赚钱，完全是热忱的驱使，这饭确实比火车上三角钱一客蛋炒饭又多又鲜。我们真感谢龙潭车站上的人民不尽。

到下关时，已经下午四点多，从梵王渡到此地走了二十三小时，我们总算平安的到了首都。

[中国图书杂志公司 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十日出版]

二、《淞沪火线上》

(1938年2月)

长江主编 胡兰畦等著

英勇的铁鸟

次 霄

花边白影中的闲情

一束剪秋罗在迎我的面，每当我不能感到疲倦的时候，这瓶放在我床边的美丽的花，便映到我眼上来。我也暂时感到疲乏了，于是这束花便成为我安慰的对象。

我像做了一个甜蜜的梦，昨日在深不可测的高空活动，今日却落在这离地面不过一尺来高的床上。要是不曾想起创伤的时候，我不觉失笑了。此刻，我的周围完全是白色的；除药物以外，从覆在我身体上的被褥，到天花板，给我一眼是纯洁的印象，这种环境会使人发生高雅的感觉，又清静得使人寂寞；所谓和平，似乎就在这里，我们想要呼吸到和平的空气，也只有这里的事实可以形容和平这种理想。

学园时代的风趣浓

可是我是活动惯了的人，对于这种静止的白色反而不安起来。虽然，天空中也是白色的，但那是流动的，奇异的透明度[的]云层。显然也和我目前的情状，意味是两样的。每当我的机身穿过那卷积云的时候，

分有次序的浓淡底云层，像在剥果皮似的，被我的勇气退在辽远的后面，这样，我便感到一种神秘的愉快。我之所以欢喜驾驶飞机，也就因为由于我这种性情和幻想养成功的，不妨说，正是这种关系，而决定了我现在的身分[份]。

我的学习航空从开始到如今，年代该是和航空教育同样长短的，这就是说，中国一有航空学校，便有了我这个学徒。但我自踏出校门后，生活并没有多大变化，不过架[驾]驶飞机比较读讲义的机会多了，到这期间，我可以把大部份时间放在驾驶上面，除自由地稍涉及理论外，给我却学了不少的花样——各种特别的飞行技术运动，如基本的：A tail Spin Zoom, Side Slip Nose dive 等运动，我可以随自己的趣味，换调的飞行。虽然偶有时候，机上附加了各种武器，作为作战的姿势出现，但这只能算为一种难得的练习，而绝没有机会，使我有增多作战的经验。不过，我想希望能有这种时机的来到，每当时局紧张的日子，我就非常兴奋的，我往往暗下去抚摩我常用的那只飞机的驶盘，默祝它立刻升腾起来，表现抑郁在我胸口那种愤懑后面的能力。可是我的志愿像传染了寒热病似的。随着时局在升退；想从实地作战上得些经验，以为学校教育不足的补助，结果仍是失望，还是一个飞行家质地的，腾云驾雾的游历者；也许在地面上看见我们的朋友，羡慕我有一表仙气的消[道]遥，其实这正是我的苦闷！

时机到来之前一夜

终究给我期待到了，这是两周前的一个清朗的早晨，我将要作第二回腾空的时候，我的左足正跨到踏板上，出乎意料的接到本队传告的准备出战底密令。在这一忽间，我感动得眼边滴出泪水来了，有如困龙越出了泥沼，我像是已经升飞了，而不知道身体离开了机身。这时，该不只我一个人有这样兴奋，我敢承认，凡是我的伙伴都有这样情形。

我是属于最老的一队，因为历史的关系，所以被伙伴们称为阿米巴队。但并非全队是资格老的，却是，在“一分队”这三个单位中有一个是新的伙伴。但在系统上我们要算第×队了。应该这些没有多大关系，至

少在作战能力方面,根本我们从未实际地“机对机”的搭挡[档]过,即是我们长官,也不便定出谁强谁弱的成见来。

于是在这回战争发动的时候,首先便派到阿米巴队上来了。这好像一种传统的成规,即是,不可免的表示当“以老为先”的厚意。自然,我们对于这种厚意是一致欢受的,哪怕是自不量力,不幸的事稳定会落头上的,这都因了甘心的怂恿,似乎无暇顾及了。

领空上的处女战争

在我们起飞的时候,表针正指十点三十五分,当我在扳发动机之前,仰首看见顶上一片飞机的积层云走过,转眼我们的同队的一个结实底伙伴先我升腾了,不觉起了竞赛的心理,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似很能清醒人,想是机底的那些丰润草原的隐味;不过我稍旋动手里的驶盘,那在遥望中的无边底绿野便失在我老远的背后了。

我所用的机,是一架陆上侦察机,此次我出使的任务是侦察敌方兵舰分布的地位,平时,闻说日本军在这方面的射击力是很可忌虑的,为防卫万一起见,也便带了一颗轻炸弹。我想,即是不遇到被射击的场合,我亦当留给他们一个礼物,无疑的这种观念是不正确的,除非敌人疏忽了。事实上决不会;果然给我的好意所蒙蔽了,当我的机身距水面还不到七百尺的时候,就像急不过来似的由舰里对我这边射出八九发强烈的钢炮。虽然这是我初回的际遇,但我心里并不慌张,不过比较机警一点,而仍然在黄浦江上飞行。那知道泊在江中敌方的舰,全都响应起来,立刻把静静的江面弄得乌烟瘴气,可是我还不就走,在目的未了然以前,偏要降低些,近一只舰顶仅有五六尺,等不到他们开炮,我已经转了方向,则来一个倒冲,再掠过一只可以看明敌人鼻目的巡洋舰,然后我才高速的攢升。可惜那两只经我访问的战舰所发出两尊回敬我的炮,却意外的落空了,反而,在匆忙中给我投下一颗轻炸弹。当时不知道投中没有,我已经升到一千尺以上的天空了,这是几百年来被屈辱的中国第一次底吼声!我脱去那炸弹的一刻,我就觉到这是我自出母胎以来,从未有过的快感,当弹落机身减轻之际,似乎就是我的责任也减轻了许多。

这样以后,机身便似受了我畅快的心境的感应,于是在万重的云间飘逸起来,非常得意。在我穿着浓云的时候,就像小孩子和家猫戏嬉,常作急转弯[弯],回避它,或作翻内圈的动作,给它一个逗笑的包围。当我从高空投向机场的一段历程中,突然感到一阵寒流经我的身边,同时机身微感不安。待我进休息室的时候,从窗外看出,天空泛起了无数黑的雨云来,而且那可亲的蔚蓝的天色也便被掩蚀了。

真理从炮火中探求

在我还未进完午餐,就接得紧急命令,我即半席离去,我赶忙穿好航行服,登上那架给我们预备好的单发机的轰炸机,早有两人进去。我们各别的行了一次注目礼,接着一个隐然的微笑,当我们赴战之前,这样,确可以团结我们的心。

这回,我们热络得多,同行的共有一大队九架机,内中除和我们同样性质的七架机,此外一架是双发机轰炸机,一架是高速度轰炸机。我们夹杂起来,三架一列的有程序的成为三排,我这一架的位次正在第三列第二排中,当腾空一千五百尺的时候,我们还是结队而飞。待到将要降落之际,首先那架高速度轰炸机离队了,接着我背后的一架和左边的一架又离队;当在我们横过距防卫司令 25K. M. 的地带,我们便受指挥的命令分散开了。当我们这架机折向东去的一刻,则可以隐约的听到轰炸的声音,想必这就是先我们到的高速度轰炸机的成绩。自第一次轰炸响了以后的,却便连续接下去,这时全队在动员了,我们在偶然间会到那架双发机轰炸机,这回可响啦,想是投下三百公斤 TNT 的地雷炸弹,其爆力真是震天动地。

我们这一架就是趁这个机会接连投了两颗弹下去,该是,敌舰对这突来的袭击确起惶恐,乱发高射炮,不知技术不高明,还是因过分慌张总打不中我们。有一弹本来可以击中我们的踏棒的,那就完了,可是并没有,却穿翼柱间过去,这不过是我们侧滑一下的关系,竟给我们脱了险境。

轰炸和射击交错的猛斗之中,我们又向一只近泊岸边的巨型兵舰投

弹,这就是今天必须以强顽的斗力解决了敌方的司令舰——出云号。我们预备击中它的要害,便低低地滑飞下去,再向它投落一弹,同时则用机关枪扫射。可是结果,我们的机身负了伤,机翼被破坏了一部份,正在我们抽身脱险的时候,由激浪中瞥见我们另一架机受了重伤,几乎要跌落江里,但勇敢的伙伴还挣扎着,毕竟突破了重围,我们这两架同患难的单发动机相偕飞出市区以外。

这民族解放底肥料

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正在我避开一支袭来的空气的大压力,预备侧滚的一刹那,忽传来一声沉着的呻吟;当下,我还以为是机翼漏发出来的颤音,那知道原来是我们的伙伴,因受重创过度,临终的惨语!可惜我没有留意到,只见他的血染满了一身,大概是给凶暴的炮全部炸裂了。我觉察他的胸口还在跳动,为了存心救回这个垂死的伙伴,同时想可能的保持他的体温,便向低飞行,放足已不能再放回的四百五十匹马力。虽然这时我的左手也被击伤,感到痛楚和困难,但还勉强支持,繁重在我用力挨那驶盘的时候,血便沿着腕臂流。要是比起那重伤的伙伴,我这点却不算什么了。我嘱咐另一个伙伴留意他,他很伤心的告诉我,说连衣服都掩不住他淌着的血。我回头看他的血像突泉似的在喷流,再受机身的振动,血已经湿透了他的座位,且直向大地上滴。这是我们贫弱的民族的肥料啊!他在等候他的血流完,现在面色已是惨白,眼眶也深陷了进去,可是他的眼睛却很镇定的,不时,还对我们浮出超然的笑,这是伟大的战士底精神。

“朋友请忍耐,只有三分钟,你就可以进医院了。”

我想不出更好的话,因一时间的感情涌上喉边,便这样安慰他。

“不要紧,你们顾自己的事。”

说完,他便把创伤最大的头部埋向衣袖间。似有意遮避[蔽]这引人着目的地方,不让我们分心他。

这是我的眼边润湿了,正在艰苦的民族战展开的时候,发果半途中失去我们这样有力的战斗员,这损失实在太大了。我感到视觉迟钝起

来,现在前面是一团模糊。

“轰”!

又是敌人发来的高射炮,幸我发生急智,连避了机响,只见黑烟蒙着机的边缘。加以天阴,风又大,我们好像在黑暗中探摸。当我想到背后这可怜的伙伴时,我便勉强忘却自己那破的手,咬紧牙齿,鼓起残余的潜力,找我们的归宿地;闪粲我神彩的目光有如饿鹰在搜索食物的光景,向无限的,飘渺[缈]的空间,冲,冲,冲出我们恐怖的死境。

正是要受伤了以后

傍晚时分,我想调节筋力,向枣色的小屋后方,沿着机场边缘散步,足踝在柔软的草上,精神很觉舒适。那我受创的手,已经过一次药水的消洗,且扎好了绷带,固然不免感到痛,但我没有报告上峰,借此机会休息。我更要振作起来,我身上的血不能白流的,即使是一滴血,也不该背着敌人流。我边走边感兴奋,虽是血渗到绷布外面。残阳的余辉[晖]从草杂的云片后面漏下来,映到远方的山岗,这样的美景,对于一个劳倦后的人,确是非常安慰的。大概走了一百五十米突远,将要转湾[弯],却遥见西角有个人在招我,立刻我变了快步,向那被风飘动的白色底信号奔去。

我还未踏进办公室,知道又要出发了。队长眼睛似乎在注意我那受伤的手,却躊躇了一会,说:

“不便? 那就不必出去。”

但我已会意到,我便掩饰去这“不必”的理由,故意伸出那只受伤的手,而且近他的面,张开不自然的手掌,活动给他看,证实我毫未失却作战的能力。

“这不过弹片擦破一点儿皮肤,没有关系。”

我说:表示愿去出力。得队长命令后我方知道我们一架机被敌方包围袭击,正在万急中,于是,我便迳向停在东南角的那架单座战斗机奔去,这时勤务已加上了油,我打开机门,一跃而上,运用非常的高上升力飞行,在狂风中,迈进,直达八千尺高度,然后再向目的地插落,一刹眼,

这幅强顽的斗争场面，便呈现在我机前不远的地方，见二架敌机，在追逐我们这架机，正是迫不得已间。但我并不茫然上去救护，则据我途中决定的战略，操向它侧方飞行，想在他们注意力集中于我们那一架机上的时候，出其不测而痛击之。于是我以神速的运行，来一次翻外圈。

一段传奇似的插话

正在这其间想是子弹已完，陡然的我们那一架机凌空升上，这是出于敌机意料的以外的，当然，敌机不肯放松它的，那二架敌机便同时而且同速度的斜升上去，恰好在我们那机出头不远的底下，敌机便作为画一个九十度三角尖向记点描去似的，连同我们那架机互撞了。立刻遭受很大的损坏，都飘摇的跌下去。谁知道，我们那位智勇的伙伴，早已乘飞行伞安全的降到地面，以一架已不能脱险的机，陪葬两架敌机和两个飞行员，究竟是上算的。这是空战的奇观，要不是侧身于战围中，决计看不到的。这种非常的战术，是我们绝好的经验中的教育；可惜到此刻我还没有调查出是我们的那个伙伴。

一场好诡秘的格斗

话得说回来，看了这场恶战已结束当我起折回的念头，不料遇到一架自己的机，默测它似很仓忙，待不到我们接近，不知几时来了一架敌机，盘旋于我们顶上，有似监视我们的行动。我们不约的立刻远离，我一急转弯，预备占它的上风。说时慢，那时快，他已经发动了机关枪，当然我不肯相让，就用侧冲，同时扳了联动器(Gear)立即子弹由螺旋桨旋扶圈间发出，也许我的雄心使我占了攻势。那知它佯逃，或对我什么不利，我向四周警惕着。果然它向我投来一颗烧夷弹，幸我未追上去，得免机身燃烧。在我退一著后，我便紧随着它，眼睛注视照准器(Sight)发出的子弹和我的行动一致的，结果迫得敌机走头[投]无路。在我偶一侧眼间，望见我那战友在和另外一架敌机抵抗，两相战力均等。再自西北角，悄然地，飞来了两架敌机，不一刻，却一在我左侧上方，一在我后边下方，

高高低低，一共有五架飞机会合着。既到了这情形，我便暂时放弃那被我追逐的敌机，转向与新来的两架周旋，因为飞行不久的关系，显然看出它们的强烈的活动。虽然现在已被敌机重重包围，但我要生存，决定施出我未有的战斗术；万一有什么意外，我也得予对方一个大的损失。

于是，我便展开仅有的慧力，心地很沉着而且很机敏的，突向阻击我最力的两架敌机间侧滚出来，乘便就将正和我伙伴在斗逐的那架给逃跑的敌机，一次迫近的扫射；恐怕它的斗力不强，已是疲倦，只经我们一夹攻，就负创伤逸去了。但还有两架，怎么也不轻松我，合力对我射击，一时便陷于混战状态中。约经过五分钟的恶斗，我的那个唯一的伙伴，因受重创飞走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在应战两架颇强悍的敌机。已到这样，我惟有信赖自己坚定的意志，和非常的毅力来对付险境。

生命寄在 Bead sight 上

我忍着一身创伤的痛楚，目光注射那准星，即 Bead sight，或是那被风狂吹着的风标，以为刹时分减痛楚的对象。或上或下的敌机，弹子像是暴雨似的向我打来，我以自卫起见，用尽我行驶的技能来回避它们的击袭。我感觉到全身已经潮湿，血腥味被寒流冲散开来。我欲暂脱这阴境，我便佯作跌落；低了它们一格，向下连续的“旋飞”。但我的体力已不允许我这样做。不到七八转的旋飞，便不能再支持了，从高空直跌下来，我的意识也模糊了，至于无线电信，似已隔断失去它的性能。一切都完了！我忽发生这一转念，“民族还未解放，责任上却不容我牺牲的”怎么脑筋像被毒针刺激一样，立即浑身的血液沸腾起来，还在不知不觉间，机身却已攒升。其实这时机身距离黄浦江面，只有三米了，稍一差池就可以完结这架飞机和我的生命。

在暴风雨的高空，展开了我们一场毒辣的格斗，到黄昏时候，我才结束这一天的活动。据说，我架[驾]驶的飞机，几时降落到机场上，不单我自己无从知道，连留在机场的人都未注意。待到发觉还以为我是一具尸体。

感谢当在威力圈外

意想不到的，这具尸体，此刻又已复活了；藉各方面的助力，要想感谢赐我的美意，惟有希望我的体力能早日的复原，再上战线去！最低限度，要先把敌人绝迹，自由飞行我们领空的二百余公里底威力圈以外。

我一刻也不会忘了我的职能和宿仇；这里还有一方窗子，既可以看到高朗的天景，又可以看到敌机的行动；由此，使我对它们更深的认识，而更加的渺[藐]视！

当我搁笔前，该感谢这只负伤的手，历七八小时为我记录这段回忆，使留下我生活中最宝贵的一页。再是，那缕缕的花香，由它减除我病境中无限的寂寥。

[生活书店 民国二十七年二月初版]

三、《抗战丛刊》(第二辑)

(1938年3月)

郑光昭 编

导言

我们这次抗战,将士用命,勇敢牺牲,不必多说。其中尤以空军将士,技术高超,奋身杀敌,最是难得。

我国积弱,无可讳言,海防洞开,海军力量几等于零,敌舰可随时进袭我沿海沿江各口岸;而敌人侵略行为,永无止境,我们至此,还怎能谈到什么抵抗?

九一八与一二八之役,我们所受教训更深,已知空言抗敌及不充分的抗战,都无补于实际。于是蒋委员长看清这点,就努力经营国防,扩充空军,尤以后者,最令国人感动。因为现代空军科学的进展,已使空军成为最重要的兵器及兵种之一。“无空防即无国防”,已成定论。一小队优秀的轰炸机,可以击沉体大如山的海军主力舰,一架侦察机,可增加许多步兵作战的便利,而驱逐机的防守阵地,要塞及城市的力量,更是伟大。所以上年蒋委员长五十岁生日,国内外同胞,集资购机,将近百架,献给寿礼,而蒋委员长即以此机全数转赠于国家。轰轰烈烈的一幕,犹在眼前,由此可见国人们对于空军的珍视。

在杭州及洛阳等地,都设有非常完备的航空学校,由蒋委员长亲任总校长,选拔全国最优秀的青年,灌输精密的学识技术和主义的思想,训练成为新中国的空军干部。一方面在全国各要地开辟[辟]飞机场,作为空军的根据地。今年正月份的英国军事杂志曾誉中国的空军为新

中国的“宠儿”。

果然在八一三全国抗战之幕揭开后，我们忠勇的空军，真的无负蒋委员长及国人们的期望，那种一鸣惊人的成绩，实在无人不赞叹！关于这种惊人成绩的表现，在全中国的每人心中，都能引起尊敬的心理，所以不能让其淹没的。

因此编者也就收集各种材料，编成了这一辑以“空战及空军勇士”为中心的小册子以供献读者。不过我们空军作战还是第一次，这方面的所记述描写的作品，当然有嫌不充足及不纯熟之处，而且我们的军事当局，并不如敌人的过事宣传，再加上个人的搜集力量薄弱，在这本小册子上所得的材料，与实况对比起来，当然亦是不及万一了！

可是编者编辑的方法，不妨略作报告，以求读者的指教。便是编辑这本小册子时，仍采用第一辑的编辑方法先在各日报及杂志上选择这方面几篇最可征信及生动的特写，稍行增删，并加以小标题及标点，再在每总题目后作一题要，最后更就性质相类的数篇排列一起。例如关于空战的几篇，排在最先，依次再排列空袭与空防的几篇，殉国烈士的几篇，受伤及建功的勇士几篇，敌俘及敌机损害的两篇。至于篇首的“我怎样炸出云舰”一篇，是飞将军的自述，文笔生动，材料丰富，所以特别排在最前。而“炸长门舰”一篇，因是最近发生的空军战绩，也是最轰烈的一幕，所以列为压轴。

最后，编者特向本小册子执笔的诸君致谢意，并向全体忠勇的空军致最大的敬礼。

[编者二六，一二，六于上海]

首都空袭中的形形色色

(1937年10月19日)

陶镜寰

题解：本篇是我国记者介绍首都遭遇空袭后的各种情形，可和外国[国]人记述的几篇同读。

首都空防警报计分五种，为空袭警报，紧急警报，解除警报，毒气警报，火灾警报，各以器具声响区别之。

首都首次遭受敌机空袭为八月十五日，遭受敌机夜袭为八月廿五日，轰炸最剧烈为九月十九至廿六日。

敌机赴首都夜袭，仅八二五一次，嗣后即未敢冒险牺牲。

九一九至九二六一星期中，敌机袭击首都，至为剧烈，全市商店，均因危险，令人防空壕避难，以致不能营业，惟酒馆业中山北路之岭南酒家，中央商场之厚德福，夫子庙之别有天等则仍照常开门，多数不怕死而好吃之客人遂趋之若鹜，故该数家酒馆，莫不利市三倍，而账房夥计亦均喜笑颜开。

首都防空部队，射击异常准确，余曾目睹敌机两架，被我高射炮击落，但见敌机中弹后，全身起火车，机首下向，机尾朝天，迅速坠落，疾若奔电，转瞬之间，即坠地焚毁，同时机身附着之炸弹，亦于空中爆炸，机中零件四散落地，机中敌人亦随弹片飞裂，无劳我红万字会棺木为之收殓矣。

敌机在首都上空被高射炮击落者第一次为九月念五日堕落于城内王府园索姓宅内，因索姓全家去乡，故未伤人。

全面抗战发动以后，首都房东，均自动停止收取房租，一般市民，既无房金之催索，复无电费之支出，深觉留京不特毫无危险，反有种种权利可享。

夫子庙著名茶楼奇芳阁，因惧轰炸停业，多数吃茶朋友，均望门兴叹。

敌机残骸，均分地陈列，首先陈列于第一公园烈士祠者为重轰炸机一架，各种零件亦附设陈列，因之前往观览者，日数万人，遂形成超纪录之繁荣。

近有人提倡，以为电影为教育之一种，首都影院自战事发动后，即停止献映，殊属影响宣传，亟应选拔关于革命，战事，冒险，科学，爱国，各种名片在各影院放映，以便提高国民爱国情绪。

某报广告部职员赵某，因敌机曾在国府路投弹，夫妇偕往视察，未及归家，敌机又至，乃趋避于公共防空壕，迨警报解除，平安返家，竟不得其门而入，盖已为敌弹光顾，财产荡然，仅余随身衣裤，于庆幸生存之余，仍有啼笑皆非之感。

某次京空战正剧烈时，突见一机受敌机之袭击受伤下降，余正为该机中我方战斗员危，忽睹机中有人跃出，俄倾而有一白色物件，逐渐膨大，跃出之人，坠在白色物下徐徐下降，因知该物必为降落伞，事后闻悉，跳降落伞者，系已经击落敌机陆架之空军勇士乐以琴也，此役仅受微伤，现已全愈，当又在追逐敌人效命疆场矣。

本月阴雨时多，每于雨时京市市民皆笑谓今日敌机决不敢来，可以放放心心的作事，且有以此为赌者，深知敌人技术拙劣卑怯畏死非如我军之保卫祖国誓死疆场也。

[十月十九日辛报]

中国空军威力底一瞥

(1937年9月20日)

一国防部记者

题解：本篇也是我国防部记者在首都经过空袭后所记的情形及印象，首都防空的巩固，多少可由此文证明之。

南京，是我们新中国的首都。它的轮廓，具有整齐的线条美，有古代宫殿式和现代立体式以及最精致的罗马式底建筑物，更有一切大都会所应有的热闹与繁华，无疑的，我们的南京，它和金的纽约，花的巴黎，铁的伦敦一样底庄严，一样底伟大，一样底重要！

前天，是一个闷热的秋之白昼，我翩然底从内地跨上了国都，那时正秋阳肆虐，柏油路被晒得软软的，发出一层油光来。当我的肉眼开始和首都接触的时候，我知道，首都已粉饰着一层战时的色调，玄武湖，非但没有“湖匪”——在湖中猎艳者——的疯狂，连卖划子的人都没有了！一派沉寂，虽然湖里的荷花还是那样抖擞底挺立着！

夫子庙的歌声是息灭了，毕竟被抗战的唤呼，惊散了我们的莺雉！

真的“鸡鸣寺”鸡不鸣，“莫愁湖”湖更愁了！

曾经梅兰芳博士登过台的大华戏院，门前钉起了一排木板，已变做了临时避难所，这好像是非常时期的一个特写镜头。此外如中正路旁的一个个地下室，也是战时特有的点缀。

晚上，新街口，花牌楼一带挺热闹的市口霓虹灯当然不会放光了，其他地方更不必说，就是中国银行屋顶上两个明亮底葫芦，也罩上了蓝布罩儿。

走上了建康路，另有一番风景线，在一家医院的上空，飘扬着米字旗，我们知道，全面抗战的空气笼罩下，南京底情绪，是相当的紧张了！

当我在一爿“家常便饭，随意小吃”的饭馆里吃饭，蓦地里大喉咙一声狂叫，告诉我这是紧急警报，于是堂倌走来，要我算账，而且还要我立刻离开那里，他认真的向我说：“在这个时期来南京，住旅馆也得要有保

人,尤其是在紧急警报的时候,谁家店铺都不能容留谁。”无奈,我只得颤栗的走出饭馆,那时马路上没有一个行人,戒备森严,木壳枪脱了壳,长枪上了刺刀,平端在每一个军警的手里,宪兵坐着卡车,风驰电掣的来往巡遯,所有的商店上了排门之外,还拉上了铁门。飞机的声音在响了,我仿佛是一头傍[彷徨]徨的羔羊,刹那间,宪兵把我领上卡车,载到了一个新民戏院所改造的避难所,防空秩序之好,在内地确是少见的。

避难所里的同胞已经很多了,这是出于我意外的事,有佩圆证章的机关要员,有教授,有低级的骡车夫,缝穷妇,大家在同一呼吸下,受着同样的集体虚惊!

我探头一望,晴朗的天空,飞着的是我们底武装的铁鸟,在青云里上下翱翔,忠勇地保卫着我们的领空,啊!伟大的中国“赫尔古列斯”啊!(注:赫尔古列斯为希腊神话中的英雄。)

但是我们确信首都的防空网是很密的,所以虽然站在生死线上,还有着无限的兴奋和无限的勇敢,实在的,首都的民众,都受有相当的防空训练,就是面对着这最凶暴最狰狞的现实,没有丝毫恐惶之色,这不能不算是中国的进步。

大概经过半小时许的光景吧?一个“解除警报”跳进了我的耳鼓,是我脱离了窒息的避难室。跑上马路,还看到一群驱逐了敌机,从容归来的铁鸟!

现在,虽然我已在一个月里从首都回到了内地,但是我们空军的威力,在我的脑中,将经常底有着这个良好的信念。

[九月二十日华美晚报]

南京的防空设备

(1937年9月27日)

一新闻记者

题解：本文是一段有名的新闻记者关于首都防空的记事，他告诉我们，首都的防空设备堪称世界上最完密的。

新从南京归来之芝加哥讲坛报通讯员鲍惠尔即密勒氏评论周报主笔向大陆报宣称：南京所设之地穴，防空警号，及一切防空设备，非常周密，堪称世界防空设备最完密之一城，颇有保护居民使不受敌机轰炸之可能。此勇敢之美国新闻家与其同侪，驾驶了一部汽车，环行五百英里，以便目击日机轰炸南京之情形，虽实际的轰炸情形，却发生在鲍惠尔未到首都之前与既离首都之后，但南京之一般防空情形，彼固一目了然矣。

与鲍惠尔氏同行者，有纽约评论报访员克伍氏，国际新闻社摄影师史密斯氏，及另一同业披侯生氏。

南京居民之镇定 鲍惠尔氏巡视之结果，觉南京居民虽遇日机之迭次光临，但仍镇静异常。彼谓南京居民，包括一切外国侨民，皆已习惯于天空之攻击而毫不忧虑。彼又谓如驱车驶过首都之中心，除散在各地有几个空洞外，概无日机轰炸之痕迹。彼又谓首都房屋，皆系新建，虽居民众多，但其建筑之方式，显然不易为日机攻击之目标，依据鲍惠尔氏宣称之结果，日机乱行轰炸首都之效能，仅及于该城热闹区域之贫民窟而已。

地窟建筑之精良 避免炸弹之地窟，到处皆是，鲍惠尔氏在南京时，曾有人告以一切公务机关，外国使馆，重要店铺银行，旅馆及私人公馆之附近，设有地窟至少五千处，其中多数且备有电灯及食物储藏室。对于沿街行走之人，亦有公共避弹室之建筑，使行人得以就近躲避。最精良坚固之地窟，为苏俄公使馆所建设之一个，上面盖有四尺厚之三和土，据云此地窟之建筑费，为一万四千元。

美国公使馆所造之地窟，状如一长形之阁楼，在一山下，其上铺有洋灰五尺。首都最大之旅馆，设有地窟两处，一供客人，一供职员。

击落日机四十余 敌机未到之前,早有防空警号,狂鸣大叫,报告住户速入地穴,以资躲避。居民对此,习以为常,故对于日机之肆行轰炸,毫不畏惧。鲍氏又谓除临街观望及热闹市区之人民外,伤于日机之轰炸者,固甚稀少也。

首都防空当局,现正收集一切被击下之日机以资参考。有一与某公使馆有关系之某外人曾告知鲍氏,据彼最精确之记录,只在南京四周,前后已被击下或散失之日机,至少已达四十余架。中有一巨型轰炸机,为最近所击下者,可容八人,实来自台湾。

鲍惠尔氏及其同人,沿途见大道之上,亦有相当防御,不过天不作美,路上行车,太觉软滑而已。

[九月二十七日华美晚报]

南京在空袭下

(1937年10月23日)

徐志麟 译

题解：这里是一篇外[国]人在首都遭遇空袭的目击记，我们由这篇小文中可以看出我们的首都的空防，在第三者的口中现出是如何的严固而整齐。

南京的居民，现在是那么的习惯于日本飞机的空袭了，几乎是每天，当四周响起了防空警号时，他们便都满不在乎地躲入防空壕和地窟去，毫无慌张之象。

上海战事刚开始的那几个星期，日本飞机差不多天天光顾这里，有时一天来上个四五趟，那时候，当他们避入了地下室后，极其惊恐战栗，走出来时并切切[窃窃]私议着不知有否危险袭来。但是现在一听警号响起，都那样谈笑自若地走入地窟中，互相估计被击落的日机的数目。

显然的，南京的防空设备是非常的好，可算是全国各城市中最巩固的。在这里，有着很多架驱逐机，那确实数目当然是无从知道，总之是很多很多架，是专门用以来半路截击来侵袭的日本轰炸机的。城的四郊和城内各处，都置着高射炮，那数量也非常丰富，那是抵御未被中国飞机截住的日机。

每当日本飞机刚露出一一点影子于云霄时，警号就急速地响起，居民可以有充分的时间避入公共的或私人的地窟中。公共的地窟满街皆是，像是别的城市里的公厕一样的多和普遍。警号响起以后，担任防空的军队和警察立即驱除路上的行人进入屋内或避入地窟，街上再无人行走，等日本飞机已经离开，解除了警报的声音又响起，极短的时间内一切都恢复了常态。

日机夜间来袭时，警号一响，所有的灯火即刻完全熄灭。防空部队在各条街上来去巡逻，查看在第一次警号与紧急警号之间，是否还有灯火未熄，事实上居民都非常遵守纪律，绝无留有光亮的。巡逻[逻]者还

有一项责任是仔细的侦察,是否有汉奸在放信号给日机。

在这样的情形下,日机要达到他们的“炸毁南京”的目的,那真是谈何容易。

当记者在南京时,曾遇到一次空袭,在那三架日机尚未出现前好久,警号就响起了,路上即刻成为无人行走的死街,路人即避入了地窟中,没有中国飞机升入天空,高射炮正在发挥着效能。

我们听到的中国高射炮的声音和黄浦江里日本军舰射中国飞机时,那种漫无标的的不绝的杂乱之声完全两样,中国的炮兵开得那样的准确,每一发炮都打得离日机那样的近,有一架日机被打中而受了伤,几乎要倾落到地下来,结果却狼狈遁走了,但是比其他两架要迟了一个钟头才逃脱。据说在中途是降下经修理过了。

在历次遭空袭时秩序都能这么的好,居民能这么的沉着镇静,这都是要归功于从前一次的防空实习的。

虽然日机是不绝的来轰炸,这里的一切却平静一如往昔。政府机关方面,下至警察所,上至五院及各部,都照常办公,职员绝无弃职主了京的,并因“非常时期”工作只有紧张而时间延长,商店也均照常营业,只有夫子庙那一带的茶楼酒馆和其他娱乐场所都关了门,因为这些场合,现在是再无问津者了。

看到这种平静的状态,一个刚来南京的游客,如果他没有注意及路旁的避弹窟,真是不会相信,这个城市曾是数星期来以至眼前,不知多少回遭日机轰炸过的,炸坏的路都漏夜修复了,中央党部和下关那一带被炸区域,满眼秃墙断壁,残迹犹在。

我们还会去看过好几个被炸毁的区域,本来都是居民稠密的热闹所在,现在只剩得可惨的一堆堆破砖败瓦了。

南京虽然时时有炸弹袭来,然而南京的居民,却镇定得如同住在上海租界上的人一样。

[徐志麟译自英文大美晚报 十月二十三日辛报]

目击日机袭京

(1937年9月26日)

一外国人

题解：在这里我们再介绍一篇外人目击首都被空袭的经过。

字林西报二十五日载怡和轮船公司会计员牛门氏对该报访员之谈话，其中详述牛门氏暨其友人韦尔门(亦为怡和轮船公司会计员)目击日机轰炸南京及沿京沪一带情形，略谓：余(牛门氏自称以下仿此)于本月十七日在汉口奉召回沪，当于翌日乘轮过九江遇韦尔门君，同于二十日中午抵南京。船泊于下关，距离外国军舰甚近，余等遥望日机在城内肆意投弹。有一弹似以无线电台为目标，但未命中，该机遂改向城之西南方面轰炸。日机飞翔高度为一万尺，投弹目标，均为平民区域，而非军事设置，盖避免华军高射炮之射击也。日机因惧于华军高射炮之威力，故飞翔恒在华军高射炮射程之外。当时中国军舰及南京市各处之高射炮齐鸣，由是观察，南京防空设备至为完备，并有战斗机甚多，以备迎战之用。余等旋改乘火车，沿途见中国军队士气极为旺盛。对日机之往返飞翔，态度甚为镇静，毫无惊惶之色，均安然枕戈待命。是故日机之恣意轰炸，不特未使华军士气稍微为沮丧，而适足使抗战之决心益为坚固耳。再于途次，见华军以口琴吹英国军歌，其态度之安闲，令人敬仰。沿途火车屡停，盖避日机之袭击故也。车抵无锡，停十小时有半，盖苏州正遭日机轰炸。既抵苏州，见有客车六辆被轰毁，并有尸首三十具，惨不忍睹，闻死伤共八十人。车抵嘉兴，日机又来施虐，乘客乃纷纷下车躲避，后闻一茶肆被毁，死十五人，车停十一小时，始解除警报。正拟开车前进，复据报前站某段路轨被炸毁，又停四小时，始告修竣。自此始得安然开抵松江，该处铁路桥梁，已被炸毁，乘客须下车，经木板所搭之桥，车于星期三午夜到达上海。因闸北戒严，星期四上午五时三十分始得离站归家云。

[九月二十六日时事新报]

[商务印书馆 民国二十七年三月初版五月再版]

四、《沦亡区域同胞的惨状》(第一辑)

(1938年3月)

陆佳 编

受难同胞的惨状

一位从南京逃出的战士

以下是一位从南京逃出的战士所写在京被俘时亲眼见到的事实,可以想见敌人灭绝理性的残暴,和江南一带受难同胞的惨状,这一笔血债,我们不能忘记,我们一定要向敌人取偿。

(汉口通讯)我元月初间才从滁县附近逃出来,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以前,我一向留在南京,并且有十多天一直被扣留在敌营里。

伟大的南京,从去年十二月九日到十三日,在炮声炸弹声,黑烟与红焰中,毁灭了,陷落了。

我本是×××队通信营里的小×长,十三日没有走得及,于是在一家没人的铺子里被俘了,那时我没被杀掉,是因为我已换了便衣,只独个一人,并且没有在街上,偏偏敌人要找伙夫,这样才被押着走了,走在街上,真是难过,路上东一个西一个,都是我们同胞的尸体,我不敢多看,偏又不自主的偷眼细看,那里还能看得清楚,多半都是一堆血肉棉衣在一起糗糊着,肚皮被扒开了,小便器也割了去,后来我才知道,敌兵把挖了割了的东西,卖给浪人,很可以得几个钱呢。

后来我走到一所还略微像个样子的院子里,门口贴个白条子,也不晓得上面画的是什麼,另外还挂了一面太阳旗,里面还另外几个同胞,袖子上带着一块白布,布上面有些记号,不久我也带上一个,这就是我们的

护身符,有了这个护身符,我又在南京停了十多天,没有遇着危险,在二十六日敌军又往江北开拔,那时一个敌兵拔出手枪,预备给我来个临别纪念,真是我的命好,忽然最初俘获我的一个官佐,给他打了个招呼,摆了摆手,于是又把我带到江北滁县附近,到那里他们在途上掳得的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子,没几天就死了。

还是我把她埋了的,那天晚上他们把我关在屋里,又出去寻女人了,我才得破窗逃出,幸亏他们还不是正式作战队伍,所以我能免死逃出,被俘的那天下午,整整抬了半天水,说也奇怪,敌人有张地图,上面有些圆圈,谁知道那就是水井的位置,自来水当然早坏了,可惜我们没有把水井都填住,第二天早晨我又被迫去担脸水,一个敌兵让我把水提到后院里,又让我往屋子里送,我不明白,他就又踢我又打我,等我明白了,我只好往屋子里送,我方才走进去,便一眼看见了两位女同胞掩着一条毯子在那里,两个满脸横肉的“皇军”官佐,一个人穿了一件女衣在对脸狞笑,我很快的放下水桶,昏着脑瓜子走出来了,我幸亏仅仅是中国人,还没得是这位女同胞的家亲或朋友,后来我见得太多了,才知道可怜的女孩子们就在大白天,也那能穿衣服呢。

[民族日报]

南京暴敌之酷行

中央社记者

(中央社汉口电)十八日有数人于本月五日由南京逃出,经过种种困难,安抵武汉中央社记者往访致敬,并叩询敌军在京暴行,及南京现状,承将敌军屠杀、纵火、奸淫、掳掠,禁绝粮食,伪组织丑态,敌军政治军事布置,以及市面各情况告,兹志如下,上年十二月十二日深夜里,火光冲天,杀声震地,我军于炮声隆隆之下,悲愤撤退,全城即陷入极端恐怖情形之中,留城市民,并早已安全移入难民区内,惟未能及时撤退之一部兵士,前进去既难,后退亦无路,军人爱国,杀敌心切,于是在十三日晨曦中,城内各处枪声大作,敌我巷战遂开始,冲锋肉搏,我孤军均作壮烈卫士之牺牲,当日下午枪声渐稀,敌军大队入城,占据各机关,布置守卫,同时分派大批军队至各处按户严密搜索,我武装军队无论抵抗与否,一律遭受枪杀,自是日起,杀人恐怖,蔓延全城,嗣敌方声称,难民区内藏有武装军队,乃不顾国际信义,公然违反国际救济委员会行政,冲入难民区内,按户搜查,凡貌似军人者,辄捆绑而去,十余日内,每日均有十余卡车满辆非武装人民,自城外驶去,总计不下万人,惨遭屠杀,以后偶有市民在街中行走,或在屋内发现,敌兵认为形迹可疑者,立时驱至新街口广场上,一律以机枪击毙,倘被拘市民地近池河,则敌兵必推溺河内,曾忆一次,有数人在河内起伏挣扎,敌认彼状类潜游图逃,乃一一以枪击毙。

事后并枪挑人头,嬉笑街心,遇有野犬则戏弄诱食,倘该犬勇猛追逐,即以刺刀刺死。敌兵如此凶残无道,实令人发指。将近一月中旬,敌兵屠杀暴行益见猖獗,用种种阴险诡计,谋害一般无辜百姓,初则布告市民,举行良民登记,倘有违背,即不准住于难民区内,于是每日均有万余市民分别集合于金陵大学操场,及新街口广场,与山西路广场,争求登记,拥挤不堪。敌人于此时佯作善意,向民众演说称,凡前充兵士者,请即退列两旁,以便分配职务,免与市民杂处,如有违犯,决予枪毙,因之每四五千人中,至少有四五百人被迫退出民众之群。本人等亦一度前往参

加登记,目睹当时敌人之自然神情,似非诡计,一般民众,亦并不恐慌,乃离开登记地点约廿余分钟后,忽闻机枪声连作,可怜此成千成万无辜市民,竟惨遭毒手。敌人灭绝理性之残暴,于此可以想见。敌兵此种蛮横狂杀,国际救济委员会曾一再提出交涉,其后始略减杀。但敌兵仍故意杀戮,每至一家搜索不出少年妇女时,辄恼羞成怒,屠杀全家,哀号涕泣之声,不绝于深巷中,是以两个月间,市民前后被屠杀者约有八万之多,迄至今日,其摧残毁灭暴行,尚无休止,留居南京市民之前途,实不堪设想。

[珠光日报]

荣华京都被敌摧毁殆尽

珠光日报

首都沦陷，敌军于十三日进城，乘炮火未烬之凶焰，又大施纵火，到处狂烧，猛烈之巨火，浓烟日夜笼罩于全城，亘一阅月之久，此空前大火，使城内居民，无时不在惊骇恐怖之中，其延烧区域，计有中华门，夫子庙，中华路，朱雀路，太平路，中正路，国府路，珠江路，及陵园新村等地带，所有高大建筑及商店房屋，均付一炬，断垣颓壁，焦土无垠，凄惨情况，目不忍睹，回忆政府十数年来之辛苦经营。艰难缔造，今不幸遭此浩劫，其损失诚不可胜计，尤以陵园新村之焚毁，直令人痛心疾首，及至近日，敌人纵火情形较缓，惟时因彼等聚合房内烘火取暖，漫不注意，致星火焚烧，波及范围极大，总之，此次南京大火，实为洪杨之役以来最大之火灾，其损失惨重，亦为我国史上空前之痛心纪录，敌人对吾如此摧残蹂躏，吾中华民族对此血债深仇，誓死必报，难民区成立后，妇女移往避难者极多，国际救济委员会，并僻金陵女子大学为妇女收容所，当时已往满七千余人，内部生活情形，较难民区安全，敌军进城后，即按户搜查妇女，挟去奸淫嗣复扩大暴行，每日至女收容所用大卡车将大批妇女载走，哭号震天，惨不忍闻，有时至深夜将一部份送回，但已遍体鳞[鳞]伤矣，如是者数日，被其奸淫之妇女约占其半，嗣经国际救济委员会竭力交涉，结果敌兵明目张胆之××，略见减少，但其毁灭人性之残暴程度，并未降低，于是不分昼夜，纷纷攀墙而入收容所，每见妇女，不论何地，即强行奸淫，因之求救与嬉笑之声常达院外，盖收容所无敢抗拒，只有听诸××摧残也，同时尚有一部敌兵至收容所外，遍觅妇女奸淫，其卑劣手段，与万恶行为更不能想像，国际委员会鉴此，又开僻[辟]金陵大学为妇女收容所，前往争避之妇女，极为拥挤，然而暴敌丑行，愈加凶猛××××××××××××××××××××××××，如抗拒者即枪毙，某次在山西路一院内，当一妇女被敌奸淫时，其丈夫前往哀释，敌军见而震怒，以刺刀将其刺死，此外敌兵虐待尸体之恶举，亦迭出层见，某日一被奸淫之裸妇尸体僵卧雨地中，突为一日兵睹

见,……××××××××,该市民竟在抗拒之下死于非命,而该尸体亦遭刺数刀,若是惨绝人寰之奇辱事件,日多一日,迄至本人离京日止,已有一万妇女,遭敌兵玷污。

暴敌非第屠杀纵火奸淫,且复纵兵为盗,任意抢劫,当难民移避难民区时,曾将家门闭锁,嗣据目击者谈,各街巷门户,业已开启,而室内物件已空,此显然为敌军抢掠,按自敌军进城后一个月内,每日有大批卡车满载器物,向下关驰去,自系以车船运走,并闻所有红木家俱,亦均搬运殆尽,较珍贵物品,更早被席卷去矣,难民区外财物既全抢尽,敌兵又假检查借名义闯入难民区内,翻查衣箱,当时区内难民恐慌异常,然一般赤手空拳之难民,对此暴举,又无法制止,敌兵检查时,每遇珍贵物品,即强行取走,旋更进一步,检查衣箱,因此每人所有钞票及财物,亦皆被夺无存,无抵抗的难民,遭此浩劫,既已不幸,同时外人财产,亦竟不免,当时,有金陵大学外籍教授,圣公会牧师等,联合向敌军交涉,结果难先派兵士调查,但在检查时,敌兵对一切财物,馋涎欲滴,徒格于情面,未能公然抢劫,闻某次在一外侨房内检查时,突有一敌兵,匿一小钮扣于怀内,某外人举而赠之,并讽之曰,此权作辛苦之报酬可耳,敌亦腼然受之,迨至最近,难民区内难民之香烟,烟咀,手表,皮夹,电筒,日记,钢笔等等小形物品,亦尽被敌兵掳去。

[珠光日报]

南京已成盗匪世界

珠光日报

南京沦亡后，敌人兽行，吾同胞饱受耻辱，已忍不[无]可忍，即凡在街上遇著有稍好之衣装者，更不免遭剥夺之祸，所以南京目前盗劫之风，如荼如火，所谓(皇军)军纪，无异于国际强盗也，各难民最初移迁难民区时，大多数均能自带火粮前往，故于最初数周内，食粮毫不成问题，至较贫困者，每日则前往粥厂领粥充饥，旋又有八千担米运到，定价每斗九角，每担九元，规定每人先买一斗，已存米着暂停购置，故信发粮供给情形，甚见充裕，乃近日因米粮来原困难，供给发生问题，辄经与敌交涉，敌竟不准食物运入南京，南京难民国际救济委会所储食粮，仅敷数日之用，因难民区内难民至少有十五万每日需米一千包也，该委会曾百盘设法，而南京上海及其他各处采办食物，皆因敌方阻挠，未能成功，不宁唯是，敌方并禁止在难民区内出售，或遇送大米，敌方此举，显欲使该项委会工作失去效用，现敌虽允许难民赴区外购米，但距售米地点甚远，往返极为困难，即一般略有能力，以钱前往购米，然多半于途中被敌兵劫夺，敌人如此强暴，拒绝接济粮食，我京中难民，势必坐以待毙。

敌兵入据南京后，即进行组织伪组织，用种种卑劣手段，将自治委会组成，任陵锡三(原文如此，应为“陶锡三”——编者)为会长，陶系南京人，为汤山陶庐浴池经理，并拥有相当地产，陶逆与齐逆燮元为知交，故此次极得敌人信赖，出而任为伪组织会长，副会长为孙淑荣，亦系南京人，以略通日语，被敌人重用，该会现分总务，交际，交通，财政，调查，人事，六科，会址设于首都警厅内，该伪组织唯一工作，在为敌人奴隶服务，如征工，运输购办，以及代觅妇女等丑恶工作，偶有不利，即为敌兵严厉指责，陶孙两逆乃罔知耻辱，甘之如饴，且更以卑劣行为，谄媚邀宠，可谓毫无心肝，此外伪组织虽欲进行关于维持秩序及安定社会工作，但其所管辖区域焦土一片，渺无人烟，实无何工作可谈，至秩序问题，敌兵之凶暴，亦决非其能力所可制止，故该伪组织实等于虚设，近为欲博敌人之欢

心,曾于本年一月一日,悬挂五色旗,然除增我耻辱与愤慨[慨]外,别无分毫影响,敌伪在京一切暴行,大致已如上述,但至一月廿六日,大部敌军曾开离南京,所余者当在江市布置各种工作,同时在政治方面,则强令难民迁回原住所,一月廿八日曾张贴布告,劝令廿五个收容所六万难民一律迁回难民区,否则,即用武力驱逐,虽经国际委员会交涉,仍无结果,于是难民群议先请老年人试行出,以观后情,然敌兵仍严厉令壮年同时迁出,嗣有多数被迫迁出,但于晚间竟有大批妇女哭啼而返,因之益使一般人惶恐万分,不敢轻动,迄至近数日,情势略见好转,然亦不敢谓决有安全也,又敌因鉴于我军近日猛烈进攻,特于最近强迫大批壮丁在城内外建筑工事,同时在国府,海军部,铁路部,外交部,军委部,及各大建筑,均驻有敌军把守,近该各地界均不准一般人近前,自敌军进城后之一月,全部南京沦入黑暗时代,难民区外火焰蔓延,焦土一片,抢劫横行,漫无人烟,难民区内屠杀奸淫,任意摧残,内外杀气重重,了无半分市景,经一月中旬,水电方面经国际委会努力,略有恢复,但电话电报,及邮政则毫无办法,至各种商店业被摧毁,现在敌于难民区上海路一带新设小摊甚多,所售物品大部由难民区个抢掠而来,前往购买者甚少,前上海申报,(敌宣传机关报),传南京市面转趋繁华,实不值识者一笑,此外在难民区内挑担剃发者甚多,略有生意,但此决非所谓商业也,再关于京沪通车事,亦极属滑稽,表面上敌当局布告安民,通知京沪于一月十三日通车,实际上中外人士前往乘车者,均不获达到目的地,则通车仅为敌军侵略之工具耳,在京数十万难民,精神肉体虽惨遭奇辱,但对前方战事均极关切,初则不得已由新申报得已一鳞半爪,然多荒谬无稽,现在多设法于外人家中静听中央广播,遇有抗战捷音,虽在水深火热之中,亦无不欢欣鼓舞也。(珠光报)

[上海抗战编辑社 民国二十七年三月出版]

五、《日军暴行实录》

正义出版社 编

震撼世界惨无人道的日军兽性暴露

——南京大屠杀目击记详

一目击者

当日军在占领我们中国的首都——南京时，他们竟公然的向民间劫掠，奸淫，并纵容随意屠杀，现在造成这震撼世界的南京大屠杀案的罪魁祸首畑俊六及松井等已被盟军统帅麦克沃塞逮捕！这里是一个目击者的忠实纪录，兹为揭发如下：

最容易牢记不忘的，便是民国二十六年的中秋节，大约十一点钟模样，警报便呜呜的拉个不停，接着就嗡嗡的从上海飞来了九十六架日本飞机，遮蔽天空，蜂拥而至。

轰！轰！轰！大量的炸弹，从“碑亭巷”，“国府路”，“二郎庙”这一带丢上了一百多个，他的目的，却是想炸那伟大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大会堂等许多重要机关，但在我教导队和其他军事机关布置下的高射炮施以猛烈的射击后，敌机便慌张而毫无目标滥施妄行，幸亏投下的炸弹不过一二百磅，结果柏油路上徒留着无数的穹窿和玻璃窗的震碎而已，最有趣的，便是敌机被我高射炮射中后，在天空中焚烧起来了。确实比什么都好看，这短短的一小时，我亲眼目睹击落了六架。就在吃月饼这天起，差不多每天都有敌机发现在秋高气爽的月光下，他老是飞到最高度，目的是怕吃“红烧鸡”，所以投下的炸弹，不在山上，便是河里，绝对没有把握

能炸到理想中的目的,最多不过炸死几个黄包车夫和不幸的路人罢了,所以日子一久,老百姓也认为司空见惯,不足为奇,反而争先恐后仰着鼻子,眼看我空军的英姿,绕着敌机上下翱翔,痛加戳击,所以不时能看到马路上的卡车,忙着载运敌机的“尸骨”。

大街小巷,满贴着卫戍司令部的布告,意思是叫老百姓沉着应付,不可造谣滋事,司令长官唐生智,决定死守南京,那怕一兵一卒,也得和敌军拼个死活,一直到二十六年的十二月八日,敌军中岛部队,已由“溧阳”“句容”而到南京近郊的“秣陵关”更进而至“雨花台”,于是引起了恐怖的场面,排列在雨花台的大炮,不停而无目标的向城里滥射,幸喜老早由国联出来,将中山路北面从新街口起至山西路靠北一带划辟难民区,所以老百姓也都集中在这比较稍安的地方,苟延着最后的残喘。

十二月一日的晚上,我蜷伏在三层楼上,大炮声,飞机声,机枪声,步枪声,呐喊声,号哭声……连续的传进我的耳朵,我知道时局已到了最紧张的关头,同时,便和几个避难同志商议之下,决定离开了这可怕的三层楼,(恐怕被大炮轰倒)决定躲到美国大使馆后面的防空壕里,在冽冽寒风的夜深中,眼看着火红的炮弹带着巨大的风声在头顶上飞过。脑子里塞满着恐怖的印象,不由得使人汗毛凛凛,终算祖宗庇佑,很安全的钻进了“地洞”——防空壕。

防空壕里,已充塞了不少避难同志,拖老携幼,大哭小喊,也有谈天说地,讲长论短,甚至还有鼾声呼呼的睡了过去,倒也不见得寂寞,但是人数太多,空气比较混浊些,我和几个朋友,却闭目静坐的等待着劫运的来临。

“冲呀!杀呀!连长!王班长!兄弟们!莫退后!敌人有炮火,我们有血肉,我们团结一致,大家努力!冲呀,杀呀……!”大炮声,呐喊声……又送到地洞里来!我在想,假使敌军冲进城来,一定是暴行乱为,见到黑暗的防空壕里的挤挤攘攘的人头钻[攢]动,不用说,便会把机关枪架在洞口,滥施射击,因为“八一三”后沦陷区的敌军,相继暴露着狰狞的面目,干出惨无人道的禽兽行为,杀呀!烧呀!抢呀!强奸妇女呀!……一切的一切,虽还没有亲眼目睹,但报纸和口碑,早就传进了我的脑子,于是和朋友计议之下,决定钻出防空洞。同时把利害关系告诉

其他避难同志,叫他们赶快钻出地洞,宁愿躲到难民区去,经我宣传之后,很多人便随着我们钻出了地洞,我和朋友,又战战兢兢的回到三层楼。

南京人民遭难的第一日,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那天因为一夜没有闭眼,神经感到错乱,早上想睡一会,偏偏肝火旺升,死活也睡不着,索性起来到路上去走走,不幸的事就来了,远望着四个武装兵士,两个揸着步枪,两个扛了轻机,一枝步枪的枪头上,插上一面太阳旗,我便确定了这一定是倭鬼——东洋兵!

突然的,一个揸着步枪的东洋兵,把腰里的刺刀插在枪头上,很快的向我奔来,我惊惧,畏缩,颤抖的立着,只见他已越过了我站立的地方,赶上一个剃和尚头的,举起枪来,一刺刀便把那和尚头刺个对穿,可怜那和尚头转眼间便成了刀头冤魂,后来才知道剃和尚头的在东洋兵目光中便认为“中国兵”。

就从这一天起,剃和尚头,穿学生装的,穿跑鞋或西装的,或者查到有军事训练的服装。或军事训练皮带,都在送命之例,路上东倒西歪的躺满着不幸者的尸体,每一个防空洞里,都塞满了无辜的同胞和蜷缩着已死去的动物!恐怕还不如动物!他们在攻打南京的时候,中岛部队最高长官!畑俊六就发出荒唐的命令道:“我军攻入南京城里有的是花姑娘,羊膏美酒鸡鸭鱼肉特许狂欢一星期。”所以这批亡命之徒踏进南京城里,奸,杀,淫,盗,无所不为无恶不作,每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便有很多东洋兵开了卡车,在难民区里,美其名曰“检查不良份子”,实则将青年男子年轻女子尽量载去,女子听其奸污,青年男子则指罪曰“学生军”,把卡车开到江边驱之跃江,否则前面机枪架着,套一句杨四郎的口气,“插翅也不能飞去,”只得硬着头皮跳下去,东洋兵之惨无人道,宁不令人发指。

南京之精华(太平路与中山路)许多热闹市街楼房或洋房,都零落的三三两两的住着东洋兵,他们虽然抢到了不少皮的,毛线的,身上裹得像死尸一般,但仍将桌子板凳,镜台衣橱之类的木器家俱,堆得高高的燃起火来,他们便嘻笑地围着烤火,但是堆得过高,便易引起火灾,等待房子烧着了,他们都好像看把戏似的,在外表看起来,好像是无意中的火灾,实际上他们是杀人放火的魔王。岂有偶然的事,直到旧历过年。这南京

精华(太平路与中华路)所剩余的是荒墟废址,残壁断垣,和几根焦木头而已。因此一场大火,被烧死的人不知凡几。

还有一件最惨的事,便是江边预备过江去的难民和行李,堆满了沿江边有三里多路,站立在江边要想搭轮或渡江的,不下九万余人,谁也没有料到只有三天便被东洋兵攻进了城,当敌军机枪部队出挹江门,直接便到江边。只闻呼兄唤弟哭声震天,敌军毫不迟疑,架着机枪,咯咯地四射。一刹时血流成渠,尸积如山,可怜这九万余人,无一幸免,无一得生,有的饮弹毕命,有的跃江丧生,滚滚长江,万头攒[攢]动,诚不知几许无辜,随波逐浪,葬身鱼腹,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南京城在这恐怖的一星期中,简直是人间地狱一般,东洋兵到处惨残地实行大屠杀,他们一些不顾人道主义的立场,更一些不顾国际间的指摘,一贯地暴露出他们兽性的疯狂。

综计南京城被东洋兵任意屠杀和奸死的男女同胞。实难以调查得出一个正确的数目,因为这正确的数目,用事实来下明,无论如何是相当浩大的。

曾经震撼世界的中国首都!南京大屠杀案,二年来这惨无人道的遭际,我们是遗忘不了的。

六、《兽军兽行》

(1938年4月30日)

汪馥泉 编

国军俘虏营

——日军残虐的另一面

(本文可以看到兽性的暴露)

在如火如荼的首都庆祝胜利声中，古昆卢寺里却隐居着七百三十七名被日俘虏的我忠勇壮士，他们都曾参与太行，中条等战役，不幸被俘，七八年来含辛茹苦，而今万方庆功，睹景生情，真是悲喜交集，数年来。

苦役

集中营原有一千六百余人，皆来自太行，中条，及三十二年春苏北诸役，原住南京老虎桥四五号，胜利和平后始行迁作苦役，每日晨昏仅食极稀米粥二碗，晨起食毕即铁链连锁，户负重担(约一二百斤之间)为其操作，炎夏酷日不允饮水，严冬雪降肤冻指裂，而苦役依然不准稍息，至今京沪铁道全部工程，即为我勇士几年来血汗之结晶，壮士因营养不良身体剧衰，卒因不堪苦役，日有病毙，或竟于苦作中骤然倒毙，每天死亡率最高达七人至十二人之多，而敌毫不顾悯，往往苦役之我，继以苦刑。

苦刑

当我们走过紫金山上，切莫忘记这下面都是忠勇壮士埋骨之处，敌人所施诸于我忠勇壮士之酷刑，真非想象可能描绘，每日死于枪刺，枪柄，铁棍之下者不知凡几，尸骨即由敌监视下负至紫金山下掩埋，往往不令深埋，就地浮葬了事掩埋者如因一时感伤同志身受之苦，有意深埋时，辄被催促“快快的，快快的”，日人量狭，稍不遂意，他日过事寻仇，辄遭毒手，浮葬处往往于地下埋葬尸骨时，发现为饥犬所噬，骨肉支离惨不忍睹，其最惨烈者可举二例。

平时工作约五十人一组，去年十月二十七日，原属江浦县两士兵因不堪此种非人道生活，于郊外相约潜逃，归队时为日兵觉察即将其余四十八人排成长列，以铁棍自排头痛打至排尾，复由排尾痛打至排头，当场殴毙七名，余者皆重伤。约半月余潜逃者不幸复为俘虏，日人即令其余寒风[风]怒吼之下，全身裸露，以极粗铅丝紧缚手腕脚骨以马拖之于山岩间疾奔，终至肉裂骨散，惨呼绝命。

活祭

另一例更为惨绝人伦，骇人听闻之所谓“活祭”。

时在三十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傍晚，适为暮云四合，万家举炊之时，集中营忽来日兵数名，均持步枪刺刀，谓需调我壮士一百名佯请紧急工作，其时营中负责长官均似觉悟必有非常之凶兆，然亦无可奈何，只得由他带去，当夜阖营弟兄，辄相戒不敢安眠，次日不见面礼归为，知无善终，然不敢问，后来才知道敌将山本在沙乐门海峡为我盟邦海军击毙，敌将兵无气可泄？乃调此一百名我忠勇壮士，视为牺牲品，以作活祭。

阴谋

八月二十五日，日人乞降后两周，日人自知昔之施于人者，恐人即将

施之于己,乃突至营中,强迫解散,企图掩饰过去罪行,斯时集中士营勇士尚不知我国已经获光荣胜利,俟日人去后,由于营中杨代表与负责长官商谈后,认为日人此种子突变,显有阴谋,乃佯与敷衍,一面秘密召集全体壮士星夜开会向全体报告日人来营强迫解散经过,并称“日人这次出此下策必为我国军即将到来之象征,我辈茹苦数年,重见天日,希望全体官兵一本过去苦节精神,相约不要解散,听候中央命令”,继而由杨代表向日军当局申述,本营弟兄因家乡遥隔,允请暂住古昆卢寺,次日日兵即以卡车数辆全体载至古昆卢寺以迄今日。

集中营原有一行陆百余名,现存七百三十七名,其有病者,五十余名,因营养不良,且历年于黑暗中工作,同时更因远念家乡背人弹泪面遭失明者计十余名。遭敌人凶殴则成残废五名,老弱七八十人,最可感伤才则莫如十余瞎眼之壮士,闻长官命令立正时,其所持之竹竿,往往作为持枪之姿势,似犹有当年疆场效命的雄志,伤哉!八年磨难,壮士不再!这一笔账向谁去清算?介愿上海人以建筑胜利牌楼,吃V字餐跳胜利舞之余资拿来慰劳因民族战争而致残疾的我忠勇战士吧!

[正义出版社出版]

日寇在南京的兽行

邱振河 译

Manchester Guardian Weekly(二月十一日)

日本军事检查员阻止曼彻斯特导报驻沪通讯员发表日军在南京暴行的任何记载。他们说,他的记载是“言过其实”或“向壁虚造”。但是现在直接从南京得来的文件,足以详细暴露日人兽行的一般。

日军于十二月十三日进入南京,第二天便纵任五万士兵在充满中国难民的城中自由行动。日兵在城中到处随意胡闹,抢劫中国人的钱财,食物和衣服,破坏房屋,污辱妇女,杀伤抗拒他们要求的人,在外国教会主持之下收容于金陵大学校舍的数千难民,也不能免,即使收容所悬挂美国旗,也等于没有保护一样。日兵打破大门或爬越墙头,扯下美国旗,用刺刀威吓外人,国际难民救济委员会及金大当局屡次向日本大使馆提出抗议,也毫无结果。有一个很长的时间大使馆不肯相信报告的实情,到后来再也不能假装不知的时候(因为街道上充满死尸,从大使馆门前就可望见妇女被辱),则又承认大使亦无能为力。最初控制五万士兵的宪兵只有十七名,迟至十二月二十一日,国际难民区域委员会两个委员在城中坐汽车走了好几英里看不到一个宪兵。

下述详细情形,都是外人亲眼目睹的,他们的证据毫无置辩的余地,由此足见失陷以后南京的实际遭遇。

十二月十五日,日兵第三次冲入金大图书馆。他们在馆内强奸四个妇女,又劫去五个,其中二个被奸以后释回,三个从未回来。当时收容于馆内的难民共计一千五百名。

十二月十六日,三十余个妇女在金大农业经济研究所中被强奸,他们已经到这里来强奸多次,这次来的人数更多。同日晚间日兵又回到图书馆里在刺刀威胁之下要求钱、表和妇女。有几个妇女就在那里被强

奸，司閤者因为未曾预备好供兽兵蹂躏的女子，被打得头破血流。

十二月十七月明几名日兵冲入金大附中。一个吓得哭起来的孩子被刺刀刺死，另一个被刺重伤。八个妇女被强奸，日兵日夜爬进附中的墙头，结果难民都受惊成为遏斯迭里的亚病者，有三夜不能睡觉。

十二月二十一日，七个中国人从图书馆中被拉去做强迫劳动，虽然并无曾经当过兵的嫌疑。日兵又冲入金大医院，并欲强抢搬运病人的汽车，幸被一个美国人阻止，始未被抢去。

以上所述，不过是一连串暴行中几则不相关联的事件。抢劫行为始终未稍减，有时日兵往往逼着中国贫民挑携从他们那里夺来的东西。数千难民因为食物衣服和金钱全部被劫而冻馁。还有不知为了什么缘故，大队日兵在军官指挥之下有系统地焚烧贫民的草舍，使几千人无家可归。凡是收容难民的地方，便有日兵常川来“检查”，其目的实在攫取可供蹂躏的妇女。外人的居住也不能被免，日兵往往自由冲入。有个美国教士，深夜被一个带着刺刀的醉兵从床上拉起。

经过屡次抗议后，日本当局始允加以补救并恢复纪律。皇皇布告的确贴在城门上和墙头上，但被日本兵撕下。例如迟至十二月二十六日，还有日兵到金陵女子神学院来要食物，要衣服和要钱，而这个地方早已被蹂躏过多次。他们又强奸了七个妇女，其中有一个还只十二岁。同夜又有一群日兵来强奸了二十个妇女。经过许多次的光临以后，难民往往没有钱财和食物可给，于是就被日兵拷打，因为他们不能满足日兵的要求。

同日晚上——十二月二十六日——三个日兵乘着一辆汽车开到金陵大学的门口，宣布他们是奉命来“检查”的。他们不许司閤声张，带着他找到三个女子加以强奸，其中一个只有十一岁。强奸以后还把一个带回去。

这些事件不过是全部的一小部份，而且还是发生于情形比较好的地方，因为那里还有外人留着，和外人的“保护”。至于失陷以后全城恐怖和悲惨的整个情形，那就简直无法想像了。

〔“文摘战时旬刊”十六号〕

〔救亡日报社 民国二十七年四月三十日出版〕

七、《中日战争的回忆》

(1938年7月1日)

方秋苇 著

保卫我们的南京

(1938年1月28日)

目下东战场的军事，显然处于不利的形势。此种军事上的变化，并不是战局的结果；恰恰相反的，此种军事上的变化，正是从黑暗中走入黎明的必然过程。现在的战争，是序幕的开始，不是全局的结束。

敌人为了要在东战场取了胜利，急欲攻下上海，突破封锁，威胁[威胁]南京，当然这另有原因的。我们认为，东战场的战争，政治意义或国际意义，重于军事意义。也就是，东战场的胜败得失，并不能根本解决中日问题。现在，上海虽然陷落，苏嘉线及无锡吴兴虽然放弃，江阴要塞虽然失陷，南京虽已成敌人攻击目标，这决不能说南京已非常危险，南京已不能抵御敌人的进攻，我军在退至保卫南京的新阵线后，依然是抗拒敌人的进攻，依然是待机准备更大的歼灭战以迎击敌人，很难说敌人已获“大胜”，更难说敌人“速战速决”已告成功。现在我们正准备着强大的力量，发动伟大的南京保卫战，为历史创造最光明的一页！

敌人在我东战场的获胜，是她[它]在战术上急行军的胜利，是她[它]包围迂回的成功。因为要急行军来完成“势如破竹的攻击”，敌人就不得不消耗巨大的力量；因为要包围迂回来实验“不断歼灭战”，敌人就不得不用超越的炮火，造或无量的损失，现在，敌人正准备更大的迂回，鼓着勇气，骄傲地向南京进逼了。

敌人用包围迂回的战术来攻略南京,是沿着三条路线而来:一取京沪铁路线,攻南京正面;一循京杭国道,取溧水,句容,袭南京之背;一由长兴取广德,扑江南路线(宣城、芜湖)以大包围方式压迫我军作战略上的退却。这种战术虽非常厉害,但不能遭遇挫折:因为急行军一遭遇挫折,包围迂回一旦被截断,失去外线作战的功能,即有一蹶不振的危险。一九一四年欧战爆发之初,法国的处境正与今日我国相同。盖当时德国竭力利用急行军的优点,尽量调遣大军于西线,迅速扫荡巴黎,军部的时间表上限定六星期内务必完成这个“势如破竹的攻击”。诚如预料所及,不到一月,德军长驱直入了比利时,攻占了法国玛伦,距巴黎仅十五里,法政府迁至波尔多,而德国精锐的第一军更有消灭英军直薄巴黎的危险。当此千钧一发之际,法军总司令霞飞元帅决定在玛伦之南招集散亡的军队并阻德军的前进。玛伦第一次酣战一星期(一九一四年九月五日至十二日),法军开到两路援兵,乘德军急行军之瑕而击却之。从此巴黎之围解除,法兰西民族自卫战的光芒发扬于世界。

按德军攻击巴黎之失败,一方面是因东线参谋长鲁登道夫抽调玛伦的驻军一部调往东普鲁士(那里正受俄军的侵掠),他方面即因急行军的胜利养成了军队的骄气,一遇哀痛已极的法军,便疲敝[惫]不堪了。这次敌人攻略南京计划,其侵略路线全袭明嘉靖二十三年倭寇扰乱江南的路线;参加作战的军队有二十万人(海军陆战队四万六千余,步兵十四万,骑炮机械化兵种二万,飞机二百余架),如此实力不可谓不强!敌人的目的,是非攻下南京,夷我屈服,决不罢手的。

敌人想以“势如破竹的攻击”来直薄南京,其军事配备,系以丹阳、金坛、溧阳为据点,而以吴兴为浙、皖、苏三方境的联络点,成一垂直线。丹阳距溧阳正东直径为七十公里,金坛在丹阳正南三十四公里,溧阳又在金坛正南四十一公里,此线长亘七十五公里,较武进(常州)宜兴之线长出二十公里,距其所控制之太湖又远出三十余里,因此敌人为了控制太湖而收包围南京之效能,便决定其军事行动:

一、据吴兴作为浙皖苏三省边境联络点,一路北犯宜兴,一路西进泗安,沿天目山脉略取长兴广德,对南京实行大迂回战术。这一线是敌人的左翼,我们的右翼。

二、以丹阳溧阳两据点攫取金坛，由金坛天王寺出动，完成南京北面的中央突破，句容之争夺战，当在此一形势中求解释。若此计可售，宣城芜湖的大迂回即不费多大的力量，又可逃避汤水龙潭之险。

三、为配合此两条路线之进攻，敌人对镇江必施行包围，使镇江阵地突出，不得不作战略上之撤退。但无论如何，敌人仍要避免在汤水龙潭一带险要作战，不在南京作正面的战斗。

从此以观，可知丹阳、金坛、句容、溧阳、长兴广德诸县已成为南京的外廓。现在敌人略此外廓正向南京大进军，一面由金坛、溧阳袭南京之背，一面越天目山脉略广德，意围截断南京的归路，这几天来，我们右翼军事非常得手，广德这次的拉锯战，泗水长兴诸据点已夺回，正向吴兴包围中，这是南京保卫战中最荣誉的一页。

我们要求南京保卫战更大的发展：在战略上，我们目前一方面要稳左翼（镇江线），他方面则要加强右翼，反击敌人的左翼！按敌人的主力在左翼，我们要找寻敌人的主力而加以歼灭，才能保卫南京！

加强右翼，打击敌人的主力，在战术上我们须要以更大包围迂回的行径，去突破敌人的包围。具体言之，我们必须反攻，在敌人包围迂回未完成以前，施行突击，使敌人的急行军遭受疲敝的打击！

因此，我的结论：南京保卫战的开展，只要我们反攻，只要我们遂行更大的包围迂回，迫敌在南京外廓未联接前与之会战，将敌人各个击破，胜利当然是属于我们的了！（二十六年十二月二日作）

[建国出版社 民国二十七年七月一日出版]

八、《抗战第一年》(上册)

王叔明 编

南京之战

——中国的战争经验(1938年2月21日)

李孟达 译

日军的司令部在占领上海以后,立即开始进行夺取中国过去的首都——南京的战争。

为了夺取这一个城市,集中了七个步兵师团,大批的飞机与军舰,在一五〇公里长的战线上,由两个集团军开展了进攻。北部的集团军——共五师团——从扬子江以北,太湖、溧水以南作战。这一集团军的任务是从东方和东南方进攻,夺取南京。

南部的集团军——两师团及一步兵旅——有以下的任务。用一师团的兵力从南方向南京进攻,并与北部集团军的队伍一起夺取南京;推进到扬子江,深入到芜湖——太平区域;阻止中国军队从南京退出,并从南方保障北部集团军的动作。两个集团军在江阴、常州、湖州战线上,冲破了中国的阵地以后,就开展了一五〇公里的战线,继续进攻。

中国的司令部选择了镇江、句容、溧水、宁国一线为南京近郊的最后防卫线。打算在这一条线上比较长久的阻止日本军队的进攻。开展了广大的巩固过去首都的工作。分派了一个特殊的集团军负责守卫南京。从十二月五日起,指定防守南京的部队即已站定了阵地,防卫线通过的集团军负责守卫南京。从十二月五日起,指定防守南京的部队即已站定

了阵地,防御线通过了幕府山、紫金山、中山陵、雨花台三五公里半径的高地。

在城内建设了障碍物,在一八一二一公尺高与一二公尺厚的城墙上都凿了两排枪眼。铁城门的周围为了巩固起见都加上了沙包。在城门附近,城墙以内都用土筑成了战壕,附近的区域都封闭起来,在若干城门跟前并有坦克车作为流动的机关枪架。

日军的主力是从东方和东南方向南京城进攻。在右翼方面日军进攻镇江要塞不甚顺利。他们因为失去了海军的帮助,便不能击破中国守卫军的抵抗,镇江炮台上的三十生的大炮把日军阻止在很远的距离以外。

在扬子江北岸的中国军队利用野战炮反抗日本军舰,掩蔽的炮台与个别的大炮从事直接射击,打沉了四只日本船。因此日本的司令部便不得不动调一师人渡江肃清北岸的中国军队,藉此保证日本军舰继续前进,在中央及左翼,日军又进攻比较顺利。他们击退了中国的最后后卫军,便夺取了句容与溧水。

在南部集团军方面,日军一旅与广德的中国有力后卫军陷入了持久战。迨至日本生力军来到的时候,日军才告得手。中国军队退至宁国,而该旅日军亦转到水阳,在十二月五日经过短时战斗遂加以占领。

向宁国进攻的日军有两师团,前进的坦克军队于十二月六日夜间闯入城中,嗣后即由步兵占领。

十二月八日早晨,镇江又被日军一师团的兵力攻击,该师团因得新到重炮队之援助遂得占领城市。此时日本军队已进入南京防卫线的东部,紫金山与中山陵区域。日军的先锋团企图以袭击夺取工事,终被击退,且受很大的损失。后来赶到师团主力也不能挽救形势。组织完善的炮队与机关枪的防守火力造成了不可克服的障碍。经过三十六小时的战斗以后,仅在某一团的阵地上因夜袭的结果方才破坏了中国军队的防卫。

在这次冲破中,坦克车起了决定的作用,坦克车队在夜间以很大的速度冲到前边,从翼侧发挥火力,在许多地方(五〇公尺以外)顽强射击那些射击的据点。坦克车既为步兵开辟[辟]了道路,又深入防卫线并不

顾虑那些残留的射击据点,步兵跟着坦克车冲破了防御地带,其主力遂于十二月十日早晨进到城墙跟前。

从东南方进攻的日本师团,在青龙山区域出乎意料之外的遇到了有力的抵抗。他们以为抵抗将在南京城下,所以先锋团很久都逗留在一个地方,不能前进,经三天战斗的结果,这一师团从东南方迂回机动才得冲到城边。

左翼的一师团在南京东南十二公里的山地陷入了持久战,变成了第二梯队,所以没有参加城下的战斗。十二月十日早晨北部集团军的主力也赶到了南京城边。

南部集团军的日兵一旅利用水阳以北的湖水,以木船或汽艇转到扬子江,并在太平以南十四公里的地方登陆,而太平亦于十日正午为日军所占。夜间该旅在辽口镇(译音在太平以北)渡过扬子江以急行军向浦口前进,企图占领南京区域的渡口。

日本飞机听到中国军队将于十二月五日渡过扬子江,在两日内不断轰炸南京与芜湖一带的渡口。但是轰炸的结果是极端微小的;仅仅炸沉两艘一千吨排水量的船与几十只木船。在五天以内向南京抛了几千炸弹,城中多处起火。

日军开始攻城以后,其主要火力是以两师团兵力从南方与东南方向光华门与中华门进攻;敷助的火力向着武定门与水西门进攻,另外一师团从南方牵制中国军队,进攻中山门,太平门与和平门。

在预备进攻以前,有最猛烈的炮火,重炮的火力集中向各城门与城墙拐角射击。野战炮从五〇〇——一〇〇〇公尺以外直接瞄准向城门与城墙射击,空军在一天以内曾两度轰炸城堡,其主要努力在乎打击各要塞与炮队的阵地。

中国的炮队努力的还击。他们的有效的火力完全破坏了日军前线与其最近后方的联络,破坏了日军的军需正常的供给。

日本步兵进攻时,都是轻装,不带背囊。他们所带的只有食品(甜蕃薯)与子弹。

突击队的冲锋团于十二月九日早晨进抵光华门,遇到了最猛烈的炮火,因受巨大损失,不得不在城下休息。炮队整天向城门射击终不能替

步兵开僻[辟]一条过道。十二月十日晚间工兵在炮弹所穿的孔中放上炸药才破坏了城门,日军突入破口,于是开始短兵战,日军因受城墙上抛下的手榴[榴]弹打击仍不能闯入城中,经过流血的战斗,直至早晨,日军才完全占领属于光华门的区域。

南京纵队的先头部队亦于十二月十日下午三小时进抵中华门,占领阵地以后,等待主力之到来。迨主力来到以后,即开始进攻城门,中国军队直到十二月十二日夜间才放弃城门。这时日军包围的威吓已经很明显了,从光华门分散到城内的日本军队经过许多战斗,推进到市中心区。

忠勇的中国战士不管中华门与光华门之陷落,仍然继续防卫的战争。当时日军的指挥为了加强东区的阵地,又将抽出的炮队调到中山门,在十二月十二日傍晚中山门才被打破。但日军因为黑夜进攻,恐怕有埋伏,没有立即入城。深入派出的侦探报告中国军队已经退出,并发现在城门区域有地雷,因此日军带着很大的戒心才进了城。

日军一旅经过五十公里的急行军,于十二月十二日傍晚始到浦口,但因长途行军之疲困,已不能给渡江的华军以严重的打击。

原来形成的集团军并不能顺利的执行日本司令部的计划,在江阴、镇江区域出乎意外的受阻滞,以致要抽出两师团来肃清长江附近的障碍,这就削弱了北部集团军在争夺南京时的战斗力量,结果留下了北方的空隙使中国军队得以经过这个空隙退出。

南部集团军的力量又不甚强大,更不足以按时追到扬子江边,封闭东岸的一切中国军队。

海军也遇到了扬子江种种障碍与江北岸的中国野战炮的反抗,不能及时开到南京的渡口。

基本的目的——在扬子江包围和消灭中国军队并没有达到。因此日本报纸所纷纷描写的“巧妙的”包围。实际变成了直接的逐渐的将中国军队由已经形成的“口袋”中排挤出去。

当直接争夺南京,守城军队必须决定在完全包围之下战斗或者不战而弃城市的时候,那种包围中国军队的可能并没有实现,又重复了同样的错误。从南方进攻把中国军队由城内赶到渡口,空军的积极活动企图阻止中国军队渡江也没有达到目的。中国军队终于保存了自己的战斗

力，渡过了江。

自从苏州附近湖边窄狭的防御线被冲破以后，中国的司令部就已放弃坚守首都的志愿，这时就开始执行一个最严重而困难的任务——将扬子江以东战场上作战的，受技术上更强敌人打击的多数军队拖出来，藉此保存实力以便继续斗争。中国的司令部在执行此种任务时留下了有力的后卫军，以便阻滞日军，赚得时间，有计划的使大批军队渡过扬子江。中国的后卫军阻滞了日军的进展。假若中国军队能在几个防守的边境上，对于日军的个别纵队，施以积极的短时的打击，则其成功更大。

日本军队为了达到战略的目的，曾耗费很多的力量，他们的飞机非常紧张的活动，一面执行独立的任务，一面与陆军密切合作，曾经匆忙的不断的追逐退出的中国军队。日本司令部利用运河沟渠及湖泊的系统，广泛的采用迂回策略，他甚至不惜冒险调动一旅人到浦口，但是这一旅并未能完全执行所负的任务。

[李孟达译 自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一日苏联红星报]

南京敌军之残暴

字林西报

敌军占领南京后,横行无忌,其残暴行为,已为举世所周知,上海英文字林西报于本月二十一日发表社论,痛斥敌军兽行,兹特多译于次。

在中日战争期中(一八九四——[八]九五年,)日本须要决定中国是否有资格受欧洲战时法律的待遇。当时日本已经承认了一八八六年的日内瓦公约和一八八七年的巴黎宣言。然而中国对于这两件事都未曾参加,而且也没有注意到这公约和宣言里的规定。然而依照日本的法律顾问有贺和、高桥两教授的论述,日本对于中国的一切军队参加战事的和未参加战事的,不管中国对他们怎样施用野蛮手段,都仍然依据欧洲国际法来施行一切,并没有采取报复手段(见英国日用百科全书)。

在圣诞节那一天,本报(字林西报)曾提到日本军队占领南京以后所发生的恐怖状态。在当时我们都相信,军队的这种残暴行为,乃是暂时失却了统制的结果,也许是受了战事狂热所激起的欲望的影响。我们当时更希望可以迅速的恢复和平秩序,使留在南京的居民,从他们身受的苦痛中解放出来。甚至于有些人以为日本军队正为一九二七年的残暴行为,施行报复,然而如果他们真有施行报复的必要,那么他们所找的对象却错误了,因为一九二七年的事件,南京的居民并不能负丝毫责任,应当负责的乃是军队。我们现在已经晓得了,南京的残暴行为还在继续,甚至自南京陷落直到最近几天,仍然有强拉妇女,奸淫掳掠的事情,而且他们对于奸淫掳掠,竟会那样的勤快,不过这种精神,原来应当从事于更高尚的工作,无怪乎大多数人士都要对这件事情惊异了,好多中国民众都被刺刀刺伤了,更有些人毫无怜惜的被射杀了。据估计,已经有一万人遇难,在这些人之中,有的简直一点罪过也没有,他们简直并没有为国家打仗的力量,所有被沾[玷]污的妇女,其数目我们还不能知道,但是各方面的估计,总要自八千人到二万人之多。从十一岁的幼女一直到五十三岁的老妇,都成了日军暴力下的牺牲品。难民呢,他们所仅有的一点

钱也被抢去了,他们的衣服、被褥、饭食也都难免被掠一光,这一切的一切,在不到一星期前还都在继续着,在最初,因为武装警察能力不够,不能管理这些毫无秩序的军卒,到后来,武装警察的实力增加了,可是直到一星期以前,日本的兵士还是日以继夜的闯人民房,无法无天的过着奸淫的生活。

日本军队占领南京以后的几个星期里,他们的情形既然如此,若是拿这种情形和中、日战争时期他们那种正确的态度来对比一下,自然要发生一种疑问,就是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改变?在南京,中国人民并没有可以引起日本军人施行报复的野蛮行动。如果日本军队有施行报复手段的地方,那么他们在作战时若出之以合理的行动,其效果必宏,而吾人对日本军队之态度亦必大变。日本方面迭次向中国民众保证,说日本对中国民众毫无仇视之意,其一切行为,不过因国民政府对东亚和平毫无诚意,而且有危险,故予以惩罚,可是留在南京的二十五万不幸民众忍受了若干星期的恐怖,而且应当认作单独事件的,到现在已经发展成了一种习惯。在全世界的前面,摆着这样残酷的行为,我们还能够游疑吗?日本军队既然有那种良善的传统思想,而犯了这种罪过,还不够使人惊奇的吗?然而这是事实,已经证明了的事实,而且是很普遍的事实,并且无辜的,毫无妨害的中国民众,遭遇着最很[狠]毒的待遇,这些事实,全世界是一天比一天更明白了。南京虽然已经和世外隔绝,然而这个凄惨的故事,至终也会为举世所周知的。其中一大部份全世界已经知道了;其余的惨痛史实,也要成为以后若干世纪的读物,在这里,我们诚恳的建议,现在时限已然到了,负责当局应当即下决心,赶快终止这一切破坏的行动。

本报(字林西报)并不相信,而且从来也未尝相信过这一切的遭遇,是因为日本高级当局的故意而发生的。我们认为那些对于他们的职业具有高尚传统思想的人们,对于这些遭遇也一定和那头脑正直的人们一样,感觉深切的悲痛。但是日本当局诚有赶快终止其部下无秩序的军人,不要再污辱他们所穿着的军装了,日本当局虽然感觉沉痛,但是不能摆脱他们的责任。因为这种行动所丧失的生命,已然没有起死回生的方法,对于那些仅仅因为是妇女而毫无抵抗的能力的缘故所遭受的残酷的

行动,也已经无法补偿了,但是他们自己的荣誉,他们自己的人道主义,他们自己的理想,要求他们采用他们一切的力量,将本报(字林西报)直至最近所描写的一切,以及一切正在进行中的罪行,完全予以停止。一个军人对于毫无抵抗的人士,应当存有自尊的心理,否则他应当再受些训练,直到他明了了他的责任。关于此事,本报(字林西报)对于日本军队的军规,并不知悉,但是我们有把握可以猜想,这样一个有组织的军队,既然极重视自己的荣誉,对于以上所提及的严重的犯法罪行,当然有制裁的法律。这一点必须注意——全世界遇到这样不幸的消息,实在有成立一种印象的必要。世界舆论不应当继续受人嘲弄。各国对于日本及其政策虽有不能同意之处,但是如果对于日本仍稍存尊敬之意,此种敬重心理也一定不可避免的日趋淡薄了。而日本的友人——日本还没有完全失掉了她的友人——也只能希望南京的秩序能以赶快恢复,日本的军人也能恢复四十年前中、日战争时日本武士道的精神。

[大公报转]

陷后南京惨象

一记者

近有数人于本月五日由南京逃出,经过种种困难,始安抵武汉,记者往访,叩询敌军在京暴行及南京现状,承将敌军屠杀、纵火、掳掠、禁绝粮食,伪组织丑态,敌军政治军事布置以及市面各情见告,兹分志如次:

一、凶残屠杀

上年十二月十二日深夜,在火光冲天,杀声震地,我军于炮声隆隆之下,悲愤撤退,全城即陷入极端恐怖情形之中。留城市民境早已安全移入难民区内,惟未能及时撤退之一部兵士,前进既难,后退无路,军人爱国,杀敌心切,于是在十三日晨曦中,城内各处枪声大作,敌我巷战开始,冲锋肉搏,我孤军均作壮烈卫士之牺牲。当日下午,枪声渐稀,敌军大队入城,占据各机关,布置守卫,同时分派大批军队至各处按户严密搜索,我武装军队无论抵抗与否,一律遭受枪杀。自是日起,杀人恐怖,蔓延全城,嗣敌方声称,难民区内藏有武装军队,乃不顾国际信义,公然违反对国际救济委员会之诺言,冲入难民区内,按户搜查,凡貌似军人者,捆绑以去,十余日内,每日均有十余卡车,满载非武装人民向城外驶去,总计不下万人,惨遭屠杀,以后偶有市民在街中行走,或在房屋内发现,敌兵认为形迹可疑者,立时驱至新街口广场上,一律以机枪击毙,倘被捕市民,地近河池,则敌兵必推溺河内。曾忆一次有数人在河内起伏挣扎,敌认彼浮水图逃,乃一一以枪击毙,事后并枪挑人头,嬉笑街心,遇有野犬,则戏弄诱食,倘该犬勇犯追逐,即以刺刀刺死。敌兵如此凶残远道,实令人发指。将近一月中旬,敌兵屠杀暴行益见猖獗,用种种阴险诡计,谋害一般无辜百姓,初则布告市民,举行良民登记,倘有违背,即不准住于难民区内,于是每日均有万余市民,分别集合于金陵大学操场及新街口广场与山西路广场,争求登记,拥挤不堪。敌人于此时佯作善意,向民众演说称凡前充兵士者,请即退列两旁,以便分配职务,免与市民杂处,如有违犯,决予枪毙,因之每四五千人中,至少有四五百人被迫退出民众之

群。本人等亦一度前往参加登记,目睹当时敌人之自然神情,似非诡计,一般民众亦并不感恐慌。乃离开登记地点,约二十余分钟后,忽闻机枪声连作,可怜此成千万无辜市民竟惨遭毒手。敌人灭绝理性之残暴,于此可以想见。敌兵此种蛮横狂杀,国际救济委员会曾一再提出交涉,其后始略减少。但敌兵仍故意杀戮,每至一家,搜索不出少年妇女时,辄恼羞成怒,屠杀全家,哀号涕泣之声不绝,是以两阅月间,我市民被屠杀者约有八万人之多,迄至今日,其摧残毁灭暴行,尚我休止,留居南京市民之前途,实不堪设想。

二、纵火狂烧

首都沦陷,敌军于十三日进城,到处纵火狂烧。猛烈之巨火浓烟,日夜笼罩全城,恒一阅月之久,此空前大火,使全城居民无时不在惊骇恐怖中,其延烧区域,计有中华门、夫子庙、中华路、朱雀路、太平路、正中路、国府路、珠江路及陵园新村等地带,所有高大建设及商店房屋,均付一炬,断垣颓壁焦土无垠,凄惨情况,目不忍睹,回忆十数年来,政府之辛苦经营,艰难缔造,今不幸遭此浩劫,损失诚不可胜计,尤以陵园新村之焚毁,真令人痛心疾首,及至近日,实为洪、杨之役以来最大之火灾,其损失惨重,亦为我国史上空前痛心之纪录,敌人对吾如此摧残蹂躏,吾中华民族对此血债深仇,誓死必报。

三、奸淫妇女

难民区成立后,妇女移往避难者极多,国际救济委员会并僻金陵女子大学为妇女收容所,当时已住满七千余人,内部生活情形,较难民区稍为安全。敌军进城后,即按户搜查妇女,挟去奸淫,嗣复扩大暴行,每日至女收容所用大卡车将大批妇女载走,哭号震天,惨不忍闻,有时至深夜将一部份送回,但已遍体鳞伤矣。如是者数日,被其奸淫之妇女,约占半数,嗣经国际救济委员会竭力交涉结果,敌兵明目张胆之兽行,略见减少,但其毁灭人性之残暴程度,并未降低,于是不分昼夜,纷纷攀墙而入收容所,每见妇女,不论何地,即强行奸淫,因之求救与嬉笑之声,常达院外,盖收容所内无力抗拒,只有听诸禽兽摧残也。同时,尚有一部敌兵,至收容所外遍觅妇女奸淫,其卑劣手段,与万恶行为,更非吾人所能想像,国际委员会至此,又开僻[辟]金陵大学为妇女收容所,争往避难之妇

女极为拥挤,然而暴敌丑行,愈加凶猛。按其奸淫对象,为十二岁少女至七十岁老妇,如稍抗拒,即予枪毙,某次在山西路一院内,当一妇女被敌奸污时,其丈夫前往哀求释放,敌兵见而震怒,以刺刀将其刺死。此外敌兵虐待尸体之恶举,更层见迭出,某日,一被奸淫之裸体妇尸,僵卧雪地中。突为一日兵睹见,乃强迫我市民与之性交,该市民竟在抗拒之下,死于非命,而该尸体亦遭刺数刀,若是惨绝人寰之奇辱事件,日多一日,迄至本人离京日止,已约有一万妇女遭敌兵玷污。

四、掳掠一空

暴敌非第屠杀纵火奸淫,且复纵兵为盗,任意抢劫。当难民移避难民区时,曾将家门闭锁,嗣据目击者谈,各街巷门户业已开启,而室内物件已空,显然为敌军所抢掠,按自敌军进城后一个月内,每日有大批卡车满载器物向下关驰去,自系以轮船运走。并闻所有红木家俱,亦均搬运殆尽,较珍贵物品,更早被席卷去矣。难民区外财物既全抢尽,敌兵又借检查名义,闯入难民区内,翻查衣箱,当时区内难民恐慌异常,然一般赤手空掌[拳]之难民,对此暴举,又无法制止,敌兵检查时,每遇珍贵物品,即强行取走,旋更进一步检查衣装,因此每人所有钞票及财物,亦皆被夺无存,无抵抗难民遭此浩劫,而外人财产亦竟不免。当时曾有金陵大学外籍教授圣公会牧师等联合向敌军交涉,结果允先派兵士调查,但在检查时,敌兵对一切财物,馋涎欲滴,徒格于情面,未能公然抢劫。闻某次在一外侨房内检查时,突有一敌兵匿一小钮扣于怀内,某外人举而赠之,并讽之曰,此权作辛苦之报酬可耳,敌亦腼然受之。迨至最近,难在区内难民之香烟、烟嘴、手表、皮夹、电筒、日记、钢笔等等小形物品,亦尽被敌兵掳去,至于在街上遇有稍为整齐之衣装者,更不免遭杀身之祸。所以南京目前盗劫之风甚炽,所谓“皇军”军纪,无异于国际强盗也。

五、粮食恐慌

各难民最初移进难民区时,大多数均能自带米粮前往,故于最初数周内,食粮毫不成问题。至较贫困者,每日则前往粥厂领粥充饥。旋又有八千担米运到,定价每斗九角,每担九元,规定每人先买一斗,已存米者,暂停购置,故食粮供给情形甚为充裕乃近日因米粮来源困难,供给发生问题,后经与敌交涉,敌竟不准食物运入南京。南京难民国际救济委

员会所储食粮,仅敷数日之用,因难民区内难民至少尚有十五万人,每日需米一千包也。该委员会百般设法向南京、上海及其他各处采办食物,皆因敌方阻挠,未能成功,不宁唯是,敌方并禁止在难民区内出售或运送大米。敌方此举,显欲使该委会工作失去效用。现敌虽难许难民赴区外购米,但距售米地点甚远,往返极为困难。即一般略有资产者,前往购米,多半于途中被敌兵劫夺。敌人如此强暴,拒绝接济粮食,我京中难民势必坐以待毙。

六、伪会丑态

敌兵入据首都后,即进行组织伪组织,用种种卑劣手段,将自治委员会组成,任陶锡三为伪会会长,陶系南京人,为汤山陶卢浴池经理,并拥有相当资产。陶逆与齐燮元为知交,故此次极得敌人信赖,出而会伪组织会长。副会长为孙淑荣,亦系南京人,以略通日语,被敌人重用,该会现分总务、交际、交通、财政、调查、人事六科。会址设于首都警厅内。该伪组织唯一工作,在为敌人奴隶服务,如征工、运输、购办以及代觅妇女等丑恶工作,偶有不到之处,即遭敌兵严厉指责,陶、孙二逆乃罔知耻辱,甘之如饴,且更以卑劣行为,谄媚固宠,可谓毫无心肝。此外伪组织虽欲进行关于维持秩序及安定社会工作,但其所管辖区域,焦土一片,渺无人烟,实无何工作可谈。至秩序问题,敌兵之凶暴,亦决非其能力所可制止,故此伪组织实等于虚设。近为欲博敌人之欢心,曾于本年一月一日悬挂五色旗,然除增我耻辱与愤慨外,别无任何影响。

七、敌军布防

敌兵在京一切暴行,大致已如上述,但至一月二十六日,大部敌军曾开离南京,所余者当在京布置各种工事。同时在政治方面则强令难民迁回原住所,一月二十八日曾张贴布告,勒令二十五个收容所六万难民一律迁出难民区,否则即用武力驱逐。虽经国际委员会交涉,仍无结果,于是难民群议,先请老年人试令迁出,以观后情。然敌兵仍严厉令壮年同迁出,嗣经多数被迫迁出,但于晚间竟有大批妇女哭啼而返,因之益使一般人惶恐万分,不敢轻动,迄至近数日,情形略见好转,然亦不敢谓决已安全也。又敌因鉴于我军近日猛烈进攻,故于最近强迫大批壮丁,在城内外建筑工事,同时在国府、海军部、外交部、铁道部、军委会及各大建设

均驻有敌兵把守，各该地带均不准一般人近视。

八、市面情形

自敌军进城后之一月，全部南京沦入黑暗时代，难民区外火焰蔓延，焦土一片，抢劫横行，渺无人烟，难民区内屠杀奸淫，任意摧残，内外杀气重重，毫无半分市影；洎一月中旬，水电方面，经国际委会努力，略有恢复，但电话电报及邮运则仍毫无办法；至各种商店业已根本烧毁，现在敌于难民区上海路一带，创设小摊甚多，所售物品，大部由难民区外抢掠而来，但往购买者甚少；由上海老申报传南京市面转趋繁荣，实不值识者一笑；此外在难民区内挑担剃发者甚多，生意略见活跃，但此决非所谓商业也。再关于京沪通车事，亦极属滑稽。表面上敌当局布告安民，通知京沪于一月十三日通车，实际上中外人士前往乘车者均不获达到目的，则所谓通车，仅为敌人侵略之工具耳。在京数十万难民，精神肉体惨遭奇辱，但对前方战事，均极关切，初则不得已由老申报如悉一鳞半爪，然多荒谬无稽，现在多设法在外人家中静听中央广播，遇有抗战捷音，虽在水深火热之中，亦无不欢欣鼓舞也。

[大公报]

[长沙商务出版社 民国三十年出版]

九、《名城要塞陷落记》

(1938 年)

长江 等著

中山陵前血战追记

佚名

从本月六日起,剧烈的京郊之战,已经开始发生。京市情形,严肃而冷落,除了巡查队的铁甲车外,可说已经没有旁的汽车行走了。若果有,就有还有疏落的走兵灾的贫穷的市民,把自己担不起的行装,放在包车上,自己帮了车夫的忙,缓慢地推。有时也有一辆两辆的马车,曳着一堆人,在马路上匆匆地走过。京市情形严肃而冷落。

本日的晚上,炮声更加响亮而密接,这可以知道京郊之战是更逼进了,而且更剧烈了。七日早晨,从各方面调查探访所得消息,敌军有三十万左右,向南京的三方面蔓延而进。淳化地方,三个三角地带,成为敌军一部份集结的所在,而作为他们所倚重的左右翼。我们当即用了一部份的别动队,抄袭过去。此外敌军的左翼从樟桥铺沿着京沪线栖霞山,推向我总理陵墓的所在紫金山而来。中路是从句容推进汤山镇。从六日的上午到七日晚上,我们的军队调动很忙,城内的空气也十二分严重,一队队绑着黄色背章的敢死队,像衔枚似的一声不响的疾走而过。南京成为沉着而坚定的大城,如在地震中的山绕城中的人,——兵士,似已经早知此一座火山将要爆发,心情难免紧张,但绝无傍[徨]徨惊惶之意。

七日的深夜,城里城外的炮声无一刻的停歇,流弹在满天乱飞,随处可以看到,全城的民众,虽然沉着,但相信没有一个的血脉不在紧张跳动

之中。睡眠固然说不到,吃饭的心情恐怕也没有了,但是民众们每看看我们的军队走过时候,都肃然而立。他们知道兵士们的勇敢,又知道这新都的命运。他们尤其敬仰兵士们拿自己的血肉去争持新都,用自己的生命去博取民族的光荣。民众们因此都对他们发生异常的敬爱。

八日晨知道紫金山在敌机械化的整个师团的力量之下,被占据了。他们用他们自己兄弟的尸身,填满了我们的堑壕,而践踏着他们自己的骨肉,越过紫金山脚,渐而及于顶点,并向中山门推进。最初我们沉着不响,最后我们大发神威,城垣附近的大炮齐发,经四小时的剧烈攻守战,就是机械化的师团也惨败,于是他们又踏着他们自己的兄弟的尸身退了回去,我军出城追占紫金山的中段。

这一回的陵园附近的战争,除了炮兵的力量以外,我们两营敢死队都在总理陵前全体成仁了。当敌的机械化部队以巨炮为掩护,以坦克车十多辆为先导步队,像豹狼般要破我中山门的时候,形势非常危险。一排密炮攻击之后,我们发现城墙崩缺,而敌之坦克车锐进,端赖这两营敢死队飞前迎杀,平炮在城之缺口猛射,敢死队把自己看作手榴[榴]弹一般,不顾痛苦,与炸弹齐向机械敌阵投去。敌军发生惊惧迟疑,因以被我乘虚击退。

但结果这两营套了黄臂章的敢死队,是一个不留地被牺牲了。当然战争是一靠勇敢,二靠武器的。我们以勇敢击杀敌人,敌人的机械兵团亦因此而失利,则敌人损失之浩大,可想而知。

九日零时以还的战况,不知何故略为宽弛。所谓宽弛乃是比较的,实则亦甚厉害。飞机的轰炸和大炮巨响,并未有较久一点的停歇。记者因种种内在外在的重大原因,不能不即日离开此震动中的首都,到另一个地方去。遂于临行前的三小时,加入一个小集团,着随集团行动,离开震撼着的京畿以后,记者于第三天的白昼,得以酣睡了九个钟头。此非谓记者之身边小事足为天下读者告,欲使读者深悉者,为京中空气紧张,与近京地之带严重程度耳。比记者之苦者更有千万人也。

此次京畿之战,决为我暂别京畿之纪念。南京不是一个军事必守之区,是一般人所承认者。然而当局以三数万勇敢军士守此孤城,以御三十万敌兵,固守七天(即至叙稿时止)尚无放弃之意,则当局只想给敌人

以一点利害看，事至显明。我们的三数万雄兵，都是钢铁一般坚硬的敢死队。我以少数兵士守孤城以御敌兵，即所以告于天下：（一）南京非军事必争之地，（二）我军之英勇足以一敌百，（三）必要时在敌军以生命和弹药给与满足之代价时，即当放弃此地点，于必要时亦可调集后援军与敌争持若干时日，然南京驻军倘若较多，则无关的牺牲，至为容易。包围南京敌军，倘添军舰，冲破江阴之封锁线，直袭下关，则南京已成为孤岛，四面像被水围，所以南京驻军，既然全是敢死队，而后防援军，亦可隔江相应，续予补充。

“世界上没有绝对相同的一粒砂，”世界上亦无绝对相同的一座城。我们若果把马德里和南京比拟，则甚错误。故马德里如果失掉，西战就快结束；但南京倘如失掉，我们的战争更利于延长。南京终有放弃的一天，只看敌人所付的代价怎样。

[中山日报]

南京陷落以后

佚名

经过短促,但却是浴血的保卫战之后,中国的古代京都便被松井将军所指挥的日军占领了。

对于南京的总攻是十二月十一日的十点钟开始的。

京城三面都集中了有力的日本军,各种口径的大炮都开向这历代的古墙。海军和陆军的□□□的空战队升在天空。最后,并有几只军舰冲破了封锁线逼近这京城。

赤红炮弹的地狱之火烧淋着这城市,军队从事着狂飚。

中国军队不顾炮弹的吼声,飞机掷下炸弹的如雷的爆炸声,死亡的鬼哭神号,仍是顽强的,英勇的抵挡着敌人的攻击。

十二月十二日“朝日”记者写道:“十二月十二日夜,经过历史上空前的血战之后,占有南京的东城墙。”

十二月十三日上午六时两队日军夺得中山门,并在那里升起了太阳旗。

十三日日间战事转到京市的街上,“显着非常的残酷。”当日中午,经过流血的战斗之后,日本人占领了中山路上的国民政府。

在残酷的肉搏之后,又占领了中央军官学校。

几乎每一座房子,中国人都顽强的保卫,殉难在那房子的瓦砾堆中。据路透社说:为了保卫这城市,唐生智将军竟被称作“南京的疯子”。

留在南京的军队,虽然很坚强,并且顽强的保卫,但是十二月十三日的黄昏,在上海发出第一枪的整整经过了四个月的时候,日本旗飘摇在城市的中央区,这中国的故都,在瓦砾中,堆满保卫者的尸体的,被中国人和日本人的血洒遍了的故都便躺在胜利者的脚旁了。

据华人消息,市内有几个地方战斗还继续着,但这已经是最后的痉挛,最后的不必要的牺牲了。

南京陷落了。

以后怎么样，和平呢还是战争，——这几乎是每个人的急迫的问题。是由大炮沉默而让外交官说话呢还是大炮将继续说话。

各方面已经对这问题送来回答——战争要继续下去，蒋介石将军在致布鲁塞尔中国代表团的训令中便已经说——“中国主权一日被破坏，即一日不能谈和平。”

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也提出“中国一日不改变政策战争即继续一日”的决定。

日本国立银行行长 Youkky 表示：——“南京的取得不即是战争结束。只有在中国表示愿意和日本合作的时候，‘纠纷’才能算作终了。”

中国官方和非官方报纸都充满着继续抗战的号召。

大公报云：——“如果中国不愿做朝鲜第二的话，应当继续抗战下去。”

从双方负责人士和正式机关的一切声明中都很显明的吐出火的语句——继续战争。

可是我们从声明转到事实方面来看一下，中国能不能继续严重的抵抗并实行“一八一二年的俄人战略，”据一个英国报纸说，或者这将仅仅是外交的手腕，正如托洛次基在布列斯特世界面前所作的手腕相似——“既不和平，也不战争。”

据华方消息，留在南京作保卫战的仅仅是中国最良军队的一小部分。华军的主力集中在浙江，安徽的边境，和长江的北岸。此外，新军的武装和火药比在前次战役中作战过的中国最良军队还要现代。

南京，上海和北平失陷后，财政根据地转移到中央的省份，主要是在华南，对于这事已经采行了严重的措施。

“失了莫斯科，但没有失俄罗斯”——不错，这是那时有着皇帝的坚强的政权，但是在中国，中央政府在“纠纷”刚刚开始之前才集合了散漫的军队，在中国全土上巩固了政权。

这政权是否将坚强，现在南京陷落之后这政权能不能支配国家实际的力量？

在南京陷落之前所进行的政府从首都撤退的一事可以给我们做一个例证。

假使那时的撤退没有影响政权的坚强性，那末应当知道，南京的陷落且不会动摇这个政权。

我们知道许多个政府放弃首都的事实：法国政府放弃过巴黎，比利时政府曾退出过布鲁塞尔，还有塞尔维亚政府非但放弃了贝尔格拉特，并且随着军队退出过国境。

这些政府的政权分毫也没有动摇。

在上面所说的政府与青年的中国政府之间，当然是有着差别的，但是中国的爱国主义和她的民族觉悟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应当很信任的预断，中国政府的精神力量还保有着，严重的抗战还将继续。

至于日本呢，那末她[它]的决定也是用不着疑义的，在南京陷落之前南京战线的总司令松井将军便显明的说过了——战斗将继续下去。

关于这一点，帝国大本营的设立也说明着，还有，任命强硬坚决的末次信正大将代替马场做内务大臣更是一个非常的明证。

特别大使石井在伦敦表示：“南京陷落之后，日军不将追击蒋介石军队，因为这样会重蹈拿破仑在莫斯科惨败的覆辙。”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宣布：“石井的个人意见和日本政府没有关系。”

所以战事将仍旧挟着从前那样的顽强性继续下去。

因此，更因扬子江上英、美军舰的可悲事件，国际形势缓慢的进行着，但一定不是向转的方面，而是向恶化的方面进行着。现在的形势比纠纷开始时要严重得多了。

[译自俄文斯罗沃报][译报]

感慨过金陵

长 江

镇江登岸,想在南京看看再走汉口。镇江朋友们满腹忧郁地谈论着时事问题,对于上海前线的撤退,得到不安与恐怖的印象。他们单纯地看到各方面的军队一批批的上去,伤兵们一车一车的下来,十一月十四日那天客车已不能再通苏州,只能在常州止步。前方和接近前方的后方,见不到军队以外的政治动员工作,军事的真象民众不能知道,而官方消息又是那样一贯的没有变更,这样大家不但不相信报纸,而且总想像有多少可怕现象。这种浮动的心理,最容易让谣言产生和传播,谣言的内容通常是超过多少事实的实际程度。

抗战已经三月,所以我很想此时来看看抗战中枢首脑部的气象,我想像中一定是严肃热烈与紧张,因为这里是全国抗战机构的发电所,这里应该是充盈着热力,让在城外经过敌人们也要感到——这是一所神圣庄严壮气横溢的城堡。因为现在南京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继续存亡之所系,我们这一代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和子子孙孙是否作奴隶牛马,都要靠南京的领导来决定。

在时间限度之内,尽可能在南京看些前辈和朋友,出乎意料之外的是不少人为“苏州失守”的传说所惶惑,对于东战场的移动,除叹息怨惜于我艰难万状的抗战军队外,只有摇首悲观,了无活气。

在南京官场里尤其不应该有这种失败恐惧的感觉,政府人员应该比一般民众更了解这次战争的形势和他的性质,初期失败是不能免,亦不足奇的。如果政府官吏还妄想着中、日东战场的战争会在苏州上海间解决,而对于南京存着永久安乐窝的幻想,那就是不懂得中、日战争的性质,不配作抗战政府的组成员,免得因为自己的无知与慌张,影响了我们最高统帅的安定和动摇了社会的人心。

紧接着来的事实,是南京各重要机关向内地迁移。“迁都!”的严重事实压在每一个人的心上。“林主席走了!”“……迁重庆”“……迁长

沙!”“……迁武汉!”“某部长说:南京在一周以外就成问题!”“限各机关□日内迁出南京!”“东线军事不好!”……这些或真或假的消息,骚动了南京的官场。彼此见面只问“什么时候走”和“如何走法”,有的是江轮,有的是浦口搭火车,高等的到芜湖坐飞机,有私人汽车的,就奔江西跑长沙。

顿时南京的交通工具大忙而特忙起来,汽车租用一空,公家汽车和私人汽车一齐在街上紧张的跑着,马车从鼓楼到下关,涨价到五元,人力车跑得来没有休息机会,疲劳的身体对于很好的买卖,也摇头不愿接受了。

似乎敌人军队明天就要到南京,许多重要官吏先行“轻装就道”,吩咐些下级职员收拾公物,设法运往指定地点。每一个机关地仓卒装和运输,集南京如许多文武机关,同时动作,于是整个南京尽成了“搬家”世界,车水马龙的拼命向下关码头和江南车站集中。一般民众莫名其妙究竟,看到这种严重现象,听到些加甚其词的谣传,于是更亟亟不可终日,也不自主的逃奔,车票船票早已买不到,于是挤到车站码头再说。集结下关的逃难官民,为了等抢登太古公司长沙轮,冒着大雨预先乘无顶铁驳到江中专候终日者不下一千余人!实际苏常一带难民已在镇江将少数交通船舶挤满,过江能容旅客,已经有限。岸上候船者不计,甚至有江中露立候船至次日未能成行者。

我们主张对日抗战的人们,当然应该预料到有“迁都”的节目,“预料的迁都”不是失败,正是东战场第二期战争的开始,双方使用之兵力,战场面积和作战方法都进入新阶段,这时把南京“首都”的外衣脱去,使它以森严的军事堡垒资格而出现,这是完全正确的。这一节目的排开,是明白告诉日本军阀,从苏嘉路到南京,全是军事堡垒区,你准备几十万人来冲吧,我们凭藉南京四周的堡垒,准可以给日本来一次大会战。纵然日本打下了南京,也只是我们一个战场的得失,不是战争的终了,而是另一期战争的开场。所以迁都是保证长期抗战的便利,而不就是失败。

可叹的是若干政府官员,不了解迁都的正确意义,不了解最高统帅的决心,而认为是“逃亡”,丧失了宁静,丧失了理智,弄成动摇人心,遗笑

外人的现象。

下关各码头堆着千千万万的箱笼，没有秩序，没有区分，没有适当的管理这一部这一署通通挤在江岸上，公物固然有些，而其中最大部分，都是官吏私人的家具和行李，成包的箱柜不用说大小的悉搬，似乎还顾虑内地物质缺乏，铜床沙发亦在急运之例。许多人同声太息的是，各码头都有不少的桌椅澡盆梳妆台，天上不断的下雨，如山的什物都在露浴之中，保护得最好的是私人行李，而公物则听他们自己的造化。

所谓正确的迁都，是将领导抗战的中央政府向后方迁移。应迁的内容，主要的应该是：（一）物质。与技术职工有支持全国性的物质储藏，及重要的制造机器，及技术员工，此类物品应在政府决心迁移之时，先期秘密的运出南京不动声色。（二）图册。行政机关特别是财政经济外交机关工作上必须之图书典册，当顺次从容运出。（三）第三步始在有秩序有计划的交通布置中，将各机关人员分批运往指定地方。

因为我们今天抗战最缺乏的条件是物质，许多重要军用品和制造军用品机器，都是来自外国，海路被封锁后，补充更为艰难。我们英勇的将士，必须凭藉相当物质基础，始能打败敌人，完全信赖血肉以求胜利那是不可能的。所以那怕是一颗钉，一个弹壳，都是我们争取抗战胜利最重要的工具。我们要好好保持，把它转变为歼灭敌人的力量。我们现在只有抗战是高于一切，胜利高于一切，唯有抗战始能免于作日本军阀的奴隶牛马，而又唯有抗战达到胜利之后始能保持我们的自由与康乐。因此对于抗战有关的物质，我们应该看成自己的生命的一部分。假若抗战失败了，我们的沙发铜床搬到拉萨也安稳不了！

偌大一个迁都，大事，就是交通工具的管理上，也该有点秩序，有点办法，以供国民的范示。某天走某机关人多少，大致有多少物件，应该分配多少吨数的船，指定他在什么时间什么码头上船，把所有可用的船只和可用的码头通盘筹划一下。对于每一个应搬走的机关，事先和他的负责人接洽好，并不要他们事先都乱七八糟的堆到下关来，要到船都预备好了，然后在指定时间到指定地点，很速的把人物运到，即刻上船，上好就走。如此既不纷乱，船舶使用也可以经济。然而今天他

们不管有船无船,不管船大船小,首先把东西运到江边,往往两三天没有走了的。很多敌人对于我们迁都的消息,毫无问题的老早知道,设若不是这几天大雨,敌人很可能来几次空袭,试问码头上集中如许多的东西,如何得了!

船舶管理所把大小轮船扣了大批,商运完全停止,普通人民要走,只有搭外国船,而差船的分配并不能迅速而确定,各机关彼此还相互争执,又看机关主管力量的大小,命令也不统一。我们搭一只开汉口的商船,最初说不打差,后来说下部打差,上半部搭客。许多客人已经上船,又来了四个机关的代表争船不相下,最后还是维持半部打差的原义。正要上公物行李等,一会又被这个机关赶走到那个码头,一会又被那个机关赶得不能靠岸,我们逼得在江中无依无靠的停泊了半天。东耽误,西耽误,共耽误了三天才能动身。如果是有效的管理与支配,这只船动身的时候,应该是在到了汉口再返南京的途中了。

许多人民受了这次迁都的刺激,一部分青年官吏对于这种败北主义的表现,都引起了绝大的不安。他们怀疑抗战是否还有前途,他们恐惧中华民族是否还可以复兴。这全然是过虑的。这是政府的舆论动员不够,机械的新闻束缚政策,把报上只留了一些毫无内容的刻板新闻,大家每天都抢着看报,但是谁看了报也不肯相信,南京这样大的搬家事实,报上一个字不提,以为这样就瞒过了民众,免得动摇了人心,这无异偷铜铃恐怕被人听见而自己堵塞了耳腔,这种作法只有加强人民的恐慌,强化社会的不安。正当的办法,此时的新闻政策应当公开尽量讨论迁都问题,而且尽量说明战局的发展和敌我的形势,尤其要说明迁都的意义不是败退,而是安全的策动抗战的步骤。就是要在舆论上说服人民,并且指导人民的应付新事变的态度和方法,这样人心自可稳定,后方人心稳定,始可坚定前线的军心,南京安全的地方,已经如此慌张,那前线数十万的将士,不知将如何过活了。

上述不合理的事实,不足以说明抗战前途的悲观,不足以说明最高统帅抗战决心不够,更不足以说明中华民族将不会有辉煌的前途,这只是若干官吏表现了腐败与无能。为了抗战为了保障我们自己和子子孙孙不作奴隶牛马,我们要求刷新政治机构,要求舆论有批评政治腐败部

分的自由,我们要后方的政治机构能如前线将士一样,发出强大的支持抗战的力量。

[战地通信]

[战时出版社 一九三八年出版]

十、《逃遍了半个中国》

(1938 年)

杨振欧 等著

逃遍了半个中国

杨振欧 著

一、流浪的前奏

当我在上海一个女子中学里把教务结束暑假开始回去的时候，心中充满着愉快和安慰：因为可以度那近两个月的时间的幽静生活。真是做梦也想不到，有这么一回事的发生，——芦沟桥事件爆发，同时见报纸，上海的空气，亦很紧张，这时还在八月上旬，假使在八月二十日左右，沪上尚无任何变化的话，现在想来，我或者已到了上海，没有机会尝试那“逃生”的滋味。谁知在八月十三日的那清晨，上海战事勃起，京沪线因为行军关系，交通阻隔，来沪不果，只得仍旧居在乡间，家人咸谓：“幸沪事早发，否则你（称我）在上海，家中都要担忧了。”岂料尚有不幸之事在后呢。

在沪战初起时，上海的报纸转递到乡间，颇需时日，要想获得战事的迅速情报，无线电确是唯一而最好的工具。但在乡间没有交流电的供给，不得不用干电池来补充，干电因来源阻断，售价奇昂，虽则是价昂而品质不良，这也是无可如何的事情。据每天的报告：前方的战况极佳，经过了两个多月的激烈抵抗，日军终不得逞：后为某种关系，全线退出淞沪，当时我心中在计算着：像淞沪一隅，要经两个多月的抵抗，以战线延长，日军的进展，更感困难，乡间至少可以在本年内无战事，所以仍旧若

无其事的一天天的听无线电到[倒]也逍遥自在。十一月初,前线消息忽然沉寂起来,战事播音稀少,于是谣言四起,有谓已退到无锡者,有谓仍在南翔昆山一带激战中者,孰伪孰真,难于断定。直到十一月二十日和桥漕桥(宜锡宜常两公路之交点)两汽车站被轰炸后,于是乡村的居民都惶惶然计划迁避,视经济之多寡,而定避地之远近;且同时听到东坝(赴安徽之水道,除由长江航行外,是唯一的内河航线)一带,逃难船为之塞途,时有肖小抢劫的事情发生。至于长江线早被封锁,故要想由水路出省,似为事实上所不可能,如陆行则车辆早已改为军用,客车中断已久,出省无从,不得已而谋其次,乃决定迁往隔湖西(俗称西乡)暂避,从此流浪的生活便开始了。

二、离别了故乡

我家世居宜兴和桥西之七里,地名官庄。偏僻深处,民风淳厚,耕读为本,与人无争,历次内战均未波及,颇有世外桃源之概。惟东战场战事开始后,我政府本步步为营处处抵抗之决心,所以我乡亦掘有战壕,南对宜兴北抗常锡,东扼宜锡公路西临隔湖,一水遥隔,以资舆他处的军队,相互呼应,致该处亦为军事上之要点,故附近居民,在这种环境之下,亦早觉得迁地为良之必要。再加上和桥汽车站继漕桥而被炸,不数日后,我们的村前的岸边忽多了五六只民船,船上载满了平素过惯少爷小姐生活的人们,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度那难民的生活了。我仔细一看,原来都自归美桥,西施荡(距和桥西北有六七里之遥,与武进相衔接),开来,和我有亲戚关系,特来约我作伴同行,就在我家商定了地点,在这天晚上整理了几件衣服及食粮,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同一家老幼,坐上那预先雇定的船只,在万籁无声中,很凄然的离别了故乡!

翌晨,一行八九船,游龙似的向西乡进发,儿女年幼,在船上嬉戏如常,娇痴依旧,有时牵衣笑问:“爸爸我们何日回来?”我惟默默无言,只有那款乃声,激动那船底下的潺潺流水,一声声的推向前去。我回头看我们村间的烟树,也在细雾朦胧之中,渐向后移。我的心忽觉得沉重,忽然觉得空虚,呀,原来别有一股滋味在我身。正在这霎那,来了几架日机,那时各船都散开,在沿湖芦苇中暂避,待机远去,再向前进,到日落西山时,船都停泊在离武进县属东安镇西二三里的陈家头岸边。那里的居民

看见有这许多船开到时,都逃避一空,因为他们平常从来没有看见这许多船只在那里停泊,意想中好像有什么恶劣的事件发生似的,所以实行那三十六着,逃为上着的古谚了。后经我们的解释,他们都显疑惑的眼光凝视着,表示疑信参半的样子,后来渐渐的拖着笨重的脚步,回到他们各个的家中去了。我们见了这种情形都不禁哑然失笑了,但是一转念间,又想到:他们是家去了,我们的家呢?

三、东安镇一瞥

我们就此开始那飘泊生活。起初几天,除了吃睡以外,无所事事,很觉生活的无聊,因此就想要到东安镇去参观一下,一方面可以消磨无聊的时光,在另一方面想设法打听一些前方的真确消息。如果前线真的仍在南翔昆山一带,我们还可以回到老家去,何必都挤在船上,过那不折不扣的水面浮浪生活呢!为了这两种原因,就在第三天的下午和戚友二三人,作东安之游,踏着那曲折而不平正的土路,经过了两三个小村庄,前面一处处房舍栉比的所在,就映入眼帘。那面的房屋,不十分高大,并且还是平房居多,街成丁字形,带着乡村街镇的风味。可是镇上的人口比平时增加了三分之二,熙来攘往,拥挤不堪,大半是城市里逃来避难的。镇上所销售的货物,都是生活上所必需,食品尤居多数,但物价已比平时提高了不少。抗战时间,进货不易,虽也是一种原因,而大部份由于商人的渔利心重,有以致之。就是本地出产的鱼肉菜蔬,也增加了价格,大有求过于供之势,因此当地人之生活,以避难人的源源而来,也受了影响。可是他们也能生财有道,把家里不需要的房间,租给避难者,这样,他们就可以作生活程度提高的补助,所以差不多每家的门上或墙壁上贴着“内有余屋分租”或“吉屋召租”等字样,引起来往的人们的注意。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投机生意。虽则乡人们不懂什么叫投机。至于消息方面,上海的报纸,因为战事关系,当然无法输送,即城市里平时每日出版的小型报,因为城内居民为避免日机的轰炸,早就迁避一空,报纸没有生意,因此也就停刊,不过,东安镇上却会异想天开,据闻:镇上几个所谓“智[知]识份子”根据无线电发出的战事消息,用二十四开白报纸油印一份报纸,叫做××号外,每张售铜元四枚,沿街叫卖,一股人趋之若鹜,争购惟恐不及,所以生意异常兴隆,每天发行两三次,销数很为可观,所谓消息全

在于斯了。

记得十一月二十八日的号外上有这样的记载：二十七日崑山电：“太仓之敌陷入重围，我军士气异常奋勇，敌残部日内不难歼灭”云云。这样看来前方战事很好，但是这稍[消]息是否真确？这问题谁都不能回答。到现在仍为疑案。观察当地居民，一仍其安居乐业，充分显示着升平的气象，我只有默念着：“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四、挥泪作长征

到了十一月二十八日那一天，听说日军已由太湖西岸登陆，切断了我军在苏州无锡一带的后路，而直驱宜常，同那天的号外相对照，出入甚巨，不知道孰是孰非，总之，老家是去不得了，我就想到岸上去租几间房子暂住，总比较过那浮浪生活，要舒适得多。幸而这几天没有下雨，否则更加糟糕，连岸上都去不得，一天到晚，静坐在船中这，岂不等死？食于斯睡于斯，其他一切亦于斯，这种生活真难过，所以就在那天下午，到岸上去，离陈家头三里许有一乡名许家头，村庄并不大，房子勉强还可住，租了两间，说定三个月计洋十五元，若在平时，这种交通不便的地方，就是租上一年，都不要这许多钱。现在趁这非常时期，他们也为奇货可居了，同时房金要先付清，住与否都是要出钱的，如果住的期间要延长，则一切另议，就这样的口头契约订定后，仍旧回到了船上，把带来的东西，整理就绪，预备明日迁往，满以为在这千难万苦之中，找寻一点身体的安适；谁知又被意外的事实，打破我那已定的方针。

二十九日的午后，我就拿了什物搬上去，当时许家头的另一家有许多人在聚集着，好像是在商量一件什么事情似的，我为好奇心所动，也就挤进去一观究竟，首先看见的是我老友王君昆仲，他们也与我一样，同来避难，不过他俩在前三天走回去探听消息，我还不知道他们已经回来没有？现在在这里，一定是刚从家里来，在报告什么消息了，我就也在一旁，静候他的报告。据王君说：“新自和桥来，昨日（二十八日）上午十时日军已占领了和桥，当时秩序大乱，当场残杀同胞百余人，对于在壮丁年龄者无一幸免，我（王自称）还是从后街大路逃出，得免于难。”我们听了这惊人的报告，富有冲动的心房，反而沉寂下来了，其实每个人的脑海里，都在计划着怎样应付这大难的降临，当时这屋里充满着恐怖的空气，

好像残忍一幕,已映在眼前。经过了几分钟以后,又是议论纷纭起来,不过,青年似有极早避开这危险区域的必要,何必在那里等待种种无谓的牺牲呢?结果,我们一共十人(内中有两女性)算是一个逃难的小团体,他们身上都改换破旧的衣服,原因是在途步行,每人身上多少总要带一点路费,惟恐歹人抢劫,故化装穷苦模样,可免肖小的覬覦,到这时,也感觉到行路难了。我因时间匆促,事前没有准备,故仍穿了原来的衣服,在这一霎那,各个离别了父母、兄弟、妻子开始出发了。我的慈母含着眼泪发出抖声叮嘱:“振欧你在路上要小心谨慎!”我在答应时眼泪已不由自主的夺眶而出了,人间惨事,莫甚于生离,这真是至理名言!

五、日暮长安远

在下午三时,就从许家头向西出发,曲折迂回,走了五六里就到了宜兴县属之庄村镇,在长荡湖东岸,闻路人云:县政府现亦在该镇办公;询之果然。乃趋询县长,幸蒙出见,我等要求县长发给难民证,以求旅途上之便利,可免无谓之检查,他以县印不在身旁对,我等亦不强求,于是辞出,见大门前河岸边,有一小汽轮,已在升火待发模样,大约这是县长向后转的利器吧?我们再向西进,到金坛县属之水北镇,天已昏黑,承蒙当地士绅的招待,宿于该镇的某小学内。时至昏夜,辗转反侧,尚未入梦,忽闻炮声大作,门窗为之震动,我们都不敢再睡,疑日军已到了附近,和我军在激战状态中,不得不于深夜前进,惟希早日离开危险区域。时在下弦,月尚未升,幸有疏星三五,藉此可辨路径,行前进至冻渎浦,天色黎明,仍向前进,约在上午十时左右,看见对面有许多人,抚老携幼,形似难民,蹒跚而来,我们心中都莫明其妙,他们既是难民,何必自西而东,向火线上跑呢?为好奇心所驱使,于是询其所以,他们回答说:“薛埠一带,驻有重兵,交通断绝,同时对难民检查,甚为严厉,故不敢向彼处前进。”我们又问,“前面的军队是华军呢还是日军?”他们答:“是华军。”既是华军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就不顾一切,再向前行,到下午四五点钟,始到达薛埠镇,果见那里的军队很多,同时看出已自那里开拔的模样。我们本来打算就在那里住夜,原因是昨夜熬夜未睡,加之今天一天没有找到吃,沿途的人家,早已搬溜一空,出了钱也买不到,再加上我们平常的生活,虽不能算是养

尊处优,然而一天要走这许多路程,还是出世以来第一遭,基于上述种种原因,致我们的筋[精]力方面,已感觉到疲倦,很想休息的时候,作为来日继续跋涉的准备,但是事实方面,仍不能允许。我们正在预备休息的时候,军队里面有一个形似军官模样的对我们说:“这里不能停留,我们(指军队)接到命令已在撤退,后面已经没有掩护部队,同时还要将这里所有的桥梁完全炸毁,以阻止日军的前进,所以你们非特不能停留,并且还要赶往前面跑!”我们听了这个消息,好似晴天霹雳,不得不重振精神向前跑去,倥偬之中,竟走失了一双。

六、凄凉的句容

急急的飞向前去,不顾体力的不支,心力的疲弊,腹饥口渴,都无法解决,唯一的办法,只能饮那山涧里的流水,直到太阳早投入地平线之下,乌云布满着天空,暮气笼罩着大地,前面的路径,已不易辨清的时候,到了距天王寺不及三里的一个小村庄上,要想休息一下。我们正在对诉苦衷时,竟发现已走失了两入,(谈君和吴君)本想找寻,但我们都已疲倦不堪,谁都不能再走了。好在谈吴二君都非年幼,不至于因失散而不前进,说不定是在前面休息,我们明天早一些起行,还可以追到他俩,所以终于休息了。找到了一些食品充饥后,横下身体,便入睡乡。

一觉醒来,已是早晨三时,天还没有亮,为了要找寻两人的缘故,急忙唤醒了他们,在黑暗中前进,寒冷的西北风,正迎面吹来遍地的浓霜,两脚不停的踏着,好像置身于冰天雪地中。走到了天王寺,他两人的踪影全无,我们就略为休息片刻,或许他俩会从后面追来,仍可一同前进。

本来我们的计划,是预备向溧水越过茅山,到安徽省之当涂而至芜湖,再由芜湖趁船到汉口,不向公路行走,可免日机轰炸的危险。不过在天王寺休息的时候,听得人家说:“茅山的山路崎岖,不便行走,山上的盗匪很多,正因为近来逃难的人,都由那里经过,白昼拦路行劫,已是常事,有时连生命都发生危险,所以最好不走这条路为是。”我们听了这个消息,就临时改变路由,依公路直达南京,到了南京后,再想办法。我们这样的决定了以后,谈吴二君依旧没有到来,不能再等,就开始沿公路进行,但各个人的心中,都感觉到不安,惟恐日机要沿着汽车路轰炸。行行重行行,不觉已步入了句容城。句容县本是一个地瘠民困的地方,近年

来物产不丰,更形成民不聊生的现象,城内除了军队驻守外,老百姓已是很难见到,除非是经过的难民,各商店的大门,都在紧闭着,更显出凄凉景象。城郊一片油绿色的菜蔬,正在欣欣向荣,含笑迎人,微风吹过,茎叶摆动,不知道是欢迎我们呢,还是在盼望他们的主人归来享受?

七、空战的一幕

第三天的早晨,已到了汤山,该处的商业,还有相当的市面。我们略事休息,仍向前进,忽然看见路边的石碑,不由我“呀”的一声,狂叫起来。他们问我做什么?我就指那块石碑给他们看,他们的面上,也都露出了笑容,有的甚至不由自主的手舞脚踏;原来石碑上刻得明明白白,离南京还有三十六公里,好似发现了新大陆,我们的精神顿振百倍,又好像打了强心针似的,脚步也有力了,说话也有精神了,今天无论如何在下总可以赶到南京。到京后预备怎样?有到汉口的轮船最好,如果没有再预备怎样呢?这样那样的计划着,我们边说边走,不觉又走了五六公里,心中充满着愉快。南京一点点的在眼前呈露。正在谈得起劲的当儿,忽然听到轧轧的机声,来自天空,这一定是日机来轰炸了,这时公路上的军队,成千成万,像穿梭的来往着,他们若无其事的向着各个目的地前进,好似他们没有听到飞机的声音一样,但是我们可已受不了。即使日机不来轰炸,可是看见了公路上有许多军队来往,至少要用机关枪来扫射吧!到那时同归于尽,这又何必呢?见公路旁的里许,有一松林,很是茂盛,我们就立即跑过去,伏在里面。那时的机声,自远而近,没有多时,已在我们的上空直向前进,约有三十多架,机身上的太阳图形,隐约可见。我再在松林稀疏处,前面的上空看去,早有了二三十架,飞得很高,这恐怕是中国的空军,在那面严阵以待吧!果然不错,待日机飞过去时,华机即向着各个对手方追赶着,同时机关枪声拍!拍!拍!的不绝于耳,这便是空战开始了。上上下下,似蜻蜓之点水,高高低低,又好像逐浪的蛟龙。我低下头来向公路上望去,只见那军队,仍不断的往来着,我真佩服我们军队的勇敢,没有一些恐惧的心理,又使我惭愧了。忽然“轰”的一声,我的视线又转到天空,见有两架飞机各随着一缕白烟,自空堕下了。其中二十多架,则向四面飞去,其余的在天空盘旋着。我当时猜想,被击落两架,一定是日机。(到京后,见当日的晚报,示有击落日机两架的事实记

载。)如果被击落的是中国飞机,则日机势力完成他的任务——轰炸,然后回去。

这一幕雄伟的空战,真是叹为观止,但是在实地旁观的人,时而觉得欣慰,时而觉得恐惧,矛盾的心理变化,使我自己难以捉摸,难以推详。

空战闭幕后,我们仍向前进,越过了几座平山就行近了总理陵园,中山陵依稀在望,那面的房屋整齐而庄严,使人肃然起敬,但是陵园里的树木,受了寒霜的打击,已是凋残零落,又使人感觉到怅惘!直走到下午四时,太阳落在山头,乌鸦在天空中乱飞,似乎在寻找他的归宿的当儿,一别经年的南京,又在目前了。我们在中山门外,经过了守门警察检查后,都鱼贯似的进了城门,见那负有保卫南京责任的勇士们,都在积极的做那防御工事,军用汽车像风驰电掣般的来来往往。都显出工作紧张的样子。马路上除了军队不断的来往外,老百姓已是十无二三,那宫殿式的中国国民党监察委员会和中国国民党史编纂委员会的两座高大的洋房,很庄严的静悄悄的大门紧闭着站在路旁,那两旁的商店,差不多是十室九闭,一切的一切,都显示着空气紧张和凄凉。我回想去年(二十五年)的冬季,因事来京,那时商业的繁荣和政治的兴盛,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可是现在呢?整个的首都,已迁往重庆,此地剩余的,不过是一座空城,真是“不堪回首话当年”了。

我们因为已经实足的跑了三天,晚上又没有充分的睡眠时间来休息,白天又没有依时的三餐饱肚,所以到现在已是筋疲力尽,脚软不支,跨前一步,两只腿好似加重了千百斤,要想坐船到汉口,非要跑到下关去不可。那时要想叫车子来代步,可是一辆多找不到,在这进退两难的时候,问及路人,知道小火车还照常通行,不过时间没有一定,于是再鼓足勇气,勉强走到中正街车站,见那面都挤满了逃难的人群,等了一刻多钟,火车果然慢慢地来了。我们都争先恐后的挤上了车,但是车上黑越越的没有电灯,在黑暗中摸到了座位。刚坐定已[以]后,车辆已蠕蠕地前进,只见两旁的路灯,一盏盏的后移,经过了几个小站,就到了下关江边。

我下得车来,即招呼我们的一群,不要再有失散的事情发生,齐集后急忙寻休息的处所——旅馆,找了好几家,都说在前几天已停业了,后来

总算找到了交通旅馆,还照常营业,将房间问定后,账房告诉我:“这里的茶房,已有十分之九,离开此间,另谋生活,原因是在逃命,如有招待不周,要请特别原谅。”我们都在逃命中找到了地方,已是万幸,招待方面,也决不讲较了,账房去后,除了二三位往江边询问明天有没有开往汉口的轮船的消息外,其余都在预备睡觉。

八、江行浑如梦

我们正在预备睡觉的当儿,那探听轮船消息的几位回来了,报告说:“有一只英国轮船在明天清晨起碇,不过在今晚就要上船,如果迟了,恐怕因为人多挤不上。”我们听了这个消息,以为机会不好错过,所以唤账房来告诉他,今晚不能住在此间的原因,同时给他一些赏使,他道谢后,并祝我们一路顺风。

我们出了旅馆门,见那悬在空际的路灯射出惨淡的光辉,照耀着宽长的柏油路上,偶而有一二行人脚步和地面接触的声音外,其余的一切,都在静寂中。

走到了江干,见有四五千只大木箱,堆在码头旁边,脚夫不断的把那笨重的木箱运到船上去,那箱上面写明内政部三字才知道这只船是英商木古公司黄浦号,是行政院包定,专运内政部的古物到汉口的,规定不搭客,不过在这空气紧张的南京,战区里的难民源源而来,所以不得不破例了。船的舱口,因为要搬用古物,已禁止旅客上下,我们就从铁栏干上一个一个攀上去,不要说“官舱”“房舱”早已客满,就是没有遮蔽的船头上和甲板上,也都挤满了旅客,我们一行人,就在甲板上立了一夜,餐风宿露,今天是第一次尝试,为了要逃生,也只好将就些了,整夜未能合眼,此中苦况,非过来人难于明悉。

在三日的晨光曦微里,烟囱里发出了“呜”“呜”“呜”的声音,似乎是告诉我们:船要开了。没有多时,船身是在移了,岸边的房,一幢幢的渐向后退,水鸟三五成群的在江面上忽上忽下,好像是在前面引路。船开出南京后,几个水手,在船上来往的叫喊着:“要查票了,如果没有买票的,快到账房间里去补票。”搭客中多数尚未购票,为了要到账房里去补票,甲板上是必经之路,这一部份的旅客,真是挤得气都透不过来,经过了约有半小时的扰动,总算恢复了原来状态。

食的问题,到了下午三时,才能解决,因为搭客特别的多,厨房里来不及,不得不分次举行,我们在船上浑浑噩噩,好像也不觉得饥饿,就是迟一点,也没有多大关系。饭由船上供给,不另取费,小菜则由旅客自备,我们因时间匆促,未能在南京购备一些冷菜,厨房里一小碗咸菜要卖五角钱,小腐乳也要五分钱一块,其他比较好一些的菜的价格高贵,也可想而知了,他们说:“还要有面子的,才能买到,否则他们本来不卖的。”这种投机式的船役,希望他们赶快多做些这种没良心的生意,一旦这条水路封锁,到那时要做也无从做起了。

当天的傍晚,开到了芜湖,那面码头上成千成万的旅客,都在昂首渴望轮船早到岸边,但是这只船不知为什么原因,竟没有停泊,仍向前面行驶,这未免要使他们失望了。在第二天的下午,船停在九江,上岸的约有十分之一二,觉着轻松了许多,晚上也勉强得着睡眠的地方,到十二月五日的早晨,才把我们带到了目的地——汉口。

[战时出版社刊行 民国二十七年]

十一、《日寇燃犀录》

(1938年5月)

独立出版社 编

序言

这次的抗战是我们决定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也是东亚两大民族比较稟性优劣的最好机会。

在战争的初期，我们虽然暂时失了少数名都大邑，但每一次守御战役，我们忠勇的将士都充分的发挥了英勇壮烈的精神，而彪炳千秋的民族魂，遂为世界各国所共仰。反过来说，日本虽然侥幸获得了不少名都大邑，但是士气的衰颓，军纪的废弛[弛]，将卒的骄横而卑怯，却是不可掩饰的事实，尤其是在盘踞区域，奸淫掳掠，无所不为，更十足地表现了卑恶污劣的民族本质。

据外电所传，日寇在沦陷各区的暴行真是擢发难数，就南京一地来说，难民被杀的有十万人，妇女被奸淫的也有一万人；南京为国际观瞻所系，尚且如此，其他各地，可想而知。

在未沦陷区域，日寇的势力虽然及不到，不能猛施残暴，但是日机日舰，依然到处骚扰。日机轰炸各地，每以平民及非武装文化机关为对象，日舰的横行，也常常以烧杀渔船海岛为乐，酷无人性，真可切齿痛恨。

然而日寇此等行为结果，我方平民固然大受荼毒，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日寇此举，无异于自己拆穿文明的假面具，而暴露其狰狞兽形，既[即]使世界人士共相鄙弃，又使我热血同胞增强同仇敌忾之心，抗战到底之志。

日寇燃犀录的编纂为的是：一、要使世界人士认识日寇的真面目，知道寇军是如何卑怯无耻，残暴妄为；二、要使我中华同胞看了，有所警惕，不致再过那些荒唐浪漫，不知亡国惨痛的生活，像今日后方的一部份的同胞那样。

日寇燃犀录的内容可以分为两部，一部是叙述失地惨痛事迹的，一方面暴露敌人的残暴和骄妄，一方面详述被沦陷区域内同胞的苦痛；一部是转载日军俘虏自白，和日军士在阵中的日记，所以暴露敌人的卑怯畏死的心理。

因为要使本书较富有文学意味而提高读者兴趣，所以所选材料以较成篇章者为限，所有零碎新闻，片简断节都不选采，好在大致的暴行都如出一辙，不难举一反三，推想而知。

又要使本书的真实性增高，所以凡是传闻及不甚可信的记载，概不选取，又凡日寇的丑恶行为，非普遍情形，而尚不足以代表大部日寇行为，也不选录。然而即以可靠可信者而论，日寇的残暴已罄竹难书，而万死独不足蔽其辜。

更有许多真实可靠的材料，且富有文学兴味，但以篇幅有限，不能列入，这是要向读者告罪的。

最后，我们根据“优胜劣败”的原则，断定我们中华民族必然得到最后的胜利。

暴敌兽行世界彰闻

英伦销路最广之每日电讯报，于正月二十八日发表该报驻华访员关于暴敌在南京杭州一带残暴行为之详细报告，伸引南京外侨向南京日本大使馆之报告抗议文件，兹特译志于次：——恩源附志——

南京金陵大学教授和美国传教士对日本军队在京杭两地种种暴行，时向教会总部提出报告，并致函日本大使馆申述一切，由各报告及函件中，记者现始能全盘揭露京杭一带日本军队的暴行。所有报告，均描写大批残杀、奸淫和抢掠行为。据某传教士估计，南京被杀华人约达两万人，据谓尚有无数的妇人及幼女，惨被日军蹂躏。提出各种报告及投寄信件人士，均不愿以其姓名发表，但一切文件，均经记者亲自目睹。其完全真实性，则毫无疑义。日本当局对其军人毫不约束管理，各方群加责难。据称：即在日本大使馆职员之前，日本军人竟亦公然进行种种难以出口之罪行。

一、幼童中中七刀

某传教士于正月十一日自南京来函谓，某日与日本驻南京总领事同行，但见市街尸体狼藉。此为去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沦陷四星期后之事。该函续称：“某幼童因腹部受枪刺伤七处，于今晨死于医院中。余昨日在医院中见一妇人，曾被奸淫二十次，日兵于轮奸之后，并拟以枪刺割下该妇头颅，所幸仅重伤喉部。某尼姑前曾告余，谓某日若干日兵闯入庵中，杀死庵中尼师及其八龄女徒，并以枪刺伤另一十二龄之女徒。该尼姑本人腰部受枪伤，乃卧地伪死，为其他尸体所遮蔽，五日之后，始得侥幸逃脱云云。据本人所知，尚有一十二龄之幼女，遭受日兵不可饶恕的污辱。而金大某院长亦曾告余称：某幼女年仅十三，竟为日兵三人所轮奸。”

二、传教士受威胁

其他人士之报告，亦均系描述此种同样性质之暴行，不过其范围较为广泛而已。男子为保护其妻女而被刺死或枪杀者，已屡见不鲜。传教

士常申述于彼等心想加以干涉时，如何遭日兵手枪之威胁恫吓。

某美籍传教士于十二月十九日来函，谓常见大群华人为日兵押解枪杀，其情形异于杀牛宰羊。某次有华人约三百名，被驱于一池塘，立于冰冷水中，为日兵枪杀。该函继称：“另有大群华人被驱入一草棚中，日兵以机枪扫射，继之放火焚烧，棚中华人有未死于枪弹者，亦均葬身火窟矣。日兵复尽情抢掠。一切财产，无论为华人或外人所有，均已荡然无余。”

另一传教士之报告称：“昨夜见二女尼自余门前经过，拟穿过街市购买食物，竟为日兵所污辱。”另一传教士描述大群华人为日兵拘留，并且给以二十分钟之时间，如身携武器者，须自行缴出，日兵并担保谓自行缴出武器者，绝不危害其生命，但结果有二百人出头自承，竟全被枪杀矣。

三、向大使馆呼吁

金陵大学紧急救济委委美籍主席，十二月十四日致函日本南京大使馆，对于日兵将日本大使馆附近金大农场门前之美旗及美大使馆布告撕毁，并闯入校门，抢劫校内教员一事，提出质问。翌日，实行抢掠之日兵，复至金大农场，抢夺财物，并掳去妇女多人。

金大图书馆原住有难民一千五百人，其中妇女四人为日兵强奸。另有六人为日兵掳去，而只有三人返回。

该寄信人称：曾接到报告，谓当日晚间城内其他部份亦发生同样事件在一百起以上。函中续称：

“城中市民之恐怖已达极点，即外出购买食物，亦均存戒心，日兵迭次闯人民房，抢夺财物。余等今为日本陆军及日本帝国之荣誉计，为诸君自己妻女姊妹之幸福计，特向诸君呼吁，勿使市民再受日本军队之蹂躏。”

虽然，此种呼吁提出后，日兵之暴行仍继续不已，日本当局毫未予以制止。

四、日兵跃墙淫掠

十二月十五日金大紧急救济委会主席复来函报告，谓有大批日兵迭次前往金大农场，并有妇女三十人被奸污。

彼曾函告日本大使馆谓：“余对此事业经详细调查，已确知此言之无误。南京城内本区之情形实为凄惨。”

十二月十七日该主席再度致函日本大使馆：“在贵大使馆可清晰了[瞭]望之区域以及敝校附近地带，一切恐怖及野蛮行动仍在继续中。日兵于昨晚迭次来至敝校图书馆，图书馆现住难民甚多，而日兵则以枪刺恫吓，索要女人、金钱等物。敝校同事一人竟为刺刀刺伤。”

“在图书馆中，有多数妇女被日兵奸污，而日兵并将守夜人击伤，盖彼等未为日兵预备妇女也。敝校美籍同人多为日本军官所攒殴，而余本人则被某醉酒后之日兵强由床上拖曳以去。”

“敝校距贵大使馆甚近，故吾人不能明了此处何以至今尚不能恢复秩序。”

十二月十八日彼再致函日本大使馆：“因日本军队之暴乱横行，各地仍继续感觉苦痛与恐怖。敝校现已收容难民一万七千人，而各地情形愈趋恶化，难民仍更蜂拥而至。”

“然而金陵中校校舍中，昨晚有一惊悸之幼童，竟为日兵所刺死，另一幼童亦受重伤，生命极为危险，妇女八人被奸污，而日兵则无分日夜，跃过校墙，实行不法，敝校若干同人意欲加以阻止，莫不为日兵攒殴。”

“难民均患神经性的恐怖病。贵大使馆方面曾允派兵把守敝校校门，然并未实行。”

五、无家可归的难民

“日本军队已将市民之衣物被褥以及食物之类掠夺净尽，许多市民竟以饥寒交迫而痛苦致病。无论在大街小巷，均可见焦愁悲泣之男女，相互私语，谓凡日兵所到之处，则无论是谁，无论何家，均无所谓平安。”

“余此次修函，竟为日兵之检查所阻挠，而日兵之所谓检查，亦不过为挑选妇女而已。”

该主席于十二月二十一日致函日本大使馆职员福田称：“今日下午有妇人一，在贵大使馆入门处被奸污。今日下午当敝人往访阁下时，舍下已第四次被抢。”

“敝校其余七处楼舍今日同被掠夺。各处大火已使无数难民成为无家可归之流浪者。”

“余本人目睹日兵劫掠食物，而强迫华人运送其抢夺之贼物。日本军队复掠夺红十字会里伤站，当时余闻有呼救之声，当即前往查视。昨

晚在该处有三人被日兵强奸。”

十二月二十二日该主席报告称：“昨晚妇女圣经学校有妇女七人被日兵奸污。男子则被带走，大约已予枪杀。”

“日兵今晨复掠金大养蚕室，并将存酒掠去，某日兵向彼等行抢之难民放射三枪。”

六、可耻的紊乱

耶诞节日，该主席再报告称：在金大农场养蚕室一处被日兵奸污者，平均每日在十人以上。而抢掠行为继续不止，日本当局毫未予制止。十二月二十七日报告称：

“贵大使馆方面虽曾提供种种诺言，然可耻的紊乱仍在继续中。昨晚日兵闯入敝校校园，对女子三人施以强暴，而三女子中之一人，年仅十一，圣经学校方面有妇女七人，于日间受辱，其中有女子一人年仅十二岁，当日晚间复有妇女二十名遭遇同等命运。而该处之食物衣服金银等亦全部被劫。”

“此能谓为秩序？在恐怖时期两星期之后，仍有此种情形，实觉可耻。目前所需要者，已非仅日方之诺言矣。”

罗伯特费支博士曾亲自告记者称：日本军队在杭州实行有计划的挨户抢掠。该处亦有大批妇女横遭日兵之奸淫蹂躏云。

[录自大公报]

地狱中的南京

所谓宪兵只有十七人，而狗彘的“皇军”乃在五万人之上，所以只看见“皇军”而看不见宪兵。

小陶园方面倭寇平均每天跑去十次，每夜跑去六次要钱要女人。奸淫案件至少在二万件以上。

这大规模的惨绝人寰的屠杀焚烧奸污，才是历史上的创举。

以下内容略^①

[编者附识 录自新民族第一期]

^① 此文已收录，详见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大屠杀史料集③——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

虎口余生话兽行

多半是一堆血肉棉衣在一起模糊着。

一个敌兵拔出手枪，预备给我来个“临别纪念”。

自来水早坏了，可惜我们没有把水井都填住。

两个满脸横肉的“皇军”穿了女衣在对脸狞笑。

天哪！我真不晓得“皇军”还会用锥子！

以下内容略^①

^① 此文已收录，详见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大屠杀史料集③—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

紫金山下杀人竞赛

密勒氏评论报顷载最近东京日日新闻载有通讯一篇，题为“南京紫金山下”，述二日寇在我国，竟至以杀人多寡为竞赛。此两日寇，一名向雄，一名野田，相约以谁先杀死一百人为优胜。占南京后，两寇各执血迹殷然刀口已缺之刃，相见于紫金山下中山陵前，原文并载两寇之对话，名向雄者说：“我已杀死了一百零五人，足下成绩怎样呢？”野田答：“我杀了一百零六个！”两寇相顾大笑。野田以多杀一人获胜。然究竟谁先满一百人，无从决定，乃再约定，以杀满一百五十人为竞赛。该记者并扬扬得意加以按语云：此两“皇军”又将继续努力杀人矣！该报并将此两寇照片刊出，似语其国人，此即“皇军”之英雄！密勒氏报并称：日军嗜杀，外国教士皆可证明，当日寇进占南京时，未及逃出之我国难民，手无寸铁，皆为驱集一处，以机枪扫射而死，在日寇占据区域，除被迫搬运物件者外，殆无所谓俘虏，皆一律杀死，即中国军缴去武器，亦被杀死。难民区之着壮丁服者，亦皆指为兵士，而被整批枪杀，如此暴行，可谓惨绝人寰矣。

[申报一月二十五日]

[独立出版社 民国二十七年五月初版]

十二、《全面血战记》

(1938年3月)

战时出版社 编

首都重阳空战记

庆 安

竟夜的怒风把黝黑的阴霾扫个净尽，显现出明镜样的蔚蓝色的天空。这天是重阳佳节，在久雨初晴后，天高气爽，万里无云。这实在满足了他们——空军战士——的渴望。每个欢快而高兴的面容立刻呈现出来，他们在黎明时以极迅速时间就完毕了早餐，穿上飞行衣，赶往飞行场。他们虽在休息，但他们的坚决的意志，活跃的态度，毅勇的精神却都充分表现着。有的笑着说：“今天旧历重阳节，敌人会送礼来的。”话犹未了，敌机空袭警报果然便呜呜地拉起来，于是我们机场上螺旋桨的声音响了。霎时间，机声透入云霄，我们空军阵容，在天空的朝阳中摆布出来，像飞雁一行那么驰往天边，眼睛一转便看不见了。

果然，他们游猎到了苏州至江阴一带空际，发现敌机了。他们开足马力追上去。敌机是双座的水上侦察机，到了江阴上空，已是无法逃脱。我们空军英雄，个个都似几月未吃生肉的饿老虎一般，见了这样两只肥牛，那肯轻易放过；便分左右翼两面前进，把敌机夹在中间下空；飞到适当距离，便争先向他左右冲杀。英雄们的机关枪陆续扫射，敌机匆忙地接受不了，一架下趋向江面；我空军英雄中的一位，便追了下去，把他打下倒插入水中；另一架也受了伤着火燃烧了，带着一缕黑烟下坠大江。当我们的空军英雄欢快地回来时，在他们起飞前桌上倒的开水还是温

的。因为由警报开始到警报解除,只有半句[分]钟呢!

下午一时半,敌人大队的飞机确来送礼了。警报传出后半小时光景,我们空军英雄的一部,在云霄上离地一万公尺以上,迎上敌人的飞机。这次,敌人有九架轰炸机,六架驱逐机。敌轰炸机在驱逐机保护之下,向京中前进。我们几位耐不住杀气的空中英雄,迎至较近的当儿,便俯冲向敌人的轰炸机那边杀去。敌驱逐机接了上来。双方空中战斗由此展开,一会儿都冲散了。我们几位战士,便相互的追逐猎击物。不幸得很,我战士曹芳镇君处劣势[势]之下,受伤降落燕子矶江中,他光荣的战死了,他的精神将与江水长流。高志航战士把距离最近的敌机追击至两三百米突的距离,他才开始施放他准确的机关枪,大概子弹击中敌人腹部,这时敌人还很快的拉机上升翻圈,也许敌人就在上升的时候死了,因为这架死人的机器,老是上下不断地旋转。这时高志航倒弄得对敌机无法瞄[瞄]准开枪,只好在上空盘旋对敌监视,突然他得了一个射击机会,凑上几枪,敌机便向龙潭方面堕下去了。但当他急速地回头的时候,他又寻到他的猎物,追击的结果,又是结果了一架敌机。而他又转回来帮助陈有为君击走了另一架的敌机。正当他抽身追敌连续在敌机尾端上空射击的时候,敌驱逐机两架抄在他的后面,由他回顾发现敌机的时候,他赶快掉头上升,飞机一个翻身,便又追在敌机两架的后面了,敌机也很迅速上翻。双方正在冲杀,他突发现敌机增至三架,他受包围了,于是他施展其上拉斜面倒飞神技,敌机竟无法对其攻击。他上升到一块云里去,这时,刘粹刚战士也已在冲击敌机了,黄泮扬战士则十分勇敢地与敌机盘旋。在另一角,很轻松的将敌机击落。于是,他们游弋天空,继续搜索他们的猎击物。刘粹刚战士经久战之后,他觉得机上某一部钢丝好像被击断;当他降向机场时,忽然发现敌机一架正在紧追在后面,跟着他往下冲来,速度很快,愈下愈近。他自己的机器虽已减低航力了,但他觉得机器尚可操纵,便将油门关小,待敌机来至距离较短时,便以九十度直角小转弯[弯],突转迎向敌机,敌机颇灵敏,亦急速拉向上升,复欲控制刘战士飞机之后,而刘则随之上升相互追逐,忽得在其后侧一优越地位,即疾按其准确发射之机关枪,砰然一声,敌机汽缸被击中爆炸,便似一条大龙直拖向地面上堕。刘战士在空中回旋数匝,好像笑视他手下的牺牲

者，一场空前的恶斗也便结束了。

这一天战斗的结果，敌水上侦察机，被我击落两架，敌驱逐机被击落四架，还有受伤逃回的敌机，无法调查。我们的空军呢，没了一位好汉曹芳镇烈士，坏了两架飞机。

晚上，参战的英雄们和其他一部接班的好汉，把着酒盏：“今日旧历重阳佳节，敌人送六架礼物来，我们痛饮一杯！”答覆[复]的说：“好！再来一杯”！

[战时出版社出版 1938 年 3 月出版]

十三、《抗战与交通》(第六期)

(1938年6月1日)

交通部总务司 编

从南京到武汉

黄布衣

一、小引

为了贯彻长期抗战的决心,为了坚定复兴民族的信念,我们的中央,在南京频受日寇严重威协[胁]的下面,终于决定了迁都重庆的大计!中国国民党奠都甫十一年的南京,这时起,在名义上,实质上,都宣告暂时失去首都的价值了!

我们并不是畏敌苟安的后退,我们是要继续历史的生存,整齐了阵线,划一了步调,作有计划的再接再厉[厉]的准备!所以我敢说:在离京每一个人的理智上,是充满激昂情绪的!可是和伟大的南京一旦离别,在情感上多么引起精神上的留恋!多么感到心灵上的难受!

中央机关在政府整个迁移的计划下,一致向新都的重庆进发,我们的办公机关,自然也奉到中央同样的通知,开始要作同一步伐的前进!不过,铁道部所负的使命,是在管理全国的铁道交通,在抗战时期,尤其负着后方运输的重责!为了指挥统筹的便利,在重庆设立了部署以外,便有在后方交通和经济中心的武汉,设立办事处的必要;我们的方针确定了,便依照这目标做前进的准备!

二、挥泪离别大南京

我们得到迁移的消息,虽是突如其来,可是在抗战的过程中,早就想

像到南京在事实在上不能再作充分施政中心的！为了适合环境，集中力量，迁都，不过迟早的事实，这时仅仅实现了我们的理想，觉得平凡的一回事；所以大家的态度，都是镇静的。在开始移部的前夜，每一个人还不是在轰轰的敌机袭击下埋头工作吗？虽说是：“中国人畏难怕死”，在这一幕我们全铁道部同人表现的紧张情绪和大无畏的精神上，已可给上面话的一个有力的答复。

经过了部内高级长官一度的座谈，把迁移计划和步骤确定了，每一个机构单位，收到了一个书面通知，规定分批起程，水陆并进；走水道的，有长江轮在下关江心准备升火，走陆路的，由津浦路挂专车输送，临时指定了女职员，可随便坐船，男职员一律乘车，这也是许例外的体恤吧？我呢，名单内排定了第一批出发的，时间就是第二天的傍晚。

这样匆忙的要走，连我自己也想不到，可是“走”，不是简单的一件事，公私方面，多要等待你去收拾料理，何等的繁复？在短短的时间中，委实觉得太匆促了；凑趣的事情，接着发生，是两个多月不知下落的家人，这天忽然来了一封信，说是室家给炮火轰完了，从艰难困苦中，逃生到上海，食宿都发生严重问题，盼望救济！于是抽着午后一至二时的空，赶到新街口邮政储金局，电汇了一些手头仅有的钱；赶回办公室，急忙收拾公文物件，一霎时，时钟又在打着五点了！在平常，正是下班的时候，这天次长曾容浦先生要向同人训话，我们就鱼贯的进了礼堂，寥寥几句话，留了我们“最后一课”的印象！

第二天，总算把一切私人行装，也草草整理完毕，简单衣箱，收拾起来，累赘笨重的书籍物件，一齐丢掉，在下午五点钟，离开了我们巍峨大厦，一直雇车赴下关，一路上车水马龙，南京的民众，都在赋着离别曲，各自奔着前程了！到车站，经过一阵麻烦，才算把行李送到铁棚车上安置了，我们的一列专车上，已是人头拥挤，占领的成分，一半倒是同事们的太太小姐；我为了琐事的耽搁，挨到六点多钟，才从黑蜃蜃的空间里上了车，得到了一个三等厢的座位，这时车站和月台上，人声嘈杂，空气比较平常紧张，挨到八点半钟，我们的列车，才蠕蠕开动！整个南京的轮廓，就在这个风雨萧萧中，渐渐的模糊下去！

受了生活的鞭策，来到南京流浪的我，整整的寄托了十年，憧憬到十

年的逝水,宛似一个梦景!可是南京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她简直成了我的第二故乡,太值得留恋了!可恶的敌人,把我俩生生的分离拆散,太残忍啊!在我脑海里,永恒不能磨灭的,就是这凄然的一幕!日期,正是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七日的晚上。

三、离途京中

我们北上的专车,原定七时开驶的,为了由京沪线的下关站过江到浦口,跨着长江,要期待首都轮渡载送的;凑巧,那天是龙军部队到了浦口,急急往京沪线助战,前线是万分紧张,军情是千钧一发,我们只得先让兵车过江,因此耽延了一小时多才开出。可是,事前我们得到的通知,规定下午五点钟要一律上车的,大家多急急匆匆来不及晚餐,到了车上,才知并没有餐车设备,因为在军运客运紧张的状态下,和敌机轰炸残余的部分内免[勉]强凑合的,有了这种种特殊原因,饭食、电灯、水、一概没有;可怜的大批饥饿群,这时就发生恐慌了,幸亏事先谨慎小心的朋友们,带了一些些干粮——馍馍,这时竟做了大慈大悲的施主,珍品似的论交情分施一点,我也承 W, K, 两位友好的情,分到了两个馍馍,得这意外的赐予,终算暂时充实了饥肠,可是想到这次车要走几天几夜,我们的饥饿线,也要跟着延长,大家又默然丧气了!

轮渡过江,要把一列蜿蜒长蛇似的列车,折成几段,运上渡轮,到了浦口码头,还要重行衔接起来,所以极费时间;这样耽搁了几小时,到达津浦线的浦口站,已是夜午一点左右了,这时凄风苦雨,送上征程!踏上征途的我们,心灵上分外感到凄凉意味!车厢里一片漆黑,又好似象征着未来的前程!

我们另一部份的同事,先前误会了上车地点,大家携着笨重的行李,单独过江,赶到浦口站等候的,引颈期待,足有八个多钟点,这时终算发现了新大陆般的欣然上车了,可是在瑟缩的状态下,充分地表现出受尽雨打风吹的苦楚,引起在车厢里的同人不安!人类同情心,原是天赋的,不过野兽化的日本魔鬼,算是例外吧?!

忠勇饱满的四川军,在浦口月台展望着,他们在休息造饭,在悠闲地抽着长竹竿的旱烟,同时严肃地提起大刀,负着步枪,挺身站立,表现出不可侵犯的神情!他们是越山涉水的远征,开始到最前线杀敌,多么值

得钦敬！我很高兴的下车，和他们谈了几句话，知道是当天开到，也是转到京沪前线的。接着呜呜几声响，开车前进了！我们又和南京一衣带水的浦口告别了！这时的车厢，经过浦口站的一度整理，电灯，给水，渐渐解决了，可是我们疲乏的精神，就在这时候，闭上了倦眼，朦朦睡去。

四、朦胧中到达临淮关

长夜漫漫，风声雨声，隐约在耳鼓里继续演奏，车辆逢站傍靠，行程仿佛牛步，沿途兵车的南下，急若星火，我们又只得随时随地的让道；一夜朦胧身上微寒意，醒来已是次晨七时了。正过明光，临淮关在望而到达了；首先触入眼帘的，是一字式的土房，排列着，没有特殊点缀，想见这里地瘠民贫，民生疾苦的一般，风雨萧萧，不见人烟，格外显示着荒凉落寞的情景！临淮关原是滨[濒]临淮河而得名，是设关征税的一个要隘，顾名思义，就可想像到一个重要口岸。听说，以前淮南船舶，都在这里进出，税收很可观的，自从税关改移蚌埠后，市况就一落千丈了！大众空虚的饥肠，这时雷鸣似的奏起交响曲！幸亏逢站必靠的专车，到得临淮关，又停止前进了！善于投机的小贩叫喊声，使得每一个人的心房震荡！不约而同的一致下车觅食；在站台上满布的担子，是牛肉、百叶、粉丝、面条、菜包、十足的北方风味，大家饥不择食，争先恐后的尝试！平常享受都市生活的群众，谁愿意和平民化的食物接近呢？可是在这时间和空间里，无法制止的饥肠，给着眼前热气蒸腾的诱惑，就不由你讲着卫生了，很自然的化了极低代价的铜子，捧了一大堆食品，狼吞虎咽的吃喝起来，结果是饱暖满意了！在这儿使我开始认识的，买卖物品，要用着大铜子，和江南流行的币制，发现些微差别了！

五、风雨相送过徐州

津浦沿线的两旁，是一片平原，衬托着遥山近水，掩映出风景如画；人们多说“江南风物好”，我过去的信心，不禁有些浮动了！饱食睡足的同伴们，这时三三两两各自找着志同道合的朋友，在长途旅行的车上，开始小组的谈天，算是相互安慰一颗寂寞单调的心。有几位进一步的玩着扑克，嘻嘻哈哈的笑声，打破了沉沉的空气！在午后一点多钟，车过蚌埠，所见高楼巨厦，屋宇连云，表现出地方经济的繁荣，值得称为皖北大埠！他因为占着津浦线和淮水交点的优势，所以形成水陆冲衢，货物荟

萃的场合！但蚌埠至徐州段，接近陇济线的海州，靠近连云港，为敌机出没的所在；因此，这一带的敌机，极为猖獗，差不多每天低飞轰炸，铁路车辆，给他们炸毁不少了，我们眼看到著名的蓝钢车，炸得七横八倒，还搁在路旁边，所以行车到这里，有了相当的戒心！我们的领队 R 先生，临时通知了大众，说是听得警报，一致下车躲避，各人的面部，跟着浮起一层紧张的表情，心房里都在？？尤其太太小姐们，成了惊弓之鸟！

一路上的兵车，顺着津浦线整批南下，雨是这般大，我们英勇的战士，在无棚的货车鹄立着，或张起雨伞，或戴着箬帽御着雨，同时又掩护敌机的袭击，多披了青草树叶，听说是甘陕川滇的子弟，为国长征，受尽磨折，何等的可佩可敬！

符离集到了，买鸡的小贩，高声叫喊，看到又肥又美的鸡，馋涎欲滴，把一颗忧惧的心，暂时收拾起来，化了四毛钱，从窗户内换得一只鲜红洁嫩的肥鸡，喜孜孜的说“便宜”；活动广告的妙用，一霎眼，把鸡贩盘子里的肥鸡，顷刻买空了！我呢，索兴[性]在站上沾了几两白干，有鸡有酒的自斟自酌，一醉解千愁，不管他什么戒心和忧惧，好在敌机的来临，我在南京是看惯了的！

本来风和日丽的天气，准会碰到敌机光顾的，算是幸运，刚巧这天，得了风风雨雨的相送，一路平静无事，五点一刻，过了南宿州，七时正，安然到了铜山。铜山原是徐州府的中心，现在改为铜山县治了；楚汉时代，项羽就在这里建都，古今多认为苏北重镇，现已僻了商埠，到这里，差不多走尽江苏省境。可怪的津浦线，在徐州以南，夹一段皖境，人说省界是犬牙相错，这里得了事实上的证明。一会儿开车了，急急忙忙又上了车，不及进城参观，在车上遥望徐州，给我们的印象，是个伟大而古老的城市。

六、深深尝到了北国寒威

津浦陇海的交叉点，就在徐州，我们的行程，到这里，是要转道了，呜呜几声，就过轨到陇海道上；八时许鼓轮前进，行车的速率，突然增加，过砀山站，走入豫境，这时北风怒吼，大雪飞舞，车窗吹得格格作响，温度骤然低降，南北气候不同，一路上得到准确的试验；我人坐在车厢内，体冷如冰，我本南边人，初到北方，更觉酷冷难当，加着匆匆起程，身上还是一

袭秋衣,御寒力量,委实不够,只是打着寒噤!这一夜寒威的袭击,竟把全车的人,瑟缩发抖,蜷伏一团,大家苦喊着“冷”!这时温度,大概降到冰点?我虽有朦胧倦意,可是周围寒氛威胁,使你坐卧不宁,只好枯坐待旦,遍体寒凉如水,彷彿在冰窖?北地严寒,今天深切尝到!一夜苦况,在个人生命史上,真是不可磨灭的一页!

七、郑州在平安中度过

上午十时许,行抵开封,雪花停止,阳光涌现了!开封的古名,是汴梁,五代和北宋时,先后建都过,现在做了豫省省会,历史上的文物,和近代的建设,在国内都值得称道的。个人神往已久,听说到这里,有短时间的停留,欣然的跟着大众下车,作一肤浅的观察!可是时间限制,也不能进城,只得在车站附近巡视了一周,所见一片土房和小型店肆,一字式的迎着车站排列;故都的雄伟,和著名的建筑,若龙亭,琉璃塔等,一些儿看不到影子,无限失望。开封车站,候车的旅客还不少,见到客运的繁旺!不过时代化的青年男女,在这里很少见了!北方人的亢直浑朴,在他和她们的形态上,充分地能表现出来!

登车后,继续前进,一霎时经道中牟站,古城站,这两处,在后汉三国时,都有重要历史,现在已不为人所注意了,一路前行,平静无事,中午十二时,竟安然无恙,到了郑州。

郑州当陇海平汉两路的交点,为我中部的大商埠,商贾云集,人物辐辏,也形成全豫吐纳的重心,市容的繁盛,在中州要称首屈一指,我们的鱼贯下车,出乎意外的,承陇海路局盛意,派员到站招待,引导我们至豫顺楼午餐;几天来未进米粒,这一餐足够酒醉饭饱,苦中一乐,要深深感谢陇海路局美意!饭后,在市街上观光了一周,热闹的市容,靠近车站,马路宽广平坦,商店林立栉比,在个人的想像中,倒有点江南苏锡的风光!

汽笛一声,又和郑州告别!我们的行程,是转入了平汉线,这时起,我人将一路南行,离开危险境界,进到平安地带了!抑何幸运!

八、投入了武汉的怀里

折入平汉线后,气温跟着路程转变,越走越暖,我们由京出发,走津浦陇海两线,是由南北上,现在由北南下,返回到原来的方向,原是绕一

大圈子；上面我说过，南北气温高下的试验，在这里可以得到完满的证明了！

黄昏时分，经过许昌，黑魆魆的看不见什么，在暗淡无光的灯火下，惟见许多武装同志，密布在月台上，此外高悬着抗敌标语的布幅，迎风招展，倒引起人们深刻注意！这一晚，车厢里已设备了暖气，加着气候的转变，在车内竟融融如春！我人的旅途生活，两宵内甘苦差别，诚不可同日而语，苦尽甘来，沉沉入睡，酣然畅适，不知不觉又在车内过了一宵。

清晨，经过了信阳，慢慢的见到鸡公山，武胜关，孝感，一幕幕的来临，越走越近，潯口，湛家矶，江岸，都迎来送往了！我生平未亲近过的武汉，她底庐山真面，由遥远的影子，而显明，而伟大的展开了！她张了两臂，微笑迎人！钟报十二时有半，我们的列车，徐徐的驶进了大智门车站！雨节风奏的调子，又好似唱着祝福和欢迎的歌曲！我们一行，正在这风雨音调中，投进了大武汉的怀抱里！每个人应负的救亡复兴，和自力更生的责任，就以这时开始！！

[民国二十七年六月一日]

十四、《抗战与交通》(第十一期)

(1938年9月16日)

交通部总务司 编

首都留守事实记略

陈履夷

一、奉命留守之前

淞沪沦陷，首都告急。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奉前俞部长面谕，会同首都电话局黄主任工程师茹左君担任首都城防报话通信之全责，非奉军事长官之命令不得移转，奉令之下，凛于所负使命之艰重，急速按照下列步骤，努力筹备进行：(一) 征求最后留守员工，(二) 分批疏调其他非留守员工，(三) 准备三个月应用之材料，其余悉数运存后方，(四) 保留一部份机器维持工作，其余分批拆运，(五) 雇定大江民船，以备修线运料及最后输送员工之用，(六) 筹备三个月之米粮菜蔬供留守员工在围城时期内之生活，(七) 集中有无线报房，以便密切联络，(八) 迁移有无线报房至地下室以策安全，以上八端，在十一月底大致均已进行就绪，最后留守员工共计三十七人，国都迁移，未及兼旬，军政要电仍纷交京局接转，其调度之困难与应付之艰窘，实难以尽述，所幸全体留守同人，团结一致，无间昼夜，共维艰局；尤幸话局同人行动联络，步步一致，迨奉命组织“报话临时工程团”后，更趋密切，修线，运料，输送人员均各不分彼此，通力合作，本局留守人员得以顺利完成此艰巨之任务而毫无损失者，不得不归功于此种互助之力量。

二、城战下的电信交通

十二月四日以后,江阴镇江芜湖等地相继不守,敌军由大包围转而聚攻南京,炮声由隐而显,迫近城垣,封锁线在敌竭力破坏下岌岌可危,南京有整个被围之势。我军为运用战术计,凡城外所有村落乡镇均放火焚烧,日夜火光烛天,烟雾笼罩南京全市,城内桥梁破坏沿秦淮布置防线,预备作一街一巷之争夺战。上空敌机终日飞翔,不断掷弹轰炸,山摇地震,情景无异于火山爆烈,京局有线方面之主要路线如京芜,京镇,京浦三路干线,亦次第均阻,只剩一京浦线维持京浦,京铜,京汉最后通讯。无线电不受线路限制,也在和汉口日夜通报。这两报房,装置在两个山洞内,距离极近,地面上无法安心工作,所有留守员工,因为人少事繁,情势紧张,已不容有安息机会,大都是不分日夜努力工作。到十二月九日,敌人已攻抵城墙,大炮声振耳欲聋,枪声密如炊粥,大批敌机活跃于上空,乌乌作响,投弹如雨,城内黑烟四起,爆炸雷动。照当时情形,城防有随时不守之可能。入晚战事更急。敌人重炮环攻,选派敢死队扒城,已有若干敌人冲入,幸随即扑灭,此时电局奉警备司令部参谋长通知,迅速再度缩减最后留守员工,以愈少愈好。这已表示战事到了何种程度,奉到通知后,立将仍在留守努力维持工作之大批员工冒险撤送过江待命,城内只留最后留守者三十余人,咸抱为职牺牲之志,以维持此最后之神圣工作,饮食起居均在山洞之内,不但忙到整日夜无片刻休息,即一饭亦不得安然。所幸全体精神完全团结一致,只知矢志为公,不顾其他,工作时均互相抢夺,绝无懒惰推诿情事,亦不问外面消息如何,一意埋头苦干,同时间咸悉患难相共生死相同,其亲爱精诚,虽同胞手足亦不如也。十日,战事激烈如昨,敌人用各种方法攻城,均为我英勇战士抵住。城外炮火连天,日夜不休,尤以下游乌龙山要塞大炮,连珠般轰击,城内则炮弹纷落,敌机猛烈轰炸,伤害平民难以数计。电线屡阻屡修,有线电因之时通时阻,然有无线电相辅整个电信未致停顿。惟城围大火愈烧愈烈,下关一带为尤甚,电厂市电亦于是晚发生障碍停顿。十一日形势益紧,中华东门某处被敌机炸塌,光华门亦被敌坦克车冲入,而我军士奋力抵御,卒将进城敌军悉数歼灭,同人仍贯彻既定主张,不奉令不谋退,竭力撑持,以尽责任。笔者鉴于情势迫切,乃密电报告大部,旋奉俞前部长电

谕饬于万不得已时,最后留守员工可暂退难民区。以免无谓牺牲,惟同人等初志系与军部同进退,殊不甘退入难民区,以图苟安,坐待敌人凌辱。是晚下关火势蔓延益广,自鲜鱼巷以至海军码头,全被焚烧,所有京浦线下关电杆尽焚毁,有线通报遂致全阻。而无线电遭因市电中断电源全恃蓄电池供给,发生负荷过量现象,引擎发电机不断充电仍感不足。无线工作于是夜又一度停顿,至十二日上午始得恢复。是日尚拟设法借用电话地缆以恢复有线电,乃城防动摇,情势已非,至午后警军均纷纷由南向北拥退,长官公署下令派队堵截,致秩序大乱,笔者于四时由长官公署返抵局内正在设法投送前线紧要军事,乃闻司令长官公署已开始撤退,当以为不实,六时得公署通信课同志电话通知,嘱即整队至妙乡,集合再商办法。笔者至此始知已无法再行工作,乃知照各同人立即焚毁电底案件,破坏笨重机件,停止无线工作,并携带轻便机件如真空管电表话机等与全体员工于七时登备用卡车二辆拟遵照通知开往指定地点集中,詎抵中山北路因后退军与堵截军自相冲突,沿路互以机枪乱扫,死伤山积,且闻城门已闭,无法冲出,不得已始与全体同人另行觅路驶越若干道防御线,备经危险,始获退入难民区,事后始知即长官公署及警备司令部内之军官职员亦大部未能退出,沦陷入难民区内,为敌搜出枪杀者不少。

三、沦落难民区内之经历

难民区即南京之住宅区,包括中山路以西,汉中路以南,山西路以北之一段地方,当敌人西侵时,有久居南京之国际人士,不忍目睹无辜黎民受敌人惨酷屠宰,因以住宅区为范围,收纳难民,称为难民区,并组织国际委员会专司办理救济,难民事务,原以国际人道主义立场,以减少帝国主义者杀人之兽性为宗旨,退入该区之难民,最初亦以为难民区是外国人办理,就视同租界,于是无力逃难的完全避入难民区,以致区内地方到处满坑满谷,数达二十余万。岂知残暴敌人,并不顾国际舆论及信义,在南京陷落前后,到处奸杀焚掠,惨绝人寰,而以难民区内为尤甚,盖难民区内男女老幼麋集,区外根本无人存在。即外国人本身亦不免遭敌殴辱。笔者率全体员工退入难民区后,即蛰居于吴君住宅内,静候命运之支配,敌夺获南京,如疯如狂,青年男子均遭惨杀,妇女不分老幼咸遭污辱。屠城十日,同胞被害尸骸遍街,难以数计,其有幸而未遭残害者,则

金钱衣物悉被搜劫净尽。饥寒恐怖间接丧命，尤不能枚举，名为难民区，实即活地狱，笔者与各同人所在居处，适紧邻德人住宅，暴敌军对德人尚稍知敛迹，故虽经过数十次之搜查劫夺，衣物损失一空，然生命均得以保全。敌进城半月后，暴行始渐见收敛，但强奸杀人搜索，仍时有所闻，其军纪之败坏，可见一斑。敌人对电灯自来水电话电报等等亟图恢复，故不久电灯自来水员工即被搜着，强迫复工。报话两局同人深恐一旦被敌探悉，则非全体殉国，即为敌所用，遂不得不四散隐匿，以免麋集一处，人众招嫌。只能在暗中互相联络，遇有消息互相传达。笔者与茹左君迁居某西人教授家中，深居简出，凡一阅月，其他员工等或移居他处或留原宅者则颇多横遭拉夫及无故被毆等情事。及至汉奸成立所谓南京市自治委员会，即开始办理良民登记，登记时如敌人确认为良民者，即发给一纸安居证。否则立予处决，其未曾登记领取安居证者，一经发觉便即枪毙。全城人民为保全生命起见，不得不忍辱就范，某西人尝与笔者云，此系暂时失去政府之保障，而受辱如此，宜乎贵国军民上下一致团结，以灭此朝食也。

四、脱险之经过

报话两局同人在此暗无天日之生活线上挣扎，虽幸免于死，而度日如年，无时不想脱离险境。无如严警綦严，消息隔绝，虽国际委员会之西洋人士，亦不获自由离京之许可，直至本年一月下旬，敌人为进一步奴化工作，脱离国际人士耳目或干涉起见，乃强迫解散难民区，限令本年二月五日以前，必须迁回原来寓所，或由敌人支配之所谓分区所居住，否则以严峻方法处理。于是难民区与区外之界限，略呈活动现象，而难民之回乡者，亦均于是日起，得以出城，同人中有张君寓西门子洋行，得闻无线电广播报告，和县现在我军之手，而同时难民中有戚友甫由和县贩卖鸡肉间道来京，于是集议决分批冒险出走，计最初一行共十一人，于二月五日黎明冒大雪，徒步离难民区，经莫愁路出水西门、因天寒时早，敌人尚未出动，守城之敌军幸亦未加干预，一行先后均得混出城禁，此时胸襟为之一畅，而茫茫大地，不禁各起天涯沦落之感矣。是日宿沙洲圩某乡人家，入乡问道，咸曰汝等文弱书生，岂堪作此数千里之长征，况沿途敌骑侦索，行旅裹足，即山林剪径，亦不任汝等徜徉以赴也。惟余等因报国心

长,殊无暇顾虑及此。翌晨适有赴和县贩卖者数人,自愿担任响[向]导,乃结伴同行。买掉过江,舟抵西江口,有敌艇三艘自洲来,迳抵日舰。嗣余等上岸后,始悉敌艇系传令禁止渡江,而此后则一江之隔,如万里之遥矣。由两江口至桥林,凡二十里,沿途泥泞,冰雪甫经溶化,泥可没踝,同人中有不善行者,未及半程,已无法行动,而向导者催促前进,盖闻此处匪患甚炽,遇则无一能幸免者。午后得瘦骡二,以载疲者,进行稍速,夜抵张家集,次日抵和县。据县长云:城防风声甚紧,请君等翌日即行,否则中途或有阻碍,乃即电报告大部,请派车引接,而同人等仍继续步行推进,历时七日,行四百里,抵合肥城,承皖管理局匡局长派车相送,转道怀宁,以抵汉口。亲友相遇,恍同隔世。最后留守之首次抵汉者,时在二月十五日,计自沦陷难民区以至返抵汉口,历六十六天,其他留京人员,亦分批陆续冒险离京,均已先后抵汉。同人等此后仍当矢志为公,继续为工作而奋斗,以偿此民族无数之血债!

[民国二十七年九月十六日]

十五、《今日之南京》

(1938年11月25日)

白芜 著

序“今日之南京”

去年离开南京的时候，是一个阴雨的晚上，弟兄二人，提着最简单的行篋，真是一步一回头，恋着道旁的梧桐，恋着古老的城堞，恋着习惯了的一切可憎形态。终于不得不离开十年生息之所。迟早相信总有回去之一日，等到那一日的到来，南京的面目如何了？天啊！谁愿意去预测？谁又敢预测？

南京一天天的被毁灭，恶兽正在剥南京的皮革，吮南京的血髓，咀嚼南京的硬骨。“今日之南京”作整个的纪录，在南京晚报上刊登的时候，多少人天天找这一栏看，多少人心里最难过是看这一栏。这是一篇古今中外不曾有过的“大账”，白芜兄乃是脑清心细的会计师。瞧瞧恶兽欠下我们偌大的债款，我们将如何一笔一笔的索偿？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在历史上只算得小宗贷款了。

白芜兄记“今日之南京”，有时用血，有时用泪，有时用汗。读者一时心里惨痛，一时血脉僨[贲]张，一时精神畅适。抗战以来的文艺作品甚多，纪实的文字也不少，或者失于空洞，或者失于夸张，或者简直粗糙得不能入目；能有几本像“今日之南京”伤动读者的情怀？

书本伤动读者的情怀是一件事，读者将如何用这情怀紧张于收复南京之工作？“今日之南京”里有关于游击的纪[记]述，愿意这一点能给少壮的人们一种参考，其他，也不希望仅成为历史的纪录，而希望能作索偿

之根据。

读者自有巨目，我对此书也无须多作推荐语，我只能说：我很想念南京，读了此书，我更想念南京。我们本来痛恨恶兽，读了此书，我们更痛恨恶兽。

一九三八，十一，十八，张友鸾序于重庆。

前记

“今日之南京”终于付印了，照理，这里必须写一篇自序；写什么呢？说些“纸弹却敌”之类的大话，倘不自觉其颜厚，也不妨就以书生报国之道自己解嘲罢；而我又是一向不相信的：纸，真能成其为杀敌之弹，战争倒像是多事了。但现在印成了一本书，也就决不是好玩的意思。希望的是，有人看了，想一想：亡了国总不是人受的，把有些人的听天由命论打破，慷慨于做人非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不可，奴隶顺民断当不得，倘要活，就得跟敌人干一下子！

“今日之南京”在南京晚报上发表时，是听了许多人的报告，便平铺直叙的简单纪录下来，使人知道沦陷区是这样一个世界！既不想作为名山著作，也就并未想到运用技巧，修饰一番；至多是一个 Journalist 的写作，便连 Reportage 都算不得。每天到报纸需要发稿时拿起笔来写一节，一面意思是把故事先记下来，准备稍待从事创作之用，出版时也只匆匆的把前后次序稍稍重行排列一下，并未修饰或整理，但单就故事说是不坏的，有许多很动人，颇可作为短篇小说或剧本的题材，现在既印成一册，也就算是提供给抗战文学写作者们的一些材料，也许可使这粗枝大叶的故事，成为几篇细致雄奇的作品罢。

印书的起因是为了有些朋友看到，以为惟其没有用文学手法，没有簪花作态，咬文嚼字处也还少，也许看得懂的人更多一些：不必有文学鉴赏力的大家老百姓也可一看，于是揶着我印出来。这自然只能当作说明，不能作为文字粗拙平板的辩解。

还有一点须在序里一说的，那就是“今日之南京”采取的材料全部是失陷后敌人如何统治的南京，略去了城初破时的惨状，因为觉得敌人的焚杀之恶为人所共知，而指出其奴役我同胞，欲使我中国人世世受罪，鬻身，帮凶，而无怨的一面者，报纸尚不多见，但其酷毒却实百倍于屠杀焚掠。人间惨恫，宁有逾此，写了下来，倘于千百读者中，有几个感到今世何世？！奋起和敌人算账，则我写此书也不算浪费纸墨者矣。

附志

本书一共分九个段落，大致(A)是初失陷半年内的一般概况，(B)是失陷后至现在的各面的概况，(C)大抵是比较动人而可作为文学题材的自成一节的故事，(D)是热血志士不甘作奴隶者反抗仇敌的光辉史迹，(E)是我们勇烈神武的游击队的活动及使敌人丧魄的报道，(F)是无耻汉奸及渴慕作汉奸者的蠢动的情形，(G)是怎样逃出虎口的方式，(H)是文化遗产损失的一篇账，(I)是零碎的琐事由各个人报告而得者汇集以附。

因为实际并无系统，觉得不必机械的分类，故仍用原来报上刊载的标题，并未各加一个分类总题，也就不刊目次，而谨附志大概于此。

一具化过妆的血淋淋的艳尸

人间还有比自己祖国之都，自己钓游之地沦丧给暴戾的异族更惨恫的么？

在重庆，在每一个后方的“义民”们，尽管谧静地住了下来，谁不梦魂绕着家乡？倘是从南京跑了出来的人，则对于那“烟水之城”将以何种心情去苦想呢？在报上，在口头，关于沦都遭受着屠杀与淫掠，一切人间无可再惨的消息，已爆裂了每一个“义民”的心子，从家书，情报，更片段地知道了最近的魔爪下的神京是被粉饰成了一个艳尸。然而一切抽象的或具体的报告都不能获得他之全貌，今日之南京，究竟成何世界了呢？

从南京之沦到五月底，恰恰是半年，这半年，每一秒钟都是人间最辛酸的累积，几个从狼吻里漏了出来朋友，沸泪噙在闪出了血光的眼里，一个字一个字从颤唇中进了出来，我是以沉重的心听取，愤[贲]张着血脉移在纸上，将以拙劣之笔一地一物不厌详地报导给大家。那些被烧，被占的庐舍，那些地区，都为我们所观切，你在这里可能找出自家或自家戚友的房子？那些被标了几元几角出卖的铜床，电扇，皮袍乃至一几一壶，有没有你朝夕厮守，亲手摩娑[拏]过的呢？在这里，我们略去了初陷时兽爪蹂躏的宇宙间最丑态的事迹，那些已在报纸载得很多很详了；我们只报告一些大恐怖以后更惨痛的血史，我们的仇国如何统治，管理这沦都，我们生活在魔齿缝间的同胞过着怎样逼吃牛屎，不但不当人乃至不当我们是有感觉的生物的日子，汉奸们如何吸血：大批大批诱杀自己的同胞以讨仇人的欢心，同胞们怎么千辛万险地逃出他的刀尖下，勇烈的民间武力与游击队怎地使色厉内荏的敌人丧魄，以及他们在台儿庄大败之后如何运尸，同胞们怎么欢喜得暗暗地流着祝祷之泪！这些血史不都是你们所急欲知道的么？

谧静，恬逸到像另一国境的后方的市民们，看一看我们的南京罢！看一看为血的巨流所淹没而任魔群游泳着的南京罢！

煞气蕴在那些大建筑里

说南京在今日已成为一具艳尸，是不够的，必须说明，她是曾经殡仪馆化过装的惨尸。大恐怖之后，继之以麻醉，以宣抚班任之。于是血迹不□看见了，每口被屠数百名的塘已填复了，城外添了无数的万人坑，而呈现于眼前的却是那一派升平，繁荣。在城里，除了敌人军官及汉奸的抛弧型汽车驰骋之外，无数的慰安所（妓院）无数的酒排间，无数的咖啡馆，许许多多的戏园游艺场，麻醉，麻醉，麻醉，一面是镇住了被征来作炮灰的厌战情绪，一面是使中国人永远糊涂下去，忘去了踏在脚底下的同胞的血迹，死心蹋[塌]地当一辈子奴隶[隶]，奴才，一直到老到死。

可这又怎么掩得下去流露出来的阴森，恐怖呢？让我们在记录那些地方那些房子被侵占作慰安所游艺场日本商店鸦片馆之前，先抄一张驻军地点罢。让南京住过的朋友们像电影中的“复映”一样，想一想敌人是怎样在我们那些地方那些房子里磨刀擦枪，准备继续虐杀我们的族类。

敌军以在中央医院后富贵山为最多，其余的则在铁管巷四达里对面，新街口大陆银行，国货银行大楼内及对面均有大批。中山路司法院内有坦克车队，其余则驻新街口盐业银行内，浮桥纱帽巷口，丰富巷缪宏工营造厂，来富煤炭店后，奇望街上海银行，太平路大行宫口存心堂药店，国府路国民大会堂，（汽车队）财政部内，（宪兵总队）国府路实业部内。

煞气蕴在这些大建筑的风子里，但在每一个路过的失了魂的老百姓眼中是无所见的，恬静，平安，除了偶然透出了马嘶。但在游击队活跃之日，台儿庄惨败之日，那些房子里是不再掩得住他的仓皇了：军輜搬出搬进，汽车流水般出入，凌乱的铁器相击，皮鞋的脚步，从早到夜。在惨怖中，在咽下了酸泪中的同胞，是会绽出了苦笑的罢。

此外，十年来新贵们在掘了旧坟建设的新住宅区里盖起来的红砖，灰砖，各式各样的大小洋楼内，也是住满了敌军的。莫干路，宁海路，颐和隆，琅琊路一带的每一华厦，细软，名贵的陈设，是早与洋狗同在去年

十一月前以差船载到重庆香港等处来了。但有些沙发,铜床,地毯等笨重东西则也被敌人一汽车一汽车搬空。而在那些华夏的百叶窗口边,有时也斜坐着一两个兽军们擎了一双高跟鞋在摩娑[拏],谑浪。

敌人大宗军实是在下关热河路卫生事务所旧址内。

这些,都是明显的恐怖之窟,而实际吃人不吐骨的是特务机关,所在地是新街口交通银行内,更秘密的主要机关则在过去的地方法院内,戒备得很严,常常有敌人的高级军官来去。

憧憧来去的都是鬼影,有的是张了血吻,有的则做出了笑脸,而看在每一个没当汉奸的同胞眼里,却除了握紧了手掌,指爪几乎透穿手背,恐怖只有加强他的悲愤,软刀又何能泯去那些仇恨呢?

走私货搬进了海盗窟了

南京日本商店计所占为新街口蜀中饭店,万全酒家,(招牌福田馆)聚兴诚银行,国华瓷器号(丸田号)慎昌五首号(福田号)大行宫天宝斋纸店复兴米店内,土街口浣花川菜馆内(中山食堂),碑亭巷温泉浴室对面(佐藤号)太平路祥泰茶庄,(三星行)科巷口宝丰布店(紫金楼),大行宫东山中山路天昌米店内,华成烟公司,(大丸堆栈)太平路宏昌参店,(上海实业公司)浣花对面(日比野洋行)安乐酒店,华盛顿表行,美丽川菜馆等未烧尽的房子里。

寇军的慰安所,则在科巷内水巷洋屋内,及珠江路珠江饭店。

每一日本人开的商店都贴有一条:“自今日起对于支那人售予均以军用票为限”,但实际用国币(中中交农的)去买东西的,他们更乐于收受。有一次,一个日本商店收受了一个中国人的国币,被敌人的宪兵查觉了,立刻把这日本老板带到队部里去。

矗立于新街口,此之(原文如此,似应为“比之”)欧洲也无愧色的远东最华贵的建筑,有着最高声色享受的科学设备的新都戏院,被占改为东华剧场,映起夸耀“皇军”兽行的战事片来。

过去是走私货的大宗,海带,糖,人造丝,被每个株式会社整批整批地运来,陈列在上面所举的商店里。小偷式的商业,到今天已成为十足海盗的生意,日本商人的气焰当然不了[小]。在一个商品经济店门前挤满了无知的人在看热闹的,这日本商人出来并不驱逐,突然掏出手枪来,人们一哄而散,于是他却露出了兽齿呵呵大笑。

圣殿成为兽圉了——夫子庙的现况

“行都”重庆今年祭孔，煊兮赫兮，威仪三千，举行在夔学大成殿里，由汪孔诸先生主祭。我们不禁想起了曲阜的孔林，首都的圣庙。

首都的圣殿是被敌人的炸弹和炮弹毁了的，至圣先师的牌位埋在大成殿的瓦砾里了。述者曾去一看，只剩下倾圮在殿边的几间房子。殿右的市场是全都焚毁了，现在则搭了芦席棚作买卖，串来串去的都是敌兵。做生意的捏着一把汗，陪着笑脸，面无人色的应付着。

流在圣殿之外的秦淮河是呈着恶性的臭，自然是尸气，没有一只船。文德桥是坍了半边。

这作为“本色南京”之精华的大街是烧得差不多了。而首都大戏院却如灵光鲁殿，岿然独存，里面唱着京戏，看客多半是敌兵，由一个不见经传的伶人李月华挂着第一块牌子取宠敌人。

小公园成为刑场了，有不顺眼的同胞，便送到那里去杀，作为南京许多屠场之一。

敌人天天嚷着“王道”，嗾使傀儡祭孔读经，意思是以歪曲了的因袭的服从道德律为统治被征服者的方法，但事实的表现，他却是在毁坏圣庙，使东方大哲人蒙着最大的污辱。

夫子庙虽然摧毁了，在断垣颓壁间也还有歌场在那里夜夜笙歌，四明楼，群乐都已恢复清唱，群乐仍由夫子庙名人马老板主持，而以一名谢春楼者唱“大轴”。东关头丁官营依然是歌女居住区，所不同的只是过去须得偷偷地在酒馆里唤她们来，现在则公开的可以叫来弹唱，除了心已死的人还在她们身上找麻醉外，更多一些唇蓄小髭的敌人兵官来玩，而无论你多大的伪官在玩歌女，一遇到了日本兵来，没得说，就得乖乖的躲开让他。

这些焦土里可有你熟悉的房子？

占据之外，还有烧，你不是很关切那些房子被烧了吗？举记忆中所及，杂述于下：

首都顶新，顶蒋介石的衙门底交通部是在我们退出时自己放火烧了的，但煤油量不够，而建筑上的防火设备也太好了，自然并没有烧毁无遗。中正路大华电影院的内部是烧完了的。中央商场烧了，过来点的南京人报馆还无恙，白下路中国银行大行宫中国银行都烧了，中华路的房子烧去了百分之七十，青年会新泰恒都完了，太平路则烧去了百分之九十，城南夫子庙一带烧了也不少，大世界是被炸之后又焚毁了的。寄托着南京土著之精神的奇芳阁也烧了，而在重庆则又有奇芳阁开了起来。

浴堂，天乐池中华池三新池却还开着。

下关燹余只剩千分之一二

南京城里在大劫后的燹余是大致如此，而在下关，却只剩下千分之一二的房子了。

七月初，有一位从浦口过江进城的老者，经过下关，则连颓垣残瓦也不多了，一眼看过去，是无边的荒凉。经过寇军指定的一条街道走向火车站，已不能辨认原来是何路名，而他却是最熟习于下关的。除了下关京沪车站尚巍然独存，其余都烧了，码头也烧得一个不剩。

自浦口渡江，敌人备有小船，每次限登三人，盘诘得是那么严。一个五十二岁的人在通过证上填的是五十五岁，与口里所答不符，便难于通过，送到寇军部讯办去了，是怎样的酷刑拷问呢？自然不得而知。

过了江来，还得照样的盘问一次，一不对，就送命，送命几乎是必然，通过倒是运气。

从下关到大行宫，有两辆公共汽车对开，每次两角钱，以中国女人任售票，这些女汉奸能说中国国语，也能说日本话，用以伏侍敌人，大抵都由东北调来。汽车，是由寇军“宣抚班”办的。

人力车只剩了百十辆，最初，还多一些，在秩序未复以前，人力车夫为了生计不能不拉车，然而又怕拉差，于是把车轮的橡皮去了，只剩下铁环在马路上巷子里滚，慢得很，寇军自然不拉去作运输工具了，于是幸存，不久之后，已不复见。

小火车仍然照常通行，从下关到城里，马车一辆也没有，马是被吃完了的。

汽车已被掠尽。而在南京的欧美侨民所乘的，也时时被窃，一位外交官应寇军之请赴宴，宴毕出来，汽车已被寇军开到不知那[哪]里去了。

车，多了一样，那就是寇军的坦克车，常常可以看见在柏油路上慢慢辗过，在难胞们的心上辗过。

多少女同胞的灵魂在受寸剜

敌人对于占领我们地方的步骤，几乎是一贯的，第一步是屠杀，焚掠，奸淫，第二步是麻醉。现在，已到用着第二步的方式了，麻醉的方法有二，一是毒化，一是荒淫。遍地都是贩毒的商店，从津浦运来的热河土，大连运来的红土，每两十二元，海洛英每两四百元，“让每个支那人都成为瘾者，每个支那人都在昏溃中忘去了他的仇与国籍[籍]吧”！然而中国人烧成了灰还是中国人，谁忘得了这眼前的血海冤仇？谁忘得了自己的生命是捏在恶鬼的掌心？

荒淫伴着的是无耻，只有汉奸才肯藉了机会蹂躏自己的女同胞，每个有心肝的人在自己不知道那天死之日，还肯在同类身上找到发泄？

然而慰安所是非常多的。汉奸利用流民之多，无依的女孩子之多，强迫收容了来卖淫。有一个流氓汉奸乔月琴主办了几个慰安所，自任总主任，另以一唐少霖任副主任，在铁管巷四达里设有“上军南部慰安所”，在山西路口设有“上军北部慰安所”。在夫子庙海洞春内设有人民慰安所。这些女同胞逐日受到无数次的凌辱，日日寸桀其灵魂。

秦淮河是溢着尸臭了，后湖则仍然是一湖荷香，自然天地是那么麻木不仁的。乔月琴在那里备了游艇，让寇军带了女人游湖。请闭目想一想吧：在月黑风高之夜，那些醉了的兽军，露出了兽齿，拥着我们的女同胞在湖面扁舟上，这是多煎心的人间丑绘！

许多料理店，中国饮食店都有女招待，多数却是夫子庙歌女未经阔客带上差船逃出的，所谓女招待，自然也只以供兽们之发泄。游艺场则夫子庙首都大戏院，新街口世界大戏院演着京戏，四象桥明星大戏院演道情，仁孝殡仪馆也改为游艺场了。居然也有人看。

在同胞血迹未干的方面找取声色之娱，这些人即使毫无心肝，可怪的是难道死了几十万人中就无一个自己的亲友？一个熟人？

这里找得出你家的东西么？

日本商店那么多，中国商店可少极了，为什么呢？捐税是那么重，浪人还时时来滋事。

然而生计是不能不靠做买卖来维持的。于是遍地都摆的是摊子，这些摊子从上海路到水西门，汉中路，莫愁路都是，最多的是仓门口，大香炉，彩霞街。吃的，用的什么都有，而在莫愁路陈列着的旧货，那里有着我们或我们熟人的东西一定很多，价钱可真便宜哪，例如一具电扇五元，一架铜床九元，铁床三元，而最贱的是一把椅子二角，一件狐皮袍子九块钱。那里来的呢？决不是偷的，也并非抢来，在纷乱中，在大恐怖中趁火打劫地“搬”了出来。也许有人认得出是自己的东西，但谁敢怎么样呢？谁道还去认回来吗？你一开口，谨防送了性命。

你要吃便宜饭吗？要你的命！

电灯自来水已经复原，但奴隶当然捞不到用。除了日本人，只有高级汉奸享得到。

中国人要活着只好吃混合了尸臭的井水或塘水，而在敌人，自来水都不肯吃，吃的是沙滤水，他们是带了许多沙滤器来的。

在老米仓，国民大会堂，我们曾经存集了多量的米，准备为长期守城时之需；仓皇退出时，当然不及搬动，敌人却拿来卖给困在城里的中国人，每石八元。而向来作为供给南京粮食大宗来源的湖熟——江宁县之一镇，由水路运米入城，则课以重“税”，进城每石捐一元，进店又须每石一元，于是米不再来了。

因此初沦陷后的南京，米价是并不贵的。敌军之不吃我们囤集的陈米，是恐怕麝得有毒；他们是时时地把心造的幻影扩大起来，杯弓蛇影地防范着我们暗算他。

后来之南京的粮食恐慌，赤贫的人简直没得吃，则因榨取的更加紧，外乡来的米，上岸入店，每石勒课之后，城门口又加有“税”：每斗六分。

一切动物牛，羊，骡，犬，猪，都已绝迹，敌军吃牛方法是只割下四肢，其余都丢了不吃。游击的活跃，农民的逃亡，已使农里受到影响，而南京附近耕牛被杀尽了，以后老百姓的粮食必成为极大的问题是无疑的，哀我黔黎，怎样活下去呢？

为了怀柔，敌人也曾三汉口大同公司办着平糶，价钱当然便宜些，没得吃的人不得不凑了少数的钱去买。为了要暂时活下去，挤得人多了，“维持秩序”的寇兵便以刺刀乱戳，你要吃便宜饭么？要你的命！

述者曾经在莫愁路看到一妇人抱了孩子躺在黄包车上，一身是血，问起来是糶米被刺的，她一家，四天没有吃饭了。

在乡下，耕种是异常困难了，然而总得吃，女人是不敢下田劳作的。述者曾亲眼看到，一乡女弯了腰刈草，一兽兵蹶过去突起拥抱，农女是有力的，一挣扎，便脱开了。兽兵狂怒起来，夺了镰刀在她身上割，跟着衫

裤裂开的是血涌，而兽兵却不怒了，底下的举动谁忍看呢！他（述者）说：我又不能杀死他，我只有掩面疾走！

总之，倘在南京困居几月而没有被杀的，必然觉得“扬州十日记”所记是那末平凡，扬州十日的清兵只在求他狂暴的满足，而南京的倭兵则在本身满足之外，以看到中国人的痛苦为最大愉快。

一脸喜泪中耳语台儿庄大捷讯

南京的表面是像一个城市了，里面自然是一包脓血。而那几十万死尸的处置倒也值得我们的注意。大屠杀初定。收尸时还有棺木，每棺装两尸，棺完了，以芦席来卷了掩埋，芦席用尽了，只好掘坑伙葬，在城外，累累的土堆，一坑小者数十，多则数百，乃至近千。城里只有阴阳营有大土堆三个，每个可容数百，是“南京红卍字会”代葬的。

其后，一面在举行顺民登记了，一面则每日在顺民中拉夫几百人到太平门外埋死尸，每天要埋到万人。

但寇军的死尸是烧了灰才掩埋的。台儿庄惨败之后，南京附近常常戒严，据说是运死尸出中山门挹江门到广场上去焚化，怕中国人看到了。可是怎么瞒得住呢？同胞们耳语相告，听到了便一脸的喜泪。

除了汉奸奴才，百分之百的老百姓是希望中国空军来轰炸南京城的，他们老是祷祝着：把南京炸得粉碎吧！

有一次，中国空军飞到南京来了，警报一发，敌军们狼狈逃匿，中国老百姓却没有一个趋避的，都站出来看，希望炸弹如雨的下，和半年前的心情是如此的相反。然而，飞机只在大校场，明故宫飞机场扔下炸弹走了。飞机一走，大家相视的交换着失望的眼色，这心情，是说不出的。

在覆巢下不死能苟安么

泪是有时尽的了，恨却何能已呢？我将以至诚的心祈求，不再骄奢淫侈了罢。不再把脑用在对付自家人了罢，倘你还有心肝，设身想一想，假使你没有力量早跑出来，你将受到些什么？

你会以为现在是敌人在竭力维持秩序，就不再有奸淫事件发生了么？三个两个的敌兵游勇随时到人家去，问有花姑娘没有？有二道毛没有？自然也有点顾忌了，一个人进去，一个人在外面把风。

述者的妻在南京陷前远走了的，家里只有一个年老的叔叔，寇兵敲门进来，在床下，看到积了灰的高跟鞋，兴奋了，逼着老头子要花姑娘，答复是不懂的，那被肯了事呢，也许他是不敢开枪，一个人提了头，一个人提了脚，把老头子投入后门外的塘里去。

在沈举人巷华安里二号住着的女孩子，受到十二个兽兵的蹂躏，在上海路阴阳营附近，一个足月的孕妇，三个兽兵闯进来轮奸，丈夫被打死了，孕妇和怀着的孩子自然也送了命。

这例子那里举得完，但想想，总有你的亲友或熟人罢？

女同胞不被奸也得受辱

荀夫人是被收容在金陵女大而免辱的，金陵女大里同胞被敌人也载去几卡车，黑夜也曾翻过墙来强施横暴，但毕竟不能肆无忌惮。荀夫人幸免之后，在今年二月就回明瓦廊的家里去住，秩序稍复，女人也敢上街了。在明瓦廊附近就有敌兵营，七月底热天，敌兵搭了席棚洗澡，洗完了一丝不着就在街上走，女人吓得倒躲不迭，敌兵作势追赶，虽然并没有怎样，但街在上裸逐，把女人们的胆都吓碎了。

一次是荀夫人在生产中，一个敌兵闯了进来找东西吃，看到有女人孩子在床上，便过来掀开这被盖，抱起孩子逗弄一番，荀夫人魂出了窍，此敌兵却大笑而去。

中国人开的澡塘，不时有敌兵携了日韩华妓进来入浴，女人也被携着跨进大池里来洗，中国人只有赶紧起来，不敢仰视。

阴阳营附近，有敌兵在装军用电话，距离较远处有几个女人在塘边洗衣服，敌兵过来，强令褪衣，这些人以为不免于受辱了，敌兵却等她们脱了衣服鼓掌大笑走了。

麻醉宣传画的效果是使人眦裂

宣抚班的麻醉政策其实是异常笨拙的。他发给一种宣传画交给“区公所”，令每家每户张贴门前。那是一幅不觉滑稽便要切齿的图，一个日本军抱了一个孩子，一个女人跪在地下，两手捧一钵向日军作乞食状，日军之后则有一中国男子为日军负载军实。其意若曰：我们皇军和孩子这样亲昵，还给女人以饭吃，男子如替日军服务，自然也可以吃饱饭，在画边大书“回到家乡去给你饭吃，信赖日本军可得救助你”。但看到这画的都会想到孩子到日军手里了，女人跪地求饶，男人是只有拉了去当奴隶牛马的这一印象，有谁不恨你入髓呢？宣传，只是自暴其恶。

汉奸秦墨晒办“新南京报”

在“有奶便是娘”的原则下，南京也出现了一种汉奸报纸——新南京报，与上海由敌人自办的新申报同时派销着，这所谓“新南京报”，自然并非过去的新南京报，是由汉奸秦墨晒主持的，秦墨晒是上海申报驻京记者，在新闻界有几十年历史，自己已五六十岁了，也许有人为他不值。其实他早有汉奸嫌疑，为救国日报所指出，也许有人还记得，而他在北京政府时代，老早就利用申报记者资格为日本使馆作情报，出卖民族是他的老行当，而今只是从秘密到公开，不足为奇的。他是五个汉奸报的总经理：一是镇江新苏日报，一是杭州新浙报，一即新南京报，还有两个设在上海安庆，还没有出来。报纸，自然是以百分之百的卖国姿态出现的，机器生财则由南京未及运出的各报馆搬来，例如新南京报的卷筒机，便是由伪主笔顾蔗园从朝报馆去搬来的。

老百姓谁也不愿意出了钱去买卖国者的鬼话来看，然而不看也得看，汉奸报主持人会利用敌人的势力来派销，把自己出卖祖宗出卖灵魂的像画了出来，还得让大家知道当汉奸的威风在那里。

载鬼一车白昼横行到几时呢

汉奸记者顾蔗园自己还办了一张“朝阳日报”，朝阳者，意思是保留有历史的朝报之“朝”字，自然也是向阳之意，“阳”，太阳也，真乃媚态可掬，取个报名也要煞费苦心的。

在澡塘里，一个报贩子喊着卖报，时在台儿庄大捷之后，他喊着“中国兵打败日本兵”，听者骇然，立刻有人问他喊的什么？大约这报贩一出去也就送了命。

沐猴而冠的“警察厅长”王馥之，在民元时曾经办过南方日报，他利用张勋据南京时仇视一切民党，把一个叫做达剑峰所有的报馆全部生财强占过来，他向张勋告密，说达是革命党。北伐成功以后，达又告密说王是北洋军阀的爪牙，又没收了王的印刷产业，据为己有。现在这两个都当了汉奸，冤冤相报的，结果是殊途同归了。在敌人膝下，不知还倾軋告密否？

一向利用政治上的变迁，告密陷害人的，当汉奸自然是道地的本色，敌人最宠爱的自然也是这一群。

载鬼一车，白昼横行，但又能横行到几时呢？

谁说南京无正义的呼声

别说在敌人侵占下的城市就没有一点正义的呼声，是的，南京城到处都可以看到汉奸报纸，但今春还可以看到抗敌志士秘密编的“抗敌导报”，张贴在街巷的壁上，老四号字的铅印，不但报告了战事的正确消息，而且是揭发了敌人许多弱点阴谋与汉奸们的丑态，对于京沪线上游击队活动的消息，更有十分详尽的报道。敌人和汉奸都恐慌起来了，凡是印刷店都要连环保，印什么东西都得呈报当局，然而无效，这报纸根本不是印刷店代印的，而且不在城里，不在江这边印。大约继续出了两个月，改为誊写版的油印，密密的小字，印得很清楚，一出来，蒙在鼓里的可怜的同胞们都争先传观。敌人虽则责成区公所凡看抗敌导报的便抓，那里禁得了呢？这一种“报人”我们除五体投地的敬服之外没有别的话说。

志士们要把正义的声音传达给同胞，什么主意都想到了，真是无孔不入，例如，在新街口忽然装设了一架无线电收音机，收的是中央广播电台的播音，每天有无数的人听到，敌兵是不懂的，给敌人当奴才的警察也自然是颟顸的东西，莫名其妙地随他播送了两天，才发现是破坏敌人的工作之一，赶紧卸了下来，再查拿装的人时，哪里去查？这装的人胆略确实可以，他断定这群东西都是糊里糊涂的，装的时候他尽管从容去装，使其不疑，在通衢反正没法秘密的装。

高丽人台湾人白俄在南京

敌人的凶焰,如上所述已够狠毒了,而高丽人,台湾人,白俄罗斯人在南京也是十恶不赦的。

他们都是商人,只在敌人的庇护下做些不正当的生意而已,但蛮横不堪,鱼肉老百姓有时有甚于敌人。

高丽人是卖米,卖参,卖海洛因,有时却把人家孩子骗去,硬说是日本人绑去的,他还做好人。“我给你想办法,你花几个运动费,我可以替你讲人情放回来”。失了孩子的人家明知是他干的,为了救孩子,只好千恩万谢地拿出钱来请他帮忙。

台湾人是开小质店的,以重利收质当铺向不收的东西:一幅字画,一根烟枪,一支白郎宁,甚至一把茶壶。偷来的贼物,他最乐于收质。一次是一个陷在南京跑不出来的同胞实在没办法了,抱了几十本旧版线装书去质,开店的台湾人只出一角钱一本,他不愿意当,要拿走,台湾人陡地变了脸说,这是你偷来的东西,你拿走?我去报告警察!还敢说什么呢?只好随他给几个钱,走得脱已是万幸了。

白俄罗斯多数是当特务机关的谍查的,也有的开酒排间,妓院,还有在马路上拦着人以肥皂擦油呢,突然抓着路人的衣襟,拿了刷子就刷,刷过一阵,随便他要一块两块钱,不给,他会拉着你去找警察,白俄是和敌人有交情的,警察也怕他,结果不怕你不给钱。

大批孩子失踪被运往日本去

似乎敌人也有点人性，也和每一个人一样喜欢孩子，在街上，看到孩子便抱起逗弄一番，给点糖果或者钱。但结果是抱了便走，父母，家里人跟了去，有的还抱得回来，有的便变了脸，不给了，也许拿出枪来威胁。

在北战场敌人常常把小孩子丢在空中，以装了刺刀的枪尖来接，敌人又何厚爱于中国的孩子呢？他知道，中国是不易征服的，孩子更是未来中国的新生机，这使他嫉忌。多行不义的人是天天都有远虑的，他会虑到这些孩子将于辽远的将来取偿于他们的儿女，于是他们毒辣地想到只有把这些孩子转为他们的孩子，乘他们无记忆的时间劫到日本去，注以仇华的意义，成为侵华的力量。

不宁惟是，许多十几岁的孩子失了踪，父母急得疯了，那里去找呢？明知道是敌人绑了去。如到敌人处去找，也许家属又会失踪的。

新都大戏院有一个拉门的孩子严安林，聪明过于常人，他有特强的记忆，常常为青年学生们打电话通知他们的对象来了没有，（因为他的职业新颖前年南京晚报记者曾为他写过一篇特写）不久以前也失了踪。是被绑了去，还是因为嫉忌他的聪明而杀害了呢？谁知道。但在南京，大人先生把沙发抽水马桶搬上了逃出的“差船”，遗下了这些少年，这些中国元气的少年由敌人迫害，还说什么！

女教员被摸脸男教员罚跪

南京城里一面不断走失孩子，一面却实行奴化教育：五台山，仓巷，以及门西许多小学都开了起来，一面强迫孩子们上学，一面寻了汉奸教员来教。教科书的本子，也极光怪陆离之致，有冀东伪政府的教科书，有印的讲义，有的还用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正中书局，世界书局的教科书，把所有“犯禁”的话都裁去了，而补贴上油印的一页，这一页自然是歌颂日本帝国，其存共荣的话。

孩子是不懂什么的罢，但他们总记得，那就是日本人在南京杀过很多很多的人，而现在他们的学校则把日本旗与五色旗一同挂在学校大礼堂上。

一位女教员在一个什么小学教室里上课，几个高丽人醉醺醺地走来参观，在孩子们头上摸摸之后，又在那女教员脸上摸了一把而去。这被迫教书的女教员哭了起来，孩子们也都痛哭起来。

另一个教员则在“市政督办”派来的视学视察之后，被罚跪在操场里，为了什么？言者不详，自然又是犯了什么禁。

奴颜婢膝还是不免一死

奴颜婢膝以求活下去，这活下去也就不是人味，而又未必活得下去，今日之南京人，当然比东北四省的人更不堪做人。

例如，见了敌人就得鞠躬，尤其是对值岗的兵，鞠躬就鞠躬吧，九十度就九十度吧，反正已是奴隶。可是又不那末简单。不鞠躬固然是反抗的表示，鞠躬不深，便把头按了下去纠正之，不止是侮辱，而又有教你知道当奴隶固应如是之意，倘鞠躬得很合格，姿态很正确，麻烦来了，被认为是军人，至少是受过军训的壮丁，才有这么好的礼节。立刻检查手掌，有无拿枪磨的痕迹，倘有，当然是死。要杀便杀好了。而他又不让你那末痛快，一切酷刑从容摆布：在特务机关里，非刑是非常多的，如绣花鞋，是铁制的鞋形，烧红了强人伸进脚去，辣椒水从鼻子里灌进去，那算是平常的了，问的是在城里的同辈躲在那里？说不出也得说。死？那有那末容易。

我们给敌人留下了许多医生汽车夫理发匠

国联秘书英人威尔士氏所写的未来世界,以深邃的科学之眼推测将来,中国的译本流行到民间,这小说就化为烧饼歌式的神奇之预言了。他推测南京被日军占据后的次年将发生大瘟疫。

屠洗了几十万人的一城市,瘟疫的发生也许是必然的罢,报纸上已屡有这消息,虽然语焉不详。

但敌军在南京普遍的得了脚气病却是事实,其原因是不服水土,这有关心脏的病给予敌人很大的恐慌。他们的医生是不够分配的,于是把国内的皇汉医学家找了来,皇汉医学家者,日本旧医之一支流,以比较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旧医学,在日本是颇有势力的。来了之后,就大索城内困居的中国医生为他们治脚气病,因之有些医生得免于死。

在日本的华侨,理发匠所占的数字是相当大的,南京就有许多曾经到过日本的理发匠,能够说几句日本话,也就被牵了鼻子当舌人,可以不死了。

还有,那就是汽车夫,敌军利用得着他们,一次是载了大批中国人去杀,有两个人声明会开汽车,就被放过。

总之,敌人希望的是他所占的区域内的人们能为所用,倘无用,即使是不反抗,他也难于安枕的。

我们为什么让我们如许“人才”为他们所用呢?我们为什么不能有组织有计划的撤退留下一座空城呢?思之悲愤曷极!

敌畏时疫有胜于虎

五月至六月，全城的中国人被强迫注射，也许是防疫针吧，但述者则谓是毒针，可断生育，使人终身萎靡[靡]下去，打后的反应，几天都不省人事，男子打臂上，女子则注射于乳房。这一述者，就是怕打针，赶紧跑出来的。

一位读者寄来他的南京家信中附来的一张九月十号的中央大舞台的戏单，是女伶白牡丹和赵韵声在演戏，旁有启事云：“自本台请白艺员来京后，承蒙顾客不弃，每日满座，乃五日下午四时本台正演武家坡之际，忽奉军特务机关谕令停演，以致顾客未能听得压轴戏，甚为歉然，查系本园巷外中央乐团北首有人突患时疫，经日方赶到施行隔离。现在防疫葬炉等种种设施业已办妥，可以无虞，本园奉命开演，”……云云。

看到了之后的感想是：（一）有血性的人固多，无心肝的人还是不少，中央大舞台虽不是一定每日“满座”至少生意总还不坏，（二）有一个人患时疫，相隔一条街的戏园都会惊扰起来，可见畏疫有胜于虎，（三）究竟是否为了有人患时疫便这样戒严，还是别有原因？要之，敌人的神经之不安，南京人随时如惊鼠之窜，是可想而见的。

另外有一个消息，一个病人到敌人所办的医院里去看病，是和家里人一同去的，去了之后，说：“是虎列拉，危险得很，须要隔离”。叫他家里人回去吧，好了就送回来。从此连尸首也见不着了。家里人去问，一个小工模样的人悄悄附耳说：“不要问吧，早已烧了。”

敌国是实行火葬的，火葬，在平时可省去许多麻烦，免占许多土地，本是最经济最合理的办法。遇有疫疠，火葬更是消灭传染，彻底免除病菌的法子，在没有习惯于火葬的中国人，也许以科学的处理为“残忍”吧。其实死尸是无感觉的，要紧的倒是活着的人怎样不受到不必要的痛苦与不幸。

在疫疠流行中的南京，敌人的推行火葬原则上是不错的。但一问究竟，却又骇人。通济门一个木匠店老板得了病，好像是瘟疫，地方上去报

告了敌人卫生机关,不由分说,敌人派了人来把病人以卡车载去,把他家的床帐被褥一齐搬走,付诸一炬了。

敌人在光华门中山门外都设得有火葬场,火葬的工具是一个大炉子,不管死的或者活的,一得病,只要类似时疫,治也不治,便投在里面去烧,不知活活烧死了多少人。这位老板,上午吐泻了一阵,下午好一点,还是非常清醒的,便也被投在炉里了。请闭目想一想,这是什么光景,南京可怜的同胞,多少得了病的只有秘密起来,恐怕一求治,便化为灰烬了。

敌人开设的医院,有一天抬来一个病人,是被狗咬了的,注以“狂犬注射”,不治而死,于是全城的狗便遭了殃,一下子捕而杀之。今日之南京,“鸡犬不宁”四字是最好的写照。(可是南京尤其是四郊的狗因为吃的尸骨太多了,多数都是通红的眼睛,狞恶异常。)

一日数惊的奴隶和敌人

七月之一日，通济门家家闭户，若大祸之将至，过了两个钟点，才渐恢复，地方上的奴才奉了敌人的命令：“凡遇暴卒的人须立刻报告，施行隔离，以妨感染，否则匿报者处重惩”。拣了鸡毛当令箭，那天看到有个人死在路上，便马上报告，敌人之“卫生当局”马上开了防护车来，跳下许多面蒙白纱布的敌人，张惶失措地一面施行隔离，一面强迫附近的居民注射防疫针，闹了半天，却是修电灯线的触了电，有他手握的修理工具为证。

又一天宫后山又惊惶起来，人人吓得变了颜色，女人孩子都哭起来，纷传是日本人来“洗街”，已经开到了大队人马，过了几过（原文如此。似应为“个”）钟头毫无动静，细一问，却是敌人有十多匹军马，溜了缰奔向宫后山来，有几个骑兵跟着飞跑追来，放了两枪，想吓住马，流弹打死了一个卖烧饼的孩子，如此而已。

还有一天是大香炉有老妇拣了一颗炸弹不认识，在塘边去洗泥，一下子爆发，轰然一声，不但居民惊惶失措，敌人也骇然，以为又是锄奸团的活动，为之手忙脚乱了半天。

惊惶，惊惶，惊惶，可怜的奴隶，可笑的敌人，他们没有一天安枕的罢。

烟雾中的行尸走肉

每逢中日有关的纪念日,如“一二八”“九一八”“八一三”,敌人便在南京召开庆祝大会,这是异常愚笨的事,他要麻醉中国人,唯一的狠办法是中国人忘去了他的血账,无论如何,无心肝的人也许不少吧,但总不会在中国国耻日替敌人高兴一番,会想到这是国庆纪念,述者不记得是那一次庆祝大会了,许多兽和走狗登台狂吠的演说之后,却添了一个伪满派来的“使节”宣读溥逆的诏书,很典雅的很齜牙的读完之后,便提高喉咙大呼“满洲国皇帝陛下万岁”!台下却寂然没有人跟他喊。

这些强迫称庆的日子,满街迫悬着太阳旗和五色旗。有一个杂货店老板把旗挂得像下半旗一样,其实并无调侃之意,只是无此常识,可是也就抓了去很吃些苦。

最妙的是每开庆祝会便携了很多糖果去,散会时,被逼去的小孩子每人分到一包,好像说,“给点甜头骗骗你们”。孩子们都不敢吃,怕有毒,其实敌人倒不会这样散毒的,要散毒也不在此时。

还有一个庆祝是敌国的“天长节”,在京的敌人都疯了似的喝酒,醉了自然该中国人倒霉。那一天在中正路上,述者曾看到一个车夫被刺伤了,流着一地的血,倒卧在那儿,听说还是宪兵干的,敌人的宪兵军纪比较好一些,但一醉,也就无所不为了。

与其说是为了一升米半斤盐,不如说为了鼎斧吧,可怜的无国权的保障底同胞们是每逼着摆在大街上成为行尸走肉了。

是徐州陷落后的第几天,敌人主催了一个南京市民游行大会。这不很可笑么!游行给那个看?谁不知道徐州是我们的领土,被你占了还不是如南京一样的悲惨,不嚷还罢了,一扩大宣传,使中国人又溯起一回惨不可言的仇恨记忆。

说是行尸走肉,光“行走”是不行的,还要喊些昧良心的口号,奴隶的嘶喊,还不是和上刑场的人的喊叫一样。阳光是没有的,有的只是如林的太阳旗。阴惨惨的天色下行列蠕动到太平路杨公井口中华书局至安

乐酒店之间，突然高处落下来两个东西，随着落地，一阵浓雾。没有魂的奴隶对面不见人了，惊得四散窜。

明知是有人扰乱敌人，也因为路也找不到，更没有办法捕人。

本来由伪区公所凭券发给游行者一升半斤盐的。事后不去取的人就被注意。

两个烟幕弹，就这样结束了这一幕悲剧中之喜剧。

一位英国人对毒化政策的报告

敌人之欲毒化我民族，已是尽人皆知的事，而其毒辣到何程度，卑鄙到何程度，实足引起全世界的惊讶。据英文上海夜报发表 A·斯密士君作的日人毒化长江下流一文，（是送给国联的报告，）摘录其关于南京部分如下：

“南京素来是完全没有毒品卖[买]卖的，国民政府从根铲除了这种恶罪，但从日人一到来，这就成为过去的事了，自日军进城后，鸦片贩卖立即重新开始了，在以后的几个月，这罪恶增加到一个几乎不能相信的程度，许多日人和在日军胜利后从下流社会突然出现的中国人，现在正在这里大做其鸦片买卖。烟贩挨家逐户的跑，其中，有许多被日军强奸或施其它侮辱而现在被迫跟着他们的中国女人。一个这样的女人，和其他处于同样情况的女性，十五元一月被雇用来挨家逐户叫卖鸦片，找到新的雇[顾]客还另有佣金。在这些小贩上面是毒品大贩子，他们以日军特务机关为中心并与之有极密切的关系，这些小贩甚至能跑到学校里去，有几次幼年的小学生也受到他们的诱惑。在南京售卖的鸦片的价格目前上下在每两十五至二十二元之间，比上海高出六七元。

再者，在南京行日本居民更以贩片来代替工资，被日人雇用的中国仆人所受到的报酬一部分就是鸦片。日本人的营造厂雇用的中国日工得到鸦片作为他们一部分的工资，那些抗议这种办法的工人都被枪毙了，并且被控告到当局说是‘反日’。

含有毒质的日本香烟在南京日益增加地出卖着。在日本很有名的一种牌子的香烟，在它的烟嘴上含有少许鸦片和海洛因。有许多人便因此争购这种香烟，把其余都割掉，把烟嘴在锡盘上烧着来嗅这种烟味。

上面所列举的事实是著者亲眼看见的或者从绝对可靠的来源得到的。他们不过是有关目前扬子江下游的毒品情形的无数事实的一个小的百分数，事实已经照原样表示出来了，笔者没有写出关于日本占领上海——南京——杭州的地面的性质与结果，关于日人及与中国强盗联盟者的行为的本性的结论，让读者自己去想吧。”

数百国军如天外飞来

汉奸陶锡三(汤山陶庐主人)组织的治安维持会,在敌兵进城后的第五天,忽然传说国军反攻南京已冲进城来了,正在掠了财物,喝得烂醉,遍找女人,武装不整的敌兵们,为之手脚无措,纷纷换上老百姓的便衣,许多日本人都坐了汽车跑向下关去了。其实是南门外的五个大地洞(据说是洪装[武]年间刘基建的)里匿有未及退出的数百国军,失守了四五天,还没有被发觉,他们感觉在地洞内总不是办法,而且饿得难受,便冒死从地道里突窜出去,几百个全副武装的人像从天外飞来,敌兵只有躲开,而这一枝国军却从容跑远了,据说现在已成为有力的一枝游击队,陶锡三一吓便疯了,(一说他是装疯)另由汉奸孙叔荣出来组织自治会,设在国府路五卅中学内。

“猛兽”决不是一个抽象的形容

倘真是一当顺民，成为奴隶，便能安然活下去，则昧了良心的人，也有以自解了罢。然而不，必须使奴隶成为奴才，肯作伥，兽们才放心。如只一味顺遂，是不够的。他会威迫使你做人性以外的举动。

麒麟门外的田野，一个敌兵悠然地衔了纸烟在欣赏我们的城廓原野。

“站住！”

在兽唇中迸出了这两个字，两个农民吓呆了。看兽兵，却笑嘻嘻地，并无狞像。

他衔着纸烟，从容的解下刺刀，在一大堆的牛粪中间划一道沟，很整齐的分作了两片。

“吃下去”！

朴质的农民在生之本能下屈服了，惴惴地上前。

“这东西吃”！兽像露出来了，白森森的牙齿。

一个爬伏下去，在明晃晃的刺刀下，失了色地以口就粪。

“你一半吃”！

一口口地，在战栗中含在口里咽下去。

哇地，那一半之最后一口，胃的生理反作用使他呕了出来。

碰！

这中国人慢慢地倒在地下子去，褐粪和了血水在嘴角迸了出来。

于是农民之一的中国人，伏在地下吃净了那一半，那一半牛排泄的粪！

兽兵狼嚎似地狂笑，蹒跚去了。

远远看见的我们，指爪几于透过掌心，毗裂着仰天说：

“让我们的血流在仇人手里罢！我们出不了南京，决不这样活下去。”

在鸡鹅巷，一个商人经过，敌兵喝令站住，叫他把一个男尸剥去衣

服，覆向一个被凌辱死的女裸尸上去。

英心理学者葛理斯研究战争常使士兵成为色情狂。而敌军之色情狂已非狂人而是疯兽。

只有疯子才敢打敌人么？

为了活下去，就得在这魔城里混，就得上街，街上仍然有不少的人在走，所不同的是大家都有一副奴隶面孔，惴惴地以惊鼠的眼张望着，看有敌人没有，一有，便不定什么时候出事。

敌人是颇多的，趑趄的皮鞋打地格外响，最好的办法是躲开，有时候则有敌人的军官在高头大马之上睥睨，您想：人如果还有血性，他会不伤心？

我(述者)是不大出街的，除非有不得不出去的事。

在国府路珠江路之间走着，太阳还是如此的太阳，街道还是如此的街道，被炮弹贯穿的柏油路是补平了，没有一点痕迹，但如何平得了亡城者之爆裂了的心呢！

突然，路人都驻了脚，都窃窃私议，奴隶的声音是永不敢大起来的，有些则避到巷里去了。

顺着大家的眼，我看到了，一个中年的人，发，须蓬得很乱，衣服是几个月不换了的，瞪着失神的眼，显然是一个疯子。他喃喃地切着齿奔向一个矮小的蓄卓别令式的须的敌军军官，像一匹出柙的猛兽，他拉着他痛打，一面嚷着“打死你：我要报仇！”

这敌人是吓愣了，挨了几拳之后，拔出他腰际薄软如雪的倭刀。连刺四刀一地的血。那兽兵又戳了几刀，从容去了。

接着自然是大搜索，附近的人家都被搜索得几乎翻过来。

“为什么不多有几个像这疯人一样勇敢的呢！”我想：“打死他一个军官，拿一条命来换，不太值得了么？这样活着混下去，混到那天呢！”

说日本人放火者杀以灭口

三月，春寒峭甚，南京已颇平静了，能做生意的还是做起生意来。科巷的一个豆腐店，也在断垣颓壁间孑然的房子里磨豆子了。天一亮，才开门，两个寇兵进来，单衣逼瑟的，要向火。火还没有生，他又自己抱了店里的柴到隔壁去，老阎和一个伙计探头一看，两个寇兵把火引燃了，已经延着隔壁的房子，一刹那，熊熊的火势直冲霄汉，两个寇兵拿起脚来走了。

两个汉奸模样的人来问店老板火怎样起的？答说是日本军点的火，过了一会，两个日本宪兵走来，把东伙两个拴了带去。谁叫你破坏皇军名誉，当然枪毙。

南京城里有不少的宪兵是专维军纪的，敌军们相当怕他，但如果中国人遇着滋事的敌兵而向宪兵报告则也得杀，杀以灭口。

一家十五口变成千万条蛆

初夏到了魔城。自然是无知的，依然铺满了绿，颇像锦绣河山，太平天下了。

有太阳处，黑暗是遁迹了，然而不可掩的是蒸发起来的奇臭，臭得来不可向迤。

于是日本人鼻口上都遮上了口罩，或者是一方白纱布，一面强迫注射防疫针。

在门西，敌人是很少去的，人烟稠密，气味是更利害。靠近下浮桥的一巷中，房屋大抵是完整的，但那臭却臭得出奇，一天到夜的使人欲吐，有些人搬走了，有些人还在整天闻臭挨日子。

终于被较高级的汉奸发觉了，觉察那臭是从一个加了日军封条的房子里，禀明了主人一打开，是十五个死尸，狼籍[藉]在院子里，房子里。

床下两个女尸，一母一女，都在轮奸之后被杀了的，肉都差不多烂完了，□下的脏腑集满了千百个苍蝇，一个孩子死在地下，血肉黏贴在地板上凝固了，铲也铲不起来。

白须老人倒置在水缸里，泡得半缸的蛆。

连处置这些尸首的力夫出来都是一脸的泪。

一口沫涎毒死十多个敌兵

八月间至九月初，敌人屡在攻武汉的目标下施放毒气，许多人以为这是敌人的“急着”，其实敌人早就预备了化学战的。

在南京，有许多存储军实的军械局，都有密封的小铁箱子，这些箱子上有“气”字为号，比一切军用品的箱子考究，严密，搬动时也不假手于拉来的中国人，而是很慎重的由敌人自己动手。

在四月间一商人束姓的被拉去了，是在铁道部帮他搬军用品箱子，有一口小箱子磨破了一角，漏出了些粉质来。敌人拉夫都是临时性质，一两天便放，而拉去之后是没有饭吃的，这束姓朋友饿得流清口水，偶然在地下吐了一口沫涎，便觉有一股浓烈的气味。他很机警，知道不对，乘敌人不注意，跑出了那屋门，一会房内拉来的夫子和十多个敌军都昏倒了。

敌人发现之后，赶快戴了防毒面具进去把那些中毒的敌兵抬了出来，脸是铁青的，嘴唇作紫色，眼却睁得来大得怕人。赶紧救治，不知还能活否？总之，那些拉来的夫，第二天便用芦席卷了，以卡车载出城外去埋。

这姓束的朋友已逃到宜昌，他对人谈起，敌人准备被迫退出南京时将下撒手铜，放毒气弥漫于全城，使我们全城无瞧类，这自然是推测之词，敌人的用心，又何从知之？

棺材里出假僵尸来

因为雨花台曾有战事，敌人是从中华门入城的，南门外大部成了焦土。在城外雨花寺，高座寺，同善堂停了许多灵柩，有些是被炮弹毁了，有许多还存在。敌人入城焚杀最利害时，有一位黄姓的青年商人，想到了一个办法。他黑夜从难民区跑出来，（他认为难民区靠不住）跑到中华门外高座寺，他家有一副空棺木存在寺内，如果敌人进来搜索，他就藏到棺内去。果然，一天的傍晚，寺门被撞开了，他睡在棺内时，进来了几个敌兵，拆了桌椅在停柩的厅上点起火来烤火，预备火起之后便走，再换一个地方烤火。他在棺里藏着，屏息以听，棺盖露着一隙，外面的举动是听得清清楚楚的。先是敌人在拆桌椅，终于毕毕剥剥的声音，燃起来了，他想，这厅上有这样多棺木，延烧是很快的，等敌人走了再出来，一定逃不出火圈了，横直是死，不如出其不意起来，好在手边早预备了一把斧子，砍他两个，就是死，也比烧死值得了。于是横了心，霍地爬起来推开棺盖，跳了出来，三个敌兵出其不意，从棺里跑出僵尸来，吓得飞步跑了。这位黄先生赶了几步，乘天黑溜去。敌兵们的胆怯，于此证之。

敌国和尚的捣鬼

有些日本和尚，在南京城里也有相当权威，敌兵见了他们是要下跪的。天下惟最残忍者最胆怯，他们最惧天诛，而和尚，则是接近神的人。此之谓武士道精神。

那些和尚，都是密宗支派的邪教，与禅宗的和尚不同，敌兵每人身上佩符录佛像，就是他们给的。法西斯与封建势力本是孪生弟兄，然而遇着了民族革命解放战士发挥的威力，佛像与符录能保你不死么？可怜的炮灰们！

自从敌国军阀的法西势力抬头以后，敌国的密宗邪教风行一时，有邪教的组合达三百余种，有些军人都皈依之，利用神道来麻醉民众，同时以之来壮下级官兵的胆子，有菩萨保佑，你们尽管行凶而无危险，于是和尚便走运了。

随军的和尚有无限权威，每到一处沦陷区，杀人盈野的地方，便有手持人皮鼓的和尚，对着敌军或我们老百姓的死尸击鼓诵经，算是超度，自然也就是一种猫哭耗子之意。

严家桥之一民家，姓什么述者已忘，大概受惊过甚，一家人都在神经错乱中疑神疑鬼，每夜看到许多无头鬼在大厅上跳跃，听到鬼哭。于是请了和尚到家里来禳解。

敌国和尚行动极自由也极飘忽，他有时住在敌军营里，有时住有和尚庙里，中国和尚也乐于他来，可得庇护。这闹鬼的人家一请和尚，日本和尚知道了，自告奋勇去念经驱祟，一连几天挂上作性行为状的佛像，持咒解禳，住在严家桥的人家，便不走了，据说是强霸了那人家一个女子；而这和尚手笔甚阔，很肯拿出钱来给她家里。这人家有什么法子呢，为了去鬼，却又来魔祟，奴隶的命运，如是而已。

一个有侠气的西洋人

读者常惠咏君的报告云：

敌人常常大捕所谓不稳份子，不稳，是广义的，包括反日份子，不大伏贴份子，汉奸的私仇，类似军人，受过训的壮丁，类似公务员或学生之未搜杀尽者，我的朋友周君，不知以何种嫌疑而被视为不稳，两个中国种的敌特务员跟着他后面，他发觉了，慌乱中走向下关去，望见一个有口国旗插着的洋行，不择路地跑，进去，乃是一个堆栈。一个西洋人看见了正待问他，那两个走狗也跟着进来，于是转过来，厉声以中国语问干什么？答说来捕人，那洋人问什么罪？答说抗日。洋人怒了，说：他是我们的职员，与你什么相干。两只手抓住两个人的衣领推了出去。

几十分钟以后日籍的特务员来了，要搜查，被拒绝了，敌人也不敢强横，周君被这洋人留住了几天，经洋人托另一个人带到上海去。

这可见正义感是不绝灭于人间的。这西洋人的名字现在不便宣布，我们相信，类此的西洋人一定很多，听说今年四月间，在松江附近的公路上，一个汉奸正在拉夫，以绳索捆了许多农民，一个西洋人坐汽车经过，突然跳下汽车，放了两响手枪，打死了那汉奸，便上汽车去了。

这是什么世界饿死也不干了

祥和，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头脑是单纯的，他不懂气节，然而他恨日本人，只为日本人杀了我们南京那么些人。他之去替日人服役，自然也不像士大夫阶级是故意味了良心去图富贵，只是未被敌人杀死，便要活下去，便要吃饭，而在南京找饭吃又是那么难。

他被一个阔汉奸的厨子介绍到新街口一家高丽人开的酒排间去当杂役，所谓酒排间，其实也卖海洛因，也卖酒，也有高丽女人卖淫。天天有敌兵们在那里酗酒，一醉便生事，高丽人自会设法摆布中国人为他们找乐子。

被介绍去的第三天，他可以上楼下楼随便走动打杂了。那夜看到三个敌兵吃得醉薰薰[醺醺]地，上了楼，不知道高丽人那里弄来的两个女人，是我们可怜的同胞，被剥得一丝不挂，叠叠在地席上，三个敌兵一手持着酒瓶，一手拿了马鞭，喝一口，在那两个女人身上抽一下，女人惨叫一声，敌兵便是一串狂笑。并未奸淫，打了一阵，拿出几块钱来，踉跄走了。两个女人连啜泣也不敢，赶紧穿了衣服拿钱走了。

他连夜跑出酒排间，他向人说：这是什么世界，饿死也不干了。

想像的敌人的残暴，没有这末离奇。敌人常常会这样想，我们为什么别了妻子出来当炮灰呢，为了解除他无理性的战争的苦闷与烦躁[躁]，索兴[性]作这样残酷的消遣。他们需要的是高度的出乎常情的刺激，通常的性行为是不够使他们满足的。此在变态心理学上谓之虐淫狂，霭理士在战争与性欲中分析得很清楚。因为不这样胡闹他便会清醒，他连一天也不愿混下去。

一漂母的惨遭遇

在生活之鞭下，秦姓一老妇，倚老卖老地替敌人缝洗衣服，时常出入于铁管巷四达里敌兵营，她自以为五六十岁了，不怕敌人再蛮横，总不会怎样对付她。敌兵倒并不吝啬的，她的收入足够糊口。

一日，她走入四达里敌兵营，一青年的敌兵叫她进去补缀了两件衣服，给她一块钱。她称谢待去了，却叫住她，把她引入一空室内，那里有一个拉来的青牛[年]关在里面。敌兵以手作式，叫他和她作性行为。她骇极了，然而不敢作声，夺门是不能走的，跪求也不听，那青年不肯，刺刀出鞘了，敌人变了脸，强褫了老妇和青年之衣，那青年战栗地站着不动，老妇是伏在地下发抖，这惨画面被一个拉来长期股[服]役的人在窗外所看见。不久，他得了机会，跑出来了告诉人，他说：不知这敌兵也有母亲没有！好像他不是母亲生下来的人类，那里有一点人味儿！在敌兵营里面，敌兵养了几条军犬天天训练。他跑了之后，便把鞋子衣服丢在一个小塘里，涉水而过，恐怕军犬会追踪来捉他，他曾看见有几个拉去服役的人跑了之后，又被军犬嗅得行踪抓了回来，害得躲着的人家都因之送了命。那些狗很高大，像是西洋种，懂人话，很犷然而也很驯，敌兵训练时教她衔很重的东西，一上战场，这些狗比敌兵勇敢，把敌人的尸用口衔了，曳[拽]着回来，有时是衔回步枪来。

孩子们总是有良心的

敌人的暴戾恣睢，属于民族性者少，多半还是法西军阀的鼓动，在石鼓路有与卖毒品的日本浪人比邻而居的一家，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和那浪人的十三四岁的孩子混熟了。——敌人的孩子多数气焰很高。看见中国孩子便骂“马鹿，滚开！”这是大人教的。而这日本孩子却是例外，常常到邻家来玩，有感情了。一天，那孩子却跑来说：“我们日本军要抽力夫了，你快叫你父亲走吧。”但怎么走得脱呢，这孩子很聪明，逼着他的母亲写一封信，作为介绍这一家到上海去，于是这一家收拾了东西举家逃往上海去了，有日本人的信，当然是好奴才，一路都可以通行无阻。这敌人的孩子噙了一眶眼泪来，拿了一包糖果送他的小朋友，这目[日]本孩子的家庭当然是无恶不作的，而这孩子天真未凿，有着人类基本的感情。敌人军阀逼得敌国多少人都发了狂，孩子们却还有清醒的，这会使敌人闻之爽然吧？

敌人大捕南京全城之狗时，忠林坊一中国人家里来了一个常去玩的日本小姑娘，掬着一脸愁，把巷里一条小狗要求藏在他家，她说：“我们家没有地方，可不可以让他在你们家楼上躲着呢？捉去了，就没有命了”。敌人把中国人的生命看得比狗不如，而这小女孩子却恐一条狗无辜丧失了生命。这里蕴蓄着一种敌国人民对于敌兵反残暴的感情，莫看这一件小事，却反映着敌人的恶行往往为他们自己的女孩子所不能忍，这感情扩大起来，便是敌国的大革命到来，总有一天，敌国的少年们会爆发起反军阀的怒焰的罢！

看热闹者祸及本身

中国人有一习惯，街上遇到热闹就围住呆看。今日之南京，看到出了事最好是走开，否则也许会祸及本身的。奴隶的命运有什么保障呢！

有一个人走过升州路一家日本商店门前时，忽然玻璃窗橱被什么击破了，碎玻璃溅了一街沿，赶紧跑开，已来不及，趺了木屐的敌人抢步出来，一把拉住。声明是不知道，那里肯信。过路的人围上来看，有多嘴的说：“我看到对面有个日本小孩子抛过石块来打人的”。“好！你帮他，他是反日份子”。这人也脱不得身了，日本宪兵一来，一齐带去。

有一位是军人，躲在难民区一百多天，化装了卖菜的小贩，挑了一担菜出城，还没到城门口，绳子断了，菜滚了一街，在菜底下的子弹撒了一地。想跑，巡逻的敌兵过来了，当胸一把抓住。有几人仁了脚看，当时不问情由就拉这几个搜身。幸而这军人声明是他一人，敌人看到那几个旁边人也不像是和他一块的，才放了。

当奴隶的人有什么心情看热闹呢？有时是看得好玩的出了麻烦。有一个日本人，打得一手好弹子，在首都饭店旧址表演，围而观者有中国人几百，突然楼上有锄奸暗杀团放了几响手枪，刺杀一个汉奸。敌人立刻戒严搜索，这些看热闹的人都被禁闭了一夜，提着心过了一宵，不知道什么祸事会临到自己头上，第二天早上才糊里糊涂抓了一个嫌疑较重的人去，其余总算放了。

卐字旗有无限权威

此两故事，述者是中央警察总队的警士，为其亲见。在南京的份子最复杂的团体要数红卐字会，有汉奸，有要做善举的人，有取得保护色者，他们出来有臂章为记，一次是几个敌兵爬到难民区述者住处的屋顶上不知又在找什么事。遥见有红卐字旗来了，赶紧下来，述者亲听到他说“日耳曼”“日耳曼”，招呼同伴下来，意思是怕德国人看到。

看到类似德国旗就伏贴了，法西同盟，利害有如此者。

更有一次是鼓楼公园，在鼓楼公园上插有最大的旭日徽旗，一个十多岁的中国孩子和一个西洋孩子指指点点不知说些什么，一个敌哨兵过来就打了那孩子两个嘴吧[巴]，要抓走。那西洋孩子很傲慢地向敌兵抗争，那倭兵便搭讪着走了。这孩子是德国人。

国际委员会的各国西洋人同样的热心，但在敌兵入城发狂的奸杀烧劫时都无法制止，只有德国人一走来，敌兵却不能不怕他几分。而盗亦有道，这些德国人服务也极认真。想不到我们的难胞倒托庇于他们！

中国人杀得完吗

广州失陷后，同胞被敌屠杀之惨，其故在“广东精神”久已为敌人所畏，他知道广东人必不屈服，留之久必为患，敌人在近半年来虽然竭力以柔功麻醉我中国人，不大杀人了。但述者曾在“海南线”（京沪路之伪称）的“南京驿”车站上看到一个操天津语颇流利的敌宪兵挨个儿盘查旅客，轮到一个人说九成广东语一成官话的同胞，便问你是不是广东人？答说是的，便叫站在一边，许多旅客都放行了，此广东客人与两个学生模样的青年都被带走。

杨玉铨君底一个拉包车的，最近自南京写信来报告他主人，说：他的兄弟拾到一个新生活运动的徽章，用来锁在裤子上，当锁针用，在澡塘时被一个特务汉奸发觉了，报告敌人，不由分说抓了去，至今没有消息，也不敢去问。他是个老实人，吓糊涂了，自然也说不出话，大约已没有生命了。

杀，杀，杀，中国人杀得完吗？倘杀不完，总会有杀你们的一天！

敌兵确有思家自刎者

在报纸上往往看到敌兵厌战自缢的消息,也许有人以为过甚其词罢。但在南京,确乎有敌兵自杀的,不是自缢,不是切腹,而是以剃刀自刎,为一难民同胞所亲见。是在新住宅区,驻扎了一小队敌兵,一个敌兵年纪很青,面有微麻,名字是渡边千页,属于野中工程队,住在楼上。不大说话,有着忧郁的气质。那些敌兵每天吃了酒便出去找女人胡闹,他却不大出门,此难民同胞曾留日,会说不少的日语,被拉去当勤务,为他们作琐事。七月十七日,发现渡边躺在楼上的地下,喉管被剃须刀切断,血流满襟,其旁留有绝命书,大意云:我自高等工业学校毕业即从事文化工作,并任东京市电气会社事,自征来支后,母妻相继忧愁而死,家有幼女及一弟,见面不知何日,苦闷万状。现在感到人生之无聊,世界之光明日益渺茫,觉此日死实更为安心。尚有金十余元,请兑交东京岳父,请其代抚吾女成人云。

敌人对于此等事异常秘密,拉这敌兵的尸首去烧是夜间,不但恐怕中国人知道,更怕他们自己士兵们知道,敌人是不能细想的,倘一想到以生命换取的是天怒人怨,害了人家也害煞自己,图什么?纵不自杀也会发呆罢。

去南京城十五里十二山巅飘着反帝之纛

笔者现在是在辽远的后方的重庆的夜里，麻将牌隐约地传来，隔壁某长官公馆的门房传出话给汽车夫让他去接四姨太回来。

倘不是偶然有筑防空壕的炸药爆声也许会使人忘了这是在沦陷了大半国土的国家。不知怎样地会使人联想到为“八月的乡村”写序的鲁迅先生的话：一面是荒淫与无耻，一面是庄严的工作。序者早已死去，作者是做了四川省政府科长了，据说。但使人不能忘的是“八月的乡村”所写的东北义勇军——中国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最先的一枝民间武力。因之也就想起了一个朋友所述的南京附近的红枪会，黄枪会，和游击队。

一经过棉花堤，到了江宁与江浦交界的江边，你可以看到那对江的十二个山峰，峰尖上插着十二面大旗，有青天白日的国徽，有红地一个钩子的红枪会旗，有黄地一个钩子的黄枪会大纛，倘你还有血性，不由你不落下你的泪水。

一走近江边，你可以看见雄赳赳的彪形壮汉，在那里放哨巡逻，背着大刀，蓝布对襟短衫，密密地一排钮扣，如在戏中所见的短打武生。从肩头到腰间，斜披一幅红布或黄布，大书中华黄枪会，或中华民国。

这是不愿做奴隶的好汉子，为了争取“人”的地位，他们昂然地以封建的农民原始武力与法西斯强盗科学武力对抗。

注意——他们和敌人所占的南京城相去不过十五英里。

敌兵一听到铁人来了就溜

作为农民反帝武力基干的自然离不开封建意识,但在“或种”意义上,封建与反帝获得了辩证的矛盾统一性了,这也就值得我们的讴颂。

例如他们红枪会及黄枪会始终相信他们所奉祀的神道,他们始终相信符录咒语有不可思议的力量,他们觉得佩了符,念起咒来便会枪子打不进肉身,除非有奸人告密,以女人的排泄来破法,神道便远避,不再保护他们了。

因之,在飞机来轰炸时,他们便散到山洼里跪下念咒,合掌瞑目,他们很镇静,述者在看到三架敌机到江浦去投弹时,还有很多人在山洼里设下香案。

也许是只在恫吓吧,还是山里是不容易找到目标呢? 只见爆炸后尘土扬起,却未见到血肉飞空。

他们的组织也很严密,规律也很严,他们有着一股不可侮的自信,比之士大夫阶级卑怯的两面性高明得多,难怪敌兵一听到“黑头”“铁人”就溜。

好一个悲壮严肃场面可供苦无剧材者抓取

他们的起因是这样的，自然是平常就有这一组织，用以防外来的土匪及内战的散兵抢劫，但一到大时代来了之后，就把保家的圈子扩大到守土了。

南京失守前后，这组织更强调起来，经过了蹂躏羔羊也似的南京民众的敌兵，连白种人的国际委员会都不放在眼里，怕什么乡下人呢。

十二个敌兵到江浦来要“花姑娘”。来得正好，红枪会便把他们解决了三个，其余跑了，从汉奸口里知道红枪会黄枪会的不可侮，于是派人来作说容，希望他们投降，给官做。回答是“不要，只要我们自己的地方”。说客汉奸狼狈的逃去了。

敌兵再度来时曾经激烈的一站，自信力强的人是会勇敢得不顾一切的，结果敌兵死伤多名，而一个黄枪会会首的侄儿阵亡了。

述者经过江浦正是这会首侄儿大出殡的一天，送殡的何止万人，缟裳如雪，雪涕如雨，好悲壮严肃的场面，写戏而苦无题材的人何不抓来？

这力量能支持好久呢？这群没有正确的意识的人。高谈民运的人那里去了，还不把握着他们，何待？

天夺其魄者寝食不安

对于“天夺其魄”的解释,我是这样的:违反人理的极恶穷凶者,纵使踌躇满志了,而心理上总有些暗影,神经是那个时候都在紧张中,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一个报复到来,故在南京的敌人是寝食不安的。天夺其魄的表现是色厉内荏。

初夏的午夜,国府路一个沿街的楼上发现了游击队,是一个敌哨兵瞥见的,窗口架着机关枪,一个戴钢盔的人还在窗口摇动着白旗,是以旗语在向潜伏在别处的游击队通讯。立刻报告了司令部,立刻施行紧急戒备。立刻开出了一联队包围,经过两小时的动作,每个敌兵的心脏都在剧跳,战战兢兢地作大包围式,而选了三十个敢死队猱上了那楼的四周。等了几十分钟,没有动静,手榴[榴]弹与轻机关枪齐向那楼发去,还是没有声息。天一亮,比较胆大的爬近那游击队的“碉楼”一看,一个裁缝,(戴着压发睡帽)身上内的枪弹如蜂窝,与他的女人死在地下,机关枪是一只长喙熨斗,大约他是在窗口用白扇煽熨斗的结果。

审计部被焚之夜敌人又自相惊扰

有一夜，是六月中旬，述者在白下路西头烬余的一个火场乘凉，隐隐听得弹箏及女人歌唱，是远处咖啡馆里艺伎在歌舞，夹着犷声狂笑，大约是敌兵醉了，不定那几个倒霉的人，碰着他们就得出事。

忽然乐止歌歇，隐约的楼台灯火都熄灭了，载满了敌兵的卡车出动了，白下路有上着刺刀的敌兵在放哨，我（述者）赶快回去，伏在楼上窗眼里张望。恐怖的气氛布满在全城，遥见白下路东头的火光烛天，照得半个城在绯红里闪烁。不远处有哨兵在喝问口令，接着雪亮的刺刀一闪，一个中国人惨叫一声，大约又杀了一个“游击队”。

第二天悄悄问起人来，据说是已经在敌兵进城被焚过一次的审计部，为了烧去的不多，敌人有小部份的辐重在里面堆积着，不知怎么又起了火，敌人以为游击队在大举事，于是也大举戒备，结果是自相惊扰了一夜，消防队直到天亮才敢出发救火，延烧了许多民房，而老百姓不及回家在街上被认为“黑头”嫌疑而杀死的有二十几处。

在敌人脑子里跳跃的恐怖影子

九月初，我们的游击队大活跃于南京的附廓，龙潭发生了战事。听到了是无限伤心的欢喜。我们在龙潭是有最坚固的国防民工事的，不幸敌人探得了，避实就虚，绕道来攻，我们在最适宜的战场龙潭没有经过血战而使敌人付出相当的代价，在失陷后十个月，我们却听到龙潭有战事发生了，如何不喜！

南京是升平世界了，但南京附廓的老百姓，却遭到与初失陷时同样的荼毒，老百姓动辄被杀，罪名是游击队嫌疑，明知其不是，也要杀，多杀是毫没问题的，漏了一个却会使他祸生肘腋。

几个教育界的人从苏州出来，想绕到安徽我们自己的势力圈内去，是步行的。在南京附近郊外，遇到了敌兵，捉到之后，先把几个引到田里用刺刀劈了。有一个急了，他会说一句日语，仅仅的一句“阿里阿朵”，引得敌人笑了，居然免了死，另一个则会说英语，自称是商人，敌兵也懂英语，问他怎会讲英文？一定是学生，答说，是在上海做生意的，须与西洋人周旋，故懂点英语，于是也放了，说：“放了你，一路去和中国老百姓说；日本军不杀中国人是救中国人的，中国老百姓莫帮游击队，有游击队快报信，还有赏。”游击队，游击队，在敌人脑子里跳跃着恐怖的影子，是一天天大起来了。

吓破敌胆的青天白日旗缝的被褥

说到暗杀,如后面所提到的何锡嘏刘纯之外,日本人亦时有被暗杀的,六月,在板桥镇附近的一颗[棵]树上挂着一个日本人头,地方上报告了日军部特务机关,便派上一队兵围住了村庄搜索游击队,当然无所得。一说这敌人是被乡下人杀了的,恐怕肇祸,便做出游击队杀的样子,被杀的原因不外是骚扰妇女。

敌兵是不敢单独下乡的。单独下乡便时有被活埋的危险,光华门外,距飞机场不远,便曾活埋过一个敌兵。

有一次是两个敌兵下乡去玩,在郊外四野间远远看到十几个农民荷锄疾步而来,敌兵一看不好,放了两枪,拔步飞跑,这些农民莫名其妙,其实并不是想杀他们的。第二天来了大队敌兵搜索,把村长带了去问话,说明了原因才放出来。

句容江宁县境之间,王家坟地方,有一个农民把不知哪里来的旧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缝的被褥,晒在草房的户外,被敌兵看到了,以为是游击队的标志,赶紧通知敌兵,架上机关枪在村口,如临大敌,闹了半天,才知道是这么回事。大惊小怪,敌人一个军官自己也觉颇[赧]然了。

得一不实的情报便张惶失措

最近(八九月)的南京,敌人是异常恐慌的,他们不但怕游击队扰乱,而且怕第三战区的反攻,因为东战场是在我们的控制中,大江以北至徐海属有我们的大军虎视着,浙皖一带,峦冈起伏处,他始终不敢越雷池一步。这倒是他的心腹之患。南京是空虚的,除去三三两两的散兵和宪兵,大队的敌军只有开出城的,不见开进城来,以前清晨黄昏的笳号也听不见了,玄武湖中山门外也不再列队上操的敌兵,就是明故宫大较场的机场也不见完好的飞机,城门口只有仪凤中华两门随时开,其余都闭得很紧,而且堆得有很多的沙袋,检查行人分外的严,出入城门不但要搜身,连携带一筐一担,都要彻底细翻,恐有便衣队混入城来,一旦中国军大举反攻作内应。连巡逻警察用的铁甲车都不见了,大约是开到赣鄂去充军用。

敌人又派有大批的谍探到徽州一带去刺探虚实,注意的是否有反攻的可能,大约有一次得到不实的情报,立刻张惶起来,城内外都施行戒严,不知从那里调来许多零碎小队的敌兵守城,一面大搜索,家家都翻箱倒柜的检查,结果是捕了许多老百姓去杀了,虚惊了几天,才算了事。

埋在地下的军火接济了游击队

志士潜伏在城里秘密活动的确实不乏其人,无论敌人镇压得多凶,谍探网布得多密,仍有一面以汉奸顺民姿态与敌人委蛇,一面却和城外的游击队暗通声气者。有几个跑出南京到了重庆的人就是得他们之助使敌人不疑而出险的。

南京之陷,确是太仓卒了,而且有不可靠的国际委员会的难民区作保障,当南京被围,各军人自为战时,看到敌已入城,不能再抗拒,没有当时死难的便只有一条路:跑到难民区再说。一则以为敌人总不会不顾国际体面,对于难民区该不会十分逞其残暴。一则也是四面皆敌,无处可跑,结果是敌人不顾国际信义,进到难民区来大搜索,杀了许多军人,公务员,壮丁,乃至老弱。但难民区毕竟[竟]不能如外面的为所欲为,也还有少数军人躲在里面搜漏了的。有些军人,在南京表面上已平时,便出头和敌人周旋获得了保护色,一面却和离城不远处的游击队联络,因为伏在难民区时多有军火埋在地下,后来已经全部取出来运去接济游击队了,至于运出去的方法是颇为巧妙的。

一身受酷刑者的自述

下述故事是身历者和笔者亲口述的，确甚可靠，述者罗宗仁，自然不肯当汉奸才会遭到酷刑，但也并未作反日活动，被捕的原因是仇家挟嫌告密，企图借敌人的刀来杀他。罗君是五金商，在升州路开店，七月二十九日，被两个敌人特务员抓了去，说：你跟游击队有往来，昨天你的侄子出殡，出到城外，棺材里就是一棺材军火！鞫案的是日本人，说得一口不知所云的中国话，罗君听不懂，也不知祸从何处来，只有答说不知道，不知道？于是严刑逼供，用浸了水的皮鞭打脊骨，辣椒水从鼻子里灌进去。以猪棕插入生殖器里，以竹杆捶入指缝，都由中国种的人来执行。已是一息奄奄，却被搬上一张椅子上去，罗君在昏迷中，以为是坐电椅，以为什么都完了，但却并没有怎样，让他休息了一回，另以一汉奸来问；罗君才恍然了，提出有力的反证是棺材并未出城，昨天本来是要出城的，因为临时断绝交通，搁在城边了，打开棺材一看，只是一具尸首，才获释放了。敌军每逢棺材出城就强迫打开检查，不知那里听来的谍报，遂致祸及尸骨，可笑。

敌人以伪满调来的军队把守在城门口，一位国军军官化装了卖豆芽的小贩出城，在黎明时只有一个伪军在检查。豆芽也被提起来翻看，却发现了一支手枪，这位军官很机警，立刻拨开另一堆豆芽，底下是四百元中央银行法币，此伪军一手拿起钱和枪来，一手挥之使去，这位军官一身冷汗急急地走了。此伪军并非有意救他，只是恐怕一声张，四百元到不了他个人的手也。

从保甲连坐制反映的我游击队战士的强大

敌人是怎样地畏惧我游击队，汉奸奴才之奉其主子命对于游击队的防范至什么程度？——亦即游击队之如何驍[剽]悍英勇，可于其“奖赏及过罚连坐制规则”反映之。

南京郊外的江宁县境已实行此保甲连坐规则，由伪县长请示敌警备队特务机关执行，据江苏同乡通讯处发表之情报，所载此项规则云：

本规则奖赏及过罚连坐制分重中轻三种。

一、“重赏”全保发给赏金，“中赏”全甲发给赏金，“轻赏”，一甲发给赏金。

二、“重罚”全保处罚金，全甲人民处死刑或驱逐之，“中罚”全甲处罚金，联保者处死刑或驱逐之，“轻罚”联保者处罚金，本人处死刑。

（四）依本规则之赏罚轻重，照下列各节办理：

一、保甲内如有抗日运动或通党容共等叛逆行为，隐不报官者，以重罚处之，其事先能防止未然或预先报告者得重赏。

二、保甲内有策动扰乱治安或通匪者处中罚，事前能报告者得中赏。

三、有武装自卫团之保甲，而默视党军败兵匪贼等侵入，或给予便利者轻罚，与之交战击退者轻赏，确曾抵抗而未击退者亦得轻赏。

（五）赏罚之多少与轻重，由省长或县长决定之前，须咨询日本警备队长，特务机关长或排长行之。

“欢迎皇军”的白幡如云中透出 一声“救中国”的怒吼

中央电影摄影场职员赵志春君八月四日离开南京，到重庆了。说起一事，是大可以文艺之笔讴歌一番的，而“今日之南京”只在记流水账，愿提供此题材，给写作者们。

春间，敌人有大批军队新开到南京城来，敌人和汉奸逼令中国民众执“欢迎皇军”的旗帜，站在大行宫欢迎，敌人却把这光景摄入影片，用来麻醉国内，欺蒙[蒙]国际。敌人的行列正浩浩荡荡地开来，被逼着夹道欢迎的人丛中，一个老人穿着蓝袍黑褂像是殒服，默默地立着，氛围是如此的肃静，除了整齐的皮鞋音蹙然，更无一个人敢咳嗽。陡的一声：“和平奋斗救中国！中华民国万岁”！那声音直穿过谧静的空气，使敌人和可怜的同胞们都愕然了。那声音继续在叫，老人的面色是悲愤而从容，望之凜然如一幅神像。杂在人丛中的特务员一掌推倒了他，几个敌人的刺刀乱下，这老人便如愿就义了。

老牌奴隶中不乏有心人

南京之陷,说是导源于“七七”,不如说是“九一八”,理由简单,敌人不夺取到东北三省及热河是不会夺取到南京的,在“九一八”第六年之后,敌陷南京,乃调来许多东三省籍的伪军和伪满职员来替他服务,镇压同胞。

于是,东北口音的人的氛焰,在今日之南京是异常的高了。“妈勒巴子”,不但可以当一切生意场中的“免票”,而且有许多汉奸不会说日语却卷着舌学骂“妈勒巴子”吓人,论奴才资格,东北人虽亚于朝鲜人,毕竟比关里人老些。

可是说一切东三省被调到南京来的都是毫无心肝,甘心卖国的却也太过,述者会到一位东省同胞,是在南满医科大学毕业的,调来为敌人作卫生工作,他常常为南京同胞解围,他悄悄和述者说:“他恨东北一切汉奸入骨,想到有一天收复东北,杀尽他们,即使我们这些也杀在里面,永受不白之冤我也甘心,天天盼望,盼到今天,连首都也失陷了,想不到关内也有这么多汉奸奴才,甘心事仇,媚敌取宠,那一天收复了失地把他们杀完呢!”他的恨比我们更深,他的泪比我们更多,血也比我们更热罢。

两个敌人临刑大呼日本万岁中国万岁

谁提起日本人都痛恨，这是由于战争驱使敌人的心理变态，成为虐杀狂了，但日本人也还是人类，也还有些有理性的，被军阀强迫征来发狂地杀人同时自杀，不甘于发狂的清醒份子，虽则敢怒不敢言，而秘密的反抗还不乏其人。

丰富路有一家中国人，有两个敌兵时常进出，邻家都认为他是汉奸，侧目而视。其余敌兵也不去滋扰他。

七月初的一天，一辆汽车停到他门口，两个以巾蒙面的人被七八个宪兵牵了下来，身上只有汗衫短裤，手上套着手铐，进去之后，六七个中国青年也铐了出来一齐牵到火场空地枪毙。

傍晚，尸未收，也无人看守，有大胆的人剥去了衣服的人去一看，两个确是日本人，相貌身材之外，脚上大指分开的袜子可以证明。搜出来许多传单印刷品，拿上汽车时漏下了几张，都是最激烈的反帝宣传，有日文，有汉文，还有世界语的。

有一个被拉去开车的说：大华大戏院对面空场有一次枪毙很多人，中有两个日本人，临刑时大呼中国语的口号：“打倒帝国主义！日本万岁！中国万岁！”虽不知以何得罪，想来反战是无疑的。

通衢僻巷时有反日标语发现

在南京催人呕吐的标语随时可见,但也还有惊人的标语张贴在通衢或者僻巷的,如:“中国人拿点良心出来”!“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国军日内反攻南京”!“杀尽日本鬼子与汉奸”!或由白纸写就贴在墙上,或则竟是白布长横额,张挂在巷内电杆之间。有一次是五台山附近发学[现]一幅白布标语书“南京人的血海冤仇要我们来报”!则为述者所亲见,时已近午,至少已挂了一早晨了,想来是半夜挂的。

汉奸刘纯(绰号刘媒婆)之家,在三坊巷,夜间进来几个大汉,刘正拥妾而卧,斧子劈死了刘纯,却放了女人不杀,丢下几张传单而去。第二天报上登出来的是被匪劫,但又并无失单。

这一种传单时时可以发现,有一次是东和剧场在放映电影,从顶楼上丢下一大把白纸来乱飞,灯明之后一看,却是抗敌救国的宣言。有时是公共汽车正在开行,窗口外一大把纸片散了进来,等到发现是传单,车上有特务员喊停了车下来看,早已看不见人了。

这些热血志士的行动的鹬起兔落,足使人咋舌,不但胆子大,而且机警,有时候会使特务员才忙得一身热汗,又吓出一身冷汗。

无名烈士切齿挥旗

三月间，我空军飞京沪轰炸敌空军根据地。炸南京的那一天，有足述者。

未失陷以前的南京，不是常有敌人收买的小汉奸放信号，或用射击，或摇白旗，给敌人以目标，有时是在军事重要机关附近屋顶插上一个目标，以便敌机投弹命中么？这当然是狗彘不食其肉的人干的。

但在几个月以后，在同一城内却又有人以信号给飞机以目标。

司法院附近敌人有大批军实存储着，我机飞来的那天，在司法院后有一个把褥单系在竹竿上舞动不已。但我们的空军为了顾全同胞的生命，经过市空时，投鼠忌器，没有投弹，而只炸了大教场。

这人，当然并不是我方派到南京潜伏的间谍而只是热血志士，情愿自己与敌人同归于尽，我们可以想见其切齿挥旗，可泣鬼神的模样。

这无名烈士在当时便被敌人宪兵拿住“斩首示众”了！

一妇人裹着炸弹去撞火车

自南京至孙家埠的江南铁路是早已恢复通车了的，惟客车大站不停，原因是敌人在京芜路上吃过两回大苦。是在五月间，我游击队正进攻宣城，敌人自东战场增援芜湖，以火车运兵，兵车是附挂在客车上的，车到芜湖，敌人正忙着搬下军用品，客车里扔下一个手榴[榴]弹来，轰的一声触着了炸弹炮弹，连续爆炸了一个多钟头，站上敌人当时死了几十。敌人受了一次教训，此后兵车入站，先把挂着的客车摘停在车站数里外。开出时亦如是，搭客须在车站以外几里上车，然后由站内开出附了兵军或载有敌人的车辆接上开出去。

有一次则是一列车都倾覆了的，车由中华门站开出不远，快到板桥，一女人蹒跚地自铁道线上直向车头走来，不及煞车，刚一碰上，便爆炸了，一列车都掀出轨外，近机车的前几辆车被炸毁了，炸死敌人几百名。这妇人据说是一家都被敌人残害了的，矢志报仇，投身游击队，与之偕亡，满身扎着炸弹以一身换取几百个敌人，呜呼烈已！

一说这妇人本身便是一个游击战士。无论如何，总是值得大书的一件事。

今之荆轲锄奸成功了

汉奸余大雄被志士刺中殒命，刺客的工具是利斧。刀斧，虽是在沦陷区域活动的刺客不得已的武器，为了手枪之不易得；而杀人于不声不响中，较诸手枪，虽可遥击，却必须发声惊动了人，实更有用，刺中之后，可以从容远飏。

在南京，潜伏的锄奸志士用的是匕首，三角形的锋利的小尖刀，还是三千年前志士荆轲所用的武器。据说这东西不特用时不发声，携带较斧子便利，灵活，而且刺人必死，死者连一声也喊不出来，在稠人广众中刺过就跑，被刺者不但动也不能动，喊也喊不出来。

有一个骗来许多同胞去杀换得富贵的小汉奸颜至诚，是一个伪清查委员。有一夜在大行宫一家清真馆子吃东西，一个人坐在桌边，一位志士反抓了一把匕首走来，当胸一刺，从心窝里直贯背脊，这位志士刺了就走，一个人也不知道。等到茶房过来，颜至诚还端坐张口不动，仔细一看胸前，插有刀把，一抽出来，血喷得一桌面，才噉的一声，倒地死了。桌上有一张锄奸宣言，说明颜至诚的罪状。忙了敌人几天，凶手到那里子捉呢？

两个与寇皆亡的渡客

报载，沪浦东有一无名烈士在江边突起抱寇兵跃入水中，同归于尽，悲壮使人泫然出涕，在南京，也有同样的事颇值一述。

那是七月二十一日午后四时，述者是大同面粉厂一力夫，正在下关把奸商从上海运来的面粉一袋袋掬了卸起上码头，突然听到人声鼎沸，视线齐向江边集中：是一只小渡船，船上一共是七八个人，中有敌兵一人，一个短衫人扭住那寇兵的两臂向江里推。寇兵拼命抗拒。船离江边已经在十丈以内，那船夫一面吓呆了，两手仍在摇，一个长衫渡客过来，一脚把桨踢下江去，帮着那短衫人推寇兵，寇兵的力很大，虽然两臂被举起来，无法拿枪，但还拼命抗拒，两只手抓住了短衫人的衣领不放，慌乱中寇兵歪倒在船舷外，短衫人也被扯得俯身下去，一刹那，同时落水了。几次浮沉，便逐流而去，没在浪花中，岸上已有值岗敌兵拔出手枪来向渡船长衫人射击，一面有敌兵登了别的渡船划向这渡船来，一岸上呆看的人惊呼一声，那长衫人是也纵身跳下水去了。寇兵也只有向江水看看，无法可施。呆看的人谁都有一眶子热泪。

软硬两工的汉奸们

这地狱，当然是以阎罗为中心的，但使得同胞受到无穷尽的苦刑者，还是那些判官，夜叉之类的汉奸，自然，他们唯恐主人人们的不信任，遂乃加紧的迫害同胞，以明心迹。

一种汉奸如梁鸿志，是所谓维新政府的行政院长，以诗人而认贼作父，他用的却自然是软工，是帮助敌人骗取同胞死心塌地当奴隶牛马的。不久以前，他发出了布告说：南京在大兵燹之后，庐舍为墟，本院长惻然悯之，特拨国币二百万元，贷与各该市民，凡有地契者，准予贷款修建房屋，俾各安居乐业云。

“二百万元”是什么呢？敌人在上海印的大批花纸，无法推用，于是以此示惠，蜜里面和了多量的毒，而这蜜水，为了渴，自然也还有人来饮的。

另一种汉奸，则是明充刽子手的，那狰狞过于敌人，却大抵是当地流氓，或在国府莫都以前有些房产的地主，而被刘纪文长南京市拆了的，那怨气，却发泄在整个民族，整个同胞身上。

有了软硬两工的汉奸，敌人自然站着一边看着了，这惨毒，是有甚于城破时大恐怖时期的！

义形于色地诱杀两千同胞

有一个叫张荣光的，一部大络腮胡子，是什么“查问委员会委员”，他在莫干路宁海路口登高演说，围了一千多人听他说话。他掬了一脸的诚恳，他说：“亲爱的同胞，我们的痛苦已有十年了，此次‘大日本’到南京来，保卫良民，使我们的安居乐业，所有中国军政两界的公务人员，没有退出南京的，现在有好机会，只要出来，有饭吃，有钱拿，有事做；过了这机会，要五家联环保，无人保的就问罪，保了一个公务人员五家全处死，你们快出来罢。”在他声泪俱下的喊着亲爱的同胞之后，一百多人站出来了，立刻被装上汽车到小营用机关枪扫射，这样死在这张荣光汉奸手里的一共两千多人。这种汉奸当然也是“人”，但如请一个心理学权威学者来解释，也解释不出他的心理来的。

但当汉奸却不能保妻女不受辱

大时代一到,许多狐狸都露出了尾巴,无所遁形,在平日,或者还能像煞有介事的冒充圆颅方趾,一旦大时代之幕揭开,这些东西都如附膻之蝇集于最阴暗的一角蠢动起来。例如缪斌,例如陈群之流,混进了政府,也曾经像回事地成为治民者,官僚欲的苦闷无法满足,发泄,一遇机会,自然不恤以卖国来换取寤寐求之的官癖,任道援跟着胡展堂干过一阵,以胡先生的风骨高骞,却不能洞烛其幕里有这样一个衣冠禽兽。

和所谓市政督办分庭抗礼的有伪江宁县长庞振乾(号惕齐),那是当年江苏省的省议员,省议员而当汉奸的,如王馥之达剑峰,又如伪江苏省政府委员徐果人,则是当年的省议会议长。此一批,自北伐成功后,销声匿迹已久,敌人知道劣绅之为用,比官僚更多,因为他们是地头蛇,他们知道怎样去吓榨老百姓。他们不但想保全家小,恢复他们被没收或被官价收买的地产,而且想做官发财。官与财是可以满足了,但家小却未必能保。有一位仇姓颇有地位的汉奸,住在门东,一个侄女被敌兵轮奸之后,他的嫂嫂来哭诉,他向敌人一报告,官却做不成了,是良心发现还是后悔呢,总之,他吞鸦片死了。

黄晟以外的通敌附逆者

可痛心的当汉奸的不一定完全是失意官僚,有多少却是现任外交官,外交官,自然与敌人接触的机会较多,但本来为减少国家困难而负折冲坛坫之责的人却反过来卖国,这耻辱自比一切官吏当汉奸更甚。如外交部条约委员会主席委员陈篆竟充起南京伪政府的外交“部长”来,“次长”是外交部条约委员会委员嵇镜,还有条约委员夏奇峰,驻日使馆秘书江洪杰,外交部秘书周珏,都一下子跑出来当了什么次长,大家都知道外交部职员黄晟^①因为与他的儿子黄浚文父子同为汉奸卖情报给敌人,在“八一三”之后不久便正法了,却不知道还有些个通敌的人却一直到最后南京失陷以前,逃去了明正典型,竟混下去,外交部免职的交际科科长林桐实到了重庆以后,又跑到南京去还干那一角;所不同的是科长改为司长了。国家何所负于你? 人民何所负于你? 政府何所负于你? 只为要做官,不惜以汉奸二字的头衔来换一个字的官衔!

^① 原文如此,应为黄俊,黄俊为父,其子黄晟。

流氓成了一时代之宠儿

一部新官僚，及旧官僚，劣绅之外，为敌人所宠爱者便是流氓。我们知道，南京与上海不同，流氓势力是一向不能抬头的，几年以前，南京曾大举捕捉刺花党，藉以肃清流氓，除去下关，流氓在南京城简直是毫无办法，只能开澡堂茶馆，以生意来维持他们的团结。

敌据南京以后，知道帮会势力的力量，知道此辈鱼肉小民的本事，比高高在上的官僚更大，他们能深入下层，能无孔不入。而且指挥灵活，叫他干什么恶事都优为之。

于是铭新澡堂的老板胡启闳，和中华池老板姓丁的都成为要人，胡启闳又是六朝居茶馆的老板，他拥有南京城许许多多的以茶房为业的徒子徒孙，这就是他卖国的政治资本。

这一类土豪汉奸的权威不在伪维新政府的群奸之下，南京全城现被分为五区，每一区的区公所所长都出入汽车，望之俨然，但可惜脱不掉泼皮的调子。

市商会委员黄月轩当了区公所所长，述者看到他，坐在汽车里，那威风还了得！

以身事敌的女汉奸

在沦陷于敌手的城中而犹耀武扬威的中国人，已如上述，还有，就得数女性汉奸。

女人，当然也分等级，第一等，日本女人，然而很少，只有艺妓与慰安所的“慰安员”；第二等是韩娼与买海洛因的高丽妇；第三等，东三省籍[籍]的女汉奸，受过敌人训练的女子，能说很流利的日语，如在公共汽车上买票的，在广播电台报告的，在小学校当指导员。此外的中国女人只有随时受凌辱，到处受蹂躏了。

可是，还有一等是交际花之类女人，能说简单英语，能跳舞，则也为敌人所重。鼓楼四条巷有一个女人，每天打扮得花枝招展，一到傍晚就有敌人军官派汽车来接，那女人就神气得很。道路以目，谁也惹不起她。且有许多伪维新政府的所谓要员奔走其门。求她给敌军官说话。她的门口，有敌人派来的警察站岗。她家对门一个不满十岁的小孩子跟着她喊“二道毛”，警察寻到他父亲，拉得去就是一顿臭打。

大快人心的媚敌者的下场

汉奸献媚敌人，是无所不用其极的，他们揣摩主人的心理，以逞残暴为乐，于是他们也触处寻残害同胞的事，以求主人一快。

有两个小汉奸，一姓彭，一姓侯，是踏在同胞的尸首上爬上去做了小阔人的，谁瞧见他们都只有躲开。

七月底，这两个人带了两个敌兵找窑子，却找到门西一个人家，这家有四个女孩子，在城破时幸免了，这回，他两个想打她们的主意。

进门之后，女孩子们躲了起来，女孩子的祖父跪在两个汉奸面前苦求：“彭太爷，侯太爷，你俩积点阴隙在子孙身上罢，我们是多年的邻居，我头发胡子都白了，饶了我的孙女，就是饶了我一家的命！”

这两贼为表示尽忠于敌人，一脚踢开了这老人，要进去搜。

突然，一个敌人掏出了手枪，连开两枪，两个汉奸死在屋里，两个敌兵把巷子里警察喊进来看着，扬长而去。

敌兵也不完全是兽性的，残害同胞的汉奸他也会看不下去，而且，他会想到，连自己的同胞都会出卖的人，何爱于我，而会对我忠实。所以汉奸常常落到这个下场。

有志卖祖国者垂老强舌习日语

每一个沦陷区地的大城市，照例有许多日语补习学校应时而起，自然大部份是日人所设，多数却是投机的汉奸所办。的确，懂得日语的人在南京当然很了不起，高明点的可以充翻译，就是稍微懂两句日本话也可以当“露天通事”，遇到敌人买东西或与中国人交涉，便可以作个舌人，不但敌人喜欢，自己也可在奴隶群里称霸。

述者有一次在新街口附近，看到四个敌人（好像是特务人员）和两个商人模样的人在交涉什么事，时在六月底，南京已不是恐怖世界了，便有人远远驻足而看。一个中国人挤出人丛自告奋勇当翻译，呶呶半响[响]，语言还是不通，一个敌人怒起来了，给这当仁不让的汉奸渴慕者两个嘴巴，一脚踢开，悻悻而去。这舌人爬起来就走，似乎羞恶之心还未丧尽罢，一脸通红，观者大快。

在乾河沿朝天宫等处的日语传习所，日文研究社，日文学社，颇有些四五十岁花白头发的人在那里强舌学日文，这些人有志出卖祖国，所以倒比一切学生都用功。

告密邀功领到一顿毒打的赏

七月间，帅府园一茶馆中，有几人闲坐谈天，不知怎地谈到了战事，他们那里能知道战事的真消息呢？汉奸报上天天登着武汉指日可下，谁也不信。一个少年不知那里得来河北经我军克复大半的战讯，于是互相耳语，面有喜色。一个天天坐在一块喝茶的中年人也凑过来听，在听了之后也呈露着欢欣，坐了一会，却去报告了特务机关。特务机关里派了两个汉奸来，把四五人带到傅厚岗一机关里来询问。这几个自分必死，胆小的已吓出一裤粪。而到这机关里之后，那东北口音的汉奸向他们略问数语，转过来问告密的人，告密的人很得意的叙述刚才的情形，那东北人说你很好，请到里面领赏，这人昂然随他到隔壁屋里，不一会，听到喊妈和鞭打的声音。在外面的几人心快蹦出腔子了。过了十多分钟，那汉奸出来说：没有你们的事，走罢，这几个人才恍然。

在敌人的掩护下来救自己的同胞，同时给利欲熏心，邀功谗害同胞的人以重惩，倒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述者一个朋友在湖南路开设鞋店，有一个在伪组织做事的黑龙江人姓口的，时常来修皮鞋，买皮鞋，和老板熟了，什么话都说，他说：“我本来是马占山将军部下一个连附，跟日本鬼子打了几仗，家里人都被杀完了！军队一散，我硬饿了几个月，终于逼得到‘新京’去做事。八一三后，敌人派到上海来服务，有许多东北同乡被我说动了弃械跑向中国阵地来，我自己并不是舍不得这汉奸官的地位，而是想有机会替祖国大干一番，我永忘不了我一家人是被敌人杀死的，我臂上还有刺刀伤的创口，是我在黑龙江桥和敌人肉搏时留下的纪念，我时时摩娑[挲]我的创口，我怕我自己忘了形真变成汉奸了！”

挂总理遗像者捕而杀之

偶语弃市的事也不是没有的。还有，像百子亭有一家，房主人已在难民区被害的。住在里面的是房客，因为壁上原挂有总理遗像，便被捉去杀了。

周迪山被害的原因是有人替他写信陷他。——南京有许多莠民，自己还没有当成汉奸，却想法子利用敌人来杀自己平日有怨的人泄愤，其居心与汉奸同样令人发指，周在南京失陷时，病在鼓楼医院，洋人看他病重，便由他住在里面，得免于难。病好之后，他回到自己的家里，家里什么也抢完了，他正打主意逃出南京，而和他一向有仇的人却不饶他。三月初，敌人派了特务员抓了他去，说他和政府及共产党有关。证据是一封信，由他邮寄到汉口的，信封上大书“外交部陈部长友仁”，不由分说，便摆布死了。

害他的人是似是而非有点头脑的人。他知道敌人最恨的是联俄，而陈友仁则是过去有联俄之名的，不管陈友仁是不是还在汉口任外交部长，和陈友仁通信是不是会公开的用邮寄，好在暗无天日的南京，敌人冤杀几个中国人也不算一回事，而他的害人之计售矣。

敌设女间谍[谍]之阱

一列火车从上海开来，车站立刻严密警戒，七八个青年上了刑具押解下来，同时，从前面一辆中跨下三个很有仪态的女人，一脸严霜，和一群日本人同出车站，分登几辆汽车，大约是开赴特务机关去，这是六月间一个难胞所目睹。

其后，据一个在日本驻南京特务机关做工友的朋友说：那些青年是死在女人手里了！他们进了特务机关之后，受尽了一切酷刑，鼻子灌多少辣椒水，终于熬不过的便瞎供之后被枪决。

起原呢，敌人收买了很多“交际女人”到上海参入社会各阶层活动，刺取谍[谍]报，一面和青年学生及教育界周旋，这些青年之中当然不乏作秘密救亡运动的，她们动之以色，这些青年一盲目爱好起来，连肠子角落的话都倾吐给她们，结果是落了阱。

一个女间谍[谍]不但能说日英语，国语沪语都极流利，时常出入国际饭店，年纪三十以上了，化装术却掩去了她的青春之逝。其名为周三小姐，据国际饭店的仆欧说，她每天和很多人来往，晚间便到一个白俄老人的房间密谈一两点钟。她的铁腕下，也许残害了不少中国人罢。

中山路改称为松井路

炙手可热的伪官时常都有被杀的可能，一有嫌疑便送了命，而锄奸团也时常实行暗杀汉奸，莫谓汉奸好当，也须得把性命去换取。

伪第一区区长何锡嘏(字锡之)突然死了，据说是他和游击队“勾结”反日，敌人一怒捕去杀了的，一说是热血志士组织的锄奸团“锄”了的。不管是前者或后者都好，都可以给一群汉奸一大教训。卖国的结果是天怒人怨，而可以表现魔窟之南京，还有仁人志士潜伏在那里不断的反抗，可使敌人及其奴才胆寒，不敢为所欲为。

汉奸取宠，无所不用其极，已如前面所说，而伪官之逢迎使人发指，也在我们想像之中。

中山路是纪念国父中山先生的，既要出卖祖国，当然非去国父之纪念不可，几经斟酌，拟改为昭和路，在汉奸官的意思是认昭和为父了；喜孜孜的呈请敌人军部却碰了一个钉子，天皇是神胤，如何能命为路名，任人践踏？讨不到好，然而不能不改了，结果是想到最尊崇的自然松井石根，曾经骑马入城，经过此路，倘不是他，如何做得到“官”呢。为了报恩，便改为松井路。

大悲剧中一段小喜剧

前面不是说过，敌人很注意陷城之内的书画吗？凡来搜劫书画的敌人都很内行，有眼力，据说有一个原田池一在南京城里勾结流氓硬搜索古书，他的鉴定版本的眼力，以及藏中国书之多，在中国人中间也罕见，述者亲见他在鼓楼附近一洋房内搬出数百个旧书箱上洋车，白胡子，喜孜孜的，年纪约六十以外了，还在那里当强盗。

有一利令智昏，官迷失心窃[窍]的人，巴结敌人，跑到新住宅区一家字画最多的人家，费了很多的力，设法搬出书画多轴来送到一个有书画癖的敌人那里来求官，这敌人大喜，打开一看，失望之下，恼羞成怒，叱骂出来，这羡慕汉奸的人莫名其妙，向此敌人的厨子探听，已全部送到厨房里引火了，他搬出来请教懂书画的人，却是泥金寿屏挽联，这算是大悲剧中一段喜剧的插曲。

但也有送了敌人以掠来的书画而得伪官的，有一个姓何的汉奸把他的逃亡了的亲戚家里的书献给敌人，慷他人之慨，因而得宠，做了什么税局的局长了。

以如此的美音作如此的丑语， 以如此的谄媚受如此的惩罚

在南京广播电台当报告员的有一个姓张的女孩子，她有一口婉约的有弧线的音调底中国国语，所报告的当然是最荒谬令人发指的话，使人听了觉得以如此美的声音而作如此的丑言，不禁有“恁好皮囊，却中何用”之感。这女孩子才过二十岁，脱俗的仪态表现他受过高深的教育，但他连国家民族都出卖了，她还有灵魂么？“卿本佳人，奈何从贼”，述者在有一次敌人开“庆祝会”时经过会场，看到她在司仪时作如是想。

据说上海有一个歌女，国语极流利，为敌人所赏识，要找他到南京电台来充报告员，托人来说，允致重酬，但她一口拒绝了，躲到法租界里去。倘确，倒是可以羞煞这些无耻群的。

说起了“祝捷会”想到徐州失陷后敌人在第一公园，新街口举行祝捷，强迫老百姓参加，有一个胡子眼镜的人登台讲说，自称是满洲国派来参加建设南京的，他说：“王道乐土的满洲国本来是中华民国的，现在中华民国将是满洲国的了”，本来是糊涂话，不知所云，述者却看见一个敌人一脚把他踢开，声明他是神经病者。

为仇称觞斑衣戏采

是热天，述者已不忆何月了，南京敌人中之之一要人，姓原田者做寿。在日本，是没有像中国那样铺张做寿称觞的，即使是西园寺九十岁的生日，也只是倭天皇赐两打葡萄酒而已；一到中国的沦陷区域的敌人过生日，自有汉片来巴结。前几天国民大会堂便挂满了幛联，把这敌人恭维得上了天。述者曾混进去看，中间挂着伪行政院长梁鸿志的寿词，看了之后只觉得中国的士大夫阶级的无耻，蔑以加矣！国民大会堂唱了三天堂会戏，是由上海请来的戏子和票友演的，浦口江边及下关车站有汽车接客，不少从北平天津上海来的卖国贼来拜寿，在国民大会堂门口看到很多穿马褂的人，襟悬红条，担任招待，一遇客来便上前去开车门，鞠躬如也，却是伪市政督办公署的科长秘书。

伪维新政府成立之后，和他争宠的北平伪组织的机关报天天在北平的报上骂他卖国，说他在段氏二次当政时，解决金法郎受过大贿，好像自己当日本的汉奸便不成为卖国似的。梁鸿志在南京也做过一次寿。上海有一家小报登一副寿联云：“大展鸿图众矢的”，“早蓄异志国人皆”，嵌梁的名和号（众异），倒也有趣，自然也是倾轧吃醋的作用，决不是正义感的讽刺。

汉奸集团的大名会

在南京的敌人最高统治者,也感到过去的烧杀奸掠的政策是失败了,这不但不足以征服中国人,而仇恨在中国老百姓心里发了酵便成长为新四军领导的到处可为心腹肘腋之患的游击队,于是敌人便想藉会团的力量来“转移思想”,这会团名曰“大名会”,略仿华北的“新民会”,设总本部于南京,各县分设联合支部,广收会员。

据重庆江苏同乡通讯处失地消息情报社的报告:

“伪大名会南京联合支部,地址白下路前农民银行旧址,于十月五日成立,由支部长刘琨主席,总务主任王一麟报告,宣传主任罗文锦宣言,末由大名会总本部长高朔致祝词:有‘除残去暴,同入康庄,和平创导,东亚之光,提携亲善,黄种斯强,民情上达,甘若琼浆,转移思想,政教优良’等语。继由敌特务部堂协少佐,楠木大佐致祝词:有‘日本军在华,并无占领土地之意,亦不愿灭亡中国,故希望建立新中国’等等哄骗之辞。敌人可诛而汉片实更可杀!”

许多幽默的哄鬼也不信的欺骗其目的在“转移思想”。可是果有“思思”(原文如此)是转移不了的,新鲜的血还没有干,谁能没有记忆?结果只是许多热中卖国的人被吸收去成为汉奸集团,汉奸有什么思想,倘有思想也只是卖国,无所用其转移。

怎样逃出了魔掌的指缝

每个人不被杀的就领一张安居证，列有姓名，年岁，性别，三项，末一行为“以上支那民皇军加以保护”，另一角则又有“容貌”“特征”两项，以防顶替。另一种是“难民回籍通行证”，需一人以身家性命作保，保这出去的人，不是去抗日。而所谓回籍，又只限于京沪线。自从京沪线游击队活跃，回籍证是不许再领了。

中国人到沪每天限八十

从南京到上海,每天有一列车开出,全部是敌人办的,从车上到卖票人都是日本人。一列车几十余辆,只有一辆可搭中国人,限八十张票,每天早晨六点开车,沿站都停,晚七时可到上海。

述者是费了很大的事,冒险领到回籍通行证的,在重重检查之下,第一天到了下关,在热河路青年里一个没有烧毁的房子开设的临时旅馆歇了一夜,天一亮四点钟,绕着道到了车站,热河路是不许中国人走的,那里有许多汽油粮草堆积着,寇兵严重的戒备着。下关的惨况是说不得的,要之非荒凉二字所能罄。车站倒还完好,卖票处挤满了人,几个宪兵和一个伪警察厅长在维持秩序。警察厅长专为车站维持秩序已是奇谈,而那穿着煌煌制服站在那里的王厅长馥之,乃是在战前开澡塘的,一当汉奸,便也过过官瘾,颇为飘飘然起来。

大家抢着买票,一窝蜂似的,敌人宪兵举起刺刀乱戳以维秩序,当时有几个受伤倒地了,血飞溅起来,大家又一窝蜂跑了,谁知道什么时候死呢:想逃死却又送了来挨刺刀。

述者跑回旅馆,旅馆里的人自然比较有办法,结果多出两个钱买到一张票,挤在一个猪栅似的车厢里到了上海。算是拣得了一条命。

一个中了七八刀的警士自述

述者是首都警察厅的警察，朔方健儿的身材，挺大个儿，好表人才，有着一股慷慨悲歌之气磅礴[礴]在他胸襟，他时时刻刻瞥着要把六尺之躯多换几个敌人的脑袋，但不幸他只是一个警士，有枪，捞不到对手。

在敌人的炮火炸弹密集之下，满城的散兵乱窜，每一个武装者都自由行动了，血性男儿都觉得到了这时候只有拼了杀一个敌人够本，能赚几个更上算。他也不知怎么就凑和[合]到一大队里去，衣色各别，番号不同，也有保安队，也有警察。开到下关，和敌人混战一阵，被迫退进城来了。

他独自退到挹江门，一个人拿了两枝枪：正傍[彷徨]无路，远远来了一辆汽车，是江南汽车公司的车，他见惯了的，同时也就看到旭日微【微】旗在车上。他立刻背上一枝枪，举起一枝枪瞄准，放了两枪。车停了，跳下七八个敌兵冲了过来，他把手里的枪抗抵着，但立刻就中了七八刀刺刀，倒在那里。敌兵登车去了，天已垂黑，他仗着体质好，路途熟，还能挣扎着爬到鼓楼医院门口，在天明时，被一个洋人发现了，洋人就扶他进去，住了一个月。

出了医院之后他又住了一百零八天，但终于脱了险，安然到重庆了。他含了泪叙述我们国都里非复人间的惨象，他说仅仅在城里我们同胞被屠杀调查到的数字是十三万，其实是不止的。十三万！那血不可以汇成玄武湖么？“血海冤仇”的“血海”不只是一个形容词了！

他的名字是田增荣，他说，我不算什么，我们警察厅督察处长竺莘翹被敌人俘去，诱迫他当汉奸，他终于不屈遇害了，第二局长贺文涛也不知所终，几千个弟兄都遭了惨屠。

我们跑出来的警察都在重庆集合，在内政部警察总队乐队长领导之下随时准备奉令开出去杀敌，出这口冤气！

另一个逃出南京的朋友秦姓，被敌人拉去给他新开来换防的军队煮

饭,煮了饭却没有饭吃,要抽纸烟倒可以尽你拿,敌人的纸烟倒很多,有什么白花,双蝠,双猫等多种牌子,敌人不但自己每个兵人衔一枝,就是有时高兴也会以纸烟给奴隶的,有一个黄包车夫从水西门拉了一个敌兵,整跑了一天,终于到中央医院停下,这敌兵取出两枝纸烟为车费。

日本人走在路上,摇摇摆挤地,直着两只脚过来,倘你不让开,他怒了,叫你站着,站着之后也许拿起纸烟在你脸上烫一下,算是烙刑吧。

扮成了卖油条的跑了出来

这一述者，现住北平，五月底逃出南京。据他的朋友说，他时常发疯，但疯过一阵也就平复如恒人。笔者和他谈话时是很好的。他说：

“先生，大家说我是疯子，我怎么会不成疯子，我的女人被日本兵掳去了，我亲眼看见的，我的爱妻。”

“十二月二十号，日本子进城好几天了，我住的是新住宅区，即国际委员会难民区内。难民区里还是有敌人的散兵游勇活动，藉口搜索，常常抓了人出去杀，遇见女人就奸，我们住的是宁海路一个房子里，幸而敌兵还没有来过。我想藏在这里总不是办法，尤其是我新婚的女人，她的生命重于我的生命。那夜，我去找国际委员会的洋人，求他把女人送到金陵女子大学去，听说那里有好几千女难民，洋人保护着，曾经和敌人军部商量好的，绝对不许敌兵进去。”

“第三天，我冒了险去看我的女人，其实是痴想，那里可以进去看呢？我不管，我还是去了，因为我的女人重于我的生命。”

“天一亮，我走到鼓楼，还好，一路没有遇到日本兵，在鼓楼公园下坡的一条路上，一辆大卡车开来，来我正要躲开，那里不是有很多矮柏树的吗？刚要蹲下，汽车开到我面前了，那卡车站了十几名敌兵，三十几个年轻女人是背着手坐在车上。”

“焕之！”

“我听到喊我的号，我立刻也就看到了，是我的妻，她惨白了脸，惨白了嘴唇，蓬了头，两臂向后背剪着。”

“卡车风也似过去了，我发了狂，我追，我喊着她的名字，我拼命追那汽车，车上开了两枪，子弹在我肩上擦过，卡车转了湾，不见了。我疯了，我还是追，我也不记得在那里被敌人打了一枪，我还是跑，不记得何时就倒在鼓楼医院的后门口了，被洋人救了进去，住了两个月。”

“伤是好了，我还有点疯，南京城里可安静得多了，我就回到一个亲戚处去。”

“五月底，我这亲戚要和我一块儿逃出南京，扮成了卖油条的样子，跨了一个篮子出水西门。水西门的城门口站了四个敌兵的岗，四个人端了两条长板凳[凳]坐着两排，衔着纸烟，枪倚在一边，很写[惬意]意，很懒散的。我们过去跟他一鞠躬，他一摆手，我们就过去了。”

“我回头看了他们一眼，我发誓，我逃出来了，我要替我的女人报仇，杀尽你们这些禽兽！”

“一出城，到一个相熟的乡下朋友处，他们说，日本鬼子还是常常来找二道毛花姑娘，问有‘黑头’没有？答说：‘有，在不远’。吓得赶紧走了，有一次正在奸女人，被报告到游击队，立刻来了一队人，把两个日本鬼子捉着，大家拿了刀来剁成肉泥！”

“先生！那一天让我也去杀日本鬼子。替我们的女人报仇，把日本鬼子剁成肉呢！”

他的眼角破裂着，沁出殷红的泪，指尖是陷在手掌心里的。

文化遗产——损失的一篇账

一切财产的损失，无论这数字多大，多惊人，总是有数的，无价的损失除去生命，还有下面所谈到的文化遗产，我们不惮烦地谈到它，因为这里可以看出一切文化遗产私有的要不得，倘是国有，而又能有计划有步骤的迁移了，中国的文化将少受多少损失。

沅史君有关于南京文化遗产被敌摧毁的报告，为录如下：

卢君冀野，覃恶广益，研究文史，名誉卓荦。其住宅内所藏书籍，不下数十万卷，多有旧籍，自其祖云谷太史所遗留者，悉为寇贼焚劫。住宅数楹，皆付一炬，书籍烧灰。飞扬街巷中数日不辍。

前江安粮道胡研孙先生住宅，在中央大学东北隅，藏书甚多，金石书画精品，多加题识，胡君平生著作，未刊之稿皆精钞，此次大劫，闻多未携出，夫人傅，工画，年已八十余，不知避居何地矣。

王伯沆君中大教授，已癯病在家，著作诗词，批点红楼梦稿，闻携出至难民区，家中无多人，恐不免付之劫中。

明顾起元手书赠朱兰隅诗幅，向藏花露冈顾氏旧宅，携出在当涂江心州，被土匪抢劫。

胡园六十年间，觞咏诗文，已刊成集者版片，暨四五次集会图卷，长皆三四丈，可继随园之后，名号可贵，此次悉被贼虏无遗。

寄沅庐藏二千余古钱，书画数十轴精品，皆明清时人真迹，近代名人手扎十数册，古今名人画像粘册十本，先世遗存古玩数十事，自作书画四巨麓，梅花石，红叶石，皆希世之珍，悉未携出，被邻右土匪劫去。

西华门古物保存所，中央图书馆，朝天宫古物储藏室，龙幡里图书馆，精者已迁出，尚有余存，或劫或毁，有表画店罗某僧某，时以所得，带至上海出售，获利至大。

石坝街石韞素先生学识优长，著作等身，平生藏书，两宅中不下三十余万卷。又精医，凡关于医学书籍，亦数十万卷。此次倭贼掳京城，石先生书籍，悉被贼入室将精本尽行劫去。余者悉为土匪勾结平日所有书估

来攫夺。藏书既尽，即将其两宅八幢房屋，付之一炬。石先生至今独居江之北。

陆禹云先生，学问品行，素为识者所推崇，精中西文，曾游欧美。平生喜蓄古钱，精鉴别，所藏不下万金之价值。此钱在仓卒间未携出，悉被贼劫。亦有土匪，并掳其余。陆先生文化方面之损失极巨。

红土桥陈米楼先生，以避难赴徽州即作古，平生著作数十种，多关于乡邦文献，细字钞存，商榷至精，除已刊刻数种外，悉藏于家，为土匪劫作废纸以去。先生哲嗣绳其君言之怆然。

百花苑程叔逵先生，为一夔先生令子，家藏宋元明近代书画甚精。金赤古钱亦妙选，极博雅。此次遭乱，据云先有携往乡间者。迨城陷，家藏所余，恐遭劫不浅。

中央大学教授某君，以浙人流寓金陵。平日喜金石碑版拓本，筑宅城北，楼为炸弹轰去顶瓦，所藏皆烬。

金君想灵，所有书画悉被劫，惟其十余年日记本，积数十巨册，亦同被杂货店捆去，作包裹用。至为可惜！

金沙井崇善堂后通向张二公祠之后幢楼上，满贮金陵文征，诗征，词征，各续征，江宁府志，正续梅曾亮柏观山房集，汪士铎悔翁集，许海秋玉井山馆诗文词汇，元宁两县志，附有其他著集，各类刻板，完全无缺，近者江南书局，移在二公祠门，内藏书籍板刻，不下数十万卷，城陷之后，殆已无人经管，恐尽散失，即有存焉者，寡矣。

龙家桥杨氏刻经处，暨羊皮街经房，四十年来，所刻佛典经藉，版片精良，印书多仿善本，闻有人保管，但近据传来消息，其屋被占用，恐亦零落殆尽。

王本齐先生夙喜藏书，虽已转售不少，但家中尚有余储，哲嗣伯举，早已出避，恐亦丧失。

郑寄伯先生著稿，皆钞本未刊，陶巽人君平生著述诗文词稿，细楷手钞，不下数十种，藏于家，遭此大劫，恐未必保全。

窦友芝先生，洪兰泉君，张玉夫先生，生平最喜金石碑拓，甚多精本，洪君每得碑版拓本，必手自裱背，窦先生所藏四五龕，又三四大橱，张君并蓄书画甚多，恐历劫无余。

王仲筠先生，喜蓄古今名人书画，前次齐卢战争时，损失不少，此次据云全未携出，近闻宅内，已无所余。

高冈里刘氏古柏草堂，家藏金石书画，城中可屈一指，除近时转售外，尚有精品甚多，主人避居南乡，家中为土匪作俱乐部，殆已劫尽。

有南昌许氏，家藏明清书画甚精，曾见名人楹联手迹，不下百数十付，皆见所未见，许氏往年以避乱来南京，寄居数载，闻此次仓皇出走，所有各件珍物，存储该宅，以为稍缓可归，乃竟不及再回，所藏殆无遗留矣。

门东水作营顾宅，藏明代先祖顾东桥尚书墓志石一方，为文征明九十岁时所书，三分建方，精细小楷，近二千字，珍贵异常，此次浩劫，殆不保存。

城南梅氏，家藏先世梅瞿山以下数代墨迹书画，甚珍异，纸白版新，不轻示人，已付劫灰。

明故宫古物保存所，其中搜罗本城唐宋元明遗物，书籍古玩字画，廿余年来，真贋参半，甚可矜贵，颇有关文化历史，寇起，闻先为监守者自盗，继乃为贼首土匪所掳。

洞庭会馆翁氏，一校园方氏，南捕厅甘氏，皆收藏先世遗著，及彝鼎古器书画诗词板刻，方氏又有先代祖宗名臣遗像，一时浩劫，殆付灰烬。

凤游寺中有六朝时碑刻，甚精致，牛首山幽栖寺，有许多题名石刻，栖霞山自六朝至元明，极多题名石刻，普德寺有梁时五百罗汉铜像，闻都为倭寇盗去。

不要女人只要书的又一种敌人

黄慕冠君的厨子在他们西主人家里看房子，一家人都住在主人房子里。七月底的一天，三个便衣敌人款门而入，一家大骇，女人不及躲，都伏地不起。三个敌人进来，到慕冠的书房里把书都翻下架子来，择了几十本，丢下二十元伪币说：“我买你们的书”。

说敌人“摧残文化”是不够的，他还要掠夺，这比烧还可恨。

陆禹云君是前面所述在南京藏泉损失极大的一个，有函来云：

先生所著“今日之南京”栏内，有述及仆古泉之聚散者，不禁感触万端。既极佩先生之关怀乡邦文献，顾又以所述似尚有未详尽者，用特补缀一二：盖仆髫龄读史，默识历代纪元，即酷嗜古泉。彼时习用制钱，勤力搜剔，颇有所获，但绝鲜佳品。稍长，读书燕京，继复旅宦彼间。先后二十年，穷街委巷，破肆荒杂，课余公毕，暇即往觅。燕京本为人文渊薮，嗜古者多，泉友甚众，相互钻研竞角，致力愈勤。首都南迁，遄返金陵，邮筒走南北，所获弥多且精。盖上溯古初，下迄清末，旁及日本朝鲜安南诸国，圆钱刀布，所蓄殆逾万枚，种别亦五千有寄，其中且有极精，及宇内孤品约五百枚，频年于役所入泰半胥耗于此，方其偶有所见，未能即得也，往往蹉跎踟蹰，忽忽若失，及其果获罗致如愿以偿也，则又若怀宝以归。喜难成寐。又或既有所见。而为捷足者所得，或为资力所限，而迄莫由购致也，则更不免连朝恼闷，而无以自解。佛氏之所谓“贪嗔痴”，仆于此殆兼而有之。顾所以劬劬如是者，要非仅如狗马之好，玩物丧志而已，亦以泉币上关国计，下系民生文字之源流，世运之隆替，历史上纪载之讹错，胥可藉此以观其微而弥及阙。仆行能无似，事功未有所表现，辄欲自附于不贤识小之列，藉兹稍有所述作，以自免于汶汶之海，今则积年心血，悉付劫灰，回首白门，徒增呜咽，爰因先生之所述，以自摅其甘苦，且藉鸣其悲愤焉。

一美籍牧师之言

曾任南京长老会牧师的美国人密尔士谈起南京敌兵的两事。

他说：近日的南京，敌兵仿佛很守纪律了，纵火，强奸，抢劫的事已不再发生，但并不是说绝对没有。敌兵仍然可以随便走入人家，被他们施过强暴之后，谁也不敢再去报告，虽然敌宪兵布告准许人民去报告，去报告也无法清查的。即或被长官巡查看到，最大的惩罚也不过一下耳光。

而空军的猖獗跋扈，更无法制止，他们似乎不受宪兵节制的。（在南京的敌空军，牧师会记下来是“川村”，“神崎”，“泷”三部队）他说他记不得那一天了，三个日本空军驾驶员跑到他隔壁华侨路四号高家，找到一个女孩子便施行轮奸。临走时还放了几枪示威，他们比日本陆军自由得多了，但纪律的如此败坏，无怪常被华机打落下来。

他又说：敌人在南京的伤兵当然时时出来滋事，而且时常酝酿风潮反抗他的长官。外交部大厦，是改为敌人的伤兵医院了的。听说有一个伤兵被医官打了一个嘴吧[巴]，全体伤兵都鼓噪起来，群殴此医官，敌人赶紧派一队宪兵去，拖出首事者在外交部门外空场上枪毙，才算弹压住了。

阚君目击两事

一位读者阚自安先生，是敌人手缝里的漏网之鱼，现任军职。他在镇江曾被敌人在皮鞭的伤痕上揉过盐，终于解到南京而被免脱。

他说到南京目击的两件事，可哭，亦复可笑。

在白下路一店前，我看到一个醉鬼，趿了木屐，撩起和服的前裙，是他妈的一个装疯的浪人，手擎一个酒瓶，问掌柜的：“你这玻璃窗还要不要？不要，我槌碎了给你两块钱。”主人慌了，连忙拿出了两块钱，醉鬼一手接了钱，一手作势欲击，恶狠狠地举起来但却轻轻的碰着，赶紧加一块始狂笑而去。

“经过升州路，有不少人围着听一家日本商店门前装的扩大播音机，细一听：“敌军不支溃去，我军乘胜追击，六安决可无虞。”还是百分之百的中国人立场的报告，难怪听的人那末多。这商店的鬼子大约不懂中国话，否则怎会挨在这个电台的播音上。可怪的是没有敌人来纠正。我简直不敢驻足而听，一面替这些围听的同胞捏一把汗，不定什么时候，把这鬼子的错派在大家头上”。

一美人的最新鲜的报告

读者钱芝蔓君很热心地介绍笔者去会十月间从南京到上海，飞港转渝的美国教士汤特里先生，拉杂记其言如下：

不多几天以前，在南京举行一个“皇军奠祭典礼”，是追悼侵华战死者的；主祭的人是汉奸梁鸿志和任道援【援道】，梁鸿志面有戚容，并亲撰祭文宣读，如丧考妣，人间世恐怕再没有更无耻的文人了吧？

在南京城外，如中山门等处，仍有不少农妇于田间劳作时抹很多黑锅灰，这证明敌军不断地仍在向华妇施行强暴，华妇不得不工作，也不得不想法避免。

有许多无家，父母被杀的孩子流浪在街头，甚至十月间还没有裤子穿，敌人便以收容之名抓了去。

大阪每日新闻在南京设有支局采访拍电，并有航空报在南京销行。原因是南京中国人当中识得日文的忽然多了起来，但这报纸也时常被敌人扣了不发出来，那原因：（一）不外泄露了日本内部的矛盾与恐慌，（二）有些敌军太残忍的记载如“斩杀千人竞赛”，在日本尽可夸张记载而激起疯狂的侵华情绪，一到南京的中国人的眼中不免有些刺心罢？

一些新近的琐事报告

刘志原君报告新近的首都琐事，是上海的来函，择录如下：

敌人在京沪线捕到大批反日嫌疑犯，解到南京来时，不用绳索来捆，也不用手铐，而是用铁丝穿了手臂一串串像螃蟹样的。这一串之中有一个动作太快，便使这一群都痛彻心髓。

国际间谍照空和尚，曾到南京来说法帮凶，这个欧洲人中之怪物颇为敌人所尊崇，许多军人都对他执礼甚恭，到京时有盛大欢迎。

土肥原曾到京，有人见过他，南京的汉奸曾开欢迎会他，说得一口流利的中国国语，演说时的口才中国人也比不上。还有一个到京活动的老政客坂西八郎，也说得刮刮叫的中国官话。

敌人组织的上海科学研究所大批人到南京来搜索了很多的中国书，封存在成贤街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曾起过一次小火，烧去多少，不详。

南京有许多敌人住的地方常常移动，鬼鬼祟祟的，怕人收拾他，搬家的时间往往是拂晓或夜间。

最近，敌人在南京的两件事，是颇值一述的，一是食盐统制归特务机关，一是土地房产登记。房产土地登记的办法是凡持有良民证者，不问有无地契蓝图都可呈请登记，登记后发给地契，于是便有许多人明知地主已惨死或逃亡的都来登记，据为己有，敌人明知是这么一回事，却也不管，只要肯来领契，穷光蛋立成大地主，当然都是服从敌人的好奴才。而敌人却大肆宣传侵华目的只在反共，此举在保障土地私有，中国人仍有中国土地，可见我们并无土地野心。这话当然非常可笑。不知怎么拉扯得上的？

[南京晚报社出版 民国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十六、《中日战争与世界舆论》

(1939 年 2 月 1 日)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编

南京陷落以后

E. C. C

上海 Shanghai Evening Post 来函栏所登载署名 E. C. C 的一封信：

“东京传来的消息，就是日本政府藉口中国政府已从首都迁出，不复成为中央政府，所以到了日本军队占领南京之后，要撤销对于中国国民政府的承认。

这一种见解就等于说：一个政府并不是政府，而是政府偶然所存在的城市。因此假如一国的首都，被人所占了，这一个国家的政府也就算是被敌人所俘虏了。假如一个国家的首都偶然失慎烧光了，那个政府就化为灰烬。

这种是多么可笑呢？假如在外国战争中，美国政府因为战略的关系，迁移到 Denver 或 Colorado，那是不是美国联邦政府已不再存在，罗斯福已从合众国大总统降为 Colorado 州州长呢？假如英国政府被迫从伦敦迁到利物浦，英国国王是不是就降为利物浦市长，而英国国会就成为市议会呢？南京不过是中国的一个城市而已。南京可以变成首都，也正像，武汉长沙洛阳开封重庆西安这些城市一样，都可以变成首都，而且在过去也都做过首都。

假如日本人要中国的领土，我想最好把他们所占领的土地割据下来，向全世界宣布：我已占领了这块土地，要是你有本领你抢回去。说什

么就什么,这样人家就可以懂得。若是雇几名汉奸,制造所谓人民要求自治运动,或是在南京或北平,竖起一个傀儡,居然称之‘中国中央政府’,未免滑天下之大稽了。”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印 民国二十八年二月]

十七、《三年抗战之经过》

(1940年8月1日)

何应钦 著

南京放弃

十一月二十六日锡澄线失守后，我军即以主力向浙赣皖边境撤退，一部向南京撤退，参加守城，十二月初，敌以其第六第九第十二师团及第五师团之第九旅团，分向南京进迫，十二月四日，敌以主力沿京湖路，一部沿京杭路，各出现于秣陵关及句容附近，是晚两地均失守，十二月五日敌以主力进攻淳化镇，一部攻汤山，激战至八日，汤山失守，龙潭淳化镇亦相继失陷，十二日雨花台不守，遂下令放弃南京，十三日敌占南京，我守城部队除突围而出者外，余均作壮烈之牺牲，敌占南京后，纵兵放火，劫掠屠杀奸淫，将我无辜民众及失去抵抗之徒手士兵，用绳索捆绑，每百人或数百人，连结一团，用机关枪扫射，或用汽油焚烧，其军官率领士兵到处放火，并藉搜索为名，挨户侵入民家及各机关内，将所有贵重物品及中国艺术品捆载而去，至于被强奸之妇女，更难计其数，并于强奸之后，用刀割去妇女乳头，任其裸卧地上，婉转呼号，而兽兵则相顾以为乐，在一日之内，竟有将一个女人轮奸至三十七次者，被奸妇女之年龄，有仅为十二岁者，南京敌军五万余人，其宪兵只有十七人，且根本不执行宪兵职务，可知其有意作恶，故极短时间内，我民众及妇孺被蹂躏惨杀而死者统计在十万人以上，据外人目击当时情形者，称为现代史上破天荒的残暴记录，其野蛮兽行，比未开化之人种，盖有过之无不及。

[中央日报丛书 民国二十九年八月]

十八、《敌人的暴行》

(1940年3月)

文 金 著

前言

日本存心想亡我们的国家，灭我们的种族，几十年来，明抢暗夺，已侵占了我们不少土地，损害了我们不少权利。但这还不能满足他的欲望，他要把整个的中国都吞下去。于是索性用武力来谋并吞了。这在他原是有计划的，所以除非日本不想侵略，除非我们民族不想独立，这次的战争，迟早终是要发生的。

本来，世界上还有着日本这类的侵略国家，战争原是不能避免的。但为了减少牺牲合乎人道起见，各国就互相订定国际公法，规定在战争发生时，双方的刀枪炸弹，只能向对方的军人施放，不能杀害没有武装的老百姓，不能轰炸没有军事设备的城市，更不能毁坏文化机关和慈善机关。就是作战的军人，如果解除了武装或是被俘了去，也不能杀害。这条约各国都应共同遵守。但在这次战争中，敌人完全不顾信义，不守条约。几十几百架的飞机，不分昼夜，四出狂炸，平民惨遭炸毙，民房化成焦土，学校医院等文化机关和慈善机关，也都被轰炸！到达一地后，就任意屠杀我们的民众，奸淫我们的姊妹，抢劫并焚毁我们的财产房屋。对于战斗员和非战斗员，毫无区别，一律虐杀伤害，或加以种种侮辱！

敌人一方面用武力侵犯我国，在各处烧、杀、抢、淫，并且以飞机在全国人口集中的地方，乱投炸弹。但另一方面，却又散发传单，和用其他种

种方法宣传“中日亲善”，“不杀良民”、“推行皇道”等鬼话，来哄骗诱杀我们的同胞。这是非常痛心的事！现在，且把敌人在各地的真实行为，和许多人亲见亲闻的事实，作一简单报告，好使大家能寻到些战区的真消息，认识认识敌人的真面目。

沦陷后的南京

先从我们的首都南京来谈吧！

敌军自从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进了南京以后，开始四出屠杀。起初几天杀得最惨。无论在大街小巷，不分男女老少，见到便杀。就是国际委员会所办的难民区里，他也闯去按户搜索，托辞难民区里还有军队藏着，把那些壮健的类似军人的人，都捆绑了捉去枪毙。十几天内，每天总有十几卡车，装满了无辜的老百姓，开往城外去屠杀。

后来，这样的事虽然比较少些，但还不得安全。人在街上走路或是在屋里谈天，只要被敌人认为可疑，就可立刻带到广场上去杀，或是推入河内活活的淹死。曾经有几个人在河里挣扎，他就用枪一一击毙。有许多敌兵杀死人后，还用枪尖挑着人头，用来引诱狗吃！

敌人又常用阴谋鬼计，诱杀我们同胞。在进南京一月后，布告市民举行良民登记。如果不登记，不准住在难民区里。因此，每天都有成千成万的人，集合在各地广场上去登记。敌人又向民众演说，凡是参加过军队工作的，请分立旁边，以便分配职务。这样一边哄骗一边强迫，一万人中总有一二千人被迫站在另一边。他在表面上做得很和善，却不料还没有一忽儿，就用机关枪对准着这些人扫射！有人统计过，单在南京一地，两个月以内，被敌人用种种方法杀死的，就有八万多人。

敌人又任意放火，在他们进城后，被烧的房屋不知多少，大火有一个多月未熄。以前许多热闹的地带，如夫子庙、中华路、朱雀路、太平路、中正路、国府路等地的高大建筑和商店房屋，现在都烧成了一片焦土。就是侥幸没有被烧的，却也门歪窗倒，被抢一空。敌人在起初一个月内，不断地把抢来的器物，一批批的运往下关，由轮船运到敌国去。他先抢难民区外的财物，抢尽后又闯入难民区去，假意说是检查违禁物品，翻箱倒筐，尽找值钱的东西。穷人身上的角票铜板，也要抢去。小贩的物品，也任意夺走。有时给些不能通用的日本军用票子，有时还要叫人把法币找给他。要是不服从的话，立刻拔出刺刀手枪来威吓。

除了杀人放火抢劫财物外，就到处找寻妇女，挟去奸淫。有时闯进人家找不出妇女时，恼羞成怒，把全家人口全都杀死。也有时，随便抓着我们同胞，问他要花姑娘，谁愿意把自己的姊妹交给敌人蹂躏呢？可怜就因为交不出，也被敌人杀死了！

南京的难民区里，有一个美国人办的难民收容所，大家认为比较安全，很多妇女都去住在里面。但敌人也不顾国际信义，每日至女收容所，把妇女强行抢走。后来虽经国际委员会干涉，不敢明目张胆强抢，但还有很多敌兵，跳墙进去将里面妇女奸淫。据一个在南京的美国医生说：单在十二月十七那天，被敌人强奸的妇女至少就有一千二百人。有一个妇女被奸了卅七次，另一个被奸了四十多次，还有好几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被日兵轮奸后都死在血泊里。他还确实地说出，在二月五日那一天，日兵在一个姓郑的家里，按着一个老太婆强奸，老太婆的孙子在旁啼哭，就被他们一刀把头砍下，而那老太婆被奸之后，也还不免被日兵惨杀。

在南京已有几万的人被惨杀，几万的人被凌辱！至于幸而未死的同胞，还在继续受着敌人的虐待，过着黑暗悲惨的非人生活。他们时时刻刻，都在盼望着国军早日打回南京，可以重见天日！

天堂成了地狱

苏州和杭州都是风景如画，繁华富庶的好地方，所以我国有句俗语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但现在在敌人的手下，情形是大不相同了。

苏州原有三十多万人口，现在只剩了一万多，许多繁盛的地方，在未陷落之前，就被敌人的飞机炸得七零八落。敌人来后更弄得一塌糊涂。平素最热闹的茶馆酒楼，也都死沉沉的，到处是一片凄凉状况。

城里的居民除了无耻的汉奸和愚民外，大都是老年的人，就是有些没有走的青年，也很多养起胡子，装作苍老的样子；因为敌人最忌年青力壮的人，这样一来，好像可以减少些危险。在公共场所，除妓女外，妇女很少见到，她们都心惊胆战的躲着不敢出来，然而敌人仍会挨户的找上门去，不论柴堆地窖都会找到。有一次，他们逼着维持会的汉奸去搜罗妇女，那汉奸奔走了几天，居然也找出了两百多女同胞。敌人就把她们全数关在一座大庙里，整天不准穿上衣裤，任兽兵川流不息的姦淫。这种痛苦耻辱怎样受得了？因此，每天都有自杀的人，而且，自杀的人数一天天的增加。这使敌兵不耐烦不痛快，又看到那些妇女已被糟塌[蹋]得奄奄一息，就把这一百多人，全部押到虎丘山旁，用机枪打死！

被杀的人数，实是不可计数，稍大的小孩子因为有些懂事也被敌人杀了不少。很多三四岁的孩子，被敌人抢了去装运回国，打算把他们的血抽出来，输送给受伤的敌兵，或是把他们养起来，预备将来长大后，来杀我们自己人，居心真是狠毒极了。不但苏州如此同，在杭州和其他沦陷区域内，也都有这样事。

杭州是我国的乐园，但自从被日兵占领后，已成了恐怖之城。日军进杭州后，分队游行各街，一边叫人民不要害怕，一边却又任意杀人和抢劫财物。凡一切可以使用的东西，都尽量搜括，连剪刀雨伞泥玩具等，也都用军用车载走。敌兵很多患着花柳病，因此遇见药房看到九一四等药品，更是争先恐后，抢劫一空。然仍兽欲不减，淫暴非常，并且特别喜欢姦淫良家妇女。把所有妇女搜去编着等级，供他们淫乐。因为不从而被

惨杀的以及姦后致死的，每天都有！等到东西抢完，妇女也搜出以后，就把房屋放火焚烧。所以连着好几天，大火四起，红光燭天，城内大部分房屋，都成了瓦砾灰烬。

敌人看见我国人民，很信神佛，杭州又是个庙宇众多的佛地，于是也办了一个佛教杭州支会，想表示他是慈悲仁受的佛门弟子同，来欺骗老百姓。他虽这样做，但终掩饰不住凶残的本性。把杀人看作家常便饭。曾经有一次，有三十多个敌兵到虎跑山去搜索游击队，结果，不但没有搜到，连去的那三十多个人，也完全失踪了。敌人就把虎跑山附近居住的百来个青年壮丁，不问青红皂白，全部捉了去全数杀死！这不过是一个分化瓦解电子函件罢了，实际上惨遭杀害的，几十百倍都不止！

以前所谓的苏杭天堂，在现在敌人的淫威下，则已变成了活地狱！

七年来的东北

南京苏州杭州等地方,被敌人占去还不久。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沦陷了七年的东北,又是如何情形!

自九一八日兵占领东北后,首先逼令“并村”:把小村并入大村,限期要搬完。到了期限,就把那些被并的小村一把火烧掉。许多人眼看着祖先遗下的产业,被敌人无情地毁掉,只是敢怒不敢言。也有人不肯离开自己的家园,而被敌人连屋烧死的。房屋这样被他烧毁了,田地呢,也得由敌人做主,有的直接强占去,有的客气些,由他收买。收买时,三四十元一亩的田地,至多只出五元钱,不肯卖也得卖。富锦有个姓王的,就肯卖土地,一家老少八口齐被枪毙。

敌人掌握着东北,照例把我们的同胞加以种种迫害。他不准东北同胞有爱国的表示,“通华”是最大的罪名。为了有通华的嫌疑而被捕被杀的,随时都有。他惨杀东北同胞有种种办法。有的喂狗,把人两脚捆起,放出狠毒的军用狗去咬杀。也有把人脱光衣服,塞进钉满洋钉的木桶去乱滚,直待滚死完事。其他发用火炙、将人倒悬、灌辣椒水、灌煤油等等,更是常事。除了经常的搜捕和残杀外,还把每年二月一日起至四月一日是,十月一日至十二月一日,定做犯罪节。在这四个月内,集中全力来“检举”,只要他们认为是不安分的人,都捉将去。许多人自己都莫名其妙的突然被捉进警察局或宪兵队,遭受严刑拷打,而这样抓去的人,大都有进无出,一去毫无下落!

自从抗战发生后,敌人更是加紧压迫。来往的信件要一次两次的检查,常因一两个字弄不清的缘故,把收信人或发信人全家枪毙。抗战初时,长春和哈尔滨两地,被捉去的就有一千多。尤其学生,危险更多。那一家失踪了人,也不敢说出去,自己的子女被处死了,也不敢去看一看尸身。这样的事,多么惨痛!

敌人不但把东北的同胞,任意欺侮压迫,还要抽出壮丁来给他当兵冲锋,来打我们自己中国人。编制的方法,每一个东北同胞,就有几个敌

兵在一处监视着。每一个调出来打仗的人，要有三家联保。如果抽出来的人发生什么事情，联保的三家都要完全被杀。有一次，敌人为了表示自己的厉害，故意把几个东北同胞杀死，硬说他们投降中国，并把联保的几家人口，都处死刑。这一类残酷的事，长年不断的在发生。所有联保的人家，都是整天提心吊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屠杀全家。敌人虽然这样的刻毒刁恶，但是我们东北同胞中还是有很多深明大义的人，能看重国家的利害，宁愿牺牲自己，牺牲家庭，不原[愿]受敌人的指挥来打自己人。还有未被调到的青年，因为受不了敌人的压迫，很多人都放下了锄头、机器、书本，加入义勇军或游击队，来做杀敌复仇的工作了！

七八年来，东北三千五百万同胞的生活，简直似在深水烈火中挣扎。日本占去了东北，现在又来占其他各地，他在东北的暴行，已经一一的扮演起来了。我们应该认清：时至今日只有大家起来和日本拼命，把他驱逐了出去，才能够拯救我们自己和东北的同胞。

屠杀成了本性

敌人杀人成性,甚至还有把杀人来当作比赛的!

有两个敌兵,一个叫野田,一个叫向井,他们在占领南京以后,互相约着看谁先杀死一百个中国人,先杀满的算胜利。两人到处找寻我国老百姓来开刀,只要遇到的,没有一个能逃命。第二天,野田和向井在紫金山脚下中山陵前会见时,各人刀上满是血迹,刀锋也杀得卷缺了。一边向井先夸口说他杀死了一百零五个中国人,野田是更神气,说是成绩比他好,杀子一百零六个,两人都得意非凡。野田虽是多杀了一个人,但因为不知道究竟谁先杀满一百人,所以还不能分胜败;又比赛着谁先杀满一百五十个!做这种事的多么没有心肝,但敌国的报纸上却用大字登载着,夸奖这两个人的英勇,认为是光荣的得意杰作。

敌人杀起人来,不但杀得多,还杀得惨!卢沟桥战事发生后,有八个保安队队员被活捉了去。他们早准备一死的了,但敌人并不就杀,先把他们的鼻子割掉,又用一根长铁丝通过各人的嘴和两颊,串在一块儿。每天拉着铁丝拖去拷问,拷问不出什么时,再换上一根烧红的铁丝穿进去,皮焦肉灼,这还不算,其中有一个还被敌人割断了肋骨。据说这方法是一个日本医学博士发明的,发明出来让我们中国人受罪。后来,又在这八个保安队员的小腿肚上,割出一条条的缝,缝里加上一些不知名的药末,使他们痛彻心肺!这样不上三四天,这八个壮士自然都被凌虐死了。

再看,他怎样对待没有抵抗能力的伤兵!在八一三事变后不久,日本鬼子在笏店看到我们几十个伤兵,把他们一个个都用大铁钉钉在墙上,然后用刺刀刺进他们的胸膛肚子,看鲜血向外直喷,拍手哈哈大笑。有个鬼子把伤兵的肚子刺穿,挑出肠子来举给旁人看,表示威风。还有一个更可恶,居然在伤兵的腿上割下一块肉来喂狗!

他对一般民众和对伤兵一样的残暴。对于办慈善事业的人,也照样残杀。天津南开中学附近有个姓王的,无缘无故被敌人刺倒在地上,把

电灯泡塞进他的肛门里，灯泡碎了，玻璃刺满了肠子，痛得乱滚，敌人却看着狂笑。又如在上海打仗时，许多医生很热心的来往救助难民，有一个不幸被敌兵捉到，先挖掉眼睛，然后再把他打死。死后还把他的尸体砍得粉碎，投入河内。江阴难民收容所几个职员，未及退出，被敌兵反绑在树上，用鞭抽，用刀刺。还有人被敌人用锥子乱刺，刺死后再把脑袋割下。他们还把这种残酷的行为起了许多新名辞：挖眼睛叫做取灯泡，砍脑袋叫做断头台……

鬼子们看见壮丁和其他可以利用的人，更是不肯放松了。在凤阳，鬼子把自己的衣服给壮丁穿上，将他们编成队伍，逼他们向我们这边冲锋，要他们打自己人，代替鬼子送死。许多人不肯冲，鬼子用机关枪在后扫射，终是使他们不得活命！老年的人，掳去担伤兵挑子弹，走慢一些，就用刺刀刺腿。几个挑不动的老年人，敌人用绳子缚住他们的一双脚，倒挂在树上，下面用火熏炙。还有许多地方，敌人把人抓去做苦工，如运输军需，建筑工事等等，等到用过以后，叫每人掘个泥坑，跪在坑边，要是不听从的话，便用刺刀刺腿湾，强迫跪下。随后，敌人在他们背后放枪射击，一个个都倒入自己挖好的洞里。剩下掩埋的工作，又叫我们中国人来干。也有很多人被他们活埋，还有的身体被埋在地里头，还留在外面，敌人用燃烧着的香烟来烫他们的脸，直待到死！

敌人就是这样的没有人性：他以屠杀我国同胞，作为他自己的娱乐和消遣！

卑劣的掳掠

日本鬼子的贪狠，也是世上少有的，轻骗硬夺，勒索诈取，实是看家本领。上至官长，下至士兵，全都一样。

凡是日本鬼子经过的地方，无论城市乡镇穷富人家，差不多生一家都被搜索。上好的衣物整批运走，红木家具也照样搬走。东西太多，带走不了的时候，就任意糟蹋。人家好好的衣服，他用来当作大便纸，用后又随地抛弃，肮脏不堪。皮毛的袍子，他拿来当腰一截，作为短袄，套在身上。其他被褥等等，因为不便摄取，于是每晚到人家去搜寻应用，把屋内的原主逐出门外冷风里熬夜，他自己就一个人占了几个人的被褥，暖和地睡觉。他这样做，还算是客气的呢！

敌人搜寻财物，经验非常丰富。他知道很多人家都把银钱珠宝埋在土里，所以闯到人家，常用水在宅前宅后乱泼，发现那儿土面浮松，知是埋藏物品的地方，立刻狠命发掘。地板天花板和墙壁里，也要发掘开来搜括财物，掘到自然高兴，掘不到又是我们的同胞出气！这样无孔不入的掳掠，每个寇兵身上，都有不少抢来的金银珠宝。甚至有许多宪兵，把绳子串满了金戒，相互比赛着谁串得多，串得长。金珠之类，他固然不肯放松，就是铜铁杂品，他也都要。例如，在来安等地方，敌兵过处，家家门窗上的铜环铁钮，也全被挖掘了去。敌人的贪狠，由此可见一斑！

敌人见鸡打鸡，见狗打狗，见了牛羊便放枪打死，只把四条腿割下，其余就抛弃路旁。遇见酒店进去大喝，遇见南货茶食店，进去吃了不饱，还把口袋装得满满的出来。有时觉得自己搜索东西未免麻烦，就强迫我国同胞来代办，要钱，要食物，要女人！有很多敌兵的身上还有一种小册子，里面载着这一类的话：“村长，给我三十只猪！”“村长，请你宰羊！”“快些，拿鸡子来！”“晚上再给我们五十个姑娘，要年青漂亮的！”“妈的，你不怕死？”“不服从吗？烧房子！”……这许多话，都是用中国文字写的，是他们的当局为了便利他们而预备着，用来向我们勒索的！

如果遇到不懂话也不识字的人，就用手势来比喻。要钱，用手指做

个圆圈表示银洋，或是比成长方形表示法币。要鸡，两手乱扑，并且嘴里喔喔的叫。要鸡蛋，将身体蹲下，跷起臀部，嘴里咕哩咕哩，装作生蛋的样子。要什么东西，你不给他时，他就开枪杀人，或是打得你半死半活。给他的话，还得亲自送去，如果半路上鸡逃了，蛋破了，又说是你反抗，要枪毙！要吃食物叫乡民来煮，煮了又不放心，一定要煮东西的人先尝过后才敢进口。敌人自己挑好的吃好的，但是坏的东西，也不让我们享用。例如穷人吃的高粱杂粮，他也要抢去，喂他的牲口。

敌人并不能永远占领我们的地方，当我们的正规军或游击队反攻过去时，他只得仓皇的逃走了！逃走时，许多抢来的东西都不能带走，他又想出恶主意，把米丢在河里，把盐散在屋上，尽量毁弃，使我们吃不得用不得。例如我们军队收复广德时就发现很多这类的事。单在一家酱园里，就看到酱油缸和酒缸里混淆大小便，在酱缸里浸着人头、婴孩和女人的小脚，水井中又填着尸体。种种意想不到的恶作剧，他都想得出，做得出！

诸如此类，可见在敌人的魔掌之下，我们的财产，是和生命一样地没有保障。他任意劫夺，任意没收，他的野心要把我们全国人民所有一切，都强占去，并且不让我们好好过活。上面所说的种种，在他看来是极小极平常极应该的事，他正在各地开始着更大规模的掳掠哩！

焚烧的惨剧

敌人把各家各户值钱的东西搜动一空后,接着纵火焚烧。尤其各大城市,在敌人占领后的几天内,总是大火四起,有的连着几天延烧不熄!没有烧掉的房屋建筑等,就霸占去住,住过一些时候,说不定仍旧会放火烧掉。木器家具,他们常拿来当作柴烧,或是用来燃烧取暖,用过以后各人各自散开,也不把火熄灭,往往因此又引起火灾!

有时,敌人为了取暖或取乐,焚烧我们的房屋,等到火起后,又故意大叫大喊找我们的同胞来救火。人来了并不让他们救火,反把他们抓起来,硬说他们放火,送到敌人的宪兵司令部去受各种酷刑!但这还是算客气的,在南京敌人有一次放了火后叫人救火,把救火的人叫来后,一个个都捆了起来抛进火里活活烧死!

这类将人活活烧死的事是很多的,有一次我军反攻吴淞,在攻克的地方,就发见大堆被火烧焦的尸首,还有一个尚未烧死的兵士,两手反缚,面上身上满是火灼的伤痕。据他说,他和另外几个兵士,不幸被敌人虏去,被他们将绳子捆起,再浇上煤油,举火焚烧,火烧到他就拼命挣扎,好容易将绳子挣断,滚至几十步外把火滚熄,又幸未被敌人发现才没有死,但是另外几个人,却都被敌人烧死了!

敌人也大批的焚烧老百姓,在罗店附近黄沙村,抓了四百多老百姓去筑飞机场,等到工作完成,就把他们集合在飞机场,捆在一处周围堆上稻草,全都用火烧死,又如在广德北乡的邱家村,因为有个日本鬼子在那里失踪,于是赶来一百多敌兵不由分说,把没有避掉的三四十个村民,全部抓来关在一个屋子里,外面用木棍石头顶住,倒上煤油引起火来,把他们一古脑儿的烧死。其中只有一个七十九岁的老太婆,因为走不动,挨了鬼子一刺刀假装死去,才没有同归于尽。

活烧我们的军民,已经够惨痛了,但敌人的残酷还不止此!

我们有一队游击队,在才克服的一个村落里还发现敌人煮吃我们同胞的事。敌人逃得太匆忙,所以当我们的游击队去时,有一家屋子里的

锅子还冒着热气，开盖一看，里面煮着白色豆腐似的东西，气味腥恶非常，再看屋里还倒着一个女尸，顶盖已全破碎，锅里是那女人的脑髓，才知道敌人竟是那样的残忍，杀了人取出脑髓来煮吃！

还有一件类似的事，是我们一个公务员看到的。他不幸被敌人捉去，被逼着做种种苦役，他和敌人在一块儿，就常看到敌人杀死人烧死人，有时在人死后还把臂上腿上的肉割下做成菜肴，用白糖酱油调食，并强迫从东北抽调出来的兵士吃下，还说着“中国人的肉是可以吃的，不准不吃！”敌人简直就拿我们中国人来比作猪狗畜牲！

据那位公务员说：不但活的人被敌人焚烧宰割，就是已死的人，也被蹂躏，当他和敌人经过吴兴一带的时候，看见敌人把地上的坟墓，也发掘开来，把棺木用火烧为取暖，这也不知究何用意。后来这位公务员趁敌人不防，好容易才逃出来，报告这许多眼见的骇人事实。他告诉大家：敌人实在太残酷了，我们有血气的中国人，每个人都应该负起责任报此仇，雪此恨！

妇女的厄运

奸淫妇女，更是敌人的拿手好戏。每到一地，就到处找寻妇女来糟蹋！他找女人的手段，非常限恶。屋角床底都要找个遍。又因为曾在草堆和天花板夹层里找到过女人，所以跑进人家常用刺刀向天花板上柴草堆时狠命乱戳，以为这样一来，妇女怕戳伤就会出来。往往刺刀下去，拔出时血迹殷殷，很多妇女就这样地死于非命！

如果被他搜到，那么，不论是不满十岁的女孩，或是七八十岁的老太婆，都会被他奸淫的。为了不愿忍受这种侮辱而自杀尽节的，很是不少！如镇江某处叶姓一家，共有十三个妇女，除了有三个已经避往他处外，其余十个人，为保全清白，全都投井跳河而死！这种事是多么的惨痛？

日本鬼子为便利起见，常是整批的把妇女搜去。在盱眙，竟掳去了一千多妇女，用铁丝穿通各人的手掌，押运到蚌埠去劳军，逼令他们裸体相陪，烘火互奸。在上海北四川路附近，还特设着一个行乐所，里面有不少我国的女同胞，都是敌人从苏州无锡一带地方掳去的。曾经有个姓陆的人，偶有机会到过最低下的一层，眼见自十七八岁到三十多岁的妇女，约有几百人，身上一丝不挂，面有泪痕。她们整天被逼着供给敌人泄欲，有的不堪忍受，绝食而死。死后，敌人又另找新的人来补充。据说那行乐所的二层楼上，还有三十几岁到四十几岁的妇女几百人，也同样地日夜遭受敌人的凌辱！

敌人侮辱我们女同胞，真是无微不至！吴兴有十几个敌兵捉到了一个女人，因为大家争执不下，由他们的军官出了个主意，把那女人脱尽衣衫，叫她在桌上裸体跳舞。寇兵围在四周观看拍手，并用刺刀拨弄她的身体，那女人惨痛地倒下来，寇兵就一拥而上，把她拖进房间去。接着一阵哄闹，不多一会，一声惨叫，那女人便给他们弄死了。后来有人看到她的尸体肚子上有两个刺刀洞，洞口肠子露出，鲜血直淌！

从下面这一件奸杀产妇的事，更可以看出敌人的蛮不讲理，惨无人道，事情发生在扬州，一个三十多岁的肉店老板娘，才生产不久。有一

天，九个敌兵冲进她家里去，她抱着新生的婴孩还想躲避，但已来不及。一个敌兵先把她的婴孩抢去，两手各执婴孩的一腿，一撕两片。那妇人晕了过去，结果，也遭了他们的毒手，被轮奸而死。敌人临去时，还以为她是假死割下她的乳房才走。

妇女被敌兵轮奸而死，或是奸后再惨杀的，真是不胜枚举世闻名。常州某处缪姓一家大小妇女五人，全体都被轮奸致死。丰乐镇附近有个很小的的小姑娘，被敌兵奸后又刺死，还把尸身投入河中，广德很多的妇女被敌人奸死的，赤条条的挂在树枝上。有些尸体，下身已被刺刀划开到肚子上，也有的赤身被钉在大门板上，还有一个女尸，肚子已被划开，旁边淌着胎儿和肠子，而那被划开的肚子里还填上了不少的盐。

敌人对于活着的妇女，要加以种种的侮辱或处死，对于死去的妇女，他还要加以虐待。濮家店有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婆被敌人强奸杀死后，同村的几个人给她装棺入殓，敌人知道了，特地赶来把棺盖打开，让尸体呈露不准盖上。又如在南京，有个裸体女尸僵卧在雪地上，被一个日本鬼子看见，异想天开，强迫我们同胞去奸淫尸体。那位同胞不肯干这种没天理的事，就被日本鬼子杀死了！这种种残暴卑劣的行为，实是世上少有，千古未闻，决不是我们所想象得到的！

辱人丧德的兽行

在敌人强占去的地域上,我们同胞幸而未被杀死的,也免不了受种种的侮辱,出入要带良民证,看见敌人要行礼,他把我们当作盗贼一般的防范,奴隶一般的看待!妇女被调戏固然平常,就是男子也照样地会被他戏弄。剃光的和尚头上,他要抚摩抚摩,或是在头皮上磨磨刺刀,有时还故意做出杀人模样,把别人吓个半死,引以为乐。他又常常提出无理的要求,如果不照他的话去做或是他感到稍不如意,就是拳打脚踢,再或拔出枪来一枪打死。

关于他侮辱我们同胞的事,我们且举广德发生的两件事来说罢!

有个王二瘸子,因为坏了一条腿,没有退至安全地点,被敌人捉了去,日本鬼子见他行走不便,就故意逼他跑路,看他痛苦地一跷一跷地跑,大家哈哈大笑。后来,又叫他驮着一只小猪爬进城去。他们跟在后面一边笑,一边用鞭子抽打那瘸子,好容易爬进城门,满想敌人可以放他了,不料敌人把他玩弄尽兴后,就把他一枪打死在城门口!

还有一个在广德东门住着的算命瞎子,自己以为是没有用的瞎子,敌人不见得会为难他,还留着一个徒弟陪着他。不料敌兵进城后,第二天,就闯进他的家去,把他的小徒弟当场杀死,把他拖到门口侮辱玩弄。一个敌兵骑在他身上,拉着他的耳朵,将他当作汽车,指挥他向左向右的走,还叫他学着汽车叫的声音,还不准间断,可怜这瞎子,在瓦砾死尸堆里,被迫着瞎走瞎跑,撞得头破血流,手足全伤。有时敌人又引他向墙壁上撞去,一忽儿上高坡一忽儿爬低槛,玩弄个不息!好半在才放他。那时,他已经是遍体的鳞伤了。

才过了一天,又给另外几个日本鬼子抓着了拷问他是干什么行业的?他就回说是算命的,为了怕他们加害,并且声明自己是个残废的瞎子,请他们同情他,饶了他。那几个敌兵听了阵狂笑,拉着他向外就跑龙套,说是叫他去算命,把他直拖到巷子尽头那边有几个大粪坑,他们就驱使瞎子直向那儿跑去,扑通一声,瞎子跌进了粪坑,满头满脸尽是粪便,

敌兵在旁看着，高兴得了不得。有个敌兵还在坑边，在瞎子的头上大便，玩了个痛快，才各嘻嘻哈哈的散去。瞎子浸在粪坑里，自己又爬不直，直到晚上才有人把他救出来。

单是这两件事，已可以看到敌人对于我国同胞，是怎样的虐待玩弄了！而这种种不堪的侮辱，非人道的恶作剧，还在各地不断的扮演着。除非我们大家起来和军队合作，把敌人驱逐出去，才能免除敌人给我们的耻辱，重过太平日子！

怎样对付敌人暴行

敌人这样的野蛮残暴，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我们应该怎么来对付他呢？有许多见识浅短的人，为了想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或是想做敌人的官，发同胞的财，就向敌人屈服投降，但是他们的结果又怎么样呢？请看下面的几件事实。

敌人在强占去的各地，大都组织自治会，让汉奸去做自治会的委员。委员做些什么事？专为敌人做走狗，代他们搜括日用物品，代他们拉夫招妓说是维持地方治安，实际上委员们连自身都难保。镇江自治会委员尹某，自己家里的妇女，同样的被日本人强奸，也不敢申诉。扬州自治会委员吴某，正在开庭审讯抢案，而家人来报告自己家里又被敌人在搜动，他也只好暗暗叹气，又一个姓沈的自治会委员，把姨太太藏在夹壁里，给敌人发现，也毫不客气带了不走。平遥也有自治会的组织，有一天四个敌兵冲进去，就把自治会的人叫做亡国奴，恶声命令他们摆桌子预备玩牌，桌子摆了起来，又嫌它破旧立刻拔出刺刀把一个委员刺死！这就算是他们给委员的报酬。

蚌埠有个理发匠，因为曾在高丽做过生意，会讲几句日本话，和鬼子混得很熟，自以为变成了要人，狐假虎威，神气十足，有一天，敌人看到了他的女人，把她调戏一番，带进了兵营，理发匠找到兵营去，敌人不但不还他，反说他侮辱皇军，破坏皇军的名誉，把他关起来，活活饿死。扬州二道桥墩的乡民，受了汉奸的骗，备着鸡鸭猪羊，集队执旗去迎接日本鬼子。那知鬼子并不见情，用机关枪对准着把他们扫射精光！

由此看来，要想在敌人的面前委曲求全，是办不到的，与其做个顺民，弄得生不如死，或仍不免一死，倒不如奋起杀敌，还可以杀出一条生路。就是杀敌而死，也死得光荣壮烈！我们同胞中，就有不少这类的光荣事迹：例如敌人在包头奸淫掳掠的时候，北门外的回民就聚集起来，打死了许多日寇。绥远包头间的纳太村上七个敌兵去屠杀奸淫，村长刘某立刻领了子侄村民，将那七个敌人完全杀死。到现在他已聚了八百多

人，专干杀敌的工作，敌人对他们也无可如何。绥远女子师范学生李彩霞，只是一个弱女子，还用菜刀劈死了一个日本鬼子。芜湖麻浦圩里，在一个敌兵去寻乐，捉了十三个妇女，这些女子马上团结起来，商量用计杀敌。敌人先选了三个妇女陪宿，等到敌人衣服脱掉，武装解除后，那三个妇女紧抱着敌兵不放松，其余十个人跑进去，把敌人杀死。另有一个哑子，被两个敌人拉去充伕子，在半路上他们又找到一个妇女，于是，一个敌兵拉了那女人奸淫，只有一个敌兵看守哑子了，哑子就趁这机会，把这敌兵打倒，再冲进屋去打倒了另一个敌兵，带了敌人的枪加入游击队！

又如在东北战场上，敌人把捉来的聪明小孩加以训练，叫他们侦察我方军情。有几个孩子就不愿为敌人利用，故意假造情报。他们宁愿受酷刑受惨杀牺牲性命，而不愿卖国求生，他们是小孩，尚且深明大义，为国尽忠，多么的可敬可羡！

上面的几件事实，很明显地告诉我们以为投降日本充当汉奸，就可以保全身家，平安享福，那是梦想；至多也只是苟安一时，但随时随刻，仍有被敌人侮弄杀戮的可能！在敌人重重压迫之下，我们要走的路就只有一条：奋起抵抗，自卫杀敌！

我们的出路

敌人的暴行，是万恶不赦的！后方各地经常遭受着惨烈的轰炸，屋倒宅毁，血肉横飞！在敌人兽蹄所到的地方，情形更惨，我们祖先几千年来创造留下的事业，被他毁尽一旦，田产被强占，财物被抢动，无辜平民受着种种残酷的杀戳，成千成万的女孩同胞遭到惨痛的奸淫，不但活着的人陷进了火坑，就是已死的人也还要被敌人翻尸倒骨的蹂躏！

因为敌人不断的屠杀焚烧奸淫抢劫，使我们几千万同胞，无家可归，不得不离开了可爱的故乡，抛弃了亲人和家园，到处流浪。然而在敌人铁蹄之下全国是找不到一寸永远的乐土的！我们要保障自己求得安全，唯一的办法只有消灭倭寇！敌人至今还在不断进攻，暴行有加无已；试问：我们谁无父母子女？谁无兄弟姊妹？谁愿意忍受敌人的种种压迫？俗语说得好：“困兽犹闯？”，何况我们是人，怎能忍受耻辱，静候蹂躏，而不奋起抵抗？时至今日，我们都应该起来团结一致，竭尽一切的力量，卫国卫己，杀敌求存！

前线的将士，正在为了我们拼命杀敌；我们后方的民众，看着敌人万恶的暴行，更应如何警惕，在抗战建国的大业上多出一份钱，多尽一份力，供给抗战的需要，补充前线的损失，为受难同胞报仇，为自己为子孙为民族求自由解放！敌人的残暴，我们不能忍受，也不用害怕，我们要用抗战来答复敌人的暴行。只要大家一致起来，各尽自己的责任，为抗战努力，何愁打不倒敌人，获得最后胜利？只要我们抗战到底，定能制止敌人的侵略与暴行，重建我们的自由的中华！

[正中书局 民国二十九年三月初版]

十九、《战区通信》(第一辑)

(1940年4月)

朱民威 等著

不堪回首话江南

申 报

“八一三”抗战以后，苏浙两省重要城市，几无幸免敌机之残暴轰炸，“断壁残垣”，随处可见，无辜平民，惨死于敌弹之下者，更不知凡几！记者于迭次通讯中，先后道及，兹复有难胞，自火坑逃出，谈及无锡等地惨象，爰将拉杂再志于左：

(无锡)无锡城厢房屋毁者累累，有数处几不辨路径，情形虽与外间知者略同，惟损毁程度实则轻者，盖所谓幸存区域并非完全完整，类多存毁相间，所谓损毁区域，则已一片焦土，北门塘上沿街两边房屋，均遭烧毁，稍北进则有幸存房屋，江阴巷已无道路可辨，陶仞千房屋全毁，交通银行报载未烧，其实只留门面，系钢筋水泥未倒耳，该区向系银行钱庄林立之区，现在断垣残壁之中，暴露之保险箱颇多，大桥街上各洋货铺，绸缎局，均只剩一片瓦砖。时和绸缎局高楼亦已付之一炬，现城中已稍有居民，但以一切不便，故泰半仍散居乡间，不愿回城，无锡“维持会”已成立，由张桐律师(日本留学生)及杨蔚章(杨翰西之子)等主持。

(严墓)自嘉湖相继失陷后，该镇亦数受虚惊，敌军由震泽来此索取食物，居民皆纷避四乡，乡绅朱元直组织“维持会”，会址设南棚区公所。

(荡口)无锡荡口初甚安谧，但镇上存有大宗食盐，致启敌军之忌，乃于十一月十四日有数敌机飞往轰炸，结果仅在市稍毁屋数间，余无损失，

实际荡口四面环水，市镇颇小，无足轻重也，迨我军由常熟撤退，及敌军蹑踪前进，取道该镇时，当地颇受惊慌，厥后苏锡相继失陷，该镇附近之甘露、羊尖等处，略受损失，然西仓一带尚称平安，嗣以该镇存盐关系，现由敌军留兵十余名常驻盐栈看守存盐。

（梅村）国军于去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奉命后撤，翌日有少数敌军进村，因气候酷寒，生火取暖，不慎失火，一时红光四射，延烧一夜未熄，北起大桥华森泰强义茂，南迄救熄会同香齐，该镇精华成灰烬，邻近四乡，尚称安逸，惟盗窃小偷，时有所闻，吕巷上强家桥一带，幸乡保长维护得力，并组织巡防队，专为梭巡穷盗，故最称安全，最近梅村南新街及河东湾等处，镇上及四乡，赌风甚炽。

（堰桥）堰桥西街关帝庙邮政支局等两旁商店住宅二十余间，尽付一炬。东街西河南村汤寿生等数户，全毁无存。西河沿范翰修等住宅烧去一部，所有屋内什物被洗劫一空，胡元吉药号药宝书等住宅大半炸毁，镇东西胶山，中峰三茅殿，及南麓真武殿一部焚烧，刘巷刘汉文制种厂全毁，南头东旺（长安桥附近）两村已成焦土。仓桥六堡里西高里等地及山东之姑亭庙，损失较轻，长安桥镇曾发生激战，敌军竟将全镇精华，焚烧无遗，镇上房屋，十室九空。

（江阴）敌军于去岁十二月二日午夜，由锡澄公路攻陷城垣后，于次晨由西门入城（首先入城者为先锋队约二百余名），即从事搜索，遇有行迹可疑者，立即枪杀，年轻力壮者，更无一幸免，故沿徵存中学之河内，满积尸体，迄今犹无人收殓，当敌军进占城内时，我军已安全退出，故未发生巷战，稍富有之居民均预先向江北及西乡避难，西门及南门之居民，十之七八均逃往芙蓉墟，马家墟及泗河口一带，一城内除吴汀路西式大厦巍然独存外，自东城门起，至东大街民众教育馆址，均已灰烬。他如大昆巷、小昆巷、东横街、杜康桥、茶巷等处，俱十毁八九，虹桥西大街县湾，尚存三分之二，西门被焚只新桥至汽车站一段，南门板桥、石子街、高桥，被毁三分之二，北门吊桥起至澄江桥，已无完栋，大弄口之沙泰来茶栈大厦，已毁于炸弹，损失甚巨，北门外利用纱厂及城内华澄染织厂，东门同丰润布厂，机件马达悉被运去，现城内无一居民，敌军亦不许人民入城，原因不明，东门外河南街外侨设立之福音医院，全部被毁，河北街及离城

三里许之蒲鞋桥镇,房屋完好,居民向周庄三甲里一常避难,现该镇每日必有敌军前往巡逻,巡查司令部设于留彩桥至圣医院及施永章住宅内(系一小队),现四乡抢风甚炽。

(常州)东门靠公路铁路三里民屋市镇均被焚毁,戚墅堰丁堰等已变为瓦砾厂,自潞城桥之西村庄统为平原,惟潞城镇、横山桥、新安镇、焦溪镇、冬青镇尚完好无缺、而郑六桥、目羊桥、三河口、石堰数镇均已半毁、芙蓉墟附近东西姚、夏熟、董村、韩地十三村、陈家村、刘家村、黄家村、梅家村、盛家村、邱家村、张家桥、义巷上、谢家村、黄连树、李家塘、陆家塘、上下墟、杨柏塘、省庄村、方家塘西岸、凡沿青明山及芳茂山之地均尚安全,惟进河口之乌墩九角郑六桥之狄墅等村,戚墅堰之乡下二三里路之村庄,被波及者亦有半数。

(横林)全镇尽为瓦砾,所余零落房屋不过三四十间,戚墅堰镇全毁,近镇四乡,如善坊头夹墅殷坂沿塘等,有少数房屋焚毁,近镇人丁尚安,惟青祠堂唐姓布厂被抢,马鞍墩虞桥洛阳唐塘已照常应市,该镇并无敌兵。

(吕城镇)自上年十一月二十一起,一连被炸三天,房屋被毁达数百间,死十余人,镇人相率逃避,敌军越常州西进,被阻于吕,曾于十二月一日,激战终宵,于是房屋千余间,乃毁去十分之九以上,仅镇南后街略有剩余,镇北则以城隍庙未毁而已,目下镇人大部分避难于镇南二十里以外之各村庄,数达五千余人,内一千人业已断炊,际此隆冬,大都夹衣一袭,冻饿而死者日有所闻,实为丹阳县属遭劫最惨之地,丹阳旅沪同乡会将予救济。

(诸家塘)为青武路之中站,被敌破坏烧毁,诸氏二百余家房屋几无一幸免,诸氏宗祠焚去头棂,水阁厨房祭厅享堂尚存,东自诸永锡之垂裕堂起至东弄口止,二十余户俱毁,中自诸浩头黄石强以至成裕堂墙门屋六棂,天叙堂厅屋楼房六棂,再向西保滋堂楠木厅共计七十余户,俱成灰烬,其间幸留者诸子惠一户,其西诸泰桢诸国均之后进亦烧去,前排七十余户仅留承启堂诸上龙一户,与银生全林未着火,西巷口则留诸狱泉楼屋得保全,河南则从诸孟津宅到诸志然宅三十余户,尽烧毁,杨姓屋未延烧着,其西南之东狱大殿及道房养性堂皆烧毁,两廊及养性堂前五间及

万年台皆幸存,其东首之张家村亦烧毁,殉难者,张廷荣、王林和、单锡度、跛足阿宜、陆氏五人、不知下落者,诸志□、诸林全、诸裕兴、诸焕兆、诸世春五人,诸家村之西周家村二十余户屋,皆成瓦砾场,前陆家十余户与大坟头金张二姓百余户悉化灰尘,其村因西接礼社镇,东迤横林镇,皆沿公路住居,故受祸独甚,此方难民散居崔桥,芙蓉墟,梅巷,后峙镇者,不下四百余户。

(常熟)常熟自八一三沪战爆发,不幸于我军推出淞沪后之五日,于十一月十六日沦于敌手,当敌军入城时,以伪满军若干为先遣队,在城内从事搜索,时各机关团体人员,俱已后撤,所余者亦急避四乡安全地带。惟小说家姚民哀,时任常熟县抗敌后援会常委,服务故乡,倍极努力,敌军入城,友人劝其暂避,姚不应,谓常熟乃文化之邦,我系虞人,目观虞人奔避不遑,并无一人死节,实为人杰地灵之虞山惜,今余志已决,纵不成功,亦当成仁。未几,伪军以至其所居之西泾岸,搜索入其宅,初亦不知其为姚民哀,仅执之,姚乃厉声曰,汝等谅不识余,余乃本邑抗敌后援会常委姚某,既被若获,惟死而已。旋敌军来,遂毙之。虞城既陷,火患遂起,大东门外上堂等街,毁灭无遗,城内则市前街自牌楼挡起至赵弄止,一片焦土,南市心北市心,亦焚毁殆尽,南门外坛上,则焚之十之四五,统计是役,城内居民,死难者约五千人以上。迄今敌军驻在者,约数千,司令部设中国银行,其在滨江之浒浦,福山,白茅等处,亦驻有不少敌兵,盖警戒对江之南通也。现常熟城内,已有伪维持会之组织,走狗狄子怡,缪作霖任奔走。

(太仓)太仓城内外房屋被毁殆尽,东南北三门外仅剩屋十余幢,西门内外已成一片焦土,现虽有少数军民迁回,但皆为贫苦之辈,城内外并无敌军驻守,离西门外二里许,则驻有敌军二百余,四乡各镇未遭损毁者,如东门外之香化桥南门外之南码头,北门外河千桥等镇,安谧如常。

(昆山)昆山县属之茜墩镇,距城南二十里,北大街及塔场被投十余弹,镇上组织“维持会”,县属之第二第三区居民,大都避集于镇之四乡各村,缘该处毗连淀山湖,陈墓荡等水区,颇为安全。

(重古)重古为松昆要道,当大场紧急时,军队过境,日以千计,至军队撤退时,会受敌机轰炸三次,先则西市之朱天源住宅全部震坍,邻居茅

屋,压死陆姓老妇一人、南塘桥西堍周姓平屋十余间,河东张公兴市屋二间,亦坍塌,并伤及开饭馆之子,猛将庙之南湘,南邻董姓房屋,北邻汪姓之下塘平屋,均被炸毁,难民仇致祥在新镇被戮毙,一般游民聚赌售烟,地方甚为混乱。

(环渚)敌军于十一月二十三、四两日至昆山脚,再由机坊港直达西乡,惟北乡未曾遭劫,该地“维持会”已于十二月初旬成立,由花阜村高才任所谓会长,其任务向民间购办猪羊鸡鸭蛋菜蔬等,每日解至城中县会一次,如敌军过境时,由该会出而维持,照料一切,荡湾窑头丁家港等处,另组有分会,因盗案时起,现居民组织消防办,各港口已设木栅,早开夜封,以防盗劫,闻大钱驻有敌军,大钱及杨渎桥,皆曾遭抢劫云。

(宜兴)东北乡如芳桥下,邾街,扶凤桥,周铁桥等处,未遭损失,前逃避西乡杨巷东霸一带,现已陆续归返,渚渚等处情况如常,惟城内迭遭轰炸,损失甚巨,目前尚有少数敌军留驻云。

(溧阳)溧阳则系上年十一月一日沦陷,在未沦陷前,遭敌机掷弹轰炸,达三十余枚之多,城内外房屋被毁甚多。

北门陈家巷住户蒋致福全家均被炸毙,城内人民大部分迁居乡间,死伤尚少,惟南渡,上兴,上沛三镇,曾发生战事,伤亡较多。

(镇江)上年十二月九月最后抵抗之×××师向高资撤退后,敌军先头部队以坦克车掩护自南门街入镇江。大队敌军于次日开到,敌军司令藤田住大照公司,城内保安处亦驻有敌高级军官,内有掳去少年妇女四十余人,省府各官舍、公安第二分局、电报局、五三图书馆、达仁学校、永静火会、泰来公司、中国银行、航业公司、梳妆台;均驻有敌军。招商码头搭有高台一座,为敌军瞭望之用,江中有敌舰十四、十五、十六三号,京沪车因宝盖山洞炸毁,改由正心堂入宝盖路过京畿岭以达车站,过江义渡均插有敌旗,被烧之房屋以山巷、鱼巷、柴炭巷、天主街、日新街、北固山为最惨,万全楼、名利栈、万华楼、中西药房等,东坞街之苏报馆、交通银行旧址、大中公司、鱼巷内之福记号、裕兴祥、源丰、乾泰恒、小鱼巷之杨万顺、柴炭巷之保和众善救火会一带,天主街中华楼一带,及山巷全部大六桥一带,均成瓦砾场,姚一湾之大昌丰至吉盈丰一带,小街夏芹芬,宋纬成宅一带,伯光路屠家驹住宅、宝塔路唐子斌住宅、省句路勤益村、中

山路、五条街、唐一正斋一带房屋、颐如山洋房、银山门之德和祥、五洲三山、天主堂、孚美街、上海银行、交通银行、无生东均被毁。各店存货及住宅应用衣物，被掠一空。被害之死尸，由万字会掩埋者，达三千余具。敌军焚烧的，由汉奸赵继周伪地方自治委员会，于本月十日成立，地址在五条街小学，汉奸柳衍斋自称主席，朱恭甫郭志成成为副主席，伪自治会并通知商店登记，资本一百元者纳一元，行人有袖章者，可以通行，其袖章上书“藤田部松本部大西队大照电气株式会社”等字样，敌军掳劫妇女，强迫为娼，丹阳码头地二十七号薛姓屋内，已变为妓院之一，大照公司、万字会、医政学院、各设有难民收容所，大率妇女居多，每所均驻有敌军，妇女多被污辱。

（丹阳）上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敌机开始轰炸城市，先在南桥河边关帝庙一带投下数弹，屋毁数处，继之为中市大街江恒昌被炸起火，延烧数处，当时居民纷纷出城，计被灾最惨重之处为中市大街，东自贤桥，西至四牌楼，东门大街自贤桥以至斜桥，均成一片焦土，后街白云街一带，断壁残垣，所望皆是，麻巷门，草堰门，北河路，北草巷等处，被灾亦重，存屋无多，在东区比较完全者仅东河路，因天主堂所在地，得以幸免，西区尚属安全，虽有数处焚烧，未曾蔓延，韩景琦，刘哲民，董肖骞等住宅均遭焚如，太平桥邑绅姜证禅住宅前段被焚，后段犹存，县政府，商会，鸣凤学校，正则女校均付一炬，泰兴当在中市大街，未获幸免，泰裕当远在西陲，亦被匪徒焚毁，察看全城精华，摧毁殆尽，迄今逃难人民犹未有一人返城居住者，乡村方面，上年十二月二日敌军占领时，司令部设于人东门外邑绅胡尹皆住宅，西乡全州镇，丁庄村，柳茹村，南乡麦奚村，北乡长川村，山芋墩，王家村，前艾庙等大都焚毁，人民死难者亦众，尚难统计，距城十里内之村镇，已无净土，当城中大火冲天之际，邑人大都逃集于访仙桥，延陵，黄墟等处，亦有间道奔避江北各处者，在兴化人数较多，他若盐城，扬中亦所在皆有，商会主席胡尹皆，红十字会常务理事刘哲民则避难宜昌，今有孙某王某等组“维持会”。

（南京）暴日在南京兽行，除报纸载者外，昨复闻屠杀已解除武装之我国军士约五百余人之惨案。缘去年十二月十三日，敌军侵入南京城后，即将未退出之我军，解除武装，除役使苦工，复予枪杀外，尚有五百余

人,未予杀害,敌异想天开扫射,砍杀,活埋,掩溺之不足,竟将此五百余人驱至司法院,以机关枪对准,强令各攀司法院四层楼圆屋顶,违则以机枪扫射,各军士在枪口之下,被迫攀登,而高墙竖立平滑,多半途跌毙,敌引以为乐,余虽攀登屋顶,敌乃纵火将该院全部房屋付之一炬,此五百余军士均以身殉,敌之残暴无人性,在京各国使领馆人员中有经目睹者,均斥为野蛮兽行。闻有数十军士,多挣扎挺身抢夺武器或咬住敌耳部或腿部以致被踢毙或刺死,然敌寇中亦因之有数人中流弹或耳坠流血致死。

(广德)广德是沦入敌军蹂躏下,而经我军克复重睹天日的地方,以下的记述,是游击队克复后所得到的真切材料。广德城内原有二千六七百户人家,人口共八千左右,自八月十四日起,被敌人收音机轰炸过二十几次,十月六日起,城内也遭轰炸,十一月二十六日到二十九日,敌机大队飞来,连炸了四天,居民死伤有三百人之多,县政府就在二十七日搬到乡村。敌人入城时,城里还有穷户五六百人,十之八九,都被敌军杀死。敌兵入城后,立刻挨户搜查,四五十岁以下的男子,都用绳子捆在一起,强迫搬运东西,打扫房屋,对于妇女,不论老少,加以轮奸,敌人占领城内的四十四天之中,搜索壮丁和妇女,最残酷的,是对于不能如他们意思的妇女,除强奸外,还用木椿或青菜萝卜插到阴门里,裸体暴露在街头。对于许多壮丁,也用玻璃瓶插入肛门中处死,我们的游击队于本月十三日入城时,看见这样惨死的尸体不下二百具。

十八里店子有范姓的童养媳,才十四岁,十二月卅那一天,连她母亲和姐姐,一齐被五六个鬼子拖去,没有进城,在一个稻场边上,把她们的衣服脱下,迫令他们下水塘先洗澡,三个女人害羞不肯,后来鬼子们就挟到场上,迫令在地上爬,调戏取乐,他[她]们气愤羞怒之下,立刻自尽。本月十三日,敌军向宣城芜湖退去时,还在四郊搜索四十几个妇女带走的。当游击队进城的那一天,米不是被敌人带走了,许多油酒店的酱缸,敌兵吃不完,可是剩下来的,他们不是把一个人头放进去,就是埋下一个死小孩子,或一条女人的腿,甚至酱油桶和酒缸,都屙进大小便。

(松江)敌军官为木本,敌军多数为骑兵“维持会”正副会长为雷君彦,宋丽江,办事者为顾补生,姚德风,徐受生,金庆安等,城厢现况极沉寂。中山路市房倾倒甚多,城内节孝祠以西至秀野桥,存者业已无几,途

中人畜死体,仍有不少暴露,广明桥引线弄之避弹穴中,有贫苦者之尸骸数具,省职中校现由敌人设学校,各乡劫风顿炽,叶榭余来庙等处尚安,松沪交通,一路绕由浦东经叶榭,一路由浦东在闵行东过浦,经漕河泾朱家行莘庄,一路由沪乘轮至朱家角,换乘划船至颍野桥船埠,三路中以最后一路为便捷。

(嘉兴)嘉兴旅沪同人,因故乡沦陷,曾扒冯荫书绕身赴禾,探听近况,昨日回沪,据述此次往来一月,计到乌镇,沈荡,澈浦,练市,王店,善琚,新塍,菱湖,以及嘉兴城区四乡,所见情形,惨不忍睹,嘉兴东北两门,宣宫桥,县南街,北大街,塘湾街,均遭火毁,沿途略受罄诘,城内居民,避在新塍,乌镇,濮院等处最多,商店大都关门,仅存小茶馆与食物摊数家耳。

(海宁)海宁地临海滨,东接海盐,南连杭州,县属各镇,为沪杭线大站,自沦陷后,海宁东门沿城脚一带,于敌军进犯时为炮火所毁,现由朱某组“维持会”。县属袁花为敌机投弹二十余枚,新仓海盗横行,日有抢劫,马桥亦为敌机轰炸,新丰桥东首均被毁,旧仓沈锦康宅,为盗匪焚毁,硖石河东街河西街一带房屋,大半毁地炮火,东山街干河均受损失,敌军进驻后,于东山西山重筑炮台,现由吴某出组“维持会”,县属各地,以该处损失为最巨。长安遭敌机轰炸,工厂均受损失,斜桥,周王庙,祝桥,丁桥,诸桥一带,亦有敌军过境,居民均迁避一空。

(青浦)“维持会”已成立,抢劫之事,仅城厢及附近,乡间已减少,惟其他较远之处,则时有发生,当地赌风日盛,并需纳捐款,城中房屋大半被毁,故迁回者,因无家可归,均避至乡间,城中被毁最重者,以码头街至千僧桥一带,数百间市房,均遭焚如,该处为城中最热闹之区,亦精华所在,损失颇为重大,其余县前街,大东,中央旅社,城中小学,东门汽车站大桥,太平桥一带,亦均焚毁。

(王店)原有敌军数十人已他调,现有敌警备队百余人,分驻大源茶馆,永安旅社及车站路警宿舍,外扬旗道班房等处,冬防团设于西市关帝庙,东市新堂时,各商店虽被迫开市,营业未见起色。

(杭州)昨有难民自杭脱险来金华,对记者谈敌军盘据下之惨状颇详,据云:杭垣多商店,经敌劫掠后,内部已空无所有,即门窗板壁,亦被

折毁,生火取暖,未熄之火,则任其延烧,故隔邻店屋咸遭焚毁。伪维持会诸汉奸,为取媚敌人,乃组织新市场商业复兴委员会,由张镜如任伪常委,朱孔阳,钟郢玉,闻立仁,邵力更,陈监文,高尔和等逆亦参加。大世界已被迫关锣,供敌娱乐。并在大亚,大陆,东方,清泰第二旅馆原址,多充妓寮,强迫良家妇女,供敌淫乐。每次售票一张,纳资两元。门首驻有敌宪兵,各银行多被占用,梅园小吃馆,改为料理店,协兴改为东方料理店。各米店俱勒开业,由敌宪兵统制设一米店。在龙翔桥设小菜场,售价甚昂,猪肉每斤洋四角半,敌在沪因嫖妓,染花柳病者甚众,抵抗后即捣毁药房,劫去六零六,九一四等药品。兽欲依然,每以强奸良家妇女为快。丰禾巷有某姓妙龄女郎,为敌瞥见,欲行非礼,女见状急向蕙兰中学收容所逃避,卒被追获,女坚持不从,敌竟以刺九猛劈,立时惨毙。敌为麻醉信任佛教之徒,已组织日华佛教会杭州分会,至于各机关多已遭毁损,教育厅房屋折毁更甚,仅省党部及省政府尚无变动。东南日报大厦,亦尚未毁,敌宪兵司令部驻扎于此。汉奸报纸新浙江日报仍继续出版,已停版说不确。

(湖州)湖州同乡夏南宝,王左青,网球静儒,沈逢宝同志一月十七日由湖州动身,施蒿林十九日动身,皆于昨日到沪,据述湖城廿四夜失陷后,即起大火,北门外尤甚,金婆衙所前街,并无焚毁,马军巷在统捐局一带,焚毁数宅,衣裳街在黄沙路口,焚至胡锦文套鞋店,复自三余社西边过去,焚至仪凤桥,小西街炸损房屋极多,回龙桥高宅对过凌晨宅,被炸最重。东门北门通行较自由,西门南门进城出城,皆须查验通行证,搬运物件出城时,皆须检验许可证,城内丁家花园,设有司令部,敌宪兵宣抚班设在中央旅社,敌军大都驻在南门,马军巷,宋家巷,及东顺三中,省立湖中等处,冉内马路上,商人设小摊贩卖香烟,团子,糕,糙纸,香烛等,静僻街道,则非独无商摊,即行人亦有戒心,妻贤寺及“维持会”所收容难民,为已解散,现妇女及小孩约一千一百余人,收容在局前巷新庄弄,由红十字会主持,每日供粥两餐,男子不收容,福音医院现为敌军设立野战医院,“新湖州公报”仍由张绍泉主办,继续出版。城内有妓院四所,设在三元洞榆树街一带,凡欲入内者,须先购票,每张一元,过宿则三四元不等,时间在下午一时至一时,准敌军士兵入内,限在楼下,下午六时至九

时,准许敌军官人内限在楼上惟不准过夜,妓院内由敌宪兵维持秩序,每逢购票时,拥挤不堪,北门外潘公桥堍,有敌宪兵驻守,湖城失陷后,死亡军民人数连市陌路一带计,至少一千人以上,惟恐在朱家桥至潘家桥一段,掩埋之尸体已有七十二人,姚端甫确已被害,湖州西乡,匪盗如毛,枪声澈夜不绝,妙西稍康乡亦被劫,当时到土匪有地百余人,携有机枪数挺,自黎明劫至午后,贵重物件,被掠一空,避难在该处之人甚多,对时乃复四散逃避,城内盐价,在发历十一月初最贵,每两售价一角,近则降为每元十二斤,无论在四乡或地内街道行走,每人须带铅笔及白纸,因遇敌军查部时,语言不通,易生危险,只得用笔谈也,城内行政方面,现又新成立“自治委会”,委员长为沈谱琴,副委员长孙棣三,委员为莫叔未,潘廉深,杨公伟,王安申,姚森如,陆庆譬,温选臣等七人秘书莫叔未,民政科长由孙棣三兼任,财政科长邵寿民,警备科长亦由孙棣三兼任,教育科长潘廉深,司法科长任溶,工商科长姚森如。

(余杭)自横街大桥城门口起,至戎芒桥止,直街观音弄起奇面至宏裕布庄止,偶面致盛种德堂药叫止,又圣殿起,至久和弄兆佳弄止,助记祠西南部尹家霸一带,城内大桥城门起,北至育婴堂止,西至孔庙止,全部房屋均成瓦砾场,全县城市铺住宅未毁者,仅存空屋,货物抢劫殆尽。“维持会”会长王东乐,朱玉泉,梅仲常,盛楚溪,陈厚斋等,为促使房屋计,亦列为委员,商市全无,入夜黑暗无灯。

(长兴)城于十一月廿四日上午二时失陷,市房被毁约百分之九十以上,住宅被毁约二分之一,立在城内砖桥上四顾,则四城门已皆在望矣,居民大都避在八都九都,市面亦集中该处,居民平时仅三四千人,珊则增为三万余,城内已有“维持会”伪会长昔为孙棣三,现则改为孙影臣任伪正会长,金如城任伪副会长,会址设小东门龙头湾米行附近,长兴附近各镇,如泗安,缸星桥,和平,梅溪,闻皆焚毁将十分之九,虹星桥,和平被毁者,各百余人,长兴城内及泗安被杀约四五百人,李家巷镇压上房屋被毁直之四五,大中兴三石矿俱遭焚毁,各地群盗如毛,八都九都因为自卫组织,故未被劫。

(孝丰)孝丰于十二月二十二日突然紧张,港口镇被纵火,敌军过境时,北门南门大火,尤以南门受灾最甚,北门章宅以墙高,得独存,邻近市

房已焚毁。

(濮院)为禾西重镇,自八一三作战以来,日机屡在嘉兴轰炸,于是县城内之居民纷纷迁避该镇禾城失陷后,该镇大见吃紧,因此市近杭嘉公路,西乡三里许是桐乡飞机场,在军事上是必争之地。幸居民事先早已他避,故牺牲尚少,四栅总计约有四十余人,至于房屋则东河头有二十余间已成焦土,其他则损失尚少,一月十三日敌军抵该镇后,约有二旬光景,即有“维持会”出现,主持者即任保卫团团长之夏葆文,该镇市况,现以? 烛街以东一带为最盛,如同福圆茶楼,王盛记酒铺,张复兴羊肉店等,均已开市,惟恐北河头至停船桥止,及东市祥云观一带仍冷嘲热讽落异常,至于交通,目下尚称便利有快班船可产通新塍,南对王店,东南可抵峡石等地。

(暂节渡)进了广德城,绕过雍门,惟一的景色就是断瓦颓垣。因为天气晴朗,腐烂的尸自就一阵阵扑到鼻孔里,这里已没有一间房子,没有一颗树,城里最热闹的十字街,已变成最破烂的一条灰砖和残烬堆成的乱尸岗,焦黑的骷髅和烧枯的梁宇,如果不是有野狗在互相争食,几乎是无人分辨了,只有敌军作为司令部的孙正和北号,还比较像一座房子,然而大门板上却留下另一个敌人兽行的铁证,一个面庞已完全看不清楚的裸体女尸,双手张开,被钉在大门板上,酷似被难的耶苏一样,乳部已被挖成两个黝黑的大洞,露出白晰的肋骨,下体更是蹂躏的不忍注视了。我们视察的当时,游击队还无法住在城内,事实上我们在城内巡视了一周后,已经被腐尸蒸发的臭气熏得头晕眼花了。我们不能不在四十分钟后离开这座“废墟”,尚着公路南边的小道,走向暂节渡去。尚途尸骨遍野,惨不忍睹,我们想寻保卫广德的饶国华师长的殉难所,但见附近没有一个老百姓,有的是当时不在场的游击队员,我们遥望着悠悠的碧落,一边默默吊慰这位死得其所的饶师长的英灵。

[民国二十九年四月 战时出版社印行]

二十、支那事变战绩之刊

——华中之部(中卷)

翻译倭寇陆军恤兵部发行

序

江南之绿叶浓阴,江水悠悠,景物依然,河山无恙,而新亚细亚之动态,日趋激烈,圣战既经四季,际兹军旅之中,将迎炎夏之来临,然今岁之风云,依然为去年之风云耶,否耶。

抗日根据地之上海,南京,徐州已飞扬日章之旗,浴于大湖者仍操华语。

实际在此一年之间,对于中国大陆之情势,前后显示不可预测之变化。

“战迹之刊”为探求此次变化之痕迹,而阐述圣战之经过,加以说明中国历史与地理,适于是时发行,颁发现地之将士,藉资认识圣战经过之真相,及中国之事物,此举确信为一绝好之企图。

原来对于地大物博之中国大陆,决非于一朝一夕之间所能认识者,且在戎马倥偬之际,亦无暇加以研究。

至于本书在战阵之间,可谓一经披览,独得简要,即在归国之后,亦可作一极佳之参考刊物,兹书数语推奖之辞以为序。

昭和十三年八月

华中方面军司令官陆军大将 畑俊六

南京攻略战——自前哨战至包围

南京攻略战，乃由各方面分别进行，兹将自前哨战斗以迄包围南京之战况，总括叙述，以下所载，即接自上述常州丹阳之会战。

无锡陷落之结果，遂使江阴炮台丧失其战略的价值，因之敌军不得不向镇江句容之线退却，以固守其保卫南京之最后阵地。是时我军士气益形旺盛，锐意进击，并不稍予敌以调整阵容之余裕，因此战局大势，移至敌恃为最后抵抗线，亘镇江句容之第三道防线，于是正式南京攻防战之战机，遂告成熟。敌自放弃苏州常熟后，因我军追击之迅速，无锡江阴，复相继陷落，遂急在镇江丹阳之线，构筑最后阵地，同时决定在镇江下流封锁扬子江，华军既于野战方面无从调整其阵容，乃改变作战方针，利用南京句容间所谓宁路诸要塞，及包含南京句容丹阳镇江等处各山岳，以及丘陵地带，为保卫首都而作最之一战。是故一面在上述地带，收容由前线撤退之各部队，复在南京近郊，集结新锐部队十二个师，约七八万兵力。同时，蒋委员长召集何应钦唐生智程潜白崇禧等在南京会商作战策略，是时宁路要塞司令长官杨杰，亦在镇江从事于战线之配备。

急袭周家口：十一月二十一日，八佐大尉所指挥之海军航空队，于午后一时，冒恶劣天气，长驱至河南省空袭周家口飞行场，当时该机场停有大小型敌机约十数架，敌突受此意外之空袭，仓卒不知所措，结果除大型机一架小型机十架被炸毁外，并破坏机库两间，我机凯旋归还根据地。

南京大空袭：翌二十二日晨，我海军航空队早已准备停妥，乃踊跃冲破天空乱云，长驱至无锡常州及内地各方面轰炸。又千田部强豪南乡号率之一队，及三木部小川中尉统率之一队，迨见天晴，亦均向南京袭击。在雨后气流恶劣之华中天空，我机编队群，二十二日午后二时半，飞达天南京上空（原文如此——编者），先向军官学校投下劝告降服之文书，【原编者注：降服降服笑掉牙齿】此时忽见敌战斗机六架，正在附近游弋，似未预期我空军之来袭，迨敌机一经认明我机之后，立即向我攻击，于是在白云上空三千五百公尺之高度，开始壮烈空战。是日敌机之型式，与往日所见者完全不同，

为低翼单叶缩脚式,行动灵敏,一时无从刊明究属意国制抑或苏联式,(后来刊明实属苏联式战斗机)虽然中国空军之精锐,究在我优势航空队之前,始终无所施其技,转瞬间在南京上空,被我军击堕三架,其余敌机见状纷纷逃遁,又该队飞至板桥附近,发现航行中之敌炮舰,并将其炸沉。

长江南岸战綫:我军之进□长江两岸之战綫,乃自攻略吴福(吴江福山间)阵地,一路指向南京进击,直迫无锡江阴坚固阵綫之片桐大野野田助川各部队,于攻陷常熟后,二十二日更向无锡东方六公里之东亭镇攻击,迫近无锡南方。另一方面,攻略苏州后,续向西北方追击之伊佐胁坂下枝各部队,亦沿京沪铁路进击。其先锋花谷安达下枝各部队,二十三日到达无锡东南方六公里附近,是晚经下枝部队壮烈夜袭,结果夺取无锡东南端敌之掩盖壕。迺来我军在炮工兵协同下,手持图敏步枪,步步向敌紧迫,并由炮兵粉碎敌之机关枪座,至二十四日夜,经壮烈肉弹战后,遂突入城内,扫荡残敌,二十五日晨完全占据无锡,是日午前八时,花谷片桐助川各部队,相继入城。午前十时,野田助川大野各部队,续向无锡北方陈巷上急追败敌,二十六日夕刻,进出官庄及西商巷之綫,复沿京沪綫向常州方面进击,二十七日夕刻,到达黄林镇附近。迨二十八日晨,开始攻击常州。二十九日将其占据,继迫丹阳,于十二月二日陷之,至是我军遂一路指向南京进击。

占据湖州长兴:二十四日我冈本长野山田各部队,开始向太湖南岸要冲之湖州攻击,经猛烈市街战役,遂完全占领之。另一方面,在湖州南方之金盖山,攻击固守上海杭州街道之敌,经激战后,乃得确保之,是役为首次展开于浙江战綫之山岳战。

占领湖州续向西北方败敌急追中之长野山田冈本等部队,二十六日拂晓,占据长兴(湖州西北方四十公里)。长兴与湖州,均为太湖西南岸重要都市,乃通达句容敌方最后抵抗綫干道上之重要地点,且通南京及广德飞行场,对于此次南京攻略战,实含有重大意义之敌军重要据点也。嗣我军分由太湖南北之綫切断敌军后,旋陷长兴,与沿京沪铁道綫通之部队连系,逐渐将敌压迫于湖西山岳地带。我军自从上海作战以来,即被围于湖沼地带,从事作战,正是始突破其天险之难关,陆续将敌击退,遂使敌军大本营之南京,所能保持最后一刻之命运,亦已愈迫眉睫矣。

【原编者注：湖沼地带，为寇军所最感痛苦者。】

占领宜兴：占领长兴后，急追湖西败敌，进入江苏省之千叶山田等部队，二十九日晨九时，已将宜兴（长兴北方四十公里）完全占领，更向南京方面急追败退之敌。是时占领苏州之部队，亦于二十七日乘坐舟艇，横断太湖，在西岸之沙塘口登陆，续向南京进击，是时该两方面之部队，彼此之间，均已确保紧密之联系矣。

占领香山：先是击破杨舍营之敌军，继续西进之我骑兵部队，十二月一日以来，在滕镇附近，与在巫山香山南庄一线之敌对峙。又攻陷常熟福山之田代两角仓林各部队，于十二月十一日午前十一时占领江阴，其一部扫荡香山西北方湖区之敌，卤获三十公分榴弹炮三门，二十公分加农炮二门，高射炮八门，及其他战利品甚夥。

广德陷落：长野山田等部队，在广德附近最困难山岳湖带，与有力之敌军对战中，二十九日经终日之激战，先夺取十里店警戒阵地，三十日拂晓一齐开始攻击，逐步推进，午前八时许，突破顽强抵抗之敌阵，续向广德城猛扑，广德为保卫南京背面之重要据点，当时敌军之抵抗，相当坚强，嗣与其主力部队激战六小时之后，我战车队首先突破城门，冲入市街，蹂躏敌阵，随后长野山田两部队亦突入城内，于是展开猛烈之市街战，结果入夜后方将其占领，至是前于湖西会战一役，在江苏、浙江、安徽三省边境，所剩余之要害广德城，亦告陷落。

南京攻防阵：我军进击之猛烈，犹如大河之决口，相继毁灭保卫南京之前线，而迫近南京要塞前一百英里之地点矣。是时我军已完成包围南京之态势，一方面保卫首都南京之华军，亦纷纷进行巩固其战备。即在南京城及其附近集结配备之全部兵力，总数达三十五万。至于利用天险构成南京要塞，以为重要抵抗线之一者，乃赤山北方之线，利用山岳地带，以句容为中心，增强战备，欲藉此以迎击我军之猛攻。又自南京东方之栖霞山起，至南方秣陵关铜河口附近之圆形线上，构筑基本防御阵地。更在幕府山太平门尧花门雨花台北河口牛耳山，及南京城周围构筑内部防御线。而栖霞山东正面，业已完成炮台设施及其他设备，至牛耳山附近之炮台，亦为敌军认为堪称完璧之防线。

据十一月三十日，AP 通讯社南京电，对于我军攻略迫在眉睫之南京

状态,登载如下之一则:

“现时南京在日军进击之前,业将八个城门严重封闭,所余四城门,则由华军堆积土囊,筑成胸墙,并张设铁条网等,急于防御战之准备。自扬子江沿岸至城内之防御阵地,其所架设之电话线,密布如网,更有数千市民,在将校指挥之下,构筑堑壕,其堑壕由市内延至扬子江岸,成半圆形,长达五十八公里,市民已陆续向各方避难,贵重之艺术古董品,计一万五千箱,亦已移往内地”云。

句容之陷落:十二月二日午后一时,确实占据丹阳之片桐大野两部队续向败敌追击。三日午前,夺取白兔镇之一角,更继续急追。四日夕刻,进抵句容东方七公里之太平庄,向句容开始攻击。是日午后五时半,彼我两军,在句容市外东方七百公尺之地点,自东西挟壕沟而战,入夜我军反复夜袭,将敌击退,是时见飞行场方面发生大火,黑烟上冲,至是句容之敌阵地,于十二月五日,遂为我军所陷。

溧阳城之陷落:先是由宜兴西进中之千叶山田等部队,一日晨占领徐舍镇,扫荡附近一带残敌后,沿文定河之南京杭州街道,开始向溧阳前进。山本部队亦随后向溧阳进击,于是出其不意,将敌击破,一日午前七时,遂占领溧阳城。

空军大活跃:二日我海陆军航空部队,先后急袭南京广东,共击堕应战敌机约三十架。查是日午前九时许,我海军航空队大举急袭广东市外之天河白云两机场,炸毁最近由汉口飞到之苏联制飞机八架,及方由香港运到之飞机十架,遂使正在重新建设中之敌空军,焚毁至体无完肤。是日陆军机亦于午后二时空袭南京,炸毁停在地上之轰炸机十架,并在空战中,击堕敌机数架。

占领郎溪丁庄镇:三日午前六时三十分,我精锐部队,突入郎溪,一鼓歼灭残敌,遂完全占领之,续向溧水进击。另一方面由溧阳以破竹之势向溧水进迫之新锐部队,沿磨盘山麓进击,三日午前十时许,已到达距溧水约二十公里之施家桥,至四日午后五时半占领溧水。

又三日占领丹阳之新锐部队亦正向句容前进中,是日午前,已通过

丹阳西方三公里之五里铺,更长驱进击,午后五时三十分,占领丁庄镇。

占领水阳镇:另一方面,占领郎溪续向北进之新锐部队,亦于四日午前占领丹阳湖畔之水阳镇。由此至西方之芜湖,仅距四十公里而已,是故不独芜湖为然,即当其前线之宣城,亦危在旦夕。遂使南京前后两面均受威胁,形成被我军包围之状态。

各部队勇猛进击:五日晨占领句容之我片桐大野等部队之主力,开始向南京攻击前进,是时距离南京仅余四十公里,于是尾追败敌,继续进击,其先头于午前八时到达戒冈镇,续行猛进。

又四日夕刻占领溧水城,复迫近南京之矢崎山本两部队,五日午前,经乌山镇到达南京东方十公里牌头村之线,至是距离南京愈近,士气更形轩昂,不分昼夜,继续跃进。

另一方面,长野山田(铁)两部队,渡过固城湖,续行进击,于五日午前突破水阳镇固城镇之线,继续猛进中。又岗本(镇)竹下两部队,五日午前到达郎溪,续向正北进击中。

由广德前进中之小界藤山两部队,在花鼓塘一带,与敌大部队遭遇,展开激战。四日午后将其击破,续向败敌追击,五日正午,攻陷十字铺朱塘镇,更指向敌军放弃南京时之唯一退路,江南铁道(南京至玉山间)之线进迫。五日夕刻,为使达成遮断该铁道之任务起见,该两部队仍续行猛进。如斯我各部先锋队到达南京之日期,愈迫眉睫。

奇袭芜湖:溃逃之敌其猬集于芜湖者,已达数万,正在利用船舶向对岸移动中。五日正午,经我空军向其轰炸,遂炸沉千吨级之汽船两艘。

又神出鬼没之长野山田两部队,突出于丹阳湖南方之水阳镇,猛扑敌之腹背。六日晨复在丹阳湖通达芜湖水路之合流点出现,向芜湖东方十公里地点威胁,因此芜湖之敌,陆续渡过扬子江,续向北岸后退。

南京危机迫近:胁坂部队六日晨占领句容后,进出新塘市,攻击据守汤山附近丘陵地带之顽敌,是时炮击殷殷,已压临南京郊外之碧空。另一方面,五日午后到达句容郊外之炮兵各部队,对汤山之敌发射巨量弹药,因此紫金山方面苍空,遂被黑烟所笼罩。又细见部队,亦于五日午后由金坛进入句容,更进出胁坂部队之左翼,指向汤山镇进击,至是我军对南京之攻击,刻刻迫近,敌大本营之南京,将成风剪之烛矣。

南京总攻击——由包围至陷落

向南京前进：北上之左翼千叶山田两部队，六日过秣陵关，达叉路口，直迫雨花台。右翼之助川大野两部队，由句容循南京杭州街道向西而进，突破麒麟门关隘，绕过紫金山麓，又中央之胁坂下枝等部队，自金坛长驱进击，突破高桥门，占领大校飞机场，遥望南京城垣，已在指顾之间。

阴历四月，（按：原文如此，但时非是四月，当为十一月之误）弦月西堕，繁星在天，掩护我军之炮声，其声殷殷，冲破夜深沉寂，各部队陆续向十五公尺高之暗淡城壁，作最后之攻击。于是自太湖南北两岸向南京长驱直进之各部队将士，期待入城壮举，已在目前，故均意气轩昂。

亲卫队之后退：当句容及秣陵关之役，曾受莫大牺牲而败退之敌大部队，纷纷由东方及东南方沿军工路，退入南京城，蒋委员长之亲卫队第三十六，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各师之一部，于六日黄昏后，乘夜暗开始向江北退却。至于蒋委员长夫妇，谅延至七日晨，始带同亲卫队若干，离开南京。

华军之抵抗线：我军之主力部队，循通达南京之三街道，向南京进攻。惟华军为死守南京计，业于六日在我军前面，亘汤水镇淳化镇高家村之山岳地带，构成防御阵地，欲阻止我军之进击。七日晨我军排除抵抗，继续前进，击破栖霞山青龙山一带敌之本防御线。此等山岳地带，既为我军占领，所余者仅直接防御南京之紫金山雨花台等处之最后防线而已。故判断华军在此最后防线，当尽其最大之努力，以图死守。

确保汤山：总攻南京之主力部队，七日午后三时，占领汤水镇，而炮兵学校校舍，亦于同日午后四时，陷入我军之手。我大野片桐等先锋部队，于七日清晨，由新塘市到达汤山西侧，猛攻该处之敌，击破后，仍循山岳地带前进。其先头部队亦已逼近距南京城约十五六公里之地点，遂确保汤山。

开始总攻击：六日据空中侦察报告，南京市内大火，情形极惨等语。

是时以强行军直向南京进击中之我先遣部队，于六日午后一时，到达南京东方，离城五公里之高桥门。

六日晚，助川部队，复追击在附近民家放火之败敌，同时富士井人见各部队，亦从句容南方张五里村进出旧街道之土桥镇，排除敌之射击，继分三队前进，右翼保守山府村，左翼则迫抵旧街道之线。

南路部队中之快速部队，既占领溧水镇，复确保禄口镇，三在追击败走之敌。于是对敌之首都南京城，已完成最后包围之态势。各方面乃于七日午后一时，随殷殷如雷之重炮轰击声，而开始总攻击。

我军阵容，计有助川片桐大野胁坂富士井人见下枝千叶山田各部队，分从东南包围，其声势之雄壮，大有气吞南京之概。

占领宣城：藤山野富小界片桐各部队，于七日早占领宣城后，立即前进，同日夕刻，胁迫芜湖之击。

江阴对岸敌前登陆：南京之陷落已迫在眉睫，然江阴对岸靖江之敌，犹猛烈抵抗，极力阻止我军之溯江，于是添田仓林等部队，于八日午前五时，乘虚向长江对岸之靖江前面，果敢敌前登陆，并藉海空军之密切协助，一举突破敌阵。奇袭奏功后，即紧追退却之敌，直迫靖江方面敌之主力阵地。

占领镇江县城：花谷安达两部队，以决死之势，由丹阳向南京东部要害之镇江进攻。至张宫渡后，更继续前进，七日陷新丰镇。八日早与炮兵之猛射，遥相呼应，开始进攻。于午前八时顷，到达镇江城下，随即越过城墙，将残敌击散。至九时顷，扫荡完毕。

夜袭白水桥：死守南京之敌，盘据汤山附近，以迫击炮及速射炮等顽强抵抗，更在高地构筑永久阵地，不断炮击我军，其势颇为凶猛。当时我之新锐部队，乃决以野田部队，于八日午前零时，施行夜袭。时右翼为助川片桐部队，继野田部队之夜袭后，八日拂晓，我军先头乃得踊跃到达距南京约六公里之白水桥附近。另一方面，盘据汤山镇附近三百公尺高地，顽强抵抗之敌，因受我三国（原文如此一编者）部队之炮击，至七日午后八时，遂呈沉默。

突入城外敌阵之一角：七日午后，助川部铁猛攻南京城外紫金山（汤山镇北方）背后，盘据山岳阵地之敌部队，当即展开激烈之山地战。迨将

敌击退，至是在总攻南京之第三日晨，我军已突入城外敌阵地之一角。

八日拂晓当南京四周山野，尚为晓雾所笼罩之际，我军即开始向南京城正面攻击。八日早之战况如左：

沿南京街道进击之助川大野诸部队，向汤山山腹及山顶之敌猛攻，从山麓徐徐压迫，至山腹乃向其阵地肉搏。

突破索野镇之下枝肋坂等部队，自七日起，对扼守街道之普山要塞，继续攻击中。

又越秣陵关天险而北进之千叶山田诸部队，迫抵牛耳山敌之本阵地，当在山麓展开壮烈之山岳战，逐渐将敌压迫于雨花台方面。各路战况均有利展开，而炮声亦已笼罩南京城外之山野，迄正午战斗益趋激烈。

进攻中华门：上月五日自溧水出发，沿途如入无人之境，向南京猛进中之新锐部队（即自杭州湾登陆之部队）其先锋于七日午后，到达南京南方约二十公里之秣陵关时，遭遇敌军约一千，凭坚固之托其卡阵地，阻止我军前进，迨激战二小时，即行击破之，至是部队长，乃将部队分为两路，矢崎与山本两部队，迂回方山，由东南方进攻南京。千叶部队之主力，则从左侧街道攻南京之西南，另以山田部队，沿溧水南京间之大道，向中华门进攻，其先锋正在急追败溃之敌，于八日午前十时，已到达距南京城八公里之周家村。是时从街道西侧之丘陵地带，尤以在北面将军山之敌坚固阵地，不断对我军猛烈射击，意欲抱必死之决心阻止我军前进。于是我军冒敌方炽盛之炮火，施行猛击。

突击路之开设：八日午前十一时三十分，我陆军飞机，对南京城南面将军山一带，据有堡垒式之坚固阵地，从事最后抵抗之敌，加以猛烈轰炸，并为地上开辟进路，于是山田部队率先踊跃向南京开始进攻。又天城部队，亦以疾风扫落叶之势，突破朱盘山一带之敌阵地，向北进击，遗下敌尸，堆积如山。

占领天生港炮台：八日拂晓，添田仓林两部队由江阴附近渡河，于长江北岸登陆，在陆海空军及军舰炮击协助之下，其攻击之进行颇为顺利。午后一时顷，主力突入靖江，其一部则攻略天生港附近之炮台，至是乃得确保长江航路之安全。

占领麒麟门：我新锐部队，乃于九日午前，开始前进，实行最后之南

京突击战。查敌军自八日晚业已开始陆续退却中，所余者独紫金山方面最后之敌阵地，尚未放弃而已，我大野片桐两部队之先头，午前九时半，迫抵麒麟门，随即将其占领，至是南京市之一部已入我手，由此而至城门，仅余五公里耳。

牛首山上之日章旗：长谷川竹下两部队既破秣陵关隘，进迫敌之右翼，随于八日晚间，经激战之后，夺取牛首山及其南方四公里之丘陵。至九日晨遂见该山顶高竖日章旗。同时复在该山腹放列炮兵，轰击向雨花台方面溃走之敌。

芜湖陷落：片桐小野副藤山等部队之一部，既占领芜湖西方之道义渡，续行西进中，至九日正午顷，到达芜湖西方六公里之清水河。另一部，占领杨村后，向西北推进，到达芜湖西南方马鹿湾亘黑湾附近之线，遂与攻击芜湖之各部队，完全包围芜湖。自午后起，各路纷纷向前进迫，迄午后五时，开始总攻击，黄昏时，已见芜湖城壁上日章旗翻飞。

劝告投降：至是南京已在我掌握之中，九日正午，松井最高指挥官，派出飞机，向南京防御指挥官唐生智，投下劝告文书，并限二十四小时内，即十日正午以前，须表示降伏。其劝告文书如左：

日军百万，已席卷江南，南京正陷于包围之中，由战局大势言之，今后之战斗，只有百害而无一利。良以江宁一地，乃中国古都，又为民国首都之所在，至如明孝陵中山陵等，以及各种古迹名胜，亦均猬集于此，而如东亚文化荟萃之所，自应加以爱护。日军对于抵抗者，固须加以猛烈之攻击，惟对于无辜之民众，及不含敌意之中国军队，俱以宽大为怀，不加侵害，尤其对于东亚文化，不欲有所摧残。若贵军仍欲继续交战，则南京城市，势难免罹于兵燹，千年之文化精华，将成灰烬，十载之经营建设，亦必归于一掷。本司令官兹代表日军，劝告贵军，希望以和平之方式，开放南京。并采取下列之处置：

大日本陆军总司令官 松井石根

贵军对于本劝告之覆文，当于十二月十日正午，在中山路句容道上

之步哨线受领。若贵军派遣代表司令官之负责人员,本军亦经准备派出代表,就地面订关于接收南京城之协定。如在该指定时间,尚未接到贵军之答覆,则本军惟有开始攻略南京。

华军司令官唐生智,对此劝告,迄十日正午,并无回覆,且是日晨,复以猛烈之炮火,续行攻击,我军队决于午后一时起,实行总围攻,迨全部炮兵开始炮击,随即全线亦一齐进击。【原编者注:不屈不挠抵抗到底。】

一齐攻击:沿旧街道蓦进之胁坂部队,十日午前三时,到达距城垣一公里之地点,迄三时半迫抵中华门附近,富士井下枝各部队,亦于午前五时一齐进攻,六时顷亦到达上述地点。

同时对紫金山方面敌之堡垒,经我大野部队及战车部队,于十日午前五时,以战车队为先锋,在敌猛烈之山炮迫击炮火中,沿南京街道蓦进,突破白水桥,迫近中山陵墓。迄午前八时,片桐大野各部队,已占领紫金山,至午前九时,大野野田两部队之先锋,遂迫抵中山门。

紫金山上之日章旗:富士井部队之一部,十日午前十一时,击退紫金山方面之残敌,遂于薄露之中,遥见日章旗已翻飞于紫金山顶。

先是进占南京城外,大校飞行场之胁坂人见伊佐富士井各部队,于九日夜间,由东南方肉搏光华通济两门,在光华门,虏获敌战车一辆,又由东方向紫金山攻击之大野助川片桐野田各部队,亦于是晚占领紫金山,立即迂回该山之背后,直迫太平门,又由南方进攻中之长谷川竹下千叶山田各部队,亦已迫近城壁附近,至是三面包围南京,城内之敌,已成釜中之鳖,其唯一之退路,仅长江方面之水路而已。

占领当途:长野山田两部队,以民船及小火轮,横断丹阳湖,复沿濠涌北进,于十日午前十一时,一举攻入当涂县城,旋即肃清城内之残敌。至午前十一时,遂完全占领之。

自将军山猛进:攻击将军山之竹下岡本(保)两部队,于九日晚夜袭夺取向夸难攻之将军山西方高地。更乘势连夜沿将军山左方之大道猛进,中途经三十余次之夜战,迄十日拂晓,已进出距南京城壁五公里濠沟阵地之前线。至是与正在进行爆破战(按即攻城破坏战)之岡本(镇)部队,取得连络,至拂晓前后,彼此呼应,向南京总攻击。

南京城门之大日章旗:九日午前五时半,我胁坂部队,已达南京城光

华门前面之城墙附近,当时城上之敌军,仍顽强作最后抵抗,不断对我军加以猛射。于是展开壮烈凄绝之迫击战,鏖战三十六小时,至十日午后五时,嗣经决死爆破成功,遂破坏光华门之一部。【原编者注:凭城抵抗亘三十六小时,敌方牺牲之巨大,可以想见,如不被敌爆破仍可继续抵抗。】

未几我军纷纷由破坏口突入,遂于十二月十日午后五时二十分,城墙上已高揭日章旗矣。我将士观此,莫不感极而泣,时值夕阳西堕,我登城勇士尽力持旗摇动,向全军示以敌首都之已陷落。在此瞬息之间,我军将士面露光荣与喜悦之情绪,苟非在枪林弹雨之中,身历其境者,断能瞭解之。【原编者注:日本军人,只瞭解瞬息之光荣与喜悦耳,志满意骄,直如昙花一现。】

先是敌以此城壁为保卫首都之最后防线,故自九日晨,当我军迫抵城下之际,敌即陆续派出精锐部队,以机关枪从各方面向我猛射,几无片刻间断。复由明故宫飞机场及城内各炮兵阵地,不断以重炮及迫击炮猛烈射击,致使我军无法前进。是时以敌弹如雨注之下,与后方之联络完全断绝,弹药粮食之供给,已不可能,然敌虽顽强,但我军始终不屈,人人皆抱决死之心,卸除背裹,腰缠弹丸与生薯,与敌奋战,自早朝以来,经我空军轰炸城内各要点,及芹泽部队之炮击,遂将城壁之一廓毁坏,惟光华门乃以铁扉□锁,门内复堆置土囊沙袋,虽受我军不断炮击,依然丝毫未损。迨上午五时,我敢死队冒敌弹突入城门,将炸药点火,随即轰然爆炸,遂将城门一角,炸开一洞。□大尉见状,乃率领所部,自洞口突入,随后葛野中尉,亦率部接踵源源涌进。于是在历史上增加南京陷落之一页,当南京城头高揭大日章旗之际,胁坂部队全体将士,欢呼万岁之声,震眩耳鼓。【原编者注:寇军攻光华门,只言牺牲重大,而不言其数量重大至如何程度,当有难言之隐。】

各部队源源突入:担任攻击西门之冈本(镇)竹下快速部队,于十日午后三时,突破芜湖铁道线,抵达距南京城五百公尺之处,即布置炮列,开始向城墙施行破坏射击。又藤村部队,亦对城墙西南角集中炮火猛烈射击,至午后五时半,迄未停止,而敌亦于是时在城内放火,纷纷向东北

方败退。竹下(义)部队,在刘园附近战斗后,十日拂晓,复转战于西方,继于莫愁湖畔,展开壮烈□白兵战,步步向南京西门推进。

敌军逆袭光华门:胁坂部队之一部,既占领光华门,于是敌为使夺回城门起见,曾以大部队反覆施行夜袭,结果卒为我军击退。【原编者注:我军逆袭光华门,夜战数次。】

总攻击命令:十一日午前十一时,我军最高指挥官,遂向到达南京城外之第一线各部队,下达总攻击命令,是日我军因华军之顽迷不悟,乃不能不加诸南京以溃灭之行动。故自午前七时起,将大炮放列于紫金山一带,展开豪快壮烈之炮战,遥见城内各主要建筑物,连续命中,随即起火,黑烟蒙蒙,直冲云霄。

占领中山陵及中山门:南京总攻击之先锋大野部队之一部,于十一日午前九时,占领中山陵,继由我战车队冒敌人迫击炮及重机关枪之集中射击,冲至中山门,同时大野部队之敢死队,亦紧随战车队之后,突入城内。富士井伊佐两部队,则由紫金山麓,迫抵南京城下,十一日朝以来,击溃顽强抵抗之敌,迄午前十一时半,亦已进抵中山门。迄十三日午前三时,遂由大野及片桐部队各一部,完全占领中山陵及中山门矣。

夺取和平门太平门:十一日晨,野田大野片桐助川等各部队,由紫金山东北侧猛攻南京城,至午前十一时半,各部队亦相继夺取和平门及太平门。

莫愁湖畔之激战:守城之敌,犹作困兽之斗,从事顽强抵抗,【原编者注:坚强抵抗。】于是我向中华门进击之长谷川冈本(保)两部队,于十一日拂晓,在清水门附近展开血战。查该方面濠涌纵横,又有新式小堡垒,不下百数十座,故战斗之激烈,实无异于要塞阵地战。【原编者注:激烈之要塞阵地战。】

敌用毒气逆袭:从十日夜半至翌日晨,在光华门之伊藤部队正面,曾遭敌军大举逆袭,意图夺回城门,当时敌军来势凶猛,前仆后继,不断以手榴弹机关枪向我猛射,复以催泪弹连续投来,弹如雨注,我将士当即戴防毒面具应战,一时陷于极度苦战之中,卒以肉弹战,始将敌击退。

奇袭长江北岸:长野山田两部队,自九日占领当涂后,十日晚乘夜一举渡过扬子江,当于北岸奇袭登陆,继于十一日拂晓,急袭乌江并占领

之，随即踏越省境而进入江苏省，至是南京六万敌军唯一之退路，业被遮断，且为我军完全包围矣。

击破南门：我新锐之先锋长谷川部队，十二日午后零时十分，攻破中华门，即在城内，到处展开壮烈市街战，随后由绪方敬之中佐所率领之一队，占领南门，未几冈本（保）部队，亦接踵而至，突入中华门。

完全占领南京：至是我攻城军，遂于十三日夕刻，将南京城完全占领。江南空际，只见日章旗高揭于城头，与夕阳互相辉映，皇军威容，于兹已压倒紫金山矣。【原编者注：夕阳虽好，已近黄昏，倭寇之意志满盈，其覆亡可立而待。】

南京既陷，于是各部队继续扫荡城内之残敌，并办理善后，此役估计敌军死亡，不下六万人之多。

南京入城典礼：在惊异与欢腾中，十七日，我军举行雄壮之入城典礼。是日碧空澄澈，万里无云，枪声沉寂之新战场，已充满和平之曙光。

海陆军各部队，于午后一时，整列于中山门至国民政府之大道两傍，海陆军旗，光辉夺目，当其威容映照长江之波涛，紫金山头放一异彩之际，我攻略南京之最高指挥官朝香宫中将殿下，与松井最高指挥官已行抵中山路，至是历史上可纪之南京入城典礼，于兹开始，松井最高指挥官，率同幕僚举行阅兵，同时海陆军飞行队亦整队盘旋于上空，迨阅兵完毕，我最高指挥官以下海陆军各部队长官，进入国民政府，迄午后二时，府前广场已高竖大日章旗矣。

当全体将士向东遥拜皇宫之际，松井最高指挥官以满腔热忱，三唱天皇陛下万岁，全体和之，当此声浪悠扬消逝之时，我殉国忠魂，想皆来集于中山门，参加此次盛典也。

南京陷落之意义：抗日首都之南京，终告陷落矣。上海南京之攻略，可使江南战局告一段落，在战略上言之，实有重大之意义，举方虽如何巧妙宣传，亦不能掩饰其败绩，今既丧失经济中心之上海。同时华北方面，又着着失败，足使敌方自觉其长期抗战之企图，已成暴虎凭河之势矣。

当日华开战之初，各国之军事专家，均一致预测攻略南京，非两年之时间不为功，今作战半年，竟陷落一国之首都，此点实由近代科学战之成效，以及我军将士之卓越精力所赐。

江苏省残敌之扫荡战：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敌首都南京既沦陷，我军各部队随即追击败敌，向各地进行扫荡战。以下将长江以北江苏省内之主要战斗，试叙述之。

通州方面之战斗：昭和十三年三月十七日，我有力部队，在帝国海军完全协同作战之下，于朝雾迷蒙之中，在扬子江北岸南通州附近，开始敌前登陆。午前五时登陆成功，旋即排除敌军之抵抗而攻击前进。铃木部队之登陆地点，距通州约八公里，该处之敌，因受不意之攻击。分向东北两方退却，遂使我军作战顺利展开，至正午前，已占领南通州。

又佐藤部队，亦于是日午前五时，藉海军之协力，在福山北方长江北岸登陆后，即向通州攻击前进，七时二十分，到达通州，续行北进攻击如皋，复占领之。继于十九日夕刻，其先锋部队，占据海安镇，并以一部迅速扩大战果。二十日午后十时占领曲塘镇，二十一日午前零时占领姜堰镇，又以一部乘船北进，沿途排除敌之抵抗，遂达留安镇。自登陆以来，仅经五日，行程已达二百公里，其进展之速，殊为可惊。

占据崇明岛：佐藤部队在长江北岸敌前登陆之际，同时长谷川部队，亦与其呼应。在陆海军协同作战之下，突向崇明岛实行敌前登陆。当于三月十八日午前十时登陆成功，并未遭遇重大之抵抗，即占领崇明岛县城。旋向南北两方追击退却之敌，于是全岛遂归我军掌握中。

江苏北部盐城阜宁之战斗：饭冢津由两部队，扫荡江苏省中部地带，于占领丁溪镇刘庄之后，四月二十六日夕刻，进据伍佑场，续向盐城之敌，续行夜间攻击。二十七日拂晓遂完全占领之。

陷盐城后，四月二十八日复进据新兴场，继于五月三日，击破沟安墩附近顽强之敌，续行北进直迫阜宁，并以一部渡射阳河，绕道北方，冒雨猛攻，至六日夕刻，遂攻略之，七日入城。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四分校印]

二十一、《敌军士兵日记》

(1940年5月)

林植夫 等译

序敌兵日记

袁国平

在日本法西斯野蛮的思想统治政策之下，要想从日本报纸杂志上看出日本的实在情形与日本人民的真意来，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然而从战声上所缴获的敌失日记，情形就完全不同了；这里有日本人民潜滋暗长的反战情绪，有“神勇皇军”层战怕煞费苦心的真相，有法西斯强盗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的供状有敌军官兵酗酒赌博荒淫偷空的腐败情形。同时，在这里也有使中国人看了也会同情感动的，日本人民所受军阀厚赐的痛苦与悲哀。

这证明日本法西斯思想统制是最愚蠢的，因为“要靠锁链来捆住这个就要崩裂的东西——天皇、神、命运”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

从日记中所看到敌人的野蛮暴行，把它分类区别起来，计有：掠夺，杀人，放火，毒打良民，拆房子，强迫劳役，惨杀俘虏，污弄与奸淫妇女……这些暴行不能把它看为士兵的个别行动，而是在官长发纵指挥或故意放任的情形下发生的，譬如掠夺财物常常是奉命实行征发的。奸淫妇女不仅有士兵，而且有官长，不仅在营外而且把妇女拘留营内，以供公开淫乐。所以难怪连敌军士兵良心发同时，也要慨叹着：“是皇军呢？是强盗呢？”

关于后军的战斗力，在日本报纸上是鼓吹得神勇无比，甚至于说是

每一个死在中国战场上的“皇军勇士”，都是两手紧紧的握着枪杆不放的，然而这除了欺骗“铨后”的日本国民与中国后方的某些恐日病者以外，对于在前线作战的中国官兵和日本士兵都不会相信的。在这些日记中有的几处称赞着中国军队的顽强和游击战争的神出鬼没，并且也时常咀咒着他们官长的无能，有些胆怯的日兵连做梦都害怕作战，有时草木皆兵，一夕数惊，事后连他们自己都觉得非常可笑。

“夜，步哨那家伙，慌慌张张的开了枪，又是紧急的集合，混账王八蛋。”

“东南角山地上进来了五十余的败残兵(中国游击队)，山炮天了二十余发，说不出的可怕！”

“……夜间有非常召集，由于高桥上等兵的慌张；原因是中国放火花……”

“日本军的防守似乎非常拙劣，游击队本来似乎没有什么了不得，但我方却把他夸大了……”

皇军的神勇就是如此。

敌军殊不耐长期战，特别是游击战争的发展，对敌困难极大，在日记中时常慨叹到伤亡的惨重，病人多疫病流行，甚至有时怀疑到“支那军的细菌战”。

因为民众坚壁清野，困敌扰乱的结果，使得敌军给养非常困难。如缺水，有时就不能不用脏水煮饭；粮食恐恐，又不敢买中国的东西，有一次因为没有油吃，居然吃错了车油，弄得大众泻肚了。

从这时使我们体验到长期抗战的前途和游击战争的价值与作用，敌人的泥足是愈陷愈深了。

不管日本军阀如何武断的把这次野蛮的侵略战争宣传为“圣战”，然而日本真知灼见的人士，是会知道他们的说谎的，就是一般的日本人民与士兵也充满了反战厌战的情绪，日记中可看到出征时依依惜别的惨景，别后士兵在军营厌战思乡的春亦，月夜，青山，白去，流水都随时触起敌兵空虚没落之感与缠绵悱恻之情在兵营里时常闹着“满期”与要求回国的风尘，以及酝酿着官兵间互相咀[诅]咒与仇视的明争暗斗，当着他们看见了“一二三的死伤者多数送回及战死者的火葬，头，手，足都各各

分离，把死人重垒起来火葬者是说不出的悲哀”，所以他们不能不联想到自己未来类似的命运了，如说“像这样火葬之后，到底我自己的骨头将是在那里被人祭着呢”？“人类的丑恶的斗争快点结束才好，风吹可怜我呀！”这便是日本人民与士兵，已经喊出的呼声，我们相信这一呼声会一天一天的扩大和增高，与中华民族的怒吼哈成一气，打成一片。

那时正义的最后审判一定会临到这次战争纵火者——日本军阀们的头上了。

一九三九·六·二五于东战场

竹枰英雄的从军日记

(新×军四支队在涂县战斗中缴获)

谢镇军 译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彼此把带来的日本酒和啤酒等拿出来,发出很高的气沫,但稍为饮过了度,吵架的事便陆续发生,终至于酿成流血的惨事……

(十二月二十三日)……商品等的价格也要听从日本士兵的意思,如果不听的话,威吓他一下,他便没有办法而让步了。归途去玩妓女,但有病可不行啊。又食了中国面,不好吃,试一试高粱酒,味道颇好,征发了虾鱼酒等,又举起杯来了,昨夜梦见故乡。

(十二月二十四日)……又听说前天苏州警备队员二名失踪,在寻找中。

(十二月二十五日)……没有什么事情可做,闲着徒令人引起乡愁,总盼望接到家里的信,……下微雨,令人更忧郁……。

(十二月三十日)昨晚起腹痛,昨晚的晚饭没有吃,大概是因为衰弱的身体,多吃了一点肉,把胃肠弄坏了罢!又加上下痢,七时想起床,而动也不能动,请了假到医务室拿了药回来静养,战争中生病的痛苦,深深的尝到……。

(十二月三十一日)……午后因为年来的关系,到市内征发牛肉豆腐等回来,举起过年的祝杯。

(一月三日)(昭和十三年即一九三八)……归途中买了一箱豆腐,使其送到兵营去,五毛的价钱,给了他二毛……。

(一月五日)……午后用大箱出去征发东西,在一家的中国的农家里征发了禾草,也觉得很可怜……。

(一月七日)……昨夜又梦见故乡的父亲死了,这梦不是正梦那就很好了,心里祈祷着就寝……。

(一月八日)……把街上通过的中国人捉了回来,叫他们做劳役,归

去的时候每人给了二三根香烟,形状相当可怜,那香烟也是在街上通行的中国人那里征发来的……。

(一月十日)……说明日行军,祝故乡的人们平安,过活。

(一月十三日)……叫中国人取禾草等来取暖,征发了一些烧酒,来饮,不觉有点醉了,午后三时征发民屋宿营,去买二箱豆腐,六毛钱的价钱给他三毛钱,归途中由豆腐店的人带路,抢来一坛烧酒拿回来了。

(一月十五日)……在中国人家里征发了烧酒。

(一月十六日)……捉中国老百姓烧饭……。

(一月十七日)……据在城镇的人说,非常怕日本人,征发了民间猪十余头,午后八时念着故乡就寝。

(一月十八日)……下午五时抵丹阳城外,在中国银行宿营,因为轮到自己炊事的值日,拉中国老百姓替代工作……午晚后分配信件第一次接到故乡寄来的信,故乡的信,是多么快乐的事情啊!

(一月十九日)……征发猪,水牛等回到 TK 去,午后八时以后,心里相当担忧。

(一月二十一日云)……问广岛宪兵队的上等兵,关于句容的情形,据说周围五里以内,仍有败残兵(游击队)。

(一月二十五日云)扬子江之大令人吃惊……

(二月六日)……据警备队的谈话,在滁县沙河县张八山岭等处,仍时时受到敌人的袭击……

(二月八日晴)……枪杀了一名中国人……

(二月九日晴)……午前七时起床,立即开始工作,午后把工厂附近之中国民房放火焚烧取暖,一面吃午饭……

(二月十一日)……奉令工作地点,前方的中国土民等一概枪杀,晚饭后赌博之风很盛。

(二月十二日)……据前线归来的士兵的谈话,目下在怀远丰豫方面,正在游战中,敌人相当顽强,使日军很感苦恼……

(二月十三日)……暮色将近的时候,向着归营的中国原野一直回营中,心中起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哀愁。

(二月十四日)……午后想出去征发东西,因为步哨的关系中止……

(二月十五日阴后晴)……许久没有发梦,昨夜梦见妻子安产,自己回到家里,……晚饭分酒,班内虽相当热闹,但自己没有这种心绪,午前和S君互相感叹了一回。

(二月十六日)……残留组的一部份发生吵架,实在令人寒心,自己只觉得非常忧郁去午睡,六时吃晚饭,不知什么缘故,心里觉得空虚得很,异常的忧郁……

(二月十八日晴)……征发组捕鸭子回来。可是一部分到深夜很迟还没有回来,至八点左右才狼狈回营,据说是因为败残兵攻击阵地与他对抗的缘故。

说明——

这里仅仅两个月零五天的时间,所记的问题和事情,共有四十五件,如强买东西强拿走民物等十五次,嫖妓饮酒赌博吵架等九次,残杀中国人,虐待中国人等五次,生病怀乡愁闷等十次,怕游击队五次,放火一次。最荒唐的是因为怕冷,把民房放火焚烧取暖,(二月九日)至于残杀中国人,不但兵干(二月八日)官长还命令兵干(二月十一日)可知所谓“皇军”实是“强盗”别名啊!

笠安雄的日记

(新×军游击纵队在乌衣镇战斗中缴获)

陈子谷 译

久留来市小森野町中通一九八九之二。

(九月五日)(一九三八年)……从芜湖出帆。从午后一时半到二时,得到右岸是危险地带的通知,全体不到船面。看右岸好象有着敌人的炮垒,有山。……午后十时,从土桥约三里下流的右岸,看见好似野炮和迫击炮的战争。……。

(九月六日)……午后四时,通过危险区域。由驱逐舰护卫,向前驶去。遭受敌人野炮的袭击,左舷三发,右舷一发,由驱逐舰向敌人的炮台射击……。

(九月八日)……安庆全部无中国民众。房屋残破,也无难民。

(九月十一日)……通过危险地带。

(九月十二日)……在途中高原地带,有汽车四辆,马一匹,遭受袭击。杉崎部队战死二名。负伤二名。汽车全部被毁。水中好象有败残兵。十一时半,在离桐城不远处午饭。十二时半到桐城。布置驯马场。扫除兵舍。又布置自己的睡眠处。连一个中国人也没有,只有着种种磁器,种种物品。

(九月十四日,……从午前九时,在小队长指挥下,到约一里半路的地方进行征发鸡猪。鸡约五十只。猪约十四五只。午后时半征发稻草,野菜,藕等物……。

(九月十五日)……午后征发稻草。

(九月十六日)……从六时半到八时,征发稻草……

说明——

这里虽然只有几天,可以看出敌兵害怕战事的情形了,同时我们也不难看出我们的炮兵和游击队是如何地发挥着力量,再则日军不论走到那里都要征发物品,在这里也可以证明出来。

近藤正利的日记

(新×军一支队二团在东湾战斗中缴获)

谢镇军 译

平野部队(联队)秋本队(大队)细川队(中队)

德岛县那尖郡大野村人。

(五月十八日)(一九三八年)……本日去中国妓女的慰安所……

(二十五日)本日六时到七时步哨。东南角山地上进来了五十余名的败残兵(游击队)山炮开了二十余发,说不出的可怕,到战地以来,第一次的炮声……

(五月二十六日)午前起中队联络途中在二个地方休息,虽遇到了姑娘,但都逃走了,遇见增田曹长,谈起据说在慰安所遇见了美丽的姑娘两个,“沙衣谷,沙衣谷……”

注:“沙衣谷”在日语是“好好去吧”的意思,日寇强扯中国妇女奸淫,常用此语,在沦陷区便以此语作性交解。

(五月二十八日)晨八时由东南村落发出枪声,分队兵立刻向堤的方向,自己则用机关枪打出五十发……

(六月六日)……午后一时步哨,南方五百米突地方的四分队联络兵被击的缘故,兵队赴当地援救,自己用机关枪打了许多……

(六月十六日)……午后三时顷,自治政府要人二人被杀,距大平之中间高塔起约五百米突左右的地方的小铁桥附近被破坏,附近有许多共产党的传单,其中写着日本人的心情和铤后的情形,也有说中国人的心情的啊! 和山田,坂本,三谷去采石玩朝鲜妓女……

(六月十九日)……昨十八日十一时顷,高资镇与下蜀街之间的第七师团的下士哨被袭击……

(六月二十一日)……午前十时赴采石的朝鲜妓女处……

(七月一日)出征以来已两个月,后备兵等吵着满期,吵得厉害,这是可以注意的事情……

(七月十八日)……午前十时与三谷,大口同往征发茄子……等,由自治政府下令共征发得九斤,送办事处……

(七月二十二日)……午前拟往收薪炭与野崎同行,至采石驿的六之桥止,使土人取了十一枝电柱回来。

土人的家里很多“姑娘”都很快地逃走了,年轻的走了,很可恨。……

(七月二十三日)……想到农民家里去的时候,处女们忙于逃走的情形……

(七月二十四日)午后三时突然有命令,板桥前面有三千敌人,为着这个战斗,黑夜行军,五时到了一个村落,是急行军带了小行李及二日间的粮食去那里……

(七月二十五日)在××郎桥办事处面前的敌人三千去扫荡他,午前三时到四时非常想睡,勉强睁开想睡的眼睛,实在困难……

(七月二十七日)午前七时往取西瓜,武冈外六名至目的地的田里大食一顿,食至后来西瓜的味道都不晓得了,黄西瓜的味道无可比拟,吃了两个……

(八月十五日)早起放哨的少年兵吵得厉害,说事情干不了,实在困难,自己也因为一觉都不睡而困难……

(八月十八日)午前三时十五分立哨的时候,高资镇发现败残兵十名,相当骚动而且紧张……

(八月二十六日)……镇江方面的铁道队与败残兵交战中,列车至高资停止。

(八月三十一日)……在下蜀的分七地的方面,拾到了许多新编第四军(共产军)散在那里的传单,给队中人看说是很巧妙地在想捣乱后方,但是日本兵是不怕这些东西的,更要奋发奋发……

(九月一日)昨夜韦家村三岛重炮队被一小队的败残兵用重三轻四袭击,以重炮应战,敌退。

这是三岛重炮一半移动中发生的事情……

(九月六日)……发出了虫声,也很象秋天了,田中,土民在开始割稻,想起了过去的自己,及近来的故乡,秋祭也只有五天了呀!

(九月七日)今晚是潜伏斥候,在高资的中间的铁桥监视,任务空了,周围人声犬吠,吵得厉害,至一时顷无异状,是很好的事情,做了两三次遇见敌袭的梦……

(九月九日)……潜伏斥候,也是困难的事情……

(九月十日)……明天是故乡的秋祭,想起来感慨无量……。

(九月十一日)……三谷到杨子江村落方面去,把任务丢在一旁游玩,姑娘都惊着跑,真是当兵的丑态,幸而无恙……。

(九月十六日)……昨夜下蜀桥中间发现败残兵五十名,潜伏在下蜀……自己的分队一时异常紧张……

(九月二十四日)潜伏斥候于午前五时半调查高资下来的船中三个中国人,结果发现是匪贼,但被他们逃走了……。

(十月十二日)昨夜潜伏斥候,以下四名呼呼睡去……

(十月三十日)……下蜀一分队(大原队)渡濑一等兵在街上被匪打死,啊!可怜的战友也终于走入九泉了。

(十一月一日)本日为出生出征纪念日,回想亲戚送别的那一天,现在呢,战友们都在华北华中活动着;多田,外山成为亡友……。

说明——

这一篇日记是从一月一日记至十一月三十日止的,五月以后才开到中国。这里是从他到中国以后所记摘译出来的。其中可以看出游击战对他的威胁与打击弄到他连做梦都是梦见敌袭。对于新四军的宣传,也表现着害怕,他尽管写着“日本兵是不怕这些东西”,但他接着却连写两句,“更要奋发奋发”。既然不怕,又何必更要奋发呢?可见是外强中干。再则可以看出他的兵力不足,以致吵着事情干不了,实在困难。思乡思家之念的浓厚,亦充满于日记中,如七月一日,九月六日十日所记,而尤以十一月一日所记更为凄惨。因此在绝望之中,便乱干一场,如嫖妓女,玩姑娘,征发东西等,尽是当然之结果,日军阀想整理军风纪,像这样的兵又如何整理得来呢!因之敌人即对中国民众宣传皇军纪律如何之好,都是无用的啊!

福山孝雄的日记(一九三九年二月)

(新×军一支队二团在延陵战斗中缴获)

李 隆 译

步兵第五十一联队(池田部队)第四中队(太田队)

一等兵(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记至一九三九年二月八日止)

(一九三九年一月二日)……午后,到天王寺修理道路,分队全部都乘卡车出发,我没有去。

……家信不久会来吧!

(一月四日)……晚上十一时至十二时半值夜班,这是十四年度第一次勤务,夜班真冷得苦。

(一月五日)……晚上十二时至凌晨一时半值夜班。

(一月六日)……凌晨一时半至凌晨二时半值夜班。

午前为着采取桥梁的材料,把民房拆毁了。午后,往拓塘镇做警卫兵,战友福田的伤痕,据说好了,预定在午后四时由拓塘镇回方边归队,惟因为太迟了,便不回去。

参加大队的讨伐……

(一月七日)由昨夜起,便出发去讨伐,没有一睡而继续前进,三时半至五时,袭击共产党的村落。五时至七时之间,准备早饭午饭,早饭后,紧急出发打土匪,十一时半起,在山上与土匪作战,四时半结束,有一二名负伤,敌人撤退了亦不知道,是初次的讨伐,但今天最激烈,子弹飞来很多。

九时至十一时半,晚饭并休息。

(一月八日)午前三时半归队,四时上床,正午起床,四时检查武器,六时半点呼,九时至十时半值夜班。

因为讨伐,两夜都不睡,所以身子累得很,但仍提起精神归队,一睡就睡了八个钟头,既被摇醒,睁开眼睛,已是正午。

午后,又发疟疾,于是收拾兵器休息。

今夜亦是十一时起床,十二时出发去讨伐,故六时半起,都就寝了,只有不能出发者值夜班,我还是有点发烧。

中队今晚出发的,是中队长以下三十六名……

(一月九日)今日还有点发烧,精神不大好。

正午出发去方边联络,于是努力往方边,午后,立刻要放日间步哨,夜间勤务亦提起精神放哨,仍是很冷,但还没精神,今夜与平时不同,到处有火光,不可不紧张。

据电话的连络,敌军六百名迂廻向在天王寺方面。讨伐的部队,早于今晚归家。

(一月十二日)每日发寒,讨厌之至。

发热,精神不好,但仍勉强服务,每天只是这样是不好的。

家里的包裹快点来,啊!有暖和的毛衫穿穿才好,快点,快点,能够快一天都好。

今天是室外警备。

(一月十三日)……今晚又警备桥樑,有点伤风,夜间的警备很讨厌,没有特别变化,今夜警备方边桥……

(一月十五日)午后,做牡丹饼吃,惟肚痛吃不得,精神不好。

很讨厌,今晚又警备方边桥,夜间火光太多放了枪,头脑很痛。

(一月十六日)今天从早上睡了一天,头痛得很,不得了,每天这样真讨厌,希望身体好一点。

夜间的警备,勉强办了。昨天的牡丹饼还有,今夜是黑夜,不得不注意警备。

(一月十八日)天明了,徐溪桥警备的第一夜,无事的过去了,午前,长官以下三名往方边警备队连络。

方这的饭食很好,这里的不行,是一餐二分一二厘的饭食,那个田村军曹,是小气的人,一日比一日坏,因为是两餐,昨晚在夜中肚子很空……

(一月二十日)……午前,长官以下四名来交代,从今日起,长官是五十岚上等兵,昨天以前,是塚本上等兵……

午后,为作薪柴去拆房屋,获得三四天之用。

(一月二十一日)午前,长官以下三名往方边连络,因而,刚睡到床上,便立刻被叫起床,三田分队长以下三名来接我,方边的人员很少。从今夜起,徐溪桥亦有官长以下六名。于午前返方边,不给我吃中饭。坂本上等兵的炊事也麻麻糊糊的,并没有什么好东西吃。

(一月二十三日)……被切断了当地到天王寺间的电线,故就出发去修理,正午的时候,在当地东北的三千米突的地点,被袭击。

(一月二十四日)午前很冷,但是晴天,午后下微雨。

午后点心了吃了牡丹饼,因为昨天的过劳,身体很倦,午前一直睡着。

关于昨天的袭击成绩等,本部及中队不断地有电话来。

今晚是宿舍警备……放复哨,下微雨。

(一月二十六日)午前中有电话,又是移动,改到天王寺警备。这里由一中队警备。大后天出发的预定,第四分队是明天。午后赤尾队长和中队长小队长都来了,去天王寺连络。

只有今夜和明夜的雨夜了,方边又是几时再来呢!

任宿舍警备。

(一月三十一日)午前中用苦力开垦后面的竹林,为着易于警戒……

正午大队长来巡察,是赤尾大尉,中队长及田村前小队长亦来了。

午后大队长命令从此撤退,向王家边村落移动,因此准备,但大家都不高兴,因为此地易于警戒。

午后八时顷,向着村落有敌袭,电线都被切断,对于夜袭的感想如何?

(二月一日)因为昨夜的敌袭,一夜都严重得很……

八时半出发去修理电线,这里至天王寺中间有三四百米突被切断。

归途受了风雨又发疟,至二时后,同监见君一齐因疟疾而睡下……好像有情报,警戒严重。

(二月六日)……午后长官以下八名到本警备队附近的村落去宣抚,四时顷归队。

说明——

在这一段日记里,也可以看出游击队对于敌人的威胁和射击是如何

之大,同时他的兵力是如何之单薄,以致士兵都不能不扶病工作,而感到苦痛。最好笑是一月七日所记,去打土匪,从午前十一时半起对打至午后四时半,所谓土匪何时退走还不知道,看见火光多乱放枪,“皇军”的勇武,如是如是。

松户铁的军队日记

(新×军四支队在滁县附近天街战斗中缴获)

段洛夫 陈子谷 译

陆军辎重兵特务兵二等兵

(一月一日晴)(一九三八年)……和战友去慰安所,慰安所里人山人海,使人吃惊……

(一月三日阴)……大家去“征发”女人了……

(一月四日晴)……近来到处传扬着凯旋的消息;在心情不佳,身体不适的时候,特别想念着故国……

(一月五日晴)……夜晚,家兄寄钱来了……

(一月六日阴)……近来时时散布着凯旋的消息;心里难过,尽管说是以身报国。

(一月七日晴)……工兵搬家,所带的“征发”品,多得使人吃惊……

(一月十日)……成功了像窑子一样的东西,不很漂亮的住着,然而士兵是不能使用的,今天的工作是在盛田少尉的指挥下,作设立“慰安所”的差事……

(一月十三日晴)今天因为许可外出,所以大家都到“慰安所”去了,自己因为里面挤满了人,没有进去,实际看到那种景状,令人作呕。又听说只要两块钱,更觉得讨厌。所以即刻回来了。汇票来了,可是汇票在战地,是没有办法使用的,后来仍寄还家兄了;请他用现金寄来,信面上写挂号,将钱放在信封里,后来觉得糟了。夜点名时有人去上海,想托他寄信,可是没有办法了。夜晚特别睡得早,近来没有什么事做,想回国了。

(一月十四日晴)……夜里的步哨,颇为感到痛苦,希望早日回国,但想起国内的欢送时,心绪就乱了。

(一月十五日阴)……每天为钱的事情烦恼,在钱寄到之前,不想回国的,真要祈祷了……

(一月十六日晴)……是什么缘故啊,人类是那样地爱“征发”吗?自己也有点想干,但是自制着……

(一月十九日雪)……夜点名时,花木上等兵被队长叱骂,令人吃惊……

(一月二十日雪)……近来又有了凯旋的消息,但并不想太快回去,有着一喜一忧的心情。

(一月二十四日)……夜晚点名时,队长又醉酒了……

(一月二十六日晴)……伤风似乎还不大好,虽然请军医看了,可是并怎样亲切……

所谓大田这家伙,是不足结交的,希望早日回国,否则将来是可虑的,自己亦必须好好地去认识。

(一月二十七日晴)……只是病还不好,想念着内地,真是没有办法……

(一月二十八日)……想到在这时间中,说不定有重病,就伤心起来,到底是什么缘故呀!回想在出征时,对人讲菩萨及大家发誓这种事,就有耻辱之感。这是因为意志薄弱?

(一月三十日)……夜间有非常召集,由于高桥上等兵的慌张,原因是中国正月放火花……

(二月一日晴)……近时常想念着故国,没有办法。留做军属这个消息亦是可以考虑的事情,这真是必要仔细考虑的。

(二月二日)……勤务中油然地想起国内来了……

(二月四日)……回来时,大家都经过酒保的地方,自己因为有担心的地方,所以不买了……

(二月六日)……车子的发条被折断了,又是一个忧虑的种子,没有办法,勉强用了一天……

(二月七日晴阴)……车子发生的故障,是苦恼的种子,因为故障发生的次数太多了……

(二月八日)……修理班去“征发”发条了……

(二月九日)……今天想写信,但因为喝了一点酒,没有写信的情绪了,近来懂得战友的心思了,要是家兄来信以后,就不担心。据说不久要

上前线……

(二月十日)……喝了酒,很早就去睡了……照例的,钱希望早日寄到!

(二月十一日晴)……在异国庆祝纪元节,感慨殊深,大家都出去了,独我不出去的理由,不说也知道,因为没有钱哪!天黑时,说是来信了,一看,是从海军的家兄寄来了十元,有了倚靠了……钱的事情对大家秘密啦!

(二月十二日)……发生了大的问题,因为与大田冲突,他固不好,自己也有不好的地方。

(二月十三日雨)……凯旋想必快了……

(二月十五日晴)很快地就将水的事情办理清楚了。想写信,但因工作多,不能写下去,然而别的人都围着火取暖,闲着不做事,对于自己真是呕气,连午饭都没有吃,拿出饼干来,把它吃了,今天一点也没有乐趣。明天想洗衣服;接到了当卫兵的命令,一想以后到夜晚,又有差事了……

(二月十七日)……卫兵的一个钟头,觉得特别长……

(二月十八日)……夜里想写信,但怎样也不能写,无聊的睡了,觉得快要凯旋似的,又想回去,又不想回去的样子。

(二月二十日晴)……中队长的训示,令人铭感,凯旋呢?留住呢?都弄到完全知道了。

我接到的命令很多,心里有些迷惑。

(二月二十一日)晴……听说第三师团警备南京,想长(注:大概是他的妻子的小名)想得没有办法,尤其是近来连日忧郁。

想起去年那个时候,就怀恋起长来了……

(二月二十二日晴)……扬子江畔,死人多得使人吃惊!

午后,对于谷原队班长的亲切,感到惊异。

在窑子里搜集木材,看到妓女的样子吃了一惊,不想干,女人也会到那个样子么?

(二月二十三日晴)……近来精神怎样也不能振作,有着寂寞似的可怪的情绪,凯旋回到国内后,怎么办呢?失业。

(二月二十四日晴)……虽然不写信寄出去,觉得忧郁,但又没有很

多要写的字句,真没有法子;难民区也有姑娘。

(二月二十五日晴)……今天,登陆以来第一次去嫖妓女,然而干完出来后,非常沮[沮]丧!招待不好……

(三月三日)……夜里,突然听到上海集合的命令,怕不可能吧!然而听到那个消息,大家都高兴,小林上等兵特别去买了酒来,让大家喝醉了,是不能忘记的一件事情吧!在以后回想起来,回到国内,有快乐,亦有悲哀。

(三月四日雪)……高桥上等兵,被中队长打了。

(三月五日)到了上海,……是回国,还是改编不明,有点发愁,但后来还想住留些时候,要是回国还是失业的话。

(三月十六日)……虽然每天想念着故国,可是有延长驻屯时期的样子。近来又有一点寂寞,如果能够作诗,很好玩罢!

(三月二十五日)……修理班的小译上兴×伍长到来,关于汽车的取缔,对小队长说了各种各样的意见,今夜听到的,是有人盗卖汽油这件事,但因为没有证人,只是今后要注意,真是不胜寒心之至,想到前途,真令人悲观。

(三月二十七日晴)……日本街上热闹起来了,女人亦增加了,内地亦可恋起来了……

(三月二十八日)……想起每月同样的无进步的生活,便想回国,然而想到国内的非常时生活的压迫及生活的不自由时,又觉得无聊了……

(三月三十日晴)……留守清闲,亦是好的,夜间是独自一个人住在小队长的房间里,精神上非常寂寞,独身的生活是过不来的么……?

(三月三十一日晴)……据说大正九年,可以回国。想出去,可是还是不出去好,每天过着平凡的生活……

(四月一日)……每日都是好天气,内地的情形是怎样呢?没有消息……

(四月二日)与歌伦比亚(注:著名的唱片公司)的歌手一起视察战迹,本队参加,我也去了。在途中想回来,但是还是去了。没有什么了不得,上海确大,可想知道长兄战死的地方,回来时对于福田先生拿酒过去

了,和听到“虽然是为着战死者的先辈,还是很对不住”的话,胸头好像着了一箭。英兄有回信来,日前软弱的信,是有一点又悔又羞,胸中很是郁结。更加想起金兄与长兄遗骨归旋的事以后,每天替他祈冥福罢!

(四月四日)……每天是平凡,平凡,平凡。亦是进步。像仆役一样的工作,有一点鼓不起劲来……说是中队长和艺妓感情很好……

(四月六日)……今天,像有上前线的命令,因为路不好,军用车不拿去,说是松户亦去,可喜。但是有时想起不祥的事情……

(四月十日)……角田少尉午后和朋友去南市观光,回来是十时。回来太迟也是不好的,值班已经讨厌起来了……

(四月十三日晴)听说小队长昨夜出去喝酒,到天亮还不知道,一直睡着。……午后为着补裤子,到日本街去,商人对于军人的无情,心里很是难过,似乎并不很忙的样子,但却推辞了。……要是回国,就早一点回去罢!

(四月十四日)每日想写信又懒写。到前线去像已决定了,外出制备,亦比预定弄快了。夜里看看月亮,听见国内流行的歌声,想把这时的感情,写在信上寄去……

(四月十七日)……喝得太多,因为很苦就睡了。女人也不是坏的东西,但是要钱……

(四月十八日)午后给小队长装东西,非常之多,可以用三年吧……!

(四月二十日)……在南京只有明天一天的样子,想玩他一下,但是钱不够了,胆小起来……

(四月二十一日晴)……前线粮食不足,听到二角钱买一包蝙蝠牌香烟,不禁吃惊……

(四月二十三日晴)……小队长整天瞌睡,没有工作,身体异样了……

(四月二十四日)……小队长大家喝酒唱歌,很热闹。唱“松户”,但声音不好,得了“征发”的留声机的别名……

(四月二十六日晴)……又说败残兵出来,又没有出来,这些都是第一次经验的事情。桥梁被破坏的地方,一个中队修理了一点钟……

(四月二十七日)……或者与三师团一道,或者桥梁被破坏,有的地

方,一时间走不到一公里……

(四月三十日晴)……午后有空袭,丢下了三个左右的炸弹……

(五月一日晴)到蚌埠来第一次出去工作,只在蚌埠城内,是瓦斯材料,××瓦斯好像也有……

近来尽是考虑着女人的事情,这为什么呢?只想着纪伊子和坂上姑娘这二人的事……

(五月二日晴)……回到国内做司机,怕起来了,今天亦空想着那两个女人……

(五月四日晴)……午后,小队长及茂木关于想早回去的事,而议论到是不以国家为本,或以国家为本。但是像我这样意见的人却很少。意见相投的人没有么?

(五月五日)……近来感到只要一日一日的活着,就好了,而且希望早些结束战局……

(五月七日)据昨晚从怀远回来的人说,有很多受伤者回来了,好像是非常利害的战斗。

(五月八日)……我对于喜欢杀青蛙那些兵,讨厌起来了……

(五月九日)……对于冢田的胡扯八道真讨厌,做事呢,只能做像女人小孩那样的事,尽说大话……

(五月十日)……九师司令部在板桥集这个地方,说是行二里半就是步兵的最前线,又说败残兵时常出没……

与中队长会面,有一点讨厌,捉到一个像良民的人,就大骚扰起来,令人齿冷……

(五月十三日)……是一个好月夜,不禁想起国内……

(五月十四日)……在板桥集中露营,有紧急集合……接到在蒙城友军被包围的情报,——有敌袭……

(五月十五日)……依然有重伤者,除说可怜外,无话可说……

(五月十八日阴)……与冢田打赌,输了五毛钱,明明是我错了。小队长说:士兵所有的都是征发物,非常生气,但没有办法。中队长来玩了一日,是说话很有趣的人,一天要和冢田吵一次嘴。

(五月十九日)……明日移动,出发前线。角田少尉下令整理私物,

无论是谁,都没有可丢的东西,感情都是不好,他自己的一点也不整理。

(注:整理私物,是要大家把自己的东西丢掉一些。)

(五月二十日)……对于敌袭,彻夜警戒,中队长也有很多趣味的話,所以不想睡觉。

(五月二十一日)将出发百善的时候,因败残兵而不能行军,中队五名和他部队的人们被袭,三名战死,第一次奔窜于弹雨之下……

师团前进太快,败残兵又太多,兵站线不能成功,这也是有问题的罢!中止百善之行,今夜说是有袭击,紧急集合……

(五月二十二日)向百善出发,行二公里,听说前面的友军在交战中,但不久就晓得是假的。中队长像有点优柔寡断的样子,到百善山,路途较好,但是街道的灰尘有三寸的样子,是颇为难住的地方罢!归途很早到板桥集,喝一杯睡了……

(五月二十三日)正午预定向蚌埠出发,听说有残敌出扰,载着步兵,有点冒险,却没有什么事。把大路旁的寺院放火烧着这也罢了,但是把八十岁老人的家也烧了,却有一点问题罢……

(五月二十四日)回蚌埠途中,发见残敌,据说的杀了四十个,其余的逃掉了,第一次作像战争一样的动作。

近来很忙,一点明白的事情也不知道,敌人像相当多(残敌)……睡的时候怕已二时了,关于水与其它的事情今夜几乎都是一个人干,冢田的心也可知了!

(五月二十七日)放假日一点也没有休息,要是值班这也没有办法,又洗了衣服,又给小队长做菜,想再有一天放假日,但不可能。听说国内在热烈征兵,说是换防变成改编了,自己则是随他怎样都好。

(五月二十八日)……住在双桥集,在这里宿营的很多。弄得水不够用,小河是脏得不成话。已经是暑天了,但是夜间还睡得好。

(五月二十九日)……从今以后,我也不给他们干了。自己主义甚多,军队也有需要改良的地方,这也是精神教育……

(五月三十日)……佐藤队行军很强,中卫队会没有颜色吧!又关西人意外地无用……

(六月一日)……下山上等兵患了虎列拉的样子,非常悲观。喝生水

是不好的。……明天是休息的样子，注射预防虎列拉疫针。

(六月二日)……据说国内生活相当为难，但总想早些回去。因为对不住国家固然不错，应当不要起这种不好的感想。小队长有了休息的机会，专门叫人替他做菜吃，对于士兵，是不知道给以休息的……

(六月三日)与三师团共事，兵站司令部的命令不彻底似的。一看看和早晨的工兵连络的事情，尾坂跳乘车跌下，弄到人事不省了……

(六月四日)十二时左右，从医院来报告说，尾坂危笃，少队长中队长及一分队长的北海道出身者，都到病院去了。自己很好睡，而被叫起来等着，到三时左右尾坂死了；他们回来了。可怜，有两个小孩，还很年青……身体的状况不好，为难了。与河西到市内去买野菜，少队长的盛馐也是了不得的……

(六月六日)……少队长睡到十一时左右，夜里有分队长会议，值日也被叫开，似乎是改编模样，或者也有升级吧，不大清楚……

(六月七日)……因为少队长的事情，车老是在车屋间进出，买野菜等物也很困难……

(六月八日)……纪伊子又来信了，很快乐，信的文字有点孩子气，只是告诉我和田组(注：运输组合)的车辆全部被征发这件事，和田组也实在难为他。

(六月九日)寿县之行是预定的，但到新城口就回来了，说是不能前进……

(六月十日)向着预定到寿县去的途上前进，但是桥梁冲失，只好回来……现在的我，事情很多，明天说是要用十名到南京去取车辆……

(六月十一日)……少队长腹痛，从午饭起不吃东西，有一点担心，但不是为着我吧！(注：大约是在饭菜中放下了什么东西罢)……

(六月十四日)……眺望大陆，感慨无量……

(六月十八日)……不早领薪水就不好了，因为在南京用过头了……

(六月二十一日)……本小队玩牌给道协上尉发见，角田少尉也知道，分队长会议也很久……

(六月二十二日)近来不晓得怎样，是因为头昏呢？还是因为健忘症作怪？写日记的事只要过两天便忘记了。当然的，老是下雨，又老是操

心,就忧愁起来……是没有办法的吧!也没有大不了的事情,照旧不过给小队长烧饭,又不外出,也没有大不了的事。

都想外出,近来少尉先生有一点脾气不好的样子。

(六月二十四日)近来早餐吃面包,单吃面包实在是鼓不起劲……

(六月二十六日)……近来的生活,感到异常的空虚……

(六月二十七日)早起时不知怎样,精神很不好,中午睡了一回,头痛起来,虽然这样,也还是要值班,亦是不得不如此的,角田少尉也有不懂事地方的,兵也是可怜的……

(六月二十八日)……工村说是有七十余元不见了,中队全体的钱包受检查。我们是没有什么担心的,但是被偷的人也可怜。近来赌博流行,很危险,没有钱的人是安心的,中队长先生到南京去,不知干什么事情,近来的心情不是笔墨能够表现出来的。

(七月一日)……照旧午前洗濯烧饭,午后少队长为首去登山,自己留在家里,好久以来没有这么清闲了……

(七月二日)……铁路给游击队破坏了……

(七月三日)……今天高桥少尉准备来吃饭,实在是又讨厌又麻烦,在战地太想吃东西是应该考虑的,总算到晚晌弄完了,稍为放心,少尉出街玩去了……

(七月四日)好像肚子痛罢;身体有一点不爽快。股野少尉,每日只是教舞蹈,自己不能赞成。高桥少尉每日来,是苦人的事。听说本中队似乎要加入北支军,是想不到的……

(七月十二日)……少队长的和物,多得使人头痛,××也几乎使用完尽了,实在可惊……

(七月十三日)身体不舒服,值班是痛苦的,很想随随便便换班,不好好代人设想的人实在是没有办法的,自己也希望不被人这样想。但是虽然如此,所谓真实的朋友,就没有吗?回到国内去也不能找到好朋友吗……

(七月十四日)……近来的心情,不知怎样,很忧郁……

(七月十七日)……感到小队长用人用得利害了……

(七月十九日)……头痛得不得了,身体有病还要做工作,像这样痛

苦的事是没有的。

像这样不懂事的人是再讨厌没有的……

(七月二十一日)……有很多要说的话,但是不说,倒像一个汉子……。

(七月二十二日)……真怕值班……

(七月二十三日)……英有信来,和田组像也很困难的样子,国内的非常时也可以想得到……

(七月二十七日)对于班长的心情,似乎知道又似乎不知道,突然要人去使唤,又是要当卫兵去了,其他的士兵,闲着没有事做,实在不愉快,买东西什么都不能了……

(七月二十八日)……夜晚到十时止开留声机,或是说小队长的闲话而睡,但是不愉快的……

(七月二十九日)……近来身体不十分康健,很不安……

(八月一日)正想像着是向扬子江下驶的时候,却是向上驶去,既是向上驶,那么就到前线去看看!充满着这样的心情,好久才坐到轮船,如果这是向内地驶去的时候——这样想着时的心情,又是说不出的。

(八月二日)今朝出船充步哨,对于扬子江的广大,惟有惊愕……暂时不能和国内通信,心里非常寂寞,家兄没有信来,他到那里去了罢!

(八月三日)……整天下着将棋,睡时有些冷,肚子不舒服,是肠加答儿吗?夜晚又热,不能睡……

(八月五日)今天在安庆上陆,中队干部的行动,是那样的吗?不是不平,夜里的那种卑鄙行动,使我深深地感到……

(八月六日)昨晚,因为太过于批评了角田少尉罢!今天要到桐城去,七时半出发的预定却弄得非常之迟了。

在途中总是不能取得连络,迟钝着。小肚痛,悲观起来了,在这时候,油然地想起国内来了……

(八月七日阴)……去“征发”的战友也有,拿钱来的也有,自己也想去了……

因为身体不好,感到悲观,想恋着国内。

(八月八日)……身体好像更坏的样子,又没有好药,我们的部队是

要到那里去的呢？很挂念着……

（八月九日）夜晚因为天气凉，把在国内做司机的时代吹了一吹，这次回去，亦必须要好好地打起精神来吧。

（八月十日）……有说是败退的残兵似乎已没有子弹了，有散着反战的传单，工事也延长了五天，汉口之战也不知在什么时候……

（八月十一日晴）……坂上的姑娘，现在在做什么呢？……还是一个人吗……

（八月十三日晴）九时左右起来，作为中队长的警备到南港去，可是不成话，是怎样的胆小者啊！特别警戒自己的地方，而没有道理地叫汽车走着，在归途中，做些无聊的说明。在南港，并没有人员不足，而把病人派到前面去，是怎样的残酷啊！因为本部的炊事值班不在，（因为横暴没有人干）使用其他小队的病人这件事，是怎样不人道啦！

（八月十五日）今天不到南港去吧，但是在十二时就出发了，到中途还是顺调，但是其余的路，或是桥被烧，或被破坏，费了很多时间……

从分队长以下都很好的工作着。昨夜因手淫的关系，这一日空想非常之多。

（八月十六日）……从今以后，要作伙夫值班了，实在不愉快。

（八月十七日）昨晚以为没有事而睡了，却有敌袭，立刻到抵抗线去，一时我方的射击非常激烈，怕比之陷一城时还要激烈几十倍吧！非常想瞌睡，日本军的防守似乎非常拙劣，游击队本来似乎没有什么了不得，但我方却把他夸大了……

今晚又有敌袭吧？

坂上是理想之妻。

（八月十八日）今早起得很迟，急急做完了伙食，把大家都送去工作，正想读一点书的时候，五分队的车掉到河里去，费了半天才把它弄起来，傍晚北支方面的森永兵站来了，几乎是以安庆为中心，把中支北支的汽车都集合起来似的……听说小西部队也到了九江附近……今夜又要当卫兵啦……

（八月十九日）……步兵一大队去讨伐败退的残兵，很早就回来，好像有一点败兴似的……今夜又有很多自动车中队来，九时半还有来的，

非常骚闹,是因为不惯的缘故吧!

(八月二十日)出差!既然决定专作伙食,又要派出差,是什么道理?……桥今天几乎完工。到桐城去回来,听说今早有敌袭。十师团的炮兵来得很多。二军亦开始行动吗?回来后,非常地疲乏,亦没有洗澡就睡了。

(八月二十一日)……大道寺亦来说小队长的坏话,是奇怪的人。……其它部队的配给品似乎不足……希望汉口的占领,早些终结。

(八月二十二日)或者烧饭,或者出差,现在是一塌糊涂,还是有车好。补充兵什么都不做,做的人什么都得做,无聊。这亦是上级指挥得不好的缘故。到舒城去,很久以来才开车,亦是同样的,工作亦是搬动行李,石岛在转弯时因为房子塌下来,有一名负伤。病人续出,吉川亦生病,出差回来,又做伙食,忙得很,食物如被称赞,还有作的价值,如果被人说是不好,那实在是失望和不高兴的事。

(八月二十三日)……夜热不能入睡……

(八月二十四日)……补充兵与其说都是任性的人,不如说是些吊儿郎当的家伙,实在讨厌。军队的统制亦不很健全,现役兵不同亦说不定。今天是非常不愉快的一天。近来谣传改编,怕不会实现吧……

(八月二十五日)因为前进,从早就很昏乱,不是说的那一个,看透将来的工作是不容易的。因为残暑,行军非常之苦,今天这一天深深地感到国内的好处。水好,各方面亦便利等等。步兵徒步部队行军的痛苦,实在是深深感到了。五时左右到桃镇。途中一面装着行李,一面修路,是有一点不安罢!马杉队长亦是一个怪物,站在上面的人,如果不是经过一切困苦是不行的。

(八月二十六日)……正想午睡而稍睡着的时候,出差的人车遇敌袭,十四,二十九中队工兵往援。正如我所想的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陆军亦是不把它当成一回事,一部份则是困难的,水的不便亦是困难……

傍晚挑水费了相当时间,从此之后像仅有前进去六安。

(八月二十七日)……中队本部亦是讨厌的,现在才来说不平的话是没有用处了……因为水的不便不能洗衣,真开玩笑,一下雨就不能工作,

亦不能修路。

(八月二十八日)与其他的时候一样,补充兵亦同老兵一样。没有使唤,身体懈怠起来了,洗了衣服,很爽快。“下给品”亦有一些,自动车队亦陆续向苏州集结。马杉部队究竟怎么样了?

(八月二十九日)……本分队病人相当的多了,不能不自制,九师团亦移动来了……汉口的进攻亦渐渐近了,师团亦增加了,想是要大会战。发出了明日移动的命令,由桃镇前进三十六公里。

(八月三十日)以为马杉部队全中队,其实只有获原队及佐藤队一、三小队移动而已。……重病人亦有了……

(八月三十一日)是一个不平很多的月。

……水坏,因为前方没有,所以炊饭的时候,要拿着烧锅,到很远的地方去炊去……

汉口亦还要很多时日吧!

(九月一日)……电池破坏了,石井很悲观,我亦很担心,但没有办法,夜里虽稍为修理,但靠不住……

(九月二日)庐州桃镇间未修理的地方很多,庐州六安间也同样……

(九月三日)途中因为交通中断,很多掉队的,病人亦增加了。有许多行踪不明及战死者,中队干部的责任是做什么呢?

(九月四日)……生病的时候,因为平常说闲话就很吃亏……听说明日前进……

(九月六日)因为不完全的修理,这一天整日尝到战场的苦味。平常的注意招呼,无论是谁亦不能怠慢的,其他中队亲切的事,很想拿来给本队的干部看看……

(九月七日)……近来的生活,有点像战地的神气。糖分不足,对于现在的我是最痛苦的事……

(九月八日)……说是离前线只有二三里了,又说是十三师团的粮秣弹药亦已经用尽了。像这样亦就不能前进吧……

(九月九日)……野中上等兵亦从国内回队来了,有一点怀恋似的,老英送五元来,很感谢。

国内亦有信来,只要有信,总是高兴的。早些把汉口攻落的希望更

强一些了……

(九月十二日)……据说佐藤队亦不信用吉田中佐了……

(九月十五日)今早出发很早,昨晚因为赌博,很受妨害,不能睡眠,又因为值夜班,只睡了三点多钟,前晚及大前晚几乎都没有睡,今天瞌睡得很,……三师团亦作为二军去参加汉口作战,九师团也不是要来吗?车坏道路亦坏,以后的兵站输送很担心……

(九月十六日)起来很早,但是出发是在午后,真是倒霉,一早就精神很坏,没有好事情,今早胎棍弯了,担心了一天,而且车亦不好。近来很有点不安,只是希望能够用到汉口进攻完毕那就好了,想发明信片,却没有空,亦没有法子连络。傍晚很迟才到六安,车厂给其他部队使用着,很混乱。石井没有共事精神,很使我生气,早晚,尽是一些看不惯的事,病人亦多起来了。

(九月十七日)部队行车前进的距离短得可惊,近来虽是迟睡起早,但是出发是在正午,浪费了很多时间。……傍晚下雨,茂木上等兵老病发作。前进是一小时一公里左右。道路很泥泞,终于到了半山的时候,停止前进……

(九月十八日)……想要砂糖,却很不容易得到……茂木在身体不好的时候,呜呜地哼着。毫不自持,光使唤人,实在讨厌,吉川亦病了……

(九月十九日)……病人更加增多了……

(九月二十日)为了破坏道路,今天又中止行军,要下雨罢!光下雨,以后的事情要堆起来了,很不安……

(九月二十一日)茂木又发虐疾,今天格外利害,痰里带血,这种天气又不能到病院去,实在为难……

(九月二十二日)今天又下雨,何时才能晴呢?毫不知道,这个样子战局是不能进展的吧!很不安。粮秣亦完了,已经下命令每天吃二餐了……

想向上帝祷告,快点天晴才好,人类的丑恶的斗争快点结束才好,可怜我呀……

弹药亦不足了吧,很不安。到了夜里雨又是簌簌地下着,非常忧郁,汉口亦不能进去吧!

(九月二十三日)……在叶家集没有米了,像是吃南京米,……据说野战病院中有了三千多的伤兵,因为与后方断绝连络,药品等都不足起来了罢,一战,有弹药吗?想到这里,心里就苦恼起来了。

(九月二十四日)心痛,烦闷,不平,愤怒。

今天又是白白过去了,杂志上说烦闷是不好的,但是这种天气不能不担心,以后天气会稍好一点的罢!这样的不动,事情也多起来,很挂念着前线,战友们在说现在的食物坏,我是一点也不感觉的……。

(九月二十五日)……把桌子烧了,要是给人看见一定要大闹起来,很不愉快……这一中队有一点很难融洽,从小队长起都是不懂事的人,不过现代的人,都是这样的吧!

(九月二十八日)……为什么不渡河呢?角田少尉的行为,是不可思议的,结局还不是不能不渡么?……因为伤风很苦……对于军队也很厌恶起来了,对于世间的不平也很厉害。

(九月二十九日)……从傍晚热起,呼吸很苦,有三十九度。三十九度的热,身体相当吃不消了,虽然如此,到了早晨精神又恢复起来。要是虐疾,是很讨厌的,以为是普通的伤风,看护兵说是虐疾,不早点治疗是不行的……

(九月三十日)……天气不恢复,首先是前进受阻,事情到此,进攻汉口是一大打击,陷落也要相当迟慢吧……一想起来,就发生起无聊的不安来。

(十月一日)……今天想洗衣服,但听迷信说,初一是不宜洗衣服的,就没有洗了,而且身体还不很好,说不定不应该的,上一段山坡就气喘,心跳,仅仅是发热二次,身体就变动到这个地步,很可惊,但是不久就会恢复吧,成濑对于病人颜色很不好,心里很难过……

很想让国内的新闻杂志……

(十月二日)……午后被中队使唤到×粮厂,很想得一些甜的东西,但不可能……

傍晚高野来,说是信阳还未陷落,汉口今天还未攻击,为什么呢?很悲观……

(十月四日晴雪)……很多能够忍耐的人,很快把一生安定下来的,

人是怎样的多事啊……(日记至此日止。)

说明——

这本日记,是从一月一日写至十月四日止的,时间相当的长,内容相当的多,这里只选最有意义的地方节译出来,大约还不及全体十分之四,但只是这一些已够我们参考了。由着他的所记,可以知道“皇军”的庐山真面目,因此,略就其内容作一个统计如下:

- 一、记着去慰安所去嫖的三次。
- 二、记着寻女人的二次,一月三号更明白地记着“去征发女人了”。
- 三、记着想恋女人的七次。
- 四、记着征发东西等的五次。
- 五、记着饮酒的事情五次。
- 六、记着其他不正当的行为如赌博、偷东西、乱烧民房等七次。
- 七、记着官长的恶行,如喝醉酒,玩女人,不守纪律,贪货等五次。
- 八、记着疾病的事情十八次。(自己的及部队的)
- 九、记着伤亡的事情五次。
- 十、记着困难的事情,如给养缺乏,子弹缺乏,糖食缺乏,交通困难等二十五次。
- 十一、记着子弹的浪费一次。
- 十二、记着后方的困难,如生活困难,其他困难等五次。
- 十三、记着本人在军中经济困难的事情八次。
- 十四、记着对工作的不满,如工作太多,太苦,分配不好,苦乐不均等事十八次。
- 十五、记着其他的不满七次。
- 十六、记着官长与士兵间的不良关系,如官长打骂士兵,待兵不好,士兵对官长不满的表示等三十八次。(如一月十九日,三月四日,八月十三日等所记系其尤者。)
- 十七、记着士兵间的不良关系如吵架,对别人的不满等九次。
- 十八、记着受游击战的威胁和打击十八次。
- 十九、记着中国的宣传一次。
- 二十、记着我空军的空袭一次。

廿一、记着怕死的情形二次。

廿二、记着思念故乡，想归国等二十七次。

廿三、记着对战争失望悲观厌战等六次。（九月二十二日记着“人类的丑恶的斗争快点结束才好”，九月二十八日也明白地写着“对于军队也很厌恶起来了”。）

廿四、记着烦恼苦闷有十五次，有两次记着又想归国，又怕归国后失业（二月二十三日、三月五日）。

桐村定男的阵中日记

(新×军四支队在巢湖蒋家河口战斗中缴获)

林植夫 译

中岛部队(师)大野部队(团)四方队(连)分队长

(八月三十一日)(一九三七年)为召集入队之日,四时起床,向诸神及祖先之灵拜别,暂时向东天拜,祝父母妻子兄弟的健康,及我身武运长久,准备出发。

祝我身的首途,日章旗啊!

踏上我的征途。妻的诚心,深存于心。

受了村民各位热烈的欢送,感慨无量……

(九月一日)……在干部中,士兵中,都无熟人,有一点寂寞无依靠……

(九月二日)什么都无趣,今日也漫然送过……很多人来会,说些什么好呢?说了徒然使其哭泣,再就是想说也有说不出的想头。走回去的父母妻子的姿态是说不出的寂聊。……

(九月三日)没有什么好写的。只暂时于别离之际,以面会父母妻子为乐。嘴里是说的一些硬话,不记得对谁说了而这是不高兴的,怎么办呢!送去来送的父母妻子,感慨无量,武人不是没有眼泪啊!我也是有着作为一个人的情和想的,尽管在无言之中,仍还潜藏着比别人更多的情爱呢?

(九月五日)……与母妻作最后的会面。哭着勉励的母亲,还差不离的妻子,“好好去罢!”这一句话,留在耳中。……

(九月十三日)昨夜起有点伤风,到今朝发出高热,与船的摇动同时苦甚。终日不食,而安眠。大家都苦罢!没有人替我冷冻,又没有熟识的战友,不能去勉强人家,拖着上甲板,拿水来冻。像这样才痛切地知道家族的亲切……

(九月十六日)大队行军,一路向天津走。遇着炎天,汗与尘上,完全

成为黑人。只是四公里的行军,便有了多数的落伍者。既不眠又为炎天所灼,也是当然的。有饮那有子子的水的,有招呼落伍者的,我也很苦。午后八时,进入天津日本租界。行军虽然辛苦,而因为背囊重,把肩弄痛了,睡不着。朦胧中做了梦。发见要跳水死的母子去救他,而陷入恋爱之中的梦。奇怪得很。是年青貌美的人。忘去啊!梦梦梦。家族没有什么么?不是妻有变故么?

(九月十七日)……和第一线下来的护送兵谈,第一线的辛苦,似是相当苦战的样子。……现在还有便衣队出没。

(九月十八日)……征发到猪,萝卜蔬菜,吃了召集以来好久才有的热的萝卜羹。……脚上的皮鞋伤愈大,愈多,步行苦甚。香烟也没有了。

(九月十九日)……中途看见军马的尸体,及伤兵的向后送。脚弄坏的,眼睛、手,上了绷带的,使人掩目有余。负了伤的勇士,尝着了悲壮这个东西的滋味。……

(九月二十一日)……今朝有人弄不发之弹,因而有二名即死,有多数轻伤。二十个轻伤兵。……看见了三三的死伤者多数送回,及战死者的火葬。头、手、足都各一分离,把死人重起来火葬着。是说不出的悲哀,像这样火葬之后,到底自己的骨头,将是在那里被人祭着呢?钻入弹下,初次尝着敌弹的滋味,而静静地进攻。进入一个部落,对峙,是真战的阵中。

(九月二十二日)出征以来三星期,或行在没腰的水中,或跳入壕中,夜间则把被汗尘新湿而冰冷的身体伏于草上与蚊子的大军战争,勉强得到一点东西吃,也没有洗过一次身,非常之疲劳的身,也没有什么欲望,只想能够入浴一次,和得到一觉好睡,身上处处痒得不得了。……

(九月二十三日)……射杀了二名逃亡兵……。

(九月二十四日)午后二时,得到敌阵在××之报,展开前进,以为没有敌阵,却不意受着敌的猛射,仍前进,我们意气冲天。但是虽有敌的猛射击,却看不见敌人,就是想射击,也无人踪。愈近敌的猛射击愈甚。走近一看牺牲者,则接连着,这里那里,听见很多的呻吟声,有了相当的伤兵。一听听着伤兵的呻吟,仍还冒险立起,跃然去寻敌人,想一弹一的地拼命去看,但仍看不见敌人,悲奋到以脚踏地而哭。中队也有七名的伤

兵。各中队都有相当的伤兵。夜间深入阵地而占领之，敌人则早已走了。想到战友之仇，大家都握枪而哭。

在弹下啮生薯，

今日之战啊！

（九月二十五）在阵地内屙肚子，腹痛，又下雨，又冷，阵地内是冷的。还不只此。夜袭者奉命去大队本部，正是午前二时。冷是冷得很，肚子是饿的，又想睡又下雨，黑暗则黑暗已极，道路又没有，完全不辨方向。雨从背中流到肚子。在旷野徘徊了五小时，到天晚到了任地，仅仅只有二日里。发见梨园突击，初次吃到了大梨。

（九月二十六日）昨夜起，担任部队卫兵。继续着不眠，也不要命了。间或想着在行军中离开队伍，尽量睡他一睡。追着敌人而行军已经走了多少公里了啊！身心都疲劳了，想能够有一天的休养，这是谁都愿意的罢！……

（九月二十八日）昨日午后到着便宿营。好极了，这个时候才真把队长看作菩萨一样。大家都欢喜得完全同小孩子一样。这不是没有道理。拖着疲劳的身子，去征发了鸡米大吃一顿。休养啦！……从分队掉队的有四名，到底在那里，怎样地徘徊着啊！在这种旷野掉队，替他们担心。到了联队的集合地，才发了香烟，差不多要跳起来，好的好的香烟之神啊！不禁一口气吸了三支。

（九月二十九日）……好久整理了军装，取出纪念照片隔了好久和妻对面。大家都没有变化，变化的只有我罢！完全成为黑奴了，独自微笑、爱子是有美人的公评。

近听着炮击。

而睡去了。

（九月三十日）今天是月末，召集以来一个月，离开内地，转战于河北省，尝着种种的体验，（经验）是因为战争的缘故，初时才给一点钱而使用的中国人，近来也强制的使用他了。如果不听话，也会打他了。……要使用也可以使用的中国人，也不可以相信而用他。在欢迎着我们的里面，到底是怎样感着，是不知道的。午后又有中国特有的骤雨，满天黑暗，把全中国都遮住那样的黑云，变成了雷雨，又在雨中，泥中七颠八倒

地,拖着疲劳的身体,作雨中行军。向着献县之线。

(十月一日)……赫赫而升的朝日,与影雾同时难于名状。在行军路上,有人不想向着升起的朝日而拜,以祈我们的武运,和父母妻子兄弟之健康的么?实在是神圣已极。一日午前九时,进入献县之城。这可说是真的胜利么?出了许多牺牲者的胜利,不可以说是真的胜利。光井以下三名,疲劳透了回到分队。

(十月二日)……行军中,什么都不说的我们,有了休养,有得玩时,也随便乱谈起来了。互相说自己的老婆,乃至于在内地的浪漫史,行军的中疲劳,和可以没腰的水中行军的苦楚都忘记,而唱起好久不唱的流行歌了。想双亲,想妻子,想远隔的故乡,实在明朗。又想写信,但是就是想寄,也无从寄。不通音信了,但是两亲啊!妻子啊!我很强健地在献县城啊!

(十月三日)二日午后八时,由献县城出发。用士兵输送,由水路向商城行。途中通过师团的行军路,过后进入敌阵内,而且为着更要进去,去夹攻敌人,师团所率领的我们的两个小队,在敌阵内,没有比这更危险的。午后五时,接到发见敌兵之报,更见紧张。六时顷受着敌的猛射,上陆而对阵彻夜。

(十月四日)天明,我小队由陆路上附近追敌,其他由水路。我作了沿岸警备的斥候长,暗门(?) (原文如此——编者)向一条路追击,这一条路,中途若受猛射,则自己是第一个想至此,斥候长,也并不是松活的。自出献县城以来什么都没有吃,肚子饿极了。……

(十月五日)昨夜起当卫兵勤务,自从西门进入商水城以来,兵的征收掠夺,目不忍睹,关着门的人家,把门打破而乱入,把种种东西抄翻而去,是皇军吧?还是强盗呢?不晓得,午后队长禁止征发了。天气晴朗,空气静稳,敌兵亦无。下班作了召集以来初次的冷水摩擦,把尘埃洗落,其爽无比,写三封不晓得何时能寄的信,给妻,由美,和小田原氏。

(十月六日)……巡察学校发见了油,拿来炸物,大家都说是好油,是有很好的色泽。夜半都脍肚而苦。天明研究油,初以为是食用油,那里知道是车油,要怒又不能怒,想笑也不能笑,有说不出的悲痛,大家都忘却腹痛,而笑起来。……

(十月七日)午前中为扫荡败退的残兵,而巡回于附近之村落,征发了大量的食粮品,鸡和薯而回,尽管是军队,也尽管是战争,上官与下级者中间,希冀有更美的更强的融和,赌着一命而工作的我们,对于上官,希望有真的亲切。现役二年间,不管是中队长,是教官,或是班长,有一点觉到想能随便一点的亲情味。召集以来不是有些缺着这样的亲情味么?不是干部坏,是我们不好。

(十月八日)两亲,妻子会因音信不通,消息不知而担心罢!不知何时能寄的信,却写了。今天因为要护送负伤兵到天津去,每人许可带去一封的信件……。

(十月九日)又借着扫荡败退的残兵去征发鸡薯……

(十月十日)去北门当下士官哨勤务。北门附近的住民,拿来了香烟,白糖,砂糖,中国酒、鸡。良民的心里实在可怜,拿那学会一点点的中国话,好玩好笑地去同中国小孩子谈话……。

(十月十一日)追击行军中,所拾到的钞票,想把他作为纪念品带回去,意外地能以日本钞票同一价值交换物品。还是可谢,还是可嗤,日本钞票则蠢到不能用。……买了东西来,在班内制“善哉”(烧糯米糕和煮甜赤豆汤同吃),请大家吃。一面吃“善哉”,一面说故乡的事情,祝父母妻子兄弟的健康。

(十月十二日)……。完全的秋天,天高马肥的秋天,若在故乡,则是去郊外散步了。……

木叶枯落,
知故乡之秋。

(十月十五日)看看冷起来了,是完全秋天,冷得没有办法,在土地上盖上天幕而睡的城内生活,又冷,又闹肚子,相当的苦,夜间想睡却为臭虫所攻。入城以来不知何故睡不好,没有办法,做了恶梦,一点都不能熟睡。夜半心如刀刺之苦,父母妻子,没有变故才好呢!妻啊!祝你身体精神都好好地安产第二世啊!这一次受着苦也说不定。爱子啊!祝你安产和母子的健康。

(十月十六日)

静静而下啊!秋雨,

使人怀念故乡！

昨夜之雨，完全晴[晴]了，天气晴[晴]朗。昨日雨中，赴步九的溺死兵之葬。——寺岛辰二郎，深见长一，溺死还未过一星期，全身腐烂，臭气冲鼻。这个情况肉亲的人如果看见将作何感想呢！但是两君啊！一切是运命啊！后来我们叮嘱地把他埋葬了。

(十月十八日)……。今天也终日精神不快，又屙肚子，屡屡下船，用便的不自由。想起来精神爽快的日子是少的。已经注意又注意了，只因为受了冻和吃了硬的南京米的麦饭，遂受不了啦！……

(十月十九日)今天也留作船内警戒。和回军兵的岸本谈。是谁都有过苦生涯的。……

(十月二十日)今天也因为屙肚子，留作船内勤务。……静静闭目一思，是父母妻子的事，兄弟的事，乃至公司，北村的事，又或想起过去的战事，独自微笑，种种思头，油然而生。

(十月二十二日)

战至一半作野浴，
因得妻函气亦舒。

拖着两脚，把相当疲劳的身体拖到宁晋南方十公里的地方，和师团会合，一面向火，现面受取召集以来第一封的妻信，与村长的慰问文，怎样都说不出的高兴。……

(十月二十三日)接到故乡的信，又写信。……一个分队，分配着还不足一斗的粮秣，而且是四天的粮秣，决定早晚二食，把他作成糊而渡之。征发是不行的，就是有钱又什么都买不到，却是痛苦的。

(十月二十四日)簌簌地，木叶落下，寂寞的异境，也可想到中秋呵。河北省的空气，和内地没有什么不同么？在秋当中，故乡也大忙特忙罢！妻的信说，大家都忙着秋的准备，关于弟的事则没有写，入营也是十二月罢！一切都忘却，家族一致热望于秋的收获罢！妻啊！子啊！

(十月二十五日)到了师团集结地，粮秣乃不足，快要绝粮了。一切没有，和中国人说好话才买到了薯，可是仍还是饭的担心，望着囤得很少的米，又把他量一量看，各自都是担忧的脸乱。再怎样说，都是没有法子，翌日又决定了薯糊而就寝。……饷欠了二十团。

(十月二十六日)

长夜之秋，

向故乡写信。

又写了七封信。应写的都已写了罢！今天大队的征发，转于三个村，征到鸡三五〇只。薯八〇〇斤，分队也买了一些米，盐，砂糖，××，这样也可以淹咸菜了。只要有了盐便有法子弄东西吃罢！高兴啊！战友啊！不自由也少了罢！

想那爱好俳句的妻，

我也作了。

九二的信到了。

(十月二十七日)……大概最近要转到行动的样子，大队本部的空气有一些慌忙。……去那里是完全无法知道的。……

(十月二十八日)已经成为可爱的儿子的母亲经过十天了罢！母子都健康地安产了罢！是男子，还是女儿，再又起了什么名字呢？在我除掉祝母子的健康以外，没有别的，在祈着神啊！爱子，安心罢！我在远地祈祷着啊！午后下班。忘记着的今天这一天，是我一生有了一大转换的一天。啊！一年也过了么？可喜可乐的期间也短，也有了相当的苦罢！很快地也成了父亲，母亲了。……

想起了一年前，

又喜又乐的今天，

远在河北省，

庆祝今天这一天。

(十月二十九日)……四时顷，由内地补充队，到来补充员，中队有六十名。为欢呼之声所送，远越千里的山海，来到这个血腥臭的旷野的他们，是何心境呢？……

(十月三十日)非常冷起来了。已经是冬天么？从季候说，冷也没有办法，尽管是时候，而异境的寒气，却更透进身来呢！……

(十一月一日)……经过天津去大连或上海，似乎是确实的，但有种种疑问，是去上海呢？不是内地去么？有种种的臆测。……

(十一月二日)……午后，召集以来，初次看见山岳。很像故乡所有

的山，极可怀恋。……

(十一月四日)……综合本部干部的话，想起来，仍是凯旋罢！也没有报纸，无法知道战况的推移，上海方面的战争，也已大部分完了罢！……

(十一月五日)……午后因为太觉无聊，拉着中西，穿着一件衬衫，空手乱走，走到离部队五公里余的村落去，想去找些什么。找那藏在田野中的女子开玩笑，却不像一个军队。

(十一月六日)心绪不好。做什么都不好。以为身体有病，想想又没有那里不好。……

(十一月八日)……又看见了本日的报纸，各地还在战争着。在吵着满期——的人们也都不紧张起来了，想到以后的战地，意见茫茫。……

(十一月十日)夜还暗的午前五时，到达奉天。满洲之夜是冷的，妇人会员以那怕冷的姿态，来作茶的接待也可喜。由儿童二名，分会长，妻，来了慰问状，妻的二封(九，九·十·二八)报着一〇·一九日，母子健康安产。爱子养得不错。我也在阵中表示着感谢之意，恭喜恭喜希望你壮健地养育儿子，我们的结晶，贞子啊！父亲是远在战地而还是在祝着你们母子的幸福和健康啊！希望你壮健；听母亲的话，不要使母亲悲伤啊！请你和新的母亲共同祝我的武运啊！……

(十一月十一日)在宿舍过了一天，完全把那粗暴的战场心情丢掉，变成为快乐的，明朗的世人，向故乡写信。收到了钦赐的香烟和酒。大连之夜是美的，也许会成为静静的，不甚香的纪念或回忆罢，和六名战友走了大连的街道。(西川，中西光井，原田，四十一团)因为时局关系，寂静的大连，仍还有着国际都市那意义深长的地方。识得佐川香代子。得到翌日出发的命令。知道敌机飞到朝鲜的南端。

(十一月十三日)无声，无风，又无浪。同镜子那样的航海，针(罗盘针)路一直的向南指，去的地方是上海么？宿舍以来，做着不可思议的梦，也许是因为对中川说了的缘故罢！总有一点那个。梦是反的罢，中川的话，是相信着的。又只是这样想都是蠢的，但是守着枪后的〇。(应是妻字)戴着纯真的假面的〇。作这样解是可怜的罢！忘掉罢，作为忏悔，蠢啊！万一是真的，给他一个处置就好了。相信着的〇。像这样

的事没有罢！

(十一月十四日)航海第三日,是因为昨天的缘故罢,今天仍还无趣。再怎么想,不愉快总是不愉快的。把一切忘记,转想大连方面,过了一日。……

(十一月十五日)……进入扬子江、真同海一样,也看不见陆,沉在水平线的夕阳,说不出的美。……两岸由于爆炸而起的火灾,到处可见。是蠢的。

(十一月十六日)……像这样的船中生活,已经讨厌了。……

(十一月十九日)战火之迹,比华北更残酷,住家店铺大部分被烧,连禾都烧掉,看不见良民的影子。是因为抗日侮日的教育彻底的缘故么,司令官的注意! 和华北不同,是抗日侮日的教育彻底的地方连一匹的蝇(?) (原文如此——编者)都不可放过。……

(十一月二十日)……寒冻,又闹肚子。……

(十一月二十一日)……路的两旁,田的中间,男女的尸体,呈着种种惨态。几十几百是出征以来多的尸体罢! ……

(十一月二十二日)……想通信不可能,祈着贞子壮健成长。

(十一月二十三日)……终于粮秣不足,以待机的姿势,去征发。抗日彻底的华南民众,尽管想着对他们不客气,而对于良民的射杀铕杀则很是干不来的。今天也不听我的制止,监见铕杀了二名,想到是良民,有一点可怜……

(十一月二十四日)……我们最近也要交代了罢! 在做预备队的时候,极其高兴。今天又走出去,到处搜寻,发现颇美的年轻的姑娘,所藏匿的屋子。同中西,西川。野心勃起,但看见她们哀求的样子,又有一点可怜,制住中西算了。……

(十一月二十五日)……伊达伍长战死,即付火葬。午前十时早餐,与三大队交代。午后又开始战斗,追击又追击,激战卒至晚向,而待阵大队副官代理三大(队)长,其他有多数的战死者。……

(十一月二十六日)行军些许便与敌遭遇,又激战,果然是正规军,很强,弹如雨飞,很不能前进,自己的身边,濒于危险。……六分队齐藤以下四名负伤,打了五十发,打死了几名呢? 听见酒井中尉战死。又打,又

打死了七名罢！

（十一月二十七日）……在战斗中杀了中国人，良心上别无所咎，但打完仗，则有一点可怜。听见牧上等兵的死。

（十一月二十八日）……真是粮尽了，想去征发，又只是正规兵骚扰后的店，和烧光的原野，今夜无米，说不出的恐慌，行军也辛苦。……

（十一月三十日）自昨日十一时，进入常州城以来，颇把城中骚扰了。有趣。也许会被别人笑为不像皇军罢，但战争也是因为有此才有趣，才愉快。……夹着大的溪河，又受敌的急射而展开。以薄暮为机，而成为对阵之势。寺田伍长以下五名负伤。松原曹长战死。

（十二月一日）昨夜起的对阵，冒着危险，渡过溪河，在道路上直进，由两方受着敌的夹攻，暗黑，敌的所在地也不明，由着田的中队而睨敌。和八中队尖兵交代么？炊了热饭而吃，尖兵却要前进，登上旷野，拜着朝日悼松原曹长以下的战死伤者。至南京止一百二十公里么？给我武运啊！四方队，健康啊！我的身啊！祈父母妻子的健康。现在地奔牛镇。侍从武官到第一线视察。

（十二月四日）……啊！想睡，想医华南出征以来，那完全不眠不休的辛苦，征发种种的东西，把家中整理完毕。午后五时又传来出发的命令。啊！是什么一回事啊！不是为着一星期的休养，而征发了种种的东西么？不是为的是可以好好地休养的么？……

（十二月五日）……感冒不论何时都不愉快，头发伸得很长，完全比松树皮还难看。给养是没有的。杂着糙米的米和盐。昨日起发见了中国人的咸菜，吃着，极其好吃。……

（十二月八日）一早利用黑暗又取攻击态势，捷克炮，迫击炮，厉害攻击不可能么？一早起有负伤兵。……吉田伍长，大岛上等兵的战死，应怎样比拟啊！……

（十二月九日）……今天的分队，也出了中西一个伤兵，寂寞了。

（十二月十日）……敌的野炮也了不得，向着我的炮兵阵总射击。一发恰恰命中着炮兵阵地，有了五六名的死伤者。……

（十二月十二日）又在野炮阵地附近，不是相当危险么？迫击炮，捷克炮，不断地打着，第一线的部队相当苦战的样子，有了很多的负伤兵。

午前十时,啊!是什么一种运命啊!迫击炮落在我的面前。尾上,小濑,田中三名受了重伤,两脚,颜面完全粉碎,看都看不清楚。三君啊!可怜得很。但是一切是运命啊!仇一定替你们报。痛苦罢!忍耐一下啊!分队三名负伤,成为十一名了。

(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攻击的悲惨,我小队作尖兵,走像路的道路,后备的十二中队,又碰着埋设的地雷,有了二十名的死伤者,和小队长同作斥候向中山门走去,……。

(十二月十四日)……南京的一夜,在中央医院过,至后去作市内的扫荡。市内到处有败退的残兵,把三百五百的家伙,铕杀一个精光。……

(十二月十六日)……因为久战心身都疲劳的缘故罢,今天的行军极倦。平步拖拖,完全是病人一样,二十公里余的行军,费了极大的劲,因为多数军队进来以后,什么征发不到,找,找,找,得到了猪肉吃。……

(十二月十八日)……今天仍还没有妻的来信。……

(十二月二十日)……听见高桥君的负伤,盐见卷天君的负伤。在担忧着罢!想到两君的两亲感慨深了。

(十二月二十一日)有了初雪,所以非常之寒,警备的露营,也很苦的。把水牛杀掉,又开始暴乱的生活了。……

(十二月二十二日)自从处理通讯物以来,已一星期,等着的亲人的信也没有。有一点担心起来了。写去有三十封了罢!对于妻也随心所欲而写出骂言了。……比起前日是好天气,一天无片云,尝着爽快的心情,但是听见向句容前进,不高兴了。

(十二月二十三日)……但又下雨,实是阴惨的心情,无趣。……听见高桥君战死,想起伊藤君所说,只有同情。

(十二月二十四日)寒甚,极其寒冷的日子,午前六时由下士官哨撤回,向句容出发。看着先日描出苦战的战迹而南下。也看见加农炮及其他重炮南下,听取名人的意见也有趣的。但是不管怎样,一天一天接近凯旋一节,虽是事实,而没有受到何等好的武运,以后,则是颇为缺憾的。行军二十公里余而宿营。

(十二月二十五日)……牛,猪,鸡的大杀生,再鲸吞着中国酒,分队

全员，祝着今日有意义的圣诞节。又祝父母妻子。

(十二月二十六日)战争已告一段落么？想在这个宿舍迎接正月，作正月的准备。中队的道路修理，作为第二班，督励着兵十名苦力二十名，修理自街道至中队止的道路。……

(十二月二十八日)……去听点名报告，听见一月下旬凯旋。回到分队，则在奏着忘年会的前奏曲。说了所听的话，有歌有笑又喝中国酒。

(十二月二十九日)……。仍还没有一封亲人的信来，心里不安，亲人也有许多，但一想到连一封信都不来，有一点凄凉了。……

(昭和十三年一月一日)……每日的无聊生活也厌了，想得到一些刺激，夜晚同西川两人，为求些什么出去征发。方向都不晓得的暗夜，终夜转着走，走到午前四时归宿，真是可笑。元旦起就是这个样子。说不出的明朗有趣。

(一月二日)谣传着快要凯旋了。尽管什么都没有，想到能够很健康地，精神地回去，极其明朗。……今天也依样过了无聊的一日。……

(一月三日)……

为什么孩子扁着嘴哭，

能够很快地给你看啊！父亲的脸孔。

妻，由美有信来。妻仍还是病了么？是担心着，但信来了稍为安堵，由美也写着明朗的事情寄来。……

(一月四日)……粗暴的战争和心情，都一扫而和缓，对于良民，也不可以有加害的事情。关于说着分队的兵们，出去征发或烧房子，或铕杀人的话，或者这个战争，不是把良民的反感更弄深了么？

(一月五日)什么事情都没有，今天也为着慰藉无聊，调戏着美丽的中国女子而玩。尽管觉得可怜，然而各分队还用着女子呢！制止分队的兵们所干的事，也是为难的，我也是青年时代的人，看见美貌的女子仍还不会不高兴的。同样的心情，把最美的小孩抱在我的床上睡，也因为外国人可怕罢，宿到床角去，这个可怜的小孩子，是没有邪心的。

(一月六日)分队用着年轻的中国女子，为中队所责备。说是不分昼夜用时，有关军的威信，有乱风纪。是的，自己的分队也用着。也尽管知道，是坏乱风纪的原因，是不好的，仍还是年轻的青年的集合，压不住欲

望罢！但是西川，发见她成为破坏分队团结的原因时，或因为过于亲密地用她，至于胆大起来，不听军队的话时，则于半夜窜她出去，从后面放枪。真是……。

（一月七日）今天检查兵器。战争也固然不是高兴的，而每日过着无聊的日子，也是讨厌的。把中国的小孩子集拢来，叫他们角力而戏玩着。又可使小孩们竞技，总是要一些刺激。

（一月八日）由公司送来包裹，由美妻，节子来了信。

黄菊白菊，说是开了，
可爱的我儿的成长。
朝夕祈祷着，
团团地长起来的贞儿。
莞尔而笑的，他的脸，
是远离着的父亲的
温柔的母亲的那个面影么？
双亲俱全的小雀，
做着快乐之梦的时候，
还未看见的父亲可恋么？
今宵又哭么？

（一月九日）（儿）哭时便会哭的母亲，
禁不住落下了一滴。

吟味着妻寄来的歌，她的心绪可想而知，但是不是别人，而是作为军国之母，作为军国之妻的任务啊！……

（一月十三日）……

今天也是回去等待的。
是母国的信，妻的笔迹。
父是壮健，母亲也一样。
一个的儿子，和我都无恙啊！

（一月四日）

又雄勇，又坚强。
为着一儿的养育，

勉励丈夫的心事是可怜的。

守住罢，铕后武夫之妻。

朝夕想出的，

远在母国的父母。

年老在寒风之下，

为我祈祷的姿容。

(一月十五日)

凉卿应寂寞，

贞子且当我，

僻远在江南，

流泪而祝告。

苟我武运好，

便能再聚会。

至时当衣锦，

成为好汉回。

阵中无卿，想着父母之心想着妻子之心境，寄给父母妻子。

(一月十九日)从昨天起连下着雨，没有一点会晴的样子，一早起仍还继续下着，雨，说不出的阴气，令人怀想母国的时雨。

静静地下啊！是母国的时雨罢！

就是远在江南时，时雨也是一样的，实在令人寂寞的雨，又有移动的命令，到底是何时呢！希望能快一天移动。今日此际的无聊苦甚。

(一月二十日)

夕阳落去，夜寒了。

独立在枯木的丘上。

远远可见的紫金山，

尽管想蹂躏他，无奈今宵之月。

薪火烧尽夜寒

萦绕于露营之梦的。

是妻寄来的音信中，

所含有深情的香。

今天又下雪，没有止意。

(二月三日)……召集以来已六个月，而且又回到回忆多的石家庄，今后转到那里去呢？

(二月六日)夜半起赴便所，是知道的，一面想着冷，乃为恶梦所袭，及醒而观之，乃倒在露天便所的附近。乃还是晕了么？昨日起的病，缺食是原因么？听说明日出发，糟了。征战以来，同在华北病了两次。比这痛苦的事没有了。但是想到出发，勉强请奈佐作糊吃了少许。

(二月七日)……华北也继续着平和了，在另一面，军队不能够乱干又是无趣的，但是这是成为征战的目的罢！

(二月八日)午前八时向着目的地彰德出发么？精神大体还好。但是昨夜做了不可思议的梦，梦尽管不怎样把他当作一回事，而铨后的父母妻子之事，却是担心的。……

说明——

这一本日记的主人公，也是一个伍长罢，(他是一个分队长，分队长有军曹和伍长两级。)他初时盖是一位良善的，迷信很深的，家庭情爱极其浓厚的人。观于他十月五日所记“兵的征收掠夺，目不忍睹，……是皇军呢，还是强盗呢？……”等语，在十一月二十四日所记，“……发见颇美的年轻的姑娘，所藏匿的屋子，同中西，西川。野心勃起，但看见她们哀求的样子，有一点可怜，制住中西算了。……”等语，可知他是一个良善的人。观于他记中，记着拜祈祷告等事，有十数次之多，可知他是很有迷信的，又观于他仅仅五个月中，记着父母妻子等事，不下四十次，平均三四天便想一次家乡，可知他是一个对家庭情爱极其浓厚的人，而且记中还有好几处记着想凯旋，不高兴战争。这些，完全可以证明，他的出征，完全不是他的愿意。论说像这样的人，怎么能勇敢打仗，可见完全是受着日帝国主义那征兵法的压迫，而成为日军国的工具，和牺牲品的。但他打到后来，不但泯没了初时的良善的性情，还学会了乱干，而且还替自己辩护起来了。例如十一月三十日记着：“……颇把城中骚扰了。有趣，也许会被别人笑为不像皇军罢！但战争，也是因为有此才有趣，才愉快。……”对于蹂躏中国的女性，也会说“我也是青年时代的人，看见美貌的女子，仍还不会不高兴的……”(一月五日)“……也尽管知道是坏乱

风纪的原因,是不好,仍还是年轻的青年的集合,压不住欲望罢……”(一月六日)等等的话,而把他初时那“一点的可怜”丢掉了。同时他也终于在迷信之下,而成为一堆烧焦了的枯骨,被送回去了,他那爱作俳句的妻则更不只是作着“儿哭时便会哭的母亲,禁不住落下了一滴”,而会作着,儿不哭时也会哭的母亲,禁不住落下了无数滴“的俳句子”啊! 可怜的桐村伍长! 可怜的,他的妻,他的儿,他的父亲,母亲,兄弟们! 他们现在是怎样地父哭着子,母哭着儿。兄哭着弟,妻哭着夫,子哭着父啊! 而且他的夫人爱子和他结婚不上一年,便永远离别仅仅留下了一个“结晶”一贞子,不是更加可怜么?

这便是说明日本军阀的罪恶,目下的日本国中,像这样,父哭子,妻哭夫,兄哭弟,子哭父的,正不知是有几万百人呢,战事一天比一天延长,这种惨事,也一天比一天加重。这是日本人民所忍耐得了的么? 他们不久一定会从迷信的网中跳出,而知道:什么神,什么命运,都是统治者骗人的把戏,在无情的现代的武器之下,什么神都保护不了这一条命,要保全这一条命,仍只有在于不上战场;要保全家庭的爱,也只有不上战场;战争,尤其是这一次的战争,对于一般日本人是完全没有好处的,不但没有好处,还只有极大的牺牲;为着要得到真实的和平生活,免却这么大的无谓牺牲,则只有群起而向自己的军阀进攻,把军阀推倒,才有办法罢! 我读了这一本日记,我的直觉使我感到,日本人民一定会有这一日。但同时我却希望中日间反战反法西的人士,能够快点携手起来,去促进这一日的迅速的实现。

中村义夫(伍长)的阵中日记

(新某军二支队在秣陵关附近战斗中缴获)

陈辛人 译

池田部队,松尾队赤尾队分队长。

(八月一日雨,一九三八年)出发终于紧迫着到来了。今天是准备的第一日,从早晨起就准备,没有什么课目,但不凑巧的是从早上就下雨。已决定先头出发者,伊藤少尉以下的人名。对长岛伍长拜托了一些好事情,这是极秘密的。

晚上知道本部曾有电话来。昨天的“快明信片”来不及寄到,父亲却跑来了。慌忙得很,真不得了呢!不过这一次总不能生还了。能见一面也是再好不过事情吧!

和初次离别不同,三日后就要出发了,一点也不觉得非见面不可。哦!准备的第一天,算是优哉,悠哉地过去了。

想着父亲见面的快乐,去睡觉罢!

(八月二日雨)今天从早就下雨。在出发前这样每天下雨是不能准备的,真倒霉透了。

午后零时三十分,父亲来晤面了,特意到老远地方来,父亲的厚情,真感谢得很。他对于我问他要零用钱,很是关心,不管活到多大,在父亲看来总是小孩子啦。

由四时起的军装检查,因下雨在掩盖操场举行,意外简单地干完到很好了。

午后六时在下士集合所,有送别宴会,是照例的临时仪式,简单得很。但注意到这事就已经算不错了。

想到在福知山这个地方睡觉,只有两晚了,真是感慨无量。我是一生再也不回来了。困惑的福知山痛苦的福知山,在这三个月间,尝到了真正的军队生活了。

那样盛气凌人的三年兵,在这佳日也静静地隐忍着了。想到我们的

事情就忍耐下来,对于大家的这种情意真只有低下头去,把在国内所受的闷气到彼地去伸吐个痛快罢。

一上陆便干个痛快……

(八月三日阴后雨)住在福知山,也终于只有今天一天了,想到这里就是再如何讨厌的地方,也有一点寂寞之感。

从早上起是面会日,热闹的很,对于我们是太没缘份的面会日,可是那些手腕高明的家伙,却在福知山弄出好东西,而在喧哗。猪崎的姐儿咖啡店的女招待……三年兵的面会人是定规了的。

那儿的角落,这儿的角落,都把最后的别离……

在这样时候还仍是独身的好。

并非不甘拜下风实在……

在出发的前日连聚餐也没有,那里也有这样的中队吗?听说三中队二中队都有欢盛的会食。

像这像真正的强固团结是可能的吧?我以为结局心和心的结合,如果不成为真正信仰上头的心,那是毫无用处的。现在的中队的状态究竟怎样呢?上归上,下归下,各自想着自己的事,像这样……到了那边如果不很快的改正,这个缺憾,是不行的。……

晚饭后聊作一点的慰藉,只是下士官们来喝一喝酒,自暴自弃地喝得一塌糊涂。大家都大闹特闹,说是最后的一夜,连一回会食也没有,对于装着老实的兵士,应该是不好的吧?

不管怎样老,过去的事,是没办法的了,但总应当考虑一下的……

(八月四日雨晴)终于出发了,午前九时左右,堂堂的走出营门。雨依然湿淫淫地下着,是泪雨呢?还是恼人的雨呢?

此后一生再不会钻进钻出的二十联队的营门,在万岁万岁的声中,被送出了。受着福知山市民热烈的欢送,继续向车站行进,碰到了凄然来送行的桶谷,和小西,也许是最后的别离了吧!

十时五十发,在万岁声中,由福知山出发,所有一切都不能看见第二回了……

那么再见吧,福知山,祝你好!

午后三时四十八分到大板浪花站,行入市内,约三四里,在东区宿营

地的，初以为是民家，却是旅店中的住宿。

和广岛不同，这是待遇很好的愉快的地方，有着可爱的姑娘，明朗愉快的侍女，尽管只是一夜的宿营，可是很有趣的。

松岛的心情，哈哈……这是甚么都不好写的呵！

（八月五日晴）午前六时被推起床有使唤，啊！啊！新兵是干不得的。父亲特地来访，都无法见面。

午前八时，带了十八名进船仓，午饭也没吃，直到下午一时，肚子都饿扁了。二点以后全体人员上船。午后四时，在欢呼的送别声中，航出大坂港，哦！又和内地隔别了。

也许是第二回了，一点感想也没浮起，这回味来时——

是白木箱松叶杖？（译注）

还是像现在这样姿态归来呢？

总之尽量干去好罢！

——心里这样誓着走下船室。轮船在平静的濑户内海上面，滑着驶去。皓月上升了。唔！明天也是好日子吧！午后九时三十分爬上乘船第一夜的寝床。

〔译注〕白木箱：日本人盛死〔人〕骨灰尘的箱。

松叶杖：是伤兵用的拐杖。

（八月六日晴）午前五时三十分起床。海是平静的，大家都跑到甲板上，看过好多回濑户内海，一点也没有心情上甲板去。

午后六时担任防空监视哨，七时被大队长骂为不知守则，大队长说：你的脑袋离发疯只差一步了，实在是这样亦未可知。

请你看疯子会做出什么，好吧！像这样无聊的卫兵还是第一次吧！

（八月七日晴）真不愧叫做玄海滩这个地名。黎明，轮就摇动了，监视哨都受不了了，但都紧张地去立哨，等得一小时的立哨完毕，都疲劳得不堪了，大家打盹，到底有什么法子谴责呢。巡察和值日的校发见了。

中队长担心起来，招呼人来交代，但结局还是照样的服务了，半途派人来交代的卫兵，是前代所未有的罢！

终于午后六时，才交代回来，真是不好意思……。

（八月八日晴）大家好像习惯于船的摇簸了，都有了精神。从午前十

时起海的颜色就变化了。

已经接近了上海，杨子江的泥水流着，成为红色。

午后二时进入杨子江，真也广阔。像海一样，一点也不觉得是河。

看见各门的船，特别可惊是英国船只之多。

不久船行进黄浦江河水更变成泥水了，这周围在表述着激战，战迹已现出来了。

在巨大的烟囱上，开着炮弹的痕迹，好像在表示着精锐炮兵的手腕。……

家家户户因为受着炮击和轰炸，都一塌糊涂了。也真算得会干了。到处可以使人想起当时激战的情形。不久船横靠虬江码头。这附近好像是军队的上陆处，尽些军需品仓库。

好像是饭田步队奋战的地点，留下了饭田码头的名字。忽然改变了明朝上陆的预定。命令——马上登陆，闹翻了。

又给抓筑干船仓的工作，一旦被看中了，便是命运的尽头，没有法子。

十一时，事务完毕，坐汽车去宿舍，十二时却到杨树浦宿舍。

不出所料，是肮脏的地方，是在工厂地上铺蓆而睡的。这是皇军的宿泊所么？这是拼着一条性命来出征的我们的寝室么？

因此疲倦得很，什么也没想，一倒身就作大陆第一夜的睡眠，时间是午后的十二时。

（八月九日雨）午前七时被推起床，又是被叫去做事务使役，咱的工作，昨天不是完结了么？又是使役，真有些不情愿出去，跟着那讨厌的雨又下起来了，跑得要死，也不知目的地是那里，却被抛掉了。

尽些些坏蛋，师团的高桥中尉，那蠢的干法，真教人受不了。

一定有时候来报复这个仇恨的啊！……

早饭没得吃，就东使西唤，好容易到下午三时才完结。

从头上到肢下，都湿得淋淋漓漓了。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不能松一口气呀！唉！

入夜，雨下得更猛烈了。还夹着风，成为暴风雨了。午后十时因身体疲惫就睡了。

(八月十日晴)昨夜的暴风雨,不知在什么时候停止了,是静朗的清晨。

登上屋顶一看,远见法租界并列着的大建筑物,看上去似乎是上海的中心地。

午前十时作轻射击预行演习,一般的是体操。由午后一时半起,引率外出。

由老鸦的引率,游览战迹,到处都炸毁了,好似委实是准备的轰击,那被破坏的痕迹,就是最好的说明。

在日本人的街上休憩了三十分钟,只有三十分钟,就用最大的速度跑走了。

法租界禁止行人入内,进不去。

国际都市的上海,也因为战后,并不像想象中那样有趣,庞大的印度人的巡捕,引起我的注意,绿眼睛的娼妓,频送着秋波,跟老鸦在一起,什么事都干不成,流着满头大汗,于午后六时回来。

带着枪的外出,没有趣味是当然的啊!

(八月十一日晴)今日午后的课目和昨日一样。

午后昨日没有外出的人,由“花生米”的引率外出。我们则于午后二时去洗澡,澡堂的隔壁,有皇军慰安所这个东西。这是渡过兵站部的窑子。

真不愧是第一线的土地,所谓军经营的窑子,到底……

那规则书真惊人:

一、干完的赶快退出房外。

二、紊乱军纪的使其退场。

三、……………

有这等等,不胜惶恐之至。

跃入眼帘的是价钱,下士官兵一元五角正。

洗澡只是名目,好像隔壁才是好地方,大家都不知去洗过好多澡,我也去了两回。嘻!嘻!

今晚好象是十五吧,大好的月亮,去屋顶乘凉,凉风渡河吹来,远处闪着霓虹灯光(meou light),上海的夜,战前应该很好吧!

清静的夜,美丽的夜,看着看着,连更深也忘记了。

十一时左右冷起来了,引起注意便回到室里。

(八月十二日晴)今天的课目和前天同。

上陆以来已经是第五天了。这种生活也讨厌起来了。每天都是离离拉拉的生活,身体都完全变生硬了。因为去兵站部酒保处,钱包也寂寞起来了。讨厌啦!就在下面流着的黄浦江中,巨大的外国船舶,频繁地出入着,外国船的数目,使人想起国际都市上海的往时啊!

夜里睡不下的人,都涌上屋顶乘凉,终于在午后十一时半,一个机关枪手的兵,堕落死了。尽管上司给过注意,好像仍还是不顾一切地睡着,特意来到上海,从屋顶上堕下死了,真是……。不知道怎样通报他家里,可是双亲一定会吃惊吧!不听上官命令而死的男子,虽然是可怜,但却不能同情的!

平常对兵士的事情,一点也不关心的干部们,也多少有点吃惊的样子同,像金鱼的长屎一样,长长的走来巡视,像陷入泥里的苍蝇一样,已经太迟了!

全体士兵都笑起来,哈!……

(八月十三日晴)和前天同样的课目,今天也平凡地完了。

(八月十四日晴)今天午前中检查小队的兵器。

午后是准备明天开拔。

第四中队和联队本部已出发了。

明天终于我们也要和上海分别了。照例午后去“洗澡”……。碰到中田,也遇到了富田登,湛濂甘人。

遇见池田良平时,委实吃了一惊,那里想到在上海这种地方,碰见他了,真想不到;那家伙也吃了一惊呢!

洗澡归来,在车站酒店买了上海的图画明信片,寄给家里和妻子。

因为是在上海最后之日,大家都去洗了不知几回的澡。

为着准备明晨出发,就老老实实睡觉了。

(八月十五日晴)午前四时起床。收拾完毕,六时向上海北站出发。背囊沉重受不了。不认识路,不知已往返过多少回了,真是傻瓜!驮着沉重背囊,左湾右拐地兜圈子。那一处的部队,有这样折[拆]烂污的大

队行军呢？

每天有工夫喝酒嫖妓女，也应该拿一点空时间去把路调查调查才对！我真不愿意了。

午后十二时三十分由上海开向南京。

上海南京间全为湖沼地带，进攻南京的部队，大约吃过苦头的吧！各个车站，都有日本硬驻在那里。开车的和车长都是士兵充当。车头和客车都是由国内运来的车辆，到底是什么时候从那里运来的呢！约行九个钟头，午后九时半到南京的下关站，站附近的建筑物已完全破坏得一塌糊涂了，这里好似也驻着重兵。军用汽车频繁地左来右往，走进离站的一公里靠城墙边的临时兵营中。并排住着百一师团的骑一，与轻重一，无论到尽是兵，真是骇人。

（八月十六日晴）午前七时起床，早饭也没吃，又是使役，到车站去搬行李。

乘汽车到码头，途中驶行于南京街上。真不愧为首都的旧迹，触目的是大的衙门的建筑物。然而在城陷的今日，都变成日本兵的宿舍了，切切实实地使人看了战败国的悲哀。总之战败了就什么都完了，为子孙计，不能不使劲的硬着头皮，像中队长所说：“我们是为战争，而生下来的”，一定要拼命干啊！

复兴的南京，日本人的咖啡店，饭店等，似乎非常兴旺的样子，但这里物价也似乎贵的。

明天要一早出发，老实地睡觉。

他们都去浸在南京之夜的气云里了。

（八月十七日晴）午前三时半起床，五寺由宿舍出发，向任地秣陵关行军。

沉重的背囊，格格地压进肩里，热起来了，真吃不消。南京城内三里（中国里十八里）的行军，很是受不了。

步行了一日里就够受了，总不能一口气的跑。四月的补充兵，都一个个掉队了。

在预定二日里附近吃午饭。喝饭盆里的水，水一点也没有了，糟透了。用池里的脏水煮饭。休息时被用脚踏车去侦察道路，疲倦得要命，

还要骑二点钟的脚踏车,真是要命,因此又尝到了午后行军的苦楚。

难道分队长好丢队伍吗?只好勉强地走着。只三十分钟左右,大家都走不动了,行几步就休息,不一会儿又行,……到午后九时,就吵起来说,甚么看见烽火啦!什么啦!终于野宿下来。真是傻瓜,如果是来袭击的敌人,那么就刚刚好了,就可以高兴打一仗了,尽是一套蠢东西啊!一面被夜露浓厚地濡湿着,一面便在丘陵的棱线上盹睡。

明天又是行军,白天的疲劳××地。……

(八月十八日晴)午前五时等待着天明出发。

从山冈伍长处,听见林修的死,吃了一惊。他很可怜地,一直到死前的一瞬,硬走着,身体是孱弱的,但人很认真,努力,有一点受不了的时候,便咬着牙根走。他的脸孔浮上眼帘来了。自四月入队以来,就一直累死的林,真是可怜得很!

由中队长的尽力,把它作为战死,可是亲属得如何吃惊啊!果真是死的话,还不如堂堂皇皇地死在子弹之下吧!

夜间全体人员守夜,祈祝着林的冥福。

忘了。到秣陵关任地,是午前九时四十五分。至交代止,暂入假兵营,被命为本日的值日。

(八月十九日晴)午前六时三十发起床。

从早晨起,第二小队全部勤务。我是值日,却逃过了。这个时候的勤务,我是右派啊!金谷军曹的“休与系”(注)等于零。二个小队和指挥班有百名以上,叫各分队各自炊饭,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虽说是初次,而他所干的事情,真教人看不上眼!

对于野战的事,已经习惯了的三年兵,尽量使用他们岂不好么?……

把林修的死灵烧化后,来在林修的战死地树起墓碑。肉体虽烟消云散,但陆军步兵上等兵林修的英名却永远留在华中一角的秣陵关了罢!……

注:应是给与系之讹是中国的炊事班之名。

(八月二十日晴)兴起床同时,向斋藤军曹说去值日。今日午前八时五十分,举行对林的告别式,完毕后,遗骨由驹崎准尉以下,护送移南京

本部。

午前十一时,中队全部搬家,真受不了。好好地准备完毕,以为是要进入去了,又要移转,真是讨厌!为什么命令是这样不彻底呢?真是糟透了!午后第一小队(排)安抵此处,可是留了一部分,其余的又马上带大队(营)的行李,出发到溧水去,因此又是行李的使役,苦了大半天。

两三天前,头就有一点痛了同,今天早睡。

(八月二十一日晴)午前九时中队长向全体讲注意卫生。

绝对不能饮生水,不要向中国人买食物,一定要饮带来的药品。

继续有下痢患者,中君也倒了霉,再则好容易放下一口气,今天起又有猛烈的训练。

“苦哇巴拉”!“苦哇巴拉”

注:日本人听见雷声时念的符咒。

立刻又是午前体操,及射击预行学习,真够受了。

午后五时担任卫兵,在船里没有干好,这一次应该可以胜利进行罢!哈哈!……

(八月二十二日晴)卫兵也没发生何等事故,午后五时向斋藤军曹说知。午后三时半第一队由溧水回来,热闹起来了。好像隔三年才相逢似的,真觉得依恋,但想起来在南京分别以来,不过五星期而已。……

贞君,“怠忍耕”,都精神很好,心想能在一起了吧!又听说第一小队又要去溧水了。

在这个时候,由中队分驻出去的,是右派啊!第一小队无论到那里都是幸运的啊!

贵得真混帐的酒保物品。不买他也好。

解下了防具捆包,至此忧郁。到战地来练剑术,只是想到,都讨厌。想参加第一小队的出动,又不成功。

无聊之极了。……

(八月二十三日晴)晨学习劈刺术在中队长的指导下,是件苦事。为着欢送第一小队,八时半完毕,全体都很有精神地出发,都兴高彩烈似的。二中队的清水上等兵于昨天出发了。

MG(轻机连)的士兵,堕入河里,所以来迎接医生去。安川医官马上

赶去,但已死了。

可怜又是一个的牺牲者,真是倒霉已极的啊!

听说连人带马堕入河里,只是自己死了,而且听说是三年兵,辛辛苦苦地两次都来出征,而堕河死了,他到底是何等不幸的人啊!

真是难为他,想起来说不定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有危险,都很难保呢!

(八月二四日晴)今天陪老雅到南京去,上次跑的要死的路,用三轮车只一小时便到了。

买了各种物品,完毕时午后一时,今天不知何故,请我吃午饭来了。买物后坐车去作慰安所巡视,不论那一家都是满座,为之吃了一惊。

曹长以下六名,各自玩了一阵,已是午后四时。由南京出发向归路走。

南京到那儿一看,也不怎样好。

货物昂贵,真没有办法,对于士兵颇为无理。

不晓得干吗用的,竟至于把钱包弄空了,但南京偶尔一来,也是好的吧!

(八月二十五日晴后雨)亦任卫兵,因人员多了起来,不能训练,这个好的。……

中午自治委员会送来盛饌,分队长以上被召集来宴会。

“酒保有啤酒,买来喝吧,”似乎是中君的声音。

由斋藤军曹请我喝了啤酒。

午后七时任东部夜间哨兵,黑漆的可怕人的夜,还不时下着雨。

初来的补充兵的心境是怎样的呢!

午后十一时,现在是没有何等异状,都不会有什么变故么?

(八月二十六日阴雨)卫兵交代,上午休养。

午后三时立地被使役,作业在哗啦,哗啦,下着雨的中间,实在讨厌得很。

午后七时半,勉强完了后,没有比这更干的严重的事了罢!想起来二城子的龟板队,真的像龟君那样,如果有万一之变同,他会有勇气么?心里想这些,于午后十时半就寝。

(八月二十七日阴)今天午前别无事事做。有课目,虽说讨厌,可是如果什么事情都没有,闲游着又难过。结局还是睡了整整的一天。

午后五时,继引野伍长之职,被命令值日,跟讨厌的上田准尉排在一起了。“后有交接好啦!”“整顿卫兵啦!”什么,简直好像我一人一直到现在,在湖涂乱干着的口气,毫无味道。还被命于明日四时去巡查,不是讨厌的么?

(八月二十八日晴)午前四时半出门巡查步哨线。一个钟头还转不完,真骇人。起床后练习刀剑术,大家都苦了,可怜!

午后召集秣陵关的绅士,由中君致词,下士官全体武装与合演剑术给他们看,连值日的我,都拉出去了。对于性情不定的小孩子,他也是没有办法的啊!

午后十时半,慰安所遇见中君,伊藤少尉,无法躲避,真为难了。

托福,饱听了中君的讨厌的事情。

(八月二十九日晴)值日完了,有上等卫兵。日间的卫兵是松活的。七时卫兵下班,马上要弄剑术,不是好玩意,完全没有休息的机会啊!

(八月三十日晴)起床没有猛练习。

我头有点痛,没有出席。

因为三浦跟中君说了,所以成为真的病人了。可是患者之多,真是骇人,原因在那里不知道,但是有百分之二十的病人在。因病而睡着,虽然好,可是P君和上田准尉,那可疑的眼睛,是不高兴看的。后有真正的亲身为部下设想的干部,真是比什么再凄凉的都没有了……

(八月三十一日晴)上午因为精神很好,起床体操及练剑术,可是坏了,午后痛苦得很。

加之晚上又当卫兵,想请求调一调,这又不高兴,于是硬鼓起劲服务了。身体倦得很,什么也不想干,这样苦的事,还是第一次,伊藤少尉虽然关心着,可是也不能说不行,终于硬干下去。

(九月一日)昨天的硬干,完全干坏了,今天想动也不能,到厕所也不知有多少次。发热,身体痛,像是真正的赤痢。晚上藤川伍长由溧水来联络。

本田良二的战死。冈部的负伤。吃了一惊。静静地祝本田的幸福。

午后十一时，北部有枪声，紧急集合，说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发生，只是待机一会，便解散就寝。

热高至三十八度几分很难睡下。

(九月二日)今日也同昨天一样，请了操练的假，热退些，可是身体却疲倦不堪了。到什么时候才好呢？像这样就是病也讨厌了。连今天已两天没吃什么东西了。还不断的有患者，是什么缘故呢？听藤川伍长说：溧水也很多同，是否中了中国军的细菌战呢？我想真的那样事是不会有吧！明天轮着当日间卫兵，虽然不高兴，但是忍着气去干吧，直到双脚朝天为止。

(九月三日晴)肚子的情形，还有点不妥，但支持还可支持得住，忍耐着服务。

日间的卫兵是最右派的，回来时已夜了，什么事也没有了，只有这个最好，能够每天都是日间卫兵才好呢！

(九月四日晴)午前照例是劈刺术，因为身体不好，今天还是请假，午后是星期日休养。

午后一时，据情报说：由南京来此的汽车被袭击。四时半上田准尉以下两个分队出发了，卫兵马上作夜间的配备，双哨；大家在班内武装待机。

真了不起，一点点情报，就这样的准备，如果是在夜里发生，也许连睡觉也不能够呢！到出事地点的一列人，午后九时半无事归队，下了命令：连袜子绑腿睡觉。啊！可怕……可怕……

(九月五日晴)昨夜被败退的残兵所切断的电话线，由电信队去修理，派伊藤少尉以下十九名为护卫，到东善桥附近去。午前十时到出事地点，马上警戒起来，出现了七十名左右的可疑家伙，把他们捉住，电信队的那些人，拳足交加的殴打他们，初上战场的中队的士兵们，吃了一惊，只是默默地看着，觉得无聊，谁也不想去打！唔！紧张的，只是初时，尽力打好啦！

小驹在南京老不回来，因此为警戒起见，又更前进四千米去警备。午后六时许才回来了。连人心也不知道，混帐王八蛋！托福给他累得要死，回来已是午后十时了。

本来老早就可以回来的,弄到这样的晚,可恨的东西!

(九月六日)很久没弄剑术了,偶然弄起来,实在疲倦的很,不禁骇然。给中君拳中了要害,而跳了起来。

午前十一时,铁甲车队的汽车来了,是从佐和桥来的啊!铁甲车每天都来吗?(每天能来就好了)这是士兵的话……午后无事休养。从早到晚很会磨人,傍晚有射击,行演习,由伊藤少尉指挥下进行。

(九月七日晴)昼间服务为卫兵,早起肚子里不好躺着睡,被“老鸦”看见,说了闲话,真是讨厌得很……此外诸事顺利,要之无变故完成了服务。

大队的副官来了,大概今晚又有什么吧!果然不出所料。午拍九时紧急集合,有的说早看见红铜星的信号弹升起,因而大大骚动起来,非常戒严,警戒一小时,结果情况并无异常而收场了。

照例有“花生米”的步哨教育十五分钟。十时三十分解散,各小队有一半以上都着绑腿以待机姿势而就寝。

(九月八日晴)每天的日课——有勅谕奉读式,午前由九时起,因为要给副官参观,演劈枪术,照例受罪,副官也用着又感谢又麻烦的面孔看着。午后照例休养,六时射击预行演习。

(九月九日云雨)午前七时半,出动到绿口镇修理桥梁,今天特别冷,还跌进溪水里去,又下起雨来了,因材料不足,工事不能预定进行,到午后三时好容易完了。中君以下十名忽渡桥到绿口镇进行洽行工作。

绿[禄]口镇是很好的地方。照例中君上去讲演三十,午后七时半归队。

到溧水去的一行人,昨夜行军归来。被任命为本日的值日。

(九月十日晴)午前十时半,电信队的中村少尉等人,由南京来队,借他们的汽车马上出动讨伐。入院患者及练兵请假的十九人留下,全体出动。(下后零时)陶××镇,太阳旗在前头是飘飘荡荡的出动的姿势。但大家都大笑说,像这样敌人一定都逃光了。果如所料,到那里一看,什么东西也没有了。搜索家宅,也找不到什么。结果拉回土民二十七名,时间为午后六时三十分。行军的三小队回来时是午后八时。

相乐少尉等二十六人,由溧水来队,晚饭后用工兵队的车出发到南

京去。

据说：昨天化了一日的工夫，修好的桥，今晚三时又有四十名的新四游击队来，把它破坏了，真把我们当作“马鹿”。这桥是我掉进溪里才修好的，可是一点也没有作用。

（九月十一日晴）日间担任卫兵。日间的卫兵，虽然好，可是无聊，一天的日子好长啊！

看见人家弄剑术，就想弄一弄，当然一弄起来又讨厌了。

修理那条桥，十二时上田准尉等出动，警备桥梁。午前一时，似乎是那些家伙来过了的时间，到达该处，但已经逃之夭夭了。

（九月十二日时）午前休养。午后四时全体到绿口镇收拾，包围村落，搜索家宅，追逐着有趣的姑娘，跑来跑去跑了二个钟头，然而可怜不能够××。

注：这里××是原文如此的。

三浦的荣哥儿，枪击死了一个。

因为是初次，颜色不好看，被大家打消着。

午后十一时被叫起去警备以前的那条桥梁。午前一时到该地，但是迟了，已经被破坏了，懊悔之至。打算一网打尽，留五人埋伏着，午前三时，机会到来了，正想开枪战斗的刹那，可惜三轮车来接回去了。到底打胜还是打败，还不知道，但总想打他一仗！啊！

午前警备桥梁的特别休养。

午后二时到绿口镇扫荡。

使人吃惊的，是因为昨天的收拾，住民都惊逃空了。那样热闹的市街，完全只有空房子了；像这样还有什么治安工作等东西呢？把昨天抓到的家伙，打死了三个。这于血气未定的年轻人，也实在没有办法，渐渐发出狂暴性了，伊藤少尉也颇带上残忍性了。

午后九时，今田中队，全体出动，警备桥梁，留下的也武装待机。

（九月十四日晴）午前三时大家平安回来。

上午休养，午后三时出发预行演习。午后六时长岛伍长等二十名，由一小队禾队，作为轻重队的护卫。好久不见了，才晤面的，所以忘记更深，而交谈着，大家都有精神是愉快的。

(九月十五日晴)午前出席那久不弄的劈刺术,夜间服务为卫兵。

十二时似乎中了什么毒,肚里突然痛起来了,痛苦到躺着也不能,站着也不好,这么痛苦,平生还是第一次。

夜里托人到医务处取了两次药。

(九月十六日晴)今天睡了一天。

听中队长说:病人又多起来了,因为太过勉强工作的缘故。

分队长应该对分队员的健康,好好地注意才是,不要叫他们太过勉强。话说得太好听了,像这样状态要继续到几时呢? ……

整天预备冬营。

(九月十七日云雨)今天当夜间卫兵,午后九时三十分,北卫兵所突然发出枪声,轻机关枪也开始射击。

东方面是无甚变动,但是马上把岗兵改为双岗。

庄司曹长脸孔都变色地来巡查,中队派来了增援队,终于变成了真的敌袭了,东部防卫地区,以伊藤少尉等一、三分队守备。

雨真正地下起来了。步哨们还是初次遇到这样的事情,只要听见脚步声,看见灯,就乒乒乓乓地射击。

一夜射了四十发,结局什么也没有抓到,像这样的步哨是靠不住的啊!

现在对枪弹能够冷静吗?

(九月十八日雨)午前八时,由守备线退下,全身湿透了,整理武器衣服,休息了一天。

晚上身体有点怪了。昨夜的勉强忍耐,好像报应来了,只好早早就寝。

(九月十九日云雨)今天也是不朗爽的天气。

早晨头痛休养,午后多重针发热至四十度零二分,全夜请不睡觉的人代为上冰袋。

(九月二十日云雨)头还是重的,睡着得懒起身,什么也没有吃,早晨起一起睡着。

日间热稍下降,三十八度左右,夜里全夜仍是发热。

(九月二十一日云小雨)病到三四天,也就讨厌起来了,就是躺着,身

体也痛得很，热度依然下降上升着。

(九月二十二日云)说是大队长和联队长都来了，班内清洁整顿，中队长检查内务。

因为大人物来了，所有病人都进病室，进入没有军医的病室，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

夜步哨那家伙荒荒张张地开了枪，又有紧急的集合，混帐王八蛋！

(九月二十三日晴)已经闷得好久了，好不容易地天晴起来，一下子精神勃勃。

热也好像一直降退，不再上升了。像这样大概就可出室了。卫生兵的不亲切，像这样的病，也很难好的，今天缓缓休养一天，明天再出室吧。

(九月二十四日晴)午前好好静养，午后出室，刚刚休息了一周。

这回是毫无问题了，自己吃惊着身体的孱弱，P君说“上了金线就弱了么”(注)意谓贵人多病。

(九月二十五日晴)刚病好，没有勤务。

好久没洗澡，洗一下浑身爽快，体力也颇回复了。为着练习脚，到街上散步。

下了班还是觉得医学所可恋，到那里玩，瞎吹了一天的牛皮。

得啦！从明天认真地干起来，坚定决心……

竟想到慰安所去了，已经不要紧了，还要硬干啊！

(九月二十六日晴)敕谕奉读式完后，出场练习刺刀术，反之上午的体操却怠工了。

夜间被派值卫兵，好像老早就等我一样，立刻提出勤务，紧张地干啦！午后看劈刺术，就跃跃欲试，便使劲地弄一番，可是身体不是原来那样了，还是不行。

午后七时服务为夜间的卫兵，无异状。

(九月二十七日晴)敕谕奉读式后，做复习的劈刺术基本训练。午前十时，施行东防卫地区的工事的补习，对于刚刚病好的人，不免有点过于紧张吧；嘻！嘻！

(九月二十八日晴)猛练习劈刺术。午后四时足立少尉等第一小队第三中队一轻机关枪的兵士五十名，由溧水来本队，被委派为值日，分配

宿舍,弄苦了。六时半全体人员年在营里的天井聚餐,由酒保买了酒来喝,这样的事情,在一生中是最初的一次吧!还有什么值日不值日,拼命地喝啊!

“老鸦”用奇怪的脸孔看看。三年兵也慢慢的舌头转不过来了,真有趣,真有趣,对练兵请假的也拼命喝着。

慰安所献礼,叫了三位姑娘来,骚动满座。这是转属以来最初的会食,高兴极了。

每月来这么一回就好啦!……

与金谷军曹关于酒的事情,弄得不圆满,混帐王八蛋!

(九月二十八日云小雨)还残留着昨天的酒意,心胸快爽,因为参加猛练习的人很少,一早就被伊藤尉拉作对手。

午前九时半,足立队出发。

午后中队长去绿口镇。身体薄弱的五名,跟荻原一起出发到溧水去,作溧水足立小队的勤务工作。

(九月三十日云雨)服务为东部日间的卫兵无异状。回来时听说中队的配备,有改变,决定我和驹崎准尉分派到绿口镇,虽然有点危险,可是分屯是有趣的。

二小队的残部,及指挥班,跟中队长一起到溧水,分队也分得七零八落,这是命令没有办法的。

(日记至此中断)

说明——

这一本日记是在军战士在秣陵关附近的某次战斗,由敌兵死尸身上搜到的,是一本布面精装,淡黄道林纸而有点线直格的漂亮本子,内封面写着阵中日记四个大字,右上角写着“自昭和十三年八月一日至”的小字,大概日记的原主人未曾预料到那一天会结束他的生命,永远不能亲自来接终那个“至”字,以下的日子,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来替他完成,由日记内容,应该是至九月三十日止,左下角的内封面则写着“信笔所之以作生涯之回忆”的一行小字。

这日记的主人是敌军步兵五十一联队第一中队(连)即池田部队松尾队赤尾队的伍长(班长),名字叫做中村义夫,原籍[籍]东京市,大森三

番地九十丁目，家长名中村荣吉，他所持的枪的号数为七五零五零八，刺刀号数为二二九六七一三，徽章号数为六二号，防毒面具，“衣”字八零六六号。

我们把这部两个月的日记一字不漏地翻译出来，呈献给全中国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们，呈献给一切在前线和敌人作艰苦奋斗的战士们，呈献给为世界和平而奋斗的国际人士，在这里面赤裸裸地表现着这次中日战争的真像之一角，虽然只是两个月的日记，虽然只是一个伍长的经历，但这里已明显地暴露出日本法西斯强盗军队内部是多么的动摇不定，官长和士兵的对立，人民的厌战和怕战心里，尤其对于游击队的恐怖，军纪的废弛，堕落，在中国的掳掠抢杀奸淫，而最重要的是，他告诉我们，日本军阀在我广泛的游击兵团的进攻下，是怎样一天一天的在锯凿着整个日本帝国主义的生命。

看了这本日记，不但可以加强我们的抗战热情，而且可以提高我们必胜的信念，而在目前的客观条件下，我们特别要指出，第一从这里所表现的敌军的上下层的对立，下层的不满，不明为何而战，害怕战死的心理看来，加强目前各抗战部队的对敌军政治工作，是一定可能获得巨大的效果的，第二从敌军的害怕游击队，军心的颓废看来，广泛地发动民众武装，游击敌人，破坏敌人的统治区的腹背，以便配合我运动兵团的抵抗与反攻，坚持抗战到底是一定可以争取到最后的胜利的。

此外这本日记，不但有政治上的意义，而且有点文艺化，较石川达三著的《未死的兵》一书，更为坦白有力，这是值得向读者介绍的。一九三八。十一。五。陈辛人

读限中村伍长的阵中日记以后 邓子恢

一、日记中充分反映出敌军士兵的不愿战。

二、充分反映出敌兵对胜利毫无信心。

三、充分反映出敌兵思乡观念的浓厚。

四、充分反映出敌军官兵的冲突，士兵的不满。

五、正因此所以到中国后要“干一个痛快”，日记中完全暴露残忍性，这是没有前途的人的借端泄恨，同时及敌国内政治的黑暗。

六、也正因此,所以敌军到中国后不论官兵都抱着一种借酒消愁,乐花解闷的行动,到处逐“花姑娘”,入慰安所,这就造成敌军军纪之颓败。

七、当然这样的“皇军”,是要大大削弱其战斗力,这本日记中,完全证明敌军对我游击队表现着风声鹤唳的惊骇。

八、从这本日记中证明游击战争,对敌人是如何大的威胁,对我军起着何等伟大的战略配合作用,同时也最清楚的答复了某些顽固分子说“新四军”“是来共产,不是来抗日”,说“新四军游而不击”,这些谣言的无谓。

九、从这本日记中,证明在持久战中,我国必胜,敌军必败,他最干脆地指示了恐日病者,亡国论者的无稽和无耻。

十、但日记中没有看到我们对敌军宣传品的影响,所以尽管敌人军纪颓败,兵心厌战,官兵矛盾,但他们终于被驱上战场,盲目的向我进攻,这证明我们敌军工作是如何薄弱,我们今后应该怎样来纠正对敌军工作的忽视心里,怎样来有效地进行这一工作。

甲某氏的日记

(新×军四支队在桐城附近战斗中缴获)

林植夫 译

(六月十七日一九三八年)六时起床洗面,一面望右边津岛的景色。点名后体操。时时望着各岛景,实在感到海洋的雄大,一面又感着故乡的容姿而继续航行。

(六月二十四日)……六时外出去参观慰安所。

(六月二十七日)……午后十一时在塘沽附近,发现残敌五六百名,本中队有紧急集合,但未出动……

(七月一日)……午后十时三十分到了兖州,由此更前是危险的,所以明朝七月二日等天明出发。

(七月二日)午前五时三十分在兖州驿于周密的警戒中出发,途中高粱繁殖至七八尺,实为危险……乘车兵队没有得食,将校(官长)则在膳堂食,因此乘车迟了,作为将校的行动实在……

(七月三日)……第三小队在徐州驿前的南方约二公里的地方,机关车货车三辆被败残兵弄颠覆了,第一第二小队立刻分乘汽车,在新井少校指挥之下,急去应援,零时二十分回到车厂的位置,后在汽车上休息。

(七月八日)……途中相当危险,停车数次……

(七月九日)……此际我用枪柄将敌一名打至气绝而将其俘虏过来,归途在途中将其斩首。

(七月十日晴)起床六点三十分,今天为昨天的败退的残兵出防,派步兵一个小队去警备,在兰封南方约十二基罗地点附近侦察。……本日苦力二百名作为“使役”带走。……

(七月十四日)……中国的防筑阵(地)的坚固,为之一惊。……

(七月十五日)……本日带来发现的两幅图画。

(七月十八日)虎疫猛烈,移住驿前。

(七月二十三日)……得报在此以前,每夜有败退的残兵出没,在轨

道上装设地雷,于武装严重警戒中,翌日午前九时三十发到达青岛。

(八月三日)……午后一时左右在金坛约三公里面前的桥被破坏停车约三时十分。

(八月四日)……距天王寺约四公里的桥被破坏,不得已于午后四时在天王寺城外露营……。

(八月五日)……五六名去征发,得到鸡一只南瓜四个……

(八月十日雨)……喝了中国酒一升五合,醉得很,午前一时顷就寝。

(八月十四日晴)……夜敌机来袭熄灯。

(八月二十一日晴)三时四十分左右在进行中忽从右岸上受了轻机关枪的猛射。

(八月二十三日晴)在船中发疟疾的续出,本中队有四十名。

(八月二十九日晴)午前七时三十分受敌败退的残兵的袭击(击……)交战约一时半,当分队占领了右山上。

烧毁途中的桥,枪杀中国兵七名。

(八月三十日晴)向嶂山约十二里,进行至九里时,敌约有两个师和我步兵部队激烈的交战。

(九月一日晴)大约十一时,由桐城约五公里前,有败退的残兵的袭击,某部队的车辆被烧毁,战死和负伤者颇多,本中队收容了负伤者前进,午后零时二十发在桐城大休息。

(九月三日)在桐城约七八公里的地点,佐野队(?) (原文如此——编者)的五辆车受袭击,战死五名,二辆车受重伤,三辆车被烧毁。

(九月四日)……本分队为尖兵,向桃镇的途中,与败退的残兵战斗三四次……。

(九月七日)……午前十一时顷在桐城北方八公里的地点,因为敌人的地雷,中岛队……(注:中岛队以下字句不明总是吃亏无疑)

说明

本日记只有数页,残缺不全,无头无尾,故不能知是谁,及那一部队,但在此数页中记着被我游击队袭击的事情,乃非常之多,可知游击战对于敌人是具有多大的威胁,不但给他精神上以重大的打击,而且还消耗他不少兵力,子弹辄重,在第二期抗战游击队之占着主要的地位,对此可

以证明。同时在这一个断片日记中,还可以注意一事,即敌人残杀我们的俘虏是。七月九日记明将俘虏兵斩首,八月二十三日又记杀了中国兵七名,即其证明(此处所记的枪杀乃“枪杀”之汉译,即枪决是,如果在战场上打死,当用射杀,或“打杀”等字)我们捉到日本兵,不但不杀反予以优待,因此他们都能够了解此次战争,而同情于中国,进而为我们工作。中日战争的胜败已决定于此了。此外怀念故乡,表露不平,发生疟疾,拉夫抢物等事,亦有记着,所谓皇军之真面目,不外如是而已。

乙某氏的野战日记

(新×军二支队在博望战斗中缴获)

程震文 译

(八月四日一九三八年?)(原文如此——编者)……通过八木驿的时候没有遇到几位相识的朋友,在京都梅小路的货物站,母亲妹妹叔父叔母和从弟等来送行,很是快乐,但只有一刹那的事情啊……

(八月五日)六时左右要从旅宿地出发的时候,义男兄来送行,到登船止的途中,一直走说着,但等到开船的时候,却没有来了,真是憾事,是凄寂的啊!开船时也没有多少人送行,寂寞得很。

(八月七日)……有一点不像是去打仗那样的神情。

(八月八日)……不久看见了陆地,有一点高兴起来了。但是异国风光被战争破坏了。看见高的建筑物和民家感着寂寥。饭田桥上站着装好了子弹的警戒兵,使我感到严重。

上了陆,饭也没吃便整整作了二里路的行军,背包又重了,更加苦了,而且拿着子弹行军,是如何之辛苦可想而知。

(八月九日)……午后要写一封信,却被命令作工兵,什么事都做不成,对于卫兵到中国来是和一次碰到,很是紧张着,但是刮着强烈的风雨,而且没有雨盖,因此也浸湿到身里去,晚上冷得不得了。

(八月十日)下着雨积着水,湿到没有不浸湿的地方,同时身体的情况也不好了……勉强弄完回来一看,听说明天五时要作汽车队的护工,不能不去,胆却吓掉了。

(八月十一日)擦着那想睡的眼睛,拿了很重的行李,乘上汽车,跟着一百辆的汽车最后一辆走。因为有了毛病和车陷进泥泞里,不能前进,困难极了。停止了好几次。正在困难到不得了的时候,却听见了枪声,碰到袭击了么?吃了一惊,赶紧冲上抵抗线,但是苦得很,还好子弹没有打到。再向前开半里的光景,看见了人影,心里正在惊怪,他却进树荫里去,于是停车调查,开枪把他射杀了,那次杀死他只在六七尺前,因之心

里颇为难过。……

(八月十二日)到达徐州,向着南京的途中,桥被破坏,因此要走二十里的路程转回徐州一宿,桥梁好几处被烧毁,尽是日本军队架的使我们为之惊异。

(八月十三日)当我回去的途中,警戒是非常的森严,向着南京走去……

(八月十五日)……在南京方面听说现在有五个师团驻扎着,才勉强安下心。

(八月十七日)从南京出发向着溧水前进。

(八月十八日)惊醒了露营之梦又开始向秣陵关继续进行。

(八月十九日)已经达到我们目的溧水了。据说有残兵出没的样子,夜间听见枪声,吓坏我。

(八月二十八日)为着与二小队交代,去负责桥的警备,听说是很危险的地方,每天都有贼来的样子,但是因为下雨罢,没有来了。

(八月二十九日)想到天又黑了,比这个更难过的没有了。交代时零时三十分,敌人来夜袭,开始在弹雨下面,糊里糊涂的工作,以为一定会死,不管有水的空洞钻了进去,打到东方发亮。

敌人把死者四名二十米的前面逃走了,当时不能不痛感到可怜,我们有两名的负伤者,当来安慰它的时候,又不能不十分感慨了。

(九月三日)回溧水放下了心。但恶魔来了,病倒了。

(九月五日)进了病室,受了病的宣告,想我自己是多么可怜啊,在内地不发病,在这远的战地病倒,这多么痛苦的事啊!

(九月二十五日)肚子因为吃了药的关系好了,但是这一次又来了虐疾,医室有患疟疾的病室,给它传染了罢! 每夜热度在四十度以上,极其痛苦,病上加病,不知什么时候才可以好,都看不准了!

(九月三十日)好象军医看不过意了,他说这一次的船二三日可到,与负伤者一同送去南京。实在对不起的很,想起我身之弱……。

(十月三日)……抱着踞的情绪离开了队伍,向着医院出发。在秣陵关歇住了一夜,听说昨天晚有了六百多敌人来袭! 有了死伤者,及不明者。(失踪者)

(十月六日)我想医院里的给养一定是好,而肉一定可以吃得到吧!但与我的想象却相反,给养之坏为之吃惊。对于它的食品,味道却比我们中队里好,但是料理不好。下给品也常有。向中队方面写谢函,并通报文送去。

为着要病快一点好,到酒保去买一点滋养品来吃喝,但是价格还高钱又不够。……

(十月七日)听见第一线的情形,感到我们自己部队的幸福……。

(十月十日)病院的生活不会发生好感的,尤其是患了内科的病,更是苦痛的。是和部队里流泪而别来的到战地,勤务也不做,而逛着,对于后方,对于君国,实在是感着苦痛。……

(十一月六日)……也到过中队的山本旁边去看它,山本既不发言,眼睛也吊起来,变成为死尸的样子,现在是危笃的情形,实在可惊的。

(十一月十五日)……一面看着相隔两月的华中平野的风景,一面仍旧对于被敌人袭击的桥梁作着困难的通过,而回到溧水的中队。

被服的受领,也是很困难的忙着,听说最近中队要向洪兰埠移动。

(十一月十六日)明天全中队都回到溧水来的,听说要开到洪兰埠去的,但是今天回来还要到分屯地去,因为我也跟它们同作了相隔二个月的里半路的行军,到大高町的地方,睡不着,尝着辛苦的寒冷的滋味。

(十一月十七日)……今天看见了一个稀奇的东西,这是小队长杀了俘虏的头。

黄昏的时候,不能不由溧水向洪兰埠移动,是夜行军,又是移动到初次不习惯的地方,但是夜间住的是个华丽的民家,那便是柳川中将的宿舍,精神爽快,忘却昨晚的疲倦而睡去了。但是谎说因为没有寝具,到半夜冻醒了,又是值夜的时间完了不来叫,因此早起颇为不好意思。

(十一月二十日)民众非常之好,到街上去买点用品,只要是中国货,都可以买到,好得很。但是今天兵舍成立了,移动到兵舍去,又回到不自由的生活,立刻当部队的卫兵。

(十一月二十一日)今天中队去讨伐,因此,捕回了四名俘虏。

(十一月二十二日)今天我也去讨伐,但和行军一样,因此把脚走痛了。

(十一月二十四日)……今天有了薪柴,那是好的,此后如果没有薪柴的话,又将如何的寒冷呵。

(十二月)……关于讨伐,到七八里的地方去过两次,作为夜间迎击队,二三日的夜间的救援两次,卫兵与哨兵的勤务共有六七次,除了把脚弄痛以外,再没有其他的变故。此外种种的差事都无恙的过着日子,而且能够在洪兰埠去迎接正月的降临。其他有许多有趣的及快乐的事情,这算是我渡去以来最愉快的一个月呵……。

说明——

这一位不知姓名的日本兵,可说是胆小至极,一到中国刚登上岸便感到严重,(八月八日)听见要作汽车队的护卫,则把胆吓掉了(八月十日)在南京听见有五个师团驻扎着才勉强安下了心(八月十五日)想到了天黑了心里便难过,敌人来夜袭,便不管有水的空洞而钻了进去(八月二十九日)回到溧水才放下了心(九月三日)这也便是皇军的勇士啊!

还有两事值得注意(一)是他们的医院会作弊,弄到给养坏,使病人发生不满,(十月六日十日)一是残杀俘虏,如十一月十七日所记,……“今天看见了一个稀奇的东西,这就是小队长杀了俘虏的头,”敌军没有本事在战场上发挥他的勇敢,却有本事把捉到的俘虏来发挥他的残暴,这也是皇军的真面目啊!

丙某氏的日记

(新×军一支队二团在句容近郊战斗中缴获)

林植夫 译

枪剑号码二〇〇四六九〇

毒气 八二一六六八

(十二月十二日)(日)(昭和十三年起)四时半起床今天真是出发了,背上会压倒人那样重度的行李,六时集合于路旁。有好像是母亲的老太婆叫着“在啊在啊”已经哭了起来,也有说着“啊!身体不好过”而把身伏下去的老太婆。……在感激的当中乘船。有的已上了船上,从老远地方来送而无法会面的人们,在那里哭着,也是可怜的。到了夜晚喝醉了酒的,大唱起歌来了,但是战争是要很大的牺牲的啊。……

(十三日)(日)晨到达门密卖者把船开到外面来卖种种东西。买啊,买啊,工人是怎样会吃东西啊!不久大吵起来,是吵架,有一个人从船中偷来一箱橘子,事务员来调查,又□□搔扰。再吵架的结果,一个人斫了一下,又发生停船不停船的大问题。日本人的三分之一可说是无教育无赖者。……

(十七日)(金)……真的战争是这样的么?更加恐怖起来。是黑暗的。

(十八日)(土)……途中中国人所做的防御工事实实在有做得好的。……

(二十日)(月)“是谁把豚尾奴(中国人之骂语)好好好地使着”这是上等兵对于扶病而来的补充兵说的话。在军队里面多一颗星(肩章上面的)是占便宜的,但是他在路上对于“当汉奸的杀无赦”却读不出来哩。

(二十一日)(火)……中国人也开始出来多了……但是女子一个都没有据说是躲在山里。

(二十二日)(水)……大家都在拼命喝酒……

(二十四日)(金)……午后休养,出去走走,又给小队长骂了。……

吃饭吃鲜鱼。三班的人吃了羊,说是五毛钱买来的。但是在前线征发不回来的,据说有二个人。……

(二十七日)(日)……午后有命令叫写上陆以来的觉悟,到现在还说什么觉悟,夜晚把邻室所写的签一个名盖一个章交去……。

(廿八日)(火)晚响有雪意,入夜积了一寸,得俳句如下:

- 一、初雪啊国内的“炬达”(注:冬日烤火的一种火盆)可恋啊!
- 二、分开初雪的是车辙和车辙
- 三、初雪之朝响得历[厉]害的是枪声(注:在国内则是木屐之声)
- 四、初雪是在战地眺望的时势啊!

(廿九日)(水)……班中于八时顷有紧急集合,骚动着。

(一月三日)(月)……战后日本要到来些什么?

- 一、友日本不受○也是有祸。(注:○中字不明)

(六日)(木)领到薪响六圆六毛一心里有说不出的一种心情。

(十四日)(金)今天抄近路走,实在是危险的地方,两边有河,有拱桥,一天走了三里(日里)完全是拼命。

(二十二日)(土)……汤山附近有炮兵学校和步兵学校,其广大惊人日本没有吧!

(二十三日)(日)七时出发天气佳,但寒甚。路很好,尤其是愈近南京愈好。中山陵旁是日本所无的,其宏大只有令人吃惊。南京城大,……进入城内到处是兵。中国凡与国民政府有关系的东西,都宏大,军官学校也大,一切都大。

(二月三日)(木)在三班被发见,逃到二班以来,班内赌博盛行起来了。什么都不知道善良的国民,来到战地,也学了坏事回去。

(廿一日)(日)去津浦的人回来了,据说很多危险的地方。……

班内在赌博中被小队长发见,与分队长有争执。……

(三月十二日)(土)本部暂时决定向芜湖移动,今天与通讯等出发,这样看来一时是没有满期的吧(注:满期便可回去)。

本日记至四月八日止

说明——

日俄战争时,送出征的人和被送的都非常雄壮没有一个哭的。但是

这一次不同了，送的和被送的是怎样一个凄惨的情形啊！日记的第一日，写得太清楚了，士兵怕死的心理也充分的在这里表现着，兵与兵间，也有上等兵和二等兵的阶级之分，有官长骂士兵的事情，这里也记得有中国的古语“兵克在和不在众”敌人的兵既不众而且不和，他想征服全华，真是癞虾蟆想吃天鹅蛋[肉]哩！下雪便使他想起国内的“炬达”，刚到不久，便想“满期”，这些都表现着兵无战意。中国的大也把他吓倒了

跋——

这里一共有十本的日记，均系去年十月起至今年二月止，由前方先后送到的。内以中村义夫即中村伍长的“阵中日记”为最先到，当即由陈辛人同志将其全部译出来，印为本军敌情第十二号，后来有人拿去东南战线等去登载过。

但即此外各日记亦有极其精彩的，其价值亦多不下于中村伍长的这一篇。徒因我及各同志工作都极忙碌，和我今春又害了两个多月的眼疾，以致不能很快的将其译出，以贡献给国内外热心抗战，亟欲明瞭敌情的人士，实深抱恨，一直至今年四月半以后，始陆续整理，翻译，校改，缮正，勉强于五卅的纪念前一日将其编出。所以未能全译，一因抗战的参考上不甚重要，二因工作上来不及，其实有一两本均有全译价值，如松户铁，及桐村定男的日记是，这只好俟诸异日了。

所有译稿，全部经我校改，所有错误，自当由我负责，在我虽颇费了一些苦心，而因其他工作关系，不能专心于此，或自免不了有一些错误，但在这重要地方，均经细心研究，不至于有将事实弄颠倒之处罢！同时有些地方无法看出，则付诸阙疑，不事臆测，事实上所有日记，文既简单，字复草率，即要人亦有认不出的时候，我们去译他，自又更差一层，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啊！

这一篇对于中国的抗战，如能有多少贡献，则是编者的大幸了。

民国二十八年、六月三日林植夫于新×军
[新知书店出版 民国二十九年三月初版]

二十二、《抗战中地上防空部队之战绩》 (第一辑)

(1940年8月13日)

防空学校 编

序言

黄镇球

防空事业在中国,以纯粹的国防建设之性质而出现,这是中国防空事业的基本特点,基于这特点,决定中国防空事业能在短促历史中长足发展。中国防空事业诞生于民国廿三年,即“九一八”事变空前的国难到来以后之第三年;而成长于民国廿八年,即“七七”事变全面抗战展开以后之第三年。这在表明中国防空事业的生命是抗日战争所孕育与抚养;表明中国防空事业之为纯粹的抗日国防建设。

中国地上防空部队,是新兴的抗日防空武装,有着完全机械化的,高度的科学技术和军事技术的武装。这种武装在中国出现,则不仅表明中国防空事业有了基础,而且表明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建设已向前迈进了。

我可以给地上防空部队作历史的划期:从组成开始至抗战爆发为止,是纯粹的教育时期;从抗战开始至目前为止,却以战斗为主教育为从,应作战斗时期。没有前一时期,固然不会有后一时期;可是后一时期,却是前一时期的发展。前期之有否成就,必须在后期取得实证。所以检查抗战以来地上防空部队参战经过,便可以连同反映出抗战以前地上防空部队的实貌。现在便是当着还没有时机去作总检查之先,来作这样一个检查。靠谁去检查呢?我以为要大家共同来进行。出版这抗战中地上防空部队之战绩的主要动机,便是在此。

检查也是一种很好的教育方式。教育和战斗在一般军队有着不可

分割的关连,其于中国地上防空部队尤为密切。教育机关同时即战斗指挥机关,像这样把教育与战斗有机配合的,恐怕至今只有地上防空部队。我们应该充分发挥这特长,要在战斗中不断提高教育。现在就是利用这检查来进行教育,然而这个教育必须在检查过程中,检出经验与教训,而又共同吸收,才算完成。

这些战绩不应视作几个执笔者写成的,也不是参加战斗的各别官兵写成的,而是我们全体地上防空军人在两年多用血汗所写成。那里每一个字都是痛苦的而又宝贵的经验与教训。对于自己过去同敌人浴血战斗所得来的经验教训,自然值得珍惜,现在我们仍同敌人激烈的战斗着,将来这要支持更艰苦的战斗,因而每一个防空军人要从这战绩中之一字一句,记取那经验与教训。

防空部队既然是机械化部队,而机械化的必要构成条件,却是技术人员,修理材料,野战修理工厂,车辆,公路,汽油等等。这些条件苟不充备,机械化部队的运动和作战,就极端困难,甚或不可能。我们机械化的防空部队正是受到这些困难,但又不能不全力打破这些困难。我们在东线血战的部队,就因车辆损毁,无法修理,逼着用人力拉炮抬炮,通过百余公里之地区。又如从孝感救出武器运到沙市,和邕龙转进,更加是在“机械化”诸条件极度缺乏之情况下;几经艰辛,终于克服困难的。所以从没有办法中去打出办法,才是真正的革命军人,并于此乃可体会得丰富的经验。

困难正给我们以最好的锻炼,同时,我们的战果又往往是从困难中获得,南京空防战斗早已证明;金坛之役,一弹击落三敌机,以至中秋衡阳夜战,更一再证明这个真理。因此,我可以告诉全体防空军人:要是希望获得更大的战绩,就得赶快接受过去经验,准备打破一切未来的难关。

这些抗战实录不妨碍其为一种抗战宣传资料,正确的宣传,亦即有力的宣传,那不是在事实之先,即在事实之后,或同在事实之中。我们这些抗战实录,便是跟在事实之后,来把事实托出而已。为使同胞对于地上防空部队抗战实况获得正确认识,这抗战实录一定很有帮助。那末,这种宣传资料之意义,仅是用以提高民族自尊心,加强抗战自信心,而决非地上防空部队的偏狭性之宣传。如果地上防空部队有了若干劳绩,或

一点战果,那亦应视为中国全体国军之光荣! 整个中华民族之光荣!

由于部队分布过于广阔,材料收集不易,只能首先编成这第一辑。这里收纳十八篇,时间是从廿六年直到廿九年一月,战役自京沪会战,徐海会战,武汉会战,以至桂南会战,虽然还很不完备,但也总算得出一个梗概。内容大体可分两部份:一些是作战的经过,一些是跟随整个国军作战略转进的经过。或有人独重视作战部份,而忽略转进部份,这只因不明转进也属一种战斗,其重要性首在能否恢复战争,进而争得胜利的新战斗。尤其是在地上防空部队,能不能保证宝贵的武器之安全转进,实为能不能重新战斗之绝对区分。万一转进丧失武器,就无异于给敌人解除武装!

为便于读者翻检,我于每篇之前提示大要,还在富有经验与教训意味之处,附加批注。

于本辑出版之日,我即希望第二辑之赓续成书,尤盼我全体地上防空军人赓续奋斗,不断的用事实著成更多的实录!

黄镇球

二十九年八月十三日序于贵□

保护首都“我们来试第一炮”

铁魂

“八·一三”沪战后两日，是敌机首次造犯首都的一天，同时是首都地上防空部队首创纪录的一天。

“我们来试第一炮。”这话看来很英勇，实则也很沉痛，丝毫没有实战经验，此刻就要为保卫首都来“试第一炮了”。而敌人使我们连惶栗的余暇都不能有，只教我们在战斗中成长起来，我们就只好不去惶栗，只好成长起来！

南京首次空防战斗，确是绘成一幅色调强烈的图画，使人惊心动魄。“击下寇机六架”，这是地上防空部队与英勇的空军合力演出的喜剧，也使人惊心动魄。

黄镇球

“八月十五日”

这是一个悲壮的兴奋的日子，在祖国的领空上，在祖国的历史上，开始被深刻的有力的划上了一条光荣，灿烂，绚丽的痕迹，他粉碎了“木更津”的骄横，他粉碎了敌寇的野心，他燃起了祖国的熊熊烈火，惊醒了纸醉金迷的绮梦；在另一方面，他更震动了全世界的视听，转变了全世界的舆论，激起了广大的同情，好感与慰藉[藉]，如一束眩人的光芒，故射到东方，一个为着世界的和平，世界的正义，世界的人道，在暴风雨的浸蚀中和强寇作着壮烈的抵抗。

那个生动的伟大的场面，在抗战正在猛烈的进行中，敌机到处肆虐着的今日回忆起来，只要一闭眼，静静地一思索，意识的经验，马上会在脑海中似般电影（原文如此一编者）地一幕幕的苏醒过来，活跃起来，生动起来，我深深地记得那是一个冷静的午后，我更深深地记得还是一个细雨蒙蒙的大雾天。

时间是二点二十分的光景。

使任何人感到生疏的隔膜的憎厌的警报，在凄风苦雨中，开始悲鸣起来，尤其是大校场——空军总站——附近的放声器，特别的尖锐刺耳，

“呜呵！呜呵！”惨切的悲壮的传播在阴沉的空气中。

在空中“驱逐机”一架一架的上升着，腾云驾雾的在云海中盘旋着，搜索着。在地上英勇的高射炮战士开始在阵地活跃起来——炮弹一颗颗的入了膛，巨大的炮口向低压的卷云层吐着气，狰狞得仿佛像一匹饿虎，耿耿的在等待着“食粮”的到来！

十分钟，紧急警报发了！

空军指挥部来了滴铃铃的电话，他告诉着十六架庞大的怪物已超越过句容的上空了！这消息令人兴奋，同时也令人感觉着新奇，破天荒的第一次，一种异样的心情抓住了每一个战士。负有盛名的高射炮手，绰号叫做黑旋风的老邱坐上了炮位，毛毛雨一丝丝一缕缕在他面前笼罩着，他睁大着一双怪眼，仰着头，对着灰色的天空嘶喊着说：“来吧！来吧吧，饿着肚皮在期待着你呢？”

好久好久，“哄哄”的怪音，开始由远方传播入人们的耳鼓，霎时重，霎时轻，灰色的云层又密布着，使人辨不清确定的方向，更使人不能辨别到底是敌机是我机：一会，七架巨型的轰炸机似蠢牛般的在金陵兵工厂上面出现了！机身飞掠得低低的，使人有些不敢相信这些是敌机，但终不能欺骗着精密的观测镜，一下子就给证明了！

“敌机！敌机！机翼下有白膏药”！

“我们来试第一炮”！一个声音催促着！

于是，银也似的火球，似穿梭般的向机群采取了攻势，给他一个迎头的痛击，这里炮弹一怒吼，伟大的场面也随即展开，整个寂静的全市，刹时也响应了起来，五台山、雨花台、清凉山以及所有的阵地怒吼了！大炮的隆隆声，机枪的格格声，数百条火的激流，仿佛像爆竹般的四射着，炸点大的小的，激荡了空际，紧紧地跟随着敌机，在机身的周围炸裂着！震荡着。

下蛋，敌机惶惶投弹了！机身左右一幌，几十颗小型的炸弹似流星般的降落在光华门内的明故宫飞机场，接着“隆隆”的似地震盘的撕裂，一股浓浓的黑烟，冲上了云霄，灰白色的云雾，开始被渲染了一层更灰色的面网。

投完了弹了，七架敌机往上空一钻，就消失在云雾中，因另外的九架

密集着队形出现在紫金山的上空开始向大校场偷袭了,这次大概在以前的七架那里得了教训,上升得比较高一点。但没有放松一步,炮火比前更密集更紧逼得厉害,他亦仿佛不甘示弱,作着最后的挣扎,得得的用机枪向下扫射着,渐渐的,飞机临到阵地上方,炮!变成了九十度的死角,大家只有咬着牙,睁着眼睛望着他,在头顶上刺刺的作着怪响,风!被一种力量压榨得使人感到有一般特别的潜力,由事实告诉:这是炸弹光顾无疑了。

卧倒!大家迅速的熟练的扑了下去。

炸弹降临了,在大校场上,在稻田中,在小街上,更还有几颗落入了相距阵地不到五十公尺的小河中,火药味弥漫着周围,旁边一所草屋被火舌焰焰地伸展着,一幅战争的图画摆列在大家的面前,地在颤动着,仿佛像弹□□的使卧在地上的人,在无形中跳了跳,破片,发出尖锐的音调在头上飞过,泥土被播起来,水花飞溅着,泥泞的满□一阵地,□人的脸上身上也分不出辨不清那是泥,那是衣,活像从地窟的土坑中爬出来一样。心弦震动了!愤怒的情绪被激发得像一匹受了伤的野兽,失了缰的马。

“顶住他的尾巴”!

黑旋风重新爬上了炮位,大喊着:于是白色的火球第二次怒吼了起来,冲去!冲去!包围!包围!机群动摇了!

突然,在左方一架“霍克”单枪匹马,勇敢地掠了过来!“炮机合作”一个信号,高射炮灵活地停止了,他横刀直入的拉起机头冲上去,一个鹞子翻身,“格、格、格、”上扫下扫,横射侧射,已经被炮火受重伤的蠢物,支持不住了!当中的一架指挥机开始泄了气,在尾巴上更拖上了一条灰白色的尾巴,慢了!鼓着笨重的翼子仿佛倦了!其余的寇机恐局势遭着同样的命运,队形刹时疏散开来,这一架就孤另另的怪凄切的,一个尾旋,作了异乡的孤鬼,把它送上了望乡台!

大概是弹丸告尽吧?霍克机再不拉起机头去顶尾巴了,他只是得意洋洋地“轧轧轧”的监视着他那块已抓到手的肥肉:

“好家伙!看我来!”黑旋风不耐烦恼了,于是:炮火又在空中展开着,炸点不用分说,毫不留情地又包围了机群。

“弹着点很好”，观测者报告者。

“一架！二架……”

“怎么样？”在旁边指挥着的老顾问着：

“摇摇摆摆的仿佛失了重心，受了伤！”

“那准能吊下三五架来，否则，怎能飞到台湾呢？”

老顾喜逐颜开的笑说，但话还没有完，就被另一个欢悦的洪亮的音调掩盖住了。

“一架！一架！”

“高射炮开纪录了”！

望望紫金山青翠的山峰，当敌机临过时，靠东一队的右边一架，又在尾巴上泄了气，慢吞吞地还勉强和死神作着最后几分钟的挣扎，但显然的又将他的骸骨埋葬在异国的原野了！

二十分钟后，警报解除了，满城充满着一股新生的朝气，街头巷尾沸腾着跳跃着，人力车，自行车，流线型的汽车，更还有军用的二轮车，三轮车，长长的拥挤得似一条蛇，“看敌机去”！他们底声浪是“看敌机去”！

第二次滴铃铃的电话更带来了兴奋的消息：“报告好消息，击下寇机六架”！战士们在兴奋中更加上了兴奋，快乐得跳起来！喊起来！

在蓬帐中，战士们应该休息了，他们庆祝这可纪念的八月十五日，闲散地围坐在一块，互相地碰着酒杯，祝着光荣的胜利：

“同志们！木更津粉碎了！”

“来！再来一杯！”

“再给他一个粉碎！”

“粉碎！粉碎！粉碎他！”

大家举起来了铁一般的拳头，如春雷般地吐出洪亮的，坚决的热烈的喊声。“保卫我们祖国的领空”！

怒吼吧！高射炮！

二十三、《抗战第一期之日寇暴行录》

(1940 年 10 月)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二分校

南京失陷时惨毒情形

一、恐怖状态

十二日深夜中，火光冲天，杀声震地。我军于炮声隆隆中悲愤撤退，全城即陷入恐怖状态。留城市民幸早已安全移入难民区内。虽未能及时撤退之一部分士兵，前进既难，后退无路，军人爱国杀敌心切，于是在十三日晨曦中，城内各处枪声大作，敌我激战开始，冲锋肉搏，我孤军均作壮烈卫士之牺牲。

二、惨杀万人

日寇大队入城，占据各机关，布置守卫。同时分派大批军队，按户严密搜索，我武装军队无论抵抗与否，一律枪杀，自是日起杀人恐怖，蔓延全城。嗣日复声称难民区内藏有武装军队，乃不顾信义，公然违反国际救济委员会行政，冲入难民区内，挨户搜查，凡貌似军人者，辄捆绑而去。十余日内每日约有十余卡车满装非武装人民向城外驰去。综计不下万人，惨遭屠杀。

三、枪挑人头

市民偶在街中行走，或在空屋内发现，日寇认为行迹可疑者，立时驱至新街口广场中，以机枪击毙，若被拘市民地近池河，日兵必将其溺毙，一次有数人在河内起伏挣扎，日兵认彼作泅水图遁状，乃一一以枪击毙，事后并以枪挑人头，嬉笑街心，遇有野犬，则戏弄诱食，犬追逐之即刺杀

其犬，往返挑衅为乐，凶残无道，令人发指。

四、纵火焚烧

日寇入城，乘炮火未烬之凶焰，到处纵火，浓烟日夜笼罩全城，其延烧区域，计有中华门、夫子庙、中华路、朱雀路、太平路、中正路、国府路、珠江路，及陵园新村等地，所有高大建筑及商店住宅，均付一炬，断垣颓壁，焦土无垠，凄凉已极。

五、用大卡车载走妇女

难民区成立后，妇女移往避难者极多。国际救济委员会并僻金陵女子大学为妇女收容所。日军入城后，即按户检查妇女，挟去奸淫，嗣复扩大暴行，每日至女收容所，用大卡车将大批妇女载走，哭声震天，有时至深夜将一批送回，但已遍体鳞伤矣。

六、轮奸幼女

日寇十余人闯入金陵大学难民收容所，强奸三女子，内一女孩年仅十一岁，被日寇轮奸后，第二日死去。

又日寇入城后第四日，闯入水西门刘宅，见有十二岁之幼女即令脱去衣服，迫其父母各持一足，任其依次轮奸，女则奄奄一息，不省人事，而兽兵仍令其父剥衣与奸，其父抵死不从，即被刺死，女亦同时毙命。

七、剖腹示众

当日寇入南京时，一见妇女即捉住奸淫，倘或抗拒，便将其钉在墙上，剖腹示众抛置街上，使其他妇女见之，不敢再拒。

八、中央饭店沦为妓院

占领南京之日寇，纪律之坏，前所未闻。奸淫掳掠之事，层出不穷。中央饭店内被日寇掳藏妇女一千余人，死后弃于街头，肚肠抛出，累累在目，平民生命财产，几无一不受其蹂躏。

九、杀头比赛

日兵向田野雄^①二人入京后，相约以杀死一百人者为优胜，嗣两兵各执血迹斑斑刀口已缺之刃相见，紫金山之中山陵，向雄谓我已杀一百零五人，野田谓我杀了一百零六个，两寇相视大笑。野田以多杀一人获胜，

① 原文如此，百人斩二名日军官兵为向井敏明和野田毅。

然究谁先杀满一百，无从调查，乃再约以先杀一百五十人者为优胜。（见密勒氏评论周报）

十、尸体横陈血流满地

日寇入南京后，烧抢奸杀，同时并行，街巷尸体，纵横倒卧，血流满地，暴露日久，野犬群集，肚肠拖地，尸首不全，繁华街市，片瓦无存。一望废墟，伤心惨目，终日火光冲天。日兵有时迫令民众前往救火，却将救火者推入火中，活活烧死，彼辈反鼓掌大笑。

十一、挨户搜抢

日寇挨户搜索、翻箱倒筐，凡较贵重之物，及衣服被褥亦掳掠以去，又闯入难民区云检查逃兵，实则检查财物，在街中则以检查行人为名，实际亦搜财物。即外人住宅亦被掳抢。（各大使馆外人多离京，看守者系中国人）。后德大使馆向日当局要求赔偿，日人亦允调查后再赔，但调查时日人强迫中国看守者承认为我军民所抢，看守人以威势所迫，强行承认。

十二、轮奸割腹割乳

日寇到处搜索妇女，街头巷尾女子多被轮奸，泣叫声与狂笑声突破一座死城空气，使我战栗愤恨。有许多女尸身，赤条条躺卧大街，乳房被割，小腹被刺，凹处呈褐色，肠涌出堆于身旁，阴户中塞以纸烟或木头。

十三、奸后致死

日寇捉到妇女即就地淫污，并迫令其夫与父母立其旁，奸后即将妇人致死。

十四、怒打乱杀

日寇捉到男子与小孩，即指着小孩说：“要他的妈妈”，或要花姑娘。若答云没有，日兵即大怒，或用刺刀戳死。

十五、人桥

板桥距南京六十里，其地有小河，水仅没膝，当地居民曾将其处木桥拆毁，冀免日军过河杀人。一日忽有日兵六人行至其地，无法渡河，乃至附近村庄拘来村民多人，逼伏水中，村民拒之，日兵即以刺刀威吓，并枪柄猛击之，不得已群入河中，层层叠起作成人桥。日兵往来践踏，且用刺刀乱戳，兴尽后鼓掌大笑而去，嗣后村民有被淹死者，有被戳死者，生还

者极少。

十六、赤身游街刺体刃乳

京南郊六郎桥十八村，居民强悍，颇有组织。忽来日寇三名，要索豕鸡并觅妇人，当有王姓少女为其奸污。居民愤激，约敌兵再来时加以抗拒。果有日兵六名于第二日复来，当被民众杀毙三名，余逃去。顷之即有大队日兵开到，以机枪大炮向该村猛攻，居民惊恐而遁。敌旋放火烧屋，且入内搜索，在福音堂内寻到老嫗三名，皆六十岁以上。日兵无法泄忿，竟将三老嫗毒打，又用刺刀划其身体，禁其哭喊，甚或刃其老乳，令其怪叫，后复乳戳其阴部，使之昏厥，敌乃狂笑而去。

十七、凶残绝伦

京城外沙洲卫有朱姓者，某日有日兵四名将其儿媳（四十岁）强行奸淫，当其轮奸时，强逼其阿翁丈夫儿子立其旁，又逼其阿翁奸其媳。日兵云“你老头去快活快活”。阿翁不得已，强勉应酬，仅有形势[式]，日兵认为不合，又遭殴打，令其认真做去，阿翁奸后，又逼其子（十七岁）上奸其母。此种凶残绝伦行动，不忍卒述。

十八、掠物出售

南京陷入敌手后，商业摧毁无余。延至本年二月，乃有由日人操纵之摊商产生，所卖物品纯系日人抢掠而来，售价昂贵，且人民仇怨已深，不肯购买。故商业冷落，更无相当房屋，无固定地点，乃在路旁建造板棚，权作贩卖处。

十九、行使伪钞吸收法币

日人行使伪钞，设法推行。先将一切物品抢去，于日用品之出卖，再严加统制。又阻挠国际救济委员会运粮至京，即统制商业，吸收法币，摧毁我国经济。办法如此，我人民惟有向彼购物，用心之狠，手段之卑劣，于此益见。

二十、小贩倾家

日人在南京行使伪钞，有满洲国钞票，军用钞票，以后者为最普通，异常简陋，日军随便印发，强迫民人使用。市面中不准用中国钞票，欲购物品须换得军用手票方可购取，但该项手票行使不通，小贩竟有因此而倾家荡产者，实令人痛恨。

二一、两座大肉坟

南京伪自治委员会会长陶锡三,副会长孙淑荣,当日寇入城后,曾出布告,劝告藏于难民区之散兵,可出首承认,由官方设法安置,愿返里者可给路费,无知散兵竟有三百余人出而承认,即被日兵拘捕。在大方巷口尽被枪毙,后为红十字会埋于鼓楼二条巷口,利用该地两防空壕掩埋,作成两座大肉坟。

二二、没取财产

伪自治委员会成立之初,即宣布没收公家财产,主人他去之房屋,虽有看守人亦被没收。宣称暂为保管,并代为出租,租金亦暂替保管,待房主返里一并交还。

二三、旅馆老板组织警察厅

日寇初入城,即有一旅馆老板王春生,组织警察厅,网罗旧日警察,供日人驱使,尽分南京为五区,难民区居第四区,警察多系旧人,不甘心作敌人走狗,故尝有改衣便服走出者,但常为日兵捉回枪杀。

二四、诱惑幼童

日寇对幼童故意表示好感,随带糖果给与小儿,使幼童畏惧心渐次减除,用心之狼毒甚是可怕,在难民区虽有小学二所,然学生甚少,日人监视极严。

二五、强征民夫

日寇运输给养,颇感困难,缺乏机关车,乃利用汽车,换以铁轮行驶于江南道上,汽车亦缺乏,便强征民夫,携耕牛以运给养。

二六、限制乘车

京沪路日寇初不允华人乘车,后经国际救济委员会交涉,方允每次售票六十张。

断绝难民粮食

南京食盐缺乏问题日益严重。盖日寇不准食盐运入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所储难民食粮，仅敷数日，每日需米一千包。虽百端设法，向上海及各处采办，皆因日方阻挠，并禁止在难民区内出售大米或运送。

南京两个月来共杀八万余人

日寇每至一家搜索不得少年妇女时，即发生狂怒，痛屠全家。哀号哭泣之声不绝于深巷，两个月间，市民前后被杀者约八万余。

日寇暴行美人摄成电影

国际青年会首领菲恩博士，在美国旧金山纪事报发表一文，题为“日军在南京之奸淫”。略谓彼在南京时已将日本之种种暴行摄成活动电影，长共二本，有数种已购出刊载杂志，阅后即可知历史上之大屠杀，及日寇发挥兽行之情形。影片中有以刺刀刺杀华籍孕妇，残杀幼童，及将奸淫之妇女杀死等惨情。日军事当局藐视军纪，虽经各国屡电制止，亦无效力。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二分校 印 民国二十九年十月]

二十四、《抗敌日志》

(1941 年)

管雪齐

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七日(星期二)

军事 【北战场】鲁北我军收复堂邑、博平、高唐。我军黑夜袭大同近郊,另由威远分向大同怀仁前进。 【东战场】句容沦陷,敌分三路进犯南京,我军在麒麟门外淳化镇南一带堵截。敌中岛中将受伤。又我工兵十名,在汤山途中,击退敌游击队。又敌机八十余架,分途轰炸,难民集江边□渡者二千余人。敌绕犯芜湖,我扼要堵击。太湖我游击队,克×林、南浔各镇,并攻吴兴敌军。 【敌人暴行】敌机炸开封市区。毁商店民房五十余间,死伤各二十余人。 别毁宝九路电话线。 别炸潼□,在车站附近投弹二十一枚,死三十余人,伤十余人。敌在上海租界搜绑居民,被绑者华人(□洲□店职员)及韩人各一人。

国内时事 【政治】行政院决议抚□班禅,交议□委员会□□。司法行政部令诫所属,不得无故请假。外交部迁重庆,并在汉口设办事处。教育部设驻汉办事处。 【交通】中国航空公司湘鄂×开航,实来回票。

【国民救国行动】大冶囚犯绝世三日劳军。 【伪逆行动】昆明枪决汉奸□晓□一名。敌在安阳组设伪河南政府。任×逆瑞臣为主席,焦作铁道义勇队破获汉奸组织。

国外时事 【欧美诸国】英外相艾登声明:中英条约,仍当继续有效,绝不能因中日争端,有所变动,若欲修正条约,只能由中英两国直接谈判。

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八日(星期三)

军事 【北战场】鲁北我军两路攻临清。我平汉线游击队袭磁县车站。敌沿太行山犯晋冀边境。晋中祁县敌向□撤退。 【东战场】我南

京秣陵□阵地移牛首山。并在孟镇、复兴桥、老虎桥一带与敌激战。句容我军两团突围而出。两军在宣城双溪桥激战。我便衣队在苏州活动。我民团司令陶雪生收复南汇。敌陷芜湖。【敌人暴行】敌机炸潼关,投弹二十余枚,毁车二辆,死伤十余人。别炸粤汉路连江口,广九路天堂围各站,略毁路轨。

国外时事 【欧美诸国】英外相艾登接见日大使吉田茂,促其反省,避免各种挑衅行动。新加坡铁工人,不助日侵略,一致罢工。

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九日(星期四)

军事 【北战场】晋北我主力军向紫荆关推进。【东战场】敌陷镇江。敌×由京西北七×桥犯光华、通济两门,冲入大较场飞机场,我守军一部,壮烈牺牲。敌驱逐舰一艘,越过我江阴封锁线。吴兴被包围。敌犯芜宣铁路桥头、汪家埠一带。我扼守宣城西团山、独山。【敌人暴行】敌向南京各外国使馆警告,请外国车船,离开战区。敌机在江市散荒谬传单。敌机炸泰安,毁民房十余间,伤一人。别炸邻县车站,毁车一辆,别犯韩庄,被我击伤一架。敌在芜湖江面屠杀我民众三千余人。

国内时事 【法令文告】陈立夫对健全民众组织及青年求学工作两问题,发表谈话。主张以后避免用“流亡”字样。【国民救国行动】湘黔边境苗民,组抗敌先锋队。中国医药界流亡协会组内地服务团。【其他】国际友谊,在汉口开聚餐会,张群即席详述我国抗战之意义。上海法租界俄文每日新闻报馆被炸。敌在抚顺设厂提炼×油。

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十日(星期五)

军事 【北战场】晋中交城敌向清源撤退。敌犯堂邑。并由安阳南犯,均未逞。我游击队在哈尔滨附近活跃。【东战场】南京汤山我军,移守中山门外,雨花台南,战事激烈。栖霞南光华门外毙敌数千。敌图断芜湖我军与南京联络。我在大胜关严堵。敌舰犯五通,被我击伤一艘,并毁汽艇一艘。

国内时事 【政治】行政院通令全国,星期日照常办公,并设立非常时期服务团。军委会第六部武汉办事处登基专门人才。英促日开放在上海租界占据部份。【国民救国行动】公安甘迪公,以租还祖产,购救国公债五百元。湖北省政府题匾加奖。上海三百万市民联合宣言,否认

敌方达成任何傀儡组织,誓愿尽忠中央政府。【伪逆行动】陈逆觉生在平暴疾卒。

国外时事 【日本及亚洲诸国】敌内阁会议决定,仍继续武力侵华,并发行公债六万万元。胡适在华盛顿演说,我决心抗战,虽延长至二三年,亦所不惜。

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星期六)

军事 【北战场】我义军收复晋北广灵、察南蔚县等十余县。【东战场】我空军炸毁上海杨树浦敌营地。敌军冲入光华门,被我伏兵围歼。敌渡江犯和县,图扰芜湖。浙北乌镇敌被我击退,并断长形。吴兴间敌联络。【敌人暴行】敌机炸广九路,在天堂围车站投弹十余枚,死伤乡民十余人。被我击落一架。别在开封、郑州发荒谬传单。敌在□偷盐六万吨,运送回国。地在平原禹城强用朝鲜银行钞票,并索青年妇女。清河镇敌强迫我民众做工事,恣意淫掠。

国内时事 【法令文告】明令褒扬饶国华,交行政院从□□□□。【政治】美使馆促日保护京侨民。内政部在汉口办公。【经济】军委会第三部长翁文灏谈话,淞沪抗战以来,我工业损失,达三十万元。【国民救国行动】芜湖电话局门役张得胜之妻,为夫报仇,手刃敌兵,本身亦遇害。【伪逆】上海汉奸谋组“战区复兴会”。齐逆燮元□逆传书,在北平被刺。伪军开包头。

国外时事 义大利退出国联,墨索里尼将利用反共协定。另组国际新集团。

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星期日)

军事 【北战场】晋□孟县敌向寿阳撤退。鲁西我军收复唐邑。【东战场】寇机炸南京城垣,掩护敌军进犯,经我堵截,并断其后×而退。乌龙山我阵地被毁,退守西塞。【敌人暴行】敌劫粤□□巡船。敌机在京上游十八英里□,炸沉美舰巴纳号,死二十余人,(美大使馆人员四、美人五,英人一,义人三。)伤五十四人。并炸沉美孚油船五艘。又向南京江面英舰圣虫、蟋蟀两号,投八弹未中,别炸英舰女鸟号,伤一水兵。别犯洛阳、广州,未逞。别在广九路石龙各地投弹,略毁路轨。别在西安炸毁民房八间,被我机驱逐。别在南昌投烧夷弹二十余枚,焚毁房屋甚多,死

十余人。

国内时事 【法令文告】蒋委员长电各省，严禁办理征募兵役及公债人员，敲诈勒索。违者重惩。邵力子在□广播讲演“我们的信心”。

【文化】暹罗华侨日报派记者返国，视察战况。 【伪逆行动】□设伪“新民学院”。

国外时事 【欧美诸国】世界著名传教家庞斯德博士致书日本民众，促其觉悟。

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星期一)

军事 【北战场】鲁北我军向莘庄推进。大名敌偷渡卫河，被我截击。 【东战场】长兴、广德间竟日激战。芜湖发生巷战，敌图犯杭州。我游击队克太仓。

国内时事 【法令文告】明令公布特授空军将士复兴荣誉勋章条例。蒋委员长由前线用无线电发表宣言，声明退出南京。(注：国军退出南京，绝不致影响政府始终一贯抵抗日本侵略原定之国策。其惟一意义，实只加强全国一致继续抗战之决心。盖政府所在地既已他迁，南京在政治上、军事上，皆无重要性可言。予作战计划，本定于敌军炮火过烈，使我军作□牺牲过甚之时，将阵线向后移动。今本此计划。今南京驻军，退守其他阵地，继续抗战。) 【交通】上海商界统计航业损失，达七千万元。 【文化】中央政治学校□移长沙，陈果夫兼教育长。密勒氏评论载，克那尔推蒋委员长及其夫人为今年一对伟人。(太晤士杂志，有于每年十月至十二月间请读者推定本年世界伟人一人之举。)

国外时事 【欧美诸国】世界青年协会备忘录送各分会，请用实际方法，援助中国人民，尤其是青年。

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十四日(星期二)

军事 【北战场】平汉线敌陷□城，我□□□□□□。惠民敌犯郎中河被击退。敌在保定、德州建飞机场。 【东战场】扬州沦陷，芜湖沦陷。我军退□鲁港。敌□□□，被我击退。敌由杭州湾经海宁、临平犯杭州。

【南战场】日本一小队在香港青田里头角登陆。 【敌人暴行】敌在“伪满”设重工业公司。敌运送毒品至黄河北岸各县勒。敌机炸广九路，在樟木头及土塘两站，投弹四枚，略损路轨。别炸南昌伤兵收容所，死十余

人。敌在京撕毁金陵大学美国国旗。

国内时事 【法令文告】吴敬恒在中央纪念周报告：抗战期间与胜利以后，均应注意工业。 【政治】军事委员会第六部举办“青年战地服务班”。明令朱绍良为甘肃省府主席。吴鼎昌为贵州省府主席。 【经济】财政部规定年中结帐办法，令各银钱业同业工会遵办。（一、凡在战区内设有分号者，此次结算如有盈余，应全数提为特别公积金，以为准备，俟时局平定，再行核实支配。二、凡在战区内，未设分支行号者，此次结算，准照旧办理。但仍应尽量多提特别公积金，以重准备。） 【国民救国行动】蒋夫人电世界妇女和平协会，盼一致抵制日货，制其暴行。红十字会成立医疗队。 【伪逆行动】敌在北平僭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地点在怀仁堂，成立时，悬五色旗。王揖唐任伪议政会常务委员兼赈济部长。董康任司法委员长。王克敏任行政部长。汤尔和任教育部长。齐燮元任治安部长。朱深任法制部长。均兼议政会常务委员。高凌蔚专任议政会常务委员。）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平津及河北各维持会均解散。山西、绥远伪自治政府，仍另行设立。

国外时事 【欧美诸国】罗斯福对巴纳号被炸案，亲拟牒文，向日皇提出抗议。日自知理曲，要求禁映罗斯福谈话片。

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星期三)

军事 【北战场】鲁北敌犯蒲台，敌机炸汲县，毁民房数间。 【东战场】敌军陷浦口、江浦。我在乌衣镇堵截。敌陷镇江、触犯扬州，窥淮阴。敌□犯皖东和县，我正防堵中。敌在荻□附近袁□□劫□民船。敌由京杭国道向长兴增援，并向杭州进犯。嘉兴敌图犯长安。敌□占沪西越界筑路□域。

国内时事 【法令文告】行政院颁布难民运送办法。 【文化】中央电影场□员赴各战区摄制影片。 【国民救国行动】回教□敌救国宣传分会成立。 【外侨】汉口主教吴德施表示愿与中国人共甘苦。 【其他】曹锟、吴佩孚拒□伪北平政府临时主席。

国外时事 【日本及亚洲诸国】日外相有田送牒美大使，对巴纳舰事件，表示歉意，并负赔偿责任。 【欧美诸国】英对长江军舰被炸案，向日

提出严重抗议。美国劳工界抵制日货。世界和平大会执委会讨论抵制日货及援华办法。

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星期四)

军事 【北战场】敌由山东长山岛登陆。我收复武安,县长赵子明畏敌潜逃,被孙殿英枪决。敌由安阳犯宝莲寺,被击退。 【东战场】敌进犯江北各地,我在全椒、乌衣、六合各地堵截。沿运河北犯地与我在扬州仙女庙隔河相持。甯广德敌后路被我截断,我向芜湖反攻。江阴封锁被敌破坏。敌舰驶下关。我在漏口以南及九江间布置新封锁线。敌三路犯杭州。【敌人暴行】敌机炸诸暨、□□路月台。别炸五台、淳县各死十余人。敌在南京打死奸掳烧杀。并用锥子刺杀我伤兵百余。

国内时事 【法令文告】蒋委员长发“告国民书”,声明抗战到底,万无中途屈服之理。李宗仁、韩复榘发告战区民众书,谓:“必须激发忠忱,为国效死。” 【伪逆行动】北平“伪政府”,任王逆克敏为行政委员会主席,并强迫接受华北海关,减低日货入口税率。

国外时事 【欧美诸国】艾登表示:维护远东利益。

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星期五)

军事 【北战场】敌犯□□、清丰,并由安阳南犯。鲁敌军犯□平,被击退。敌伪犯晋绥边境之托克托与和林格尔两线。 【东战场】我在淮阳堵截。津浦线两军仍在乌衣、六合相持。扬州我军退守盐河,阻敌北扰。南通、如皋,两军激战,全椒敌军中伏。敌图犯滁州,我已严防。我守石门湾,阻敌犯杭州。 【敌人暴行】敌在吴兴毁先烈陈英士墓。【反战】天津敌汽油厂被焚。

国内时事 【法令文告】明令颁布非常时期检察权行使办法。 【政治】□驻华大使纪佑穆返任。军事委员会第六部电报各省市办理战区青年登记。 【交通】电报电话两局,仍在坚苦支持中。(外人对王若僖、张子奇,表示敬佩。) 【文化】杭州浙江大学迁吉安。 【国民救国行动】昆明鞋匠曾心源,将历年节俭所储四百元,购买救国公债。 【伪逆行动】北平“伪政府”强迫天津秦皇岛两海关易帜。

国外时事 【日本及亚洲诸国】大阪举行反英大会。 【欧美诸国】我驻义大使刘文岛离罗马返国。

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星期日)

军事 【北战场】津浦线我首付周老庄、张庄。我克清豊濮县。

【东战场】我南京守军二万余人,突出重围,过宣城以西。菁山市沦陷,敌犯杭州。硖石敌军炮位,被我机炸毁。我马当封锁线完成。滁州乌衣我军移预定阵地。我机炸上海敌机场,毁敌机多架。 【敌人暴行】敌劫上海麦根路电局机件。敌在上海强用彼国钞票,各外商银行拒绝。敌在芜湖大肆抢劫,民众数千人,以大刀与之相抗,杀其大佐一人,因是触怒,纵火焚烧,闹市为墟。 【其他】青岛日纱厂区内大火。

国内时事 【国民救国行动】□州市抗敌后援会召各校女学生二百余人,在各要冲卖花,以所得□□军。武汉文化界成立抗敌协会。福建同安县农民献番□一万斤,变卖救国公债。 【外侨】昆明美侨包其克技师,捐滇币一千元,会泽英籍二牧师,捐滇币五百元,慰劳我军。

国外时事 【欧美诸国】欧战时英名将汉密尔敦将军演说:各国应团结制日。

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星期一)

军事【北战场】鲁西朝城敌突围北窜。晋北□□敌被我击溃。平汉线我民军近逼卫河岸。青岛日纱厂被焚者二十家。我已将海岸线封锁,敌图登陆,未逞。津浦南段票车仍通蚌埠。【东战场】仙女庙及滁州均陷落。沪杭线斜桥站敌被我击溃。敌便衣队在南京郊外活跃。江北我扼守邵伯、张八岭、巢县阵线。 【南战场】敌在广州大□湾登岸,被我击溃。 【敌人暴行】敌机犯马当、武汉,均未逞,别在九江投轻磅炸弹,略损房屋。

国内时事 【法令文告】邹鲁在中央纪念周报告:抗战有把握。国府对北平伪组织发表宣言(谓:日本自侵略中国以来,占领我城市,屠杀我人民,凶焰日张,近复袭用在我东北四省与冀东各县故技。胁诱不肖之徒,为其爪牙,在非法占领之北平,设立伪组织,僭称“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该项伪组织完全为日本之傀儡,其参加此项组织人等,自应依国法惩处。而组织之存在与其行为,既全在日本控制下,自应由日本负责,而非寻常□□可比,日本□□□□侵犯中国主权与领土行为之□□,为日本侵略中国日益扩大之重要证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兹特郑重声明:

在日本军队占领之北平或其他地方发现任何伪政治组织,皆为日本侵犯中国之主权及行政完整之暴行。其一切行为对内对外,当然无效,特此宣言)。又令:凡在日军非法占领区域,甘心付敌参加伪组织者,着军事委员会按照汉奸治罪条例查明通缉,严行惩办。【伪逆行动】我驻朝鲜领事董汉生附逆。

国外时事 【日本及亚洲诸国】日内阁会议,决延长侵华战争,并承认北平伪临时政府。

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星期二)

军事【北战场】鲁被敌军溃高唐。冀南我军克南乐。青岛各码头禁船只行驶。【东战场】敌在斜桥、嘉兴焚杀,并在扬州杀壮丁及学生多人。我游击队在芜屯公路十字铺围敌,获械弹无算。敌由六合犯明光,京杭线我军移守菁山市郊。敌启上海南市浦江封锁。【南战场】大鹏湾发现敌运输舰。【敌人暴行】敌机炸兰州,死伤平民七人。

国内时事 【法令文告】中山学社在汉口举行理事会发表宣言,对时局提出具体主张七项。(一、巩固国民抗日统一阵线。二、应速制订抗战救国纲领。三、动员全国国民党员,发动人民各种抗日团体之组织。四、向各国朝野积极宣传。五、确定战时财政政策。六、改订政府战时组织。七、改善现行征兵办法。)【政治】天津电报电话局否认北平伪组织。行政院决议呈请明令褒扬班禅,追赠护国宣化广慧图爵大师,发给治丧费一万元。【经济】上海中外各银行减低存款利息(从五厘减至三厘或二厘)。

国外时事 【欧美诸国】英驻华大使改任克拉克爵士。英首相张伯伦接见陈公博。苏联赶筑尼布楚至伯力双轨铁路。

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星期三)

军事 【北战场】津浦南段正面,两军在嘉山、张北岭相持中。天长敌图西犯,我在明光堵击。鲁北敌溃禹城。平汉线敌退邯郸。太原敌图南犯。【敌人暴行】敌人在南京奸杀难民,连日被害者达五万人以上。敌攫夺龙烟铁矿。敌机犯南昌,被击落二架。别冒用我国国徽,在开封、新乡一带低飞窥视。

国内时事 【政治】外交部撤范逆汉生职。【国民救国行动】河南

正阳县一铁匠发明轻便烈性炸弹。六河沟煤矿工人二千余人，加入太行山游击队抗敌。 【伪逆行动】董康否认参加伪组织。北平伪组织妄设石家庄市。

国外时事 【日本及亚洲诸国】日皇批准所谓“侵华政策”，近卫首相患病。 【欧美诸国】英以日舰侵入香港领海，提出照会，促其注意。巴黎非战公约起草人凯洛格逝世。中法教育协会创办人吴玉章在巴黎讲演，我决能驱除倭寇，获最后胜利。法基督教劳工青年协会捐一千法郎，济我难民。

[正中书局出版 民国三十年五月出版]

二十五、《中国战场

——从七七事变起到平津受降止》

(1946 年 1 月)

冯石竹 主编

南京放弃

王克

十一月二十六日锡澄线失守后,我军即以主力向浙,赣,皖边境撤退,一部向南京撤退,参加守城。十二月初,敌以其第六第九第十二师团及第五师团之第九旅团分向南京进迫。十二月四日,敌以主力沿京沪路,一部沿沪杭路,各出现于秣陵及句容附近,是晚两地均失守。十二月五日敌以主力进攻淳化镇,一部攻汤山,激战至八日,汤山失守,龙潭,淳化镇亦相继失陷,十二日雨花台不守,遂下令放弃南京。十三日敌占南京,我守城部队除突围而出者外,余均作壮烈之牺牲。敌占南京后,纵兵放火,劫掠屠杀奸淫,我民众及妇孺被蹂躏及惨杀而死者统计在十万人以上,据外人目击当时情形者,称为现代史上破天荒的残暴记录,其野蛮兽行,比未开化之人种,盖有过之无不及。

[上海经纬书局 民国三十五年一月初版]

二十六、《沦陷区惨状记》(第三册)

(1937年12月2日—12月31日)

孙佺仁 编

首都五百壮士遭惨杀

(1937年12月13日)

本日南京陷。寇侵入城后,即将未退出之我军解除武装,除役使苦工复予枪杀外,尚有五百余人未予杀害,敌异想天开,扫射砍杀活埋掩溺之不足,竟将此五百余人驱至司法院,以机关枪对准,强令各攀登司法院四层楼圆屋顶,违则以机枪扫射。各军士在枪口之下,被迫攀登,而高墙壁立平滑,多半途跌毙,敌引以为乐,余虽攀登屋顶,敌乃纵火将该房屋付之一炬,五百余军士遂以身殉。敌之残暴无人性,在京各国使馆人员中有经目睹者,均斥为野蛮兽行。闻有数十军士,因知难苟免死,多挣扎挺身抢夺武器,或咬住敌人耳部,或腿部,致被跌毙或刺死。然敌寇中因之亦有数十人中流弹或耳膜流血致死云。

寇占南京城之第一日

(1937 年 12 月 14 日)

寇冲入南京城后,即大肆屠杀,放火劫掠奸污,在二十四小时之内,烧毁之房屋与惨杀之同胞无从估计。

编者按:

寇兵进城后之暴行,美人田伯烈所著之外人目睹之日军暴行,记载甚详,兹摘录其本日暴行数节于下:

- (一) 倭兵撕毁小陶园美国大使馆之布告,与美国国旗。
- (二) 倭兵在金大教职员住宅翻箱倒柜,饱掠一空。
- (三) 倭兵向小陶园留居难民,磕索金钱物品,并奸淫妇女。
- (四) 倭兵三十人搜索鼓楼医院和看护妇宿舍。院内职员悉遭劫掠,计:自来水笔六枝,法币一百八十元,表四只,绷带两包,电筒两具,手套两付,绒线衫一件。
- (五) 中午寇兵闯入铜银巷某宅,绑去四个姑娘,强奸两小时后释回。
- (六) 午后,寇兵十一人闯入铜银巷某宅,轮流强奸四个女子。
- (七) 寇兵闯入美籍鲍育女教士的住宅,抢去皮手套一付,喝干桌子上的牛乳,并以手捞取糖块。

寇兵奸淫妇女枪杀其夫

(1937 年 12 月 15 日)

寇兵闯入汉口路某宅,强奸一少妇,并绑去三女人,其夫尾随呼号,同遭枪杀。

同日难民区卫生委员会,清道夫六人,在鼓楼某宅内被寇兵枪杀,一人被刺重伤。

下午四时寇兵抢去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门附近装满白米之马车一辆。

夜倭兵闯入金陵大学图书馆,绑去妇女七人,其中三人当场寇兵奸污。又有大批寇兵闯入金陵大学校舍,当场强奸妇女三十人,有几个妇女被六人轮奸。

同日,倭兵闯入美国大使住宅,劫去日用品数件。

同日,倭兵强迫难民区内六人,运送子弹到下关,到下关后,即遭寇兵杀戮。

寇在南京任意烧杀

(1937年12月16日)

倭军于进占南京后,连日大肆搜索,任意杀戮,城内外各种建筑物,均被纵火焚烧,现仍烟火未熄,劫后残痕,不胜凄怆!

编者按:

其同日发生之暴行见于田伯烈所著《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者有:

(一) 倭兵七人,深夜破窗而入,金陵大学宿舍,劫掠难民,因校内职员既献财物,又不供应女子,故加以戮伤,并当场强奸妇女。

(二) 倭兵痛击金陵大学附近之警察,要求供应姑娘。

(三) 倭兵架去五台山红十字会工役十四人。

(四) 倭兵抢去红卍字会施粥处铁锅一只,锅内米粥倒地下。

(五) 倭兵闯入牯岭路二十一号难民区,卫生视察主任住宅,抢去机器脚踏车数辆,垃圾桶一只,脚踏车五辆。

(六) 下午四时,日兵闯入莫干路十一号住宅,强奸妇女。

(七) 日本兵拟抢去鼓楼医院的救护车,为美籍委员梅奇牧师所阻止。

(八) 上午八时,寇军官两人和士兵两人,闯入乾河沿十八号,先把男人逐出,邻近的妇女纷纷逃避,室内无法逃避的妇女,则被轮奸。一个寇兵的衬衣,遗落室内。

(九) 寇兵架去陆军大学内的七个姑娘,从十六岁到二十一岁,五个释放回家。据十八日所接报告,他们与人每天被奸污六七次之多。

奸淫妇女惨杀婴孩

(1937年12月17日)

倭兵在京一昼夜之间,奸淫妇女达千人以上,有一少妇被强奸至三十七次,当倭兵在奸淫某妇女时,因其方生五月之婴孩啼声,竟触动其兽性,将雏儿活闷死。

编者按:

其同日所发生之暴行见于田伯烈所著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者有:

(一)寇兵越金陵女子大学文理学院之墙而入,架去两个姑娘,三十八[分]钟后又把他们送回。

(二)寇兵闯入珞珈路五号,强奸四个女人,抢去脚踏车一辆,被褥及其它物件。我(田伯烈自称)和哈兹前往。日本兵鼠窜而去。

(三)珞珈路对面琅琊路上,倭兵将一年轻妇女拖入室内强奸。

(四)司法院附近倭兵凌辱一年轻女郎后,再刺伤其腹部。

(五)倭兵从五台山某小学内拖去许多妇女,彻夜奸污,次日早晨始获释放。

(六)吴家花园内男子三人被杀,女子两人失踪。

(七)下午三时,寇兵轮奸大方巷十号难民住宅内三个姑娘,并有一妇人受弹伤甚重。

(八)雷伯报告,十五个寇兵,闯入他的住宅,有几个攀墙而入,刺刀出鞘,声势汹汹,抢劫助理员韩祥麟身上的钱币和几种文件。他开具失单,向永井少佐报告。承蒙永井少佐的好意,他写了一副[幅]大布告,贴在雷伯的大门上,禁止寇兵擅自闯入。雷伯是德国人,四面国社党旗飘扬屋上。可是,什么都未有效力,雷伯于下午六时回去时,又有两个寇兵闯入了,其中一寇兵正在解衣,准备强奸一个姑娘。雷伯叫他滚出去,他们乃越强[墙]而出。并窃去雷伯住宅内的一辆汽车,留下收条,下:“谢君厚礼,日军佐藤。”雷伯要求正式的收据,当遭拒绝,汽车的价值约三百元。

(九) 倭寇从陆军大学架去南京青年会总干事某君家内女郎三人,绑赴国府路加以奸污,于半夜释回。

(十) 倭军官一人,领导搜索队,强迫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收容所职员,齐集大门口,约一小时之久,该军官撕毁证明已经搜索之文件,同时倭兵闯入收容所绑去妇女十一人。

(十一) 倭寇闯入金陵女子文理院校舍,当场奸污避难妇女,某教员之女,亦被倭军拖去。

惨杀幼孩

(1937年12月18日)

南京乾河沿金陵中学门口,被倭寇刺死两幼孩,八个妇女在其刺刀与手枪威胁之下,被其奸污。并毫无理由拷打难民及救济会职员。全城倭寇在五万人以上,而倭宪兵仅十七人,故如无缰之马,到处闯祸。

编者按:

是日在京所发生之暴行,不胜枚举,兹摘录数条,以见一斑:

(1) 倭兵撕毁干河沿金陵中学美国国旗。

(2) 下午五时左右,倭兵十人闯入难民收容所(旅京外人所办),抢劫难民(百人),与职员之衣被物件。

(3) 黄昏,四百五十名恐怖之妇女逃入难民收容所,要求保护,但此四百余人中大半已遭奸污。

(4) 下午四时,倭兵向怡和路十八号纸烟店强索香烟,店伙因香烟已告缺乏,无法供应,倭兵便用刺刀猛臂其头。此人尚在鼓楼医院治疗,恐无生望。

(5) 倭兵四人,闯入对面人家,其中一人正在强奸女人,因此大声呼救,永井少佐赶去,批其颊,令其滚开。其余三倭兵因见永井少佐走来,即逃逸。

(6) 据陆军大学收容所报告:十六日,绑去难民两百人,生还者仅五人,十七日,再绑去二十六人,于是日又绑三十人。寇兵抢钱,行李,一袋米,和四十条病床上的毡子,杀死二十五岁的男子一人,和一个老太婆被击倒地,二十分钟后断气。

(7) 一个倭兵闯入小桃园金陵大学的房屋内,裴志博士恰在该处办公,即向倭兵提出质问,倭兵即以手枪相威胁。

(8) 倭兵闯入金陵大学农场(有难民百余人),绑去妇女四人,奸污终宵,次晨释回。

(9) 宁海路倭兵向一孩童抢夺半斤[听]煤油。

(10) 七个倭兵轮奸某茶馆内十七龄女郎,次日玉陨。

(11) 广东路八十三号八十五号收容难民五百四十人,十三日至十七日止,倭兵三五成群,前往搜索,抢劫物品,每晚并用卡车架去年轻姑娘,次晨释回,该处妇女小孩,彻夜号哭,惨痛情形,难以描述。

南京陷无政府状态

(1937年12月19日)

南京沦陷已数日，城内陷入无政府状态中，倭兵到处烧杀奸杀，全城烈焰腾空，哭声盈耳，惨绝人寰。

编者按：

寇军本日所做暴行，详见田伯烈所著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兹附录其残暴较烈者十余节于次：

(1) 倭兵撕毁美国国旗，践踏于地。

(2) 倭兵搜索外人住宅，一日之门[内]竟达五次至十次之多。

(3) 倭兵惨杀难民区清洁队队员六人。

(4) 倭兵杀死美国大使馆秘书金庚斯仆人两名，尸体一在汽车间，一在床铺下。

(5) 上午八时半，寇兵抢劫珞珈路十六号悬有德国国旗之德侨住宅。车夫李文元(译音)合家大小八口，均住该宅，所有衣服七箱，家用杂物两篮，被褥六条，蚊帐三顶，法币五十元，以及碗碟等等，被掳一空，全家受着饥寒的威胁。

(6) 寇兵闯入北平路五十九号第八区卫生调查主任的住宅，昨天六次，今天七次。前天，该处有两个姑娘被奸污，今天又有两个姑娘被奸污，其中之一，因摧残过甚，性命难保。今天寇兵又架去一个姑娘，宅内难民所有财物，悉遭搜劫。

(7) 寇兵闯入属于金陵大学的农村师资训练学校，向工役勒索洋二元五角，下午，寇兵当场奸污妇女两人，夜间又奸污妇女五人。

(8) 下午三时左右，寇兵一人闯入鼓楼医院，麦和伦和德利谟两人叫他出去，寇兵却开枪射击，子弹穿过身旁，幸未肇祸。

(9) 午后四时四十五分，裴志前往平仓巷十六号视察，几日以前，被处(原文如此——编者)难民已被寇兵赶走，此事为李格斯，斯密士和史蒂尔三人所见，裴志到达该处时，掳掠已毕，三楼起火，无法扑灭，全屋化

为焦土。

(10) 下午六时左右,六个寇兵攀越小桃园雷伯住宅的花园墙垣,雷伯以电筒照射一个寇兵,后者按着手枪,作射击势,旋觉伤害一个德国人,不很佳妙。雷伯吩咐六个寇兵,仍由墙垣上爬出去,雷伯断然拒绝开门的要求,因为他们的闯入,事前并未获得允许。

(11) 下午六时左右,裴志,费煦和史密斯三人赶往汉口路十九号金陵大学职员住宅,四个寇兵正在底层强奸妇女,他们赶出了寇兵后,把所有的妇孺护送到金陵大学的总院。

(12) 上午七时半,李格斯经过汉口路二十八号时,被邀入内,得悉昨晚寇兵闯入该宅,因所有妇女已送往金陵大学,寇兵大为愤怒,射死一人,重伤一人,其余三人伤势较轻。

呜咽秦淮水不流^①

(1937年12月19日)

南邨

南邨所作呜咽秦淮水不流云：

自从芜湖失陷以后，我们保卫的首都战士们，虽在敌人炮火猛烈射击之下，却没有一个人存着丝毫畏缩的心，敌人数次向光华门猛扑，都被我们的战士用手榴弹击退了，中间有一次敌人的坦克车循着炮毁的城墙而入，但结果被我们击得片甲不留，全部歼尽。直到十三日晨，敌人的炮火更猛烈了，城头的石砖在火烟中失去了他原有雄姿，飞机如日暮黄昏乌鸦似的在天空中乱窜，城中繁华地带如新街口，太平路、中华路等伸出了可怕的火舌，经我们十余年来心血所凝结成的大南京，至此已沦入可怕的悲运了。魔首松井与长谷川于十九日始耀武扬威入城，遇着尚未逃走的老百姓，即施以毒打或屠杀，汉奸更在一旁助纣为虐，敌兵分驻于国府，军校，中大，中央党部海军部等剩余的破屋中。而铁道部和交通部都作了敌人发号施令的屠杀机关，可怜鼓楼医院一百余位身受重伤的将士和二十几位职员，也都尽为国家而壮烈牺牲了，其它各处类似的事情更多。再如难民区里，虽然曾经由英法美各国教会通知过倭寇，但倭寇还是照样的，在大肆轰炸后，再施以屠杀。挹江门和中山门是开着，但是能出城的人，也都通通要受检查，如遇女的经过，那守城的倭寇所谓宪兵者，更大肆调笑，任意在上下身乱摸，这不禁使我想到萨天锡的“伤心千古，秦淮一片明月”的词句来了。但是，同胞们！我们不要伤心！我们应当流血！我们要收回我们的一切失地！

① 原文无标题，标题为编者所拟。

残杀我夫役士兵二三百人

(1937年12月20日)

寇在金陵大学内登记难民，伪言如有自认以前曾当过夫役或兵者，可得生命之保障与工作，结果，我二三百诚朴之士兵与夫役悉遭其残杀。

编者按：

一、田伯烈，所作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云：

十二月下旬，日军当局宣示对于集中在金陵大学(美国教会学校，创立于五十年前)的难民三万余人，要实行登记。所有南京的居民，均须经过登记。该校一位外国教授，根据十二月三十一日所拟草稿，以及一月三日所留纪录，于一月二十五日写成下面的报告：

“十二月二十日，登记在校内开始了，校内的难民大多数是妇女，男的不多，日军便从新图书馆那边移来两千余男难民。这些男难民(约三千人)集中在史威斯纪念堂前的网球场上，听大声疾呼的演说，足有半个钟头，演说的内容如下：‘以前当过兵的或做过夫役的，都到后面去。你们如自行承认，可以保全生命，可以获得工作。否则一经发觉，将立遭枪决。’演说是很简短的，由若干中国人受日本军官的命令，反覆[复]讲了许多遍。那些中国人极愿尽量拯救自己的同胞，因为已经有许多人被认为中国兵或被诬指为中国兵而牺牲生命了，我，桑纳，李格斯以及校内其他许多中国职员，都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结果有两三百人走了出来。据中国朋友的意思，他们挺身自承，是受了恐怖的影响，或系误解夫役二字所致。因为其中有一部份人，确实从未当过兵。

据我们后来知道，实际指导登记难民的军官，还较为审慎，较有理性，当然，这并不是说，对于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广众之间，甚至在长官亲临进行登记手续之时，日本兵所表现的非法行动，那些军官可以不负责任，可以令人赞许。早晨开始时，一位日本军官向我商议，可否借用美国人的地方办理登记，如此谦逊，不免使我受宠若惊，因为在占领区域内这是少有的事情。不过，他和其他数人最初确乎竭力想避免不必要的恐

怖,我几乎相信他们确具诚意。还有一点,日本兵从难民群中挑出约一千人,要加以查究,但经许多中国人提出若干临时的反证后,日本军官便允许除了一个人外,都加以释放,去听候登记。那时他们已列队出发,要去受过别的查究了。而那一个人也因我和桑纳两人的请求,获得自由。午前日本军官请我们对两三百个挺身自承的难民,再供给两餐,以后饭食将由日军供给。就是做卫队的日本兵也相当和善,给难民的香烟超过了拳头。午后,难民一一报告姓名职业,纪[记]录下来。

临时却又发生枝节。又有两个军官走来,他们的地位,至少对于办理这一件事情的地位较高。其中一人对于已经进行的事情非常不满,他昨天曾到校里来,他的举止既粗鲁,又笨拙,因为这一个区域的宪兵归他指挥,所以我们时常领教他的恶劣行动和鲁莽办法。将近五点钟的时候,两三百个自告奋勇的难民,终于给卫兵分为两队,押解出去。其中一人在事后宣称,他开头就怀疑若干卫兵所表示的非常的礼貌。

第二天早晨,一个人受了五处刺刀的伤痕,到鼓楼医院求治。以前他曾经明白说过两次,他是收容在图书馆内的难民,他在街上为日军所捕,加入来自网球场的一队难民。晚上,在城西某处,一百三十个日本兵用刺刀屠杀同样的五百个俘虏,多数是给戮死了。苏醒后,日本兵都已走去,他在暗中爬行。他不熟习[悉]城西的情形,所以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

二十七日早晨,又送来一人,据他报告,昨天给日军拖去屠杀的两三百人,只有三四十人未遭毒手,他就是其中之一。他求我援救他,和正在听候登记的几个同伴。因为我的周围全是宪兵,不便表示,所以我对他说,这一天的登记限于妇女,目前不必多讲。后来,我曾去查询三次,但毫无下落。

二十七、二十八两天内,我听到并查究若干旁人的报告。据那两三百个难民中的一部份,被缚成几队,五个十个不等,从某巨厦的第一室内鱼贯送入第二室(也许是一个院子),那里正火光熊熊,每一队走进后,外面人就可以听到呻吟和惨喊,但没有枪声。原来是六十人,剩下的二十人拼命冲破墙壁,狂奔逃命,另外一部份人则据说因五台山和尚的恩情而苟延残喘。这里必须明白指出,这些间接的报告,一部份是和尚供

给的,李格斯在二十六日傍晚,听到同样的报告,照时间推测,这应该又是另外一件事情,否则不会如此迅速。这些报告重复混淆,似难完全相信,几次进行查询,也无甚结果,而其它许多事务和许多问题,又每天紧迫而来,使大家无暇顾。

十二月三十一日,两个人走到图书馆收容所,向一位可靠的助理员某君讲述这一件事情,并要求援助,某君告诉我的时候,表示可以唤他们来证实。其中一人坦白承认他是当兵的,这显示出他的诚实。据他们说,校内押解出去的两三百个人,给分成许多小队。他们一队先解到五台山,再解到汉西门外的秦淮河旁,一架机关枪向他们扫射,他们俩跌倒了,一人受伤,身上溅满了死者的鲜血。

一月三日,图书馆收容所中五个相识的难民,终于逃出十二月十六日那一次的劫难,走了回来,我和他们中间的两人接谈。一个是第一批押解出去的,他证实了上面所讲五台山附近日军使用火刑的事情。据他估计,被杀的约八十人,逃出的有四五十人,一个给刺刀戮伤的,也在图书馆收容所内,他可以报告同样的事实。

还有一个人异常聪明。不论叙述经过或答覆[复]问话,都很清楚而不含混。他是第二批出去的,押解到五台山上一个庙宇对面的巨宅内,(据相当可靠的推测,这地方是上海路两所大厦之一,南面离开美国学校很近)。他看见许多中国和尚与一个日本和尚苦苦祷告,并在庙门口铺着长长的纸条,当时心里就很惊骇。(他说南京有一个日本和尚,我觉得非常奇怪,就怀疑他问他怎样知道那和尚是日本人。他说那和尚的鞋端另外劈开了一个大脚指的地位,旋悉他曾久居天津,故能有此认识。几天后,我亲自在上海路上看到这样的和尚。)他觉得凶多吉少,便向一个态度和善的卫兵,表示忧虑。卫兵静静地用棒子在地上划出几个大字,大人命令。

他身旁三十多人,(没有讲到其余的人)用铁丝缚着手腕,两人一起,解往汉中门,渡过秦淮河,四五个人因有墙垣可以掩护,便在黑暗中挣扎脱逃,设法藏躲。月色微明,约在午后一时^①,他听到从北面送过来的凄

^① 原文如此。据前后文,此处应为“午夜”。

惨的呼喊声。天明,他向北走了不多几步路,看见尸体横陈,满身是刺刀的伤痕,恐怖万分。他终于安全经过汉中门,潜回难民区。

对于这个人的叙述,及其所提供的证据,我还可以附加两点,第一,中国红十字会的一位负责人,曾要求我们到汉中门外去察看许多尸体,第二,据国际委员会的克鲁治君告诉我,他一早在汉中门外冒险行动时,曾目睹那些尸体,但从城墙上,则一无所见。现在城门是关闭了,不能出去。这一个人所以如此,直率向我叙述一切,实在因为他就要去登记,他已预先感到登记的时候,一定会发生困难。我记得是一月七日,校内又举行公开的登记,日本宪兵又从他们面前的难民中间挑去了十个人,他便是其中之一。在那一个星期内,负责登记的日本军官,似乎获得上峰的命令,每天须这样才能消差,似乎觉得不足此数就不能使上峰满意。当然,自动承认曾服兵役的事情,几乎完全没有了,而登记的手续也已与最初大不相同。我还是和平时一样,密切注视登记的种种情形,在任何时间,只要为日本军官及其性情所许,总想援助受难者。我看见有被日军挑出后,曾替他间接设法,但无效果。我又抓住了一个机会,向一个态度最好的军官恳商,表示我认识那一个人和最有释放希望的另外一人,是否可由我担保(不无勉强之处,请那位军官原谅)。第二个人是释放了,我真认识的人则不准释放,不知何故。再度努力,又碰了壁,我不得不适可而止,以免连累了他人。虽然不能完全确定,但死亡是最可能的结果呵。

据图书馆收容所内两个难民的间接报告,在三汊河附近沿秦淮河北岸,有几百个人被日军用刺刀戮杀,只有他们逃了出来。

最后我们不应该忘记,在过去两星期内所发生的同样事情,不知有多少多少,本文所述不过是一小部份而已。在作风上,这两星期内也有重要的转变,现在是把他们认为曾服兵役的难民,不管是否冤枉,加以集体的屠杀。照国际公法,如无严格的军事上之必要,俘虏的生命须加以尊重,但这里不是讨论国际公法条文的地方,日本军人也不会有讨论的兴趣。他们早把国际公法搁到脑后,他们公开承认是为了复仇,为了要给现在占领南京的军队中,已告阵亡的同伴们复仇。其余许多次被屠杀的难民,远过此数。在目前的环境下,我有两种特殊关切的事情:第一是

日军用完全不顾信义的手段,使难民葬送他们的生命;第二是我们的财产,全体人员和难民,与这种滔天罪恶的各阶段,均有苦痛的密切关系。关于那一次屠杀,在方法上,地点上以及时间上,全部证据非常充足,其它几次同样有许多难民一去而不复返,但我们只有简单的报告。据各方情形推测,那一天从校内拖出去难民,大多数是在一个晚上处死的,其中有若干人则并入由它处移来的待决的受难者。

因为过去两星期内的种种暴行,我迄今还很难通过网球场。每天有几千难民送到校内,听候登记,为了他们的安全,我们对付在这一幕悲剧中占据各种重要地位的日本军官和士兵,必须以笑脸相迎,并谦恭有礼,接连要许多天,这简直是一种苦刑。我们觉得我们已经成为屠杀那二百多人的从犯,应该向他们可怜的家人负责,要是那些家人也在附近苦海中的话。

那些日本军官和士兵到底是怎样的人呢?有几个比较我们接触的暴徒要仁慈得多。谁无妻儿?他们中间一定又有许多人爱着自己的妻儿啊?”

痛斥敌军兽行^①

(1937 年 12 月 21 日)

字林西报

敌军占领南京后,横行无忌,其残暴行为,已为举世所周知,上海英文字林西报于本月二十一日曾有社论一篇,痛斥敌军兽行,兹附于次:^②

【此文已被收集,此处从略】

① 原文无标题,标题为编者所拟。

② 此文已收录,详见本册所编王叔明编《抗战第一年》之南京敌军之残暴。

敌人灭绝理性的残暴^①

一战士

据一位由南京逃出之战士所写在京被俘时亲眼见到的事实。可以想见敌人灭绝理性的残暴,和江南一带受难同胞的惨状,兹录于后:

【此文已被史料集收集,此处从略^②】

① 原文无标题,标题为编者所拟。

② 此文已收录,详见《南京大屠杀史料集^③——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南京伪组织丑态^①

中央通信社

据中央通信所传,敌寇占南京后之纵火,奸淫,掳掠,禁绝粮食,伪组织丑态,敌军政治军事布置以及市面各种情形,言云甚详,兹录于后:【此文已被史料集收集,此处从略^②】

① 原文无标题,标题为编者所拟。

② 此文已收录,详见《南京大屠杀史料集^③——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电讯数则

——日军之暴行^①

(1937年12月22日)

纽约泰晤士报驻沪访员 亚明

上海英文大美晚报二十二日纽约电,纽约泰晤士报日来刊载该报驻沪访员亚明发表电讯数则,颇具惊人性质。据称中国境内一部分,日军几已毫无纪律,其种种暴行,较之中国从前之土匪有过之而无不及。此项电讯已在美国舆论方面及华盛顿官场方面引起深刻印象。关于日军在南京种种暴行,据称日军入城后,恣意奸淫掳掠,实乃日本国家之国耻,美国炮舰巴纳号横遭击沉,与英国军舰商船横遭轰炸,实乃桥本上校直接命令所致。桥本其人,即系去年二二六日本少壮派军人在东京叛变时首领之一。该访员并称现在应行研究之问题,共有三项(一)日军在南京之暴行,是否该国军部某一部所发纵指使,(二)如属非是,则日本军队是否无法加以控制,(三)日军纪律败坏之后是否尚可恢复?英美两国军舰商船被击案及南京恐怖行为之发纵者与默许者,是否将受惩罚?该访员对于桥本上校身份加以特别叙述,据称二二六事变后,桥本上校即为军事当局予以黜革并削其兵柄,迄至本年秋初,日当局征集大军五十余万以对华作战,桥本乃复编入现役。目前日本较为稳健之军人,及政府中人均甚惑虑,以为在此种局势下,桥本如竟不撤去,至少不能如海军航空处长岩波少将之被撤回,则各国政府即将效法美国总统罗斯福所为而直接向日本天皇提出抗议矣。此外桥本利用某种特殊政治出力以巩固其地位,对于该国军队全体业已发生极可恐惧之影响,即在下级士兵亦均蠢思动。以为上级军官可以逍遥法外,则若辈又何乐而不奸淫掳掠乎?日军侵入南京后,纪律荡然,暴行迭出,直接原因即在于此。拥护松

^① 原文无标题,标题为编者所拟。

井将军之稳健,促派军官现均深切了解,务当恢复军纪。若辈承认日军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大将所部海军现正竭力谋巴纳号事件得以圆满解决。但陆军方面则事隔七日(此电系二十九日发出)除逃避责任与抹煞事实,仍无一表示云。同日该报访员亚明专电内复称,此间凡与松井大将,长谷川司令相识者,对于彼等统帅下之部队,竟有如此行为,几令人不能置信。抑松井大将正式进入南京之前,是否完全明了城内日军行动,亦极可怀疑。凡在中国之外人,不论其为日本之友,日本之敌,至少有一点系属同意:即日本帝国之对华政策,倘欲求其成功,则必令中国人民感觉其生活,投诸数年来在军阀反国民党统治下,更佳而复可。盖尽三年以来,蒋委员长之军队,对于中国人民,一切待遇,远较民国以来,一切军阀为佳,反之日军占领南京时,当地所发生惨酷抢劫行为,则日本实当认为一种国耻。闻松井大将部下,曾想尽种种方法,务求掩盖日军种种暴行,如屠杀解除武装之俘虏,及平民妇孺等,不使松井有所闻知,无如秽德彰闻,日军一部分下级军官暗中行为,松井虽未详悉,然亦不能不加以怀疑,仅巴纳号一案,已足使日军正式进占南京之光荣,为之扫地以尽。彼日本者,无论个人或民族,向以豪侠武士道精神自夸于全世界者也。南京之所作为,已使此种声誉完全扫地。查日军在南京之行动虽往时中国盗匪占领城镇之奸淫杀掠,亦无以过之。然日本当局虽欲承认竭力取缔此种暴行,亦无从着手。凡此种种均为美德两国留居南京人士之所目睹。自十二月十四日外国记者离开南京之后,城内恐怖情形,真有不堪设想矣。自本月十四日夜间以至次日,城内日军残暴行为有非笔墨所能形容者。经两日屠杀,至十六日日军当局乃开始加以注意。目前日本军队决不愿任何外国人士前往南京,然彼已在南京之外人,则必将设法将此种恐怖事实向全世界宣布,此种事实获得充分证明,则日本军队此次攻城克地,迫令中国放弃首都,不仅不能获得光荣,抑且在历史中永留污点,日本人民将悔之不及矣云。嗣述及长江英美炮舰被轰炸事件:该访员则称,轰炸各该炮舰之日本飞机,其根据地不在上海,亦不在日本,航空母舰,而是在极近之太湖方面,此种飞机,就一般而言,当与陆军密切合作。到本月十二日清晨,日机自称奉到命令,对于芜湖与南京二城之间,所有船只,悉予以击毁,此后来造成轰动全世界之事件之由来

也。该访员之结论则谓,日本在远东原以法律秩序与正义之主持者自任,其意虽不无过分之处,其在中国之种种行动,或亦可见谅于世,然自日军攻占南京,出以种种之暴行之后,声誉遂一落千丈。即向来赞成日本大陆政策者闻之,亦无不为之变色矣。抑南京城内,此种事变消息,传至日本本国之后,日本对于中国之预订计划亦不免受严重之影响,盖任何国政府,此后倘欲与日本言合,将亦无可能矣。中国负有声誉之士欲与日本合作者,此后亦将闻而却步矣。职是之故,中国人此后倘欲与日本合作,则亦惟有寡廉鲜耻之徒而已。且日本所占领之多数城市中,中国人民纷纷撤退者,何至数百万人,日本此种暴行,已使此等撤退之中国人民。不敢重返其故土,因之日军恐怖行动之结果,徒使其城市成为不生产之丘墟云。

南京紫金山下^①

东京日日新闻

① 原文无标题,标题为编者所拟。此文已收录,详见本册所编《日寇燃犀录》之“紫金山下杀人竞赛”。

沦陷后之南京^①

慎武君

慎武君沦陷后之南京一文云：

首都失陷，快半年了，日军在京的暴行，报上虽略有刊载，惟大都得之传闻。兹有某医院院长李璞璋君，于上月杪始自京绕道淮北，脱险来汉。李君在敌恶势力占据下之南京，寄居达四五月之久，对于敌人在京一切暴行均系目睹，记者特将李君所谈拉杂书下，（以下李君所述）首都自去岁十二月十三日沦陷，当时满城烽火，自晨至夕，城内交通，完全断绝，一片机枪声，炸弹声，哭泣声，恐怖万状。当时予（李君自谓）因不欲弃一千余重伤将士，乃偕军医数人留京，将所有伤兵迁入外交部大厦，并与国际救济委员会马教士等商妥，并悬万国红十字会医院旗帜。次日仍被包围检查，凡银钱衣服，均被劫去，院中前后门被派兵把守，不许与院外任何人见面。院中虽有千余人，敌人每日仅给大米一袋，日饮稀粥一二次而已。某日有负伤士兵，嫌怪粥太稀，与送伙食人口角，被敌兵拖出，不到半点钟，这位伤兵，即被枪决。至于打骂无常，犹其余事。伤愈士兵，则均被敌兵押去，有的被押去做工事，有的被押去军营服劳役，甚至有押至飞机场代敌引诱我空军目标，使受轰炸惨毙者。狼子野心，无恶不作。此刻我负伤将士犹有一二千人未脱险，我虽侥幸逃到汉口，精神上固无时不在系念我留京负伤官兵及一切民众也。敌人最无道德，最无纪律之行为，厥为奸淫。这类事实，差不多每天都有。我留京女同胞之青年略具姿色者，绝不能被敌兵看见，一看见，即难幸免。重伤医院有二位女护士，一位睡在三楼一间小房内，某天深夜，有一敌兵忽然摸索入房，手握钢刀，刀锋上血迹斑斑，硬拉女护士要行非礼，因惊醒了一位男医生，示以红十字章，该敌兵竟操半熟华语，肆行恶骂。他说“中国人都是敌人，你们不说我们日本军人是东亚的魔鬼吗，哼，此时你们求魔鬼什么呢？”好在那位医

① 原文无标题，标题为编者所拟。

生能够忍气吞声,只说某护士有肺癆,好容易才把他救下。另有一事,是中央大学附近有一家男女七口,内中有两个十六七岁的姑娘,一个四岁一个八九岁的小孩。某天有三个敌兵走到那家,指定要强奸两位十几岁的姑娘,全家跪求无效,结果老者被杀,两位女士被奸死,那个八九岁的孩子,带了那个四岁的小孩躲在床下,饿了一星期之久,方由国际救济会某西人去收尸,带出了两个小孩,现时还在鼓楼医院诊治。敌人除强奸外,劫财也是他的目的:无论金银,首饰,法币,角洋,以及一切铜铁器具,他们见到都运了去;书籍文具,他们也要;像外交部的图书,他们就用汽车整运了三天,外交部大门外的两枝大树,都被他们移植到旁的地方去了。即此已足证明敌人爱财劫物的一般。京内情形除了一般汉奸在那里活动外,一切商场都显出了极度萧条的惨象。中华门至内桥,全部已成焦土,太平路除中华书局,安乐酒店数家外,亦已付之一炬。大石坝街淮清桥焚去一半,洪武路□□桥,片瓦无存,逸仙树至江苏银行大部焚毁,国府路珠江路成贤街到处是破瓦颓垣,完整房屋,不到十家。此外军政部,铁道部,中央党部,中央大学,大华戏院,均改日军营,交通部司法院建筑,则均被毁坏。总之,首都建设,已为破坏无余,此时述及,犹不免满目凄怆之感,尤惨酷万状。难民衣服褴褛,大致均有创伤,同胞被打,均不许叫唤。一般小贩生意人也时受蹂躏,敢怒而不敢言。我此次自外交部到下关,在中途被盘查五次,有三次因言语回得缓点,即被殴辱,但幸未受重伤耳。南京,我们的志士——游击队,特务队,和许多失了家乡的学生与在乡军人,依然在城郊内外,时有活动。曾先后发动了二三次义举,毙敌甚重。不过敌军以吃苦甚大,讳莫如深,将来我军收复南京时,此辈志士必能尽其力量,以为国军臂助也。京市现有人口约三十余万,此辈同胞,欲逃无路,日处危险之中。男女死于非命者,据确实调查,迄今已逾十五万人,诚浩劫也!国际救济会工作成绩尚佳,其中一位是美籍的马教士,也整天在外工作,救出妇孺甚多;一位是德籍的乃福尔(译音)他体格魁梧,每天在难民区见了日军强奸妇女,他即用木棍殴击,不顾自己危险。就是粮食的供给,和医药的救济,这几位外籍善士,对于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尤其令人不能忘怀者,即此次马教士伴同我们二十余人出

下关,临别他很诚恳赠言,勉励我们要在惟一领袖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参加抗战工作,将来国军收复南京的时候,他预备手持青天白日旗,在那厢高呼中华民国万岁,以欢迎我们。马教士这些言词,真令人兴奋呵。

敌在京兽行

新新新闻

(中央社)昨有某君自南京脱险绕道来汉,谈及倭敌侵入首都以来,其对我军民之种种残杀,淫掠行为,可谓穷凶极恶,惨绝人寰。兹将某君在京所见亲闻者,分述于后:

1. 虐杀伤兵:倭兵自去年十二月十二日(原文如此,实际为十二月十三日——编者)攻入南京后,即每日派兽兵分赴全市各地,搜捕我军军官士兵,并下令凡捕获排长一名奖五十元,连长二百元,营长五百元,团长以上则赏重金,计每日失踪及被捕者百数十人,凡蓄陆军装头发之青年几无一幸免。其被捕获者,则尽押送军政部内之敌军司令部,部内有一广大之操场,敌兵预制木十字架百数十具,遍插场内,凡被捕获之我军军官士兵,悉褪去衣服,勒悬架上,然后派敌兵持长枪站在相当距离,试射三枪,不死者即复刺刀猛刺,或乱割至死。又外交部或军政部内,共有二千余人,全部被杀,下关亦有伤兵数千人,被倭敌以机枪射杀,几无一幸免。此种残酷手段,实为世所未闻。

2. 残杀难民:倭敌入城后,即四处搜捕壮丁,用绳捆绑十人为一串,牵入空地尽褪衣服,先鞭至皮肉破绽,血花四射,然后以刺刀乱刺,以为笑乐。汉西门外某沙洲,有难民五六千人,被倭寇用绳捆绑,以火油浇焚之,悉成焦炭。市内壮丁伤兵屠杀净尽后,于是转而屠杀难民区内之壮丁。难民区内壮丁,悉被敌捆绑上车,押送至玄武湖莫愁湖等地,迫令行入湖中,俟行至湖心时,即以机关枪扫射,无一幸免者。十二月十三日,敌军用大号卡车数十辆,载我难民数千,至郊外掘壕,掘就,即以绳捆绑,迫令下壕,以刺刀乱刺至半死,即以泥土活埋之。计自去年十二月十三日起,至今年二月底,离南京时止,驻京同胞之被惨杀者,不下十万人。

3. 强奸妇女:倭寇入城后,军装未卸,即乱撞入居民商店,搜捕妇女,凡九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之妇女,均被轮奸。水西门外某寡妇,有女三

人,长女十八岁,次女十三岁,少女九岁,悉被轮奸,少女当场死去,长次女亦不省人事。某日,兽兵一入民宅,遇一少女,迫令脱去衣服,迫其父母各持一足,然后轮流强奸;继复强令其父脱去衣服,迫与其女交媾,父不允,兽兵则以刺刀向其父臂部猛刺,父母同时毙命。一般少女,因身体尚未发育,不能满足倭敌兽欲,则光以手撕破某部,然后轮奸。成年妇女轮奸后,多以刺刀向某部乱刺致死。又一孕妇,已怀孕数月,被兽兵轮奸,流血不止,卒致殒命。又兽兵常在各处广场随地强奸。一日某国领事目击兽兵三人轮奸一女子,即上前婉劝,兽兵即以掌批其颊,并持枪向之恐吓,某领事不得已,忍辱他去。又兽兵欲强奸某医院看护,某国医生向前交涉,竟被刺伤颈部。市区妇女强奸已尽,则又转向难民区搜捕。总之,南京妇女,自九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倘被捕获,几无一幸免。其年轻貌美者,或被敌官兵据为己有,恣意奸淫,或被迫允当随军公娼,种种惨状,罄竹难书。

4. 焚烧抢掠:倭寇在南京种种残暴情形传出后,世界各国,舆论哗然。驻京倭敌为掩世人耳目计,因挑选子(原文如此一编者)遗难民老弱百余人,排列一处,并派医生看护站立两旁,共拍照片,分送各国宣传,其手段之卑劣狡诈,殊堪发指。

南京的大悲剧^①

梅拉菲 著 咏平君 译

美国 Ken 杂志载有南京的大悲剧一文,作者名梅拉菲,在华二十年,为金陵大学教授,所云,皆系亲眼得见之事实,此文经咏平君译出,兹录如下:

日本军队的占领南京,其结果造成近代史上证据确实的大屠杀记录。二万男子,女人,儿童被杀死了。四个星期里,南京的马路上,泛滥着赤血。

日本军队,极力禁止这种屠杀消息的外传,一切与外界联络的交通工具都被切断了。新闻记者们觉得留在南京,无所事事,没有什么用,而且日本人不断压迫希望他们离开南京。传教士们为了前途,默不作声,这是聪明办法。日本人屡屡警告外国人滚蛋,自然,有许多外国人则离此地去的。我们留在南京的——十八个美国人和几个别国人,充分自知何以仍留居于此。我们的职务在平时和中国人常有来往的。

我们用无线电和其他通讯方法,跟中日军事当局商得同意,设立国际难民区。这区域包括美人创办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同金陵大学。我们在这些地方储存大量粮食与面粉,并雇用四百五十个中国警察维持秩序。

当南京被围之际,没有人劫掠或损害中国或外国人的财产,中国士兵买东西都照价付钱,对居民也极有礼貌。

十二月十二日,华方守军退却以后,大起恐慌了。中山路上拥挤着三里路长的士兵,难民及军火,一辆载药弹的汽车爆炸了。于是黄包车,汽车,卡车,也烧起来了,许多暴民喧闹着,把许多人挤入火焰。日本飞机低飞扫射,机关枪弹如雨般下来,杀人无数,老弱者无一幸免。

① 原文无标题,标题为编者所拟。

第二天我爬上一座荒山,远眺昔日繁华之区的火焰,烧得焦烂的尸体,遍地皆是,堆积起有七八尺高。

和平的,有秩序的,繁华的中国政府所在的南京,就这样完了!我们先倒老老实实的相信日本人的传单的话:“好好留在家里吧”他们这样说:“日本人会帮助你们恢复和平的。”然而,事实上,那毫无保护的中国人住宅,度过四礼拜的凶残透顶的地狱生涯。

当日军潮水般奔入南京城时,我们去见他们,并向其解释国际难民区的性质和目的,得其同意,并且说照顾说军队缴出军器亦准其居留,不予侵害。这消息立刻遍传全城,片刻后我们收留到我们区里的男人儿童,检收其武器,真个忙得不可开交。有些人还请求只把武器交给我们。后来我们何等懊悔我们的保证呵!

我亲自看到日本人侵入政府机关,射死那因他们走近去而逃走的中国的老[百]姓。奔逃的人就得吃枪腿,仿效日本人行动的人,就得枪杀。日本人看到中国苦力商人学生的恐怖的面色,洋洋大笑。这留给我一个深刻的印象——魔鬼聚宴。

中国人家里的所有女人都被强奸了,如有抗拒,就吃刺刀,即使老至六十岁幼至十一岁的女人,无一幸免。这些女人,都在南京十二月阳光之下,被剥得赤裸裸的公开的干。有的四肢都被割断了。远听门户洞开的屋里传来的女人的惨叫声,令人毛发悚然。

第一天国际难民区算没有被侵犯,可是第二天晚上,来了大批日军,强力进入难民区,环聚所有的男子儿童,加以检查,带走了许多百姓及少数军人,这些可怜的俘虏者,四五十人连成一串,被牵走了。数分钟后,我们只能听到一串机关枪声,拿去了那些青年学生的生命,我替他们讲书已有许多年了。

十二月十六日起,奸淫抢掠开始了,狂猛之至。有一百多个女人——有几个是金大女图书馆管理员——被攫走捆载汽车而去。有些女人一看见日本兵就回身向另一条街拼命逃避。我们另外聚集九十一个女人,独处一室,免被侮辱。那一天,难民区内有五十名警察被抓去枪毙了。当时有一位美国人向日兵解释,他们是受私人雇用的,吃了一个巴掌,面颊通红。

两天后全城各处都起大火,日兵杀完一家人后,公开的将那家房子火焚。难民们——即使是在我们区内的,他们所有的每样东西,衣服,燃料,被铺,都被抢个精光。就是一点点污辱的粮食,也被日兵拿走。死来对付一切的人。

我们打算向日本军队高级将领请求维持秩序。但是没有一个日将领懂英语会说英语的。十九日日本大使馆答应早日恢复秩序,并贴布告,说要保护外人财产,但完全被日兵扯去。成群结队的日兵,日夜进出中国人住宅,差不多十多次以上。美国人房屋上插的美国国旗也被扯毁,当着你的面。

随处可以看到躺着的肿胀的死尸,成群结队的狗从这死尸爬到那个死尸身上去。臭气难闻,令人作呕。中国红十字会卫生队打算埋葬路上的死尸,但是所有的棺材被日军夺去葬“胜利”的日军尸骨。红十字会的工人被杀死了。他们的尸体跌在他们所要埋葬的死尸身上。

十二月二十号,经过向日本使馆第二次的讲求。使馆侍从武官答应我们,有十七个日本宪兵要到南京来,秩序即可恢复。十七个宪兵与五万个疯狂吃人无所不为的士兵!何等滑稽可笑。

圣诞节的晚上,南京最热闹的一条街太平路起火了,我坐汽车去看。穿过火焰,跳过烧焦的死尸,只见日本人手里拿着火把,将商店的东西搬上汽车后,就用火把去点着那家商铺。

那夜来了三个日本宪兵,来守护难民区。他到后,挑选了最舒服的地方去睡了,半夜里,一小队日本兵,爬进了围墙,用刺刀杀死看门的中国人,带走了三个年青女子。

五十四个被雇用的汽车夫,四十三个被杀死了。圣诞日日本军事当局找人开汽车,告诉他们说汽车夫是他们的兵杀死了,真觉得舒服。

当日兵大屠杀进行中,日本飞机散下传单[单],说“一切中国良民回家者可得衣食,日本人愿为不受蒋介石愚弄的中国人之善邻”。传单上还印着一个日本兵抱着一个中国小孩,他的脚下跪着一个中国女人,感谢他的赐予。

有数千人离开难民区回到他们残破的家里去,那是传单散下的第一天。可是第二天早晨发觉惊人的错误了。母亲们都被剥光衣服,他们的

儿女在旁痛苦,家家都被焚毁了。据难民区主持人的估计,至少有二千个妇女被污辱。

三天后,一只日本商船从上海开到南京,船上尽是日本视察员。他们立刻雇人把主要街道的死尸清除。

除夕晚上,日本使馆派人来找难民区负责人谈话,说明天要开纪念会。一切难民都要持日本旗游行,并拍电影,以示华人欢迎日军。

渐渐屠杀减少了。今年三月,东京政府向世界广扩,“南京很平静了,日军赡养三十万中国难民,他们对现状很满意,大恨蒋介石军队。”

鬼离的日军在南京奸淫掳掠

(1937 年 12 月 23 日)

上海英文大美晚报

(上海英文大美晚报十二月二十三所载房译)一文云:

从上海发□□□□□□□□□□的电讯中，暴露了一部份日军在华“应征军”的纪律的崩溃状况，其恐怖较过去中国盗匪抢劫村舍时的行为还要厉[厉]害，这个事实已经使美国的一般舆论和华盛顿官场，发生深刻的印象。

电文中称，“奸淫掳掠的暴行使日军的进占南京成为国家的一个耻辱，”同时大家都相信巴纳号事件及芜湖事件是出诸桥本上校的直接命令。桥本上校是日本“二·二六政变”的主动者之一。

对于目前这种情势,纽约时报的驻沪记者发出了三个问题:

第一,在南京的暴行是不是出于任何一部份高级长的命令?

第二,假若不是出于命令,那末日本军队是不是确实地失去了管束?

第三,假若日军已经失去了管束,那末纪律能否恢复,同时对于轰炸巴纳号及其他供[攻]击外船事件,和在南京的恐怖行为的发施命令的人将否予以适当的处罚?

尤其是桥本,据说他在二·二六政变之后,就被撤职,退居后备役之列,一直到今天[年]初秋的时候,日本因为派遣了五十万大军到中国来而需要将校,这才将他重新起用。

有一个电文说：“在一般较为保守的军人和政府中的不安的心理，也渐渐增大了。假如现在的情势继续下去，而桥本不受至少和□□大将同样的处分，那末各国都要仿照罗斯福总统的例子，以一切抗议直接向日皇个人提出了。”

桥本这种利用政治权势来保障个人地位的方法对于军队各级官兵中的纪律发生绝大的影响,连小兵都看出其中的情势而采取一种态度:假若高级长官可以任意而不受处罚,为什么我们不能奸淫掳掠呢?实际上,纪律的崩溃和南京的暴行就是起因于此。

讲到“成为国家耻辱的”在南京的奸淫掳掠的行为,纽约时报说:“屠杀了无数被缴械的俘虏和平民,女的和小孩。”

纽约时报记者说:“日本素来是以武士道精神自豪的——这种精神现在是扫地了”,因为进占南京的日军行动“连中国盗匪打劫村舍的时候都不会有的,而军事当局坦然这种骇人的事实是无法掩饰的。”

许多美国和德国的侨民都亲眼看见首都这些事,而在他们星期二离京来沪后,日军的暴行显然是较前还要坏。

一个电文说:“在星期二和星期三,各式各样的兽行简直罄笔难书,写出了恐怕要沾染了纸笔。”

日军很久不让任何外国人到南京去,可是本来在那里的人设法将这些骇人听闻的事告诉给外面的人。

当各种证据都齐备了的时候,日本的占领中国的首都,非但不能给日本加上一点光荣,反而给日本加上了一页日本人永远要后悔的历史,因为这简直是禽兽都不如的罪恶。”

据说官长并无阻止之意:“反而惊讶地承认”实际的情况比世界已知道的还要坏。

至于扬子江事件,时报上说:海军的飞机并非以上海或航空母舰为根据地而是以太湖为根据地,并且奉到了与陆军合作的命令。

在十二月十二号那天,在早晨,据说他们奉到命令,轰炸南京芜湖间的江面上所有的东西。那些飞行员糊涂起来了,然而上面叫他们做去,结果就是这件全世界都知道的事。

电文总结了一下说:“当日本还被认为是东亚的法律、秩序和正义的代表的时候,它对中国的举动,虽然过分,还有许多可辩的地方。但是在占领南京之后,有了这野兽行为在那里之后,无论中外支持日本大陆政策的人只能愕然地站开了。”

电文中以为当这件事传入内地的时候,将使日本的对华政纲受到最严重的影响,迫使任何中国政府都不能再和日本有和平的余地,有一点声望的中国人,愿意和日本合作的,都要吓得走开了,日本只能和那些“无品无行”的人混。这种恐怖将使千百万逃往内地的农民永远不敢回来,将那些区域变成既无居民又无生产的鬼窟。

沦陷后之南京^①

李克痕

【此文已被史料集收集，此处从略】

^① 此文已收录，详见《南京大屠杀史料集③——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此处从略。

血泪话金陵^①

林 娜

【此文已被史料集收集,此处从略】

^① 此文已收录,详见《南京大屠杀史料集③——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悲惨的故事^①

张 君

据二十七年三月十三日由南京逃出之张君云：

倭寇是去年十二月三日(原文如此,应为十二月十三日——编者)进南京城的,在南京未失陷以前,城里就先混乱了,处处发生抢劫的事情。实际上在南京只打了两天激烈的争夺战后,日寇便很顺利的用三百步兵由光华门水西门进城了。相隔六个钟头后,又才有了三千寇军进城。十四日寇的大队多人才正式占据了南京。日寇进城,首先就是抢劫可吃的东西可穿的衣服,因为他们的给养早已是断绝了,他们困敝不堪现象,有如乞儿一般,但其奸淫掳掠情形,则为历史上所未有。

惊人血债:这笔血债是谁也算不清的。

日寇初进城的两天内,凡没有在难民区里的同胞,无论老幼,女的被强奸后杀死,男的呢,不是拉去做苦力,便是死在他们的刺刀下,或一批一批的死在他们的机关枪下面,没有一个幸免。人命之贱,真比蚂蚁不如。就住在难民区里,也不能保全他们的性命。在日寇进城第四天,(十二月十六日)举行了一个大检查,难民区也拉了无数青年人出来在广场上,极惨酷用机关枪扫射。

在这儿,有这样一个悲惨的故事:

当我们退却后,有七百多没有退出的兵士,国际委员会去自动的解除了武装,还有一个一千几百名警察也在司法行政部自动解除武装。日寇进城后,不顾国际公法的限制,便强迫国际委员会交出这将近两千的兵士和警察,拿了排在下关江边,有怡和码头,直排到海军俱乐部,排好后使用机枪扫射,死尸掉到江中,江水为之染红。这两千人中,只有一个躲到轮渡的下面,算是逃脱了死。他事后亲自到国际委员会中去作了一

① 原文无标题,标题为编者所拟。

个详细的报告,日寇进城后先要杀的是兵士。人们没有一个敢在街上走一步,只好躲在家里等死,而死也很快可以临在他们头上。日寇可以任意的来每家检查,只要认为你像一个士兵或者查出一点似军用的东西,你再也躲不过他的刺刀或枪弹。当检查时有钱财或稍可值钱的东西便会被拿走,也许生命可以免得一死。若是一点可以拿走的东西都没有,而又交不出“花姑娘”时,必会立刻杀死你的。在这种情形下,至少死的人命在五六万以上。

南京失陷时情景

——访江阴要塞司令部政训处长廖新栅君

某记者

江阴要塞司令部政训处长廖新栅君，南京失陷时不及逃出，困居数月，于二十七年三月间方脱险赴汉，某记者往访之，据云：

十二晚江宁要塞参加紧急会议毕，回司令部，召参谋处长及政训处长，要事接洽，廖见司令已将领章符号揭去，即知情形不妙，旋即知果系通知撤退，当即准备摩托车与大卡车二辆。廖因过去经验恐摩托车无掩蔽较危险，遂乘卡车，出发时摩托车前导，卡车随后，卡车笨重行动迂缓已觉落后，行至某路口汽车拥挤，摩托车车身较小从间隙穿出，卡车被阻，失去联络，因通行证在乘坐摩托车之司令官身上，事实上纵交通不受阻塞亦无法通行。廖此时遂弃车步行至山西路口遇三十六师宋希濂部队架机关枪与路口禁止通行，不得已绕至小路铁道部前面，又遇同样警戒不得通行，又绕道小径至海军部前，仍遇武装拦阻。此时迎面来一群人，传从下关折回，闻知前面挹江门亦有军队把守，挹江门外尚有三重警戒。廖觉无通行希望，亦折回，拟往难民区躲避。路上，捡的[得]人民服装，随即换上。前行遇一老人，服装粗野，廖恳切要求，商得同意紧随同行。俄枪声炮声密如连珠，敌军已冲进城来，沿途扫射搜索，后枪声渐稀，敌军已大部入城，迎面来一敌军官查问老人，廖此时心惊胆怕，紧贴老人身后。敌军指问老人背后之青年，老人在膝前作手势意谓系其子，遂放行。老人恐危及自身不允追行，廖急行至难民区，看看身上衣服及贴身绒衣均不似难民决意脱去绒衣绒裤并将外面衣服破几处，无奈天寒衣单难受。适迎面来一化子，廖出十元要求购买化子身上之棉衣，化子首肯。廖因情形急迫，出五十元购得破败之棉衣，找到住处躲一天，又打算走出难民区，设法离开南京。出门即遇一队拉笨重器物者，见廖年青又喝令代拉，拉至地点，已筋疲力倦，放回。途遇敌军令一队老人挑青菜，见廖年青又令代老人挑菜，后来又替马夫牵马，牵到下关又令扛枕木

修铁路,目击力弱不胜劳动者,被刺刀刺死路旁,为状甚惨。困居南京数月,目击暴敌行为,不胜枚举,从此得暇,当详为笔录。闻南京失陷后,城内外被敌军杀死者,将在十万左右,我军十余万不及退出,大部牺牲,逃出者占极少数。与廖同时逃出者,有一汽车夫称渠当敌军举行难民登记时,前往登记,敌见形迹可疑之青年,喝令站在一边用卡车押至下关海军球场,该汽车夫亦在被押之列。下车后又来数卡车装铁丝及洋油,即用铁丝围住此数千青年,有能开汽车者前来试车,又有二青年汽车夫走出试开,结果完满,遂留下此四青年。其余烧上洋油点着起火,活活烧死,哭声震天。此四汽车夫在旁目击当时情形惊骇发呆。敌人此种集团惨杀之手段,毒辣已极。望全国同胞认清合群团结,一致反抗暴敌,不然,一旦被其征服,纵有四万万五千万之众,无须几多洋油铁丝,即可围困烧死,顷刻把全民族绝灭净尽,绝子绝孙,个人家实产业随化乌有,欲自私自苟存亦不可得矣云。

铁蹄下的南京

祝 成

当一群野兽——杀人,进城的那一刹那,为要发泄他们的兽性,在中华路一带大肆放火,本来我团军队早已在十二日晚退完了,可是敌人的枪炮声,还在不休停的放着。因为国际委员会不能保险,难民区紧张起来了,当时一般难民都恐惧敌人的骚扰,尤其妇女藏的藏起来,有的把脸上化装,想尽一切方法避免敌人的残暴,谁知五六十岁的老太婆与十一二岁的小姑娘都不能幸免呢!本来住在南京的人,多数早都准备离开战区的,而成千成万的人又哪有船去搭载呢——何况首都的南京,每一个都存有不放弃的心理,谁知十三日浩劫降临了!“支那兵”,“支那兵”,砰!砰!活生生的人立刻倒毙地上,只要是年青的人,就是这样两刀一枪的杀死,来一群去一群翻箱倒柜的找“支那兵”,我身上所带的一只表几张角票也被所谓“皇军”搜去了,我同屋被难的妇女,也被抢去四五人,内中有母女二人,可怜的小姑娘年龄还只八九岁,也去做敌人兽欲的牺牲者,直到晚上才转来两人,由人丛中知道其余两人被轮奸后,睡在防空壕内动弹不得,小姑娘因为叫喊被杀死了!

一到晚间,城里四处都在起火,起火原因完全是敌军开玩笑似的,他走进屋内当然在找姑娘,可是没有就将房子里的木器搬来烤火,一直燃烧了房子才走。所以自去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失陷至今年一月,整个南京城天天都这样烧着,中华路的房屋也烧了十分之九,就是西人建筑的青年会也被烧焚。街上虽然可以走,要受敌军无数的搜查,只要青年体壮,就认为是支那兵,拉起去凑上几百人,就整批运到南京城外的煤炭港用机关枪扫射死,沿街摆满了死尸,横一个直一个躺着地下,我为了看看自己的房子不得不冒险走,在南京住过的就知道,邻近上浮桥新桥一带都是很狭的小巷,尽是一些住宅,可是在敌人残暴的毒爪下,已成败瓦颓垣,劫后余×了!走进自己故[住]的故居,简直找不着路走,费去许多力

才爬进自己的寝室,呈现一幕使人骇异的惨状,床上躺着一个死尸,衣服已被撕破,衣上血迹斑斑,左手还抓紧床边的椅子,经我仔细查看他是同街住的一个烧老虎灶的中年妇人,显示遭敌军轮奸致死的,房子里的东西都没有,街上有时可看见一两张标语,什么“皇军怎样”这些宣传的标语究掩饰不了铁般的惨痛事实,他们简直是一群“兽军”。还有更惨酷的手段,在孝子坊附近的妇女,奸淫后再用刀戳死,全身赤裸裸摆在街上,一个还栓[拴]着一手一足挂在电杆上,在湖南会馆附近更加残毒,五个女尸都是被兽军轮奸后杀死的也是赤裸裸摆在街上,其中两女尸的阴户还插有尖刀,真是惨不忍睹!

在今年元旦,傀儡剧登台扮演! 敌军强迫难民鸣放火炮,悬挂五色国旗,否则就戴上游击队的头衔,送往江东门外监狱处死。正午伪组织在鼓楼开演了,南京伪自治会的委员长是陶逆宝庆,他系南京第一个大流氓。开始在台上诵读宣言,自然当汉奸的人要颂扬他主子的伪道义,出卖自己祖国的,免不了什么中日经济提携,一类的话。其次敌人的各种人物也登场来褒扬一下。总之,兽军铁蹄下过生活的民众,是受这般傀儡的玩弄与欺骗的,在南京失守前,这般汉奸已经准备好的,否则陶逆宝庆有几十万的不动产为何不逃走呢? 伪组织一[以]下又分区,所谓区长都是一群小汉奸,他们真弹冠相庆!“禽你妈,革命军,革你妈拉皮,革命军初到南京我就知道他不长久,因为他不成正果是不是?”这是一六十余的老奸讲的荒谬话,他新任伪第二区区长,但是她家的媳妇及孙女不久都被兽军奸淫过,伪组织的唯一任务,就是给兽军找姑娘,几个所谓委员长终日忙于此事,兽军每天要五百名,违命就得吃耳光,伪警察厅长王逆在会议席上就因此类事被敌人特务机关长打两个嘴巴。至于难民区的生活,真比猪狗不如,一般难民的住房,全是过去委员部长的公馆,自然系十分漂亮的洋楼,可是一间灶火间也要住十余入,晚上臭味熏人,白天由于十几处的烧饭,满屋充满烟雾,一般难民的生活有钱人自可勉强维持,留居南京的有几个是有钱的呢? 因之,许多难民都吃粥,甚至于有些还吃包谷粉呢?

我在担任巩卫挹江门的防务,十一夜十时始闻撤退令各部队都在高呼集合部队,营长殉国由余暂领,部队须赶快由挹江门退出,防天明敌机

轰炸。城门只中间开着，门内成了军山军海，军纪无法维持，均求争先出城。还有车子箱子堆塞门中，门侧一深坑内被压死许多人，有的手榴弹爆裂，棉军服燃烧，炮弹跟着爆炸，我奋力从人背上爬出，几被扔下深坑，适一骑兵跃过，才奋起攀紧马的缰绳，才仗马力跃出城门。白茫茫一片长江，没有一只船，江边拥挤成军山军海，有许多人渡江，多葬在江心鱼腹。本团的团长团附营长五人全淹死，有的在岸上自杀了！我们为了保全性命，为国家努力，只有化装进城，想尽了千方百计藏匿在老百姓家里。自军政部经挹江门至江干，路旁堆满了武装同志的尸身，雨花台更多。在南京城化装藏匿数月，二月内才逃出，自己[己]决再以重生的身体，重为国家社会服务。同时更切望后方的同胞，想着敌人的暴行，在各人的岗位上加紧为死难的同胞与将士复仇而努力！

南京脱险^①

——访江防司令一伙夫

某记者

据江防司令一伙夫自南京脱险后向某记者云：

当我们仅余的要塞人员，退出江阴时，他随着江阴区江防司令部的一队伙夫，坐着一条民船去了。因为是在夜里或且还有水流的关系，这只民船，竟会驶到下游，靠近敌的阵地，天亮发觉到，赶忙往回向上再开。那时候萧山黄山已经给敌人占领去了，敌人据南岸的炮台，不断向江北岸轰击，不幸得很，那只船竟中了敌人一弹。船将沉了，我在冰冻的气候中，游泳上北岸，在岸上伏着，敌人的炮火息了方才起身。我眼见所有的伙伴，尽皆沉落。匍匐赴一小镇，在该镇遇某长由某带同赴京，仍在江防司令部服役。不久南京又发生战事，不料于十二月十三日那天敌军搜索二千多个我们不整齐的士兵，还有老人小孩和老百姓，我是其中一个，接着一个穿海军装的军官，向群众演说，我听不懂敌军官说些什么，后来有位汉奸，出而通译。大意说是中日民众应如何团结，并劝大家以后勿再当兵，各自归商务农，接着敌人一声令下，驱大家走，我们只得结队走了。走到水西门，看见该处早有敌人架机关枪于两旁，不一时便令停止行进，机关枪扫射矣。可怜几千无辜同胞，就此结束性命。在积尸累累，鲜血奔流之下，我因装死在死尸底下，不曾丧命，敌人亦恐有活人存在，逐一检视，并以刺刀乱戳，我因此身受三刀，因为一身流血，全身陷于昏迷状态，故虽受刀刺，仍未觉到痛苦。一小时后，日兵退去，少数卧地兵民，受伤而未死者，遂渐次起立潜行。我与其他部队士兵三人，在坟冢旁稍事休息，嗣因其余二兵肠脏脱腹而出，伤势奇重，不能再走，乃独自行走。因恐为敌兵碰见，昼伏夜行，历尽苦辛，幸脱出险境。一路男女尸首，到处皆是，若辈皆我同胞牺牲于敌人兽行者……

① 原文无标题，标题为编者所拟。

如此江南^①

沙溯因

【此文已被史料集收集，此处从略】

^① 此文已收录，详见《南京大屠杀史料集③——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二十七、《沦陷区惨状记》(第四册)

(1938年1月1日——2月10日)

孙俚仁 编

首都沦陷以后之惨状

(1938年1月8日)

来自南京之一外国人

香港消息：顷据来自南京之西人某君对英文星期报记者缕述南京现状甚详，兹节译其谈话如下：

南京自沦落日军之手后，其中情况，虽或未能见诸报章，然而南京居民，耳闻目见，尽属悲惨之事，南京殆已变成极度恐怖世界。十二月十三日日军先头部队闯入了南京，沿路搜杀，见人开枪，街道尸体积叠成坵，血迹斑斓，日军之凶暴，或因彼等进犯南京时，屡受挫折，是故闯入南京，即大肆屠杀，藉以泄愤也。然而其残暴行为，尤甚于未开化之野蛮民族。当日军入城之际，市民纷纷迁避，难民络绎于道，入城之日军，即排列成阵，开枪扫射，难民纷纷倒毙，而互相践踏以死者数亦不少，老弱妇孺，哭声震天，大屠杀之景象，至足骇人，虽属铁石心肠，对此亦不禁掩面不忍睹也。

继先头部队闯入南京之日军，约在二万至三万人之谱，彼等入城后，城内状态益形紊乱，日军纪律极坏，一若野蛮时代之战胜军队，横行无忌，而统领之长官，亦取放任主义，毫不约束。日军入城后之第一步工作，为搜杀华军，中国军队自动撤退南京时，尚有一部分受伤与未及撤退之士兵，退至“安全地带”，并有在城外各僻地躲避者，彼等多已解除武

装,然彼等仍未能免难,一被日军发觉,非被枪杀,即以刺刀刺杀。日军杀戮士兵后,即埋诸城外壕沟中,其中有已死者,有尚未绝气者,堆埋坑中,重叠如沙包。除搜杀华军外,日军对于非战斗人员之平民,亦加以杀戮,尸骸盈野,血流成河,庄严瑰丽之中国首都,在日军蹂躏之下,殆已变成荒凉满目之鬼墟。居留安全地带内大使馆之外侨,对于日军残杀市民之行为,目击清楚,其中有极度惨酷而非笔墨所能形容者,目睹惨状之外侨,无不咋舌,摇首太息。

使馆区经划为安全地界,日本飞机亦在是处投弹,一般难民,多走入安全地带避难。然而安全地带并非绝对安全,入占南京之日军,并不因该处系属安全地带而止步,而避入该处之华人,仍属未能免难。安全地带区域中,有少数华军,事前已经解除武装,而得国际救济会许可,暂行避居安全地带,但终被日军闯入拘去,全数枪杀。当日军拘捕此等华军时,驱出界外,皮鞭刺刀交加,惨无人道,甫出界外,即以机关枪扫射。更有惨者,则于未枪杀之前,先以刺刀突击头部及刺挖肢体,使其饱受痛苦,然后始行杀戮,刑法之残酷,只野蛮人始忍出之。日军且包围安全地带中之某医院(按:系指鼓楼医院),禁止外人与医院通信息,并禁止粮食运入医院,院中受伤难民,其境遇如何,未有确实消息,日军并以武力劫掠医院之仪器家私,以及医生看护之财物,恃强凌弱,横行无忌,然在日军铁蹄之下之民众,实属有苦难伸,敢怒而不敢言。

据社会名流外国人士称,彼等确曾在日本军官及士兵住宅见有中国妇女。由此可见日军抢掠妇女之说,并非污指,日军对付抗命之华妇,皆以刺刀柄敲其头部,多有不堪敲击晕厥者。据报有一华妇,双手被日军用绳反缚,然后用皮鞭乱打,直至痛楚难堪,晕厥倒毙云。

性欲狂乱症与敌军在华暴行^①

密勒氏评论报

编者按：

密勒氏评论报□性欲狂乱症与敌军在华暴行一文云：

不久以前，字林西报的一位通讯员，由徐州寄来一封电报，中间说起：“日军在各地残酷侮辱妇女之种种惨况，现已获得极端正确报告”，这位通讯员说，在日军占有各区中的妇女，靡不惨遭日军暴行，这里也就是为什么中国人民决意抗战到底的一大原因。

上海的报纸上几乎时常可见此种被侮辱的消息，牺牲者当然都是中国的妇人女儿，据说有一次牺牲者是外国女儿，此事好几天来在上海虽私下传说甚盛，但并无一家外国报纸登载此事，一星期前《大陆报》曾登载过一则新闻，谓有向在虹口日本织物厂做工的十六岁中国女工一名，蹒跚步行至杨树浦捕房，报告伊受两名日军奸淫云。

关于日军在占据南京后所施之种种奸淫掳掠的行为，也不庸再来叙述，上海各报及国外报纸均早有记载据，在南京亲眼目击此种事件的一个德国人报告，南京妇女遭受日兵蹂躏者，为数至少达两万。许多女儿都是未成育的孩子，有两次证据确实的案子，是日兵强奸老妇，一个七十二岁，一个七十六岁。

据另一可靠报告：自日军侵入南京区后，该处在十六岁至五十岁间的妇女，至少有百分之八十遭日兵所奸淫。

据华北外人报告，冀晋两省日军在达一处城镇后，其第一要求，就是女人供给，因此若干地方的中国人，只得从外间输入妓女以资应付。据说甚至内地的外国侨民，都在设法帮助建立妓院，藉以教育救济他们的华籍女友及他们的中国朋友的女性家人，免致为日军所蹂躏。

① 原文无标题，标题拟[为]编者所拟。

因为美国报纸的过分谨慎,日军在华的这种行动,很少详细刊布,而且有时即便印了出来,人家也不很相信,许多在华的外侨,都接他们美国朋友的来信,询问这种消息是否真的,通常都认为记者故意夸大,即使不是完全捏造的话。有一个朋友曾经匆匆到过远东一次,大约在日本很受了一些富腴的招待,因此他写了一封信给他在上海的一个朋友,探询象日本人这样温顺有体的人民,怎样会犯这种兽行?——屠杀平民,强奸妇女等事。

有人认为不久总有个人或团体出来研究日本人的性质,冀得决定何以一上中国的海岸就会马上恢复到中世纪时代的野蛮主义去?有人认为这是由于日本人的好酗酒,日兵的喝醉酒,常成为他们肇祸的原因。不久前,上海近郊刺伤某著名德医的,也就是吃醉的日本兵。

然而大部分日军所犯的性欲狂乱症,是有比酒更深的原因在的,同样,多数人相信日兵干这种行为,是由于他们上官的鼓励纵容。

但晓得日本人日常生活的人,就会认为日军在此间所谓“吉原”游廊区,那边的女人,确是男性肉欲的俘虏,妓院世界各国到处都有,但总没有像日本那样为卖女人进妓院是一桩有组织的光荣事件,而且卖女儿的爷娘,亦是受了钱而觉[绝]无愧色。

我们敢说凡是相当著名的写日本的书,总不会遗漏关于“吉原”一节文章的,这是一种女性羞辱的制度,社会上不仅默许存在,而且国家和省市政府还当笔岁入的纵欲行为。除了强暴这一点外,和□在国内时的性生活,并无什么大不同,目前的事实,证明日本男人在对待女性上——尤其是别国的女性上,尚生活在中世纪时代,他不过并不强奸自己的妇女,因为用不到。在每个城中,都有几千几百的女人,专供此种目的起见,维持这种制度呢。

关于日本性问题的种种,莫如彼国的报章杂志反映得最明确没有了。那边的出版物中讨论性问题的,比任何一国都来得多,日本新闻界的预算中,性的故事实占去了一大部分。

有人认为日本报纸对于性事件所以那样好兴风作浪目的,在使人民离开“危险思想”和在别国一样,这种方法,确是使人远离日常生活的一种有效手段,在日本报纸杂志上所以登载如许的性故事,不是正在为这

个理由吗?自一九二六年二二六事变以来,严格的检查制度消灭了日本所有的真实新闻,但报纸上却不得不印上一些同盟社以外的东西来充篇幅,因此他们就只好老是玩一套杀人性,以及别种“桃色新闻”。

外国人最初获知日本人在性问题性道德上的怪癖,要算是那家神户著名的,也就是不名誉的“神户性器公司”及其做出的著名“小册子”了。那个不记得他们在伪节欲制和荒谬的方单表上,用着奇怪混合的英文名字,来解释和美化他们出售东西呢?而且这些东西大部为卖给外国人的,这家神户性器公司以其华奢的霓虹灯广告,也是名闻遍宇了,日本当代生活中别种怪事,如果也是一样的有名,那么定亦得举世闻名的,下面几家东京报纸上的普通的记载,可以为这一般题目下个解释。

第一个有趣的报告,是松竹映画会社女演员们组织一个“处女协会”,该会宣言中曾说,“所有我们的会员,都是清白无垢的少女,但这并不是说非会员,就是不清白的,所以请不要误解。”但晨光(译音)映画社,亦不甘落后,马上组织了一个“处女俱乐部”,一位日本的编者认为这种倾向会发展下去,直至所有的电影公司,都充斥了自命的处女为止。

在日本举行防空演习的时候,吉原游廊区发生了严重危撼,因有整整四天要熄灯的,据报载嫖客们竟公然提出抗议,我们不晓得内阁曾否为此问题开过会议?但防空演习仍旧举行了。但另有一件血的故事,确实传到了内阁,且曾为此严重问题举行了一个非正式会议。

为各报用全页篇幅并插图刊载的这一故事,是关于一个女人的,她把她的情人勒毙之后,把尸身割成一块一块的,包在“风吕敷”(花布包袱)中,然后带着包裹经各处走了几天。

日本的报界领袖如《朝日》、《日日》等,每天都记载这种可憎消息,直到民众对之不再发生兴趣,此案始成为内阁讨论一案。

《日日新闻》曾刊载国下列一则新闻:

“昨日下午二时半,有服装典丽,年约三十之妇人一名,携有三味弦一支,适在本市(东京)龟户运河边小解时,为在附近巡查之巡警所见,巡警以该女如此大胆,即上前加以检查。

检查结果,始知该女实系男子所装,彼承认系一名流浪歌者,因穿男装时所得不能维持生活,故即利用彼之长发化装为女,结果,果然收入

大增。

捕获彼之警察，知彼系男扮女装，仍将释放，仅令彼下次须如妇人行事云。”

朝日新闻及其它东京报纸，曾将下面一则新闻闹得沸沸扬扬，谓有“男女浴客百余人，昨夜在东京花川户澡堂洗澡时，曾饱受虚惊，因该堂有男女侍者两人，发生热恋，拒绝离开浴堂，最后该男茶房竟在众浴客目睹之下，将女茶房杀死，随即自杀云。”

另有一则新闻，是讲一妒忌的丈夫，竟将其妻子之阴部割下，丢于井中。此外更有警察迫令女工赤身露体，俾彼等尽量恣欲，及大批男子，公然做其相公之买卖等。（其余例略）（原文如此——编者）

再讲到上海方面情形，英美两租借当局早已熟知现在有人在诱拐妇女至虹口。上星期字林西报曾刊有消息一则，谓有男子七名，以招募女工为名，贩卖女人至虹口为娼，现已被获，并救出被骗妇人十二名，该七人已被判三年至七年之徒刑。即在战前，大家晓得虹口一带的情况，比上海那一处都坏，在北四川路，从老靶子路到虹口公园日本海军营一带的房子，可称世界罪恶之首窟，在战争时已大部给烧毁，但现在又在打算重造。

二十八、《沦陷区惨状记》(第五册)

(1938年2月12日—4月29日)

孙俚仁 编

寇陷南京后之暴行

(1938年4月1日)

刘柔远

据刘柔远自京脱险抵湘谈话云：

一、城陷以前的情况

南京卫戍司令部和敌军正面的激战是从去年十二月四日发生的，原来敌军高级指挥官松井石根认定南京是中国的首都，是一切抗战力量的源泉，所以在进攻的时候，一面使用全力猛攻各要隘地方，一面对于部下发非正式的命令，准他们于城陷之后，自由搜捕“抗日份子”“中国兵”“中央军”，自由抢劫财务，奸淫妇女，战事初发生的时候，情势就异常紧急，九日以后，更是百道环攻，昕夕不辍。我们防守的军队虽然都在上海参加过几个月的纵横苦战，不免损失了些精锐，但是他们对于防卫首都的任务，却都是奋勇担负，未敢丝毫放松。光华门前后一共攻陷五次，第一次敌人用云梯攻入，我们随即将沙包填补缺口，将冲入缺口的敌人全数消灭，第二次敌人用坦克车攻入，我军于城外横切敌军，后面坦克车被我军截断，已冲入的战车，即失其作战力量；第三次敌人开掘隧道，我们用棉絮浸油，将侵入城基的敌人悉数烧死，第四次敌人用飞机炸毁城墙，第五次飞机大炮同时并用，摧毁的地面更宽，但都经过我们从城外抄击敌人的后路，从城内迎击敌人的前锋，使他们首尾冲散，以至于全部失

败。大概此项堵塞缺口,转危为安的工作,都是由司令长官于攻陷缺口时,迅速派遣得力部队,随机处置的。十二日拂晓,战事更形危急,最先是雨花台的主阵地,因为敌人用飞机大炮,将我们的工事毁灭无遗,不得已而放弃了,随后紫金山的第二峰也在同等情况之中失陷了,中华门和中山门也被敌军炮火相继摧毁了。午后五时秩序大乱,司令长官偕同副司令长官参谋长等改赴百子亭私邸,召集各部队长官举行会议,密示撤退电令,面授一切突围机宜,我便于此时奉派为本部特务队的临时指挥官,在铁道部到海军部一带地方维持秩序,这是一个很不容易达到任务的工作。因为卫戍南京的部队,由长官以至士兵,在未奉最高统帅退却的命令以前,谁也没有存过要突围出险的思想,所以对于退却的准备,是丝毫没有布置的,因为没有准备,所以撤退时的秩序,也是很难得维持完好的。幸而我军退却时,在枪林弹雨死伤枕藉之下,对于地方居民,仍没有骚扰的动作,留居南京的外人,实所目睹,这也是不幸中一件幸事。十二日八时以后,情势更形恶劣,司令部对面的交通部忽然起火,喊声大震,流弹密集,我知道任务不能完成了,因率部退去和平门,在煤炭岗至海军码头一带,冒险往返了十余次。我的衣服,被流弹洞穿了五个窟窿,我的士兵,有的冲散了,有的伤亡了,最后只剩了十余人,因为没有船只,无法渡江,正在进退维谷的时候,忽然有人传说,我军在城内开始反攻了,于是鼓起勇气,仍向城内冲去,眼看着已到了十三日拂晓的时候了,进城不到一二里路,遇见了素来相识的左先生,他很惊讶的问我:“你怎么还在这里,敌军已满布在前面了,还不快些改了装,同我到难民区去避难!”左君虽然是一个印刷商人,他与文化界往来甚密,有相当的知识,富于民族思想,他以为在全面抗战的时候能够救出几个青年有志气的战斗员,就算是他自己报国的一种方法,所以他千方百计的劝慰我掩护我。他又是南京人,地方上的情形非常熟悉,自此以后,我就在他的维持指导之下过了两个月的难民生活,最后还是靠着他的援助,取得菜贩通行证,冒充菜佣逃出了城垣,徒步走到上海,再由上海转香港而回到长沙的。

二、寇军屠杀的情况

从十二月十三日到十八日,是寇军大规模的屠杀期间,从十八日到一月初旬,是很细密很普遍的自由屠杀期间,一月初旬以后,是零星屠杀

期间。在第一期间以内,寇军牵引着成千成百的民众,到宽广的地方去执行枪决,是一种触目皆是惨剧,自朝至暮,也不知要发见多少次数。在第二期以内,街头巷尾到处是难民的死尸,无论是壮丁也好,老弱也好,寇军看见了,只当他们认为有充当战斗员的可能,或是有财物可掠,或更有他项情况触发了他们的杀心,提取刺刀,就完结了这人的性命。到了第三个期间,寇军的残暴行为略为减少了。但是遭毒手的民众,还是时有所闻。综计南京被屠杀的难民,至少也在五万左右,这样毫无人道的惨杀,引起了全世界的愤怒,激动了倭寇同盟国的非难,敌人的屠杀行为,却早在我们意料之中,因为我们早就知道敌人是残暴的,是最富于破坏,最无人类同情的,我们不期望他们的宽大态度待遇解除了武装的战士,我们也不期望他们能保全避难的普通民众,我们所最痛恨所最不可解的,不是敌人屠杀的行为,而是敌人屠杀的方式。换一句话,以愤恨的心理施行屠杀,是残忍民族所同有的,以快乐的心理施行屠杀,将他人宛转呼就求死不得的情态,为自己赏心悦目之事,是卑怯民族所独有的。我在十二月十三日避往难民区的时候,中途见了一批被捆绑的民众,大约有一千余人,有的穿西装,有的穿长衫,科[裸]头赤脚,有的是尚未成年的童子,敌人将他们散开,用机关枪四面扫射,我当时忘却了自己的危险,停了脚往前一看,枪子落到被屠杀者的身上,大概都是着了火,烧得手足乱动,呼号震天,我当时以为这必是一种特殊的枪弹,后来打听清楚了,才知道这些被屠戮的人民,都是先用石油淋透遍身的枪弹触着石油,自然发火。敌人又故意瞄准了部位,使枪弹不从要害地方打入,以致于慢慢的着火,慢慢的烧死,这是何等的惨毒的杀人方法!又有一次敌人将一群的民众缚了手脚,投入一个很宽广的塘内,然后向着他们抛掷一个小炸弹,登时血肉横飞,肢体冲入霄汉,寇兵见了无不拍掌大笑,引为至乐!又有一次,敌兵将四个壮丁,赶到防空壕里,用手榴弹掷去,三个人立即炸成了粉□,第四个因为敏捷些,走向了壕内的另一端,没有炸死,候敌兵去了,方从他端的壕口逃出,这件事也就是他事后说出来的。又有一次,敌兵将一人浸入污秽的塘水中约半分钟,又将他提出后,复浸入,如此循环动作,使这人受尽无量的痛苦,然后气绝身亡。类似此种的杀人方法,形形色色,尚不知有若干变幻,这是稍有人性的人所忍为的

吗？寻遍一部中国历史，只有王敦好以杀人为下酒之方，寻遍一部西洋史，只有印第安人种，当白人初到美洲的时候，好用一切残酷方法杀害白人，故白人异常震怒，誓以灭绝印第安人为职志，不料自命为“皇军”为有知识的倭寇，其残忍的天性，竟超出印第安人之外，这真是人类之敌，也是全世界文化之羞！

三、焚烧奸淫的情况

除公共机关可为寇军屯驻地场所以外，繁盛的地方，大都是焚毁一空，而尤以中华路太平路为甚。敌人表面所持之理由，是肃清“抗日份子”，但实际上他们第一是藉看焚烧房屋为他们抢劫财物之资。他们知道太平路中华路，是南京的精华所在，他们也知道一切货品，多半是没有迁徙罄尽的，所以特别光顾这两处地方，第二个焚烧房屋的原因，是他们缺乏煤炭，风雪严寒的时候，往往毁烧门片窗格板壁，为他们御寒之具，有时他们闯人民宅燃火取暖，事后他们忘记了一切，扬长而去，留下火种，以致于发生火灾，延烧甚广，这也是起火的一个大原因。敌军的贪鄙淫乱，尤其是一般人所料想不到的，初临城时，他们都在垂涎于难民区，以搜查“抗日份子”为名，三五成群入难民区，任意蹂躏，每到一户人家，除将壮丁抽去外，其余老弱男丁，都勒令他们聚于一室，不许乱走，见了妇女，无论其年龄之大小，面貌之媼妍，只要在十岁以外，无有不遭他们奸污的，对于财货，最初是抢掠金钱，渐次抢掠衣服，渐次抢掠器皿，最后什么都要，极破烂的桌椅，年久朽坏的车辆机件，以及废铜废铁，都是抢掠的对象，自己不能搬运的，就要难民替他们搬运，搬运得不合意的，也许以一枪了结之。最奇怪的是他们进了门，首先检查人家的便桶，也许是因为他们得了报告，贵重物品多半是藏在污秽地方的，他们在街上遇得了难民，首先要他们脱鞋袜，检查“抗日”证据，也许因为他们发明了鞋底袜内是一般人藏匿钞票之所。总之他们的贪鄙是破天荒的，他们满足本身欲望的方法，是想入非非的。至于他们的奸淫行为，报纸上已有不少的披露，用不着我再来叙述，这里只有一两件事情，值得我们的回忆：有一次敌兵三名，挟着三个妇女，在某条街上行走，有两个妇女狂呼救命，第三个较有智慧的妇人，欣然色喜的跟着倭兵一面走，一面说道：慰劳你们是我们应尽的职责，可笑这两个不知趣的妇人，竟这样的乱哭乱

喊,到[倒]不如把她们放走,让我一个人来慰劳你们,岂不格外省事,格外有味么!倭兵颇以为然,此时就将那两个妇人放走了,及至走到难民救济会的门前,这个妇人,突然夺过倭兵的刺刀,向自己颈上一刺,立时流血倒地,救济会的人们出来援救,倭兵飞也似的跑了。又有一个妇人,因为种种关系,未投入难民区,倭兵到了他家,多方压迫,前几次他应用自己的聪明,把他们都打退了,后来她知道情形紧迫,终久[究]是不能免祸的,她就穿带得齐齐整整,倭兵进门以后,异常高兴,她却不慌不忙,拿起一枝笔在纸上大书“日本兵”三个字,倭兵见了更加欢喜,越发凑近一步来看,哪知她又继续写了“是禽兽”三个字,面不失色的将笔放了,如是倭兵大怒,将他[她]乱枪打死了。可惜我没有将她的姓名打听明白,这也是值得宣传的。

结论

综计此次倭寇陷了南京,表面上是他们踌躇满志的时候,其时我看他们是得不偿失的,他们失去了国际间一切的同情,还是小事,他们暴露了自己许多缺点,却是一件至有关系的事情。我们从前觉得他们不足畏,这种判断不错,现在更显明的证实了他们的无纪律,无秩序,固然是将来致命之伤,但他们做事之不精细,动作之欠沉着,也是他们不可救药的毛病。即如他们天天屠杀战斗员,我经过他们无数次的检查,却都没有发现我的破绽,他们以为手上有茧子的是军人,我是手上有厚茧,但头几次被检查的时候,我乘他们不提防,悄悄走到已检查过的人群中,就躲过了;最后一次检查,刚要轮到我身时,忽然看见一个妇人,他就一切不顾的去追逐她,这不是异常疏忽吗?某天我空军前往南京轰炸,其时南京城内忽有中央军反攻入城的消息,难民区内家家都撕毁日本旗,喜形于色的等候,而一班倭兵有赶紧剃胡子的,有忙着换便衣的,仓皇之象,令人发笑,这不是举动不沉着吗?再谈到倭军的战略,亦颇拙劣,如果围攻南京时,他们由溧阳进攻的部队稍缓前进,而先将兵舰开入南京江边,再令屯驻芜湖一带的倭兵向前推进,俟其达到一定地点,再推进溧阳方面之军,如此四面合围,则陷城的时日,虽然稍迟,而我方卫戍部队必难突围退出,从前曾文正攻取南京,其战略大致如此,而倭军不能见到,亦可谓浅陋之至。总而言之,倭军除着器械优越外,其它一切的一切都在

我军之下，所以抗战前途，是异常光明，异常有希望的。

编者按：

刘君系黄埔第六期学生，曾在军事委员会充任高级参谋，卢沟桥事变发生，他在第一和第三区参加过好几次战役，他具有很敏锐的观察力，很丰富的战斗经验，很充足的高等军事学识，南京失陷以后，他在犬羊窟穴中过了两个多月的难民生活，本文所述皆系事实。

南京沦陷以后敌人兽行暴露

(1938 年)

青 萍

青萍南京沦陷以后敌人兽行暴露云：

在这强暴者枪炮的威胁之下，我很急促的写了一点儿日本军队侵占南京后的实在情形，寄给我在上海的亲爱的朋友，因为交通不便的原故，这封信由美国派来做打捞巴纳号的拖渡带到上海的，希望在上海的朋友，看完这封信后，再由外籍轮船寄到别处，免被日本无理的检查。

自从本年元旦日本军队，部份他调以后，在南京所划定的安全区域，渐渐的恢复了原状，但是日本军队的纪律却仍非常混乱的，就是武装警察们，不只放弃了他们的责任。

现在因大部份日本军队他调，所以地方稍觉安静，但是这不过是暂时，将来再调来新军队的时候，那又不知怎么样了。我们在南京住的人每天都是在惊惧不安的情况之下度活，听说各国外交使节，已经得到日方的允许准其迁回南京，这好像是日本军人想安定地方的一种办法，南京的民众们，被日军屠杀的，总在一万以上，但根据我的朋友们的估计，却还不止次数，这些被害的人们多属于中国军队，在南京沦陷时，来不及撤退，被敌方缴械的，毫无抵抗能力的平民妇孺，死于枪炮刺刀之下的也很多。

据和我一同工作的几个德国人说，大约有两万多，这个数目虽然未必确实，但是我敢断定。

南京城外的住户和店铺，没有一个人不是被抢劫的，就是英、美、德各国大使馆和各外人的住宅，都难幸免。各种车辆，衣服，粮食，被褥，金钱，钟表，地毯，图书以及其它种种珍贵物件，是“皇军”最合意的。这种强盗的劫掠行为，在安全区域外，日军在各地方进行着有如家常便饭，除去万国救济委员会所办的米铺及敌陆军商店外，没有会使中国人所办的商店是不被劫掠能存在着的。更痛心的是劫掠捆载一空的商店或住户，

再来一个纵火焚烧,这种暴行,多是由日方长官指挥,像这样残暴的事,在南京每天都可以看到几起。所以南京的房屋,虽然有的是被炮火轰毁,但大多数是为日军纵火焚烧的。我们曾拾到关于日军纵火的燃料品,经过化验以后,知道它的效能是很能够助长“皇军”的暴行的。以前南京城内外的繁华地方,现在已是一片瓦砾场了,日军的暴行还光顾到了难民的身上,难民的衣服,钱财,棉褥,粮食,也都被日本兵抢掠去了。南京败陷的十多天内,这种不堪入目的残忍情形,到处都在发生着,因此我们的工作还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商店关闭,民房被焚,交通断绝,银行休业,灾后难民不死于炮火刺刀之下,便只有在冷风苦雨严寒冰雪之中,露天鹄立,无家可归,真有坐而待毙之慨,个中凄惨情形,真令人不忍卒睹;现在避处于安全区域的难民约有二十五万人,其中大约有十万人的生活是仰给于万国救济委员会的,其余十多万人便只靠了被抢掠后所剩下的粮食,来度他的苦难生活,日方也为了遮掩他们的面孔,将扣留和抢夺来的中国政府和民间的粮食拨出一部分来,接应这一群由他们造成的难民,然而这不过是暂时的,如果以后再有别的事情发生,恐怕便又成问题了。我对于邮政电报恢复原来状态的问题,曾询问过日方当局,他的答复是“全无计划”,就是对于政治和经济的各种问题也都是毫无把握。

先时万国委员会协助救济难民的工作,很卖□□,此外还有三位德国人加入工作,成绩非常好,还有一位丹麦人,三位英国人,也极力帮忙。后来因为时局危急,在中国军队没有退出南京以前,早已被他们原服务的公司调到别的地方去了,因此现在的一切工作,都是由美国宣教师担任,负责办理。我们一共有九个人工作,还有服务于后方伤兵医院的。起初中国方面,对于我们的工作,极力帮忙,合作筹划,我们希望着这项工作慢慢地交给中国团体负责办理,但因为日军纪律的腐败,使我们的原计划为之打消。米,有的就是“军米”,如果没有外国人跟着押运,也不准通过,我们挺身冒险,历尽千辛万苦,备尝百般侮辱,为了人类的正义与同情心的驱使,去为遭遇到历史上所没有的苦难的中国民众们服务,甚至牺牲性命,我们觉得非常光荣!我们对于救济难民的工作,除供养,收容,保护,调济,抗议等行动以外,我们也曾制止过日军的抢掠的行动,用柔和的态度和祈求的言语由日军手中救出无数的已经宣告死罪的无

辜中国人,也曾在日军武力之下夺被因奸或将被奸污的妇女们。我们每天都是在这艰难和危险的环境之下,做着这样的工作,无怪乎日使馆的发言人说,日本军官最痛恨的,便是在中立国人们的耳目之下,去完成他们占据地方的政策,天阿,这算什么话呢?假使他们的行为是光明正大!

自从去年十二月一日起,以直到现在,邮政完全断绝了,电灯则是经过很周折的商洽后,昨晚才复放光明(有七位美国人是任职电力公司的),电力公司有五十四位中国技术职员,其中有四十三名被日人诬害,被害的罪名是中国政府职员,全部执行枪决,在这飞机炮火轰击和日人无法无天的横行之下,要希望各种事业的恢复原状,实在不是容易的事情。各种工业的技术人和他们眷属的保护及安全问题,成为目下最难解决一件事,全市的食水,只有靠□井而得,至于电话,长途汽车,或人力车之类的交通器具,在南京已成为空中楼阁,好久没有享受了。

安全区域只有二方里的面积,在这难民非常拥挤的时候,所幸还没有意外的事情发生,譬如火灾之类的患难;不过在安全区域的外边,便常有抢掠和种种不幸的事情,所抢大多是燃烧料和食品,地方上陷于秩序混乱的状态。

在金陵大学内避难的人们,共有三万,对于解决这些难民的食粮及管理等等事,实感困难,我们的同事,因时局的关系迁往别处的很多,只剩下了少数的教职员和工人在这里勉力维持,这些人们还要兼顾他们职分内的工作,同时还在万国救济委员会的指导之下,组织了一个临时服务团体和我们共同干着救济工作。

南京失陷以后,日方用恐吓的手段,收买汉奸,因为环境的关系,受他们利用的固然有,但是具有爱国热忱宁愿死于枪刀之下而不甘做汉奸的,亦非常之多,有一天我的翻译员某君竟在本校附中区内被日人拘去,带到日军警察局里,听说将处以死刑。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我立即前往营救,没想到刚走到警局门前,便被日兵制止入内,并用武刀将我推倒,这种无理的举动,就是野蛮的民族,也是做不出来的。这件事发生的原因,是日方利诱威胁我的翻译员做汉奸,他拒绝接受他们的贿赂并予以武力抵抗,因此便遭受了这种悲惨的命运。

我再补述一点儿关于日军的兽行,就算结结了(原文如此—编者)我

这封信,昨天晚上,忽然有日本武装警察到我们校区掳去了妇女一人,此可见吾们办事上的困难和日军的野蛮行动了。

当着五万日兵涌进了南京城内四处劫掠的时候,全市的武装警察只不过十七名,有时便连一个警察都看不到,以后为了维持地方治安起见,日方特委出临时武装警察若干名,手臂绑布袋,作为记号,这种警察享有特别权利,任所欲为,不受任何军官的管制,因此不但地方上没有得到他们的好处,反到更增加了扰乱的程度。

暴敌在南京杭州一带残暴行为之详细报告^①

(1938 年)

英《每日电讯报》

据英伦销路最广之每日电讯设报于正月二十八日发表该报驻华访员关于暴敌在南京杭州一带残暴行为之详细报告,伸引南京外侨向南京日本大使馆之报告抗议文件,其中云:

南京金陵大学教授和美国传教士对日本军队在京杭两地种种暴行,时向教会总部提出报告,并致函日本大使馆申述一切,由描写大批残杀,奸淫和抢掠行为。据某传教士估计,各报告及函件中,记者现始能全盘揭露京杭一带日本军队的暴行,所有报告,均描写大批残杀、奸淫和抢掠行为,据某传教士估计,南京被杀华人约达两万人,据谓尚有无数妇人及幼女,惨被日军蹂躏,提出各种报告及投寄信件人士,均不愿以其姓名发表,但一切文件,均经记者亲自目睹,其完全真实性,则毫无疑义。日本当局对其军人毫不约束管理,各方群加责难。据称,即在日本大使馆职员之前,日本军人竟亦公然进行种种难以出口之罪行^②。

① 原文无标题,该标题为编者所拟。

② 此文已收录,详见本册所编《日寇燃犀录》之“暴敌兽行世界彰闻”。

二十九、《沦陷区惨状记》(第六册)

(1938年5月5日—6月29日)

孙俚仁 编

沦陷后的首都

(1938年6月6日)

沪讯

在一年前的南京,和今日的南京景象,正判若霄壤,不堪回首。去秋在南京,是一个美丽的乐园,繁盛的首都,政治的中心;今日的南京,已变成贫民的陋巷,污秽的地域,悲惨的魔窟。去年中山路一带,两旁草地整洁,树木齐茂,是一个何等幽丽洁净的公园化都市,行人踵接,商肆比栉,满呈着繁荣快乐的空气。今日则不然,街巷通衢,都已不堪一顾,路面凹凸不平,步履维艰。野草滋长,没径塞途,往来于街上者,都执帽于手中,不敢戴头上,惟恐失礼,以静待哨兵之搜查。两旁商肆,非遭炮毁,即已被搜劫一空,替之者,尽属摊户,他们畏缩地蜷伏在柜台内,鹑衣百结,以待主顾。

往日繁荣首都,今已成怵目惊心的荒墟,将来能否恢复旧观,重成中国的首都,任何人不敢下此断语。去年人口,号称百万,今日远在半数以下,□□□五十万人,已被炮火所震惊,奔避四方,归来无期。且因贫困而不能逃者,□□□即死,终日陷于人生之最悲惨境遇中。有许多远避四乡的人们,即使可设法回归南京,奈商业近破产,中央官吏都远去,家宅遭洗劫,求生不能,还不如永息回乡之念。

去年南京市内,有汽车二千余辆,人力车尤无数,今日已寥寥无几。

留居南京之市民,都贫无立锥,朝不保暮,还谁有余资雇车代步。人力车因供过于求的关系,天然淘汰,所以辆数一天少一天,人力车之营业,赖运货运物,以资维持,取价甚廉,更使人想见他们所遭遇之惨境。

南京荒墟中,所仅有的市集,不过是摊户与棚户,售货种类不同,各式皆有,其来源都窃自焚毁屋隅;或无人住的寓所中。他们说来也可怜,因为敌骑侵入,粉碎了固有的生命线,不得已,被迫着去做拾取窃盗的勾当,这样好像是救济他们的唯一办法。因此南京市内,以前所有不少华丽的房屋,虽侥幸着未遭炮火,可是已剩四壁空壳,所有窗户地板,瓦砖,锁钥,都被拆一空。砖瓦以铜元二三枚一块的低价出售。门窗锁钥等,陈列摊上,卖价也至多不过三元,有许多房屋,连墙壁也被捣毁,将砖瓦拆去卖钱,这许多建筑材料,被拆后,陈列摊棚中,被人买去,另建简单暂居的陋室,借以容身。所以以前,南京市内的高楼大厦,华屋官邸,都已化整为零地变成无数的陋屋贫舍了。

在城南一隅,以前最是繁盛一角,现在还可见到零落地几个商肆,所售的都是食品,像米、盐、饼干,糖、盐、鱼等。此外衣店不但货物寥落不多,衣架常空,他如草帽,鞋子,肥皂,火柴,竹篮,国药等店,亦有所见。有许多商店,就在火焚未尽的焦屋内开张,商肆虽排列着,但是危墙悬悬欲堕,火焦木横贯屋顶,臭气四溢。有几家银行房屋,现在也都设商肆。但是弹痕累累,还现着不少窟窿。在南京城中,无论住宅店屋,很少见到有新的房屋。

南京幸而有一个国际救济会,设着一个难民区,才救活了无数饿殍欲死的难民,使他们逃出了敌骑的蹂躏。该会纯是慈善性质,内中有大学教授,有教□□师,有医生,有外交界人物,凭着慈怀和毅力,才造成这伟大厚惠的功绩。他们的工作,不但救人无饥殍病死,除了供食物防疫药品之外,且设法保全农家所依赖的耕牛等物,使农家得重返于耕。不过这难民区,五月三十一日起,已宣告解散。原因是夏季到来,许多人集中在一角,很容易传染疾病,还不如遣散,使各寻居所,改集中为分散,要比较好得多,要是难民自己无法寻屋,该会还是帮着他们另建散集的芦棚等,以容难民。

令人发指之事实^①

(1938 年)

一女同胞

编者按：铁蹄下的首都云：敌人攻占我们的首都，转瞬已经半年，在这半年当中，未曾逃出来的京市同胞所处的境地，简直是人间地域，没有一点生趣。根据外国新闻记者或侨居在过去半年中，所公表的报告，我们知道，敌人占据了我们的首都之后，除了残杀壮丁，奸淫妇女，焚毁房屋之外，还演过一次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惨剧——杀人竞赛，这些事实，现在我们可以由身历其境的人，得到充分的证明了。下面所记的一些令人发指之事实，就是才从南京逃出来的一位女同胞的口述：

一、杀人放火掠夺

当敌人进入南京之初，除了放火烧毁居民最稠密的中华路，夫子庙，下关等处的房屋之外，首先着手的，是藉口肃清败残兵，而搜杀全市的壮丁，大凡年龄在四十岁以下，十五六岁以上的，只要一见面，即使有回天之术，也无法保全其生命。开始对于国际人士所主的难民区，还不敢骚扰，可是到了后来，敌人简直不把国际人士放在眼里，不但公然进出难民区，搜杀壮丁，绑妇女，甚至国际人士的住宅和身体，都要侵害。

敌人残杀壮丁有三种方法：最普遍的是拿麻绳把成千的壮丁绑成一串，用机关枪扫射；其次是捆绑之后，推入长江和池塘溺毙，再次是令被害者自掘地坑，然后活埋。上面所述的第二种办法，在中华门外的护城河和池塘，应用的最为普遍。差不多把所有中华门外的沟渠都填满了。因为被害者太多，所以一直到最近，还是臭气达数里之外。

全市的房子，除了被焚毁的之外，便是敌人掠夺搜劫的对象，当敌人进城的时候，来不及逃亡的人，都跑到难民区，房子有的落了锁，有的连锁都来不及锁，因此，敌人便毫无阻碍地为所欲为，到后来难民区解散，

① 原文无标题，标题乃编者所拟。

大家回到家里一看,烧掉的不说,完好的也是空空如也,不但粗细家私行李荡然无存,连门窗都找不到一个。

二、行使“初夜之权”

敌人进占首都之后,除了杀人放火,掠夺之外,就是奸淫妇女,发泄兽欲,当敌人初来的时候,只要看见妇女就拉,不管美丑和老少,更不问白天与黑夜,因此,上自五六十岁下至八九岁的女同胞,只要被敌人碰到,无一幸免者,白昼宣淫或轮奸,那更不算一回事。

后来,因为国际舆论的抨击,白昼强奸的事实,也就逐渐减少下去而代以白天看好,夜里来敲门,或者是看好了之后,促使汉奸来威迫利诱,以达目的。更可恨的,是行使“初夜之权”。当敌人进城后,很多做父母的都觉得带着妙龄的女儿××边,非但有辱没祖宗的危险,且有杀身灭门的可能,所以就把女儿草草的出嫁。诂料花轿或花车(其实都是非常简陋的)行到半路,照例都得被敌人截住,拉进他们的营盘或住宅,少则三五天,多则十天半月,然后把新娘子放出来,因此害得新娘子耻愤自杀的,翁婿起交涉的,比比皆是。这“初夜之权”,本来是中世纪时代的欧洲封建地主,对于农奴,所有的非人道的权利。现在敌人竟在我们的首都,对我们的同胞,行使起来了。中华民族的儿女们阿!此仇不报,何以为人?

以上所述的,都是临时性质的蹂躏,还是有长期的,那就是把我们的女同胞绑去充“营妓”供敌人长期的轮奸,现在新街口,铁管巷,和其它好多的地方,都有穿日本衣服的“中国妓女”在敌人监视之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三、敌军纪律荡然

最初进据南京的敌军,是中岛部队,这里面少壮派军人的势力很大,著名的日本法西斯党(日本青年党)领袖桥本欣五郎大佐,就是里面的重要角色之一,因此,由于蔑视中国,奴视中国人所发生的暴行,也就特别多。引起国际人士愤慨的各种奸淫放火杀人掠夺的事实,差不多都是中岛部队的官兵所包办,到后来,中岛部队,调到鲁南去参战,在台儿庄被我们忠勇的国军围歼,把这些野兽,在首都积下来的血债,都索了回来,这不能不算差可告慰的一件事。

继中岛部队来驻首都的,就叫做“宣抚队”,暴行之程度,比较中岛部队算是差一点,可是希望兽类,完全放弃兽性,那是不可能的。敌人所以派“宣抚队”驻京,目的是缓和我同胞对于敌军暴行的仇恨,用怀柔政策,来奴役我们的同胞,这怀柔政策,在敌人占领区域内,照例是紧跟了屠杀而来的,而且推行的相当普遍。当然,处于敌人淫威之下的同胞,除了虚与委蛇之外,别无他法。可是真正中敌人怀柔政策之毒的,也不能说没有,这是我们的政府和救亡团体,应该特别注意,设法挽救的。

四、汉奸出卖祖宗

自从国军放弃首都之后,大小汉奸,便开始蠢动。后来在敌人指挥之下,成立了伪自治会,当时伪自治会的汉奸们,简直就等于敌人的差役,专供敌人的呼唤,代办那些辱没祖宗的勾当。到后来,伪维持会取消,成立了伪维新政府,一些高等汉奸,都由上海或天津香港赶来,粉墨登场。汉奸的可怜的模样,才比较好一点。可是敌人对待汉奸,照旧是视同奴隶,就是出入汽车的高等汉奸,遇到敌人下级军官或浪人,也得奴颜婢膝,强笑承欢,否则就有“掉脸”的危险,至于没有汽车坐的小汉奸,那更不用说了。

汉奸对于住居南京近郊的民众,一律迫令领取“居住证”,出入城门,又须另领“通行证”,如遇到敌人盘查,须将“居住证”或“通行证”呈×,否则就是“游击队”,“反动份子”,杀无赦!

京沪铁路的交通,算是恢复了。可是火车每日仅对开两次,每次只卖八十张车票,如用伪钞买票,全程车费是三元二角,用国币买票,就要三元六角。路上一切员工,都是敌国派来的,原因是怕用中国人,会被“反日份子”利用来破坏交通,打击敌人。

总之,现在的南京,照旧还是敌人初到时一样的魑魅世界,特别是伪维新政府成立后,敌人与汉奸交相搜刮,民众的痛苦,更是日甚一日,在不久以前,民众突然奔走相告,说是国军反攻胜利,已经快到南京了,一般民众得此消息,莫不翘首期望,希望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重新飘扬于故都的天空。这证明首都民众虽然呻吟于敌人的铁蹄下,除极少数的汉奸和中毒者而外,仍不失为中华民国的好国民。

三十、《沦陷区惨状》(第七册)

(1938年7月3日—10月19日)

孙俚仁 编

金陵城兽欲横流

(1938年7月3日)

沪讯

自寇强占我南京后,妓院充斥,近更大登宣传广告,“人民安慰所,夫子庙,海洞春,本所为依时代之进展,繁荣市面,振兴商业,特选择美丽女子数十人,在海洞春创办人民安慰所,备各界自由游玩。全体女子经皆检验及格,应酬周到,包君满意,务请早临是幸。兹将海洞春芳名依次列左。

【以下姓名从略】”。

寇荼毒南京统计

(1938年8月15日)

沪讯

南京国际救济会为切实进行救济工作起见,曾委托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史麦特博士,实地调查市中所受战事之损失,费数月时间,现已调查竣事,编成报告。综计财物之损失达二万四千六百万元,依区域统计,城外占百分之五十八,城内占百分之四十二。至以财产之性质统计,动产占百分之五十八,不动产占百分之四十二。至损失之原因,直接受战事损失,仅百分之一,其因敌军放火而受之损失,则占百分之六十七,因敌军抢劫而受之损失,占百分之卅一。

南京人口约二十二万余人,各住户所受损失,约四千万元,平均每户八百余元。分析其损失之原因,受战事之直接损失,仅百分之二,遭火灾之损失,仅百分之五十二,因敌兵士掠夺所受之损失,约百分之卅一,其它抢劫之损失,约百分之九,原因不明者百分之四。至于兵士之掠夺所加于商业财物之损失,约六百万元,家庭器物约七百万元,此种掠夺行为,所予人民之损失奇重,致使目前留居南京者,陷于困苦之境地。

生命所遭之损失,有确实统计者,计死者三千二百五十人,其中百分之七十四,系遭敌军暴行而受惨杀。其为日军所杀而未报告者,为数其多。据闻其原因,为防止对日军作报复行为。小孩被杀者,亦不少,但亦无法调查,惟调查其葬埋地,估计约在一万二千人之谱。其他非武装及已解除武装之中国士兵,被日军惨杀者,无虑千万。

日军屠杀之结果,使四千余年轻女子成为□妇,更使三千余孩童,孤独无依。其尤惨者,统计被杀男子百分之念八,女子约百分之三十八,均年逾花甲。此外受伤者,约三千余人,其中百分之九十八,均系日军暴行之结果。据国际救济会所接之报告,女子受伤者,其年龄在十六岁之五

十岁之间,有百分之八,被强奸而受伤,此项数字,实难求其真确。盖女子受辱后,均不愿自首报告。此外为日军逮捕者,约四千二百人,迄今杳无消息,众信早被惨杀云。

毒化长江下游

(1938年8月19日)

斯密士

在一九三八年五月初,华中日人占领区域内的雅[鸦]片状况的主要特征可以总结如下:

(一) 中国国民政府委任的禁烟机关的活动,因为敌人或傀儡当局的干涉,实际上已经停止了。

(二) 雅[鸦]片海洛英,和其它麻醉品的进口,已经变得非常自由了,大量的种类不同的麻醉品装运进来,从日本人统辖的大连和天津来的特别多。

(三) 雅[鸦]片及其他毒品大量地分布在各地,在许多从前鸦片断绝的区域和城市内公开出卖,例如在南京。

(四) 这种雅[鸦]片营业全集中在一群日人朝鲜人的手里,他们和日本当局以及地方傀儡当局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很有势力。新组织的一群鸦片鬼,已经奉令统辖全城,例如在苏州,在日军的保护下,到处横行无忌。

(五) 在雅[鸦]片和其他毒品零碎交易下,雇佣最下层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其中有许多是罪犯。这样零碎买卖的一个特点就是常常雇佣许多中日两国的妓女和被侮辱的中国妇女,来做女贩子。

(六) 傀儡当局从毒品中收集款项,或者由于吸食雅[鸦]片的许可,或者从主要雅[鸦]片贩卖者那里征取捐款,许多地方傀儡直接参加毒品交易以取利。

(七) 许多无瘾者和非自愿的人民被压迫吸食鸦片及其他毒品,那里举行服用毒品的宣传,日本商店招募的中国工人,常常得到毒品作他们的工资。

(八) 这种情形的结果,雅[鸦]片及其他毒品的消费迅速地增加着,瘾客广泛地发展着。

一九三八年三月后,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警务力量已经能够拘捕更多的毒品贩子。差不多在每件案子里总牵连涉到日本人或朝鲜人,而破获的毒品都是日本制造的。从停靠在外滩的船只里,在两次可观的例子中,没□了大量的价值一万五千磅以上的自大连运来的雅[鸦]片,但是在每一件案子里,只有几个毒品贸易中无关紧要的人被捕,而主要的毒品贩卖者的日人首领却住在绝对安全的地方,继续把毒品运到上海日人占领区域。上海的主要的日人毒品贩子不仅对于日本当局非常熟悉,而且和他们保持了经常极密切的关系。日本当局知道这些毒品贩子在建立全华中的新傀儡政权,获得中国人的“合作”上,在供给这些傀儡以来,自毒品贩卖的进款上,同时在侦察中国居民的诚实份子的态度与活动上,是极有用的。有几个贩子本身就在所谓“维新政府”中占据高级的官位,和这个“政府”的部长们以及日本宣抚班的地方领袖,一起住在上海日本占领区内的“新亚旅社”里。这些傀儡当局实际上已经停止了国民政府建立的禁烟机关的一切活动,也不实行后者的禁烟法令,在内地大部份城市内,他们已经解散了毒品吸食者治疗院,有时,毒品吸食者在被释放时,还能得到新的卖雅[鸦]片海洛英人的地址。在许多地方,地方的傀儡当局征收雅[鸦]片吸食捐,任何人只要支付一笔特别费用便可领得吸烟执照。“上海大道市政府”以五元,三元,六角的价格出卖这些吸烟执照。没有领照的吸烟者,便须受到处罚,理由不在他吸雅[鸦]片,而是因他没有缴纳规定的执照费。在华中日人占领地内,准许吸烟已不再和禁烟有连带关系,相反地,这种罪恶正在有计划被鼓励着,和日人在中国的军事□□一起,一个日人的毒化运动正在进行着。对于扬子江下流这般毒品贩子,要有任何限制,就只是禁止他们把毒品售卖给日本的士兵。因为目前日人在上海占领区域内的居民还是非常之少。对于毒品的消费,上海以外的其它地方,是更要得多。同时因为上海租界警务当局限制这罪行依旧是“缺少合作”,因对雅[鸦]片贸易的真正天堂是在上海的地内——上海南京杭州的土地上,那里只有日本统治着,毒品买卖不会受到任何阻碍。

自日军占领扬子江下游一带后,巨量的雅[鸦]片海洛英及其它毒品装进这块地方来,各种毒品到处都能买得到。在毒品的陆地运输上,毒

品贩子常常利用日本在乡军人做他们货车保镖。淞江区域的中国游击队,屡次截到这种运货车,把雅[鸦]片和海洛英都毁坏掉。这些运输自然必须通过日军的控□点,自然也遇不到一点困难。

有时这般贩卖毒品徒党为了控制内地新的毒品市场而争斗,他们用了各种强盗的手段进行市场的争夺,最后竞争者间已成了一个谅解。他们分配竞争的市场以后,就是平均合作着。凡毒品买卖的地方的头脑是非常有势力的,在几种情形中他们占据了傀儡机关中的重要位置。他们不仅在小的市镇里,而且在大的城市(如苏州无锡)内横行无忌。

在苏州,居民中最低贱的份子——大部份是过去的犯罪,统制了这个城市的行政。这些“官吏”在目前是这个城里的主要雅[鸦]片贩卖者。根据可靠亲眼看见的人的报告,鸦片及其它毒品每隔三家房子就可买到,此外,卖淫和赌博在全城尤其普通,中国私人银行的贮藏室被“官吏”们打开了,东西都拿了去。

在杭州,县长本身就是一个毒品贩卖者,对于贩卖当然一点也不加干涉。雅[鸦]片能在这城里随便买到。下流的中国人民被雇来分布毒品,鸦片小贩挨家逐户找寻瘾客和自愿上瘾的人做买卖。鸦片贩卖者公开声言,没有什么会阻止他们的活动,因为县长在经济上依赖着他。

南京素来是没有毒品买卖的,国民政府从根除了这种罪恶。但从倭寇一到来,这就成为过去的事了。自寇军进城后,鸦片贩卖立即重新开始了。在以后的几个月,这罪恶增加到一个几乎不能相信的程度。许多日人和在日军胜利后,从下流社会突然出现,在中国人现在尚存在的这里大做其鸦片买卖。烟贩挨家逐户的跑,其中有许多被日军强奸或施以其它侮辱而现在被迫跟着他们的中国妇女。一个这样的女人和其他处于同样情况的女性,十五元一月被雇用来挨家逐户叫卖鸦片,找到新的雇客还另有佣金。在这些小贩上面是毒品大贩子,他们以日军特务机关为中心,并与之有极密切的关系。这些小贩甚至能跑到学校里去。有几次,幼年的小学生也受到他们的诱惑。在南京售卖的鸦片的价值,目前上下在每两十五至二十二元之间,比上海高出六七元。

再暂住南京的日本居民更以鸦片来代替工资。被日人雇用的中国人所受到的报酬一部分就是鸦片。日本人的营造厂雇用的中国日工得

到鸦片,作为他们一部份工资,那些抗议这种办法的工人,即被枪决了,并且被控告到当局说是“反日”。

含有毒质的日本香烟,在南京日益增加地出卖着。在日本很有名的一种牌子香烟,在它的烟嘴上,就含有少些鸦片海洛英,有许多人便争购此种香烟,把其余都割掉,把烟嘴在锡盘上烧着,来嗅这种烟味。

上面所列举的事实,不过是有关目前扬子江下游的毒品情形的无数事实的一个小的百分数。

但现在因为日人本身的行为,或者由于日本当局的默许,华中日人占领区域的毒物情况比从前却更糟了。许多年来,中国当局进行的禁烟工作,已经完全破坏了。同时,我们看见这种罪恶,在各方面的扩展和鼓励,还有盗匪们已经被位于有力的,(如果不是统治的)地位,在日本旗帜保护之下,他们在中国找不到任何对于他们的活动限制。

编者按:

本文系外籍记者,斯密士所著,叙述日寇毒化扬子江一带的情况,可资吾人之深省。

三十一、《沦陷区惨状记》(第八册)

(1938年10月20日—12月29日)

孙良仁 编

南京成毒化区域

(1938年10月30日)

某记者

有某记者云最近赴九江,南京,苏州,杭州等处参观,见日人在其占领区,已逐渐增加其商店,惟日方每藉外人深入战区极为危险之口实,故外人贸易,大受限制。又据外人方面消息,苏杭一带已公开贩卖鸦片毒品。南京仍时有日军抢劫奸淫之行为。至日人没收华人财产,而占为己有,在内开设商店者,更屡见不鲜。现日方禁外人在南京营业,日陆军上将畑俊六与海军上将及川咸称:此后外人营商业,胥以今后时局之变迁为转移,目前外人深入战区甚属危险云云。惟有人目睹日船在长江下游,自由行使。日人在南京杭州占有华人之商店,日用品如肥皂布帛疋头食物啤酒等,则充斥市面,各处日人亦较前为多,日军人数人曾称,彼等愿于战争结束后,在南京经营小规模之商业。各处华人均受制于日军,无可奈何。至于日方贩毒实情如何,不得而知,惟据某十八岁之外人称:南京之大规模贩毒,为彼生平所未见者。日特务机关即为操纵贩毒者,在京之日人则多为浪人云。

江南陷后情况

(1938年11月9日)

沪讯

自从去年“八一三”抗战发动以来,现在是整整的一年了。

一年来我们抗战国军因了环境和战略上种种关系,在不得已之下,不能不忍痛把江南几条铁路和公路陆续放弃了。著名胜地的江南,自从沦陷以后,已变成黑×地域。数百十万的华男女,处在敌寇人铁蹄之下,过着非人的生活。一般按难民处在那个恐怖地狱里,真是呼天不应,求救无门!那种凄怆悲痛的情况,真是非笔墨所能详述无遗的。现在仅将各地所见,略记如下:

(一)周浦:周浦是南通县的首镇,自从沦陷以后,现在我们目前的,黄色的日兵,黑色的汉奸,织成了一种惊心恐怖的色彩!当踏进周浦镇的街头,首先触到眼帘的,那便是挺大的“仁丹”广告,和一些花花绿绿的所谓自治会的布告。在所谓布告栏里,进来居然有着禁止人民在周浦周围的三里路内,种植高粱,芦粟,和珍珠米等物,以免给予游击队藉作掩护,而危害“皇军”,否则严惩不贷。我想,将来连稻麦,也都要在禁止种植之列。虽不能说,周浦镇上,现在没有一个大姑娘,但所有的大姑娘,她们都不敢轻易出外,确是事实。万一不幸给寇军瞧见,并知道了住所,那一到了夜间,便要受到许多惊扰。同时,凡是住的二进或三进的房子,或者是楼房,那在每一晚上,更有寝不安枕之虑。因为狡猾的日兵,他们知道住着这种房子的,金钱和女性,总是较强人意的。所以在夜间醉饱之后,总是把这种房子做目标。住在四乡的民众,他们不论日夜,常有受到抢劫的危险和飞来的恐吓。一到夜间,那就是盗匪的世界:抢,劫,奸,掳,差不多已成为家常便饭了。而这些盗匪之流,也就是一班所谓“自治会”的份子!

(二)宝山:宝山县,在八一三抗战一役后,损失的惨重,比较他处更甚。自从沦陷后,即有汉奸刘守恒,顾宝林出来组织所谓“维持会”。但

房屋已被焚毁八九,不过各处摊贩仍多。顾家宅一带已成瓦砾之场,宝兴纱厂,只剩下断垣残壁。迤南,本有建筑中的麻袋厂,现在亦已焚毁。

高桥滨南,寇军正在建筑飞机场,范围广大,强占民田约千余□,现已完工。大场镇“维持会”系李红飞主持。胡家庄一带民房差不多全数被毁。杨行亦是一片焦土。罗店,本系宝山首镇,此次经过拉锯战争很久,全镇精华,都毁于炮火之下,只有南弄街一带,比较稍好。“维持会”会长蔡阿加,系一个下流游民。刘行镇原有交通部无线电台,规模宏大,并有铁塔十数座,机器房办公室数幢,现在房屋铁塔都已倒毁。广福,陈行两地,原有民房庙宇,已都摧毁无遗了。

(三)吴淞:吴淞是水路的险要地带,所以两次沪战中,都是江防的第一道防线。自从我军因战略关系而西撤后,吴淞镇在寇军滥轰滥炸之下,现在只剩下十分之一二的断垣残壁了。目前各方面交通虽然渐渐在恢复,但沿途检查非常严厉,必须持有通行证或良民及防疾证证明文件,始能无阻。镇上之淞兴路豆市路等处,昔为商市最繁盛热闹之区,现在已成一片焦土。平原路口有张姓之大厦一所,虽未遭毁,现在已为寇军占用。同兴路只剩下几间破平房,未遭焚炸。外马路及东半镇,大多化为灰烬。四乡农民返回极少,入夜即成鬼市。炮台湾在吴淞的海滨,昔为避暑海浴之胜地,一到夏令,中西士女,游履如云。海滨有贵族化旅馆饭店数家,营业非常鼎盛。可是现在已划为警戒区,戒备森严,无人敢问津了。吴淞镇以北的同济大学,有数十年的历史,为国内有名学府,可怜这巍巍的学府,今已继中国公学(在炮台湾,毁于一二八之役)而被毁无遗了。又吴淞张华浜,沿黄浦江有一个码头,向为中兴开滦等煤矿公司卸煤之处,设有极大煤栈,更有铁路衔接淞沪支线。直通京沪杭各线,水路交通既便,军事运输上当然重要,所以寇军登陆,必先夺此码头,为立足点,现在是成为他们的运输总站了。离此不远,就是京沪沪杭甬两路的机场,范围很大,设备周密。以前铁道部购自外洋的火车头,都在这厂装配。在战前两月,铁道部将此工厂全部迁至常州,所以寇军占后只有一所空厂。可是现在他们运来不少机件及小型蒸汽汽车在厂里装好了,供给军队应用于京沪路上。离此不远的闸北水电厂,现在已在寇军管理下了。蕴藻滨北岸的几家纱厂,现在都变成了寇商纱厂。

(四)虞山:虞山自“八一三”抗战爆发后,寇机不时前往轰炸无辜百姓,死伤何止千万。后被寇攻陷,致使那勃然有朝气的常熟,一旦变为瓦砾之场!

在城门口有岗位二人,一军一警,对面而立,人民进出,必须向他们行礼。如不行礼,或行礼不诚,那老实不客气,就得尝耳晃两记。城里一带,多数已成焦土。老县场那新建的中交大厦,虽然没有遭到轰炸,但已为“新贵”办公场所,门口贴满了“欢迎原田班长”——标语。一般所谓“新贵”他们喜气洋洋的跑进跑出,街上车水马龙,汉奸络绎不绝。县政府新厦,系末任县长陈复经手建造,规模宏大,现已为寇军占住。昔日城内热闹的街道,如寺街南市街,和南门大街等处,市廛栉比,店肆林立,今则瓦砾一片。其它文化机关,教育机关,如学校图书馆大多被焚毁无遗。虞山之十八景,古迹很多,除少数受损失之外,其余方塔等名胜地,都遭大火之殃。现在最盛行的纸[只]有烟馆,妓院,书场等贻毒人民的事物了。

(五)苏州:苏州有天堂之称,自去年沦陷以后,即变成了地域。由上海到苏州,要费八小时之久;被日军检查有十数次之多。到了苏州车站,照例又须检查,逐一将各人通行证校对与相貌相合与否。并且各人须排列一起,脱去衣服,受他们详细检查。稍有不逐,则拳足交加。苏州车站房屋都被炮火轰塌。对门民众茶围,弹痕累累,密如蜂巢。望平门,五色旗高悬顶上。金阊门外至石路起南至佑圣观弄,北至阿黛,已成一片焦土。南场里一带,戏馆烟馆,热闹非常。同春芳新□社,娼妓如云,城内景德路一带,因“自治会”所属机关,都在此处。旧货摊,咖啡馆,触目皆是。观前街行人拥挤,玄妙观仍旧小贩林立,吕芳三万等茶馆,终日客满。

三清殿后中山堂已改为“省立苏州图书馆”办事处,堂前的横额对联,和台前的烈士相片,已一律撤去。新苏饭店,私娼充斥,国货公司下层专卖杂旧货物,省立苏州中学,已为日兵占据,初中部则炸成一片瓦砾。道前街高等法院青草丛生,门可罗雀。地方法院已改为“自治会”。全城居民,渐渐已有不少搬回,但都大门紧关,门牌已为“自治会”。重新编过,大家门上都贴有五寸长方太阳旗一面。表示欢迎寇军。更有贴

“此屋系自治会职员×××住所”等字条。伪“江苏省政府”在东北街八旗会馆内，苏州自治会，本系陈则民任会长，现已让于潘振霄担任矣。

(六)镇江：沦陷已久的镇江，自经伪自治会成立后，寇军多方粉饰太平。但是实际上，蹂躏行为反而愈演愈强！街头巷尾，每每藉口检查，搜索行人金钱，即使铜元十数枚，亦要尽数搜去。如行人被搜金钱不多，临行必给耳光数下，以为不满意之表示。此外，行人路过驻军地点，必须脱帽敬礼，否则即拳足交加，或罚跪街心，甚至任性所为，惨不忍睹。如日前某段电话线被人割断，寇军竟将该段附近之保甲长二十余人，捕到大市口中山塔前，罚令环跪塔下。近在咫尺的伪组织，不敢过问。每到夜晚，时有三五成群的寇军，用石块猛撞居民大门，或扒墙入内，任意奸淫，无人赶往报告宪兵。伪组织指导下的机关报，定名“新镇”，内容都系为虎作伥，献媚寇军之文字。各要口虽然遍贴壁报，但观众寥寥，主办人阮某，每日专著诋毁中央，见好日军的评论文字，希图坚固自己位置，所以受尽市民的鄙弃唾骂。日前偶因扣发职工薪金，触怒日方宣抚班，反遭拘捕，几至送命。现在该报已三易主任，如阮某求荣受辱，可为汉奸之殷鉴。

(七)南京：南京自被寇军占据后，残余居民，半数已是无家可归，一到夜晚，即陷于黑暗世界中，路上电灯，迄今尚未修竣，行人上可称绝迹。即所谓“皇军”也不敢任意在街上跑。反之，潜伏在城内之游击队战士，倒活跃起来，堂而皇之地东跑西闯，兴之所至，开枪示威，吓的“皇军”们瑟瑟发抖，惶惶然手足不知所措。第一种活跃着的人们，那便是贩卖鸦片，吗啡，红丸的一群唯利是图者。他们不管这是毒害同胞的东西，有时即便被日军搜着了，还拍拍他们的肩膀放他们走，因此，贩卖的人，愈弄愈多，吃的人也愈弄愈多了。随时随地，可以买到，到处有抽吸的地方。黑暗的人们，生活在黑暗的都市里，可谓“得其所哉”！而在“皇军”眼里看来，这才是安分守己[己]的“良民”！以前在秦淮河玄武湖中的花船，劫后残余很少，现在准备复兴花船，以供游览而整“市容”！真可算是第一大“德政”！南京被破坏的建筑物很多，现在有的已在鸠工修葺。不过，这只限于所谓“新贵”做官衙私邸的罢了。

南京公开售毒

(1938 年 11 月 27 日)

美籍医师尼兹

南京金陵大学之美籍医尼兹,顷在上海大美晚报发表公开函件,略谓:在国民政府建都南京时,因积极取缔之结果,鸦片贸易全停,海洛英完全绝迹。乃自日军人占南京以来,鸦片贸易大盛,每月之贸易额最少达五万元,鸦片馆遍地皆是,海洛英亦极盛行,各烟馆均有“当局者”予以保护,青年男女之受其害者达数万人。鸦片烟馆竟公开登载广告,及吸烟为健康之路,且能补体提神云云。而“官”办报纸,亦请市民赴烟馆吸烟,故甚盼为人民之福利计,有以补救之云云。

沦陷后的南京

佚名

南京——中国已往的首都，自沦陷以后经伪组织“维新政府”的大小新贵迁往以后，充满了鬼域气氛，虽在某种场所仍表现其变相的繁荣，但无非是傀儡们藉此泄丑，如果是十足的中华民国的国民涉足于此，一定要感到胸中闷塞得透不过气来。

昨天有一个朋友新自南京来，他在南京去偷偷地探视他的家乡，住了两个星期，现在回到上海来，觉得变了色的京沪路上，和南京城中，有很多畸形的现象，足以向读者报告的。

从代领通行证的商号里，购了一张派司，并从医生那地买来了一张防疫证明书，由北四川路过桥经过检查之后，即绕道虬江路抵达前北火车站的后门，即是今日京沪路乘车的处所。乘的寻常快车，化五块多钱购得一张三等客票，于上午九时四十分起行，经过十二小时的行程，始抵达南京的下关。

在京沪路上，两旁的景物，可以拿苏州河分界，由上海至苏州，中间每一个车站如真茹[如]，南翔，昆山等，都遭到惨烈牺牲，已经看不见原样，那铅皮盖顶，洋松板搭成的新车站，虽然粉饰一新，然决不能掩饰侵略者的丑恶面目。

青阳港华军撤退时曾予炸毁，现在已经修好，惟以时常遭受游击队的破坏，使新贵们乘车的时候，颇具戒心，诚恐出轨。苏州以上各站都保持完好，从这点可以窥测当时作战的分野。

南京的南门因为日军由此路而入，曾遭遇华军坚强抵抗，所以毁损较大。在断垣残壁中，还隐隐地映着英勇将士们斗争的姿态。北门是南京的新住宅区，同时是各大使馆的所在地，现在划为难民区，没有受到损失，所损失者，大都是宵小偷拆去的门窗和板壁。

在南京城中政府机关之破坏最厉害者，是中央军校和交通部。交通

部是新的窗具,东方色彩的建筑物,现在只剩了一缕残骸,国民大礼堂[堂]安然无事,已为傀儡们利用其为集会所了。

夫子庙是南京人士的游乐在所[所在],往昔的弦歌声响,现在已冷静得不堪。虽还有五六家清唱在恢复营业。虽由傀儡们拉了一个王桂香去,在四明楼挂头牌,但要在那边找到一个傀儡以外的听众,却是很少的。而且王桂香在这个虎狼群中,已竟成了一个傀儡们泄欲的机器了。

妓院有逍遥阁,冶容阁,秦淮别墅,人民安慰所,口宫,秦楼阁等十余家。里面的妓女多半江北产,拉块妈妈,姿色甚恶,而代价则甚贵,每小时计洋三元,住夜十元,光顾的人半是精神变态了的日本军士。

京戏馆有二家,前在大世界唱的赵□声现在京卖唱,据说红的发紫。影戏馆有中央与国民二家,都是由日人导演,日人编剧,而由中国演。演出来的影片,其内容是可想而知了。营业简直清淡得连半座都不到,因为稍有血性的国民谁愿意化了钱去受气呢。

南京新报,和实业新报是二张汉奸的报纸,消息的来源全赖同盟社与中联社。但读者只有伪组织中的职员。连这批变了节的职员,也时常在办公室下阅读上海的报纸。走路的老百姓,虽然看到马路旁边阅报栏中贴有大幅的报纸,但大都掩鼻而过,连侧目而视也认为不屑的。

太平洋和新四五六二家菜馆前已重振旗鼓开始营业。夫子庙的安乐酒店现改南京饭店,每一家饭店里都有女招待,但进出的大都是异国人士。中央饭店往昔是政府要人的栖憩之所,现在成为傀儡的下处,各机关“司长”以上的新贵得鸠占一室。

夫子庙一带之商店已经复业,但颇不景气。在莫愁路至新街口之旧货摊,像上海的平济利路,有百余家之多,出售的货物,当然大部份是由宵小偷来的。

目前南京的米售价七元一担,猪肉一元五斤,牛肉一元十斤,通用的纸币限定为上海的中央,中国,交通,农民等四行,此外一律拒绝,日军的流通券虽多,但民众还是不大敢接受的。

烟馆到处皆是,白面尤其充斥,因此今日的南京已充满着乌烟瘴气了。

倭寇铁蹄下京杭锡

三个读者

编者按：

下面是密勒氏评论报三个读者给该报编者的三封信；从这些信里，可以知道倭寇铁蹄下京杭锡最近的情况：

一、南京

编辑先生：我刚从住了四天的南京回到上海来，我发现到：为什么日本直率拒绝外国商人与传教士到占领地区去，甚至只是去视察一下呢？答复□□简单的：“日本想独占中国的市场，日本不想列强与中国贸易！”

对外人与他们在中国的事业的战争已经进行着，而日本的皇军正在□□□动，有关的列强采取急切的行动还不太晚，否则他们几十年辛苦经营的利益将要丧失。他们的人民也要被日本逐出亚洲去！迟缓就是失败。我在下关（南京的港口）看见七艘以上的日本的轮船，（每艘三百至一千吨）在起货，（杂物，火柴，咸，鱼，盐等）。一车一车的运到太平路的日本店子，然后批发给附近乡村里他们的经纪人。谁也不会否认他们到那里去经商的权利，但是日本政府有什么理由否认别人到那里去经商的权利？

在中山路与太平路拐弯处，可以看见下面惊人的中国字标语（三尺宽二尺半高的字，用白与红的颜色油在墙上）：

- 一、日本皇军是打蒋介石与他的政府；并非中国人。
- 二、英，美，俄是我们真正的敌人。
- 三、买日本货。
- 四、外国人是强盗与造乱者。
- 五、亚洲是亚洲人的！

我听说学生们都教去“恨外国人”。上面的标语可以在南京与附近

乡村学校每个课室里看见！每天早上，学生也强迫去向日本天皇与皇后叩头！南京的商业是很好的，南京的商店与货栈里有百分之九十七的货物是日本制造的。日本强迫商店与老百姓接受他们的军用“票”，他们要受日本陆军当局很严厉的惩罚。每个人也要向日本陆军当局领取通行证，每张法币五元，没有通行证，就要受恶劣的待遇与枪毙。打踢中国人是日本人日常的动作。除非外国人采取急切的行动，他们□中国的商业，将无立足之地。

被蹂躏的商人上

十一月十四日于上海

二、杭州

编辑先生：我刚从我的诞生的杭州回来，也许你的读者喜欢知道称为中国天堂的西湖近况吧！商业是好的。尤其是日本或朝鲜的咸鱼与杂货市场。杭州商店现在卖的，约有百分之九十五是日本货。任何商店，有勇气卖外国货（火柴、杂货等）日军就抽一种“特别税”。同样的理由，杭州的商店，简直就没有一点第三国的货物。日本强迫中国的老百姓，商店，农民，接受日本军用“票”。但凡胆敢拒绝接受的人，都要到公园去接受切断手指与耳朵的恐吓。杭州是不容外国货存在的。中国的男女学生，当教育视察员或“日皇”的代表视察学校，都强迫着伏地叩头。在每个学校或是马路拐弯处，也可以看到下面用中国字写的标语：“英俄是我们真正的敌人。”“日本人是帮助中国人。”“日本皇军是打蒋介石军队，不是中国……”“美国是我们第二个仇敌。”

中国人必须向日本陆军当局领取通行证，否则他们要被捕或是枪决。通行证只要纳五元，另纳陆军特别税三元。妇女与儿童付半价“车票”。我化了十二个钟头才到杭州，我给四元，才得到了一个三等位。战前只要五个钟头，只要一元三角车费！中国人很切望读上海租界的中文日报，他们甚至愿意给一块钱买一份。杭州只有一种傀儡中文日报；（每天赠送各住户）对日亲善而□对英国与俄国。每个儿童也知道那是汉奸

报纸。

中国的友人

十一月二日于上海

三、无锡

编辑先生：也许你的海外读者会喜欢知道日本占领地的现状，尤其是著名的无锡吧。照依日本的新法律，我在没有“走过”北四川路桥（上海邮政总局对面）之前，必须把我的通行“证”给日本的哨兵看，同时要脱帽（否则就要受□打）表示我对于皇军的尊敬。那通行证化了我五元法币呢！我付三元六角□□□才得到一个三等座位，战前只要一元零五分罢了！车来到了无锡，我很惊讶□□□宣而战的结果，会使百分之九十七的房子被毁或烧掉。无锡是江苏省最大的一个工业区，现在二十七个面粉厂和丝厂，只剩下三个没有损坏。听说日本军队入无锡的时候，殴打女人，屠杀中国的老百姓，抢劫妇女，但凡能得到手的都拿去，甚至他们的鸡蛋与小鸡。在每条街道的拐弯处，我看见这种中国字标语：“日军打蒋介石和他的军队，并非中国人。”“买仇货就是帮助他们。”“买日本货。”等等。有些商人对我说，青年妇女在路上，给日本兵捉去便带到僻静的地方——母亲或丈夫也无能为力的。遇害的，有胆量报告日本当局，“得到的是公道以外的东西。”踢屁股，打耳光是日本人日常的工作。农夫或老百姓，胆敢拒绝日本的军用票，要受严厉的惩罚——或是烧掉他们的房子，或是拿掉他们的东西。在无锡是没有外国货的。甚至著名而价廉的瑞士火柴！百分之九十五也是日本货！日本当局，只许五家人用一把刀！

OSG 上

十月十六日于上海

寇毒化南京纪实

(1938年12月20日讯)

南京美籍教育家巴德士博士,写信给大美晚报与大陆报,责备日本用鸦片去统驭中国人的腐败运动,那题目是:“麻醉药问题的一封公开信”,两份报纸,□□文也印出来了。该文曾投给华北日报,但是那英国报却没有登载。大陆报对于这事的记载是这样的:

五万人——南京人口八分之一——现在已经慢慢的被海洛英毒化了,那时日本所管理的党徒所供给的。每个月,那些属于日军或与日军勾结的毒物贩卖者,最少剥去劳苦的中国人五百万元。

巴德士博士的材料,是得自他个人的调查,可靠的朋友的观察,烟商与官吏的谈话,和南京伪组织的法规。巴德士博士曾经写过许多这一类的报告,其中很重要的一篇,就是去年十二月发表的,《南京的强奸》。

特务机关的活动

巴博士说:“城里四个贩烟组织,最有力的一个,是受日军特务机关指挥的。”下面四组,是巴博士所举与麻醉药生意有密切关系的:

- 一、日军特务机关
- 二、南京伪组织
- 三、独立的日本人与朝鲜烟贩
- 四、日本商店

巴德士博士由“一个有相当地位的经纪人”得来的消息,日本特务机关,每月得来的做中心,卖去三百万元以上。

据那报告说:伪政府已经准备贩烟的管理。十七个零售店,明显地尽量做生意,其他的,正在组织中。据说这些商店,是照生意的大小而分三等抽税的——每季四千二百元,二千八百四十元,或一千四百二十元。十一月十五日起,已经开了四十个以上的吸烟店。这些店子,是按灯的多寡抽税的。九灯一百五十元,六灯一百元,三灯五十元。

巴博士的报告,许多地方指出伪组织的法规,是公然被破坏了的。

公共烟点开设的官方理由,是“怜悯贫穷工人的劳苦”。

易卖而廉价的另一个理由,是保护大众,□受私卖的剥削——私卖是□□□当机关纳应缴的税的。据说许多旅馆与娼寮,也做贩烟的生意。巴博士说:“过去几天内,一个日本与朝鲜的妓女和浪人的组织,带进来八十箱烟。”

那报告更揭出日本商店做许多批发生意。外表是卖罐头,或药物,但是在后面却递出去海洛英。那报告又说这种商店有些名字与地址,是很声名狼藉的,由上海带点货物去的商人,也做点贩烟的小生意。虽然所销的海洛英实在来自何处,不得而知,但是据说他的价钱,是根据上海的大连货价。

来自大连的鸦片

巴博士揭出“许多证据,证明多数鸦片是来自大连而经上海的”,那信继续说“直至最近,市场上也有些粗劣的安徽鸦片。但是在‘满洲国’效力更高的出产,与最近鸦片运输和分配的改良,使零售店能够卖大连鸦片,每两十一元五角,(管理局十一元,上海大连的批发价九元)那就把最近价值十四元至十五元的安徽烟排挤掉了。”

那报告说:海洛英散布的迅速,与盗贼的增加,有密切的关系,而南京的治安因此就很难维持了。最近警察局宣告,南京现在有四万人,列入匪徒一类,他们干那种行为的主要原故,就是因为十四万人用海洛英,多数是与匪徒同一家,而他们本身就有烟瘾了,但是巴博士相信,这数目是夸大的。

巴博士的信,猛烈地责备一个政府,允许把这种药物,做这样害人的用法。他说:“剥削战时比较下级社会的难民,把饥饿,疾病,与绝望的人,引到错误与灭亡之境,正是再近视为贪婪不过了。廉价出售,用广告鼓吹吸用,以推广这种生意,做公私财政利益的基础,这种政策,不时愚笨,就是非人道的贪婪。”

“中国或是日本的事业,将来是否需要短命,体弱,精神颓废的烟民呢?现在南京的禁烟局,与各种海洛英商人,正在造就这种人物。这是‘维新政府’与他的僚属的德政,一个率直的试验。没有一个诚实的中国人,会信任或是帮助日□□□社会的政府的。”

“反过来说,如果新政权要人民中良好份子拥护,第一步就是要马上绝对停止麻醉药的泛滥。这些说话写出来,并非对那明知故犯的官吏一种傲慢的劝告,却是着重对那些还不注意问题的急切的日本与中国友人,一种原来的呼吁,希望他们能够马上发出建设性的影响。”

评论:

大陆报的社评对于巴博士的报告说:

“巴博士所揭出南京雅片的状况,其实在日本占领区,连上海在内,也是同样的情形。本市已经尽人皆知日本的麻醉药商人,藉他们的中国经纪人帮助,去年就想在上海做鸦片生意了。但至今日本人还没有什么成就,主要缘故,就是因为两个外国管理区的警备,和中国鸦片烟行拒绝与日本专卖的计划合作。但是这里的外国调查者,知道许多热河与伊兰鸦片在日本管理区各地储藏,日本人与他们的中国经纪人准备着,一俟他们的秘密组织完成,就随时进行营业。上海虽然甚至没有用大力策动那买卖,但是现在已经体验到日本麻醉药的侵略,其方法与效果正如南京一样。在越界筑路附近日本的管理区内,每一种麻醉药,也可以毫不麻烦的得到。在这区内的赌场,实际上有时那些业主,免费把鸦片与海洛英供给任何愿意吸用这危险刺激物的人。”

上海麻醉药情形,很快就会恶劣,除非华盛顿,伦敦,巴黎,来种强硬的话语与有力的行动。我们建议三国共同行动,因为上海是国际海港——而现在成为中国的日本占领区输出麻醉药的主要地点。现在有眼光与熟识情形的外国调查者,甚至知道日本计划用本市做运输雅[鸦]片与海洛英至美洲,英帝国与欧洲大陆各地的根据地。为着保护自己的利益起见,列强将迫着禁止上海麻醉药的流行。

巴博士的报告,传达很确定的印象,就是在南京有组织的贩卖雅[鸦]片,是日本的一种计划,用麻醉药做征服中国人的工具。这个印象,并非新鲜的。美国代表×拉先生在六月二十一日,给国联鸦片咨询委员会报告,也提出同样的结论。

[密勒氏评论报 八十七卷一期]

南京人民生活凄惨

(1938 年 12 月 29 日)

据南京国际委员会报告,南京市区及四乡人民,生活经济状况,极为凄惨。本年兵灾水患,交相煎迫,农作物收成为止锐减,南京近郊所产米穀,平时虽足供给市区人民之需要,但迩来出口过多,以致商贩与消费者皆感购置不易。加上运输危险,捐税不一,银行贷款,均告缺乏,故□情形。益为严重。此外各处,货币□□□人民失业者甚多,欲求恢复南京以往之轻工业,为期尚远。该报告继称,南京居民,陷于穷困者,达百分之四十四,反之,其与军事有关之工商业,则皆突呈繁荣之象,而吸收失业者甚多。一年以来,南京市区,惨遭劫掠,迄今未杀。但各区人民,皆能努力竞争,以谋生存,最不幸者,厥为大多数人民之生活水准,皆已降至极低之限度。

三十二、《沦陷区惨状》(第九册)

(1939年1月2日—1939年5月30日)

孙俚仁 编

南京人民非人生活

(1939年1月25日)

南京自被倭寇盘踞以后,已完全成了死市。城北新街口太平路一带,一到黄昏时候,就看不到一个行人。年轻妇女,纵在白天,也不敢露面,倘被敌人撞见,那就会发生不测的祸事。平常时候,不问在什么地方,遇到敌人,总要脱帽,行伺九十度的鞠躬礼,稍不留意,挨打,罚跪,一定到了自己头上。其从南京□□个门口,有十多个寇兵,借口检查,在几个女同胞身上,搜索殆遍,存心加以侮辱,路人看见虽然侧目,但是处于淫威之下,还是敢怒而不敢言。其次一个外商木行的经理,和一位外人坐汽车到下关视察所设木行情形时候,经过寇兵岗位,没有下车鞠躬,当被寇兵从车中拖下,罚跪路旁,并大骂道:“支那亡国奴,见了‘皇军’都不敬礼!”其野蛮真非人类。寇兵最喜欢喝酒,但一喝醉之后,大街之上,就常常演出多少丑行。黑夜之中,更会闯入人家乱闹,后来几次寇兵虽失了踪,才算不敢黑夜而胡闹了。南京除去少数汉奸,生活都非常的困难。从前很多富有之家,现在成为乞丐,有的作点小本生意,藉谋升斗之需,然而捐税过重,不能维持。大多数人民,现尚居住难民区中,不愿回家,从前闹市房屋,已成瓦砾,未被焚毁者,亦全被倭商占据。新住宅区一带,则已变成倭寇之巢穴,汉奸之窟宅。国民影戏院,现由敌人开放电

影,但往视者,皆寇之官兵,很少我国人足迹。夫子庙一带清唱馆,完全停业。未及逃出之歌女,被迫入慰安所中,专供寇兵泄欲而已。在寇兵铁蹄之下,南京的许多同胞,可以说是过的非人生活。

三十三、《沦陷区惨状》(第十册)

(1939年6月1日—1939年12月29日)

孙良仁 编

南京居民之生活

(1939年7月6日)

裴 滋

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为欲与当地居民之实际生活保持密切接触计,爰将城区以内之居民,详加调查。业经调查竣事者,计占全城五分之一,凡一千七百零六户,七千一百六十一口,报告书中详具各口年龄、性别、家庭情况、职业、收入、支出等。

一九三七年冬所遭之惨痛蹂躏,虽已过去;而人民疮痍未复,社会及经济生活之水准仍低。在目下军事政治情态,以及经济政策之下,难望有所改进。

城内居民,本年初约计三十六万口,全市区约计五十万口,每月平均约增数千名,大都系各地难民。惟居民以老弱及妇孺为多,适合生产年龄之男子较少。自十五岁至四十九岁之男子,仅占百分之二十二。据若干接近之统计,战前南京壮丁,占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三十三强;现二十岁至二十九岁之人口中,男子六十五人妇女一百人。就战前各种统计观之,则为男子一二六人,妇女一百人。现在一百户中有男子九十四人,以前则为一百三十人。

每户平均有四、二口,与平时贫户之平均数相近;战前总平均数为四、九口,一九三八年非常时期,各家每多并产合居,其数为四、七,今较

上述两数,均已减低矣。

夫离妻散,家庭组织失去常态者,其比例已增多。战前最高记录为百分之一三,今为百分之一七,计增百分之四,而无男子为主之家庭则较前增加一倍。(百分之一六与百分之八之比)现此类家庭,计有一万四千一百户无成年男子。

就业情况,较初占领时已有进步,惟目下有职业者,仅占全人口百分之二十七,较平时尚差一半。且实际情形,尚非此数字所能表示,盖近适有数万人从事劳苦琐碎之小工工作故也。即家庭工艺之制造或较为精致之各种工作仍非常稀少。

从业人民,每日工资平均为四角九分,较之昔日,约当百分之四十,每家每日平均收入为五角五分。四、二口之每月收入为十六元五角,小贩及店员之收入与此数字相仿佛。从业人员半数以上其收入每月不足十元,月入约三十元者,仅百分之四,此外尚有多数平民,并无工作,而外来者,正源源不绝。倘时局不能平靖,而从业无自由机会,经济生活,决无改善可能。

战事状态对民众之损害,固不待言;此外尚多使人民贫困之原因。约言之,如强迫使用军用票,鸦片及毒物之流行,以及个人自由及财产之横被干涉,凡此种种,均与军事状态有连带关系者也。而与经济生活之改善,大有影响;且经寇加以垄断独占,此与军政关系较少,其措置完全为经济的。交通俱为寇方独占;而大规模之企业尤限制綦严,中国商人全被排斥,商人怨声载道,自谓已降为苦力与店伙矣。受统制之营业,据称有煤业、盐业、及银行、棉业、五金、水泥、石灰、水电等业。且中国商店于劫掠焚毁之余,辛勤复业后,必时受恐吓威逼,直至接受寇方合伙经营为止,然后方能获得保障。而寇则又于店中把持一切,微有不合,立可召军人前来。在此种情形之下,华人工商企业,无发展可言。

从业人民中,有五分之一为妇女,平均工资日得一角八分,即每月五元四角,为佣工而能略得额外收入者为少数,大都为工商企业之劳工厮役。

居户中六之分一毫无正常收入;月入十元以下者约百分之二十四,月入十元与二十元之间者,约百分之三十六,月入二十元与三十元之间

者,为百分之十四,月入三十元以上者,为百分之九;战前无正常收入者,为七分之一,十元以下者,为百分之七,十元至二十元者,百分之二十六,二十元至三十元者,百分之二十五,三十元以上者,百分之二十三,其跌落之比例,颇为可观。

百分之二十二之居户,每月费用在十元以下,十元至二十元者,百分之五十三,二十元至三十元者百分之十八,三十元以上者,仅百分之六至七而已。如此则四分之三的居户,其收入及支出,约在三十元以下,而人不敷出者甚多。据百分之五十二居户之报告,所入均不敷支出,于是或动用积蓄,或赖借贷,此二者均非绝对可靠。此外或接受救济费,或有租金可收,或他处有汇款寄归,或甚至出卖人格。去年十一月,曾调查指定之三十人,彼等亲友中有百分之四十四,尚无救济,均不能过冬。今年仲春,国际救济委员会,曾作小规模之救济,受惠者凡十三万人。余如慈善团体,均时作救济工作。春间米粮及其他重要食品之价格,均涨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五,故情形较去冬更劣。

居户百分之十四,所居房屋为自己所有,此外尚有百分之四十三,居他人房舍而能不付房金,其余百分之四十三,每月房金,平均不过二元,房屋大都残破,房东所收房金甚少,无力修理。

每家每月平均消费为十六元六角二分,一般家庭,(百分之六十七)食物占十一元一角半,燃料为百分之九,所有支出几乎全在火食,南京居户化于衣服者仅百分之二,房租百分之五,其余杂项为百分之十七,如水、电、香烟、家具、毒品、余如教育、洗浴等已成奢侈消费。居民状况,可称贫困已极,终日劳顿,尚难糊口。与其他城市之最贫苦阶级相同,虽较繁荣时期,调查之范围为小,而上述统计乃综合及比较各方面报告而成,非骤下断语者也。

编者按:

一、本文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裴滋教授调查所得之结果,可见战后南京人民之疾苦矣。

二、今日之南京云:

去年十月间,正当战场争斗剧烈的时候,福建省政府集合三十四位医药技术人员,加以相当训练后,组织了一个战地卫生服务团,出发前

线,担任救护工作;该团去后,适逢苏锡沦陷,镇江弃守,继以南京撤退,团员相继阵亡,生还者不及半数,其中有一位陈宏君,亦自南京之役,消息杳然,生死不明,距此半月前,陈君突自敌人巢穴中脱险回闽;记者因福建全省卫生处长陆涤寰氏的介绍,得知陈君的寓处,特刺往访,畅谈两小时,陈君首先解开衣服,给我看身上到处枪弹和手榴弹的伤痕,频频摇头说“真是万死复生”!

接着他便向记者叙述,敌军的暴行,和他个人遭难以至危险的经过:

我——陈君自陈——是分发在桂军一〇三师里当代理医务主任,从苏州一直跟着军队退到南京,保卫首都的战斗支持了两个星期;十月九号夜间十二点钟撤退。

我那时已经受伤,不能行动,身边还有一个跟随的勤务兵。

勤务兵扶着我走,受了重伤的腿,痛的很厉害,我们走进一个破庙时,很想进去躲避一刻,谁知那里已经挤满了逃难的老百姓;这时候我们已经三天没有吃东西睡觉了,身子实在困疲十分,心想没有一点东西吃,睡上个把钟头再走路便好了;我们换了两套便服,和勤务兵两人一起换上了,又继续走我们的路。

到达一个小村落的时候,我们侥幸遇见了一位救主,他姓万,是一个商人,也是逃难在此,他引我们到一间非常浅窄的茅舍里,给我们一些稻草,让我们安顿,我们就在此睡了一昼夜,醒过来的时候,饥饿使我们昏眩了。我们才向这位姓万的救主,求得一点白米,一个脸盆,煮了一盆稀饭充实饥肠,在这间茅舍里,我们度过了四个月最悲惨的时间。

我们向过路的难民求乞,得一点残余的食物;挨延活命。我的伤口,因为身边还带消毒药料,扯下身上的衣服布片,用开水消毒后里贴,幸得不致溃烂;可是全身浮肿,离开死亡实在也不远了。这一间茅舍,我们睡于此,食于此,大小便亦于此;四个月来,几乎和猪栅一模一样了;我们蓬首垢面,全身秽臭,长满了虱子,完全称为一个可怜的乞丐。

敌兵时常来村庄里搜劫财物,奸淫妇女,杀戮青年!然而我们的外表,却保全了我们的生命。

敌军的暴行是说不尽的,整个的村庄,没有一个女子能够逃脱敌兵的蹂躏。有一回,村里忽然响起锣声,村人们一起走去观看,只见两个敌

兵正在脱掉一位老妇人的全身衣裤,供大家观赏。

杀人放火,随时为之,算不了什么回事,在那里,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是完全失常了。

四个月过去了,我的伤口已经痊愈,姓万的那位救主,要从这村庄搬回家去,他的家是在离南京城三十里的头关地方,我们又蒙他照顾,跟着一起到他家里去,住了下来。

因为我懂得一点医术,向他借四十块钱,到南京去购买药料,开设医所。那时南京已经准许行走,但进城的时候须经敌兵检查,身上如有银钱,一概没收,我想了许多办法,好容易才进了城,向路上摆零卖摊的买回许多药品。

这样在头关乡间开医所,一直到我离开为止,总算没有再碰到大危险。三四个月以前,我托人从安徽投寄一信给这里的陆处长——就是上面的陆涤寰氏——说明经过,蒙他寄给我六十块钱才得生还。

说到这里,陈君结束了关于他自身的叙述告诉我南京的现状:

南京敌军的大屠杀,继续了七个月,现在总算比较好一点:但是奸淫劫掠的事情,还是常常发生的。在南京的同胞,对于敌人的愤恨很深刻的,他们无时不盼望重新投到祖国的怀抱。

伪组织里的汉奸头目们,全是老朽的东西,各种伪机关,虽然花样齐全,但多没有作为。日本的各种特别组织操纵了各方面,汉奸们只是哈巴狗,应声虫。他们成天价开会,什么“反共大会”啦,“庆祝占领某某地方大会”啦,天天有,强迫我们的同胞参加,制备旗子发给你游行,千篇一律,毫无气味。

南京市面,至今没有恢复恐怕永远也不能恢复,毁坏的房屋,没有重新制造,修理完整的也绝无仅有,市上商店,十九是日本人开设的,烟馆妓寮特别多;烟馆除供抽吸鸦片以外,吗啡海洛英全有,妓女则日本台湾朝鲜各籍兼备,据说日本人去嫖价钱便宜,中国同胞去时取值较昂。

市面上用的钞票,仍是我们的法币。敌军发行一种军用票,以法币换军用票时,每元收贴水两角,亦是搜刮的一种办法。

南京的同胞在敌人的铁蹄下,过的完全是奴隶的生活,碰到敌兵,必须行礼,才可以走过,不然,定饱老拳,我们从乡间进城,经过城门口时,

必先向敌人岗兵鞠躬为礼，递过通行证，有时盘问你几句，放你过去，有时任你鞠躬，毕立半小时不加理会。

然而直到此刻为止，南京的敌伪仍无时不在游击队的威胁之中，在南京四郊不时有游击队出没，破坏交通，绑杀敌兵。敌伪对付游击队，先是“剿”，没有效果，近来改用收买的办法；有直接收编的，有相约四六均分地方税收以安其心的，但是为数甚少，且受收买后又常反正，继续抗敌。

敌军最贪花姑娘，年来在这样无穷的蹂躏之下，南京四乡妇女死于非命的，已不可数计，至最近为止，敌兵又常下乡要索花姑娘，发泄兽欲，乡民在此不断的凌辱下，乘机刺杀敌兵的常有发生。据闻在江北一带，近来常有男子，扮装女性应敌乘机刺杀的，在我们所著的头关乡，有一天来了两个敌兵，找着一个丈夫当游击队长的女子下手，这女子佯与欢乐，约他次日再来，同时她的丈夫给集合了十几个游击队员事先埋伏，将敌兵分尸复仇。

总之，敌伪统治下的南京，已无人间气象了！

南京魔窟实录

(1939年10月1日)

六朝金粉：鬼域中的新气象。第一样是脂粉香，“内政部”、“立法院”就是这香气冲天的妓院包围之中，“绮红阁”、“桃花宫”、“浪花楼”、“共乐馆”、“蕊香院”、“广寒宫”、“人民慰安所”、“秦淮别墅”……二十五家一等妓院，都挂起了美丽的招牌，新饰的彩楼，在每家妓院前高耸着，没有太胖的，也没有太瘦的，花枝招展的一个一个陈列在马路边，微风送来一阵浪人寇兵嬉笑的声音，夹着淫秽的歌声，震撼着整齐的马路。

妓院除了用人的广告以外，报纸上，马路的墙壁上，也到处出现着各种不同方法的广告，新开秦楼阁妓院，用中日文写着“敝院开业伊始，特派员赴苏杭邀来如花似玉色艺双全之姑娘，性情温柔，举止大方，殷勤招待，包君满意，请驾临敝院，知言之不谬也。”一张红色金字的广告，把“绥靖部”将校训练班的广告压去了一半。

和妓院性质相似的是咖啡馆和料理店，下贱的日本女子，除了招待顾客之外，随时都可出卖她的身子。日本军部费了相当的化装费，设立了“军人慰安所”，来满足兵士的兽欲，然驻京寇军，普遍的需要上，还加上所有的中国妓院，料理店，咖啡店，食堂，弹子房，供不应求，还是应供不应求，因之南京的妇女，有时也会遇着寇兵要求给他满足欲望的事。

吃赌和烟毒：新气象中第二件是菜味香，大汉奸坐汽车，中汉奸坐包车，小汉奸乘自行车，南京一百八十余家食堂之中，三分之一，是经常客满的，因为小汉奸请中汉奸，中汉奸请大汉奸，大汉奸请他的父亲——日本军阀浪人——整天的酒食征逐，于是饭馆前满堆了车马乞丐。

寇军所到之处，随身携带着三种物件，一妓院，二电影，三咖啡馆，因为唯有如此才能使士兵作战精神维持下去，所以南京的日本妓院，食堂咖啡馆到处都有，成为市面繁荣新气象之主力。包办娼妓者的另一工作，是大规模设立赌场，赌场在每一家旅馆都附带联系着，如果你的对赌博特别有兴趣的话，你可经过一二个人的介绍，去日本旅馆的共乐室去，

而贵楼,日进馆,朝日屋,亚细亚,福田馆,南京……都是最舒适的地方。

“维新政府”在占领的区域里,收不到农民一文租税,当然,它要策动着一批汉奸,由寇军保护下乡,但所有下乡的寇军和汉奸,不是全部消灭,便是全部击败。因此,傀儡政府,这一笔庞大的行政费用,都从妓院烟馆赌博食堂日货毒窟中人民的身上榨取。在南京的烟馆已普遍的建立起来,大街小巷,到处都有售吸所,一个初进南京城的人,嗅着这股异气,实有昏闷的可能,售吸所在南京分甲乙丙三组,总数当在三百家以上。

红土,白面,价格都高涨起来,吸惯了白面的,红土就没有味道。“维新政府”施政一年中,造成了四千到五千的白面嗜好者,而四五千烟鬼之中,半数以上在干着特务工作,其余的就是南京城里狭路小巷中埋伏的行人检查者。他们私私的行走着,一遇到了可疑的人,就乘机检查一下,检查以后,他们再往售吸所去消夜,而他们经常的吸着白面,并且身边有很多的钱。

南京的治安机关,虽出着布告,严止拦劫行人,如有白天抢夺,妨碍民众安居的匪盗行为,“决以重罚不贷……”但结果每天的劫案,时有所闻。在“江宁地方法院”朱红的大门,两边贴着案件的批示,六十七件批示中,有十八件是盗案,而十八件之中,五分之四的地点,都在城里。

南京的市面,却也在繁荣起来,秦淮河畔画舫云集,这时六朝烟月之区,沿岸的酒家茶馆,也恢复了清唱,有名的月宫,四明楼等五六家,都挤满了浪人流氓。南京的戏院,专以京剧而论,已有十四家,一般的排演着玉堂春和贵妃醉酒。鬼域中的气氛,蒙住了南京五十八万平方公里的地区,在京市的民众,整天接触着的,就是这一类的事物。清末盛行的“南京三多”是臭虫多,驴子多,候补官多,现在则是四多了,妓院多,烟馆多,茶馆多,劫案多,这就是所谓“新秩序”。

挑拨离间:日本最畏惧的是中国全国上下的团结和持久抗战,因此最近“大民会”的一批标语,就是拥汪和平主张,停止战事。和挑拨分裂全国的团结。“一定要做到地方与中央分裂,政党与政党分裂,民众与政府分裂,这才可以推倒中国抗日的政权。”因此汉奸到处在造谣中伤,挑拨国共的分裂,挑拨地方的分裂,挑拨民众与政府的分裂。在南京,政治

口号最响亮的“拥护汪精卫和平主张”，“停止残酷的战争”，“防共”、“反英”，以及“拥护维新政府”。

南京可以看到汪精卫的言论集，南京日报的社论集，每一次运动或纪念日，大民会必定出中心的宣传，听到汉奸日人在南京大呼主张和平，停止战争的口号，很清楚的可以看到日人对中国政府坚持抗战是十分的畏惧。

从中山东路走向太平路，朱雀路，“维新政府”，“行政院”，“交通部”，“绥靖部”，“财政部”，“新闻训练班”，“实业部”，而到“内政部”，“立法院”，机关中充满着女职员。奇装艳服，妖态百出。一般汉奸出入衙门，也无公可办，一切事项，都经日人的“军方”决定，他除了吃饭签到之外，就和女职员谈笑。

争取青年：汉奸对于青年的争取，在南京特别厉害，“维新学院”把今年度的毕业生训练，成为防共青年团各县指导员。“内政部”举办“青年团指导训练班”，招收各省市青年训练，“绥靖部将校训练班”，训育青年将校，一期警士训练正在上课，“维新政府”更办理“县政训练所”，一切争取青年的训练班，等着大批的青年去训练，结果都是些三十至四十的失业者与流氓，日人讯问某汉奸：“南京四周十里外的青年哪里去了？”汉奸很快的说：“重庆去了。”“有无办法争取回来？”“恐怕很难，即使回来之后，也很危险！”结果默然无语！

破坏法币：日人想以政治方法巩固其军事占领，以达到征服中国的目的，以经济的开发来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同时扰乱金融，破坏法币，倾销日货与独占市场，差不多南京的经济情形，正可以代表日人在整个江南的经济策略。

扰乱金融和破坏法币的日人在游击区中，经济侵略是急先锋，推行军用手票，发行伪币，企图以不兑现无担保的伪币，调取我国外汇，京市的马路边，不时还发现收买硬币的烟民，“龙洋！龙洋！一元四角五！”一方面吸收现金，同时还在吸取法币，可是钱店里已有了黑市的价格，每一百五十元的伪币，合法币一百元。普通你要到南京商店里购买物件，你应当首先声明：“老板：我是中央票阿，新的中央银行。”说时给他看看，于是店员就以公道的价格与你交易，并说着客气的话儿送你出来。相反

地,你如无声无息的取物付价,一包纸烟二十五枚的提高为三十枚,因为他预备你付伪币给他,一张伪币在南京的价格,只值法币八毛五分。

在水西门各商店里打转,每家经理先生都在包藏法币,一张“中、中、交”的纸币都在检藏起来,而把日人的军用票在市面上相互的推送,好似从未有过的客气,货很早就清算了。

五月二十六日,南京市面上开始使用华兴票,“维新政府”以下各机关,发给薪金,一律用新票,因为这种票,从公务员绥靖队,警察队,使用到人民手里,人民实是苦得无法可言,商人的意见是,“日军用票终究还是大日本发出来的,以后日军败退东京时,多少还可以交涉一下,华兴票是傀儡政府的,日军败退后傀儡政府塌台,华兴纸票,向谁付钱?”

因之二十七日的市面,就起了一片怨言,购物须先申明不是“华兴”,否则不仅提高价目,且说存货已尽,使你无法购得。

中央法币在南京城里这样的硬,实为日人所胆寒的,六月份开始,在南京的日本商店,一律拒用法币,因为他非这样提高日本的信用,不足以在市场上活动。

日货充斥:日寇在占领区内正当商业,迄今没有展开,长江流域的占领,排挤了英国在华的市场。南京的日货向江南各日军盘踞城市推销一点之外,广大的乡村还是无法运销,因之日货的囤积,只使京市变为日货世界。

南京的衣料业,最大者二十九家,十分之八是充满着东洋布匹,日本商店,台湾商业株式会社,银座果子店,旭果店,川岛洋行,九州屋,花月堂果子,吉冈南京友店,齐藤洋行,太平洋行,(白下路)车运公司,大荣洋行,三井洋行,西肥洋行,林贸公司,田光商会,三星洋行,土桥号,吉田号,吉满号,大石洋行,玉园公司,多田洋行,大丸洋行,三星公司,坂口洋行,汉和洋行,福田洋行,握冢洋行,太平洋行,(太平路)西亚洋行,昆野洋行,富久美药房,本田洋行,九田洋行,日本堂书药房,大陆药房,松大药房,新亚西药房等,五十多家,占领了全部太平路与中山东路,和服木屐,脂粉满脸的日本女做他[她]丈夫的店伙,你要是向他购买一点英国商品的话,他就随时给你不可言状的难堪。

南京的汽车业,都由吉崎自动车店,山田组自动车,江南产业公司,

杨章洋行、兴亚商店,丸三洋行,三和洋行,南京タケア,大和タケン,兴中公司,五成运输店,五龙运输店,国际运输株式会社,上海洋行,南京友店等三十八家,日商所包办。电话业由华中电汽公司承办,电灯,自来水,也由华中水电株式会社包办,一切医院,新闻事业,工厂铜铁,钟表照相,电影,百货商店,飘起太阳旗子,不是直接受着敌人的统制,便是日本商人自己开办。

搜刮民财:在寇军力所及的地区,日货可尽量的倾销。但日人在游击区内所占领的点与线,搜括不多。江南农村,因游击队的活跃,洋货下乡不易,土货出来更不易,日人要夺取矿产原料,利用原料工厂与劳力,加紧制造物品军需品,才能继续侵略的战争,所以南京附近的矿山,从去年八月起,已在开工偷掘,小丹阳铁矿剩下的三十多吨铁,用一旅团兵力保护运走外,又在继续开采。当涂前中山后中山查家湾,小孤山各个矿山,都在日夜开采,更恢复了南京原有的兵工厂,和横溪桥的蚕种厂,在政治上号召资本家回乡设厂,以资大量的搜刮。

和平进行曲:汉奸教师并不是对学生不加训练,他们平时也注意到这一点,因为丰厚的物质待遇,每月三十五元以至四十八元的薪给,都是“维新政府”新发给的,他们亦甘心做走狗,自己不会作曲,常把抗战歌曲,换去了内容,叫儿童们咏唱,一支义勇军进行曲,就由于他们的改编,成为和平运动中唯一的好歌——和平进行曲,歌词的内容是:

“起来!愿做新中国的人们,把我们的民德,造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国,到了新秩序的时候,每个人都厌恶祸国殃民的战争!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冲破和平的障碍!前进!前进!进!”

小学生对他并不生兴趣,在老师唱过一二遍后,他们依旧恢复了原有的曲辞,“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样下去,抗战的歌声,渐渐出现了,为了避免麻烦起来,校长宣告,一律停唱和平进行曲,顽皮的小孩子,实是无法训练的。

中学的课程:京市的中学生,对国事更清楚了,处于南京铁蹄下的中学生,实有无穷的怨恨没处发泄。大民会在南京市一中,市二中和各个私立中学里,都赠送了许多书报,但一切汉奸的理论,东亚协同体系,新民会宣言,汪精卫重要建议,民德主义浅说,维新政府政纲浅释,以及小

册子,杂志刊物,新中国、新生、新命,大坂每日新民会播音讲演集,怎样建设东亚新秩序,维新政府与新中国,维新政府概况,新民会与新中国,民族结合为人类平等途径,大东亚文化之建设,日本发展之目标,中日经济提携论,英人惨杀华人痛史,游击队之真相,都未曾给他们注意,他们每日所注意的,是同学中有无买得上海四家的抗日报纸。

学校里的课程是印发的讲义:算术、代数、几何、生物、化学之类,当然依旧如故,国文,读着桃花源记,和五柳先生传,音乐唱的是“春来”“秋去”,除了每日加上一节日语之外,历史中的中日战争无形抽去了,鸦片战争,特别强调反英运动。一位地理教师,在初中一年级教室里讲到江苏省与南京市时,心头酸痛拭泪,当场学生纷扰地痛哭,老师严戒禁声,不语携书,挥手而去。

“皇军”成“惶军”威镇南京,反顾去年跃进时确可骄傲一时,今日南京四郊,已活跃着游击军队,整个江南,以两个师团一个旅团的兵力,分散竟无法维持。扬子江中,落日的余辉在水流中波动,暮色由紫红变了青褐,归途的车路中已找到了英勇的队伍,“去,消灭地洞中的日人!”一队队铜铁般的战友,如旋风一样包围着南京附近各据点。日人一到夜晚,就到麦田地洞里去睡觉,一个据点,四周围着三层的铁线网和沙包,放哨的站在屋顶上眺望,当他很远的见着游击军队时,他就把机枪莫名其妙的乱扫一阵,仅在较远的沙地上,扬起一阵尘土而已。

南京居民大半成烟鬼

(1939年12月8日)

金陵大学副校长培斯博士,顷发表一文,叙述南京市内之麻醉品问题。该文根据事实,语调明快,有不少动人之陈述。据称:“南京城内,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已染了吸食麻醉品的恶习。南京伪政府的财源,以鸦片烟税为大宗;贩海洛英□小贩,在街上沿门劝卖,男女小童,均吸毒品,自戕其生命。伪政府之官吏与□□,大多数为鸦片烟鬼。”培斯博士未写本文之前,曾向南京伪市政府及“维新政府”内职人员访问,又曾向各贩卖鸦片商人及鸦片检察员询问,故内容至为正确。该文续称,南京市内共有人口四十八万人,有贩卖鸦片烟店三十家,吸售所一百七十五处,另有旅馆十四家,亦已领照准许吸售。除正式之鸦片烟营业外,另有私售私吸者,当局已极力加以禁止,以裕烟税收入,禁止私售私吸,便是当局之“禁烟政策”。“禁烟局”以鸦片售与贩卖店铺,每两十九元,烟店再以每两二十二元之价格,售与吸售所,但价目有时亦因供需情形而有异。每日各吸售所售出之烟,约三千两,换算零售价格,达六万六千元。但吸食私烟之事,所在皆有,故鸦片检查员每每将各吸售所处罚。闻在南京市内之烟,有一部份(二成至三成)系由烟商转卖于城外居民,但转卖之数量,仍不及私售数量之多,故每日售烟三千两之数目,或尚估计过低。一个普通烟鬼,一个普通烟鬼,每日须吸烟一元,但贫民有时则不到一元之数,依次推测,则每日卖出鸦片三千两,即足证明鸦片烟鬼约六万人,或六万人以上。江苏,安徽,浙江等占领区内之出售鸦片烟事宜,系由“维新政府”之行政院办理,每月所得之烟税为三百万元。查烟税为每两征收三元,故三百万元之数,即表明每月售出鸦片烟一百万两。据日本及伪政府方面称,此三百万元之烟税收入,实赖□维持“维新政府”之行政费。但如进一步考察,南京方面军政界之收入,尚不止□。盖鸦片烟从大连运来,原价每两八元,付与日本运输公司之运费,每两二元,□税每两三元,成本共为十三元,而以十九元卖出,每两仍有六元纯

利。至于海洛英,因非公开贩卖,故极难得到详确之统计。据一有经验之贩卖海洛英商人称,海洛英系从大连及天津经津浦铁路运来,沿途由日本军警保护。南京市内,现有四个贩运海洛英之商人,均被称“海洛英大王”,其手下之党徒,共有二千四百人,吸□海洛英者,亦有数万人。惟伪政府中人,以海洛英足以妨碍鸦片之税收,乃尽量捉捕吸食海洛英者。目前南京市内之“法院”及“警察局”,均充满海洛英及窃盗人。惟因人数过多,故扣留五日后,即予释放。伪政府之职员与警察,多为鸦片烟鬼。某教员称:“照此下去,南京居民,再过两年,将无一不是鸦片烟鬼矣。”最后,培斯博士叙述其发表本文之动机称,“本人为一传教士,英美两国之传教士,对于扑灭鸦片烟运动,均极努力,故本人不能不尽义务。不论任何国人,贩卖鸦片,均为可耻之事。”

三十四、《敌机肆虐》(第一册)

(1937年7月11日—1937年8月31日)

孙佺仁 编

敌机十六架袭南京被我击落六架

(1937年8月15日)

全日地方乘天气阴雨之际,于午后一时一刻,由沪航空母舰分别派重轰炸机十六架,飞京空袭。于二时半,敌机已至京市上空,我军即迎头痛击。敌机除在明故宫一二处掷弹外,均纷纷狼狈往南城逃去,我机猛烈追击至大教场句容间,敌机四架,被我击伤堕地,其中一架起火焚毁,我机一架略受损伤,三时半敌机溃退。

按一 是役我防空部队、及空军至奋勇迎战获得空前胜利,事后调查,共击落敌机六架,四架落于京郊,二架落于句容附近。每架价值自日金三十万元,至五十万元不等。在京郊五里外被击落之一架为“三菱四一号”,残毁之机翼上有一铜牌照注制告所机体番号等项,机内五人,均于落地后伤重毙命,在各人身畔皆有姓名布条为一“伊藤敏忠”“秋元”“樱井”“中正平”“成田山”五人,每人均怀有“护尔供御扎新胜佛寺勅”,其帽缘均有“木更津海军航空队”字样,且有衣袋中藏有爱妻之照片与信札者,血迹殷然咎由自取。此外机内尚航空应用图表多种其“中国与日本济州岛、台湾大连三航空根据地之航线距离图”中所列各地北至平津南达杭赣,均为我重要城市,庐山亦赫然在其中焉。

二 八月二十六日夜,敌机袭击我首都,被我机追踪至天长境内,击落敌机九六式陆上攻击机两架,机毁人亡搜出该机机长大庭弥一郎曹长

日记一册,其中记录八月十五日第一次攻击我首都,被我击败之惨况甚详,兹照译如下:本空队零九零零八月十五日大空二十机出发,攻击南京,第一中队之一号机坠下太田一空曹战死,本机中弹四十二发,第二中队旋入飓风之中心,第三中队之二,四号机起火堕地,第四中队之四号机行踪不明,其,号机(原文如此一编者)渡边航空曹长战死于侦察席上,第三中队之三号机起火堕地,一号机片船战死,最初即遭如不幸最后回千叶时必更痛心也,本有一齐跳下而死之决心,但己身非吾所有,惟有双手握机枪默祷而已。航行六时间,是口损害二名第一中队大装一空曹,第三中队船越二空曹伊藤一空曹,全森一空曹田中一整空,二见空曹长,樱井三空曹,田中空,星野二整曹第四中队渡边曹长,大反一空曹,南波一空曹,富烟一空,波汤三整,户田三空曹钵材一空,山石二整曹,齐藤一整,第五中队,东小扉一空曹,大林一空,安藤空曹长,古群二空曹,千叶一空谷二整曹。【注】木空即木更津海军航空队,大空即大材航地因木空由大材出发,袭击南京。

备考:八月十五日的回忆

一个近似黄梅天气的八月十五日的午后,我们从六百公里以外的地带飞抵了南京:而在刚刚马虎地用过了午餐,我们就立刻在首都的上空领略了伟大的空战的一幕。

是在将近一点的时分,我们在微雨中降落大较场的飞机场。场上摆满了各色各样的飞机,在场的四边牵成了个弧形,这便是我们抗敌的急先锋。所以我们见了,都深深的会觉到年龄虽然十分幼小中国空军,也将得展展他的羽翼了。午餐间,见了许多久未见面的相识者,相问之下,知他们也刚从各地结集此间,且在最知的期间,内就要肩起我们伟大的任务,去轰炸上海的杨树浦。

——昨天在杭州曾击落十二架的敌机并俘获敌空军人员数名,中有一名跳伞下降见我驱逐机近前便要挥手表示不要开枪,落地后,又双膝跪在地上向当地的人民求降。

周君说话时的态度一如从前,总爱用他的大拇指头来加重他的语气。

——今早我们刚离了南昌,听说就遭了敌机的袭击!唉,真可惜,假

使我们迟走二小时,不一小时,那我们也就可以和敌人见面,准定不让他回去!他是驱逐机队里服务的,他对此机会的失去,引为莫大的惋叹!

——小弟弟不怕他精,不怕他呆,只怕他不肯来,你愁没有机会么?滑稽的张君说得大家都笑了。

我们谈到各自的别后,谈到今后的努力,忽地间警报声从饭厅的四壁[壁]反响过来,音调尖锐而悲沉,象征着疯狂的敌机在多少时间内,就要到来干他惨酷的杀人的工作。

我们连忙跑到机场去打听!敌机二十八架是在浙省的边境正向首都飞来。场里的人员都忙得不可开交,防空的部队也抬出他们的高射机关枪,安置在筑好的阵地里了。

我队飞机已经赶不及加油,因为当地的飞机实在过多,仅有的机械人员都在忙着开枪,发动机的爆发声也就在不久之间盖住整个的大地。

十五分钟以后,紧急警报放出了,和城里的警报声适切地共鸣着,场子附近的居民望着空在逃跑,以冀远离机场,凄洪的号音在吹,整个的首都陷于从未有过的严重局面。

我们的驱逐机三架、五架一队,二队向南起飞了,灰黑的暗云低垂在天中,我们的飞机高过一千公尺,就得钻进云里去。

我和机位同事,站在机场的缘边,和看一个奇迹一样,并不存半点害怕的心理,眼见着我驱逐机在京郊护卫的森严,不相信盲目的敌人,真会来瞎撞。二十分钟过去了,云比前好像更要低些,且似欲再下微雨的样子。我们以鹰隼般的视线注视四方,还是看不见敌机的踪迹。

再过数分钟,在西南方远远地有发动机的飞机四架正朝着机场飞来。

——我们的轰炸机回来了!顾君指给我看。我看看来机的形式,跟我们的轰炸机完全相同,恰巧我们的四架轰炸机于警报前离开机场,所以我也以为是我们自己的。

我以全副精神注视着来机,但正在这一刹那间,我京郊的机关枪响了,接着高射炮也连珠似的响着,一缕缕的黑烟围绕着四架来机的方向直至机场上面的空际。

——敌机,呀!不是我们的,顾君叫我一齐蹲下来,四架的敌机刚好

在我们的头顶飞过。敌机贴着低垂的云幕横过机场，双尾巴，翼底的太阳徽，都清楚的可以看见了，炸弹和小缸子般大的从机底掉下来，不久，听见炸弹在空气中摩擦的“初初”的声音，接着，就是连珠式的洪亮的爆发的巨响，有二个炸弹正落在离我们的百余码的地上，我们几乎可以闻着炸药的气息了。

敌机放了炸弹后，拉高机头向云里躲着了，但另又有四架从云际里出来，城里的上空同时也出现了四架。向南飞来的四架，我一时刻的注视着并担心着他的投弹，因为他的航线正在我们头顶的上空，这才觉得有点危险，地上的防空队咯咯地放着机关枪，可是，总看不见敌机的下坠，我想走过我附近的一座机关枪阵地里去。我自信着以我飞航的常识，必可以打中一二敌机来。

南飞的四架敌机正在我们的头顶投弹了，一个，二个，五六个！可是我心里不惊慌，我也学过投弹，我知道炸弹尚有相当的时间前进，所以我是很安定的。投了弹的敌机飞入云端，但在光华门的空际又有四架出现了。

且很清楚的可以看见炸弹掉下地来，接着是一连好几发如雷的巨响声过后，一缕缕的黑烟直冒上空，我心里想：那里准定死了不少的无辜的同胞，他们都和他家里所有的东西付之灰烬了！

好，我们的驱逐机从郊外看见家里起火了，他们就执行他神圣的任务，在郊拦截敌人，现在回头看见这乘隙而入的强盗，心里更加愤恨，开着最快的步子来追他。我也怀着满腔的热望，望着我驱逐的队伍能够破空杀敌，我并以全市人民的生命，财产付托他，好像觉得：你能把敌机打下来，就无异救了一百几十万人的生命，反之，你不冲下去，你自己准然可以活着，但全城毁灭了！

果然，我们两架驱逐机迫近敌机了，我们很清楚的听见空中咯咯的枪声，不久敌机起火了，我们都不自觉的拍掌跳将起来，而对我们那位英勇的战士，怀着无限的敬意。

剩着的三架敌机，朝着东方逃走，我们的另一架驱逐机又追上了。和先前一样，枪声过后，敌机的后部即拖着一条大的尾巴，分明的，另一架敌机的油箱又击中了。

此时城中的上空,我驱逐机又追着另队的敌机,我们简直目不暇接,欢喜把所有的人都狂跳起来了。

我们眼看着敌机的坠落,给侵略者以打击,我们神圣的抗战,在首都发出他的信号了。

于敌机坠落的一刹那间,我不禁代敌自问:“怀着侵略的目的从千里外来到此间,而得到如此的下场,你将作何感想。”

——真倒霉,我们应该给敌人以甜头的,今天却白白站在地上,反受到敌人的苦头了。

四周进攻了敌机,我心里如此私下地暗嘲笑着我自己。

——我们明天就得到上海去对敌人作个痛快的回答。陈君高声这样地说着。

忽然,机声又渐渐近了,我们抬头一望,见我们的驱逐机一架正追着一架失队的敌机入云,过后只听见机枪的声响,机声又渐渐地远了,直至完全消沉。

解除警报的号音呜呜[呜]地响起来,同事们也从荫蔽的地方跑出来了,我们都怀着轻松的心情,忽又回到机场里,想探问一个究竟。

空中寂然无声,敌机除坠落者外,余的都狼狈的逃散了,回想他们在数小时以前,浩浩荡荡的杀奔前来,很够起劲的,可是,现在呢,有的幸而脱险,但眼见着伙伴们一个个的坠落,和回到他们的根据地里看看座位前后的机关枪洞,也就够使他们寒心:叹盗匪之不应做了。

解除警报的号音长长地鸣着,一般市民也从各自掩蔽的地方跑出来了。消息很快就传了过来:远在机场数百米外炸死三个工人,机场除炸了两个大洞外,一些也没有损失,我们走回站本部,那边已挤满了一群一群的同事们,在大谈英勇的战绩。

机场里的两个洞,约有一丈的宽阔和丈的纵深,站里有的建筑如宿舍,棚厂,油弹库等都还骄傲地矗立在那儿。我们开始否定了炸弹的威力,而对于敌人漫无标的的投弹,更使我们给敌人以强国空军的一个否定。

——如果敌机下次再来,我们还是就在站里好了。

大家如此地说着,因本日厂[日]机的投弹,反把离开敌人投弹标

的——飞机场的人们炸伤了。

解除警报的三刻钟内，站里就连续地接到几起的报告：已经证实的，有五架的敌机坠落，余的尚在调查。再过不久，敌机的机关枪，地图，飞机的牌码也送来了，此外，还有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日本女人的“千人针”，约有二寸的见方，听说那便是日本军人所靠以打仗的唯一的符咒，哈哈！

[本文见于中国的空军第二期]

敌机飞安徽广德南京杭州 嘉兴肆虐被我击落两架

(1937年8月15日)

下午一时许,敌机两队各六架,分飞安徽广德及南京企图轰炸。

广德方面被我空军击落一架,当即着火焚毁。

首都方面,亦被我空军于句容附近击落一架。

下午七时许,又有敌机十余架袭南京,被我高射炮击落两架,一架堕落于安徽郎溪,机中六人,一人已死,余五人逃逸。

一架堕落于首都孝陵卫,机翼已发现,机身尚未寻获。

杭州方面敌机十架,于晚六时半袭杭在笕桥投弹数枚。

晨五时四十分,敌机十余架,飞嘉兴掷弹。

备考:

南京航讯接连几天的敌机来袭给了我们首都民众莫大的兴奋。

呜呜,呜敌机来袭的警报响了,陆上车马立刻停止前进,行人也悄悄地躲在路旁的墙角,商店暂停营业,街上断绝交通,整个的都市笼罩在镇定而沉静的戒严之中,最热闹的花牌楼,大行宫一带,最繁盛的街口,中山路左近,也全安静得不见尘的烦贵全市的壮丁(原文如此——编者),分布在街口辅助军维持秩序,天空里只见我们的空军飞翔,准备迎战,市面上只见救护队的巡行,执行着应尽的职务。许多受过壮丁训练的劳苦车夫听见警报的声响,即刻在他们的车厢里取出蓝灰色的壮丁服装穿在身上听命于班长指挥去工作,警报解除以后,市面恢复了常态,他们收拾起壮丁的衣装又重拖起黄包车把他去谋求他们一日的营生,劳苦民众的这种爱国的举动完全出于他们的自愿,如果我们敌人看见这样有组织守纪律的为国服务神圣的使命会惊醒了他们要想吞灭中国的一场春梦。

敌机偷袭展开空中大战

(1937年8月15日)

下午,敌机第一次进袭京空被我空军驱走,以后接连三天没有让他们飞越首都城墙一寸,市民们虽然赞仰我们空军神勇,打得他们不敢再越雷池一步但终觉不能目睹敌机受驱逐的狼狈逃窜与被击落的燃烧爆炸情景,而认为遗憾,敌机连日的避我惨败了免我们防空哨线亏得他们能想出绕路偷袭的方法(原文如此一编者),才又给了首都民众,个观战的机会,在十九日午饭刚过的时候,天空的浮云如同潮涌似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敌机借云的掩护,竟偷袭飞达京空,警号一声,防空人员全体出动,镇静的戒严填满了整个都市,我们忠勇的空军正飞翔在空中施展神技,巡视敌机,一会儿,发现敌机结队袭来,高射炮与高射机关枪连串的向目标準中射去,我们忠贞空中斗士,由各方向敌机扑来迎头儿击。

室内的居民,多丑窗际瞭望这幕空中大战,国货银行七层楼内屋顶上更是良好的临时观战所。

火光空中飞舞敌机惨败

(1937年8月15日)

联珠般的炮火从眼前掠过飞向高空，一团团的火光在空中飞舞，“得得得……”的机关枪声夹杂着轰轰……的炮声。敌机下受炮火的威胁上波[被]我们空军的逼迫，好像是夜晚寒鸦，不辨方向的分头逃窜，他们利用着浮云，暂时隐藏身迹，枪声炮火、迎堕之渐稀，我们空军正在天空侦巡敌踪，隐蔽在云端里的敌机听到我们驱逐机的声响，先发机枪向我偷击，我们神勇的空军，一个机警灵活的翻身冲入云际避开敌人的弹火向其窥击，在另一处云堆里，更冲出一支奇兵，把敌人笨重的轰炸机打得负伤而逃，在逃出城郊未远又遇到我们的空军迎头打来搏战。不久，只见远处一点火光逐渐下落，随着火光的一股灰烟，渐次延长，哈，又击落了一架，看见的人们都极惬意的告诉他们的同伴。

警报解除后，市面立即恢复常态，物价平稳，没有奸商操纵，人心镇定决无庸人自扰，因为空军迎战的神技更提起民众无限的振奋，民间的捐款，慰劳防空，救护训练各项工作愈加紧张而努力。

夜袭失败更使我们振奋

(1937年8月15日)

敌机的夜袭,更给我们无限的兴趣,十九日晚上,夜袭的警报响了,全市实施灯火管制,很大的石头城,没有豆大的火光,大地上沉寂得听得见远处塘畔草虫的秋鸣,保卫领空的我方斗士驾机飞翔天际,只闻机声不见机影,机翼与机尾三只小灯随飞机飞荡,分辨不出是“星”还是“灯”,一刹那敌机绕从西北方飞来与我空军于下关上空,空中夜战,就此揭幕,晚间的枪炮火光比白日愈显清晰光亮,搏战紧张的时候一般天空如同火烧血染一般的红亮,我们空军奋勇施展神技,终将敌机击落一架,其他敌人,便望风即逃了,警报解除全城又燃起光辉的火炬,耀照着前途光明我们已经向胜利的大道。

来得越多战利品也越多

(1937 年 8 月 15 日)

二十日晨,又响了警报。市民全都屏息静气的在盼着这幕空战的开始但却失望了,到响[晌]午敌机终未能飞达京市上空,民众伊[依]旧盼着他们再来。

来,来吧! 来的越多我们战利品也越多,不是吗? 新街口广上陈列着我军击落的敌人重轰炸机,民众围着观看,在这极度镇定而平静的首都,会给予我们民众多大的振奋。(二十一日)

敌机袭首都被击落二架

(1937年8月24日)

晚八时有敌机重轰炸机九架,由西北方向京飞来,企图夜袭,我空军闻报,当即派驱逐机出击,敌机感受威胁乃在郊外投下二弹,即图遁去。我军从上空猛然飞下以机枪响敌机扫射,驱至句容附近,青龙山之东,一敌机中弹落地。起火,余机仓皇退去,复被我机追击,又击落一架。

我在广德捕获敌飞行人员四名。

备考:某君所京目睹记云:

八月十七日南京这两日来尚觉安静,今晚天气晴朗,星月交辉,绝非飞机夜袭的良好时期,我想敌人对南京处心积虑的要想加以破坏,当第一次(十五日)敌机来袭时,满拟将首都军事机关炸净尽,不意与愿违,适得其反,倭寇伤亡奇重,损失不资,而我忠勇空军,首次作战,即奏凯歌,予打击者以重大打击,固非暴敌意料所及也。十五日敌机犯京时适有飓风过境,然敌机驾驶员毫无顾忌,愍不顾死,悍然上升高空,则此间必有汉奸所设无线电台为方向之引导。无可疑义,鏖战结果,敌重轰炸机六架被我击落。

该机等皆属最新式者,可坐六人,中有一架可坐八个人之多,每架发动机两座,均最近美国十四汽缸 Pratt S Whitney 制造机枪,上装有 Besa Lewis 机枪,与电动投弹器。

刻闻三日之内,我已击落敌重轰炸机二十五架,轻轰炸机三架,及由航空母舰运来飞机四架,共三十二架,重轰炸机每架至少值日金五十万元,即此一项已达一千二百五十万元之数,几令人难以置信也。

在首都附近,现有残毁敌机六架,任人参观。

余昨日前往时,见有一架粉碎散布于二百六尺面积土地上,另有外籍访员参观,另有一架,谓该机战斗员尸首已粉碎,不忍卒睹,余因此未再前往。

据曾参加欧战之友人称,此种惨状,实从未前睹,或以现在空军飞机

载油太多,或以降落太速,致遭此惨死耳。

同时已有击落敌人飞机中有四日人被俘,一供称台湾现有重轰炸机五十二架,意图轰灭中国,不意三日之间,已失去二十五架云云。

惟据今晨日本向欧洲广播称,已击落中国乘机八十七架,又称在句容炸毁华机二十架,而据我方目睹者言,句容方面,仅机场外边有一炸弹落下,我机一架,仅余驱逐机时,略受弹伤而已。

我方一空军击落敌机二架,另一人追击至苏州时,又击落敌机一架。

至首都方面之损失,仅机场炸两大洞,今日已填平,一空机房全毁,及一训练机受轻伤,以上情形有西报记者报告可证,今日见我方所获之敌机,机枪二挺,为美国制,机身为德国制,推动机及发动机为美国制,其余毛瑟及无线电,则均日本制,所载炸弹,均重大而制价亦昂,日本空军,出师受创,其影响于财政、必甚巨大,其他海陆军之损失,更无论矣。

上海方面,敌人虽以猛烈炮火轰击,始终未能得逞,工事被敌炮毁坏,士兵仍死守阵地,故在京沪两地,有此成绩,在其他地方,不问可知。

故日军人寇,所遇抵抗,实属强硬,中国空军,已占优势,我机飞往日本轰炸,自属可能之举。

八月二十日,谈到空袭的事情,昨日又有两次,清晨敌飞机队在二千公尺高空投掷炸弹数枚,弹落距离目标一英里以外,民房略有损伤,晚七时左右,敌机十四架来袭,我空军初在空中侦察,以为敌机未来,纷纷降落,忽在北方密云之中,隐有敌机大队,出云后即分为三机一队,最后一队五架,向武汉方面飞去,另一队飞向军官学校投弹,我高射炮立即放射。

地下距军官学校四百公尺以外着弹起火,略有损伤,敌机当即逃去。

嗣接得报告:

该敌机十四架轰炸成绩,一呆弹(未及爆炸之弹)落于中央大学图书馆,另一弹落于中央大学医药馆,死十人,另一呆弹落学校大门近边,又一呆弹落航空委员会后,附近尚有一呆弹,全体损失不过死亡十人,并无物质与军事之损坏,而敌方消耗大量汽油,毫无所得,截至昨日止,击落敌军重轰炸机,至少有三十架。

据闻沪方敌海陆军长官已发生意见,而返国日侨又将我国统一建设

实际情形向该国人士宣传，并怨恨驻华海陆军暨同盟社捏造消息，欺骗该国政府及国民云。

在华北方面，现更运到大批军队，增加财政负担，长此以往，敌方经济、定不能维持也。

八月二十三日，此间盛传昨日敌机袭击汉口，图炸亚细亚油厂。

昨晚来袭首都一次，今日午后又有一次，敌轰炸机三架，自西北方穿过首都上空，投弹数枚，图炸飞机场，均系呆弹，在探照照射之下，敌机又投弹数枚，仍无损坏，于是飞去。

窥察该机来袭用意，似属侦察我高射炮及探照灯地点，以便派大队飞机前来袭击。

今晨零时三十五分空袭警报发出，五[吾]人以为大队飞机必已跟踪前来，施行轰炸，不意仍只有敌机三架，循上次飞机飞行旧道，环绕一周，在城市郊投弹二枚。

此时探照灯已集射三机上，我空军一齐出动，向西南追出，遥闻有机枪声，在一点四十分钟后，六弹落地，爆炸声音自西方传来。

就吾人观察所得，敌机每在被迫降落之敌机，均已炸成粉碎，是以倭寇航员鉴于覆辙之不可复循，抛弃炸弹，以求保全性命。

至吾市民已习惯于敌机夜袭，毫不畏惧，甚至以此为难之壮观，我机夜间甚少出动，因飞机飞行时间有限，必须尽量维持有效用之时间，且夜间之空军活动，攻守两方，均极难得有效成绩。

迄今首都军事方面，毫未受敌机影响，而敌所丧之飞机与航员，已不在少数，轰炸纱厂，似为敌机之专门技能，或因日人在沪纱厂已尽为我军炮火所毁灭，故借以报仇云。

敌机袭宁波：

日晨，敌机两次飞宁波轰炸，第一次为晨六时，敌机一架，第二次为晨八时，敌机五架，在甬上空共投弹两枚，伤市民一人，余无损失。

敌机袭京被我击落两架

(1937年8月26日)

敌重轰炸机十二架,于本日晚十二时余,由东西南北四方面,先后来京企图夜袭,我空军闻报,当即派机前往截堵,分别予以痛击。

直至翌日晨三时,将敌机完全驱去,并追至六合县击落敌机二架,一架落地起火,一架正在搜查中,其余敌机狼狈纷逃。

备考:

一是役敌机在城郊投下硫磺弹数枚,除有三处居民住宅起火,旋由消防队扑灭,外并无重大损失。

按二:

江苏省府近有两电到京报告,敌机在苏境降落情形一,敌机被击落于东台县之富安及时堰各一架,仪征县之营楼一架,江都县与泰县接壤地方一架。

二、八月十五日溧水县第三区乌山乡太尉庄降落重轰炸机一架已毁,人员四人已死,捡得地图九幅,绪言一本,本牌一个,五十钱日币?枚(原文如此一编者),神符碎纸一袋。

三、二十一日江都县第六区交平乡降落一架全毁,人员四人已死。

四、十六日句容县第一区,石荣光里两乡落?已毁(原文如此一编者),人员已死。

五、二十?日(原文如此一编者)仪征县、皖甘乡娄家山降落一架已毁,人员矣俱死。

按三:

自八十五日敌机开始炸首都以来至八月二十四日前每日必数次然达首都上空而行轰炸者,仅十五日日间一次及十九日黄昏一次耳,十五日投弹十二三枚均未中要害,大部均投于空军总站,及金陵兵工厂,空军总站,仅损办公室一间,金陵兵工厂,均落空地,故第一次虽有十余弹,而此次十余弹,几与未投相若,十九日来敌机三十余架,九架进城,投弹亦

十余枚，中大以建筑物目标太显，被投六弹，第一分舍，及女生宿舍被震倒（并中弹），大礼堂后部被毁，无机化学实验室被焚，余弹尽落草场中。

仅死小工一人，工人三人，与校中离约二街之远。校中炸时，微觉震动而已。

同时中央军校及兵工厂亦被光顾，然均无甚损失。

敌以连日空袭，受损太太[大]，至二十六日以前日仅一二次，此数日中，二十日夜二时后，敌机入城，闻此次来袭，共约六十余架，得入城者，亦不过八架，中大附设实验中学前，吃弹三枚，毁房数间，“因与模范监狱临近”，人无伤亡，模范监狱，前后被弹五枚，均未中，仅右侧民房震坍一所，中正街京市铁路车站，投数枚，亦未中，城南白虎堂贫民住宅区，被弹三枚，死十余，伤二十余，焚草房十余所，二十六日以后，空袭数次愈亦减少，最多每日一次，三十日以前即有数日无空袭警报，三十日至今，除闻警报二次外他无所见，推其原故，即以敌机之性能，不及我机，技术亦欠精良，彼之人员，又系枪炮而来，思家畏死，不如我人存必死之念也。

按三（原文如此一编者）：

自沪战发生以来倭寇以一再失利，派多数飞机向我各重要都市肆意轰炸，计南京杭州南昌，汉口等处及京沪至杭浙赣各铁路沿线，均会迭次有敌机投弹，而被炸者多为我后方文化机关团体，我各地平民住宅被炸毁者颇多，我民众被炸死伤者亦众，惟每次敌机来袭，均被我空军奋勇迎击，先后击落敌机四十余架之多，敌羞愤之余，其暴行竟复日甚一日，二十六日敌机一架至南昌轰炸，投弹于农学院及乡材[村]师范，炸毁房屋甚多，闻农学院图书仪器，损失颇重，又南昌葆灵女校亦被炸毁，二十六日上午一时至三时许，敌机二十余架分两次来袭南京，因我高射炮控制严密，敌机不敢低飞，遂于数千尺之高空向京市东南各部，人烟稠密之区乱掷炸弹，及烧夷弹，嗣后续查被毁者，有中央大学实验中学，计炸毁房屋八十余间，死伤工人夫役多名，遗族学校，及城中省立医院，房屋亦被炸毁，统计各处炸毁及延烧平民房屋共四五百间，无辜民众被炸毙焚毙者，已发现一百余人，伤者数百人，幸我政府防护周密，对于延烧之房屋，当时即由消防队，努力扑灭，伤者送医院诊治，死者妥为掩埋，倭寇此种暴行，与一二八时毁我上海最大文化机关东方图书馆，及此次炸毁天津

南开大学,放火焚烧南开中学等,同为毁灭中华民族文化之有计划的残暴行为,其破坏世界和平之狰狞面目实已暴露无遗矣,又南昌电,敌机二十六日进袭南昌时美国教会设立之葆灵女校,曾着投硫磺弹大毁,该校校长美籍教员在庐避暑未归,闻得讯后已向日提抗议。

三十五、《敌机肆虐》(第二册)

(1937年9月1日—9月30日)

孙俚仁 编

敌机四十六架侵京空

(1937年9月19日)

敌机四十六架,于今晨八时半,由东南方向京来袭,我空军闻报,急派机队前往迎击,至镇江附近与敌机遭遇,发生猛烈战斗,我军奋勇与敌厮杀,敌机被击落两架,一落于高资,一落于仪征。其余敌机见势不佳,急求报复,我队中两机被敌包围,以众寡悬殊,陷于苦战,曾迭以机弹予敌创伤,卒以一架被敌击伤堕地,另一架则杀出重围,与他机联合向敌进攻,正鏖战中,另有敌机两架赶来,将我机击伤。此时敌机分一部约二十余架袭入京中,余机仍应付我机之追击,至扬中及江宁县属禄口镇,又被我击落两架,至十时许,残余敌机,始向东南逃去。至袭入京市之敌机,经我防空部队高射炮之猛攻,未经肆虐,阅半小时逃去市外,在江东门附近投下数弹,至十时四十分解除警报。是役敌损毁轰炸机四架,敌战斗员二人毙命,五人被俘,二人逃逸,正弋获中,我亦损两机,我空军战士黄居国戴广进两君殉国,五人受伤。

备考一:是役敌机被我共击落七架,高资扬中仪征禄口各一架,京郊孝陵卫武进江阴三处,亦各落一架,县属禄口镇义陵乡被击落之敌机上有“九六舰爆”“爱知三十一号”等字样,盖系九六式轰炸机,飞航员二人均毙命。高资镇被击落之敌机系一〇五号水上轰炸机,机内三人均毙命。

备考二:首都空战目睹志:近数日来,敌机仍一日数度飞来图袭首都,赖我空军忠勇,辄予截击,敌未得逞。京中市民,但饱受虚惊而已。来袭敌机,大率由台湾方面飞来,每次来时,多则击落六架或十余架,然无论其数量多寡,均遭败绩,整队而来,狼狈而归,多则击落其七八架,少则三二架,而我机则损失极微,伤一二机轻伤稍修即复,连日以十九日中午下午两次较为受惊,该两次敌机幸获侵入京市上空,我方高射炮齐鸣,加以炸弹声,机关枪声,战事甚烈,第一次为中午十二时之际,敌机连日屡受重创之知我防空严密,不敢正面来犯,乃自台湾飞来重轰炸机一队六架,飞度极高,偷袭首都,于十二时二十分到达京郊越南门飞行于城南门一带上空,一时炮声隆隆,城南房屋,多系旧筑,年久朽败,被炮火震动,门窗动摇,墙泥簌簌,我空军当予驱逐,敌机始仓皇出城遁走,我追踪痛击,在句容附近,击落其一架。是日第二次为午后七时许,黄昏时分,敌机十一架,自台湾飞来袭京,我防空部队当即出击,中途击落其二架,其中数机遁走,自侧面飞入首都城内,时我高射炮齐发,我机亦以机枪射击,敌机恐慌万分,仓皇四飞,企图觅隙逃去。时天已大黑,记者避于屋后走道墙下,蹲身向外探视,则见高空火光熊熊,红绿色杂闪火光四迸,如放烟火,机枪声如沸,音震底耳,每间数秒钟有一火球自下而上,忖为高射炮,敌机飞度极高,胡乱躲避,敌放照明灯多枚,恍如闪电大作,中心忿恨,觉亦奇观,住屋亦被震动,门窗均作响声,如是者片刻,渐转平静,飞机声由近而远,知敌机被逐出城,事后调查,我损失甚微。敌到处企图破坏,其心实毒过虎狼。是役被击落于孝陵卫之敌机,比即寻获,机身被炸四散,机中数人尸身,亦血肉横飞,手足均无完整者。二十日敌机两小队,晨九时来袭,我空军据报后,大队升空,在郊外迎头痛击,敌不敢恋战,且抗且退,历一时余仓皇向台湾方面逃去,午后未敢再至。是夜四时许突来,以图一逞,即二十一日清晨,天犹未明,大批敌机自台湾飞来暗袭,警报作后,市民均自梦中惊醒,电厂电流已断,亦不敢燃烛或灯,全城陷于黑暗中,我空军迎击于郊外,敌机飞行甚速,四时半,逼近南郊,紧急警报长鸣,市民预知激战在即,且恐敌机投掷燃烧弹,多作准备,幸赖我空军神勇,在郊外截住敌机予以痛击,敌屡欲冲过,均未得逞。至五时许,我军奏凯而回,解除警报后,人心愉快万分,莫不为空军勇将作无量

颂祷,时天色渐明,惊后市民,咸高枕而眠,以补不足之睡眠,是晨八时半,敌二次来袭,我空军得讯,立即起飞,中途截击,在镇江附近发生激战,我将士奋勇异常,敌不支,向扬州逃走,我军跟踪追击,当击落三机于扬州郊外。迄傍晚六时许,再度来袭,被我军中途拦截,不许越雷池一步,时记者正行于新街口附近购买食物,并查看市面情形,警报起后,被店主留憩,窥街上行人纷纷避入室内,受训壮丁立时遍立街道,宪警四布,铺面各将其半开之门板上好,鸡犬无声,大地如死,七时半,敌机败走,街市电灯齐燃,行人纷纷,惟各铺多不燃门灯,市面甚形清冷,记者亦安然返家,咸感谢神勇空军将士不置也。今(二十二日)竟日未来,市内谧静,忆敌初来袭,多至一日五次侵扰,连日频遭重创,气馁至极,首都市民仅受虚惊,生命与物质,均无重大损失,近似图夜袭以逞,我空军严予防范,来则截击,不使得逞,自无虞也。(秉权二十二日)

同日午后三时一刻,敌机二十余架袭京,经我机驱逐,仅在城南等处投下数弹,毁民房十余间,死伤数人。

同日晨九时三刻,敌机四架飞沪杭路松江嘉兴等站投弹,我损失甚微。

同日敌机六架,于午后四时五十分袭苏,先后掷弹数枚,历时四十分始去。

敌机五十架袭京被击落两架

(1937年9月20日)

晨十时,敌机五十架,分两队袭京,我机起飞迎战,即在京郊展开血战。在紫金山被我击落两架,落地起火,敌人见势不佳,除有三四架窜入市空肆虐外,余机纷纷逃去,至栖霞山上空又发生遭遇战,敌手脚笨拙,又被我击伤一架,落地焚毁。

备考:是役敌机损失数架,事后在丹阳寻获一架,机身全部甚为完整,损坏部份,亦极微细,惟机内两战斗员已中弹毕命。

敌机九十六架一日五袭首都我击落敌机五架

(1937年9月25日)

同日,敌机九十六架,上午九时半至下午四时半,分五次袭击南京,第一次来三十一架,第二次来三十二架,第三次来六架,第四次来十二架,第五次来十五架,均曾有一小部份窜入京市上空。当第一次来袭时,我空军当即出动迎击,京郊发生猛烈空战,敌机虽大半窜击溃退,仍有十余架机入市空,被我方高射炮一齐向敌机猛击,敌机仍冒险在各处投弹,并用机枪向下扫射,一时爆炸声与机枪声轰然并发,震撼全市,下关电厂被炸,机器均被损伤,至十时半始解除警报。

备考一、是役敌机被我击落五架,并毙寇队长板垣一名。其机大半为高射炮所击中,计驱逐机一架,落于王府园二十七号院内,重轰炸机二架,落于下关,均起火焚毁,尚有两架被伤后仍图乘机逃遁,一架在泰兴坠落焚毁,一架尚未查明坠落地点,以上第一次袭击情形。第二次系午间十二时半来袭,在洪武路中央通讯社总社,共投三弹,社屋全被炸毁,伤工友三人,江东门外中央广播电台亦被炸,机件被毁,至一时二十分解除警报。第三、四、五次敌袭时间较短,盖以我空军截击及防空部队轰击之猛烈,敌机窜入之数较前为少。敌机二十五日迭次轰炸,除上述首都电厂、中央社总社及中央广播电台被炸外,尚有卫生署中央医院附近一带花牌楼卫生事务所分所、广东医院等慈善性质之机关亦被炸毁。至商店民房被毁者有中山汽车行,三条巷,江东门,建康路,东门边营一带房屋多所,其死伤人数,卫生事务所分所死一人,伤五人,广东医院死三人,伤六人,江东门死六人,伤十余人,三条巷死十余人,伤二十余人,边营死八人,伤十余人,其详细数目,尚未查明。敌机今日投弹总数,当在二百枚以上,所轰炸者为文化卫生各机关与平民住宅,被炸死及受伤者俱为平民,敌机惨酷横蛮之兽性,完全暴露,其蔑视人道与违犯国际公法,实为全世界人类之公敌。

二、午四时半,第五次袭击首都时,中央大学文学院全部被炸毁,该

校医学院与市府同办之卫生事务所也同时被炸毁。罗校长加伦愤慨之余,发表谈话如下:中大被敌机轰炸,此系第四次。(按第一次在五,第二次在十九日傍晚,第三次在二十六日深夜)文化机关的炸弹在中国教育上之意义,其深刻远过于百万本反对日本之书籍,每一个炸弹,在文化机关轰炸后之裂痕,在中国青年脑海内是永远不能磨灭的。

三、港英文南华早报之评论野蛮一文云:日本空军在南京与广州之残暴轰炸,激动世界报纸之公愤,对其野蛮之行为,咸不稍予同情,日方公布炸毁中国军事建筑物,然而世界人士固多未敢轻信日军所炸毁者尽为军事建筑物也,日本之选择中国首都及华南都市而施以轰炸,固已充分表现其残暴矣。而日方对华外侨提出之警告,益将其残暴行为揭露于世,其警告有云:“日本之目的,决定根本荡除中国军队之恶意行动,以期早日结束目前之纠纷,南京为中国军队活动之根据地,日海军飞机队,将于九月二十一日午后,随时出发,采取进攻步骤,施行轰炸,南京市内及其附郊之中国军队,以及一切陆军活动根据”。换言之,即实行根本荡除中国之抵抗,亦即实行炸毁中国政府所在地及中华民族之中枢也,在欧战期间,伦敦与巴黎皆曾为此类同之目标,据路透社消息,日机轰炸广州所投之弹,距离军事机关甚远,此又可作一强有力之证据也,以事实言,日机似非注意军事机关者,中国之唯一利器,厥为敌忾同仇之心理,沉着应战之镇定,以及抵抗到底之精神,凡此种种皆为日本所切欲摧毁者,然而,日本不特未能成功,反而增厚中国之实力焉,义愤之存在,不特证明人类理性之未尽消失,且足以控制世界之思想,虽在被传说与日携手之国家,其舆论亦多抨击职业的屠夫,而希望列强或能加以干涉,日机轰炸广州造成极度凄惨之景象,罹难之无辜民众恐在数千以上,其中有无数弱小孩童,在另一方,则见广州民众临难之镇定,与政府处变之勇敢,当时情形,固属恐怖,且甚紊乱,但根据当地消息,则民众故能谨守秩序,镇定从事,并无怯弱之象征,更无放弃抗战屈服投降之准备也,中国今后所应注意者,其最重要,厥为认识战败与征服之区别,明了土地未尽被占,邦国尚未沦亡之义,以及牢记最关重要之战役,厥为最后之一战,国际之干涉,是适宜的,期求的,但中国须自行努力以求得之,此点,在中国方面,亦宜注意者也,若使一个民族,在政治上能获得充分之发展,则生死

关头之抗战，足以造就该民族。中国政府曾表示采取报复行为，然而，“以眼还眼”实无异以野蛮主义还野蛮主义，且此种报复手段，能影响中国在国联之进行与否，与足以引起日本反战派之反响与否，实应考虑，凡事须权其利害，始可决定施行，中国最有效之办法，厥为重新决定抵抗之决心。而更重要，则为设法使抵抗有效，所谓能力者，须包括最少损失之界限，广州欠缺空袭避难所，此乃实情，而避难所之兴建，实为急不容缓之举，同时中国更须内地实业，藉以减少经济的困难，以及防范难民激增之恐怖焉。

四、哈瓦斯社伦敦二十四日电：英再向日强硬抗议一文云：关于日机在中国各处轰炸非军事目标事，英驻日大使克莱琪，顷奉命向日政府提出抗议，并声明日机最近轰炸南京广州，致使大批平民惨遭炸毙，英国人民闻讯后，莫不深恶痛绝，克氏又向广田说明日本为许阁森大使被袭击案所提覆文，曾保证当尊重普通人民之安全，但最近所发生之轰炸行为，实与此项诺言大相径庭，应请日政府注意云。英国上项抗议书，顷已录送美政府查照。

【路透社伦敦二十五日电】英驻日大使克莱琪兹已奉本国政府命令，对中国境内非军事目的物之被轰炸，向日政府提出强硬抗议，并对广州平民生命可悲之丧失，表示英国人民之骇怪，刻英国民众对中国非战斗员之横遭轰炸，一致愤怒，纷纷召集会议，通过议案，国联同志会执委会，顷复通过决议案，向政府提出要求，倘国联咨询委员会查明目前战事，应由日本负责者，凡有关系之国家，应一致抵制日货，再则英福音自由教会之全国干事部，亦已通过决议案，对日本在中国各地轰炸之日人无人道之暴行，表示惊骇及愤怒，英政府已受请求，应采取一切可能之步骤，以阻止凶残行为之进行，并须特别探讨，陈情国联航空委员会设法废止空战之可能云。

【哈瓦斯伦敦二十四日电】英总工会全国俱乐部，顷致函中国大使郭泰祺，略谓日机在广州及其他城市，对毫无防御能力之妇孺，肆行轰炸，此种摧残生灵之行为，穷凶极恶，凡在民治主义文明各国之舆论，莫不深恶痛绝，发指皆裂，吾人闻讯后，亦至为愤激，兹请贵大使以吾人之真诚慰藉[藉]之忱，转达贵国政府与人民，关于日机此种野蛮行为，以及该国

毫无理由之侵略战争,倘能以有效方式提出抗议,吾人无不乐于参加。此函顷经录送日驻英大使,并以附闻云。

五、九十六架敌机袭京记:

同住的人,全走光了,留下的是走不动和不愿走的。我和老裘及他的夫人苏信。苏信是一位归化的俄人,她白天服务于一所外人的慈善机关,所以,每天一大早她便出去了。至于老裘,他是每天照例的在外办公,而我虽有公可办,但是,倒不一定要坐办公厅。因此,这天家里只留下了我一个。

这天,是一九三七年的九月二十五日。

大约是早上九点三刻的时候,忽然拉起了警报,在警报声中钻进了以十二元建筑的地窖。

地窖的门太大,出口必须用竹篱隔起,方可避免无力之流弹。因此,我进了地窖第一件事,便是搬篱巴。当我只做了一点事的工夫,已听到我们的高射炮咚、咚、咚,的向空放射着巨响了。

我这时的确并不如何心惊,大概这是为的飞机距离稍远的关系吧。

不久,呜……的一下,从我头上掠过了一只[架]飞机,又不久,轰然一声,不知是何处中弹了,我心下这时七上八下的跳,房子附近的高射炮,不分个的射去,敌人的机关枪像雨点般落下来,声音是一串的震着耳鼓,这样约十分钟,无伤的过了一次鬼门关,但远处的枪炮声却紧了。

碧蓝的天空,云花数片,敌机来往的交织着,地上的高射炮,高射机关枪,一时整个的石城,到处给死的威胁窒息着了。晴朗的秋空下,人民感到三伏天的酷燥,腊月天的一抖,世仇的愤恨。

这样经过两个多钟点,敌机去了,于是警报解除了,街上又恢复了交通,我趁了这个功夫走出去,打算买点吃的,但是,目的未达,又传来警报。这次并无传警报的“洋喻”,据说敌机炸坏了首都电厂,无电可用,因此,我在街头度过了紧急警报才杂在人群中跑回,不过,这时已是遍体臭汗了。匆匆的钻进了窖,再也顾不到其他了。

这次窜入的敌机大约是比较上次多了,因为头上的呜呜之声,压得人简直放不下砰砰的心,同时高射炮机关枪声,不是显然的更密集了吗?

隆、隆、隆的轰炸声,不绝的传来,不断的也有细微的倒塌声,给秋风

送来,当时我的心是如何震动,如何悲愤啊!我想到每一声巨响之后,血肉横飞,身首异处及残肢断臂,杂于一片瓦砾之间,凄绝人寰的惨象,我想到白发苍苍的老人,天真活泼的儿童,无辜的妇女,在一刹那间便遭到绝顶之祸的悲凉!

同时,我的想到我自己将也许就在这时孤单的葬身于敌人的炸弹之中!

想到这里,我是如何的无谓的死,所震慑着呵!我愤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野蛮无人性,我咒诅日本军阀兽性的残忍,此时我整个的心给愤怒的火燃起了,悲愤的热泪,禁不住的挂下了胸襟!

敌人的飞机满天飞,我们的防空像网一样的密。这是我们民族的“以牙还牙”的抗战,虽然南京是遭了敌人空前的袭击,但是有谁是抱怨抗战呢?谁不欲痛不生的打算与城同殉,与国同尽呢?

南京,我们的首都,是已准备着,“坚壁清野”;决定着“焦土抗战”,以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因此一切的牺牲,在所不惜,大家都异口同声的说:

“反正,老子只有一条命,给日本拼了,算了”!

“是的,拼了,算了”!

敌机这样无目标地轰炸,继续的从九时半左右一直延续到下午四时半,其间至五次而来。第一次来了三十一架,以后是三十二架,六架,十二架,十五架,计共是九十六架。投弹约二百数十枚,死伤近百人左右。

事后所传说打落了七架,一架落在中正路王府园二十七号三进院中间一进的正堂中,未伤人,而飞机已全坏了。警报解除后,中外人士往观之,途为之塞,莫不称快万分。

另外有一日机师落于被炸的首都电厂之旁,据说谈人为××炮手所击落,机身不知落于何处。

至于被炸之处,据街头传谓,在首都电厂,中央通讯社,中央广播电台,卫生署,中央医院之附近一带,中央大学对门卫生事务所等处。前述各地,非平民居所即为商店,不是医院,就是慈善机关,敌人无目的投弹,其蔑视人道,违反国际共法,殊属罪大恶极。

此外被炸之地,尚有作者房后一处,投二弹死一人,伤二人,毁房数

间,此事为第四次敌机来袭之事,当时城中空气至为紧张,而漫天之敌机四处投弹轰炸,我高射炮,机关枪一时并发,全城至此遂临炮火中,我一人面地伏于防空窖中,头上的枪弹密集扫射而下,身周似中弹处极多,不过均未伤及身体。后以我地窖后的高射炮声过密,敌机以此处有何军事设备,于是敌人乃大肆轰炸,简直使我失去了知觉,当时我想“我一定被炸身死”,身外一切,一时使我全所茫然,及轰炸之巨响过去良久,始渐苏醒,至此我始有知觉,曾一度晕去,当我一转之后,我又以为倒我住的房子必倒,但出洞一看,才知它安然无恙,不过窗户上的玻璃稍坏数块及一部物件震倒而已。

经过了这次大轰炸,更使南京中外人士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者之暴虐惨酷,野蛮无理充分了解了,至于对我民众不唯达到其恐吓之目的,反且加深了国民大众的一致愤慨与仇恨,在人人的心坎上,把这条抗日的壁垒,越加强巩固起来。

——沙雁——

三十六、《敌机肆虐》(第三册)

(1937年10月1日—12月31日)

孙佺仁 编

敌机十五架窥京空败北

(1937年10月12日)

下午二时,敌重轰炸机九架,驱逐机六架,沿京沪路向京进犯,我空军闻报即往拦截,我队长刘粹刚,独留京空待敌,二时半敌机,列队窜入京空,当有一敌驱逐机奔向我京空挑衅,迨至城南,刘君忽凌高空,准备操纵敌人,该机亦疾翔再逐,彼此上下厮杀,不下十数回合,正值敌机回转时,刘队长从旁射,敌猝不及防,即中弹起火爆炸,巨响声震全市,敌机堕于东水位营五号杨宅,刘队长奋勇杀敌之超越技术,目击者莫不同声赞誉,余机见势不佳,纷纷向中山门外马群镇方面逃窜,我机一架仍奋勇追击,在仙鹤门上空与一敌驱逐机开始交绥,稍经周旋,敌机即被我击中,敌战斗员见势危殆,乃图跳伞逃命,不意该伞已被我击破,敌即落地毙命,该机亦堕地起火,余机又转向燕子矶飞行,空军战士曹芳镇,在该处迎战,不幸以众寡悬殊,曹君殉职,机亦堕地受伤,敌机旋纷纷逃逸,中有一机因被我击伤,在龙潭附近坠地焚毁,四时许,又有敌机五架由东飞经镇江,在高资略作窥察即去。

是役除我二机一受重伤,一受轻伤外,敌机前后被我击落五架,敌战斗员共有八人毙命,敌先在光华门外共投弹二十六枚,除有少数民房被毁外,别无损失。

备考:京空歼敌记 一记者

接连几天的云昙和阴雨,京中市民正庆幸敌机无从肆虐,都似默默地祷祝天公长此摆布着风云阵,可是这一班奉命拱卫首都的空军壮士们,他们虽经多日的体[休]息,但是热血依然沸腾,擦着挺亮的机关枪正跃跃欲试,其中尤以勇敢善战,首建奇勋创伤初愈的高志航战士,从他到南京以后,每个早晨的脸谱上,老是可以看出对空的细雨或低云的不快表示。他们也当雨停云疏的时候,好几次翱翔天际,终于未得一次搜获敌人的机会,这虽然是给他们英勇猎物欲的几回失望,但就他们情绪而言,却因为他们要安慰领袖和报答民众效忠国家的志意太迫切了。

那一天十二日的好节气中,他们疯狂地击落了敌人驱逐机四架,水上侦察机两架,他们晚上欢快的谈话,其最有意义的是,“敌人荒谬的传单,现在总算以事实答复他们了”,我以为他们杀贼的勇敢,不仅给同胞们以安慰,却给敌人——侵略者——深切反省的一个机会,竟夜怒风把黑黑的阴霾扫个净尽,显现出似明镜无埃样的蔚蓝色的天空。[以下内容已收录,略]①

① 下文已收录,详见本册所编《全面血战记》之“首都重阳空战记”。

两敌机江阴交绥阵亡

(1937 年 10 月 12 日)

午有敌机二架,经苏州西飞,至戚墅堰投九弹,复经镇江上空向京进袭。我空军于中途迎击,敌机折回图逃,我机奋勇追击,至江阴发生激战,敌机两架均被击落,一坠江陈申港一坠靖江江中。

午后机复袭京,被我击散,经镇江向东逃逸者先后约十余架,并在镇东郊上空开机枪扫射。

按:是日与我交绥于江阴上空之两敌机一说一架,在空中爆炸,一架堕于江中,我驾驶员表保康君亦受微伤云。

敌机二十余架袭京

(1937 年 11 月 15 日)

下午一时三刻,敌机二十余架,沿京沪路进犯首都,飞至丹阳一带,除十余敌机飞往扬州肆虐外,中有六加[架]轻轰炸机向京进发,三时许在京上空发现,飞行甚高,经我高射炮机关枪炮慎重射击,敌机仓皇窜至光华门外大较场附近滥投二十余弹而去。

敌机一日三袭南京被我击落一架

(1937 年 11 月 22 日)

敌机三度企图袭京,均经我空军奋勇击退,第一次上午七时许,敌轰炸机七架在溧水,丹阳等处投弹数枚,第二次敌轰炸机八架,在丹阳,镇江等处投弹数枚,两次均有袭京企图,惟见我有戒备,飞至句容即行折回,下午一时许,敌轰炸机数架,在驱逐机数架掩护之下,复向京空进犯,我空[军]立即前往截击,敌轰炸机当即仓皇遁去,其驱逐机则与我机翱翔京市上空,互相追逐,大战数百回合,我高射炮复在下午助战,予敌以威胁,剧战一小时,敌机一架被我击中坠下,其余数架亦均受伤不支狼狈而逃。

敌机炸南京贫民区惨状

(1937年12月5日)

十一时十分,敌机十余架袭京,我机起飞迎击,高射炮亦助威,敌机数架乘隙窜入京空,在逸仙桥东左手河方河岸一带贫民区,投掷硫磺弹及爆炸弹二十余枚,该地共死平民十四人,伤二十余人,毁房屋五十余间。

按:

是役之惨况,据京其记者目击云:“当记者适行遇该桥,见敌机六架,迎面自紫金山上空飞来,过中山门时,突然降低实行低冲投弹,敌机两架,自低空掷下形如皮球硫磺弹十余枚,如陨星下降,在阳光中,反光刺自[目],弹九[丸]落处,碎然数响,右前方约三十码外,民房数栋,登时起火,转瞬间复见长形汽听数个随爆炸弹,蹒跚坠下,于是爆炸声与墙倒声轰然齐响,有如迅雷贯耳,同时火焰烟柱冲入天空,如是一二分钟后,则闻妇孺痛哭嘶叫之声,阵阵袭来,记者见敌机远去,乃进至炸场探视,但见西华门墙外,至西华门大街间贫民住房屋,塌坍不堪,烟尘腾起之中,有一十四五岁男孩,拦腰炸断,有形似其母之中年,贫妇衣发俱焦,尤其爱儿啼哭,不能成声,越数步则有一五十许老妇触入眼帘,左臂右脸,均被炸去,血流如注,正在砾堆上挣扎颤栗,其旁一八岁幼童,形体虽整,然已震毙,右侧复有一男子自砾堆中爬出,犹复以手茫然指示堆中,似谓其中尚有其骨肉亲族在者,在者所有该处房屋二十余栋,本甚破旧,经此一炸悉已变为灰堆,而为火最浓之处,因立有消防队赶至,已不准行人通过,而一片哭声,犹较前更为清晰哀动,据记者时候调查,该区是日共死平民十四人伤二十余,烧毁房屋五十余间,火焰至十一时许始熄。”

敌机一日三袭京

(1937 年 12 月 6 日)

敌机三十余架是日分批三度袭京,下午一时半在浦口车站附近,共投燃烧弹及炸断十余枚,并掷荒谬传单,当有数处起火,津浦路局第八号第十号货站被毁,死伤平民二十余人,我机飞起迎击,敌不支退去,经消防队努力灌救,三时许即熄灭,大批敌机,整日轰炸南京东紧十五公里之淳化镇前后七八次,每次均有二十余架之多,晚间六七时,天色已黑,尚有三架不断轰炸,其投弹约三百余枚,镇内民房殆成一片瓦砾,平民死伤约计不下二百人,实为近二三星期来,敌机轰炸我无防御城镇及残杀非战斗员之最大规模者。

附 录

《敌军暴行终于暴露无遗》

燕 萍

美玲小姐：燕萍受教于空中已半载有余，小姐之恃予多能，素表钦佩，此不仅小姐个人之光辉，诚吾妇女界各个之光荣也，伟大的小姐，可媲美世界伟大如法之居里夫人，昨又恭玲小姐同情罗女士之失身于日兵，不禁提起燕萍之悲哀，燕萍身受之害，百倍于罗女士，暗度残日已十载，然心头之愤恨，则纵死后亦不能消灭也。

十年前，燕萍寄居南京舅父处，攻读市立中学，时年十八岁，因全家居北平，迨战事发生南北交通阻隔，致不能返里。后形势日紧，故人迫近首都，南京准备保卫战，情形混乱异常，各校停课，商业停市，燕萍弃学入金大附属医院任护士，以救护受伤士兵尽国民天职，然南京最后被迫放弃，吾军西撤，留守之部队亦于抵抗数日后被消灭殆尽，言之痛心，可恨敌人如疯狂般占领了整个南京，并展开了他们枪杀、奸淫罪行，造成空前的南京十日大屠杀。燕萍所服役之医院是美国教会所办，且该地是国际人士所设之难民区，并收容大批妇女避难，起初日兵仍稍有顾忌，不敢贸然而入，但后来因全城妇女逃避一空，敌兵搜索妇女不逞，故开始向难民区侵入，武装迫令美教会交出中国妇女，虽经美人提出严重抗议，然皆无效，终于载走大批年轻妇女，并于夜间闯入美侨住宅，强行奸淫美侨赫金

生夫人及其二位女公子。终于一日早晨,敌兵以强调护士服务敌人军医院为名,载走医院中 20 多位中国护士及 3 位美国护士,燕萍亦在其列,至此敌兵兽行,终于暴露无遗。

起初大家以为必载往敌军医院中服役,那料敌兵将护士运至各民房中禁闭二日,由敌兵看守,日给二顿粗饭,燕萍与其他王、萍二位小姐被闭在一洋房建筑中,室内分隔为二,吾等被拘禁之外室则为敌人居住。燕萍处此情况,生死早已置之度外,第三日夜进来三个敌兵军官,醉得吓人,酒气冲天,他们三个野兽命令几个日兵将我们三人分置三室内,燕萍被迫拉至楼上一小室内,仅一席之地铺,那二个敌人将燕萍全身上衣下衣完全剥去,连脚上鞋袜也不能例外,虽力经抵抗至终因力不胜任,被迫赤裸全身,双手反缚,二脚被绑在二根柱旁,仰卧席上,下体作八字形,不能动弹,当时羞愤交迫,苦无自尽机会,真所谓上天无门入地无路,其境况之惨,非身历其境者,不能领略。数分钟后,二个敌兵军官进入室内,开始他们的兽行。然他们并不即行兽行,以遂其兽欲。其中一个敌兵在燕萍全身抚摸,上上下下用劲抚摸,后侧卧地上,用鼻在全身狂嗅,更在下身嗅个不停,并用嘴在乳尖狂吸,真是不能形容,其另外一敌兵亦趋前抱住颜面狂吻,并用舌尖狂舔,半小时后,二敌兵即趋铺轮流奸淫一小时许,后更有许多兽兵更替奸淫整夜,燕萍受惊过甚,已昏迷不醒,如是日夜赤裸卧小室达半月,每日要受数十不同敌兵之侮辱。

而更有甚于此者,兽兵玩弄女人之之新奇方法,如注射一种春药于臂上,待药性发作,心神振荡,全身发热,面红,口渴,他们在旁取笑作乐。待药性过后,感疲倦异常,时则兽兵又行兽行,真痛不欲生。后托天之佑,该部敌兵他调,故得被释。然燕萍已半死之人,本应一死了生,然想处吾国神圣之抗战中,全国之军民一致对日作战,个人之牺牲算得了些什么,且自杀又对抗战有什么利益呢?故只得苟延残生至今,胜利前在游击区与后方军医院急救站的王医官结了婚,然而至今未能生育,想此乃敌人遗毒也。此种抗战中,吾国女同胞身受“血”与“肉”的惨痛者,不下千百万人,敌人兽行应公诸于全世界,受辱的女同胞不要在心,不要自杀,我们要团结起来抚养我们的后一代,以报他们母亲们之奇耻大辱,寄语罗女士不要灰心,不要消极,燕萍愿与你共同勉励,共同努力,为我们

下一代子孙造福。

朱小姐，请您不要以燕萍揭露个人秘密为可耻，这不是个人之罪恶，我们要尽力披露敌人的暴行，使全世界爱平等爱自由的民族知道，我们要改造下一代子子孙孙，使他们或她们不再有如我们惨痛的回忆，□燕萍之本意。祝福您，美玲小姐！

燕萍上

[佚名书]

本·提里特关于编印出版南京大屠杀史料 致中国驻英国大使郭泰祺函两件

1. 本·提里特^①致中国驻英国大使郭泰祺^②函

(1938年3月24日)

尊敬的大使先生：

我用你那天交给我的材料编印成小册子，现寄给你几份。我们现在正将这些小册子寄给全国贸易工会俱乐部成员、报社以及其他那些我们已知的关注贵国人民苦难的人士。我希望这本小册子的出版能够引起人们的关注并激发他们的抗议。如果你想要更多的小册子，请告诉我。

你诚挚的

本·提里特

2. 本·提里特致中国驻英国大使郭泰祺函

尊敬的大使先生：

看罢这些展示真实的道德败坏以及那些充满兽性的、令人恐惧的杀戮暴行故事后，我强压内心的伤悲给你写这封信。

如果大众把这个充满暴行、肉欲、掠夺和杀戮的故事铭记在心并发

① 本·提里特(Ben Tillet)，英国贸易工会主席，英国援华会成员。提里特长期同情并支持中国的抗战事业。

② 郭泰祺(1889—1952)，字葆元，湖北武穴人，民国职业外交官，时任中国驻英国大使。

起抗议的话,我会感到欣慰。

把记录心灵痛苦的悲惨事件全部印出来当然最好不过。记录下这些材料的重要人士有种受辱的感觉,他必定认为这些被武装到牙齿的冷酷无情的杀人犯和刺客、畜牲还能够活在世上,这使得日本变成了这个世界上仅有的、低等的、野蛮的以及毫无信仰、毫无道德的国度。

我准备尽可能广泛地将这个事件传播出去,但我本更愿意将它告之全世界,让全世界都来声讨这个可怕民族的暴行。

从道义上说,中华文明甚至几乎比任何西方文明更古老。我为全世界在对待集体安全和人类生命上的意识薄弱而感到痛惜。

在促进世界和平和工业平衡方面,人们缺乏基本的或系统的意识。随信附有印刷材料。

我将乐于很快就见到你。

你诚挚的

本·提里特

附件:

日军在南京的恐怖暴行

每一位关心和平、自由和民主的人士都应该警惕侵华日军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暴行。不过,很少有人了解这种骇人听闻的悲剧。尽管报纸上出现了相关报道,但它们并没有向公众传递具体的暴行情况。下面这封感人的信来自一位生活在南京的美国传教士^①,大家读过之后自会明白,用不着额外加以说明。这封信佐证了向我们的政府进一步施加压力,促使它在国联采取行动构筑集体安全体系的必要性。假如我们现在容忍日本人以这种野蛮对待平民的方式侵略中国,那么接下来我们将到处都面临阿比西尼亚事件的再现!

由于我的强烈感受,我贸易工会的同事们也渴望了解现在发生在中

^① 根据编者所引用材料,译者认为这个美国传教士就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金陵大学历史系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教授。

国的事情的真相。我把这封讲述南京真相的来信和其他真实的报告编排在一起出版公布。我请求大家充分利用这些信息。再次发出呐喊：日军“滚出中国”！

本·提里特

“由于大部分士兵的离开，新年之后，拥挤的安全区里情况好转了许多。”这位传教士写到：“恢复纪律的命令确实贯彻得非常不彻底，甚至连宪兵也玩忽职守，参与强奸、抢劫。随着新调防部队的到来或日军行动的反复，随时都会出现又一轮暴行。”

“已经有一万多名手无寸铁的人被无情地杀害。多数我所信赖的朋友宁愿这一数字估计得过高。被害人包括已经放下武器或被包围后投降的中国军人；有平白无辜被枪杀和刺杀的平民，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他们甚至连一点军人的迹象也没有。能干的德国同事估计强奸案有2万起。我认为不少于8千起，而且到处都存在……你简直难以想象其恐怖和肮脏的程度。仅金陵大学一地，就有下自11岁的小姑娘，上至53岁的老妪遭到强奸。在金陵中学校园，一名妇女大白天遭到17名日军士兵的轮奸。事实上，三分之一的强奸案发生在大白天。”

“南京城内多数房屋遭日本士兵反复抢劫。他们抢劫的主要目标是各种车辆、食物、衣服、被褥、现金、手表、毛毯和绘画。除了国际委员会开的粮食商店和日军商店外，现在南京没有一家商店。每天都有火灾发生，成片成片的房屋被彻底焚毁。”

日本兵抢劫难民

“绝大多数难民的钱款和少得可怜的衣服、被褥和食物被抢劫。”这位传教士的信接着写到，“这是彻头彻尾的丧尽天良的行为，在长达一周甚至10天的时间里，每位难民的脸上为此充满绝望的神情。”

“没有商店和生产工具，没有银行和交通，大多数重要街区的房屋被焚毁，你可以想象在这样的城市如何工作和生活。所有的东西均遭抢劫。安全区生活着25万人，差不多有10万人的食物和住处完全依赖国际委员会解决。其余的人靠为数极少的仅存大米和直接或间接抢运出

来的东西勉强度日。”

国际委员会对难民是巨大的帮助,这里面不乏令人称奇的故事。三名德国人做了非常了不起的工作,我差点就想象他们同样戴上纳粹臂章一道工作。一名丹麦人和三位英国人为国际委员会的早期工作提供了大量帮助,不过,在中国人撤离南京之前,他们被各自的公司或政府所召回。因此,大量的工作落在美国传教士的肩上,其中只有9人不在因医治太多枪击和被刺伤人员而负担过重的鼓楼医院内工作。

“中国人从始至终都提供着帮助和合作,大部分具体工作就是由他们或通过他们来完成的。有时要是没有外国人在现场,别说一卡车大米了,什么东西都不能搬运,即便有必要也没人能够愿意面对日军的枪口。”

“我们制止了很多抢劫行为。我们不仅使大量面临死亡的人们获得安全,而且还制止了大量日本兵的强奸企图。我们除通过提供食宿、进行协商实施一般性的帮助外,还就发生在眼皮底下的事情提出抗议和采取保护措施。”

宪兵绑架翻译

“金陵大学财产范围内各处有3万名难民。即便是维持低水平的生活也给管理上带来很大的困难。金陵大学正式员工和工友为数不多,但工作非常出色。由国际委员会紧急招募来的志愿者较多,但他们动机不一。日本人拼命想收买志愿者。我现在对此很是烦恼,怀疑日本人是否想借机陷我和金陵大学于绝境。”

“下面这个例子足以说明日军的行为。有一位品行高尚的翻译因拒绝离开金陵大学附中难民营而被日军像绑赴刑场一样地抓走了,我力图找到他。日军宪兵队的军官把我推进大门并殴打我。该宪兵队的军官昨晚从金陵大学房屋带走一名妇女,在用刺刀赶走一位碰巧来到现场的国际委员会工作人员后,确凿无疑地对该妇女实施了强奸。”

“所以,”这名传教士写到,“你可能会体会到当我们每天为那些遭受磨难但又特别能忍耐和特别能顺受的人们努力做点事的时候的感受。”

这封信接下来讲述今年一月初,南京城内真正的宪兵仅有17名,5万多日军士兵无人管束。并且已经有多天不见宪兵的踪影。

“最后，一些士兵佩带特别臂章充当宪兵。”他写到，“这意味着这些士兵为自己的恶行找到了特别保护。”

“我们目睹过有的士兵因强奸被军官抓住，一顿责难后就将其无拘无束地放走。有的士兵向注视着他们抢劫的军官行礼后了事。有一次开着摩托车在晚上侵入金陵大学的案子实际上就是这些军官他们自己干的。他们把门卫逼到墙边，在强奸3名女难民后将其中一个带走……这种状况还要持续多久我们也不知道。中国人一直特别害怕美国人或所有外国人被赶出南京，比较而言，他们似乎更害怕让我们离开而不是让我们一直留下来。与此同时，我努力与大使馆官员、一些拥有半官方职位的日本人，甚至那些不是太残暴的日本人维持友好关系。但情况越来越糟糕，至今已经4个星期了！如果我们事先得悉的话，就连枪炮和轰炸现在也几乎不再令我们感到不安了。”^①

这位传教士来信内容的真实性被随后伦敦收到的消息所证实。日军是在去年12月13日进入南京的。在48小时内，美国国旗和贴在金陵大学农经学院的官方通知就遭到亵渎。住在那里的教师和员工被洗劫。房门被砸坏。日军侵入宿舍并带走女人。

向日本人发出呼吁

1500名工人在金陵大学新图书馆大楼避难。有4名妇女在金大属地被强奸，有2人被带走遭强奸后放回，另有3人被带走但没有放回。

12月17日，图书馆大楼再次遭到侵袭。手持刺刀的日本兵索要手表、钱款和女人。图书馆窗子被砸破，看门人被打。

报告补充到：“昨天我校的一名美国教师被日本军官殴打，完全是因为未经调查的不实指控。晚上，报告作者和另一个美国人被携带来复枪的醉酒日本兵从被窝中带走。”

“我们相信”，作者写到，“日军完全有力量和手段让自己的士兵采取维护军队名誉的行为，并向被统治的百姓提供工作机会和安定的生活。我们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不这么做，为什么不在对当地百姓和日军的声

^① 以上引自“贝德士1938年1月10日致朋友函”。提里特在文字上和内容上对原信略有删减。

誉造成更大的伤害前这么做。”

对中国人的请求置若罔闻,日军继续犯下令人作呕的暴行。一份写于1937年12月18日的报告再次提到发生在金大农经系的事。“这个地方遭遇恐怖的一幕,所有的妇女全没了。今天早上,当我巡视到那儿的时候,6个日本兵向我逼近,其中一个不停地拿枪对着我,手指放在扳机上。实际上,我只不过礼貌地问他是否遇到困难而已。这些平白的事实陈要这根本就无法表达普通百姓一天遇到十多次,白天6次,晚上6次,被成群的索要女人和抢劫的日本兵所侵扰的悲惨情形。他们确实迫切需要立即恢复秩序。”

人道主义工作人员遭威胁

报告继续写到:“日本兵以‘检查’为名寻找女人,他们一般晚上返回再来抓走这些女人,为了处理7名日本兵的这种勾当,我写报告的工作总是被打断。我昨晚睡在这幢避难所里,希望继续给那些无助的妇女和儿童一点帮助。我本人和其他外国朋友在做这些人道主义工作时不断遭到日本兵的威胁。如果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被醉酒的或无法无天的日本兵杀害或致伤,其责任再清楚不过了。”

“写这封信是出于礼貌和友善的精神,但从中反映出自数天前日军进入南京以来我们一直生活在某种令人不快的失望之中。”^①报告人最后总结到。

另一份写于12月21日的报告指出,日军仍在继续着他们的暴行,他们不尊重任何人。

在南京的一位金大图书馆职员^②写到:“今天,有7人被日本兵从图书馆大楼带走。其中包括我们自己的员工。他们没有被人告发,也不是因为他们曾经是中国军人。抓走他们只是为了充劳役。”

这位作者接着指出,就在他去拜访日本大使馆请求帮助,并敦促当局恢复南京秩序的时候,他自己的家却遭到宪兵的抢劫。

“成群结队的日本兵在军官的指挥下有系统地纵火,使得数以千计

① 以上材料摘引自“贝德士致日本使馆函(1937年12月16日—18日)”。

② 根据下文内容判断,这里所称的金陵大学图书馆职员实际上就是贝德士。

的百姓无家可归,失去回去过正常生活和工作的希望。尽管贴有告示,但鼓楼医院双龙巷大门今天还是被砸坏。其他方面,一位美国人从日本兵手中将一辆正要偷走的救护车救了下来。我本人今天亲眼目睹5起日本兵抢夺穷苦百姓食物和被褥的事件,这些日本兵还常常强迫他们帮着搬运。”

“我接到红十字医疗站的一个求助电话,说晚上日本兵在索要女人的钱物的过程中致使3人受伤。当我来到现场,日本兵正在洗劫该站……我路经五台山南边搭建的有数百难民的茅草屋返回。有人说昨晚的情况好了些,但其他人则说情况更糟,日本兵依然来到家中抓走姑娘,劫夺已经贫苦至极的百姓,夺走他们唯一赖以谋生的人力车。”

次日情况没有丝毫好转。还是这位报告人说到,“今天凌晨5点,11名男子从金陵大学图书馆被强行带走。尽管门口贴有宪兵队的告示,但日本兵依然破门而入。当时日本兵残暴异常,以致下午之前都没有敢发出求救警报。”

“稍后,日本兵回来带走另一个男子。昨天从这里抓走的7名男子,包括我们自己的员工迄今下落不明。在这种恐怖和不安笼罩下,我们不可能让工人从事日常工作。”

“昨晚10点,4名日本兵骑着摩托车闯入金大正校门。其中一名士兵用刺刀抵住门卫,防止他去喊宪兵。在3个日本兵进入校园后,学校的工人喊来宪兵。宪兵劝说他们离开。今天上午10点钟不到,多名日本兵不顾宪兵告示,5次闯入金大。”

该报告还提到日本兵侵入金大农经系。作者写到,“昨晚,日本兵砸坏大量屋门,再次粗暴地对待金大农经系。房门钥匙两天前就被日本兵拿走,当时他们抓走我们的员工,这些人至今尚未释放。”

恐怖甚至持续到圣诞节那天。有关当天的情况,报告人写到,“就在刚才,日本兵强行闯入金大,拖走一辆原本用来为难民运送大米的卡车……今天上午,我校一名美国职员被一个日本军官殴打。该军官突然走到美国职员跟前并愤怒地撕扯职员身上由(日本)大使馆提供的臂章。

以上未提到的其他避难所也一天数次被那些完全无视公告的日本兵侵入。”^①

还可以引用更多的材料,全都是揭露最令人恐怖的暴行的。有谁能想像得出作者所叙说的(南京)全体百姓那充满痛苦和恐惧的生活?

请问每一个爱好和平与民主的人们,我们能对发生在南京的骇人听闻的暴行保持沉默吗?我们能允许这些畜生暴徒控制世界吗?

我们知道阿比西尼亚发生的事。西班牙的罪行诚然是当代历史上黑暗的一页,然而发生在中国的事呢?日军侵入后南京的头几天发生发这种恐怖事件呢?

我保证上述记录真实可靠。我敦促英国工人认识这种恐怖行径的严重性,大声发出抗议的呐喊。他们应该意识到这种抗议对制止当代这场可怕的战争的史无前例的意义。

这呐喊必定是日军“滚出中国”!

^① 以上材料摘引自“贝德士致日本使馆函(1937年12月23日)”。

为田伯烈《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 一书所写的序^①

(1938年6月)

郭沫若

人类的正义在未能树立其绝对的权威之前，民族与民族或国家与国家之间，为利害冲突而诉诸战争，原是难免的事。然而，这战事，至少要求其为堂皇的决赛，要求其破坏的惨祸仅限于战斗的成员与战斗的设备，于此等人员与设备之外不能任意波及。这是文明民族间所有的义务。然而，把一切世界公约蹂躏尽了的日本军部，根本上便说不到这一步。自从“九一八”以后，他们始终是以海盗的姿态出现，擅自造成战祸的口实，因而继之以不宣而战的大规模的侵略。毒气毒品，横施滥用，对于不设防城市与无抵抗的老弱平民，任意施行轰炸，这已经是惨无人道，为世界各国所一致谴责的行为，而残酷的暴行还要继续到每一次作战过程告了一个段落之后。大规模的屠杀、奸淫、虏掠、破坏等等的惨剧，在每一个被占领了的城市中都要表演出来，而且要继续到一月、二月、三月之久，不使成为灭绝人烟的废墟不止。说到屠杀与奸淫的手段之酷烈，尤其有令人发指者。已经解除了武装的士兵，被诳骗了去集体地加以扫射或焚烧。十一、二岁女孩，五、六十岁以上的老妪，均难免于淫欲者的魔手。有的在奸淫之后还要继之以残杀，继之以死后的不可名状的侮

① 英国《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驻华记者田伯烈(Timperley Harold John)，根据他的亲见所闻，并在南京国际安全区工作的贝德士、史迈士等外籍人士提供材料及策划帮助下，编写了一本《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What war means, The Japanese terror in China)，成为向世界报道日军在南京及沪宁一带进行大屠杀，残害中国人达30万以上暴行的最早、最有影响的第一本著述，发表后震惊了世界，这是关于南京大屠杀最早的宣传品。1938年6月，当这本书的中译本出版时，时在抗战中心武汉担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为其写了序言。

辱。这罪孽，在人类史上，实在是留下了不能洗刷的污迹的。

本来日本民族离开原始的区域并不甚远。在我隋朝时代，日本的俗习还不冠不履，甚且是无盘无俎，以手进食的。隋朝以来输入了我国的文明始逐渐开化，然而这德泽仅及于沐猴而冠者的上层，并未能浸润于一般的民众。直至明治初年，日本的一般平民才开始有了姓氏，这原始的程度是可以想见的。本来还是半开化的民族，侥幸地又受着了欧西文明的恩惠，而统制者不能运用理智的力量以事统御，故成为文明利器的逆用，犯出了人类空前的罪行。这罪行要斥之为野蛮，事实上单纯素朴的野蛮人并没有这样的酷烈，这样的残忍。这儿，充分地表现出于人类社会的危机。文明而无理智的统御，文明的利器而遭了逆用，这所招致的结果无疑地是人类的毁灭。人是有自杀本能的动物，人类不也在开始自杀了吗？

我们中华民族十二万分地不幸是有了这样的一位“芳邻”，而遭受着空前的浩劫。我们无数的同胞，无数的文化业绩，都在这浩劫中毁灭了，并且还在继续毁灭着。我们是成为了文明逆用者的牺牲。然而这牺牲，在我们不过是首当其冲而已。我们的牺牲，对于全世界全人类，绝不是毫无意义的。由我们的牺牲警悟了爱好和平的民族，他们便知道了文明的逆用是怎样危险的行为。由我们的牺牲控御了文明逆用者的越野蛮人——日本的狂暴军部，使他们的兽行不至于像洪水一样立即泛滥于全世界。我们的牺牲不仅在为自己的祖国，自己的文化筑着血肉的长城，同时，也在为全世界的人类，全世界的文化筑着血肉的长城，我们是这样相信，这样坚决地相信着。

《孟却斯德导报》(Manchester Guardian, 今译《曼彻斯特卫报》——译者)的驻华记者田伯烈氏所编纂的这部《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正是我们所筑着的血肉长城的一部分的写照了。这样公平的客观的写照在我们自己是很难做到的，深赖明达的编者与本书中对于编者提供出宝贵资料的国际的友人们，冒着莫大的危险与艰难，替我们做出了。这儿不仅横溢着人类的同情，这儿更高涨着正义的呼声。编者在高呼着：“中国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事态，对于全世界的人士，不管是集体安全主义者或孤立主义者，都有切肤的关系……除非人类准备长期放弃决定

是非曲直的权利,除非人类甘愿冒绝大的危险,使中国目前所遭遇的无可名状的恐怖苦难再演于将来,那末,全世界人士对于英勇抗战的中国,就不应该袖手旁观,漠不关心呵。”是的,但我们相信,人类是决不“放弃决定是非曲直的权利”,全世界人士对于我们也并不会“袖手旁观,漠不关心”的,本书的编者和无数友邦人士正是无上的证明,本书的出世备受了全世界热烈的欢迎,也正明白地表示着,我们的友人是布满于全世界的。

现在本书的译文又呈现在我们自己的眼前来了。我们对着这片血肉长城的写照,我们相信,凡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必然会感受着无限的悲愤而愈加勉力。我们要为死难及受害的同胞们致哀,要向同情于我们的国际友人们致敬,而同时要倍加觉悟着自己的责任,要把保卫祖国、保卫人类、保卫文化的使命,彻底地完成。我们相信,我们正是在执行着“决定是非曲直的权利”的。抗战快满一周年,敌人已经在作最后的挣扎了。我们始终相信者[着],人类的正义终必有树立其绝对的权威之一日。

民国二十七年六月二十四日晚